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陳國弟　陳建明
責任校對:石大明
封面設計:文小牛
責任印制:吴雨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史部．孔孟史志／郭齊，李文澤主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5
ISBN 7－5614－3051－5

Ⅰ.儒…　Ⅱ.①郭…　②李…　Ⅲ.①儒家②孔丘（前551～前479）－研究③孟軻（前390～前305）－研究　Ⅳ.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38116號

書名　儒藏.史部.孔孟史志

主編　郭　齊　李文澤
出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24號(610065)
發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印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張　562.25
字數　7330千字
版次　200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1～150套
定價　7150.00圓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系。電話: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www.scupress.com.cn

儒藏總序

《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學文獻的大型叢書。她薈萃二千餘年儒學著作，以系統的著録體例，分門别類地予以標點、校勘和編排。她作爲中國古代儒學成就之集成，可望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徵，與《大藏經》、《道藏》鼎足而三，永遠滋養中華民族的心靈。今值《儒藏》出版之際，聊述因緣，以弁篇首。

一

儒學是中國的。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的孔子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樹「仁義」「誠信」之高標，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創立儒學，垂教萬世。儒學生於斯，長於斯，昌盛於斯，亦曾一度衰微於斯。兩千多年來，儒學是引導中國文化走向輝煌的指南北斗，是鑄造中國文化特質的規矩準繩。她是中國文化之門、中國文化之蘊，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都産生了重大影響，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形成。她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和靈

魂。在國際範圍内，人們一提起中國文化，首先想到的無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創立的儒學。儒學是中國的，中國也是儒學的。要深入研究中國文化，欲準確地瞭解中國歷史，不認識孔夫子，不研究儒學，就不能得其門而入。

儒學是東方的。古代東方，北起朝鮮半島，東至日本列島，南到印支半島、南亞諸國，伴隨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徠遠」外交方略的實施，東亞各國「成鈞館」（朝鮮）、「大學寮」（日本）、「國子監」和「國學院」（越南）等文教機構的設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學早已融入東方社會，成爲東方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共同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的重要部分；東方各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用儒學治世，或以著書明理，與中華學人一道共同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和思想。因此國際「漢學界」在討論東方社會時，無不異口同聲地稱之爲「儒家文化圈」。

儒學又是世界的。作爲「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的文化主流，儒學不僅影響了東方，而且也輻射於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學是西方學者公認的世界文化「軸心時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東方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儒學是開放性的。在歷史發展演進的長河中，儒學不斷以其「海納百川」、「集雜爲醇」的包容精神，融合含攝了各種外來文化與文明，與時並進，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長盛，學術之樹常青。儒學在歷史上不斷兼容並包各家學術進行自我創新的歷史，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充滿創造活力的歷史，是人類文化寶庫日新月異不斷豐富的歷史，也是儒學不斷影響和輻射世界的歷史。她的經典和理論曾西涉流沙，遠渡重洋，對近代思想啟蒙和現代文明的形成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爲十三億中國人

和數千萬海外華人和僑胞共同的文化背景，卓爾屹立於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倡導「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和平共處哲學，以其「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精神，化解各種矛盾、調停地區衝突。

儒學是歷史的。在儒術「獨尊」的時代，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學術，而且也幾乎是中國學術的古代，她與古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結下了不解之緣。殷墟甲骨文有「儒」與「丘儒」之官，《周禮》有「師儒」之職，儒者在殷商時期就已發揮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時期，孔子正式創立儒家學派，孔門弟子散遊四方，「六藝」之學風行天下，開啓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的智慧，催生了諸子學派，促成了百家爭鳴。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儒學就沒有周秦學術。繼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教育與研究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教育、選舉和文化。可以說，中國的古代史主要就是儒學影響中國的歷史。沒有儒學便沒有古代中國的教育，也就沒有古代中國的學術，也就不會有燦爛的中國文化。人類不可能生活在沒有歷史的真空之中，對於逝去的昨天，對於先賢的遺産，我們應該以回顧、反觀、總結與傳承的姿態，在歷史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創新來豐富歷史、美化生活。作爲與中國歷史水乳交融的儒學，當然不能游離於歷史繼承之外。

儒學又是現實的。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國是文明古國，她的「古」不僅在於歷史上曾經有過，而更在於其歷史傳統一直在延續着，其優秀文化一直在弘揚和發展着。由殷可以見夏，由周可以觀殷。

後世之「繼周者」，有秦、有漢、有晉、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其民族則有華夏、有「四裔」，有漢族、有少數民族。然而，祇要是在華夏文化圈内崛起，祇要是在中華大地上立國，無論願意不願意，主動或被動，都必然打上儒學文化的烙印。綜觀古今歷史，無一例外。即使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將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如果說，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以夏變夷」和「以夷變夏」的爭論，那麽自秦漢以後的中國，無論誰來當皇帝坐天下，就毫無例外地是以「華化」「漢化」爲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國」是這樣，遼、金是這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滿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許有多種多樣，但其中以儒學爲主體的華夏文化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代表了各族文化發展的共同方向，則是最深層的原因。特别是儒家從理論上將這一文化總結出來，建立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體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等「正統」觀念，並從教育上、實踐上宣傳和推廣開來，從而形成了以儒學爲核心的華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儘管有些觀念在今天已顯得陳腐和落後，但它是千百年來維繫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潛在動力。今天，即使我們已經跨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瞬息萬變、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勢，曾使傳統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會和多元化（甚至詭異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致於一些人曾一度産生過擺脱文化傳統「束縛」的想法。然而事實反復證明，文化傳統是無法擺脱的，儒學對新世紀、新世界的作用和影響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視的。她已呈現出與日俱增、歷久彌新之勢。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

也將煥然一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既有的價值觀念正在得到重新審視，儒學這一古老學科必將煥發出壯麗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將一如既往地作用於當今的世界。否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百餘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討論「面向二十一世紀」問題時，怎會發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呼聲！二零零四年八月，來自世界各地的二百餘位專家學者齊集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第一届儒學國際研討會」，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學者深入討論了儒學各類理念後，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稱儒家「『忠恕之道』是促進世界和平、物我相諧的基石」，提議「正式啟動『以儒學救世』的機運，締造二十一世紀儒學另一個國際化的新局面」！

儒學是理論的。儒家是一個陣容龐大的學術集群，儒學是一個内容豐富的思想體系，她集哲學、政治、倫理、社會、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思想觀念爲一體，是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大傳》）的命題，構成了中國人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觀。「過猶不及」、「中正」「中庸」（孔子）的辯證思維，形成了中國人高超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仁義禮智信」（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國人作「新民」、立「新德」（《大學》）的指導思想。追求和平、講究秩序的理論，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社會、實現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載舟覆舟」（孔子）的君民關係論和「民貴君輕」（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了歷代志士仁人反對專制集權、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子）、「内聖外王」（莊子）的修身模式，構成了中國人終身嚮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無尚法寶。這一切的一切，都經儒家的提倡、推廣，逐漸融入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撑着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繁衍，創造和豐富着自己燦爛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經典是中國思想的源頭活水，儒家理論是中華精神的思想實庫。我們祇要不願重過「從人到猿」的生活，當然就不會拒絶這份珍貴遺産的滋潤。

儒學尤其是實踐的。儒學是修身之學、實踐之學，倫理道德學説構成了儒家學説的核心和靈魂。儒家重視思想教育，注重個性修養和道德情操，提倡「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以天下爲己任」，强調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它雖然上究「天人」之際，下探「心性」之微，形上無象，玄之又玄，但在講究「博學」、「慎思」的同時，又特别强調「篤行」。它的「仁」便是要「愛人」，「義」便是要行而得宜，「禮」本身就是行爲規範，「智」便是要知曉「仁義」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非常重視「五倫」教育，將其定義爲人倫之始、政治之本。「五品」之教首倡於堯舜之《典》，「五教」之義復申於《左傳》、《孟子》，至《中庸》更將其奉爲「天下之達道」。在儒家看來，五倫不順，將倫理倒錯，人將不人；五教推行，則社會和諧，政治清明。儒家成功地將個人的品德修養與國家的治理安定緊密地結合起來，把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與社會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機地融爲一體，從而使道德規範的約束功能與知耻自覺的自律機制更好地相輔相成。《大學》之書將「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定義爲修「大道」、聞「大義」的「三綱領」、「八條目」，設爲儒者奉行不貳的大綱大法，更是儒家力行躬踐哲學的集中體現。儒學正是以其理

論與實踐結合，個體修養與群體利益結合、道德修養與政治事業結合的學術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義道德」、「民胞物與」、「孝親敬老」、「崇德尊賢」、「誠實忠信」、「見義勇爲」、「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優秀品德，這是她有別於宗教神學的根本之處。

總之，儒學作爲歷經兩千五百餘年發展的系統理論，已成爲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産和財富。她既是中國的，也是東方的和世界的；　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　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儘管儒學作爲古代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體系，也存在不太適應現代社會的內容；　特別是經兩千年間專制君主的利用與歪曲，她帶上了許多落後的成分。　但是，我們無論是要認識中國，還是要研究世界；　無論是要回顧歷史，還是要服務現實；　無論是要探討理論，還是要躬行實踐，在古今中國學術中，儒學都位居首選，理當研究和弘揚。　這就是她在歷經了無數風風雨雨、艱難磨煉之後，仍能像鳳凰涅槃一般不斷獲得新生的緣由所在。　儒學在今天即使已經失去了從前「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放諸四海而無不準」（曾參）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地位，但若要認真地研究和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人面對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局面，要參與全球文化對話，重建人類文明新秩序，我們檢點一下自己的文化庫存，並衡之古今中外的一切學術，除了以儒學爲主體的優秀傳統文化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選擇。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特別是「西學東漸」大潮下導致的「中學」迷失，「疑古過勇」帶來的文化虛無主義，以致於「儒學在哪裏」、「儒學爲何物」、「儒學研究從何着手」之類不該存在的問題，在儒學誕生之地的中國卻成了嚴重「問題」。　儒家著作或滅於劫灰，或毁於人禍，或流失於重洋之外。

其所存者，亦分散於群籍，雜廁於四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人們常常會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孔子資料何在，欲研究儒學卻不見儒學文獻全貌，欲研究經學卻不知何經可信、何書可讀。至於在吸收儒學與經學研究現有一切成果的基礎上，作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研究，則大有無所措手足之感。究其原因，皆在於近百年儒學傳統的丟失，尤在於儒學迄今未有一部自己的文獻集成。要擺脱儒學研究的這一隔世感與陌生感，確立儒學的本位意識，認真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建構完備的儒學文獻庫，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前人爲矯「心學」末流「束書不觀」之弊，而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説，今天要糾正「疑古」過勇造成的文化虛無之失，我們也不得不重申：「舍文獻無儒學」了。這就是我們提倡編纂大型儒學叢書——《儒藏》的原因所在。

二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所謂「三教九流」之稱，「三教」即儒、釋、道，「九流」即諸子百家。佛教的文獻已經有中外各種版別的《大藏經》收集，道教文獻也有古今諸本《道藏》彙錄，就連份量並不十分龐大的諸子著作，也有《百子全書》、《諸子集成》系列來結集。可是迄今爲止，作爲中國文化主幹的儒學，卻沒有像佛、道、諸子那樣，擁有自己的大型叢書。

通觀中國歷史，每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復興無不是伴隨着對前代文獻的全面搜集和整理出現的。《隋書·經籍志序》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

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歷史已經昭示，儒學的創立和戰國的學術繁榮是以孔子刪訂《六經》爲契機；西漢的經學初成與文化復蘇是以「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政策的實施爲先導；東漢的經學與文學、史學的繁盛也是以西漢末年向、歆父子校書爲基礎。同樣，隋大業間廣泛的收書和初唐的整理圖籍，奠定了大唐文明的基石；北宋初廣泛的文獻整理，揭開了中國文化高峰時代「宋代文化」的序幕；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文獻修纂工程的實施，直接促成了以「乾嘉之學」爲代表的「清學」的形成。文獻是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載體，資料更是從事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文獻學和史料學正是保障文獻、史料得以科學利用和有效推廣的「先行官」。儒學要在新世紀得到發展和復興，重返淑世濟人之路，對其以文獻爲載體的成果進行徹底清理和合理繼承，便是先決條件。可惜的是，大規模地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並編製成大型儒學叢書，歷史上雖屢有倡議，卻始終没能實現，甚至專門而系統的儒學文獻著録體系也未曾建立。這對於以儒立國、以儒治世的中國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遺憾。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又在《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莊子・天運篇》和《天道篇》也有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爲文」和孔子「繙十二經以說」的記載。說明孔子是最早將儒家經典整理出來，形成「六經」或「十二經」概念的第一人。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群書，編成《別錄》、《七略》，《七略》是中國第一部目録學著作。班固據《七略》删成《漢書·藝文志》，其中《六藝略》記儒家經部圖書（按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排列，附史書於《春秋》之後）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諸子略》的「儒家類」記《晏子》、《子思》、《曾子》以下至「劉向所序」、「揚雄所序」儒學諸子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兩類共有儒學文獻一百五十六種、三千九百五十九篇，已備儒學文獻經部、論部二體。但在整個《漢志》著録的「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中，儒學文獻祇佔一小部分。

三國、西晉有《中經簿》及《中經新簿》，創立了「四分」法。魏秘書郎鄭默始製《中經》，晉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荀氏創以甲、乙、丙、丁標目，甲部即後來的「經部」，著録與《漢志》六藝略相同；乙部即《漢志》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即後來的「子部」；丙部即後之「史部」；丁部即《漢志》的詩賦略，亦即後來的「集部」。《隋書·經籍志》承之，並正式以經、史、子、集命名四部。此後，直至《四庫全書總目》，四分法作爲中國圖書分類的主流，成了古典目録分類的固定體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六分也好，四分也好，都是百科書目，不是專科目録，更不是儒學文獻的總目。

南北朝時期，道教已有陸修靜的《三洞經書目録》，佛教有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唐開元時期佛教又有《開元釋教録》，都創立了很好的專題文獻著録體系。就儒學的發展史和當時地位而言，不應在目録學上毫無建樹。《魏書·儒林傳》載孫惠蔚上疏：「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

《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並說「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這裏的《甲乙新錄》是一部目錄書，但是什麽樣的書目呢？由於「《隋志》略而不言」，學人或疑「其書名爲甲、乙，或是祇錄六藝、諸子，抑舉甲、乙以該丙、丁，皆不可知」（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卷三）。我們認爲，荀勖《中經新簿》以甲部紀六藝、小學，乙部紀諸子、兵書、術數。東晉李充雖已將其乙、丙互換，以乙部紀史書、丙部錄諸子，但當時南北隔絶，盧昶未必及時採納，此之「甲」、「乙」仍當是經、子兩類。孫惠蔚欲請「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與其一起修訂，其書的乙類所錄則有可能就是儒家諸子。依此考察，盧氏《甲乙新錄》也許就是當時的儒學目錄。至宋代，高似孫有《史略》、《子略》、《緯略》等專題書目，用以著錄史部、子部和讖緯類圖書。但當時仍無專題性儒學總目傳世。

真正較系統的儒學文獻專科目錄，是清初朱彝尊的《經義考》三百卷。《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說：

「是編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凡御注、勅撰一卷，易七十卷，書二十六卷，詩二十二卷，周禮十卷，儀禮八卷，禮記二十五卷，通禮四卷，樂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論語十一卷，孝經九卷，孟子六卷，爾雅二卷，羣經十三卷，四書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共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自述各一卷。其宣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錄無書，蓋撰輯未竟也。」朱目主要對經學文獻進行分類著錄，祇有少量篇幅涉及儒學的師承、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通說、家學和自述等內容，而且其中宣講、立學、

家學、自述四目則付闕如，並無著錄。《經義考》祇對經部文獻著錄較全，卻對儒學諸子（理論類）和儒學史料圖書注意不夠（或根本未曾涉獵）。因此，《經義考》儘管是一部有規模的儒學文獻總目，但還不是儒家著作的全録，也未對儒學著作進行系統分類。

歷史上較大型的儒典叢刻有以下幾次：東漢的《熹平石經》，曹魏的《正始石經》，唐初的《五經正義》，中唐的《開成石經》，五代孟蜀的《蜀石經》，北宋形成的《十三經註疏》，清初的《通志堂經解》，清中後期的《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等。但是規模都較小，難成體系。《熹平石經》祇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經。《正始石經》祇有《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三經。《五經正義》由唐太宗下令孔穎達負責修撰，祇有五部：即《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禮記正義》。《開成石經》祇有十二種單刻：《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蜀石經》祇比開成《石經》多一種，即北宋補刻的《孟子》。《十三經註疏》也祇有十三部。以上叢刻各經收書都祇有一種，構不成系統的著錄體系。

清徐乾學和納蘭性德等人滙刻成當時最大的儒學叢書——《通志堂經解》，收宋、元、明經書注解一百四十六種，按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四書、爾雅九類編刻，又稱《九經解》。繼此盛舉，阮元和王先謙先後主持編刻了正續《皇清經解》，共收清代經解類著作三百八十九種，規模已經不小，但兩套叢書都祇「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嚴傑《編刻皇清經解序》），所收圖書未曾分類。而且以上三部叢書都限於儒家經部著作（《皇清經解》間涉筆記

和別集），著錄範圍不廣，未將儒學文獻儘可能地收錄，不利於創建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缺乏嚴格科學的分類方法，這對於小型叢書來說倒也無妨，但是對於將容納數千近萬種圖書的《儒藏》來說，就絕不能引以爲法了。更何況上述幾種儒學叢書都僅限於經部文獻，儒學其他的理論著作、史料著作，都一概付之闕如，這樣的叢書當然不能擔當起完整地反映儒學全部成果，全面地展現儒學歷史，系統地收集和保存儒學文獻的重任，也不能爲讀者提供「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方便。

儒學文獻既無大型叢書，又無系統著錄的狀況，在明代萬曆年間曾引起學人的極大關注，湯顯祖《孫鵬初遂初堂集序》記載，當時的湖湘學人孫羽侯（字鵬初）就曾發願編纂《儒藏》，其文云：「（鵬初）嘗欲總史傳，聚往略，起唐虞以來至勝國（元朝），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隱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採，號曰《儒藏》。」（《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一〇）惜未成編。既而曹學佺亦有感於「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藏？」因此「欲修《儒藏》與鼎立」（《明史·曹學佺傳》）。曹氏《五經困學自序》也曾自述：「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爲鼎峙。」曹氏生平曾編撰成許多大型著述，可惜卻沒能留下《儒藏》的吉光片羽！清乾隆年間，山東學人周永年撰《儒藏說》一卷，推《儒藏》編纂爲「學中第一要事」，但也未付諸實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孔子的故鄉山東省，出版了大型儒學叢書《孔子文化大全》，這是一部力圖「比較全面地展示出孔子文化和儒家學說全貌」的叢書，編輯體例突破了傳統的「四部法」，「分爲經典、論著、史志、雜纂、藝文、述聞六類」著錄各書。前三類和第五類顯然繼承了傳統經、史、子、集

四部分類法，而又增加雜纂、述聞二類以濟四部之窮，顯示出不凡的變通和創新意識。但總共收書衹有一百零六種，是在「與儒家有關的著述不在數萬部之下」的群書之中，經過一番「去蕪取精」編纂而成的，數量十分有限。從內容上看，編者雖然立意「收錄孔子和歷代儒家代表人物的經典著作及古籍資料，古今學者論著及研究成果，未曾面世的珍貴文獻」等，但由於篇幅受限，編者衹能對孔子、曾子、顏回、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資料收錄較全，其他諸儒的著作和資料卻概未涉獵。顯然沒有達到集儒學文獻之大成、成儒學資料之全書，亦即儒學之「藏」的水準。

彙集儒家經學的、理論的和歷史的文獻，編纂出一套大型叢書；同時研究儒學文獻的類別，創立一套新型的適合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和著錄方法，仍然是擺在當今學人面前亟需完成的神聖使命。

三

《儒藏》是儒學之「藏」，它是儒家經學成果的集成，是儒家思想理論的薈萃，是儒學歷史文獻的總錄。二千五百年間的儒學歷史將在此得一大總結，此後的學者專家將從此方便地覓得儒學研究的資料。她是對儒學文獻的一次大搜討，是對儒學成就的一次大檢閱，也是對儒學歷史的一次大掃描。前於此的儒學發展史，將由此而得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式的疏通清理；後於此的儒學研究，亦將借此「即類求書，因書就學」，得到查閱資料的方便。對於前者，《儒藏》

是總結，是一部具有系統體例、用圖書構建起來的「大型儒學史」。對於後者，《儒藏》又是開新，是根據現代科學研究需要，用分類資料組成的「鉅型資料庫」。我們希望，這一工程能夠成爲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轉捩點，成爲新時代儒學復興的奠基石。

《儒藏》的編纂不是簡單的文獻彙集和影印，而應該是嚴肅的科學研究和學術創新，應在普查、統計和分析研究現存儒學文獻性質和類別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儒學史、經學史、文獻學、目録學、版本學和歷史編纂學等知識，參考和吸收佛、道二「藏」的編纂經驗，結合當代學科分類特點和學術研究需要，建立起系統的、科學的、實用的儒學文獻分類體系。

科學合理的分類必須建立在全面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昔漢成帝欲校群籍，先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清乾隆將修「四庫」，詔令各級官吏採進圖籍，皆此類也。今欲編纂《儒藏》並探討儒學文獻的分類方法，當然也要以廣泛的資料信息爲基礎。它離不開對儒學文獻分佈情況的系統調查，離不開對儒學文獻類別的充分瞭解和研究。那麽歷史上到底有多少儒學文獻呢？這些文獻流傳和現存情況如何呢？它們包含了哪些類型呢？從前傳統目録書在每一類著録之後，都對該類圖書的門類、種數和卷數有所統計，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又轉録了這些統計資料，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九四更設有《著録》一目來彙録此類信息。但是，時移代易，書缺簡脱，其間所録或存或亡。這些書目的信息祇具有參考價值，而不具有使用意義了。現存儒學文獻的數量與類别，仍然有待於重新調查和統計。現以《中國叢書綜録》「經部」論，其所録現存叢書的子目已達五千餘種。如果再加上儒學諸子、儒學史料等書籍，無慮萬餘

種之多。這些還祇是收入叢書的，叢書之外無疑還有大量單刻本儒學文獻存在，若計其種類，必相倍蓰於兹。這些文獻，就傳統的分類目録而言，當然散見於經部、史部、子部、集部之中，今編《儒藏》，自然得從四部中取材。但這祇是儒學文獻分佈的狀況，而不是儒學文獻的基本類型，似不能以此來構成《儒藏》的分類體系。

細審現存儒學文獻的類别，大致不外乎三大類：以經書爲主體的經注、經解和經説系列；以儒家理論闡發爲主要内容的儒家子學、禮教、政論、雜議系列；以記載儒學歷史爲主要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書目、學校等系列。如果每一類用簡潔的詞語來表述，即「儒經」、「儒論」、「儒史」。編成《儒藏》即是「經藏」、「論藏」、「史藏」，簡稱之則爲「經」、「論」、「史」。

至於傳統目録中的「集部」，如果整部都論儒理，當然應整體收入「論部」。但是後世别集内容太龐雜，無相應部類可入，有的甚至連完整進入《儒藏》也成問題。故集部的資料，將採取分類輯録的方式，對其中儒學理論資料、群經論述資料、儒學人物和儒學史資料，分别選編歸入各部。具體而言，其經解、經論的篇什，收入「經藏」；其記儒學史或儒學人物的篇什，則入「史藏」；其論儒家理論的，則入「論藏」。從前阮元編刻《皇清經解》，除收録經解專著外，其他單篇的經解經論資料「凡見於雜家、小説家及文集中者，亦序次編録」（嚴傑《編刻皇清經解序》），不爲無見。

爲了儘可能多地收録儒學資料，《儒藏》採用「叢書」兼「類書」的辦法處理各類文獻。對於整部收録的圖書來説，《儒藏》是一部大型的「儒學叢書」。就分類輯録而成的專題文獻而言，《儒藏》又兼有「儒學類書」的性質。《儒藏》正是「叢書」和「類書」的統一，是「專題叢書」和「專題

類書」的合一。

「經」、「論」、「史」三大藏，可以統攝各類儒學著作和儒學史料。每部之下，再根據需要，將文獻分爲若干類目：如「經藏」可以分爲元典、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含三禮及總論)、春秋(含三傳及總論)、孝經、四書(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爾雅，再加群經、讖緯、出土文獻(含簡帛、石刻、敦煌遺書)等。「論藏」可分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等。「史藏」可分孔孟、學案、碑傳、史傳、年譜、別史、雜史等。以此「三藏二十四目」，庶幾可將儒學成果及其歷史收攬無遺。

在收録、整理、編類和對所收文獻進行標點、校勘外，我們還特別注意學術的辨章與文獻的述評。爲入選各書撰寫簡明《内容提要》，對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版本之流傳，内容之梗概，略作評介。仿《四庫全書》例，「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在三部、二十四類之前，分別撰有《總序》、《分序》和《小序》，討論儒家學術的源流、各門文獻的歷史，爲讀者提供必要的儒學史、經學史、儒學文獻史、專經研究史等基本知識，希望使《儒藏》這部在一定體系下用圖書構築的「儒學大廈」，棱角更爲分明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儒藏》將儒學文獻分爲「三藏二十四目」來分類著録，以「叢書」和「類書」結合的方法來區別處理，形成以儒學爲主題，以「儒經」、「儒論」、「儒史」爲基本著録體系，將歷史上内容繁多、門類複雜的儒學文獻系統地搜集和編録起來。《儒經》基本是儒家「經學」成就的彙編；《儒論》基本是儒家理論即儒學思想的資料彙編；《儒史》則是儒學史的資料集成。類例明晰，著録有

序，重點突出，源流清楚。儒學的各類文獻既得到了系統的著錄，各門學術也得到了尋源溯流式的考索。上可綜覽儒學群書，下可方便來學使用；內可保存儒學書籍，外可宣傳儒學理論，於古於今，於中於西，實爲兩便。

自明朝萬曆初年孫羽侯首倡《儒藏》編纂以來，欲集中國儒學文獻而成一部足與佛、道二「藏」相鼎立的大型叢書，一直是四百餘年間歷代學人的夢想。其間雖有曹學佺、周永年等人的重中和試驗，卻因政治的、歷史的或技術的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今值科學昌明、文運隆興之時，温故知新，繼承與創新交相輝映；以人爲本，科技共人文比翼齊飛。我中華學子，感奮於先賢「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的壯志豪情，重申「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神聖使命，繼承先賢先儒之遺願，紬繹金匱石室之藏書，舊學新統，成茲《儒藏》，董理國故，其命維新。兩千載儒學之成就萃茲一「藏」，四百年學人之憧憬即將成真，前乎此者既因之而明，後乎此者將藉此以興。辨章學術，儒學文獻的整理著錄，體系粗具；考鏡源流，道統學統之師傳授受，釐然區分。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力雖不逮，而心嚮往之。其有知者，願賜教焉。

舒大剛　序於川大花園之雙橋園

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初稿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定

儒藏編例

一、《儒藏》係儒學文獻大型叢書，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和傳播儒學文獻及其史料。所收典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兩千年儒學成就及歷史將集兹一編。

二、《儒藏》在全面調查研究現存儒學文獻的基礎上，根據儒學文獻的具體情況，結合儒學研究的現代需求，建立儒學文獻著錄體系。並以此爲基礎，編纂儒學叢書，使其形成以書爲單元的「大儒學史」。

三、吸取中國目錄學分類成就和《大藏經》「經律論」和《道藏》「三洞四輔」等專題叢書編纂經驗，將儒學文獻分爲「經」、「論」、「史」三大部類。「經部」收錄以儒家經典原文及注解爲核心的「經學」類著作；「論部」收錄以儒學理論爲內容的「思想」性著作；「史部」收錄以儒學史爲主題的「歷史」類著作。按「經」、「論」、「史」的順序排列，以便反映出儒學發生、發展的歷史。

四、每一部下按本部文獻實際，細分若干小類。如「經部」下分元典、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周禮、儀禮、禮記、通禮）、春秋（春秋經、左傳、公羊、穀梁、三傳通論）、孝經、四書（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爾雅、群經、讖緯、出土文獻（含簡帛、石刻、敦煌遺書）等十二類；「論部」下分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五類；「史部」下分孔孟、學案、碑傳、史

傳、年譜、別史、雜史七類，構成「三藏二十四目」的著錄體系。

五、《儒藏》本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原則，按學術發展之脈絡編排群書，使其源流清晰，首尾完整。同一主題的文獻彙集一處，按作者時代先後編錄，使其各自構成專題性叢書。一則反映每門學術之成就，二則考見該類學術之流變，三則爲讀者提供「即類求書，因書就學」之方便。如《經部》之「周易類」是中國古代易學成就之集粹，從中可見易學歷史和易學成果；「詩經類」則是中國《詩經》學歷史的反映；「春秋類」則是《春秋》學成果之集成，等等。讀者不僅於此可見古代專經研究之狀況，而且亦可於此得攻治專經並進而研究專經學史之階梯。

六、同類之下，又遵循「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的精神，將不同主題的圖書相對集中，在類下又形成小型專題叢書。如《史部》「孔孟類」下，不再單純按作者年代編排，而是將有關孔子、孔門弟子、孟子、孔廟禮樂等圖書，各自分別集中編錄。

七、《儒藏》試圖通過一定著錄體系，用圖書反映儒學歷史。不僅《經》、《論》、《史》的排列反映儒學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各部小類的順序也體現出如下學術構思：

如《經部》，據先秦諸子所稱（如莊子、荀子等），「六經」排序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此或爲孔子教學之秩序。至西漢的劉歆、班固，始立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含《爾雅》）、小學之序，漢人崇「陰陽」、「五行」之學，以《詩》、《書》、《禮》、《樂》、《春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

原」，故以《易》居衆經之首。說雖晚出，卻能將儒家經典之間的關係哲理化、系統化，故爲歷代學人遵守。《儒藏》「經部」排序即依此例而略作調整。

「論部」則按先原理而後實用、先子學而後理學的順序排列。故以子學意義上的「儒家」居首，其次是新儒學的「性理」。再後相次是反映禮樂文化之「禮教」、反映儒學仁政德治思想之「政治」。其他內容龐雜難以立類者，則統統歸入「雜論」。

「史部」的排序，則以儒家聖賢「孔孟」居首，以下按反映學術流派的「學案」，提供主要儒家學者生平資料的「碑傳」、「史傳」、「年譜」，提供參考資料的「別史」、「雜史」的順序排列。至於「目錄」、「學校」、「選舉」、「祠廟」、「塚墓」、「紀念」等等，皆因其成書太少，而統統歸入「雜史」之中。

八、《儒藏》儘可能全面地將儒學各類資料彙錄起來。她既是「學術叢書」，又是「學術類書」。《儒藏》所錄以專著爲主，舉凡內容齊全、資料集中的儒學著作，都整部收錄，由此而言，《儒藏》是「叢書」。同時，爲滿足研究需要，一些散見於群書的儒學資料，如孔子、孔門弟子、儒者碑傳以及各種經論、經解等文章，亦加以輯錄，類聚成各種專題的資料彙編，由此來說，《儒藏》又是「類書」。

九、《儒藏》採用分類、總序、小序、提要、標點、校勘、影印結合的整理方式。首先對儒學文獻進行分類著錄，使其類聚群分，眉目清楚。每部有總序一篇，概述儒學、經學和儒學文獻發生、發展的面貌。每類有「小序」一篇，概述本門學術的研究狀況和文獻組

成情況。入選圖書每種卷首都有「提要」一篇，分述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和内容之梗概。然後再對各種圖書正文進行「標點」處理，還對其中的錯誤進行必要「校勘」，寫成《校記》附於各卷之後。爲避免重新排版造成新的錯誤，除了個別著作編者已有整理成果者採用仿古排版外，《儒藏》的主體部分都採取「校點」加「影印」的方式，在復印件上進行標點處理，然後掃描製版，儘量減少重新錄入排版帶來的錯誤。

十、《儒藏》係新編儒學叢書，並非簡單的古籍影印，我們對所收各書都在版式上作了許多加工調整。設計了標準的版式、版框和書眉，在儘量保存原版面貌的前提下，還對原書中縫、頁碼作了統一處理。《儒藏》每頁按上下兩欄方式，將原版四個頁面合爲一頁，重新編輯組版，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爲讀者和藏家提供儘可能多的資料信息。

十一、爲方便讀者閱讀，我們對内文作了標點處理，分别於行右添加「、」和「。」號。「、」表示句中停頓，「。」代表一句結束。凡需校勘的地方，皆於該字右旁添加序碼，於卷末《校記》中出校說明。

十二、各部、各類首册都冠以「儒藏分類總目」，以見《儒藏》整體框架及本部、類所處位置。各類首册又次以該類「收書目錄」，以明本類全貌。分册目錄中標署點校者和審閲者姓名，以明文責。待各部編纂完成後，再分别編製各種索引，特别是條件成熟時研製電子檢索系統，以便讀者使用。

儒藏類目

經部：

元典類　周易類　尚書類　詩經類　三禮類（周禮　儀禮　禮記　通禮）　春秋類（春秋經　左傳　公羊　穀梁　三傳通論）　孝經類　四書類（含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爾雅類　群經類（含通論　通考　經論　石經考等）　讖緯類　出土文獻（含簡帛　石刻　敦煌遺書）

論部：

儒家類　性理類　禮教類　政治類　雜論類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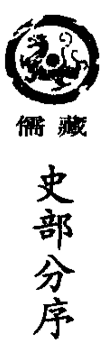
孔孟類　學案類　碑傳類　史傳類　年譜類　別史類　雜史類

儒藏

史部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主　編：舒大剛
副主編：刁忠民　王智勇　尹　波　李文澤
吳洪澤　郭　齊　楊世文



史部分序

《儒藏》「史部」將首次對儒學史料進行全面搜羅和系統整理，是中國儒學史的資料集成。

儒學在中國已有二千五百餘年的歷史，經歷了發生、發展、興盛、轉化、衰落和復蘇的過程，呈現出「先秦子學」、「漢唐經學」、「宋明理學」及「清代樸學」等形態，其歷史資料，也從零星評議、單篇記錄，發展爲專著記載和系統總結。儒學在中國的發展史，也是其接受學人世世代代評說的歷史。在百家爭鳴的「子學時代」，出現了《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篇》等學術史文獻，儒家在其中受到批評，也得到初步總結。漢代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也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史記》始用專篇記載儒學歷史。其書於孔子有《世家》，於孔門有《仲尼弟子列傳》，於後儒有《儒林列傳》，於孟子、荀卿、吳起等皆各有專門《列傳》。班固《漢書》也繼承《史記》傳統，以列傳記儒生，復於《藝文志》中設《六藝略》、《諸子略》紀載儒學文獻。自是之後，歷代「正史」都自覺配合「儒學獨尊」的基本國策，將儒學歷史攝入自己撰述的視野。於是傳道授業之儒，則有《儒林列傳》（或

《儒學傳》、《道學傳》）；其「學優而仕」之儒，則有專人傳記。至於經學之注疏、儒者之著作，則入《藝文志》（或《經籍志》）。儒學在教育上、選舉上的制度和成績，則又載在《選舉志》和《學校志》。不僅「正史」如此，他如《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十通」、歷代《會要》，以及別史、雜史、方志、地理等著述，也無不給予儒學的人物、文獻、制度和事迹以相應的篇幅。更有文人雅士之詩文、書信，官僚主司之策論、奏章，以及儒林人物之墓碑、行狀、祭文等，也常常關係儒學、反映歷史，這類材料則分見於歷代文人的別集和總集之内。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地出現了「先賢傳」、「耆舊傳」、「高士傳」、「名士傳」和「文士傳」等史書，儒學人物也是其中的主角。甚至還出現了《先聖本紀》、《孔子弟子先儒傳》等儒學人物專著。至於宋代，隨着儒學「道統」、「學統」觀念的加強，有關儒家師傳授受和學術淵源的内容備受關注，於是以朱熹《伊洛淵源錄》爲代表的各類「淵源錄」、「師承記」和「宗傳」便應運而生。在明代，這類撰述體例與當時盛行的「語錄」、「語類」體結合，又受佛家《傳燈錄》諸書的啓示，産生了以黄宗羲《明儒學案》爲代表的專門學術史——「學案體」。「學案」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爲職志，既重視儒學人物活動的記錄，也重視儒學流派和學術淵源的探討，還注意儒學成就和學術精華的總結，有的還輔以「師承表」，並「附錄」評論資料。兼有學術流派史、學術成果彙編和研究資料類編等多重功能，對儒學成就的總結，學術流派的梳理和學術體系的研究，功能最全，作用最大。中國古代學術史的編

纂至此而臻於完善。

百家多言儒學，文獻浩如煙海。但是由於儒學本身自古無《藏》，故儒學史料迄今未得系統整理，也沒有專門的著錄體系。先秦兩漢史書不多，《漢書·藝文志》祇將史書附在《六藝略》的「春秋類」下，儒學史料也隨所在各書編入各自類目之中，如《孔子世家》、《儒林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孟荀列傳》等，都隨《太史公》（即《史記》）列在「春秋類」中。

晉代荀勖《中經新簿》爲史書立有專部——「丙部」，以紀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等書籍。南朝阮孝緒《七錄》「記傳錄」亦紀史書，分成十二類：國史、注曆、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僞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由於二書久佚，其中有多少儒學史著作尚難考定。

《隋書·經籍志》「史部」共分十三類：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從此奠定了中國目錄書「史部」的基本框架，後世目錄都以《隋志》爲基礎來增删損益。不過，這些目錄的分類所面對的都是各類史書，沒有特別在意儒學史著作，也沒有將「儒學史」設爲專目。有感於此，梁啓超《新史學》曾提議在史部設「學史」一目，著錄學術史著作，「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但並沒有得到目錄學家的響應。

歷代目錄學著作囿於綜合性目錄的編纂體例，儒學史料祇分散雜錄於綜合性「史部」之下，如《隋書·經籍志》，將可與儒家經典相互補充的《逸周書》、何承天《春秋前傳》及《春秋前雜傳》、樂資《春秋後傳》和劉縚記載聖賢事迹的《先聖本紀》等，統統與《戰國策》、《楚漢春秋》、《越絶記》等同隸「雜史」；將以儒學人物爲主要内容的魏明帝《海内先賢傳》、無名氏《先賢集》、《兗州先賢傳》、《徐州先賢傳》、陳壽《益部耆舊傳》、白褒《魯國先賢傳》，無名氏《蜀文翁學堂畫贊》、皇甫謐《高士傳》，梁元帝等的《孝子傳》、《孝德傳》、《忠臣傳》、《顯忠傳》，甚至《孔子弟子先儒傳》、《王朗王肅家傳》等，仍與《列女傳》、《列仙傳》、《名僧傳》、《美婦人傳》之類雜書同歸「雜傳」。

即使在儒學史著作已經大量湧現和廣泛流行的宋、元、明、清時期，諸家目錄也沒有爲儒學史單立一目。一些純粹討論儒學歷史和學術淵源的著作，如《東家雜記》、《孔子年譜》、《孟子年譜》、《伊洛淵源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關學編》、《洛學編》、《元儒考略》、《理學宗傳》、《聖學宗傳》、《閩中理學淵源考》和《學統》、《闕里文獻考》等等，體例不可謂不純，内容不可謂不正，數量也不可謂不多，卻仍然被籠統列在「史部·傳記」之中。不僅其内容和價值未得到應有彰顯，而且與釋家、道流、方士、神仙合編一處，學術源流混淆不清。至於其他尚載在別集、總集之中的儒學傳記、碑版、品題、學錄等史料，更成藝海塵珠，不見天日。

由於得不到系統收錄和整理，許多儒學史料不僅未能充分重視和利用，而且不少有價值

的史書，如劉紹《先聖本紀》、無名氏《孔子弟子先儒傳》等，也在人們的疏忽之中亡佚了。如何系統地將分散各處的儒學史料搜羅起來，建立合理的著録體系，並在此體系下加以科學地整理、編録和出版，正是從事《儒藏》編纂不可迴避也不能迴避的問題，也是當代學人責無旁貸的使命。

爲適應學術史研究的迫切需要，依準梁啓超「學史」的命題，我們擬對綜合目録「史部」的「史學」、「史料」等傳統内容作適當揚棄，確立《儒藏》「史部」的「儒學史」主題，製訂出新的分類方法，以便將歷代有關儒學人物、事件、制度、著述以及其他考證性文獻統統收集著録起來，整理成一部大型的儒學史叢書。綜合分析歷代儒學史料，我們擬將《儒藏》「史部」分爲以下七個部分：孔孟類、學案類、碑傳類、史傳類、年譜類、别史類、雜史類。

「孔孟類」是有關孔子、孟子、孔孟弟子、孔孟後裔及以先秦儒學人物爲主題的史料集成；「學案類」則以系統反映歷代儒學流派、儒學人物及其學術成就的專著爲主；「碑傳類」選輯歷代儒學人物的傳狀、誌銘、墓碑等文獻；「史傳類」則滙録歷代「正史」中《儒林列傳》（或《儒學傳》、《道學傳》）以及其他儒者專傳；「年譜類」則以歷代名儒大師年譜、紀年爲主，兼及部分生卒及生平考辯文章；「别史類」係「學案」以外有關儒學歷史、儒學人物和儒學流派的專著。「雜史類」的内容比較寬泛，一是綜合性史志中儒學資料的輯

錄，二是雜記或雜考儒學制度或儒林掌故的專著。至於各門文獻的種類與流變，入選各書的內容與優劣，皆分別見於各門《小序》和各書《提要》之中，兹所不贅。

孔孟史志

儒藏·史部

第一册

《孔孟史志》編委會

主　編：郭　齊　李文澤

副主編：刁忠民　吳洪澤

編　委（按姓氏筆畫爲序）：

刁忠民　王智勇　尹　波　李文澤　李冬梅　吳洪澤

邱進之　郭　齊　舒大剛　楊世文　劉　琳

提要撰寫：楊世文



孔孟史志小序

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孟子是儒學的光大者，唐宋以後，「孔孟」并稱。本編《孔孟史志》收録歷代記録、考證、研究孔孟及其家族、門人生平事蹟、孔廟崇祀沿革典禮、聖門掌故等方面的著作。

孔子名丘，春秋時魯人。父紇字叔梁，曾爲鄹邑大夫，不幸早逝。孔子「少也賤」，嘗「爲貧而仕」，作過乘田、委吏等小官，故「多能鄙事」，並精通禮、樂、射、御、書、數。魯定公時，作過魯國司空和大司寇，他鋭意改革，「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未竟全功。遂周游列國，到過齊、衛、宋、陳、蔡、楚等國，備歷艱辛，曾畏於匡，厄於陳、蔡，流亡十四年，「干七十餘君」而無所遇。於是返魯，授徒教學，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及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孔子學説，經門弟子曾子、子思和子夏、子張等人傳揚，至戰國孟子、荀子而張大，成爲顯學。漢武帝時表章儒術，定爲一尊，儒學遂成爲中國正宗思想，孔子也成了萬古景仰的聖人。

孟子名軻，戰國鄒人。少而孤弱，幸得賢母「三遷」、「斷機」之訓。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得孔子正傳。倡言「仁政」，主張「性善」，設教授徒，攘異端，闢楊、墨。周游列國，到過齊、宋、梁、滕、薛等國，行迹極類孔子。孟子生逢重「耕戰」與「功利」的戰國之世，却獨標「王道」，以「仁義」爲本，故其所至輒不合。於是退而與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意，作《孟子》七篇。

孔子及其門人的言行，記録於《論語》一書中爲多。其次是《史記》，有《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傳》。又有《孔子家語》一書，記事復多於前，但學人懷疑曾經王肅篡亂，頗不之信。後世研究孔子及門人，多以《論語》、《史記》爲準。孟子及門人的生平事跡，除《孟子》一書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外，却史文無多，文獻難徵。故關於孟子的事跡，歷代衆説紛紛，莫衷一是。其關係較大者，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抑或「受業子思之門人」之疑案，適梁、適齊順序之後先，孟子門人之數量，從古以來，皆無定説。

孔、孟生前不遇於時，身後則倍受尊榮、享崇祀。魯哀公十七年，已爲孔子立廟於孔氏舊宅。漢高、光二帝皆以太牢祀闕里。文翁治蜀，嘗繪孔子及七十二賢像，日夕禮拜。其後諸郡邑間有作孔子廟者。漢平帝追謚曰「宣尼公」。唐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宋大中祥符中，加聖像冕九旒、服九章、圭用玉。崇寧四年增冕十二旒。明嘉靖中改稱「至聖先師孔子」，用木主，不設像。隨着孔子被尊崇，孔子的弟子也享受陪祀、配食之禮，從而又形成孔廟從祀以及禮樂隆殺之制度。孟子的被尊崇也與孔廟的陪祀制度有關。由於宋儒對《孟子》一書的提倡，宋神宗封孟子爲「鄒國公」，配食孔廟。至元文宗時，封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從而確定了孟子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地位。

在尊崇孔、孟的同時，孔、孟、顔（回）、曾（參）的家族後裔也受到歷代統治者的特别禮遇。北宋以下，孔子嫡孫世襲「衍聖公」。明清時期，孟、顔等聖賢嫡孫也世襲「五經

博士」，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享有特權。

關於孔子、孟子和孔孟弟子在歷代的尊榮和崇祀，孔氏、孟氏、顔氏、曾氏後裔的傳衍與興衰，歷來都是學術史研究所重視的内容。此類文獻歷代皆有著録，《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論語類」即有《孔子三朝》七篇和《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書·經籍志》亦著録《孔子弟子先儒傳》十卷，惜皆不傳。自宋胡仔《孔子編年》、孔傳《東家雜記》、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以後，此類文獻又豐富起來，構成了研究孔子、孟子乃至整個中國儒學史的重要内容。故兹别爲一目，首加甄録。

本編所收文獻，大體上可以分爲四類。第一類：儒門人物志，如《孔子弟子傳略》、《孔門儒教列傳》、《孔子弟子考》、《孟子弟子考》、《孟子弟子考補正》、《孟子事實録》、《孟子游歷考》、《聖門人物志》、《聖賢像贊》等。第二類：儒門家族志，如《東家雜記》、《孔氏祖庭廣記》、《闕里志》、《闕里廣志》、《闕里述聞》、《闕里文獻考》、《陋巷志》、《閔子世譜》、《仲志》、《宗聖志》、《三遷志》、《孟志編略》、《孔孟顔三氏志》等。第三類：儒門禮樂志，包括《聖門禮志》、《聖門樂志》、《聖節會約》、《聖域述聞》、《文廟從祀弟子贊》、《文廟從祀位次考》、《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文廟丁祭譜》、《文廟禮樂考》、《文廟賢儒功德録》、《學宫輯略》等。第四類：儒門綜合志，包括《聖門志》、《聖迹圖》、《孔聖家語圖》、《孔聖全書》、《洙泗考信録》、《洙泗考信餘録》等。另有一些著述也事涉孔、孟，却未能收入本類，則將在「别史」和「雜史」中收録。

孔孟史志總目

目録

東家雜記

愛日精廬影宋刻本

宋・孔傳 撰

《東家雜記》二卷，宋孔傳撰，愛日精廬影宋刻本。

傳原名若古，字世文，山東曲阜人，孔子四十七代孫。精易學，操行介潔。建炎初，隨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紹興二年除知郃州，移知陝州，改知撫州，官至右朝議大夫。晚號杉溪，卒年七十五，封仙源縣開國男。有《孔子編年》、《東家雜記》、《杉溪集》。

此本爲愛日精廬影宋刻本。卷首有孔傳紹興甲寅（四年，公元一一三四年）自序，稱先聖没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姓，則内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是爲孔子後人之愧。於是推原譜牒，參考載籍，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陳迹，纂其遺事，綴所舊聞，成此一編。分上、下二卷。上卷分九類，曰《姓譜》，曰《先聖誕辰諱日》，曰《母顔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謚號》，曰《歷代崇奉》，曰《嗣襲封爵沿改》，曰《改衍聖公告》，曰《鄉官》。下卷分十二類，曰《先聖廟》，曰《手植檜》，曰《杏壇》，曰《後殿》，曰《先聖小影》，曰《廟柏》，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製碑》，曰《廟外古迹》，曰《齊國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時舊迹尚多存，傳又生長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記特爲簡核。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壬戌冬日，葉九來過芳草堂，云有宋槧本《東家雜記》，因假借繕寫。此書爲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首列《杏壇圖説》，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兹魯將臧文仲誓將之壇也。」睹物思人，命瑟而歌。其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考諸家琴史俱失載，附録於此。詳其語意，未知果爲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案此歌僞妄，不辨而明。曾乃語若存疑，蓋其平生過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實二卷。曾云首列《杏壇圖説》，此本《杏壇》爲下卷第三篇，且有説無圖，亦無此歌。不知曾所見者又何本，其或爲誤記耶。又《四庫全書》本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異》一篇，末署「辛亥淳祐十一年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謹書」。末有《南渡廟記》一篇，題「寶祐二年二月甲子汝騰謹記」。二人皆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稱舊有尹梅津跋，四庫本及此本無之。四庫本後有淳熙元年葉夢得跋，此本亦無。疑三篇皆重刻所續入。

是編爲現存較早的孔子史志，對於考證、研究孔子生平事迹、孔氏家族史以及南宋以前歷代崇祀沿革甚有價值。原刻訛誤甚多，末附《東家雜記校訛》甚詳，可資參考。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家雜記二卷、宋孔傳撰。傳字世文、至聖四十七代孫。建炎初隨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紹興中、官至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封仙源縣開國男。是編成於紹興甲辰。上卷分九類、曰姓譜、曰先聖誕辰諱日、曰母顏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謚號、曰歷代崇封、曰嗣襲封爵沿改、曰改衍聖公、曰鄉官。下卷分十二類、曰先聖廟、曰手植檜、曰杏壇、曰後殿、曰先聖小影、曰廟柏、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製碑、曰廟外古迹、曰齊國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時去古未遠、舊迹多存、傳又生長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記特爲簡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異一篇、末題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謹書。末有南渡廟記一篇、題寶祐二年二月甲子、洙膺謹記。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著姓。去疾稱舊有尹梅津跋、此本無之、而後有淳熙元年葉夢得跋。蓋三篇皆重刻所續入也。去疾考中歷駁諸家之誤、而以爲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卒於四月十八日、其說殊謬。殆由是時理宗崇道學、胡安國傳方盛行、故去疾據以爲說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壬戌冬日、渠九來過芳草堂、云有宋槧本東家雜記、因假借繕寫。此書爲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首列杏壇圖說、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魯將臧文仲誓將之壇也。覩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考諸家琴史俱失載、附錄於此、詳其語意、未知果爲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案此歌僞妄不辨而明、曾乃詫若存疑、蓋其平生過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實二卷。曾云首列杏壇圖說、此本杏壇爲下卷第三篇、且有說無圖、亦無此歌、不知曾所見者又何本也。

東家雜記

愛日精廬影宋本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以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跡、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者、魯尚多有之、故老世傳之。將使開見之所未常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東家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覽觀焉。時臣宋紹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伯戶、借紫金魚袋孔傳謹序。

歌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去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北山移文　二十九代德璋述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原。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擊蛇笏銘　徂徠先生守道述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凶惡、爲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

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①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遂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奸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能乃受。　笏之爲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淫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亾、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元祐黨籍　　四十七代三孔氏

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子由、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存、文彥博、王巖叟、鄭雍、傅堯俞、趙瞻、韓持國、孫固、孫竹肅、范伯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以上係曾任宰相執政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

𨵿、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紘、葉祖洽、朱師服。以上曾任待制已上官。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楊蕆、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呂希績、吳儔、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平厶平②、曹蓋、楊琳、蘇丙日、葛茂宗、劉清、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衡鈞、袞公適、馮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老。甫、王察、趙峋、封覺民、胡端修、李賁、李滐、趙令時、郭執中、石芳、余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多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綽、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迴、檀固、胡大受、王箪、張謖、傳耆、董丕、竹璟、蘇嵜、趙齊賢、高復、陳琳、何宗、韓李授、徐瑛、張譽、倪直孺、王箴、吳光美、李公寅、周綵、李志忞、蕭景脩、徐俯、李孝常、范百億、何權、宇文輝、俞夂契、章諷、陸漢、張保滈、程之才、余卞、呂賁、劉勃、陳京、貲勉中、董乂、辛春卿、紓升之、閻建、張及、劉跋、龔俊明、黃應求、劉仲玠、司司宏、唐嘉問、馮正卿、吳元中、吳文規、杜穎、卞議、尹翊、萬敏脩、陳并、趙晞、文嘉謀、鄭少微、王知常、郝宗臣、鄭語、施邁、陳師錫、何景甫、趙衡、毛求、張直、楊懷寶、楊木、梁鼎、高公傑、趙子煥、王箴、白鎮、蘇象先、趙伾、朱行中、王泩、滕有、侯晉卿、周諤、毛直友、范世文、李世基、苗蓁、趙湜、上官均、張沔、王公彥、賈休復、宋直方、喬甫、江偉、何爽、俞唐、張彥逸、馮希道、蔣琳、胡修、馮正雅、張元林定、勾居體、張朴。以上並係餘官。

校記

①侍御：四庫本《徂徠集》作「待制」。

②范平平：當作「范正平」，見《六藝之一録》卷九三所載《元祐黨籍碑》。

東家雜記上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姓譜

昔契以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至周成王時、以商之帝乙長子微子啓國於宋。啓卒、立其弟微仲衍。微仲衍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其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嘉父。孔嘉父者、其字也、而先儒以謂當時所賜號者、誤矣。孔嘉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祁父因以王父字爲孔氏、而其子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爲大夫、因家於魯。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 先聖是也。自 先子沒、子孫世爲魯人、同居祖廟。先公文清先生昔嘗推原世譜、以謂本姓出於子姓者是、姬姓者非。如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魏有孔悝出於姬姓、實在子姓之先、皆非 孔子之後。

先聖誕辰諱日

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即魯襄公二十二年也、當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 先聖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又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和樂笙鏞之音。

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歲、即魯哀公十六年也、當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 先聖薨。先儒以謂己丑者、誤矣。方 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 先聖視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叔孫

聞之、然後取之、而繫角之紱尚存。麟見而天告夫子將亾之證也。夫子晨蚤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而歌曰、泰山頹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何來遲。夫明王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於西階、商人於兩楹間。昨暮、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商人也。後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母顔氏

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疾。於是乃求於顔氏。顔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顔父問三女、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娶亓官氏

孔子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

孔子追封謚號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　夫子爲褒成宣尼公。

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　文宣尼父。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絶、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祓弘儒業、式叙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麻、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襃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對禪[1]還、途經曲阜、親幸祠廟、追贈先聖爲太師。制曰、　魯大司寇資大聖之才、屬衰周之末、想乘桴而永歎、因獲麟而興感。垂素王之雅則、正史策之繁文、播洪業於當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麻、祇奉睿圖、遠遵前王、規矩　先聖。功成化洽、禮盛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上。遂經此境、撫事興懷。駐此荒墟、願爲師友、瞻望幽冀、思承

格言。雖燕寢荒蕪，餘址近在，靈廟虛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如有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既深，褒成之禮宜峻。可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命惟新，儀形茂實。

唐則天天授元年十月，封隆道公。

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封文宣王。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故能立天地之大本，成天地之大經，美政化，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栖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 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本朝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加夫子號爲玄聖文宣王。春秋孔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莊子亦云玄聖素王，故有是號。敕中書門下，王者讚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緬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立功作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歷，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鄒魯之地，始窺數仞之牆。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諮儒冊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榮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元聖文宣王。先是詔有司檢討漢武帝、唐高宗、明皇褒宣聖故事，且命輔臣議定，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故第增美名。續奉勅改謚至聖文宣王。

歷代崇奉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

漢高祖滅項羽，平天下，十二年十二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

先聖、封九代孫滕爲奉嗣君。

前漢元帝初元中、下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伯戶祀孔子。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破董憲、車駕還、幸魯、使大司空祀孔子。

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　先聖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樂、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帝時升廟、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　帝進爵而後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有三人、命儒臣講書。十九代孫蘭臺令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悅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幷賜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令校書東觀。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進幸魯、祀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後漢孝安延光五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氏親屬及婦女悉會、賜褒成侯帛各有差。

後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祀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世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今者居之廟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乃以二十一代議郎羨爲宗聖侯、邑伯戶[2]、奉　先聖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

後魏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以太牢祀孔子。太和十九年四月、行幸魯城。幸

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後魏高祖延興二年、詔曰、尼父稟達性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寖廢、禮章殄亾、遂使女巫妖覡□□[3]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德欽聖道者。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4]肅如也。

宋文帝義熙十九年、詔曰、胄子始集、學業交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後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仍速爲營造、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聖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墳隴、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埽。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埽、并種松柏六百株。

南齊世祖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欽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敦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宮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北齊顯祖武定八年、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洪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寖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歆饗兼申。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曰、夫子降靈體哲、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

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闕屯阻、禮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後、并繕廟堂、修祀典、四時薦秩、皆遵舊。⑤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後承襲。

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玆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神堯高祖武德二年、立孔子廟于國子監。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奉饗。

唐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途經曲阜、親幸祠廟、追贈先師爲太師、其廟宇制度卑陋、宜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太牢致祭、其子孫並免賦稅。其年十二月、上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太牢之奠、致祭于先聖。其祭文曰、惟神玉鈞陳晁、靈開四肘之源、金鼎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川岳以騰文、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摽狀。折中六藝、宣創九流、睿乃生知、殊非外奬。於是考三古、覈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愛親、君臣以睦、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朕以寡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尙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揖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儀、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令修造、襃聖子孫、闔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世、助損益之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肅陳菲奠、用旌不朽。

唐則天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

唐中宗神龍元年、以三十四世孫崇基嗣鄒魯之邑百戶、收其租稅、用爲享薦。

唐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埽。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禪迴、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

其墓、給復近墓五戶。令天下州縣立廟、賜百戶洒埽、充春秋饗奠、因廣大本廟、仍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

開元二十七年、封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册命、令撰儀注。昔緣周公面南、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豈仍舊、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面南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以衣之。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洒埽五十戶。十五年、文宣王家予一子官。

唐武宗會昌五年、有事于南郊、文宣王後予一子出身。

唐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文宣王後予一子官、復封百戶、充春秋享奠。

唐懿宗咸通四年、以四十代振賞封百戶、洒埽陵廟五十戶。

唐僖宗乾符二年、有事于南郊、文宣王後予一子官。

唐禮樂志三日、陳設注、其褒聖侯若在朝、朝於文官三品下。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兖州。城將破、夜半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旦。高祖私自喜曰、夢兆如此、可不務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車駕既入、有司請從。王方鳴鞘而進、因取別巷、轉數曲、偶過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所夢、殆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因駐蹕升堂、瞻禮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高祖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以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因幸闕里、復再拜、乃留所奠酒器銀鑪等於廟。及幸孔林、又拜之。墓前石壇、乃唐封禪之壇也、二百年間、絕東封之禮、洙泗之上、無鸞和之音、高祖以武功之餘、特枉駕焉。顧謂近臣訪孔子之後、或對以四十三世孫前曲阜令襲封文宣公仁玉者、乃召見。奏對數刻、而賜章服及白金繒綵等、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埽戶、及勅兖州修葺祠廟、林禁樵採。

本朝

太祖皇帝建隆間賜　御製贊曰、
三澤下口、文武將廢。尼父挺生、
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
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建隆三年詔　文宣王廟定儀制令、立戟十六枚。
太宗皇帝因四十四代孫宜入覲顧問孔氏歷世之數、
具以實對。上謂左右、家世有如此者。特遷贊善大
夫襲封文宣公。略其誥云、朕以夫子之聖、其道參
天臨彼裔孫、宜其嗣襲。況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
常、乃論善於東宮、俾增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
國恩。
興國三年、詔免本家稅租。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
庸調、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編戶、至是特免。
眞宗皇帝至道三年九月詔四十五代孫許州長葛縣
令延世上殿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縣令、襲封文
宣公、許於廳上見長吏、以公爵也。面賜束帛中金
器物、及賜　太宗御書并九經書等。先是殿中丞
方演言、兗州西曲阜縣文宣王廟有書樓而無典

籍、請賜九經及　先帝御書、直給祭器、並從之。
景德四年賜文宣王四十六世孫聖祐同學究出身、又
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至二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勅每日破乳香一分焚燒。八月准
勅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其文宣王四十六
代孫聖祐許於京官後陪位。十月准　勅告報、
皇帝封禪畢、駕至兗州曲阜縣謁
先聖廟、其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並許陪位。勅、朕
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載懷先聖、實主斯文。列尼
丘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嗣之地、廟貌猶
存。將伸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禮、取十月一日幸
曲阜縣備禮躬謁。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下。
十一月一日、幸曲阜縣謁先聖廟、廟內外設黃麾仗、
上服靴袍、行酌獻之禮。宰臣親王而下文武百官、
各立班於殿庭、孔氏宗屬並陪位。初有司定儀當
肅揖、上特再拜、以伸崇奉之意。百官皆拜。
帝歛衽北面、式瞻睟容、乃顧廟宇制度、嘉歎久之。
立殿之西事、召孔氏子孫、撫諭周緻。又幸叔梁大

夫堂、賜四十四代孫延祜、延渥、延叅、延□⑥並同學究出身、四十六代孫聖祐授太常寺奉禮郎、以別爲四十四代孫謂賜同三傳出身。面奉　聖旨、許造酒以供祭祀。詔加謚至聖文宣王、祝文特進名、并修飾祠廟。其廟內制度未宜、典禮因茲改正、更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廟。仍差官以太牢致祭、宣賜孔氏銀二百兩、帛三百疋、錢三十萬。使賜諸房、又賜田百頃。又詔廟內常用祭器或壞、可盡易之。

十一月三日、　勅至聖文宣王父叔梁紇更追封齊國公、母顏氏追封魯國太夫人、　又勅伯魚母追封鄆國夫人。　又勅賜

御製贊、

御書并篆額、若夫檢玉□丘⑦迴輿闕里、緬懷于先聖、躬謁于嚴祠。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宗儒重道、宜銘峻于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讚曰、

立言不朽、　垂教無疆。　昭然令德、

偉哉素王。　人倫之表、　帝道之綱。

厥功茂實、　其用允臧。　升中既畢、

盛典載揚。　洪名有赫、　懿範彌彰。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奉

勅、御書院模勒刻石。

加謚玄聖文宣王祭文

維大宋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名御、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玄聖文宣王。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謁奠于嚴祠、特襃崇于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追封齊國公勅

勅、朕祇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　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親□⑧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可追封齊國公、顏氏可追封魯國太

夫人。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三日下。

追封鄆國夫人勅

勅、朕因巡魯甸、躬謁孔堂、願風教之所崇、舉典章而就遲。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策簡之文、尚闕宗崇之數。屬茲成秩、特示追榮、垂厥方來、式昭遺懿。亓官氏可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差官往本廟祭告。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下。

大中祥符二年、遣入内内侍省殿頭張文質賫　勅賜太宗皇帝　御製書一百五十七卷軸、并内降金渡器物等、并九經三史及疏釋文及　赴　文宣王廟供養器物金渡銀香合、并香藥餅、羅銷金帕□複等、其所賜書、仍令本州選儒生講說。

賜書并賜塗金器用等物

勅、國家尊崇師道、啓迪□□。眷惟鄒魯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宇增嚴。朕以登岱告成、迴鑾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縟禮以有加。式咨誨誘之方、更謚闡揚之旨。宜以所賜　太宗皇帝　御製御書與九經并正義釋文及器用等、並置於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本縣令佐等同共撿校。在廟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汚。此

勅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大中祥符二年春、賜　先聖冕服等、易以玉珪、先是以木爲之故也。

祥符二年二月、四十五代孫殿中丞知曲阜縣名犯廟諱、請先聖廟創立學舍、從之、仍許就齋廳講說。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追封　孔子并弟子兗國公顏子等。下詔曰、朕乃眷封巒、禪祉、昭列聖之鴻勲、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其寵章、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立聖之名、冀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宗寮、分紀遺烈、式壽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力。宜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丞郎待制

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又詔曲阜縣謁 文宣王廟日、從官並於廟內立石刻名。

天禧二年五月

勅、委本州於本城內選差兵士四十人、員寮一名、於本廟巡徼守把、防護官物、一年一替、并委轉運司於轄下州軍有衣甲器械處、約度合鏞分數支與本廟。

天禧五年奉

聖旨下轉運司、支破官錢、差撥兵士工匠、修葺本廟、及於夫子之後選差朝官一人。是時傳大父中憲方任太常博士、被選監修、因乞封禪□閑餘材、皆□樑椳梓之屬、自是殿宇益加宏壯。

仁宗皇帝慶歷四年三月、

勅、於本縣中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人、充本廟洒掃諸般祗應。

嘉祐六年、

御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牌、差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劉溫良、高品楊安道押賜、盛以綵樓、差禁官三十人并親事官工匠等共五十一人、置於本廟、逐州令官吏以鼓吹儀道奉引。

上初爲牌、巾幮而書、其尊師重道如此。是時傳先公文清先生宰鄉邑、因進詩百韻稱謝、轉運使祕閣校理張師中亦進寶奎耀文歌。

御祭文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

皇帝御名謹遣通判兗州田淘、敢昭薦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稟、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一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邈瞻楷仞、遡仰門屏、眷于飛染之蹤、新玆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識形容、盖伸崇奉。仰惟降格、遙鑒覲、尚饗。

神宗皇帝元豐元年十月詔兗州當以省錢修葺宣聖祠廟。先是州縣傳于申請、廟久不修且壞榱棟傾落、人不堪憂。至是始獲完葺、祠廟一新。以省錢修遂爲定制。

五年十一月、賜度牒三十本給兗州修 孔子廟、及於

本路差雜役兵士工匠等。運司奏委四十七代孫沂州新太縣令若升監修。

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楊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因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試鴻臚卿宗翰奏請、及臣僚上言儒廟闕典、奉聖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典禮下項、

一、合襲封衍聖公者、與除一有料錢寄祿官、如己係幕職州縣官、即與改合入官。專以主奉　先聖祠事爲職。添支供給、隨本資序、每三年理一任、用本路及本州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關陞資任。如　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祠事。

一、添賜田一百頃、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戶耕種、更不得用職田制撮之法。

一、依舊法差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並依役人法。別差剩員、每一番十人、充衍聖公白直。

一、賜田所入、供給祭祀外、修立則例、均贍族人。置籍出納、委本縣一員、與衍聖公并本家尊長通簽。

一、賜監書一本、置教授官一員、於舉到學官人內差、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義人充、令教諭本家子弟。內舉人依本州學正例優與供給、如鄰近鄉人願從學者聽。

一、衍聖公每遇親祀大禮及冬至、朝會、許赴闕陪位。

一、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及乞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俾遵奉施行。

紹聖三年、奉聖旨、下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支錢三千貫、修宇本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匠等。運司奏、委四十七代孫宣德郎襲封奉聖公若蒙監修。

元符元年、奉聖旨、下本家衆議、選擇近里守分人承襲。據四十

六代孫宗壽等保明、四十七代孫前湖州歸安縣主簿若虛堪充襲封、仍乞後來若虛身歿之後、亦別行選擇、不必子繼、所貴留意祖廟、敦睦族人。奉
聖旨、依奏、改合入官、襲封奉聖公、專主奉祠事。先是、以襲封若蒙監修祖廟奉爵、故有是命。自選擇之法行、族人皆務修蘊、間有登科預薦者、鄉人以爲　朝廷激勸之效云。

太上皇帝崇寧元年、追封孔氏二代三代告。

右追封二代。

勅孔鯉、孔氏之適、萬世所宗、鯉實嗣之、親聞詩禮。魯堂從享、厥有舊祠、□以爵封、以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

右追封三代。

勅孔伋、聖人之道、孟氏之師、作爲中庸、萬世宗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

二代三代初無祠堂、元豐五年、四十七代孫若升監修祖廟、因輟已俸創建、至是追封爵侯。

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聖旨、至聖文宣王之後、特與親屬一名判司簿尉、令孔若虛具名聞奏。今後事故、即最長人承繼。

右劄付孔若虛。崇寧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蔡、鄧、張。

崇寧三年、據襲封保明、四十六代孫宗哲係本家最長、奉
聖旨、特堂差興仁府乘氏縣主簿。

勅進士孔宗哲、朕欽崇先聖、廣其世恩、爰俾若虛、以名來上。錫汝一命、往其欽承。

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勅、司封供到文宣王之後襲封條貫下項、

一、文宣王之後、世以長子承襲封衍聖公、未有官者、除判司簿尉。

一、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

一、元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勅節文、禮部太常寺奏、朝議大夫試鴻臚卿孔宗翰奏、今有本家之事、上繫朝廷典

禮須至開陳。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內白身合襲封奉聖公者、除承
奉郎、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
服等制度、須降、俾遵奉、施行。
一、崇寧三年十一月四日、奉
聖旨、文宣王襲封人改封衍聖公、今後襲
封、除承奉郎襲封衍聖公、每遇元會大禮、
陪位班在太常少卿之下。
四十八代孫端友白身除承奉郎襲
封衍聖公告
勑至聖文宣王四十八代孫孔端友、自書
契以還、爵于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
八而不絕者也。惟爾文宣王之後、序當承
襲、宜錫文階、併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
榮。可。
大觀元年、奉
聖旨、下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刪像冠服制
度、冕十二旒、服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虎雉。
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歷朝以先聖與門人通
用袞服、至是始服王者之冕、以周官并王
荆公詩書禮義說爲正。
大觀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不許採斫林木、立賞錢十貫、許人告
捉。
政和元年、奉
聖旨、 至聖文宣王改執鎮圭。
至聖文宣王廟舊立十六戟、今立二十四
戟。又
聖旨、 至聖文宣王廟內舊參等所封侯
爵、與宣聖名同、甚失弟子尊師之禮、改封
者八人。
政和元年、奉
聖旨、下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應副修宇本
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雜役兵士工匠、和
雇百姓修造。運司奏、委四十八代承奉郎
襲封衍聖公端友監修。

政和二年、

朝廷頒降少府監鑄到至聖文宣廟銅朱記一顆。

政和四年、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戶曹事若谷乞依辟廱大成殿頒降殿額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依所乞、其牌令後苑造

御前生活所製造、蔡京書寫。（竟不奉詔、今已竄逐。）

政和四年、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孔端友乞依諸路頒降大晟新樂、許內外族人及縣學生就便肄習、以備釋奠家祭使用。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所乞。

政和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孫宣教郎監和劑西局門若谷押賜大樂禮器付本廟。

宣和三年十一月、奉

聖旨、孔端友特轉通直郎、除直祕閣、仍許就任關陞、以示崇奬。奉

勅、宣義郎襲封衍聖公管勾 先聖廟孔端友、宣聖古今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法其言、尊其道、舉以為治、猶以為未也、又錄其後裔、以褒大之。爾先聖之系、效官東魯、積有年矣、通籍金閨、歷華芸閣、以示崇奬、汝尚勉哉。

可。

宣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孔若采係本家白身最長人、與補迪功郎、令吏部差充興仁府濟陰縣主簿。

韓元穎年滿闕、奉

勅、孔若采爾 先聖之後、恩禮宜優、具載彝章、肆頒命秩。祗膺茂渥、往謹官箴。可。

宣和四年三月二日、

車駕幸太學、賜

御製 至聖文宣王贊。

太學教養多士、嚴奉 先聖、殿室滋圮、作而新之。命幣奠謁、系之以贊曰、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
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
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
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宗。
車駕幸學奠謁畢、特錄四十八世孫外舍生
端朝、賜上舍出身。先是、朝廷下大學供具
至聖文宣王後在學人數、是時獨端朝以外
舍生在學、駕幸學日、上御敦化堂、近侍
進呈端朝姓名。金口宣諭爲是聖人子孫、特
賜上舍釋褐。臚傳聖語、縉紳驚歎、以謂
天子尊師、郵後超越古今、先聖子孫、榮遇
如此。
今上皇帝紹興二年、勅送到吏部狀、承都省批下本部、
徽州申據、襲慶府免解進士孔璜乞承繼判司簿
尉事。後批送吏部、限兩日重別勘當申。尚書省。
本部行下太常寺去後、據本寺申、會到本家尊長
孔傳狀、稱璜係白身最長之人、在外處別無白身
最長合承繼恩澤之人。本寺看詳、孔璜依得宗支
及從來體例、合承繼恩澤、今取自
朝廷指揮。閏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太常寺所申、孔璜依例與補迪功郎、令吏
部與差判司簿尉。
紹興二年六月、內准
尚書省劄子勘當、昨大觀年四十八代孫端友承
襲。准　告特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權發遣郴州
到任。因患身亡、推次四十九代孫玠合行承襲。蒙
下本家尊長四十七代傳保明、申　尚書省。本部
尋行下太常寺去後、據太常寺申、看詳本家宗支
圖子、其襲封衍聖公孔端友止有庶子玠、今來合
係襲封衍聖公。今來本寺所申、伏乞　朝廷詳酌
施行。閏四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太常寺所申、孔玠依例與補承奉郎、襲封
衍聖公。奉　勅、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孔玠、夫
子之道、贍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碩報、
邦有彝典、肆予命爾、紹于世封。惟欽惟茲、期無墜
命。可特授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五月三日下。

嗣襲封爵沿改

魏封魯國文信君。

秦封魯國文通君。

漢高祖封奉嗣君。

漢平帝元始元年、改封褒成侯。

後漢明帝永平四年、改封褒亭侯。

魏黃初元年、改封崇聖侯。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宋文帝元嘉三年、改封崇聖侯。

後魏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

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改封崇聖侯。

北齊文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封鄒國公。

隋大業四年、封紹聖侯。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封褒聖侯。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文宣公。

本朝仁宗皇帝改封衍聖公。

本朝哲宗皇帝元祐年、改封奉聖公。

太上皇帝崇寧三年、復改封衍聖公。

仁廟朝改衍聖公告

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者、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其爵爲褒成君、以奉其子、至平帝時改爲褒成侯、始□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聖侯爲嗣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訪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允。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祀闕里、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擇人奉祀。傳會祖侍郎自牧方任殿中丞、自虔倅乘驛赴闕召對、移刻進表、敘述家世。際會之幸、因授五品服、知曲阜。今止以本朝任鄉官者、具列于後。

寶元元年、四十四代孫自牧任祕書監、主管陵廟。

自後本家最長人任鄉官者、皆帶主管陵廟。

仁玉、周廣順三年，歷　聖朝任兖州曲阜縣令、襲
文宣公。
宜、雍熙三年，任兖州曲阜縣令、襲文宣公。
延世、至道三年，任兖州曲阜縣令、襲文宣公。
名犯廟諱 祥符二年，以殿中丞知曲阜縣。
自牧、祥符六年，以屯田員外郎知曲阜縣。
道輔、祥符九年，以大理寺丞知曲阜縣。
又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奉
勅監修祖廟。
聖祐、天聖三年，以太子贊善大夫襲文宣公、知仙
源縣。
良輔、天聖五年，任兖州仙源縣主簿。
彦輔、天聖八年，任仙源縣主簿。
自牧、景祐元年，以太常少卿提舉仙源縣景靈宮
太極觀。
道輔、景祐二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兖州。
又景祐二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起復知
兖州。
自牧、寶元元年，以祕書監分司南京、主管祖廟。
宗愿、康定元年，以國子監丞襲文宣公、知仙源縣。
又慶曆三年，以大理寺丞襲文宣公、再任知仙
源縣。
宗亮、慶曆三年，以將作監丞知仙源縣。
彦輔、慶曆八年，以衛尉寺丞知仙源縣。
宗翰、嘉祐元年，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知仙源縣。
淘、嘉祐四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仙源縣。
宗壽、治平四年，任兖州仙源縣主簿。
宗翰、熙寧三年，以尚書屯田郎中提點京東刑獄。
若蒙、熙寧三年，任兖州仙源縣主簿、襲奉聖公。
宗翰、熙寧十年，以尚書都官郎中提點京東刑獄。
若升、元豐元年，任兖州仙源縣主簿。
又元豐五年，奉
勅以沂州新太縣令監修　祖廟。
宗翰、元祐元年，以朝議大夫知兖州。
若古、元祐四年，仙源縣主簿，改名傳。

又元祐八年、　任仙源縣尉。

宗壽、紹聖元年、以右宣德郎知仙源縣。

若谷、大觀二年、以文林郎行仙源縣丞。

傳、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路轉運管司⑩勾文字。

宗哲、大觀二年、以從事郎任兗州觀察推官。

又政和三年、以從事郎就差仙源縣丞。

端節、宣和元年、以宣教郎特差京東路轉運司勾當公事。

墉、宣和五年、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丞。

端問、靖康元年、以迪功郎改差仙源縣丞。

校記

①對禪：當作「封禪」，見四庫本《東家雜記》。

②伯户：當作「百户」，見四庫本。

③□□：四庫本作「淫進」。

④今：當作「令」，見四庫本及本書卷四附錄《校譌》。

⑤「皆」上，四庫本有「一」字，作「一皆」。參本書卷四附錄《續校》。

⑥延□：四庫本作「延齡」。參本書卷四附錄《續校》。

⑦□丘：四庫本作「岱丘」。

⑧親□：四庫本作「錫羨」。

⑨□□：四庫本作「化源」。

⑩管司：當作「司管」，見四庫本及本書卷四附錄《續校》。

東家雜記下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先聖廟

廟在曲阜縣西二里、西接魯城二百餘步、即先聖舊宅、魯恭王聞金石絲竹之地也。累朝東封告成、行幸備廟、皆駐蹕于此。

手植檜

先聖手植檜三株、兩株雙立。御贊殿前、各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壇之東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至本朝康定年、一枝復生。

杏壇

先聖殿前有壇一所、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昔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云、夫子甕也。昔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漢顯宗東巡、幸孔子宅、亦嘗親御於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於堂上。後世因以爲殿。本朝乾興間、傳大父中憲監修祖廟、因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拆、即以甎甃爲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曰杏壇。

後殿

鄆國夫人亓官氏殿、昔爲先聖燕居之堂。魯人相傳云、孔子將亡、遺祕書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始皇

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崩。又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冢、其所居堂、後代因立爲廟、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絶。昔太史公嘗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樂、諸生習禮其家、以至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漢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宫、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此其地也。

先聖小影

家譜云、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脅、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脣注頭、隆鼻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顔、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顙似舜、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顔子從行者、世謂之小影、於　聖像爲最眞。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麈、據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有持樸蓋捧玉磬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軸者。又有乘車十哲從行圖。皆後人追寫、殆非　先聖之眞像。闕里廟學教授尹復臻嘗作小影贊云、夫子之象、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無得而名言。世之所傳、非小影畫像、皆爲贋本。唐劉禹錫作許州新廟碑、謂堯頭禹身、華冠像服之容、取之自鄒魯、即今之所傳小影是也。

廟柏

先聖廟庭舊有柏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合抱。有二株先倒折、魯人莫敢犯。宋文帝時、江夏王義恭出鎮彭城、悉遣伐之、父老爲之歎息。及義恭被害、剖析支體、挑取目睛、以密漬之、爲鬼目樱。時人以爲伐木之報也。迄今廟庭松檜多而柏少。

廟中古碑

後漢碑三。

元嘉三年、孔子廟置百戶吏卒掌領禮器碑、鍾繇隸。

永壽二年、魯相韓勅乞復顏氏幷官氏繇碑、有碑陰並隸。

建寧二年、魯相孔晨奏出本家穀祀夫子、有碑陰並隸。

魏碑三。

黃初二年、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崇聖侯奉家祀碑。碑乃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鍾繇鐫字、故世謂之三絕。鍾繇鐫字皆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

後魏正光三年、兗州百姓爲太守張猛龍立清德頌碑。

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仲琁修孔子廟碑、諸士人爲立。

齊碑一

乾明元年夫子碑、隸書、磨滅、字不可讀。

隋碑二。

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夫子廟記、隸書、仲孝俊文。

九年、太學博士河間劉炫撰并書。

唐碑十四

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元聖孔宣尼碑、崔行功文、孫師範隸。武德紀、乾封詔、儀鳳二年祭文、幷隸於碑陰。

開元七年孔子廟碑、李邕文、張庭珪隸。

開元二十八年、曲阜縣令張之宏爲文、宣立自撰、郝邕書。

咸通十年、孔子三十九世孫魯國公溫裕乞出私俸修廟記、賈防文。

貞元十四年、任要謁夫子廟詩。

長慶三年、崔濟謁先師言。

天寶元年、兗公頌、張之宏譔、包文該書。

景福二年、滅賁巢紀功碑。

大和五年、李虞題名。

大和七年、兗州刺史李文悅謁夫子文。

長慶元年、任畹訪古於齊魯、謁先師題名。

會昌元年、兗州刺史李玭題名。

會昌六年、兗州刺史高承恭題名。

咸通十年兗海節度使曹翔題曲阜宣聖廟記。

本朝　御製書

真宗皇帝　先聖

御贊、并從官分撰七十二賢贊。

大中祥符二年、賜

太宗皇帝　御書并監書器物勅。

廟外古跡

魯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城之西南隅、即孔子之舊宅。昔

魯人泛海天津、至於亶州、遇仲尼七十子遊海上、

指以歸塗、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具以告

魯侯。魯侯以為誕、俄而群鵲數萬銜土培城。魯侯

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此其所以為聖也。

事載十六國春秋、其說神異、雖先聖之所

不語、然魯人何能言之、所謂疑則傳疑者、

于是亦綴而不遺。

廟東南二里、魯城高門之外曰兩觀、周回各四十步、高

一丈一尺、東西相去一百步。昔　先聖為魯司寇、

攝行相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戮之於兩觀之下者是也。

廟東三十里有山曰防山、周回八里。孔子三歲、而叔梁

紇卒、乃葬於防山。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郰人

輓父之母告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廟東南四十里、有山曰尼丘、山周回一十里、即叔梁大

夫與顏氏禱於尼丘、而　先聖生、生而首上圩頂、

如尼丘山頂之圩。

本朝封山神為毓聖侯、今山西有　先聖廟貌、并

毓聖侯廟在焉。

皇祐二年封毓聖侯勅

勅、元聖肇興、誕自東魯。雖天之生德、蓋云默定、岳

之降神、實因精禱。兗州泗水縣尼丘山、崇崗秀阜、

雲雨所出、儲丕祐于商後、孕全氣於孔族。挺毓睿

哲、爲萬代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四瀆之秩、列於

祀典、以永神休。攸司奉書、往申昭告。宜特封號聖侯。仍令本州差官往彼祭告、破係省錢增葺祠廟、即不得科率差擾、及仰造本廟牌額安挂、春秋差官致祭。真廟東封、王欽若言、祭文宣王、尼丘山上有紫雲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

廟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顏母山、周回一十里、高三里、乃叔梁大夫與顏母禱於尼丘、嘗遊此山、而生 先聖。後魏地形志亦言、魯縣有顏母祠堂、迄今尚在。

廟東南五里曰五父衢、昔 先聖母殯于五父之衢者、此其地也。

廟北五里曰 先聖學堂、泗水纏其北、洙水由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井甃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於此刪詩序書、定禮樂、繫周易。至周敬王二十八年、魯人西狩獲麟、而作春秋。因曾參孝行以綴筆、而作孝經。二經既成、孔子於此堂下齋戒、面北斗而拜、告備於天、紫微於是降光於此堂。魯記所載孔子講堂者是也。昔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謂左右曰、此吾大僕之室也。今學已廢、遺址存焉。

廟西南一百二十步、有圃曰矍相、周回二里、高一丈。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焉。晉太康志亦曰、矍相在魯城內縣西南、近孔子宅是也。今圃中猶存舊井、皆陶瓦爲之。

廟東有廢井、闊五丈二尺、深八十尺、以石爲之。昔季桓子穿井、得缶中若羊、問 先聖云、得狗。先聖曰、以丘所聞、羊也。木之怪夔罔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廟西南二百步、魯城有門曰歸德。世傳四方諸侯慕 先聖之德而至、多入此門、故魯人因以名之。

廟東南二里、魯城有門曰高門。昔齊人選女子、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孔子因其三日不聽政、郊不致膰俎于大夫、遂行、適衛。

廟東南二里、魯城有門曰端門。孔子將歿、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趨作法、孔聖歿、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

滅。子貢以告孔子、趨而觀之、化爲赤烏飛去。

廟南十里、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藩里門也。後漢董憲禆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明帝[3]乃拜鮑永爲魯郡太守。永到、大破之、惟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也。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伏兵器。永覺、手格殺豐。

齊國公墓

孔子生二歲、而叔梁大夫卒、葬於防。孔子之母既喪、殯於五父之衢、將二葬焉。鄒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孔子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

祖林古跡

先聖墓

孔子歿、公西赤爲之識。及掌其殯葬焉、啥以疏米三貝、襲衣一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葬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誌焉。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之[4]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者、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尙存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皇覽亦曰、孔子冢去古城北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三十步、高一丈二尺、如烏卵馬鬣。今周圍堦廣五十餘步、高一丈五尺。昔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而北斗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黄玉、有刻文。孔子跪而讀之、其辭曰、孔提命、作應法。孔子卒、以所受黄玉葬焉。俞子魯人

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先聖冢。

二代三代墓

二代伯魚墓在 先聖墓之東十步。三代子思墓在 先聖墓之南十步，商人尚右故也。 眞宗皇帝幸孔林，顧問二冢，子孫對以伯魚、子思墓。上太息躊躕而退。

祠壇。

先聖歿，弟子於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今壇石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識。

駐蹕亭。

眞宗皇帝東封回，幸闕里，顧問 宣聖冢墳何在。子孫引導鑾輿，躬至孔林，奠謁畢，坐墳北亭。上宣兩地，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 上命詞臣拂蘇辨認，盤桓久之。

輦路

眞廟幸 聖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至 宣聖墳，設奠再拜。今自林前直趨駐蹕亭，有輦路，皆甃以方石。

楷木。

廣志云：夫子沒，弟子各持其鄉土所宜木，人植一本於墓而去，冢上特多楷木。楷木出南海，今林中楷木最盛，間有因風摧折者，人或得之，以爲手板。

廬墓 白兔溝附

先聖墳西，有廬墓五間，皆石爲之。世傳 先聖沒，戚門弟子爲廬墓。後果遭秦皇發冢，有白兔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

林。

先聖葬曲阜城北泗水爲之，卻流，塋中不生荆棘、刺人草木。以百數皆遠方從弟子所植，鄉土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惟楷木爲多，其餘則皇甫所載㭴柞、維離、毚檀之木，迄今尚盛。眞廟東封，王欽若言祭 文宣王，詣墳設奠，得芝五本。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復得芝草四本。有唐以來，騷人墨

客謁林下者、必賦詩而退、獨一絕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最爲絕唱。傳仲父貳卿嘗刻於石、且題跋其後曰、宗翰自爲童稚、已聞人誦此詩。或云一詩僧所題、然竟不知誰氏之作。

林中古碑

斷碑一

篆字碑。碑石中斷、字畫漫滅不可識、在伯魚墓前。

墓碑九

永壽三年、勅修夫子墓碑。

永興二年、故婺州從事孔君德碑、在孔子祠墓壇前立。

延平六年、立御史孔翊碑在冢前。孔子十九代孫州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樂陽令。

建寧四年、漢尚書侍郎博陵太守下邳縣相河東太守孔宏碑。

博士孔君碑。諱志。

孔乘碑。字敬山、修嚴氏春秋。

永興二年、孔謙碑。都尉君元子。

建寧二年、孔子十九世孫震、字上元碑。終博陵太守、下邳相。

延熹七年、孔子十九代孫宙、字季將、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孔子十九世孫扶、字仲淵碑。

宅圖

直外門曰前三門、仁宗皇帝御書門榜之門。三門之後、曰御書樓。蓋藏賜書之樓。書樓後御路東西之亭、其東曰本朝修廟碑亭、其西曰唐封孔子太師碑亭。次殿庭門、殿庭門內曰御讚殿。乾興中、兗州奏乞於夫子之後選朝官一人專切監修本廟、是時祖父中憲被選奏修是殿。次後曰杏壇、杏壇之後郎先聖正殿。仁宗皇帝御書飛帛殿榜之殿。直殿後曰鄆國夫人殿、後殿東廡曰泗水侯殿、西廡曰沂水侯祖殿。廊西門外曰齊國公殿、直殿後曰魯國太夫人殿。魯國太夫人佳興嘗國同殿、慶曆八年、四十五代孫彥輔宰鄉邑、奉聖旨監修祖廟、始乞移於後殿。自太夫人殿由東廊以北、曰五賢堂祖殿。游東門外曰齋廳、齋廳之東廊門外曰客位。直齋廳後曰齋堂、齋堂後曰宅廳。直宅廳後曰家廟。自客位東一門直

北曰襲封視事廳、直廳◎曰恩慶堂、中丞公典鄉郡、日侍致政尚書會孔氏親族於此堂、徂徠石守道先生有碑紀其事。堂之東北隅曰雙桂堂。皇祐年先公仲父同年賜第、舊常於此會學、故以名之。諸位皆列於祖殿之後、恩慶堂東西。自祖廟併諸位、舊係

勅修、近世監修　祖廟者窘於用度、不敢以官錢營飾私居、遂罷修諸位。今族間居處、皆自備修葺。除諸位外、祖廟殿庭、廊廡共三百一十六間。

右廟宅亦載魯國圖中、廟壁有吳道子畫　先聖歷聘諸國、車服人物威儀極爲精妙。駐蹕亭有題詠。　章聖皇帝東封崇禮　先聖事、人多傳頌、今併錄之。古柏曾沾雨露、斷碑尚載漢文章。介丘檢玉回天仗、過魯猶聞祀素王。然與孔林一詩不知誰氏所作。

續。添。襲封世系、

一代、文宣王。

二代、鯉字伯魚、封泗水侯。

三代、伋字子思、封沂水侯、作中庸。

四代、白字子上、齊威王召爲國相。

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

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召之不仕、著書名讕言。

八代、順字子慎、魏相、封魯文信君。

九代、鮒字子魚、秦始皇時拜少傅、著書曰孔叢子。

騰、長沙太傅。

十代、忠字子貞、爲傅士、

聚以兵破楚封蓼侯、史記謂孔將軍居左。

十一代、武字子威、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安國爲博士、訓注經籍。

臧、嗣蓼侯、位九卿、著書十篇。

十二代、延年、武帝時爲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

琳、嗣蓼侯。

十三代、霸字次儒、漢時爲博士、遷詹事、拜太師、號褒成君。

驩、博士。

茂、嗣內侯。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

捷、喜並列校尉諸曹。

光、成哀平三世居公輔、謚簡烈侯。

吉、封殷紹嘉公。

十五代房、襲封關內侯。

永、封寧鄉侯。

放、歷侍郎、嗣博山侯。

伉、校書郎。

何、齊封宋公。

十六代均、字長平、封關內侯、更封褒成侯。

奮、後漢封關內侯。

尚、鉅鹿太守。

十七代志、封褒成侯、謚元成侯。

嘉、城門校尉。

仁、博士、遷太守。

十八代損、封褒成侯、徙封褒亭侯。

豐、後漢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十九代曜、後漢襲封褒亭侯。

宙、郎中令。

僖、蘭臺令史、校書東觀。

扶、司空。

翊、拜御史。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

文、魏大鴻臚。

昱、拜議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融、字文舉、至太中大夫、有集十卷、北海相。

二十一代羨、魏拜議郎、封宗聖侯。

毓、征南軍司馬。

二十二代震、晉武時封奉聖亭侯、拜黃門侍郎。

郁、冀州刺史。

衍、東晉時中庶子、廣陵太守。

揚、下傳亭侯。

潛、後漢太子太傅。

二十三代嶷、襲封奉聖亭侯。

啓、廬陵太守。

竺、吳南昌太守。

二十四代撫、晉襲封奉聖亭侯、豫章太守。

恬、吳尚書、晉太守。

冲、尚書。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

愉、晉左僕射。

沉、大司農。

倫、黃門郎。

琛、晉御史中丞。

二十六代鮮、宋元嘉中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

闓、襲封散騎侍郎。

汪、晉刺史侍中。

國、晉左僕射。

坦、晉侍中常侍。

嚴、領尚書。

二十七代乘、後魏封崇聖大夫。

晉尚書令。

靜、宋侍中、特進。

侯、太守。

道民、內史。

靜民、侍郎。

福民、洗馬。

道隆、侍中。

沉、丞相掾。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秘書郎、封崇聖侯。

靈符、太守。

靈運、著作郎。

靈產、光祿大夫。

歡、光祿大夫。

景倫、齊常侍。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

珪、字德璋、齊高帝時掌詞命、終常侍、著北山移文。

深之、宋比部郎。

琳之、御史中丞。

逖之、尚書左丞。

靈龜、後魏國子博士。

三十代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改封鄒國公。

琛、尚書令。

雖、中書侍郎。

捴、侍郎。

碩、後魏南臺丞。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鄒國公。

休源、梁都官尚書。

覬、宋御史中丞、行會稽郡事。

道存、南海太守。

三十二代嗣哲、隋文帝時應制登科、襲封鄒國公、後改封紹聖侯。

雲童、別駕。

宗範、陳中書侍郎。

奐、陳尚書中書令、有文集。

穎達、大業中明經高第、歷唐司業、祭酒、太常卿、撰五經正義、有文集。

三十三代德倫、唐正觀中封褒聖侯。

紹安、唐中書舍人。

志玄、唐司業。

志約、禮部郎中。

志亮、中書舍人。

思政、刺史。

三十四代崇基、武后時封褒聖侯。

德紹、隋祕書省正字。

禎、禮部外郎、刺史。

惠元、國子司業、人以三世司業為榮。

琮、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輝、開元中襲封褒聖侯、後改封文宣公、兗州長史。

昌寓、膳部郎中。

季詡、登制科、終補闕。

若思、侍郎。

仲思、給事中。

言立、祠部郎中。

眘言、刺史。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
舜、監察御史。
至、著作郎。
如珪、工部郎中。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封文宣公。
岑父、著作佐郎。
巢父、觀察使、給事中、御史大夫、贈僕射。見杜詩。
三十八代惟晊、元和中、襲封文宣公。
述睿、德宗時拜諫議大夫。
戡、及第。
戣、字君嚴、舉進士、歷諫議大夫、給事中、節度使、左丞、禮部尚書。韓愈銘其墓云、孔世三十八。
戢、進士及第、贈司業。
戡、京兆尹、御史大夫。
三十九代策、及第、襲封文宣公、遷博士。
敏行、官至集賢學士。
溫質、太子少傅。
溫致、四門博士。
溫裕、舉進士、左丞、節度使。
溫業、及第、吏部侍郎。
四十代振、字國文、懿宗時狀元及第、歷官御史、補
闕員外郎、封文宣公。
極、狀元及第、歷侍郎。
絢、及第。
綸、及第、歷殿院。
緟、狀元及第。
緯、狀元及第、封魯公。
繼、及第。
照、及第。
四十一代昭儉、賜緋、祕書郎、襲封文宣公。
昌明、及第。
昌庶、及第、虞部侍郎。
昌弼、及第、至常侍。
昌序、及第、至常侍。
邈、及第、至諫議大夫。

遷、員外郎。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泗水令。

莊、太常少卿。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

承恭、太宗朝將作監。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太宗朝遷農丞、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獻、及第、員外郎、轉運使、贈尚書。

勗、及第、侍郎致仕、長子道輔。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眞宗時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延澤、及第、贈諫議大夫。

延渥、知濟化縣。

延之、贈殿中丞。

道輔、及第、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石徂徠作擊蛇笏銘。

辰輔、太子中舍。

彥輔、國子博士。

四十六代聖祐、襲封文宣公、終太子中舍、自此襲封衍聖公。

舜亮、道輔長子、中散大夫、贈特進。

宗翰、道輔次子、刑侍。

宗壽、承議郎。

宗質、仙源丞。

若抽、及第。

四十七代若蒙、襲封衍聖公、改封奉聖公。

若升、朝奉大夫。

若容、朝散郎。

傳、字世文、知撫州、中散大夫、著東家雜記。

恢、朝散大夫。

惇、朝散大夫。

忱、文林郎。

恂、奉議郎。

若采、廸功郎、親屬與判司簿尉始此。

若初、及第。

文仲、字經甫、中書舍人。

武仲、字常甫、禮部侍郎。

平仲、字毅甫、金部郎中、人謂之三孔先生。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朝奉郎、襲封衍聖公。

端節、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

端朝、改名端木、賜及第、始此、終知臨江軍。

端己、信陽軍判官。

端位、常德錄參。

源、及第、知萍鄉。

端植、通城令。

端隱、江陵察推。

璽、通直郎。

百朋、荆南通判。

百禮、江陵通判。

四十九代珍、字錫老、襲封衍聖公、朝奉郎。

璜、終朝請郎、知和州。

琭、行在省倉。

彰、鄉舉。

文昌、改慶遠迪功郎。

珉、以最長授迪功郎。

邦翰、鄉舉。

過庭、廣州推官。

彥說、富川知縣。

五十代搢、字季紳、襲封衍聖公、知建昌軍、終浙西參議。

摠、主簿。

擬、登仕郎。

掞、將仕郎。

洸、宣教郎。

文玉、福州推官。

文戣、襄陽察推。

宗元、鄉舉。

五十一代文遠、字紹先、襲封衍聖公、朝奉郎、終隆興倅。

文遴、稅院。

應發、鄉舉。

應選、鄉舉。
聖義、登科、奉議郎、賜緋、知樂安縣。
廷桂、登科、廬陵尉。
伯元、登科、信豐簿。
伯迪、登科、新建簿。
伯損、瀏陽簿尉。
應發、鄉舉。
開先、鄉舉。
五十二代萬春、字耆年、襲封衍聖公、通直郎、終泉州倅、兼宗丞。
瑩、鄉舉。
萬齡、稅院。
五十三代洙、字源魯、居憂、擬承襲衍聖公。
里、鄉舉。
甫、鄉舉。

四十六代孫宗翰序

家譜之法、世叙承襲者一而已、殊畧之弊、識者病之。盖先聖之歿于今千五百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册、即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博士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昱、幾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於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蒙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遂以舊譜命工鏤板、用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宗翰謹序。

四十八代孫端朝序

端朝聞諸父云、吾家自五代亂離、宗族散走、死亡略盡、獨襲封尚書諱仁玉守墳墓不去。尚書幼子諱勗、仕爲侍郎、長子及孫皆爲侍從。儒門復興、今聚族二

百日、皆尙書公子孫、依廟爲宅。家有賜書、以至祭器、
御書、田園、供役、皆　上所賜、許任鄉官、著在吏部、爲
成法。由是士人不以姓名稱、止曰廟宅、族人無異居
者。獨安州族祖六中嘗諱宗翰、因官不歸、遂家焉。宣
和末、女眞始入寇、靖康丙午、羣盜起、家所嘗藏、蕩然
雲散。建炎戊申十月、端朝不得已去陵廟南奔。明年
己酉八月、蒙　恩以孔氏特差徽州黟縣令。後二年
辛亥四月赴官、六月、張琪犯徽州、黟之四境焚殺一
空。端朝與幼累奔山間、僅得不死、所攜上世告勑、祖
父遺書、生生所資、皆失之矣。獨此譜、山中人得之、轉
以見歸。此譜乃古本、頃叔祖貳卿削去旁支、獨載世
襲者、有識惜之。今亡而更存、豈非天也、因書以示子
孫。紹興二年歲亥季。五月朔、四十八世孫端朝謹書。

五十代孫。

孔氏子孫聚居祖廟幾二千年、無異居他州者。自經
建炎兵火、獨四十七代孫中散公諱傳、與四十八代
孫襲封公諱端友、及右司公諱端木、四十九代孫知
府公諱玠、主簿公諱瑀、五位、挈家隨　駕南渡、散居
于衢徽、嘗川江右、松楸因寓焉、餘皆留祖廟。自南渡
後、蒙　朝廷念孔氏子孫之無幾、計口給田以贍之、
乃於衢州撥賜田十頃、且俾春秋兩時饗　先聖於
家廟、州郡差官行禮、較之鄉邑十才其一。今又四十
餘年、子孫漸衆、所得益微、而其占籍於　錫田者、皆
先聖之後。至若歷代追崇之盛典、備見中散公所著
東家雜記、茲不復云。獨此闕而不書、因以大概附於
篇末。淳熙五年六月旦、五十代孫擬謹書。

仁和胡樹聲震之藏書　男　珽　校。

錢唐　沈恩光、
元和　徐立方、　仝校。
吳縣　吳重熙

陽湖楊春甫刊印。

校記

①待：當作「侍」，見四庫本《東家雜記》及本書卷四附錄《校譌》。

②百戶：當作「百石」，見四庫本及本書卷四附錄《續校》。

③明帝：當作「光武」，見《後漢書·鮑永傳》及本書卷四附錄《續校》。

④之：當作「子」，見四庫本《東家雜記》及本書卷四附錄《續校》。

⑤兩地：卷四附錄《續校》改作「兩府」。

⑥本朝：當作「本廟」，見四庫本《東家雜記》。

⑦沽：當作「沾」。

⑧「農」上當脫「司」字，見《宋史》卷四三一《孔宜傳》及本書卷四附錄《續校》。

⑨宋翰：當作「宗翰」，見文題。

東家雜記校譌

卷首七頁八行汪字、一本作注。十三行老字誤、原作考。十四行潔字誤、原作傑。

十六行胡字誤、原作何。十八行授字誤、原作援。

八頁八行有字誤、原作友。

上卷一頁五行亓字、一本作弁。按并字是、下同。

十五頁二行下口、一本作下喪。五行定字下儀字上、原本空一格。

十七頁十三行玉字下空格、一本作人字。

十九頁十三行物字、一本作勅。

廿二頁六行御祭文上應空四格、今誤空五格。

三十五頁十行藝字下一本有封字。

三十六頁十五行五年、一本作三年。

下卷二頁六行昔字、一本作背。

四頁二行侍字誤、原作待。十六行密字應作蜜。滑字誤、原作潰。

八頁九行尼丘山、一本無丘字。

九頁十八行子路下、一本有室字。

十頁十行候字誤、原作侯。

十三頁八行祠墳、一本作祠墓。

十七頁六行令字、一本作命。

十八頁十五行儒字誤、原作孺。

廿八頁七行質字、一本作哲。

後序一頁九行宋字誤、原作宗。

三頁四行四字、一本作三。

東家雜記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卷首一頁十行孔氏祖庭廣記載此序、東家作祖庭。又篇首標題稱祖庭雜記、舊引又銜衙稱朝散大夫知邠州。又篇末稱宣和六年甲辰、曲阜燕居申申堂記、皆與此不同。說詳廣記。

三頁一行迷字誤、原作迷。

五頁四行祖庭廣記十二載此銘、侍御作待制。十二行廣記刃作刑。按作刃是也。十四行今爲下、當依廣記添公字。十六行又當作乂、廣記亦誤乂。十七行風振、廣記作患息。下又有朱洮傷寤朝振二句。

六頁一行君、廣記作民。八行能乃、當作乃能、觀下文可知。

上卷一頁十三行祖庭廣記卷八姓譜門、襄公作煬公。又云濬公共生弗父何、本史記微子世家、及孔子世家索隱引左傳杜註、皆是也。此云襄公熙生弗父何、蓋本家語、然不可從。十四行生孔嘉父、當作生孔父嘉。十五行孔嘉父同。又孔嘉父者當作孔父者、無嘉字。廣記皆不誤。

二頁七行十二行己酉、廣記作庚戌。下文辛酉嶽作壬戌。歲並與通鑑合。

三頁八行之九行商人句、依禮記檀弓、當在上、此改經文、將死二字作商人、文義不合。廣記作毀人、誤與此同。十一行伯尼、据廣記先聖門、姓譜門、並當作伯皮。孔子因禱於尼邱山而生、故以爲名與字、於聖兄固無取也。廣記此係無一字伯尼四字。十七行十八行亓當依廣記作并、下同。說已見胡氏校譌。

四頁三行宣當作聖、見後魏書文帝紀。廣記卷一亦作聖。十三行按魯大司寇云云、此詔係節錄、其全文載廣記卷十、字亦微異。十六行耆當作眉。十七行西上、廣記作西土、是也。十八行駐此、廣記作駐蹕。

五頁二行生民、當依唐碑作生人。說見下。七行廣記卷三載此詔、發字下無揮字。八行生民、廣記作生人。下文民到於今同。按民作人、乃唐人避諱、此唐碑改作民、失其舊矣。○此、廣記作下。說見後。九行地、廣記亦作下。按語本中庸作天下是也。唐碑皆作下。十行偉、疑當作禕、廣記作禕。禕、禕古通用。十六行注孔演、當乙轉。○元聖、廣記卷一注引作玄聖。

六頁三行立功、廣記卷二載此詔作玄功是也。六行始駕、廣記作飭駕、是也。十四行改設至聖在祥符五年十二月、見廣記卷一。

七頁一行廣記卷六族孫門、滕子子襄此作滕、互異。本書下卷末又作騰。十行令下脫史字、廣記族孫門有、范書孔僖傳同。十三行弊、當依廣記作敝、范書同。十七行按范書章帝紀、三月己丑、進幸魯。庚寅、祠孔子於闕里。祀、祠古通用。

八頁一行延光五年、廣記卷四、卷七引此事、皆作三年是也。范書安帝紀可證。四行太宰上當加明帝二字、與上文武帝別。五行孔亭、當作孔羨。二十三代羨見廣記世次及歷代崇重門、皆可證。十行崇、當作宗。○茲當作咨、魏志文帝紀、廣記卷二、卷十、並同。按魏碑、宗作宗、與魏志異。十三行覲、魏志作覲、廣記同。十四行崇聖侯、魏志崇作宗、碑刻同、是也。廣記及此書凡引此事並作崇聖、皆誤。十八行太和上當有高祖二字、高祖孝文帝、即顯祖子也。又按此句至節末、似當在下文延興二年一條後。

九頁二行案封崇聖侯者爲二十八代孫靈珍、見廣記族孫門。五行達作、魏書高祖

紀作建聖、廣記卷二同是也。七行寢廢、魏書作寢頓、廣記作頓寢。〇殄亡、魏書作殄滅、廣記同。〇兩空格、魏書作淫進二字、廣記同。八行懲欽、魏書作神敬。按此書、敬字或缺筆、或改作欽、蓋有所避。〇者下有也字、廣記並同。九行廟下空格、魏書作制、廣記同。十一行如上、魏書有自字、廣記此句脫自字、遵字。〇今、魏書作令、廣記同。案此條並依魏書爲是。十二行義熙當作元嘉、廣記卷二不誤。〇交興、宋書高祖紀作方興、廣記同。十三行千祀、廣記作千載、此與宋書同。〇之後、宋書作之肩、廣記同。十四行仍逆爲營造、宋書作特爲營造、廣記作特爲營建。〇宜令、宋書作直令、廣記同。十五行釁被、廣記作釁學。〇修復作後修。此並與宋書同。十六行聖哲、宋書作賢哲、廣記同。十七行墳龍、宋書作巨龍、廣記作土朧。此與廣記皆避聖諱改。〇按此條及廣記所載皆與宋書互有異同、備錄以俟參考。

十頁四行揮、齊書武帝紀作輝、廣記卷二同。五行皐、廣記作陵、齊書本作丘。疏見前。六行欽、齊書、廣記並作敬、說見前。十行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即北齊顯祖天保元年也。此詔爲文宣帝初受禪時所下、故稱武帝。〇務盡褒崇、句止當自爲一行、不與下文接連。據北齊書文宣紀、句末有之至二字、此所引或未備。又按此行當在下文梁敬帝一條前、不得於南齊兩條之間、攙入北齊事也。十一行洪厥雅道上、有脫文、據廣記卷二所引、當作南齊明帝永泰元年春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其二十一字、與南齊書明帝紀正同。〇世人、齊書作立人、此與廣記同。十四行盧烈、廣記作大烈。此與齊書同。十五行歆饗、齊書作欽饗、廣記同。

十一頁二行國、梁書敬帝紀作皇、祧作祀。此並與廣記同。五行修、梁書作供備二字、廣記作祗備。此有脫。〇皆上、梁書有一字、是也。廣記同。十三行饗下脫祀字、廣記卷八有。

十二頁二行文、廣記作英。〇中作喪。五行睦作穆。〇煥作瑛、按碑文作煥、與此書同。六行矣下有大字。七行揖作抱、按碑文作把、揖與把古通、廣記抱字誤。八行留作流。按碑文作留、與此書同。〇閭作開。〇儀作疑。按疑字是也、此書誤改。九行漢作漢、碑文借漢爲漢、隸書別體也。十行闘作合。十二行不朽作無朽。此下句有梅暗霞梁六句、皆與朽字合韻、故不宜刪。十三行中宗於神龍元年正月復位、此二條以則天中宗分列、不知何據。廣記卷五並屬中宗是也。

十三頁二行充春秋享奠上、當有百祿二字、見廣記卷五、卷八、可借證。十二行戶、廣記卷五、卷七並引作祿、是也。卷八引開元事、亦作百祿。十六行朝於、當作位於、廣記卷七引肅宗詔有此二語、可借證。

十五頁二行三當作王。口當作褒、見廣記卷三。校譌云、一本作下褒、正與廣記合。〇又將廢、廣記作將墜。〇堯舜作唐舜。五行校譌云、定字下原本空一格。今案廣記卷三作宜準儀制是也。〇枚、廣記作枝。七行者下脫乎字。八行略字當在其句下、並見廣記卷一世亥門。十二行廣記卷七載此事在二年十月、通鑑云三年七月、孔宜因召見而陳、詔免賦役、是與上條爲一時事也。此云三年、與通鑑合。

十六頁三行二十戶、廣記卷八作五十戶、疑此書是也。四行焚燒上、廣記卷五有付本廟於先聖殿上八字。十行揖、廣記卷二作挹。案古字通川。〇奉嗣當依廣記作奉祠。十

一行禮、廣記作至、是當作志。十八行西事、廣記卷四作西亥。○閒綴作周至。

十七頁一行延下空格當作齡、見廣記卷六世系門。五行宇宁當作合、見廣記卷五。十三行玉下空格當作介校爲云、一本作人字。蓋脫其半。廣記卷十一載朱碑作介工、可證。按此句指封禪泰山事、廣記卷三因避聖諱、改作尼山、失其義矣。十五行宣當依廣記作宜。

十八頁一行茂實、廣記三作實楙、十一作實茂。按與下尤臧耦句、廣記是也。此書蓋誤倒。九行一千、廣記卷五作五千、下句作一千八百戶。十七行親、當依廣記卷二作錫。

十九頁三行因巡魯甸、廣記二作肆行魯邸。○崇作尊。五行宗作封。六行讌作龔。十行渡、廣記卷三作鍍下同。○及下空格、廣記作昨是也。○十一行供養作祭龍。○香合作香爐香盒四字。○餅作耕是也。十二行複上空格作黃。十四行廸下兩空格、當作化原。十五行宇上空格當作靈並見廣記二。十八行書上節字、廣記無。

二十頁十五行親製、廣記二作親爲製贊。按此篇與廣記異字不備錄。

二十一頁六行鏞、當作銷、廣記三作消是也。十行一人下當有監督工役四字、見廣記三。十一行闕上空格當作行、見廣記。十二行樟上空格當作豫、廣記作橡、亦非。十六行六年下當有錫字、見廣記三。

二十二頁二行逐宇有誤。五行歌下尚有降詔獎諭四字、見廣記三。

二十三頁六行朝議、廣記三作中散。○又無試字。九行一有、廣記三作已有。十一行資序、廣記卷三作資考、卷七作資次。○一任上當有爲字。十三行公爵下、廣記有出字。十五行頃上有大字。十七行差上有孫字。十八行別差作一差。按一差以下、廣記另爲一條。

二十四頁三行縣下當有官字、見廣記。

二十七頁三行登字誤、原作祭。

三十一頁四行宗、廣記三作崇。

三十三頁六行明帝承平、當作和帝承元。廣記世次門十八代損於明帝承平十五年甘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東巡、褒成侯助祭。和帝承元四年、徙封損褒亭侯、是其證也。詳見後漢書孔僖傳。七行崇聖、魏志文帝紀作宗聖、今聖廟與廣記同。此書及廣記皆作崇聖、非也。九行按此條作崇聖不誤、下同。曹魏封宗聖、劉宋及後魏封崇聖、本各不同、不當牽合爲一。十二行北齊汶、當作文宣帝。十八行年上當有元字、詳見上廿四頁。

三十四頁五行證上空格當作追、見廣記世次門宗愿條。七行追下脫證字、亦見廣記。十三行其後下有脫、不與下句接連。攷祖庭廣記卷一世次門宗愿下載此語云、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乖歟。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共脫二十七字、今據以補入。○撰人奉祀云云、案此當是鄕官篇序、篇首當有鄕官題目一行。此句之前、不知脫文幾字。廣記卷九鄕官門亦有序、其文與此全別、無從校補。今姑闕疑、俟再詳攷。○自牧名勗、仁玉次子、詳見廣記族孫門。

三十五頁一行王當作玉。三行宜仁、玉子、並見廣記世次。

三十七頁四行管司二字誤倒，原作司管。十行通直，廣記九作通奉。

下卷一頁四行此卷目錄未全，如手植檜、先聖小影等，皆當依次增補。

三頁二行後代二字，廣記作魯哀公十七年。七行古人經傳、廣記作古文經書，是也。

十四行卧，廣記卷一、卷八並作斗。○挾字誤，原作陜。○提，廣記作堤，是也。

四頁十一行像，疑當作襐，盛服也。十六行樓、稷、誤，南史作稼，宋史作曙。

五頁一行廣記十標目云、漢碑四。又有建寧元年相河南史君碑，在魯相孔晨碑上，有目無文。按二碑皆爲史晨立，說詳廣記。二行百戶吏卒、當依碑文作百石卒史。○又按，以年世考之，此碑必非鍾繇所書，說並詳廣記。四行顏勑、當作韓勑、說亦見廣記十。六行本當作王、廣記不誤。八行廣記標目下、魏碑二、無後魏正光三年碑。九行二年當依碑作元年，廣記同。此或據魏志改。○崇聖當依碑作宗聖，魏志同，此與廣記並誤。

六頁一行廣記標目云，附碑一。無劉茲碑。七行紹，當作詔。按武德九年太宗詔、乾封元年高宗詔及祭文並刻碑陰，其末別列一行云、儀鳳二年七月記功，蓋記碑文刻成年月，此以爲儀鳳祭文，誤矣。又按乾封祭文上尚有皇太子宏請立碑一表，此脫去，亦誤。碑文詳見廣記。十四行任要、廣記作任安。

七頁一行李文悅、廣記作李悅。十三行天津、廣記九作而失津三字，是也。

八頁二行至五行廣記九載此條云，魯宮城雉門之外曰兩觀，春秋定公二年，杜預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昔先聖云云，以下與此書同，無廟東南二里至相去一百步數句。按此以兩觀在魯城外，恐非是。六行三歲、廣記作二歲。按此本家語作三，是也。下文齊國公墓條誤作二。又上文亦多作二。八行魏穗、檀弓作曼音萬。九行四十里、廣記云五十里。

九頁六行五十里，廣記云五十五里。七行與顏母、廣記母作氏。案對叔梁言，不當稱母，廣記是也。本書上條亦作氏。○生先聖、廣記作休息焉。案論文義，亦當從廣記。十四行二十八年，廣記作三十九年，是也。○作春秋，廣記作春秋絕筆四字。十五行以標筆三字，廣記無。十七行魯記上，廣記有又有赤虹自上而下云云三十字，此書刪去，別見下文先聖墓條內。十八行又子路下有室字，與檢謁合。

十頁四行變相下，廣記有圖字，是也。五行又廟瓦作石。六行又廟東下有三里二字。○二尺作三尺。八行又木下有石字是也、史記家語皆可證。十五行又適衞下有注云，史記云高門。詩之臯門、魯國圖云稷門。十六行又無二里二字。

十一頁三行明帝，廣記作光武，是也、范書鮑永傳亦可證。七行此、當依范書作邪。九行伏、廣記作挾，是也，范書亦作挾。○案此節末，廣記仔注云，圖經載闕里在孔子廟東南二里，有門闕廢址雙立，舊城因名曰闕里。

十二頁九行子貢、當作子夏，此本禮檀弓篇，不得改經文。十行之字誤、原作子。

十三頁五行南下當有少東二字，見廣記九。下文商人尚右，正承此句言之。十一行永嘉元年、當作永壽三年，事見韓勑後碑。勑字叔節，碑文載廣記十二。○廣記九載此條，以石下有至唐以封禪石壇易之九字。十二行亭作先聖二代，兩壇之間，見廣記。十五行兩地當依廣記作兩府。

十四頁一行設、廣記作釋。○林前下有石橋二字。三行案、此楷木二字、乃子目也、當再低一格、與前各條標題一式、不當自亂其例。下並同。七行虛基、標題當再低一格、說見上。案、疑塚乃秦皇故智、終遭發露、適形其愚、聖人豈爲祖龍作傭乎。此疏蓋後人妄增、不足信也。八行西、廣記作北。十二行林字當再低一格、說見上。十六行扮、當作扮。雖離下、廣記有女貞五味四字。○貞廣上似當空一格。十八行四本、廣記作五本。

十五頁二行偶字誤、家作鍋。九行廣記十一卷標目云、後漢碑十一。案廣記所載孔震碑下別有孔彪碑、爲此書所無、說見後。又十九世孔扶碑與孔宙分列、通計之正得十一。此書合季將仲淵爲一碑、非也。十行劭上空格、當作韓、見廣記十一。十三行六年、廣記作元年。

十六頁二行二年、當作四年。震、當作虎。上元、當作元上。碑文見廣記。案、廣記十一卷末、又有建寧四年博陵孔彪碑目、此書不載、疑即一碑而誤分爲二。四行十九代、當作十九代。委將、當作季將。碑文見廣記。案孔宙碑、廣記標題稱太山都尉。六行宅圖二字、卷首未列目錄、應增入。九行之十行殿庭門、廣記作儀門。十二行注飛帛誤、當作飛白。

十七頁一行直廳下脫後字、廣記作廳後是也。又注日當作曰。三行注皇祐下脫元字、廣記有。十四行續添世系一類、卷首目錄未列、應增入。

十八頁五行案、廣記世次門、七代穿字子高、一字子順。八代謙、又名臧字子順、與此互異、疑牽涉而誤。七行騰上卷七頁作騰、廣記又作滕。八行子忠、廣記十代貞字子忠、與此微異。

又族孫門、襲爲長沙太傅生忠、似與此同。十行安國上當有子字、廣記云武生延年、安國是也。又族孫門、忠生武及安國延年、誤與此同。

十九頁十五行仁、廣記世系別錄門、十八代、與此異。十七行十九代、廣記豐、與此異。

二十頁五行完、原本缺筆作字。十五行下博、廣記作下傳。

廿一頁三行恬、廣記六卷二十四代、恢、朱祠部郎中。與恢名字一類、疑是同父昆弟。又此當下文二十五代倫、名亦同。十一行襲封二字未合、疑有類分列二代、恐有誤、俟再攷。

廿四頁一行德綸、廣記世次作德倫是也、碑文亦作倫。八行德紹、與上德綸疑是同輩、俟再攷。十行惠元、廣記六作惠玄。十八行言立、當作立言、見廣記六。

廿五頁一行贊、當作賚。郎愼字、廣記六、愼言、黃州判史。六行世次三年、廣記作十四年、非也。德宗建中止四年、或廣記本作四年、傳寫衍十字耳。當據此書訂正。十行春、當作脊、見上。

廿六頁九行狀元廣記六卷、德宇徽夫、咸通十四年狀元。總與經字形相近、疑一郎人。①十行繹、唐書有傳、又見廣記六卷、但言進士第、不云狀元。据此振、極、緟、緯四人皆兄弟行也、並占大魁、可見聖門科第之盛。

廿七頁七行農上脫司字、見廣記世次。

廿八頁二行廣記世次、延世子聖祐、封文宣公。無嗣、以同祖弟宗愿繼世。宗愿者、延澤

子也。仁宗朝、改封衍聖公。傳子若蒙。此書刪去宗愿、而以衍聖公之封爲自聖祐始、所紀似未備。

廿九頁十二行壎、當作撰、見上卷鄉官、亦見廣記九。十五行案、廣記世次自四十九代瑨下至五十一代元措、皆與此書異、蓋其時兗州已爲北土、彼所記者、皆金源封襲、而此書自載南渡後事也。

後序一頁六行案、祖庭廣記卷首載家譜舊引云、闕里令史許傳、議郎譚昱、此書脫四字、當據廣記補。

附補校

上卷七頁九行大會孔氏男子云云至節末、乃章帝元和二年事、廣記族孫門不誤是也。事見後漢書儒林孔僖傳可證。○案此條所引本范書孔僖傳、下條所引本章帝紀、卽一時事、當合爲一條。

十五行褒成侯下當有損字、亦見孔僖傳。又案十八代損、見廣記世次門、亦可證。下條賜褒成侯云云、卽此損不當複出。

十一頁十六行之十七行太牢、廣記卷十作少牢、今攷唐碑、正作少牢、廣記是也。此書改太牢、誤。廣記卷五引此事、作太牢、亦誤。案、廣記又引開元詔、云二京之祭太牢、州縣之祭少牢、尤其明證。

廿頁七行案、四十四代昜、字自牧、仁玉幼子也。祥符二年、以殿中丞知曲阜縣。詳見廣記世次、族孫、鄉官各門、又見本書鄉官及下卷世系、皆可證。此云四十五代、誤也。注云、名犯廟諱、疑避神宗諱頊之嫌。

廿一頁十行大父中憲、謝道輔也、其重修祖廟在天聖二年、見下三十五頁、當刪改。

廿五頁十一行以字上空格、當作疏、見廣記一卷。

三十五頁五行四十四代昜、字自牧、仁玉幼子。說已見上、此因名犯廟諱、故下條皆書其字。

三十六頁六行三年、當作五年。宋史孔道輔傳、子宗亮、慶歷五年知仙源縣。八年、孔彥輔代之。此及下條正與史合、廣記卷九鄉官門、宗亮誤作宗禎、當據此書訂正。案、宗亮、廣記族孫門作舜亮、此書下卷世系亦作舜亮、疑皆有誤。

下卷二頁六行原校云、背、一本作背。案、廣記卷九正作背、後漢書注亦同。十三行拆、廣記作拆。十六行案、魯人上、廣記有論衡及四字。

三頁四行禮樂、當作禮器、見史記孔子世家。

五頁六行孔晨、當作史晨、見廣記十。十三行金石萃編卷二十九題云、張猛龍清頌碑、額與文皆正書。碑云、猛龍字神囯、南陽白水人也。八世祖軌、晉涼州刺史、西平公。見晉書載記。猛龍仕魏、爲魯郡太守、郡人立碑頌之、因當日興超學校、故得列於孔林。正光三年、魏明帝詔之七年、梁武帝普通三年也。囯呼骨切、名字頗險怪。

六頁四行案、大業九年碑、金石萃編不載、此書但題撰書人名氏爵里、而無碑額、不知何故。當再查山左金石志、曲阜縣志等書。六行元聖、當作先聖、碑陰載祭文有云、先聖孔宣父、卽其證也。當時並無元聖之稱。十行案、開元二十八年碑、廣記十一有目無文、金石萃編亦不載。十二行案、咸通十年修廟記及奏牒、見金石萃編、廣記亦載其文、在咸通十年曹朔題記後是也。又案、本書自此碑以下、所列標目十行、時代先後錯亂無序、並當依廣記改正。十四

行案此下十行、廣記亦有目無文。金石萃編有兖公頌一碑、餘皆不載。十六行案、萃編卷八十五兖公頌有序、碑正書、額隸書。開元末、證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兖公。此頌與前文宣王碑皆縣令張之宏撰、互詳廣記。

十五頁十五行案、廣記十二卷孔彪碑文所紀歷官及立碑之年、與此條盡同。其十一卷末、亦有河東太守孔宏碑目、而不載其文。歐、趙諸家均不著錄、殊可疑也。

十六頁一行孔謙字德讓、孔融之兄、泰山都尉孔宙之子。碑文載歐公集古錄、廣記有目無文。十行注專切二字有誤。本訓當作本廟。○十二行後殿東廡、案、後字不當有、廣記無。十三行沂水侯下脫殿字、廣記有。

十九頁四行廣記族係門、安國生卬、卬生驩、吉。此書驩與吉分列十三十四兩代、未知孰是。

廿六頁十四行十六行昌明、昌彌、廣記六卷皆云四十代、與此異、蓋廣記誤也。

廿八頁十七行米、當作采。若采、見上卷三十頁。

校記

①一即人：當作「即一人」。

孔氏祖庭廣記

影印元刻本

金・孔元措　撰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金孔元措撰，影印元刻本。

元措，字夢得，生卒年月不詳。孔子五十一代孫。金章宗明昌二年（一一九一）襲封衍聖公，授中議大夫，賜四品勛，後敕兼曲阜縣令。金宣宗時授東平府通判，改太常博士、太常寺丞、同知集賢院。金末帝時授泰定軍節度使、兖州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後遷光禄大夫，晋太常卿。蒙古滅金，元措仍襲封衍聖公，曾上言太宗窩闊臺整理禮樂。元太宗十一年（一二三九）奉召進京，使與金朝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整理練習禮樂，并於東平造樂器、製冠冕法衣、鐘磬筍笋等儀物。後召樂人至日月山試奏於帝前，遂獲準用以祭天。元朝禮樂，多由元措議定。

是書撰成於金正大四年丁亥（一二二七），左丞張行信爲之序，鎸版於南京。此本則蒙古壬寅年（一二四二）元措歸闕里後開雕之本。據元措序稱，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曾纂集孔子事實及後裔各支世系，刊板印行，於是有《孔氏宗譜》一書。四十七世孫孔傳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摘拾遺事，先成《闕里祖庭記》一書。因值建炎之際，不暇鏤行。後又以舊聞，重加編次，題名《東家雜記》，布之天下，於是《闕里祖庭記》與《東家雜記》二書并行。但金元之際，因遭兵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文籍多散亡。元措悼斯文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考，於是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本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爲一編。并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是書亦并文而録之。

宋元以前孔氏譜牒，多已亡佚，今之存者唯孔傳《雜記》與此《廣記》而已。是書大抵因《孔氏家譜》、《闕里祖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并録林廟歷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孔子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十二卷。舉凡孔庭事迹、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皆并列於一編，粲然完備，誠爲考證孔子事實、孔氏源流、孔庭規制、闕里遺迹以及元代之前崇祀典禮之重要資料。此本原刊於蒙古太宗之時，向爲藏書家寶貴。末有錢大昕、孫星衍、黄丕烈等名家題識，對於討究版本亦極有價值。

孔氏祖庭廣記引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聖德宏博、殆有不可揜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州軍州事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乎有家譜。尚與講求以俟佗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知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　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士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為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口散没、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封世嗣、悼斯文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考、廼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益二書、合為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録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行、無有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為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脩身慎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

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襲封衍　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孫元措謹記。

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訖功

太學生介山馬𦶏畫像

禮官業進士浚儀王柔立校正

禮官業進士中山靳唐校正

太常寺太祝日照張簪校正

集賢院司議兼太常寺奉禮郎權博士古燕馬遂良校正

惠民司令兼太常博士富平米章校正

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太常丞五十代孫元措謹續編

孔氏祖庭廣記引

古之君子皆論譔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爲君子。故

素王之孫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稱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贏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疊璧，輝映今古，於乎休哉！

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于將來，傳之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祭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

崇奉

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于篇，粲然完備。於

國則

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於家則高曾祖考保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

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

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欽衽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彫朽，爲之題辭焉。

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

祖庭雜記舊引

四十七代孫朝散大夫知邠州軍州事借紫金魚袋傳撰兼編類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族，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竊嘗推原譜牒，參①政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從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枚陳而列數。以至騐祖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趾，淪没於春燕秋草之中，魯尚多有之，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觀覽焉。時宋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戊午，曲阜燕居申申堂記。

四十九代孫承事郎行開封府祥符縣主簿　璦　重編。

家譜舊引

家譜之法，世次承襲一人而已，疎略之弊，識者痛之。蓋　先聖之没于今一千五百餘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即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諱融、蘭臺令史諱僖、議郎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内，至卿郡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遂以舊譜命鏤板用廣流傳。或須□求以待他日。實宋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事，兼管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翰謹題。

校記

①政：疑當作「攷」。

孔氏祖庭廣記目録

舊書 家譜幷雜記分三卷門類一十八計五百四十三事。
新書幷世次添九卷於舊書內纂出門類五刱增門類三
計二百九十七事分一十二卷類二十六門計八百四十事。

圖本 刱添十二
聖像小影 憑几 乘輅 已上說文載第八卷
尼山 已下說文載第九卷 防山 顔母山
林 宋闕里廟制
金尼山廟制 金闕里廟制
手植檜 魯國圖

卷第一
先聖追崇 聖號 世次
舊事二百九十 續事三十八

卷第二
新編門類
崇奉詔文
舊詔文十一 續詔文七

卷第三
新編門類
崇奉雜事
舊事六十 續事一十五

卷第四
新編門類
林廟親祠
舊事六 續事二
新編門類
學廟親祠 皇太子附
舊事五 續事二十五

卷第五
新編門類
祭祀雜事
舊事一十八 續事一十九

卷第六
刱增門類
族孫 四十六人
世系別録 八十六人
計一百三十八人

卷第七
澤及子孫
舊事三十五 續事六

卷第八
姓譜 先聖誕辰諱日 毋顔氏
娶幷官氏 先聖小影 給灑掃廟戶
舊事二十一 續事五

卷第九

御官　廟中古跡　廟外古跡

林中古跡　廟宅

舊事五十二　續事一十五

卷第十

廟中古碑上

舊碑名數九　搠增全文七

卷第十一

廟中古碑下　林中古碑

舊碑名數三十四　搠增全文一十二

卷第十二

搠增門類

族孫碑銘

舊碑名數二　搠增碑文三銘一

孔氏祖庭廣記目録終

編類檢閱書籍

周禮　左傳　禮記　家語　史記　前漢

漢紀世孫　後漢　三國志　晉書　魏書　宋書

南史　北史　南齊　北齊　梁書　周書

陳書　隋書　舊唐　新唐　開元禮　唐會要

通典　五代史　宋會要　續宋會要通鑑長編　編年通載

長安志　大金儀禮纂修雜録　國朝集禮

國朝續集禮　專條　世家善書

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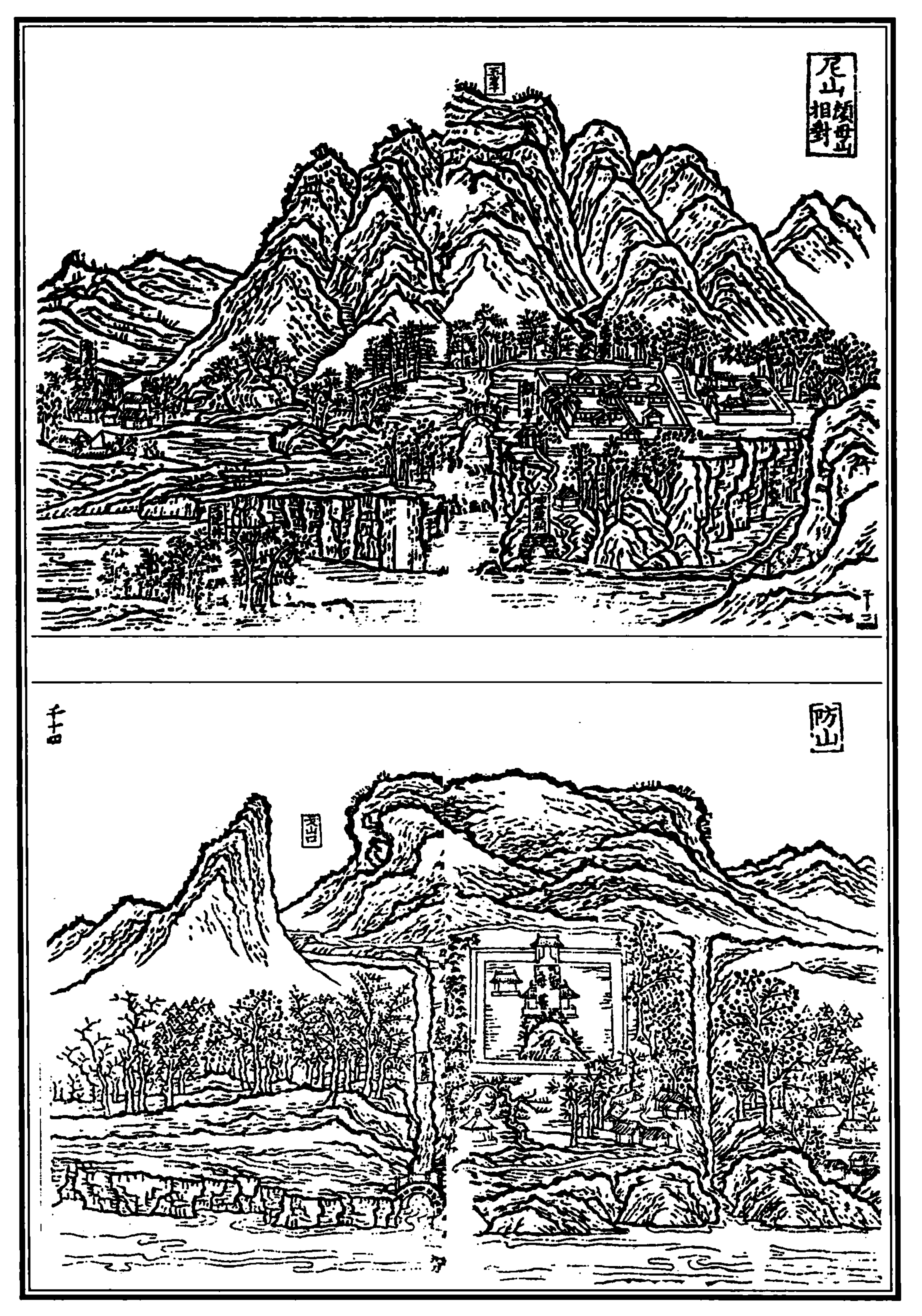
顔子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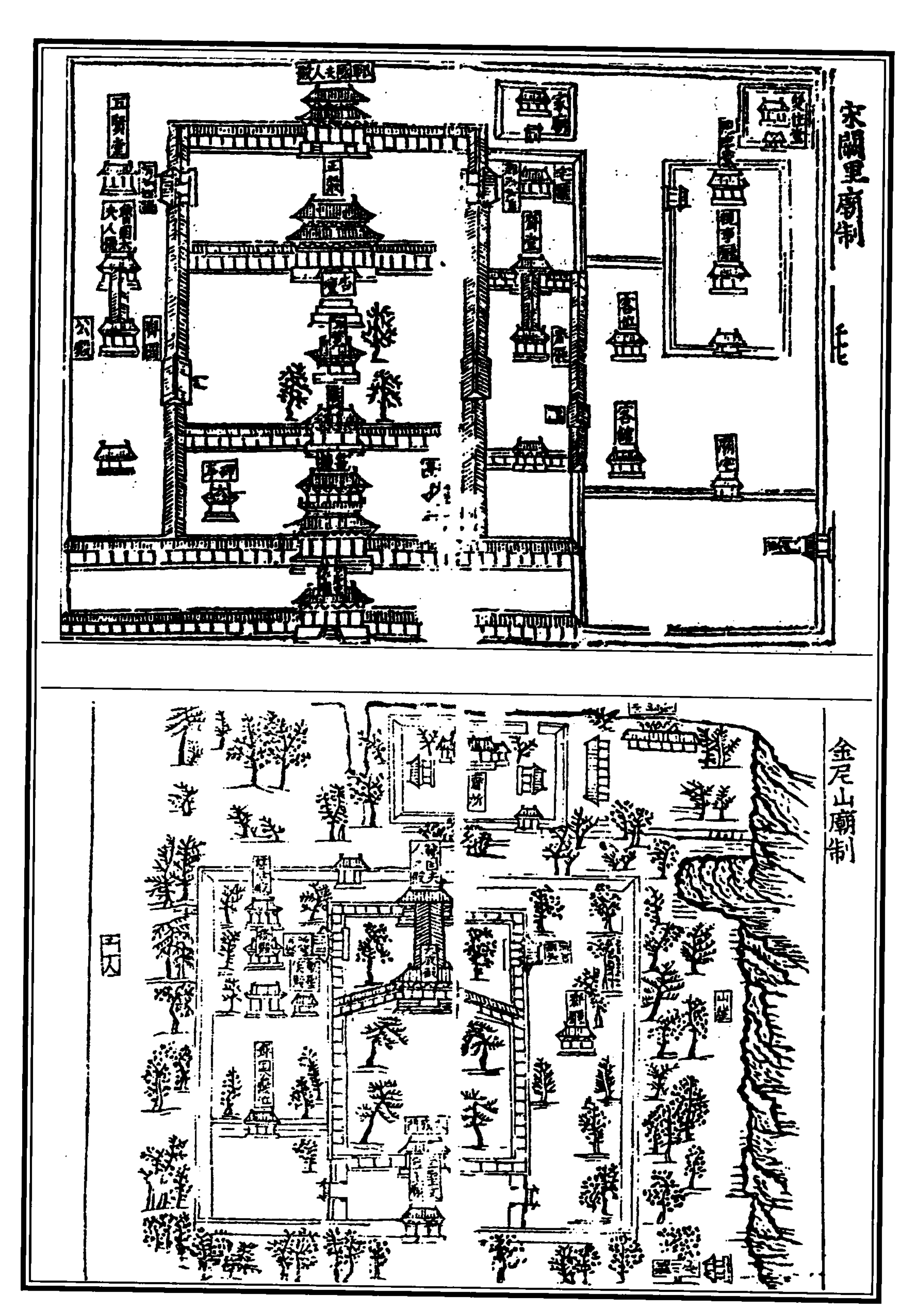
憑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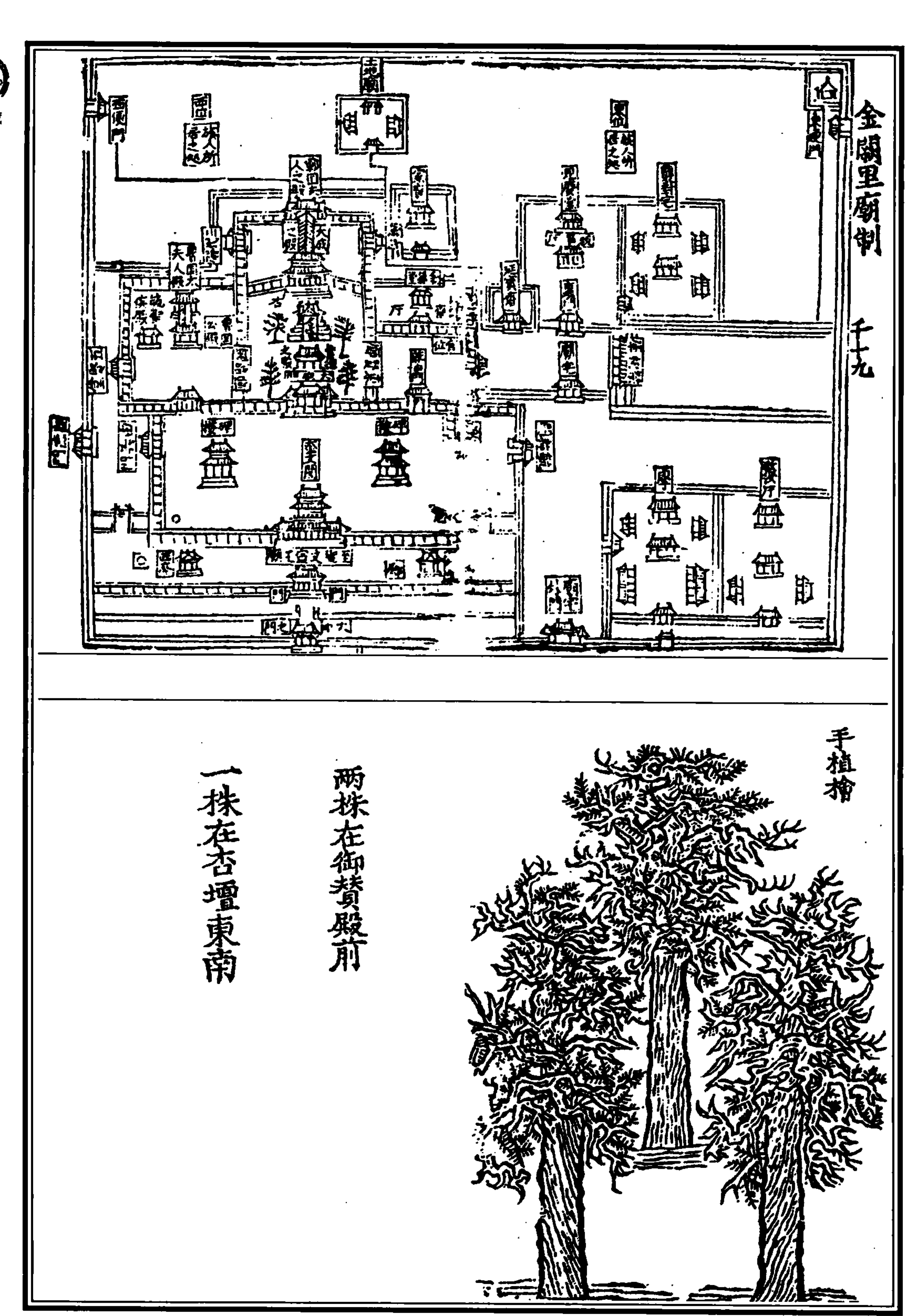
乘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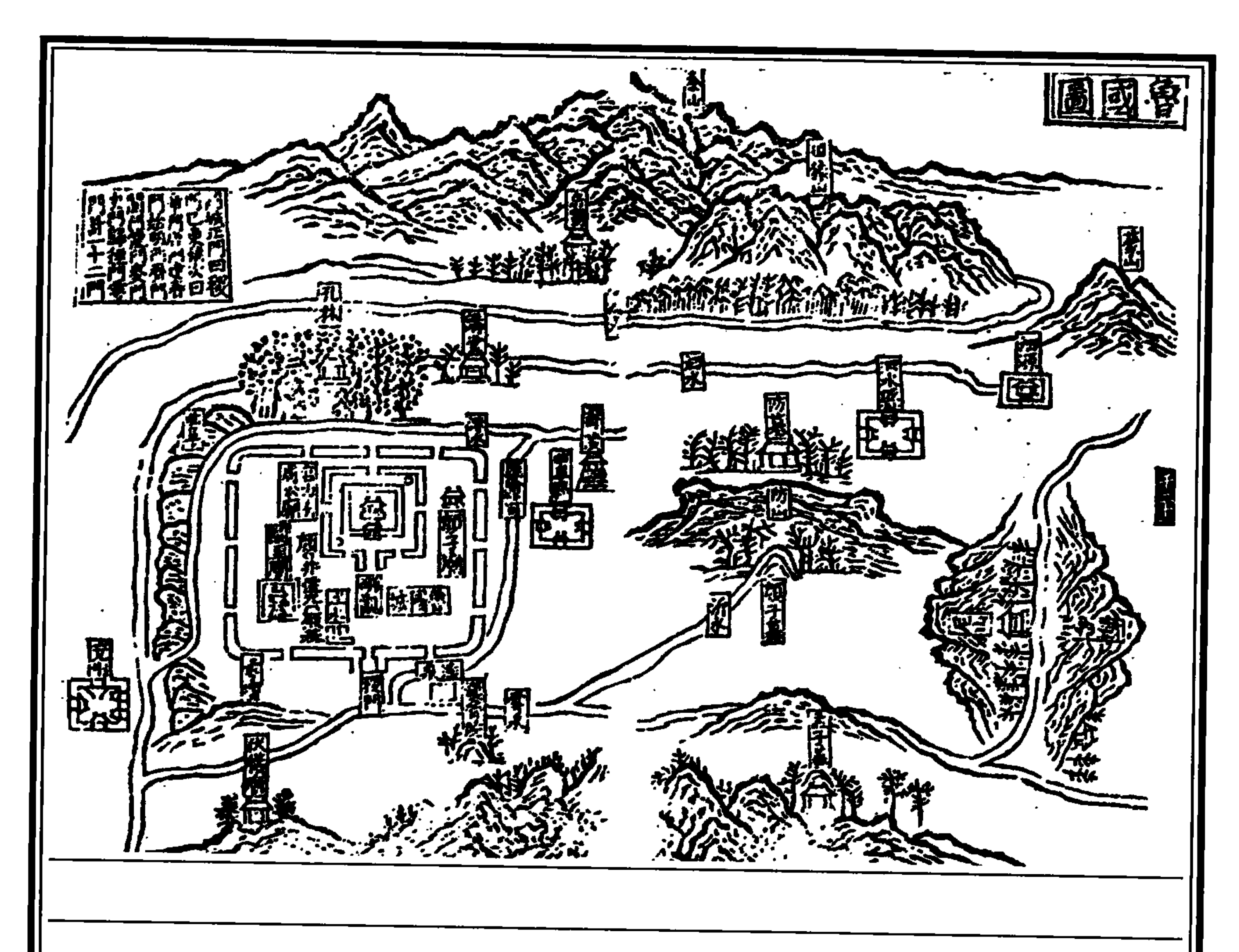

尼山顏母山相對
五峯
十三
防山
十四



顏母山尼山祖對


宋闕里廟制
尼山廟制


金闕里廟制
手植檜
两株在御賛殿前
一株在杏壇東南


魯國圖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一

先聖

至聖文宣王、魯曲阜昌平鄉闕里、其先宋人也。世本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魯、為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繼嗣、遂娶顏氏、禱於尼山、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丘、字仲尼。二歲紇卒。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龍蹲、立如鳳跱、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駢脇[①]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注頭隆鼻、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帝唐、其顙似帝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有大聖之德。生於周末、討周之年、當靈王二十一年、生敬王四十一年、薨、不當文武之時、故曰周末。古史云、孔子學極天人、道窮祕奧、龜龍銜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庖犧黃帝之能、唐舜周公之美。孟軻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一人而已。魯大夫孟釐子病、誡其嗣懿子曰、孔子、聖人之後、吾没、汝必師之。蓋謂商湯之後也。年十九、娶宋國并官氏女、生伯魚。魯昭公以雙鯉賜之、榮君之賜、因為名字伯魚。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九年、始為邑宰。十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十四年、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去魯凡十四歲、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乃歸、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次彖、繫、象、說卦、文言、韋編三絕。教弟子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博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焉。及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而作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麟見而天告夫子將士徵也。孔子病、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子貢請見、曰、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晚也。孔子因嘆曰、太山頹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後七日薨、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葬於魯城北、泗水為之却流。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者六年、然後去。弟子於廟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歲時奉祠於冢、子孫嗣襲不絕。

追崇聖號

魯哀公命　先聖曰尼父其誄云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㷀㷀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後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　先聖為褒成宣尼公。

和帝永光四年封為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文聖尼父告謚孔廟。

後周宣皇帝大象二年三月丁亥詔進封為鄒國公。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　夫子為先聖。

十一年詔尊為宣父。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三十日追贈為太師。

則天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封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追謚為　文宣王。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戊午朔詔加謚曰玄聖　文宣王。（春秋演孔圖曰孔子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次為稱。）

五年十二月壬申詔改玄聖文宣王為　至聖文宣王。

世次

二代鯉字伯魚學通儒術魯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年五十卒葬　宣聖墓東　宋崇寧元年追封為泗水侯其制曰孔氏之道萬世所尊鯉實嗣之親聞詩禮魯堂從祀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

三代伋字子思博綜古今有亞聖之才魯穆公師之兼孟軻之徒數百人穆公謂伋曰千乘之國欲以為友何如伋曰古之人有道者事之豈曰友乎孟軻聞之歎曰求之為友尚不可況召之乎穆公又以鼎肉遺伋伋不悅曰今君以犬馬畜伋也□欲以伋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濫寵遮相傾難不□德訓乃嘆曰若作國相不得行吾大道則乃為相之恥故不受謂穆公曰臣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自此乃適衛值縣子問禮焉又魯人曾申問何不仕伋曰道若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而有屈已以富貴者恐不如亢志而貧賤於是在衛衣縕袍無表二旬九食陳子方遺以狐白裘恐其不受即言曰吾與人物如棄之耳伋辭曰吾聞棄物於溝壑不肖者受之今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魯雖師之不能委以國事嘗著書曰中庸表記年六十七葬祖墓東南生白　宋崇寧元年追封為

沂水侯、其制曰、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爲中庸、萬世尊仰。眷惟魯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

元豐五年、傳母兄若外監修祖廟、因嘆曰、祖伯魚子思、恢闡聖道、皆有功於世、而未有廟像、誠吾家之闕典。乃輟已俸、立祠堂、塑二祖像。

四代白、字上。②通習羣書、又善兵法。方值戰國、諸侯以兵相尚、齊威王召白爲國相。生求。

五代求、字子家。通習儒道、有遁世之志、楚召不仕。葬祖墓東北。生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生穿。

七代穿、字子高、又曰子順。博學、清虛沉靜、有遁世之志、楚魏借召之、不仕。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蘭言。年五十一、葬祖墓南。生謙。

八代謙、又名斌、字子慎。仕魏、爲安僖王相。秦莊公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子鮒。

九代鮒、字子魚。好習經史、該通六藝。秦始皇幷天下、分爲三十六郡、召爲魯國文通君、拜爲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是時鮒知秦將滅、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後爲楚王太傅。卒於陳下。三子、長子、諱字舊書不載。中子貞、幼子彥、事高祖爲將、有功、封蓼侯。子成嗣。

十代貞、字子忠。該習古今、有高尚之志、徵爲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生武。

十一代武。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生延年及安國。

十二代延年。博覽羣書、無所不備。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葬祖墓北。生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司經、遷詹事、爲高密相、是時諸王相在郡守之上。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實封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居長安。霸爲人謙退、嘗辭祿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廼止、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年七十二、終於弟。上素服親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次子捷、捷弟喜、皆列諸曹校尉。少子光。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葬祖墓北。生房。

十五代房、封關內侯。生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敦篤好學、恬淡有大才。爲尚書郎、言辭清辯、奏對成章。平帝元始元年、封魯國褒成君、食邑二千戶。王莽篡位、拜爲太尉、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生志、均。弟奮、字君魚、武都太守。

十七代志。後漢光武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户。謚爲元成侯。生損。

十八代損。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封爲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守褒成侯助祭焉。後永元四年、徙封損褒亭侯。生曜。

十九代曜。襲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户。生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户。早亡無嗣、取母弟之子羡繼世。

二十一代羡。魏黄初元年、拜奉議郎、又封宗　聖侯食邑一千户奉祀、葬祖墓南。生震。

二十二代震。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奉　聖侯、拜太常御黄門侍郎、食邑二千户、年七十五。生嶷。

二十三代嶷。晉襲封奉　聖侯、食邑二千户。生撫。

二十四代撫。晉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　聖侯、爲豫章太守、食實封一千户。生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　聖侯、又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户。年六十一、葬祖墓西。生鮮。

二十六代鮮。恢廓有大度、好學善誘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　聖侯、又改封崇　聖侯。生乘。

二十七代乘。博學有才藝、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　聖大夫、食邑五百户。生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增封崇　聖侯、食邑一千户。生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　聖侯、食邑一千户。年五十八、葬祖墓南。生渠。

三十代渠。襲封崇　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改封恭　聖侯、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户。生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户。年六十四、葬祖墓西北。生嗣哲。

三十二代嗣哲。隋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　聖侯、食邑一千户。十二年、授吴郡主簿。帝崩揚州、由是歸魯。年七十、葬祖墓西。生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改封褒　聖侯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户。　則天天授二年十月二十日、賜德倫勑書及時服。年七十一。生崇基。

三十四代崇基。證聖元年、襲封褒　聖侯。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璲之。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　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邵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制曰、朕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

至教褒奬後嗣、所以美前烈。褒　聖侯璲之纂承睿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憑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祕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至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文宣公、兼除兖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户。生萱。

三十六代萱、兖州泗水縣令、襲封文宣公。生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十四年、襲封文宣公、轉青州司兵參軍。時遭叛亂、陷於東平。生惟晊。

三十八代惟晊、憲宗元和十二年、東平兵解、歸魯襲封文宣公、奉祀。年六十五、在祖墓東。生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年五十七、葬祖墓西南。生振。

四十代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祕書省校書郎、歷水部員外郎、實封百戶。年七十四、葬祖墓北。生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以任南陵縣尉、授廣文博士、又兖州司馬、賜緋、除祕書郎、累宰曲阜、實封百縑。年六十、葬祖墓西。生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昭宗天祐中、授泗水縣令、陵廟主。年四十二、葬祖墓西北。生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斷。九歲、任曲阜縣主簿、兩考滿除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儒廟、及謁孔林、召對數刻、面賜章服白金雜綵、復授本縣令、兼監察御史。終於任所、年四十五、葬祖墓東。贈至兵部尚書。三子、曰宜、曰憲、曰勗。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幼而聰晤、懮情典籍。十歲能屬文、加以厚重宏博、未嘗狎小兒曹。十九、舉進士未第、然不惰其志、而怠於學。方謀再上、俄鍾家禍、哀毀聞於鄉曲。乾德間、拜章闕下、引家門故事、特勅授曲阜縣主簿。秩滿赴調、授黄州軍州推官。時方平吴地、扼江岳咽喉、乃至參預兵機、贊成時務、皆賴於宜焉。受代而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監星子鎮稅。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為軍。朝議以為戶口少、且外為縣、遂命就宰之。政成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以言忠行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決奉公、可稱明王之用。伏望擢居朝列、委以事權、苟有疎遠、臣甘連坐。尋入覲、乃執所著文賦。上覽之甚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家世有如此者乎。特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其誥略云、朕以　夫子之聖、其道猶天、睠彼商孫、宜其嗣襲。况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於東宮、俾增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通判高密

郡。是時帝方命大將作恢敞儒宮，命內侍高品、殿直各一人、內品二人監督。功役告成，立碑於廟，以紀其事。宜上表進方物以稱謝。詔荅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尊，當予治定之初，特展崇修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脩貢輸，慶茲輪奐，省閱嘉獎，不忘於懷。自高密歸闕，遷殿中丞，遇北鄙不寧，王師問罪，宜因督轄饋運，臨含刃之急，固守朴忠，陷於邊境，歲實雍熙三年也，年四十六。宜自為政臨民，不喜刑法，故綽綽有善人之譽。復友愛於兄弟，至於飲膳不偕坐，則未嘗悅懌。訓導諸子，必委順而言之，喜怒不形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優游翰墨，其所著述，多播誦人口。有子三人，長曰延世，次曰延澤，咸平三年進士登科，次曰延渥，因東封駕幸儒廟，賜同學究出身。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魁梧有大度，博學，善於吟詠。雍熙三年，因父沒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縣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後叅調授許州長葛縣令。至道三年閏七月五日，真宗諭宰臣曰：先聖及十哲七十二賢，宜令重加綵繪，仍咨訪 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曰：有嫡孫延世，見任許州長葛縣令。詔與除曲阜一官，使主祭祀。是年九月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為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詔本路轉運使、本州長史待文宣公以賓禮，仍留三年。十一月內，又准尚書劄子，抽赴闕，召上殿，訪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封文宣公，面賜束帛、中金器物，及賜太宗御書并九經書，乃重給祭器。後卒於任所，年三十八。生聖佑。舊編家譜所載月日先後不同，故兩存之。

四十六代聖佑，年十一，景德四年八月十九日，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五日，詔封祀日，賜令衣綠，次京官陪位。□注：初，上謂宰相王旦等曰：宣尼孫聖佑止有出身，未霑命服，難列班次，故特命焉。 授奉禮郎，尋知曲阜縣令。四年，以聖□□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出納之務，後為光祿□□③。天禧五年二月，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卒於家。無嗣，以親堂弟宗愿繼世。

宗愿，字子莊，贈諫議大夫延澤之子。睦族和孝，潔誠於祭祀。寶元二年九月，為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兼管勾 文宣王廟。仁宗至和二年三月丁卯，詔封 孔子後衍 聖公。初，太常博士祖無擇言： 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襲封文宣公。按前史， 孔子之後襲封者，在漢、魏曰襃成、襃亭、崇 聖，在晉、宋曰奉 聖，後魏曰崇 聖，北齊曰恭 聖，後周及隋並封以鄒國，唐初曰襃

聖、開元祇追謚　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仍下兩制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其制曰、　孔子之後、以爵號襃顯、世世不絶、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爵爲襃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均爲襃成侯、始追謚　孔子爲襃成宣尼公。襃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而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　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襃　聖侯、爲嗣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採羣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正□④、□於義爲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興。宜改　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生若蒙。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授仙源縣主簿、襲封衍　聖公。熙寧元年二月四日、以若蒙爲沂州新太縣主簿、襲封奉　聖公。生端友、端操。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白身授朝奉郎、直秘書閣、襲封衍　聖公、管勾祀事。誥曰、　至聖文宣王四十八代孫端友、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絶者也。惟爾　文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榮。宣和三年十一月、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關陞、以示崇奨。誥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法其言、尊其道、舉以爲治、猶以爲未也、又録其後裔、以襃大之。爾　先聖之系、效官東魯、積有年矣。通籍金閨、陞芸華閣、以示崇奨。汝尚勉哉。

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友弟端操之子。廢齊阜昌二年、補迪功郎、權襲封、管勾祀事。天眷三年卒、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生拯及摠、贈榮禄大夫。

五十代拯、字元濟、璠之長子也。

金

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者洛、　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⑤長男孔拯次當襲封、照依天眷官制、合除文林郎、合封衍　聖公。自古襲封、不限年齒。奏奉勅旨、准奏行。時年七歲、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管勾祀事、終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在⑥祖墓西南。無嗣、弟摠繼世。

摠、字元會。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管勾祀事。至二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召赴
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於是特授曲阜縣
令。襲爵之後、嚴緊[7]祭祀、敦睦親族、一日即仰瞻
廟庭、私自言曰、生爲子孫、而繆當嗣職、坐觀隘陋、
寧不愧乎。乃親率佃户之東山、採伐良材、增崇林
廟、尼山、防山殿當[8]廊廡五十餘楹。明昌元年卒、五[9]
十三、贈光禄大夫、葬 祖墓西南。碑見碑文卷後。昔年歷
四十、雖得數子、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儼然、告
曰、今此非爾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是爾子
矣、當名元措。後如其言、遂以所告名之。次子元紘。
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揔之長子、年十一、
章宗明昌二年四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管
勾祀事。特旨令視四品。其誥云、 聖謨之大、遺
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
家之有人。 文宣公五十一代孫元措、秀阜沂祥、
清洙流潤。芝蘭異禀、蔚爲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
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踐世爵之封、
仍旟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将振耀於斯
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
三年四月、奉 特旨、襲封衍 聖公孔元措、然已
令視四品、其散官係入品、仰超授中議大夫。已後
襲封並准此例。明年、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勲、
封。其誥、
夫子既没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
以公其爵、頒散階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
是以興百世之曠典、峻五品之華資。以爾有成人
之風、継将聖之後、當佘定格[10]、會爾踐封。噫、廟貌存
焉、克謹歳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禮之傳。學有
餘師、蓍将終譽。
明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章宗親行郊禮、召赴 闕侍 祠、位在終獻之次。
承安二年二月、 勑襲封衍 聖公年及十七、兼
曲阜縣令、仍世襲、不得别行差占。於是世襲曲阜
令。
宣宗貞祐二年、 車駕巡幸汴京。七月趨赴 闕
下、時方丁母憂、三年七月起復、遥授東平府判官。
初、有旨授東平府判、俟来春[11]令、尚書省奏、若擬正
授是職、緣目今多事之際、未赴闕、恐曠廢本職事
務、有無姑且遥授、至春乃正授、令往曾勾祀事。兼
元措見丁母憂、有無特恩起復。於是遥授、仍起復
焉。十月二十五日、 上曰、東平府判元措、與隨
朝除授。平章高琪奏曰、可。有旨、初與職事時、 我
曾尋思、待與隨朝職事来、爲汞多勝奏、 孔聖
墳塋見在河北、若與本人隨朝、恐廢祭祀。可與附

近州府職事，以此不得已與了東平府判。我思目今士冠未寧，若謂廢祭祀，與河北職事，儻因而被害，却是絕了 聖人之後，求廢了祭祀也。如今與隨朝職事者。遂授太常博士。其年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也。興定三年，秩滿復任。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十一月，授同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正大二年三月秋，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四年，秩滿復任。六年十二月，又任前職。至天興元年八月，通歷三考，九月一日，改除遥授太定軍節度使、兖州管内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興二年正月，遷光禄大夫，事⑫改太常卿。

校記

①「膺」字上闕字，據《東家雜記》卷下，當是「參」。

②字上：據《東家雜記》卷下，當作「字子上」。

③闕字，據《弇山堂别集》卷三九，當作「寺丞」。

④稽正□□：據《東家雜記》卷上、《雞肋編》卷中、《新安文獻志》卷一，此句當作「稽古正名」。

⑤令：當作「今」。

⑥在：據上下文例當作「葬」。

⑦緊：據《闕里廣志》卷二當作「潔」。

⑧當：據《闕里廣志》卷二作「堂」。

⑨「五」字前當脱「年」字。見《闕里廣志》卷二。

⑩此句疑有誤。

⑪此句疑有脱誤。

⑫事：據《闕里廣志》卷二當作「尋」。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二

歷代崇奉詔文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詔。備見碑文。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冑子雖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絶、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　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　先廟地、特為營建、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學殘毀、幷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　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幷種松柏六百株。

世祖孝武皇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

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志待旦。可開建　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南齊世祖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曰、

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敩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　聖之爵、以時繼紹。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戊申、詔曰

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

梁敬皇帝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

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烝民、制禮作樂、道冠群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①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　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簋簠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　聖後、幷繕廟堂、祗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東魏高祖孝文皇帝延興二年春二月乙巳、詔曰、

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隅非所、致令祠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犧牲粢盛、務盡豐絜、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周宣皇帝大象二年二月丁亥、詔曰、大德之後、是稱不絶、功施於民、義昭祀典。

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大聖之運、載弘儒業、式叙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陳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志[2]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和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笥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

隋煬帝大業四年冬十月丙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玆素王、而頹山之嘆、忽踰於千祀、至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　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録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與若　宣尼、天姿叡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玆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途、經曲阜、親祠廟、贈　先聖爲太師。制（備見碑文。）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　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嗚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

光靈益彰、雖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
謂何。　夫子既稱　先聖、可追謚爲　文宣王。令
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　聖侯、改封嗣　文宣公。
昔周公南面、　夫子西面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
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
諸州、　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門人
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
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
宋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賜中書門下詔曰、王
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
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
於鴻烈。　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
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
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
欽承命曆、罔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祗
若元符、告成喬岳、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墻。
躬謁遠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
寅。是用徵簡冊之文、昭聰睿之德、聿舉追榮之禮、
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
示朕志。宜追謚曰　玄聖文宣王。
是月二十七日、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載懷
先聖、實主斯文。矧　仲尼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

曲阜奉祠之地、廟貌攸存。將申欵謁之儀、用表欽
崇之至。宜取十一月朔幸曲阜縣、備禮躬謁。
十一月二日、封　文宣王　父叔梁爲齊國公、　母
顏氏爲魯國太夫人。制曰、朕以祗陟岱宗、親巡魯
甸、永懷　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
崇備至。唯降靈之所自、亦錫羡之有初。像設具存、
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　叔梁宜追封齊
國公、　顏氏宜進封魯國太夫人。遣都管③員外郎
王勵精虔祭告。又伯魚　母幷官氏追封鄆國夫
人。制曰、朕時行魯郡、躬謁　孔堂、顧風教之所尊、
擧典章而旣渥。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
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榮、垂厥方來、
式昭遺範。　幷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
遣官詣曲阜廟祭告。
二年、敕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
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告成、
回鑾欵謁、期清風之益振、擧縟禮以有加。式洽誨
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御製
書與九經書、幷正義釋文及器物等、並置於廟中
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本縣令佐等同
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汚。
此敕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是年五月一日、詔、朕乃者封山禪社、昭列聖之鴻休、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還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粹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溟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賜其寵榮、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 先聖之名、與廣嚴師之禮。兼朕親爲製贊、以奉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仍命宰寮、分紀遺烈、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兩制、尚書、丞郎、待制、直館閣、校理分撰贊以聞。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二

校記

①目：當作「自」，見中華書局本《梁書·敬帝紀》。

②志：據中華書局本《陳書·後主紀》當作「忘」。

③管：當作「官」。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三

崇奉雜事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即闕里先聖之故宅、而先聖立廟自此始也。

前漢元帝初元中、下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先聖。

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

魏文帝黄初元年、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宇、以居學者。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十月、詔建仲尼廟、制同諸侯之禮。

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立先聖廟。

元帝初為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廩餼。帝工書善畫、自圖畫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

後魏高祖太和十三年、立先聖廟於京師。

陳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詔修復先聖廟。

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先聖廟於國子監。

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建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以顔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尊孔子為先聖、以顔子為配。

高宗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氏等二十一人與顔子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顔子、左氏為從祀。據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顔子、夫子、玄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奥説、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唐舜、憲章文武、弘至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師。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乾封元年、皇太子弘請立宣聖碑。進表。備見碑文。

睿宗太極元年、親製先聖賛曰、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命刻于石。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仍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旹作詩云、夫子何為

者、棲棲一代中。地鄰鄒氏宅、住近魯王宮。嘆鳳嗟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相同。

宣宗大中五年、國子祭酒馮審奏 文宣王廟始①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竊政之日、題大周二字、請削去。從之。

宣宗置右宮城承慶門、其內曰承慶殿。百福殿之西有內 孔子廟。

宋 太祖建隆三年、詔 文宣王廟宜准儀制令、立戟一十六枝。撰 宣聖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唐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四年四月、駕幸 文宣王廟、閱土木之功。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御便殿、顧謂近侍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群祀、惟魯之 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乃詔大將作恢敞儒宮、命內侍高品殿直各一人、內品二人、監督。工役告成、以紀其事。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以太牢祭 文宣王及十哲、七十二賢、鄒邑孔大夫、宣尼 母顏氏、諸從祀先儒。又賜御製書贊、若夫捡王尼山、回輿闕里、緬懷于 先聖、躬謁于嚴祠。以爲易俗化民、既仰師于彝訓、宗儒重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聖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實懋、其用允臧。外中既畢、茂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命御書院模勒刻石。及賜兗州曲阜縣廟九經書疏、釋文、三史各一部、令本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製書百五十卷、及銀器八百兩、仍以經傳賜兗州。

二年、遣入內內侍省殿頭張文質賚敕太宗皇帝御製書百五十七軸、并內降金鍍器物、九經、三史及疏、釋文、及昨赴 文宣王廟祭祀器物、金鍍銀香爐、香奩并香藥、緋羅銷金帕、黃複等、其賜書仍令本州選儒生講說。

二年、賜曲阜縣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

三年六月、入內供奉官周懷政等言、曲阜縣廟碑并石壁磨礲就、望以御製贊并群臣所撰贊刻於壁。從之。

真宗天禧二年五月、敕委本州於本城內選差兵士四十人、負察一名、於本廟巡宿守把、防護官物。并委轉運司於轄下州軍有衣甲器械處、約度合消分數、支與本廟。

五年、命轉運司支破官錢、差撥兵士工匠、修完本廟。

及於　夫子之後，選差朝官一人監督工役。是時
傳大父中憲方任太常博士，被選，因乞封禪行闕
餘材，皆椽樟梗梓之屬，自是殿宇益加洪麗。
仁宗初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與謁　先聖。
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慶曆八年，四十五代孫彥輔爲曲阜宰，被旨監修
祖廟，奉安　齊國公像。尚循舊衣冕服，乞正公命
九章之服。魯國太夫人與　齊國公同殿，乞遷
於後殿奉安。累賜三聖御製、九經三史而無諸
般書籍，乞賜全監書，並從之，仍命弟子以下禮數
未備，並依禮圖改正，以稱崇儒之意。
嘉祐六年，賜御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牌至廟
日，設祭奉安，仍賜御製表祭文曰：維嘉祐六年歲
次辛丑三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皇帝名御謹遣兗
州通判田洵，敢昭薦於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
難明，誠明易窠，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
德莫二。教行萬世，儀比一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
遐瞻牆仞，逖仰門庭，奮于飛染之蹤，新茲標榜
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蓋申崇奉。仰
惟降格，遥異鑒觀。尚饗。帝初寫牌、巾櫛而書，其
尊崇聖道如此。是時傳先公文清先生宰鄉邑，
因進詩百韻稱謝，轉運使秘閣校理張師中亦

進賓奎耀文歌，降詔獎諭。
神宗元豐元年十月，詔兗州常以省錢修葺　宣聖
祠廟。先是，州縣憚於申請，廟久不修，榱棟傾落，人
不堪憂。至是始獲完葺，祠宇一新，以省錢修，遂爲
定制。
五年十一月，賜度牒三十本，給兗州修　先聖廟及
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匠。運司奏四十七代孫沂
州新太縣令若升監修。
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
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楊雄、韓愈以世
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閒，並封伯爵。
準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敕中散大夫、鴻臚卿孔宗
翰奏：今有管見，雖干臣本家之事，上繫朝廷典
禮，開陳如後。
一、臣伏見先臣　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自西漢
以來，有褒成侯之國、魏晉以降，又有奉　聖、崇
聖、恭聖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或以百縑奉祀。
聖朝。祖宗以來，益加崇奉。眞宗東封禮畢，親謁儒
廟，眷遇隆厚，恩禮備至，貴道之美，冠映古今。然
名有未立，必待聖朝而正之。蓋襲封跡爵，本爲侍
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且承襲之人，皆取嫡
長，父死子封，不必有德。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

祖堂。以至於法度不修、庭宇頽獘、恬不爲怪、魯人傷之。欲乞特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今後不使襲封之人兼領他職。乃乞別立請俸、終身使在鄉里。如此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祭祀、敦睦親族、上以裨聖朝風化之美、下以爲衰宗家世之幸。

又臣寮上言、切以魯中 孔子廟貌、國家之所常敬、然而錫田之數不足以賙族人、襲封雖存、未免事奔走、甚非所以尊崇之意也。方朝廷日新盛德、推奬名教、仰惟 先聖宜極尊崇。伏望聖慈明詔有司、講求典禮、增錫土田之數、別異世襲之人、使天下四方、知朝廷尊崇之意、而於聖化、豈小補哉。伏候勅旨。奉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聞奏、付禮部施行。本部看詳、前代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孔子之後、優賜田邑、然未嘗明立制度、故承祀之禮、有時而盛衰。國家褒崇 先聖、日益隆厚、貞宗嘗賜經史於其家、使兗州擇儒生講授、有以見祖宗尊奉 聖祀、度越前代。今衆官參議、合依所請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貴道之本厚矣。伏候勅旨。

一、合襲封人、與除已有料錢寄祿官、(如已係幕職州縣官、即與改合入官。)專以奉 先聖祠事爲職。添支供給、隨本資考、每三年理爲一任、用本路及本州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關陞資任。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

一、添賜田一百大頃、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戶耕種、更不用職田制撮之法。

一、依舊法、添差廟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並依役人法。

一、差剩員每一番十人充衍 聖公白直。

一、賜田所入、除供祭祀外、修立則例、置籍出納、均贍族人、仍委本縣官一員與衍 聖公同簽書管勾。

一、賜監書一本、置教授官一員、於舉到學官人內差、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義人充、令教諭本家子弟、內舉人依本州學生例與供給。如鄰近鄉人願從學聽。

一、衍 聖公每遇親祠大禮及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一、改衍 聖公爲奉 聖公、仍刪定家祭冕服制度頒降、俾遵奉施行。

一、白身合襲封奉 聖公者、與除承奉郎。

三省同奉旨、並依所奏施行。勅如右、牒到奉行。

崇寧二年五月朔四十七代嗣孫奉議郎專主奉 先聖祠事、襲封奉

叔祖父昔年編此既成，欲鏤板藏於　祖庭，值建炎之事，廟宇與書籍俱爲灰燼。後二十餘年，或見於士大夫家，皆無完本，甚可惜。璦宣和間嘗預撿討，輒因公暇，考諸傳記，證以舊聞，重加編次，僅成完書，比之舊本。又取其事繫於　先聖而非　祖庭者，及以　聖朝皆纂集而附益之，遂鏤板流傳。非特成叔祖父之志，將使歷代尊師重道優異之典昭昭可見，不其韙歟。正隆元年丙子歲五月甲午初一日辛丑朔，四十九代孫璦謹識。已上三葉係舊文補續。

哲宗紹聖三年，敕轉運司支係省錢三千貫，修完本廟。奏委四十七代孫宣德郎襲封奉　聖公若蒙監修。

崇寧四年八月，詔太常寺考正　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冕十二旒，衮服九章，畫圖鏤板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歷代以　先聖與門人同服衮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也。

大觀元年十二月，詔立賞錢十貫，禁採折林木，許人告捉。

四年閏八月，詔兗州改定瑕縣、龔縣。舊瑕丘縣、龔丘縣，犯孔子名，故改焉。

政和元年，奉旨，至聖文宣王改執鎮圭，其廟舊立十六戟，今立二十四戟。又曾參等所封侯爵與宣聖名同，甚失弟子尊師之禮，改封者八人。又旨，孔子弟子河内公等贊文并所封名犯　宣聖名處，並行改撰及改封。又令運司於係省錢内應副修完本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雜役兵士、工匠，和雇百姓修造，委四十八代孫承奉郎襲封衍聖公端友監修。

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御書曰大成殿，頒降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户曹事若谷之請也。又太學、辟雍，　先聖殿皆御書。又襲封衍　聖公奏，朝廷稽考三代，制禮作樂，乞頒降大樂，許内外族人及縣學生咸使肄③習。并乞降禮器，以備釋奠及家祭使用。至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孫宣教郎若谷押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

宣和四年，詔修太學　宣聖殿，賜御製書贊云：太學教養多士，嚴奉　先聖殿室，滋圮，作而新之。命篤奠謁，系之以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宫，瞻彼德容，云孰不崇。命刻石於太學，昭示無窮。

金

天會五年、
睿宗爲右副元帥、駐燕京、雖戎馬未息、首建　太學、
脩國子監。
七年、大軍入山東、兗州堅壁而守。是時
睿宗爲都元帥、次城下、諭以禍福、戒軍士、以
夫子所生之地、不得剽奪。十八日、撫定退師。十九
日、命曲阜知縣衛雄與縣吏等引詣　宣聖廟。旣
至廟庭、以建炎群寇之火、皆爲灰燼、而殿火猶未
息。
元帥乃登杏壇望殿火、奠拜訖、詣　聖林。時有軍
人發掘二代泗水侯墓、方深六尺餘、又伐破四十
六代孫宋刑部侍郎墓。
元帥親見、遽命執縛、乃奠拜　先聖陵下、周覽
久之。以伐墓十二人隨行至廟南十餘里盡殺之。
熙宗皇統二年、禁官私占　先聖廟者、載於制
條爲不刊之典。又勅行臺支撥錢一萬四千餘貫、
修　宣聖殿、仍委四十九代孫曲阜縣主簿璦監
督工役。皆從權襲封端友之請也。
四年、行省支降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筏南京八作司
見材、修完本廟、剏蓋大成殿、至正隆二年、以羨錢
修兩廊及　齊國公殿。

天德初定禮儀、凡職官到任謁廟、先詣　宣聖廟奠
拜訖、方許詣以次神廟。於是著之甲令。
正隆五年二月一日、都省批、隨處　宣聖廟宇多有
損壞、官司不用心提點修完、致有如此、委隨路轉
運司佐貳或幕官一員專一管句、遇有損壞即便
撿修。
世宗大定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國子監起請
孔子廟大成殿　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
公像冠九旒、服九章。撿到唐郊祀録開元二十七
年八月詔追謚　孔子爲　文宣王、仍内出王者
袞冕之服以衣之。按周禮王者之服袞冕十有二
旒、其服十有二章。諸公之繅斿九就。今　文宣王
冠服巳依典故、其兗國公鄒國公一體粧塑九章
服、擬還鄒國公像於　宣聖之右、與兗國公相對、
准上冠服粧塑。宋崇寧四年賜　孔子冠服冠十二旒服九章。故金所賜章數於禮爲備。
十八年、以皇統修廟羨錢付本廟修　鄆國夫人殿。
是年給降襲封衍　聖公印。
二十一年、召襲封衍　聖公揔赴
闕奉
勅旨特授曲阜縣令。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奏立　宣聖廟碑。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奉
特旨，比聞曲阜縣　孔聖廟興蓋多年，門廡位次
阨陋損壞，差彼處官提控修補，所用錢於　東嶽
香錢内支。如已後更有損壞，委本縣逐旋申部，支
錢修補。續奉
特旨，夫子廟以係省錢修蓋。又降到錢八萬三
千貫有奇，修建樓殿廊廡等四百餘間，仍設廟學
教授。六月十三日，有司以
特旨修蓋　宣聖廟宇，令本廟具隨代支給地土
增損數目。本廟言，舊有賜田二百大頃，因值兵火，
除見在外，不知下落四十八大頃八十六畝，已申
上司。後承戶部符，於徐州豐縣區村、張村、新村、潘
村、李村、慕義六處貼撥數足，計准今時官畝一百
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厘七毫。泰和六年五月二
十四日，給到按察轉運司憑驗，所得物並入祭祀
庫，衍　聖公掌其出納。
是年七月，尚書省令置下馬牌於廟門首。
四年歲次癸丑十一月十有一日，四十
九代孫，省差權襲封管句祀事璅謹續
録。
是年提刑司降到尚書禮部符，該
奏行條理，節文刺史州已上無　宣聖廟處，許依

自來刱行起蓋。舊有廟處，若有損壞，亦許修完。今
緣隨處廟學官司多不為意，以致傾壞，兼照得明
昌三年七月再定
奏行提刑司條理內，該
委提刑司勉勵學校，宣明教化，若廟宇傾頹、學舍
弊壞，即生員何以勉勵，恐無以
上副興崇學校之意。行下各路運司照驗，依應施
行。如廟學有損壞去處，支贍學錢修完。如不足，或
全闕，據合用錢數，疾速行移本運司，關支省錢，應
副修完，無得疏駁。
五年，修廟功畢，羨錢一萬四千有奇，申乞回納。奉
特旨，別置事產，為巳④久添修之用。置到地六十大
頃，房屋四百餘間，俱隸曲阜，悉蠲稅力。所收入縣
倉庫，衍　聖公與縣次官同掌出納。
是年，修廟功畢，兗州節判張穀以尼山　先聖所生
之地，廟宇頹毀殆盡，遂聞于
上。於是出羨錢四千有奇，以曲阜簿劉煒、奉符丞
郭仲容、奉符令劉格監修，踰年告成。惟正殿雖加
修葺，而舊制卑陋，有所未稱。崇慶元年孟春，亦新
作之，工畢於貞祐元年之季秋，其錢稱已費之數。
六年，勑翰林學士党懷英撰修廟碑文，及書丹篆額。文見碑門。

是年、有司講定儀禮、擬舉唐開元禮、襲 聖侯位於文官三品之下。禮閣新編元祐間、襲封奉 聖公、開寳禮在寺監長官之下別作一班今儀亦列於寺監長官之下。

七年十一月、承省部符、廟學生移籍太學、同品子例。

承安元年十二月一日、降襲封四品印記。

五年正月、奉

特旨、襲封衍 聖公兼廿襲曲阜縣令、五年內祀事不闕、縣事修舉、特轉官一階。

泰和元年二月十日、有司以 先聖廟東南泮宮地六十四畝一分二厘、以充釋奠之費。

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行山東路尚書六部申明條格云、襲封衍 聖公止合管句祭祀兼縣事、自餘軍儲等務皆次官掌之。

大安元年十月八日、兗州下曲阜縣襲封衍 聖公、明有 條理、管句祀事兼縣事外不得別行差占、亦不合巡捕蝻蝗。若已後但有橫泛差遣、有妨祀事、逐旋申覆。

宣宗興定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京師完中城、遷立宣聖廟。尚書省委襲封衍 聖公 以董其役、未幾告成、廟宇廊廡講堂學舍、煥然一新、導蔡水以圜其廟、取辟水之制云。

元光二年、襲封衍 聖公元措時任同知集賢院事、申請詳定待 朝班次、禮官議、依前代典故、當視襲封衍 聖公四品職、班寺監長官之下。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三

校記

①「始」字下闕字，據《舊唐書》卷一八下，當作「太」。

②乃：當作「仍」。

③隷：當作「肄」，見四庫本《五禮通考》卷一二一。

④已：當作「永」。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四

林廟親祠

前漢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諸侯卿相至，則先謁，然後從政。

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　孔子宅，祠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樂。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孝章皇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守，幸魯，以太牢祠孔子。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戊戌，祀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庚申，幸魯城，親祀　孔子廟，命兗州爲　孔子起園栢，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襃揚　聖德。

唐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途經曲阜，親幸祠廟，追封　先聖爲太師。其廟宇制度卑陋，宜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太牢致祭。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半，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自喜曰：「夢兆如此，可不務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車駕既入，有司請從王方鳴蹕而進，因取別巷，轉數曲，偶過　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所夢殆　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因駐蹕外堂，瞻禮　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高祖曰：「　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以夢告寡人，得非　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因幸闕里，復再拜，及留所奠酒器、銀爐等於廟。又幸孔林，又拜之。又勑兗州修葺祠廟，林禁樵採。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勑告報皇帝封禪畢，駕至兗州曲阜縣，謁　先聖廟。其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並許陪位。取十一月一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是日，廟內外設黃麾仗，帝服鞾袍，行酌獻之禮。宰臣、親王而下，文武百官各立班於殿庭，孔氏家族並陪位。初，有司定儀當肅揖，帝特再拜，以伸崇奉之意，百官皆拜。又幸叔梁大夫堂，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帝斂衽北面，式瞻粹容，仍顧廟制度，嘉嘆久之。立殿之西次，召孔氏子孫，撫諭周至。復幸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　文宣王墓奠拜。詔加謚曰玄聖　文宣王，祝文進署，仍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又詔以御香一合并爐及親奠祭器留於廟中。翌日，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以太牢致祭

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孔氏子孫賜官各有差。以四十六世孫同學究出身。及許造酒。以奉祭祀。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車駕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日。扈從臣僚並於廟內立石刻名。

學廟親祠　皇太子附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於　先聖。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甲子。親釋奠。

穆帝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為太學。

孝武帝寧康三年十二月癸巳。帝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

前秦苻堅行禮於辟雍。祀　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

宋世祖孝武皇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開建仲尼廟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後魏太祖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儛釋奠於先聖先師。

世祖太武皇帝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于城東。祀先聖以顏子配。又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　先聖。

孝明帝正光二年二月。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幸國子學祠　孔子。以顏子配。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

二年三月丁亥。詔曰。見詔門類。文可追封　孔子為鄒國公。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陳宣帝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陳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辛丑。釋奠於　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一日。詔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孔子廟一所。四時致祭。

七年二月十七日。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十日。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

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　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胤為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敕　文宣王廟春秋

釋奠宜令三公行禮著之常式。二十日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

高宗總章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弘釋奠於太學。

永隆二年二月丙午皇太子親行釋奠禮。

開曜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

中宗景隆二年七月皇太子親釋奠於國學。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

宋 太宗端拱元年八月庚辰車駕幸國子學謁

文宣王禮畢外輦將出西門顧坐講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賜帛百疋

淳化元年十一月幸國子監謁 先聖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幸國學謁 宣聖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王旦言請用先天節禮畢詣

至聖文宣王廟行禮望下禮官參酌儀制。

仁宗慶曆四年五月幸國子學謁 先聖特再拜。

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 至聖文宣王其後再幸有司言舊儀肅揖而特再拜。

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宣和四年三月二日車駕幸太學奠謁。

金

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日

帝謁 文宣王廟奠祭北面再拜謂儒臣曰為善不可不勉。 孔子雖無位以其道可尊使萬世高仰如此。

章宗 明昌四年八月丙午 諭旨宣徽院曰明日親釋奠有司擬肅揖朕以 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裀朕將拜焉。

丁未 上詣 文宣王廟行釋奠之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僚及六學生員陪拜詔從祀官分奠七十二弟子。

初議定

上親奠謁不宜用牲牢既而禮官云籩豆脯醢之數既係中祀若止用二籩二豆似太踈簡禮體未稱擬全用十籩十豆於是備數。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四

校記

①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二，「節」下當脱「設道場」三字。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五

歷代崇重

前漢元帝初元中，下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 先聖。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破董憲，還幸魯，使大司空祀 先聖。

桓帝元嘉三年三月，司徒吳雄等奏請 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饗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太常丞監祠。詔可其請。

魏志齊王傳：正始二年，帝初通論語，五年，講禮記通，各使太常以太牢祀 先聖於辟雍，以顏子配。

西晉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先聖。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 聖侯孔嶷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南齊明帝永泰元年，詔增 仲尼祭秩。

後魏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元以太牢祀 先聖。

後魏時，有懷州廟學碑，碑額刻太上皇巡狩祭宣聖文。碑中述宣聖廻車事迹，云是孔安國立祠其處。按廻車事，傳記不載，獨此碑見之。碑中記魏賜田於此州，以養孔氏子孫，比曲阜林廟。又載孔氏子孫名字。碑石頑礦，歲久頗剝落。宣政間，刺史移此文於石，今在州西北二十里夫子陂廟基上，陂即賜田處也。意謂太上皇巡狩郡國時，必以河內如曲阜，有孔氏子孫，有賜田，故祭其廟典。不然，何此文不見於他郡，而獨此州刻之也。姑記其略。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令魯郡以時修葺先聖廟宇，又遣使致祭。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修宣尼廟於兗州，給戶二十，充享祀焉。

高宗乾封元年十二月，上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太牢之奠致祭於 先聖。

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又以三十四世孫崇基取鄒魯之邑百戶，收其租稅，用為享薦。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于學，謁 先聖，詔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

十三年，封禪回，幸 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令天下州縣立廟，因廣大本廟。

二十六年，詔諸道鄉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

先聖先師遂爲常禮。

二十七年，封　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令撰儀注。緣昔周公南面，夫子西面，今位既有殊，坐豈宜仍舊。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已後，夫子南面而坐，内出王者袞冕以衣之。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宫懸、舞八佾；州縣之祭，牲少牢而無樂。

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辭稱皇帝謹遣。

肅宗上元元年，以歲旱罷中祀、小祀，而　文宣王然爲中祀[1]，至仲秋猶祀之於太學。

代宗永泰二年八月，修國子學祠堂成，釋奠，命宰相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

德宗正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正元間，每年春秋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

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官、復封百縑，充春秋享奠。

遼太祖神冊三年戊寅五月，建　孔子廟、佛寺、道觀。四年八月，　帝謁　孔子廟，命皇后、太子分謁寺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修飾祠宇，乃塑繪　先聖、先師、先儒之像，親撰先聖贊。有司請改樂章，竇儼上十二樂曲，祭　文宣王用永安之曲。

景德四年四月甲戌，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判太常禮院李維言：天下祭社稷、釋奠，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闕三獻之禮，甚非爲民祈福、尊師設教之意也。望令禮官申明舊典。詔付有司。且言：按五禮精義，州縣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並刺史、縣令爲初獻，上佐、縣丞爲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爲終獻。若有故，以次官通攝。又云祭社稷與釋奠同，牲用少牢，致齋三日。今請悉如故事。詔從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勑每日破乳香一分付本廟，於　先聖殿上焚燒。

是年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備禮躬謁，又幸　叔梁大夫堂，又加謚　先聖爲玄聖文宣王，祝文特進名，并詔修飾祠廟。其廟内制度未合典禮，因茲改正。又詔廟内常用祭器或壞，可盡易之，仍差官以太牢致祭。其文曰：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御名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奠謁於嚴祠，特褒崇于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誠。昭薦吉

錮、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三年二月、詔開封府諸縣祭　玄聖文宣王廟禮料
並從官給。
是年六月丙辰、頒諸州釋奠儀注幷祭器圖。
大觀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孫宣教郎若谷押賜堂
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其名數則罍一、洗一、
勺全、帨巾二、篚全、壺尊二、龍勺冪各全、血盤一、象
尊、犧尊、簠幷蓋、簋幷蓋、登瓦幷蓋、箱篚（並竹）各二、鉶
鼎三幷蓋、柶三、籩十、冪全、豆、十蓋全、胙案八、爵三
坫全。此禮器也。柷一、椎全、敔一、籈全、編鍾、編磬各
一架、拘、簴、崇牙、流酥等各全、搏拊、鼓、旄、塤、笛、簫、巢
笙、和笙、一絃琴、三絃琴、五絃琴、七絃琴、九絃琴、瑟
各二。此大樂也。是時及祭告之日、甘露降于殿庭、
簷牙、欄楯、松檜、花木、遍滿上下、凝結如珠、精瑩射
日、累日不晞、即具祥異申奏。
政和間、賜祭服四時遇仲月吉日祭　先聖、則行
聖公前期排辦祭料名物、視州縣釋奠之數。祭之
前一日、族中長幼應預祭者、各致齋。其日五更、請
從上尊長二人與行　聖公為三獻、各服其服、行
禮。別請近上族人分奠十哲、七十二賢、二十六先
儒、文中子。凡執事作樂之人、皆陪位。禮畢、焚幣。三
獻官易常服、遲明、家長以下皆詣　齊國公、魯
國夫人、鄆國夫人、泗水侯、沂水侯殿、各具
蔬果、常羞、酌獻、三奠、訖、徹樂。
天下節鎮州縣學、皆賜堂上樂一副、正聲樂曲十
二章。春秋上丁釋奠於　先聖、則學生登歌作樂。

金

世宗大定十四年正月六日、禮官議國子監春
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　文宣王、依唐開元禮、合
用祭器。　文宣王、兗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
犧尊一、象尊、簠簋各二、俎二、祝板各一、皆設案。七
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兩廡
各設象尊二、捴用籩豆各一百二十、簠簋各六、
俎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尊皆有坫。罍二、洗
二、篚勺各二、冪六。正位幷從祀、籍尊罍俎豆等席
三十領。（尊席用葦、俎豆席用莞。）每祭用羊三、豕三、酒二十瓶、
及用登歌雅樂曲。迎　神三奏、（送神同。）②沽洗宮。初獻
盥洗、沽洗宮。初獻、外殿、（降殿同、其曲與盥洗同。）南呂宮。奠幣、
沽洗宮。正配位酌獻、與亞終獻通用沽洗宮。樂工
三十九人、並於大樂署借用。獻官、祭酒、司業、博士
充、時或以禮部、太常寺、國子監官攝。
大定二十三年二月、國學成、祀　先聖於國子監之
廟、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行事、稱
上謹遣。直學士呂忠翰攝祭酒充亞獻官。待　制

任偶攝司業充終獻官。

章宗明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司言、典禮所載、州郡通祀　宣聖廟。今隨州府雖亦循例於春秋仲月釋奠、然別無官破錢物、其所用牲幣酒醴等、往往滅裂、乞除刺郡已上無　宣聖廟處、自來已許捌行起蓋、其春秋釋奠無贍學公用錢處、並官為應副。

是年六月、以國學釋奠祭器名數、頒下曲阜廟、從兗州節度副使高鎮之請也。

三年四月、尚書省　奏定國學釋奠、依典故、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辭稱　上謹遣、（配位祝文稱辭）（歎皇帝遣）登歌用太常樂工。其獻官并執事預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

五年六月初四日、禮官議、曲阜縣　夫子廟修蓋已畢、自來祭享行三獻之禮、其獻官　衍聖公止用公服、親族二人各止儒服、及別無音樂。即目國學釋奠、依古禮用法服及登歌雅樂。　宋政和間曾賜本廟三獻官祭服及登歌之樂、令族人及學生閱習。　方今尊崇　聖道、度越前昔、其襲封衍　聖公特授中議大夫、爵視四品、更新廟貌、所費鉅萬、而三獻止用常服、及無雅樂、恐未相稱。緣係　朝廷尊師重道　特恩異禮、合取　勑裁、下議有司。

六年四月八日、　勑有司賜衍　聖公以下三獻法服、亞終獻以本族最長人充。仍給登歌樂一部、歌二、籥一、箎一、笛一、塤一、巢笙二、和笙二、簫一、編鍾一、編磬一、一絃琴一、三絃琴一、五絃琴一、七絃琴一、九絃琴一、瑟一、柷一、敔一、搏拊一、麾旛一。迎神、洁洗宮、來寧之曲。其詞云、有功者祀、德厚流光。倚歟將聖、三綱五常。百代之師、久而愈芳。靈宮對越、神其鑒饗。盥洗、洁洗宮、淨寧之曲。楚楚祀儀、斯徵籩、綴。爰清其持、奠玄枚帨、非持之清、精誠是況。神之來思、式歆嘉齊。降升、南呂宮、肅寧之曲。衮冠襲封、玄王之宗。春秋陳祀、玄王之宮。清洙或涸、東山或童。此封此祀、承承無窮。奠幣、洁洗宮、溥寧之曲。仰惟聖猷、宏賜尊顯。宿瘝設懸、展誠致奠、旅幣申申、於粲洗腆。崇報孔明、不墜敬典。酌獻、　先聖、洁洗宮、德寧之曲。巍巍堂堂、道德孰儷。屈於一時、信（辭）於萬世。王號尊崇、公封相繼。消辰之良、絜嚴以祭。酌獻兗國公、宮調同前。好學潛心、簞瓢樂內。具體而微、人進我退。洙泗之鄉、神之所在。其從聖師、廟食作配。酌獻鄒國公、宮調同前。醇乎其醇、優入聖域。祖述唐虞、力排揚墨。思濟斯民、果行其德。祀為上公、茲宜配食。亞終獻酌獻、宮調同前。法施

於人、修經式誨。如明開盲、如聲破聵。捜遲襄周、光
華昭代。儼然南面、門人列配。送　神、沽洗宮、歸寧
之曲。籩豆威儀、孔將孔惠。三獻備成、四方所視。神
保是饗、永光闕里。神之聿歸、貽厥孫子。仍遣太常
樂工教孔氏子弟、各執其藝、以備祭祀。
是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兗州節度使孫即康行一獻
之禮、策祝告成、其文曰、　國家禮重儒術、道尊
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施。庶
幾鑒格、永集繁禧。初、有司　奏定二十三年修
國子監　宣聖廟畢、命右丞張汝弼祭奠。今乞差
本處長官致祭、依釋奠禮。其祝板告以修崇廟宇、
須降法服雅樂之意。　從之、至是行禮。
是年、有司　奏定衍　聖公初獻法服依四品、用六
梁冠。亞獻終獻七品、用三梁冠。登歌用二十五人、
將太常寺附餘鍾磬笙竽等修整降下、令本廟親
族子弟及學生等閱習。
明昌間、朝廷刊定　釋奠　先聖禮冊、頒降州郡。
元光初、京師　先聖廟成、復粧飾　先聖十哲塑
像。其賢像欲圖之於壁、慮久而易壞、　朝廷特
命以素縑繪之、而各成以軸、遇祭懸展。
正大二年、　詔改開封府學為　太學、增置儒生、
奏定釋奠　先聖三獻、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辭

稱　上　謹遣、登歌用太常寺樂工。獻官及監祭
監禮並法服、執事陪位官公服、學生儒服。次年行
禮、始復舊制。禮樂諸儀。
大蒙古朝
皇帝聖旨節文、據襲封孔元措
奏告、燕京、南京等處、尚有太常禮樂官及工人
等、乞行拘刷事。往奏若有前項人等并家屬、用鋪
頭口起移赴東平府地分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
令本路課稅所量給口粮養濟、就於本廟閱習、
聽候。
朝廷不測用度。并自來有底禮冊詞章樂器鍾
磬等物、盡行拘刷見數申　奏。
一、各處若有未見人數、逐旋拘刷。
扎魯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斡魯不衆扎魯火赤
那演言語、據襲封衍　聖公孔元措來申、
宣聖子孫歷代並免賦役、見有一十五家、歷代
舊有地土六百頃、免賦役④供給祭祀。又看林廟戶
舊設百戶見有十戶、不搆洒掃等事。如文字到
日、仰孔元措依舊襲封衍　聖公、主奉
先聖祀事、仍提領修完
祖廟。據孔氏子孫一十五家、　亞聖顔子後八家、
鄒國公後二家、廟戶依舊百戶、計一百二十五戶、奉

上絲線顏色稅額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上項戶計盡行豁除，不屬州縣所管。

諸路曆日銀一半修

宣聖廟，益都、東平兩路盡數分付襲封孔元措修完曲阜　本廟。

宣差東平路萬戶嚴實、課稅所長官張瑜、申稟

朝省。丞相領省耶律楚才重道，出于特意。

古燕義士蕭元素與

朝廷斷事官　丞相耶律丑山爲師友，獨蕭公親詣，以爲先容，具道其所以然，儒教由此復興。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五

校記

①而文宣王然爲中祀：《五禮通考》卷一一七、《欽定續通志》卷一一四均作「而文宣王之祭」。

②沽：當作「姑」，下同。

③搆：當作「夠」。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六

族孫

滕字子襄鮒之弟也長九尺六寸漢高祖十二年征黥布還過魯封為奉祠君亦嘗為孝惠帝博士終於長沙王太傅

襄鮒第①子也為孝惠帝博士至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延年

成鮒子彦之子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本傳世承家法今俗儒繁説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訓房第②侍中安國受詔纘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綸摩古訓使永垂來嗣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物如三公焉在位數年著書十篇為賦二十四篇而卒又作書與弟及戒子皆有義焉

安國十一世孫也治尚書為武帝博士曾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制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卬卬生驩吉成帝詔世為殷紹嘉公子何齊哀帝殷紹嘉公為宋公

光字子夏十四世孫霸之少子年未二十舉為議郎舉方正為諫大夫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奉使稱旨上信任之轉僕射尚書令綏和中拜丞相受博山侯印綬哀帝即位益封光千户平帝立徙光為帝太傅明年徙為太師歸老于第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謚曰簡烈侯子放嗣博山侯

子建僖之曾祖父也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請以此辭歸終於家

安光武建武十三年以殷紹嘉公為宋公

僖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 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詔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後拜臨晉令三年卒二子長彦季彦好章句學(詳見漢傳)

季彦守其家業門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孔子好讀經兄弟絃誦略不傳學士必欲就聲名不師孔氏焉能成延光二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召季彦見於德陽殿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熾陛下宜修聖德慮此

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人君乎。年四十九、終於家。

扶、字仲淵。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六月由太常爲司空。

昱、字元世、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御、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事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霆、字元上、十九世孫、爲博陵太守、終尚書侍中。

宙、字季將、十九世孫、仕至太山都尉。（有碑文）

謙、字德讓、二十世孫、郡諸曹史。

融、字文舉、二十世孫、宙之子也。河南守賀進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嘗爲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歲餘復拜太中大夫、卒、年五十六。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嘆曰、楊、班之儔。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議、論、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備見漢傳。）

衍、字舒元、二十二世孫也。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晉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教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於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焉。於時元、明二帝並親愛之。以太興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備見晉傳。）

惠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以爲奉　聖侯。

邁、宋孝武帝大明二年、以爲奉　聖侯。邁卒、子孝（俱謂及）嗣。

靈珍、二十八代孫。後魏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爲崇　聖侯。

長、北齊顯祖文宣皇帝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詔改封崇　聖侯爲恭　聖侯、邑一百戶、以奉祀。

英哲、陳廢帝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爲奉　聖侯奉祀。

巢父、字弱翁、三十七世孫。廣德中、爲左衛兵曹參軍、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荊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權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爲魏溥宣慰使。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䘏之。從子戣、戡、戢。（備見唐傳。）

惟晊、三十八代孫。唐憲宗元和四年二月、以爲兗州參軍。

緘、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群辟為判官、入為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憲宗異其言。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再遷尚書左丞、論罷蚶菜、即拜嶺南節度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散騎常侍、還為左丞。以老自乞、後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貞。子遵孺、溫裕。（溫裕天平軍節度使。）遵孺子緯。（備見唐傳。）

戡、字君勝。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疾歸洛陽。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後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追贈司勳員外郎。子溫質、為太子少保。（備見唐傳。）

戢、字方舉。擢明經、書判高等、為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令。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溫諒、俱進士第。（備見唐傳。）

溫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為太子賓客。

榮、三十八代孫。唐武宗會昌二年、為國子監丞、襲文宣公。

緯、字化文。擢進士第、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兼京畿營田使。昭宗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又進兼太保、後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輔政。疾、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備見唐傳。）

憲、仁玉次子。宋建隆初任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終於朋封浚儀知縣。

世基、太平興國二年、賜同本科出身。

冕、兗州參軍、大中祥符元年、詔為安州應城縣主簿。

諝、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進士諝同三傳出身。

延祜、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習學究延祜同學究出身。

延魯、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習學究延魯同學究出身。

延齡、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詔習學究延齡同學究出身。

延渥、隰州清化縣令。

延之、擢進士第、殿中丞。

勗字自牧、仁玉次子。舉進士第、博學、有長者之譽。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以殿中丞知兗州曲阜縣、兼檢校　先聖廟。賜緋魚袋。辭日賜絹及衣、月給知通判例。東封謁廟、求孔氏子孫、令主肴廟宇。勗時通判廣州經度制置使。寶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以秘書監分司南京、管勾兗州仙源縣　文宣王廟事、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歷官五十年、仁愛于其民、孝友于其家。卒年八十九、累贈吏部尚書。五子、長道輔、次延太、延澤、延範、皆不仕、無子。次良輔、太子中舍。次彥輔、國子博士。良輔二子、長宗壽、曹州節度推官。次宗質、不仕。彥輔一子、宗殼、不仕。

道輔字原魯、勗之長子。祥符五年登進士第、嘗爲龍圖閣直學士、復召爲中丞。道輔直道獨立、朝廷尊嚴。嘗知諫院、上書請章獻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後帝廢后、乃極諫、黜知兗州。及再入爲中丞、劾官者馮元士事、盡法不徇。景祐初、以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鄉縣、後知鄆州、中路得疾、卒年五十四。葬　祖墓西南。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帝言道輔明肅太后時事者、帝亦記其生平所爲、贈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二子、長舜亮、爲中散大夫。次宗翰、爲朝散大夫、知兗州、奉　祖祀。道輔不好鬼神禨祥事、初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以近人、衆傳以爲神、以聞於朝。刺史率其屬往拜之、蛇果出、道輔舉笏擊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曰神蛇尚殺之、不可犯也。後徂來山石介作擊蛇笏銘云。數規。御文

金入仕。

端肅字肅之、四十八代孫。篤志好學、不樂進仕。翰林侍講党懷英舉端肅閑居鄉里、年德俱高、雖不習科舉、其讀書養道、該通古學、堪任國子小學教授。明昌四年三月十二日、召赴　闕、特賜進士及第、補將仕郎、以年老乞歸。

璠字德純、四十九代孫。博學才優、尤工翰墨、常爲廟學正。貞祐二年、以四舉終場、賜同進士第、萊州招遠縣主簿。

擢字用之、五十代孫。通貫經術、性質純古。登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待闕萊州掖縣令。章宗皇帝以　聖人後、特授太學助教。俄丁內艱、服除、補省掾。秩滿、授右三部司正、終於刑部主事。

世系別錄

樹、九代、生子聚。

聚字子彥、十代、封蓼侯。

臧、十一代、文帝時爲太常、嗣蓼夷侯③。

琳、十二代、嗣褒侯、位至諸史。

茂、十三代、關内侯。

黄、十三代。

豫州從事方之曾祖。

宣、十四代。漢宣帝元康四年、封長安公。

捷、十四代、列校尉。

喜、十四代、列校尉諸曹。

永、十五代。漢末大司馬、封字侯。

壽、十五代。王莽時、封合意侯。

立、十五代。

奇、字子異、十六代、

字侯永之子也。

元、十六代、爲校書郎。

尚、十六代、爲距太守。

嘉、十七代城門校尉。

方、字廣平、十七代、豫州從事。

疇、字元矩、十七代、爲陳相。

澍、字君德、十八代、魯從事。

仁、十八代。以文學爲議郎、遷博士、南海太守。

旭、字延壽、十九代、中爲相史。

祈、字定伯、十九代、魯户曹。

誧、字仲助、十九代、爲魯相史。

術、字子佑、十九代、爲魯史。

翊、十九代。舉孝廉、拜御史、遷樂陽令。

豐、十九代、爲御史兼門下侍郎。

乂、字元儁、二十代、魏諫大夫。

准、二十代、爲功曹吏。

□、二十代、桓帝時魯都督。

□、字伯序、二十代、魯都督。

綱、二十代、靈帝建寧中爲魯掾。

暢、二十一代、靈帝建寧中爲魯掾。

恂、字士信、二十一代、晋東平將軍衛尉。

郁、二十一代、後漢冀州刺史。

演、字舒光、二十二代、中書郎。

揚、二十二代、下傅亭侯。

啓、二十三代、廣陵太守。

惔、二十四代、宋祠部郎中。

默之、二十六代、廣州刺史。

景進、二十八代、魏功曹掾。

白烏、二十九代、魏興和三年鄉丞。

靈龜、二十九代、後魏國子博士。

碩、三十代、治書侍御史。

安、三十一代、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穎達、字仲達、三十二代、國子祭酒、曲阜憲公。本傳不該族屬、世系有之故載於此。

志玄、三十三代、國子司業。
志幼、三十三代、禮部郎中。
志亮、三十三代、中書舍人。
惠玄、三十四代、國子司業、洪州都督。
琮、三十四代、洪州都督。
立言、三十五代、禮部郎中。
愼言、三十五代、黄州刺史。
務本、三十五代、滄州崇光縣令。
如珪、三十六代、海州司户參軍、贈工部郎中。
岑父、三十七代、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
惟晊、三十八代、兗州都督參軍。
戣、三十八代、擢進士第。
温質、三十九代、四門博士。
遵憲、三十九代、舉明經。
温裕、三十九代、天平軍節度使。
温資、三十九代、太子少保。
温諒、三十九代、擢進士第。
緬、字延休、四十代、晉成帝咸通二年、登進士第。
綸、字司言、四十代、登第、殿中侍御。
緫、字徵夫、四十代、晉成帝咸通十四年狀元。
絳、字受之、四十代、明經及第。
昌弼、字佐化、四十代、登進士第、散騎常侍。

照、四十代、晉成帝咸通十一年、登第。
昌序、字昭舉、散騎常侍。
昌明、字昭儀、四十代、唐光化二年登第。
晃、四十四代、參軍。
宗簡、四十六代、太子中舍。
宗翰、四十六代、中散大夫、鴻臚卿。
舜亮、字君亮、四十六代、登第、中散大夫、贈特進。
旼、四十六代。仁宗慶曆七年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粟帛。隱居縣之龍山强陽城。性孤絜、喜讀書。里田數百畝、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給復其家。盗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爲盗掠奪其貲、旼追盗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
若虚、字公實、四十七代、登進士第、奉議郎、襲封奉 聖公。④奉事郎計崇録。
若拙、字公智、四十七代、進士出身、金州司理。
若冞、四十七代、迪功郎、濟陰簿。

悏、字宏之、四十七代、奉直大夫。

惇、字厚之、四十七代、朝散大夫。

忱、字誠之、四十七代、儒林郎。

恂、四十七代、奉議郎。

端朝、四十七代、太學博士。

傳、四十七代、朝散大夫、知邠州軍州事。

若初、字公慎、四十七代、登第。

琰、字粹老、四十九代。中順大夫、忻州同知。金初從事太師梁王麾下、以功補官。王以 聖人後、特授文資。

瓌、四十九代。承事郎、行開封府祥符簿。

瑀、字湯光、四十九代、承直郎。

撫、字伯順、五十代、廟學録。

摯、字莘夫、五十代、廟學正。

元順、字存之、五十一代、廟學録。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六

校記

①第：當作「弟」。

②第：當作「弟」。

③夷：當衍。

④計：疑誤。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七

澤及子孫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二年正月，幸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①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其宿奉高，命褒成侯助祭，列在東后。

明帝永平十五年，賜褒成侯損并孔氏男女錢帛。

章帝元和二年，賜褒成侯及諸孔氏男女帛。

孝安帝延光三年，幸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悉會，褒成侯以下賜帛各有差。

桓帝永壽二年，復顏氏　聖舅并官氏　聖妃繇發。詳見碑文。

魏文帝黄初二年，魯郡　孔子廟外廣爲室宇，以居學者。

後魏文帝太和十九年四月，幸魯，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　聖侯，邑一百户，以奉祀。

南齊世祖永明七年，詔奉　聖之爵，以時繼紹。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　聖後。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後承襲。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　聖侯祭　先聖，皆服玄冕，朝會位同三品。

高宗乾封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閭門勿事。

中宗神龍元年，命孔氏子孫世襲褒　聖侯。

玄宗開元十三年，幸　孔子宅，詔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二十七年，命文宣公任兖州長史，代代勿絶。

肅宗上元間，詔凡大祀，其褒　聖侯在朝位於文官二品之下。

憲宗元和十五年，詔　文宣王家與一子官。

武宗會昌五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出身。

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官，復封百縑，克春秋享奠。

僖宗乾符二年，有事于南郊，　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十月，詔免兖州曲阜縣　文宣公家租税。先是，歷代以　聖人之後，不預庸調。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户。至是，孔氏訴于州以聞，帝特命免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賜孔氏銀二百兩、帛三百匹，俵散諸房，田一百頃。又詔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人。

二年春，賜　文宣公家祭冕服。

仁宗即位之初，謂輔臣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今乃不然，非所以崇儒

術、尊　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
弟爲之。
皇祐三年七月八日、詔兗州仙源縣、國朝以來出以
孔子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
所以尊　先聖也。自今宜復于孔氏子弟中選兗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勑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
專以主②奉　先聖祠事爲職、添支供給、隨本資次。
每三年理爲一任、用本路及本州按察官薦擧、依
吏部格關陞資任。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
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每遇親祠大禮、
冬正朝會、許衍　聖公赴闕陪位。又命別差兵士、
每一番一十人、克衍　聖公白直。刪定家祭冕服
制度、頒降。又添賜田一百大頃、其所入除給祭祀
外、修立則③均贍族人。仍委本縣官一員、與衍　聖
公同簽書管句。又賜經史等書一監、建學舍廟之
東南隅、置教授官一員、令教諭本家子弟。內擧人
依本州學生例優與供給。
八年三月十六日、勑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外、
有新賜田一百頃、除朝廷已有旨揮撥二十頃克
廟學供贍生員外、有八十頃、內撥二十頃克歲時
祭祀支用、十頃置買　殿庭簾幕什物外、五十頃
歲收穀粟等貯縣倉、依時出糶。置曆收管錢物、遇
修補廟宇支用。本州逐季郡官與奉　聖公點檢。
崇寧三年十一月六日、勑、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
注兗州仙源縣官。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旨、至
聖文宣王之後特與親屬一名判司佚縣④、令孔若
虛（是時襲封。爲）具名聞奏。今後事故、即最長承襲、尋保明
四十六代孫宗哲係本家白身、最長、遂除興仁府
乘氏縣主簿。誥曰、進士孔宗哲、朕欽崇　先聖、廣
其世恩。爰俾若虛、以名來上。錫汝一命、往其欽承。
政和間、賜家祭冕服、三獻官各一副、單夾全。
金
熙宗　皇統二年四月一日、勑免孔子子孫賦役。
初尚書省　奏、權襲封孔端立言、孔子子孫、漢
唐以來並免賦役身丁等事。（與其餘免丁之家不同。謂自古免克軍役。）臣等
參詳、孔子之後、擧天下止有一家、他人難以攀
例。有無依前代體例施行。從之、故有是命。
五年、准行臺尚書戶部符、兗州申、孔子廟宅　賜
田二百大頃、自宋時不曾輸納稅役。至廢齊阜昌
五年、斷勒拘催二稅幷役錢。
故金天眷元年、孔若鑑等陳狀、乞將本廟賜田鐲
免稅役。後來孔端立等陳狀、又該宋承唐後、亦免
本家賦役。尚書省奏、奉
勑旨、依前代體例施行。本部看詳、　孔子廟宅

賜田、合依前代體例施行。

章宗明昌元年三月，

勑旨，夫子廟以係省錢修蓋，仍設教授一員，於四舉五舉終場進士出身人内選博通經史衆所推服者充。生員許孔宅子孫，不限人數，年十三已上願習業者皆聽就學。已習詞賦經義，准備應試人，依州府養士例，每人每月支官錢二貫，米三升，小生減半支給。知兖州管下進士欲從學者聽，曾得府薦者試補，終場舉人免試入學，仍限二十人爲額。庶孔宅生員等有講授養育，成就人材，委是有益於治。分給　賜監書各一部，合用人力於兖州射粮軍内選差，常令數足，不摘差打減。所須什物，並依太學例，官爲應副。仍令本縣官以時點檢，若有闕少損壞，晝時申移本州添修。委本州進士出身官提控學校事，據所屬應副生員請給、人力所須等物，委提刑官點檢，有無奉行滅裂。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七

校記

①瑕斤丁民：當作「瑕丘丁氏」，見《玉海》卷九八引漢馬第伯《封禪儀記》。

②王：據《東家雜記》卷上，當作「主」。

③「則」下當脫「例」字，見《東家雜記》卷上。

④候縣：當作「簿尉」，見《東家雜記》卷上、《黃氏日抄》卷三二。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八

姓譜

昔契以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至周成王時，以商之帝乙長子微子啓國於宋。啓卒，立其弟微仲衍。微仲衍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共，或作閔公共，及煬公熙。湣公共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者，其字也，而先儒以謂當時所賜號者，誤矣。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或曰睪夷，五世親盡，別爲公族。祁父因以王父字爲孔氏，而生子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爲大夫，因家於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鄹大夫叔梁紇。大夫長子曰孟皮，或曰伯皮，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　先聖是也。自　先聖沒，子孫世爲魯人，同居　祖廟。先公文清先生嘗推原世譜，以謂本姓本於子姓者是，姬姓者非。如鄭有孔張，衞有孔達，姓氏同而族異，又皆出於姬姓，實在子姓之先，皆非　先聖之後。

先聖誕辰諱日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二十二年。當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　先聖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又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即魯哀公十六年也。當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　先聖薨。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先儒以謂己丑者，誤矣。蓋四月有癸丑、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二日乃有己丑，以乙爲己字之誤也。方　先聖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　先聖視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繫角之紱尚存。麟見而天告　先聖將亡之證也。　先聖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頹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歎曰：賜，汝何來遲。夫明王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於兩楹間。昨暮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逮宣和六年甲辰，一千六百有一年矣。

母顏氏

叔梁大夫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娶幵官氏

先聖年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

先聖小影

家譜云：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外。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注頭，隆鼻，阜肞，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陶唐，其顙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背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謂之小影，於聖像爲最真。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麈，據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有侍櫻蓋棒玉磬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操弓矢，披卷軸者。又有十哲從行而乘車圖，皆後人追寫，殆非先聖之真像。

給灑掃廟戶

魯哀公十七年，因立廟於舊宅，置守陵廟百戶。

後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黄初元年，詔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　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

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以充洒掃。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　先聖廟戶二十，以奉饗祀。

睿宗太極元年，以兖州　隆道公祠戶二十供洒掃。

玄宗開元十三年，東封回幸　孔子宅，給復近墓五戶。令天下州縣立廟，賜百户洒掃。

二十七年，詔賜百戶洒掃百綠充春秋享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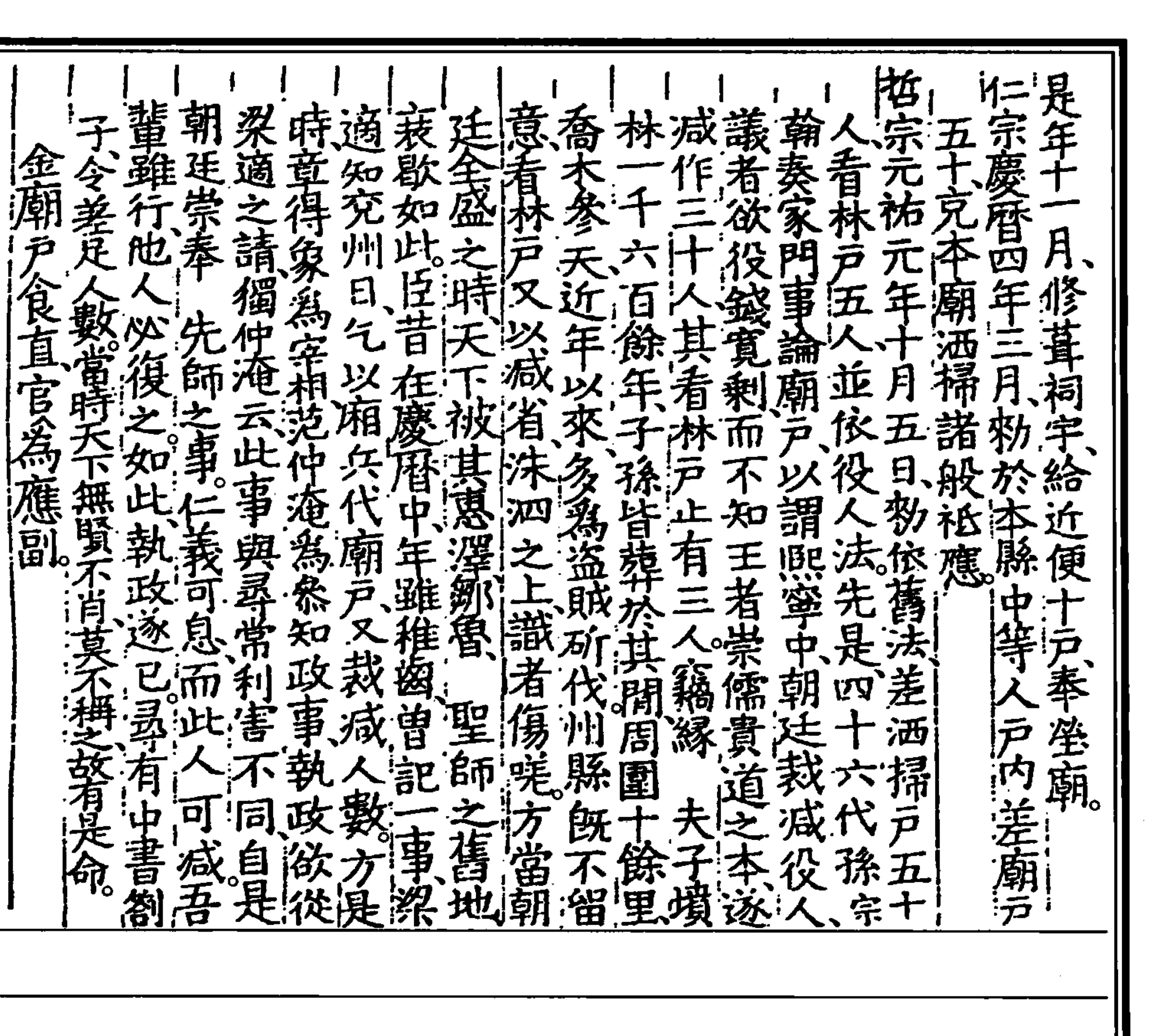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洒掃五十戶。

懿宗咸通四年，給洒掃陵廟五十戶。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幸林廟，以廟側數十家爲洒掃戶，及勑兖州修葺祠廟，禁　孔林樵採。

宋　眞宗景德四年，詔兖州舊以七戶守　孔子墳，宜增至五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回幸林廟，奉頁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



是年十一月、修葺祠宇、給近便十戶、奉塋廟。

仁宗慶曆四年三月、勑於本縣中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充本廟洒掃諸般祗應。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五日、勑依舊法、差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並依役人法。先是、四十六代孫宗翰奏家門事、論廟戶、以謂熙寧中、朝廷裁減役人、議者欲役錢寬剩、而不知王者崇儒貴道之本、遂減作三十人、其看林戶止有三人。竊緣 夫子墳林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於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看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惠澤、鄒魯、聖師之舊地、衰歇如此。臣昔在慶曆中、年雖稚齒、曾記一事、梁適知兗州日、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章得象爲宰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執政欲從梁適之請、獨仲淹云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 先師之事。仁義可息、而此人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如此、執政遂已。尋有中書劄子、令差足人數。當時天下無賢不肖、莫不稱之、故有是命。

金廟戶食直官爲應副。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八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九

鄉官

孔氏鄉官、其來遠矣。考於傳記、驗以譜系、并林廟碑刻、始自東漢桓帝、以十八代孫樹為魯從事、厥後遂代有之。終漢廿十有一人、後魏迄唐有八人焉。或任兗州郡守、或為曲阜縣令。開元二十七年、以三十五代璲之任兗州長史、詔代代勿絕。宋初迄建炎、則鄉官尤多。太宗淳化四年、除四十五代延世為曲阜縣令、制曰、叔敖陰德、尚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陵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仕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烝嘗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仁宗即位、詔自今仙源縣選孔氏子弟為之。崇寧間、勅吏部、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於是孔氏鄉官不絕、至於父子叔姪兄弟更相為代。漢至五代不見鄉官歷任年月、無復備錄、姑以唐宋至故金任鄉官者、詳列於後。

唯昉、唐元和四年、為兗州參軍。見族孫門。

璲之、兗州長史。見世次。

萱、兗州泗水縣令。同上。

齊卿、兗州功曹參軍。同上。

唯晊、兗州參軍。同上。

策、曲阜縣尉。同上。

昭儉、兗州司馬、累宰曲阜。同上。

光嗣、兗州泗水縣令。同上。

仁玉、周廣順三年、任曲阜縣令。同上。

宜、雍熙三年、任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同上。

延世、至道三年、任曲阜縣令。同上。

冕、祥符元年、為兗州參軍。見族孫、

勗、字自牧。祥符六年、知仙源縣事。請創立學舍、從之。同上。

道輔、祥符九年、知仙源縣事。同上

聖佑、天聖三年、知仙源縣。見世次。

良輔、天聖五年、任仙源縣主簿。同上。

彥輔、天聖八年、任仙源縣主簿、替親兄良輔。慶曆八年、以衛尉寺丞知仙源縣、替親姪宗禎、未滿間、奉勅差修祖廟。

宗愿、康定元年、知仙源縣。慶曆三年、以大理寺丞再任。見世次。

宗禎、慶曆五年、以將作監丞知仙源縣。

宗翰、嘉祐元年、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仙源縣。熙寧三年、以尚書屯田郎中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十年、以尚書都官郎中提點京東路刑獄公事。元祐元年、以朝議大夫知兗州。

淘、嘉祐四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仙源縣。

宗壽、治平四年、任仙源縣主簿。紹聖元年、以右宣德郎知仙源縣。

若蒙、熙寧三年、以襲封衍　聖公任仙源縣主簿。見世次。

若外、元豐元年、任仙源縣主簿。又五年、以新太縣令監修　祖廟。[illegible]

若古、元祐四年、任仙源縣主簿。後更名傳。

若谷、大觀二年、以文林郎任仙源縣丞。

宗哲、大觀二年、以從事郎任兗州觀察推官。

宗一、政和三年、任仙源縣丞。

傳、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路轉運司管句文字。

端節、宣和元年、以宣教郎任京東路轉運司句當公事。史大嘉問。

壎、宣和五年、以通奉郎任仙源縣丞。

端問、宣和七年、以迪功郎任仙源縣丞。

松、建炎二年、以宣校郎簽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金鄉官

若鑑、天會八年、以迪功郎任仙源縣主簿。

瑀、皇統二年、以登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瓌、皇統五年、以將仕郎任曲阜縣主簿。

淵、天德二年、以承直郎任兗州司法參軍。

玠、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縣尉。

揔、大定二十一年、授曲阜縣令。見世次。

元措、承安二年二月

勅襲封衍　聖公兼曲阜縣令、仍令世襲。同上。

廟中古跡

先聖廟在魯城西南隅、去城二百餘步、東至舊曲阜縣二里、即　先聖舊居之宅、實魯哀公所立。歷代東封告成、行幸儒廟、皆駐蹕於此。自漢唐以來、雖巨寇擾攘、不敢暴犯。如赤眉過魯、亦解甲燒香、再拜而去。

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至宋康定元年復生。

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照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紏治亂、如

一昔。百代公、蔭圭璧。　太常博士米芾
撰。
貞祐甲戌春正月、兵火及曲阜、焚我　祖廟、延及三
檜。幸收灰燼之餘、搬至　闕下、分遺妻弟省知除
開封李世能乃命工刻爲　先聖容暨從祀賢像。
召元措瞻仰追悼之極再拜以識其歲月云。正大
甲申仲秋望日、五十一代嗣孫、太常博士、衍　聖
公元措謹述。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
亨。六籍厄於秦、至漢而復興。正道厄於晉宋齊梁
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
華擾曲阜、焚　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
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
聖師之手植乎。衍　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
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
常在也、豈特一木哉。三年六月晦、門弟子趙秉文
謹記。

鄆國夫人幷官氏殿、昔爲　先聖宴居之堂。按論衡
及魯人相傳云、孔子將亡、遺秘書曰、後世一男
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
丘而亡。始皇至魯觀　孔子宅、至沙丘而崩。又按
世家、　孔子卒、諸儒講鄉飲酒大射於　孔子家、
其所居堂、魯哀公十七年因立爲廟。後世即其廟、
藏　先聖衣冠琴瑟車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昔
太史公嘗適魯、觀　先聖廟堂車服禮樂、諸生習
禮於其家、以至低回留之不能去。漢景帝時、魯共
王好治宮室、壞　先聖舊宅以廣其宮。聞金石絲
竹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書、此其地
也。

杏壇在　先聖殿前、即　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昔
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户曹孔訢修
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
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
置几前。其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荅云、
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
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
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
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漢明帝
東巡幸　先聖宅、亦嘗御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於堂上。後世嘗以爲殿。　宋天聖二年、傳大父中
憲監修　祖廟、增廣殿庭、因移大殿於後、講堂舊
基不欲毀折、即以瓴甓爲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
曰杏壇。

先聖舊廟有松栢檜、歷周漢晉、榮茂如雲。至

金大安三年季冬，入東蒙移松一千株。

廟外古跡（魯之古跡至多，今止以事系於先聖者載之。）

防山在廟東三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直山之北三里餘，乃　齊國公墓。　先聖生三歲而　齊國公卒，葬於防山。　先聖母逝，殯於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告　先聖父墓。子曰：古者不祔葬焉，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聞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今墓前有　齊國公廟，廟無祭亭凡二十餘間，每歲時子孫祭饗焉。

尼丘山在廟東南五十里，周圍一十里，即　齊國公與　顏氏禱於此而生　先聖者也。　先聖生而首上圩頂，如尼丘山頂之圩。宋皇祐二年，封山神為毓聖侯。制曰：元聖肇興，誕自東魯，雖天之生德，蓋云默定，而岳之降神，實應精禱。兖州泗水縣尼丘山，崇岡秀阜，雲雨所出，儲丕祐於商後，孕全氣於孔族，挺毓睿哲，為万世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四瀆之秩，列於祀典，以永神休。仍司奉書，往申昭告。宜特封毓聖侯，仍令本州差官往彼祭告，破係省錢增葺祠廟及造廟牌安掛，春秋差官致祭。

真廟東封，王欽若言：祭　文宣王尼丘山，山上有紫雲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今尼丘山五峰下有　齊國公　先聖并毓　聖侯廟在焉。

顏母山在廟東南五十五里，周圍一十里，高三里，乃　齊國公與　顏氏禱於尼丘山，嘗遊此而休息焉。山去尼丘山五里。魏地形志亦言魯縣有顏母祠堂，迄今在焉。

魯城之西南隅，即　先聖之舊宅也。昔魯人泛海而失津，至於亶州，遇　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特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且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而群鵲數萬銜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事載十六國春秋，其說神異，雖　先聖之所不語，然魯人尚能言之。所謂疑傳疑者，於是亦綴而不遺。

廟東南二里，魯城有門曰高門。昔齊人選女子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受其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先聖遂適衛。（史記云高門，諸書本門，魯圖云稷門。）

魯宮城雉門之外曰兩觀。春秋定公二年，杜預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昔　先聖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
下者是也。
五父衢在廟東南五里、昔　先聖　母殯於五父之
衢者、此其地也。
先聖學堂在廟北五里、泗水繞其北、洙水由其南。皇
覽云、諸弟子房舍井瓮猶在。周敬王三十六年、
先聖自衛返魯、於此刪詩序書、定禮樂、繫周易。至
三十九年、因魯人西狩獲麟、而春秋絶筆。因曾參
孝行、而作孝經。二經既成　先聖齋戒於此堂下、
面北斗而拜、告備於天、紫微於是降此堂。又有赤
虹自上而下、化爲黄玉、有刻文、　先聖跪而讀之。
其辭曰、孔提命作應法。魯記所載　孔子講堂者、
即此堂也。昔漢光武東巡過魯、坐　孔子講堂、顧
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吾太僕之室也。今學已廢、
遺址存焉。
矍相圃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高一丈。昔
先聖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焉。晉太康志曰、矍
相圃在魯城内縣西南、近　孔子宅是也。今圃中
猶存舊井、皆石爲之。
廟西南二百步、魯城有門曰歸德、世傳四方諸侯慕
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故魯人因以名之。
廟東南魯城有門曰端門。　先聖將殁、謂子貢曰、端
門當有血書。子貢往侯之、果有血書、云、趍作法、孔
孔聖殁、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
不滅。子貢以告　先聖、趍往而觀之、化爲赤烏飛
去。
廟南十里、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後漢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光武及③拜鮑永爲魯
郡太守、永到、大破之、惟别帥彭豐不肯下。頃之、
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之、
謂魯令及府丞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豈
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也。乃命人衆修
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
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手格殺豐。
圖經載闕里在孔子廟東南二里、有門闕廢址雙立舊城、因名曰闕里。
廟東三里有廢井、圍五丈三尺、深八十尺、石爲之。按
史記云、季桓子穿井得缶、中若羊、問　先聖云、得
狗。　先聖曰、以某所聞、羊也。木石之恠夔罔魎、水
之恠龍罔象、土之恠羵羊也。
陋巷在廟東北三百餘步、巷之北有井、世傳爲顔井。
顔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顔子不改其樂、
先聖屢賢之。此蓋顔子所居之地也。熙寧間嘗構
亭井之北、命曰顔樂亭。士大夫聞之、如司馬温公、
二蘇輩二十餘人、或以詩、或以文、或以歌頌、皆揭

以牌。

林中古跡

先聖沒、公西赤爲之識、及掌其殯葬焉、唅以踈米三貝、襲衣一十有一稱、加朝服一、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栢棺五寸、及以告備於天所受黃玉葬于魯城北一里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泗水爲之却流。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有若夏屋者、見若斧矣、若從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皇覽曰、　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三十步、高一丈二尺、如鳥卵馬鬣。今增周圍五十餘步、高一丈五尺。塋中不生荆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徒弟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世世無能名者、惟楷木爲多、其餘則皇覽所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木也。群弟子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唯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世世相傳、歲時奉祠不絕。真宗東封、王欽若言祭　文宣王、詣墳致奠、得芝五本。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復得芝五本。

先聖墳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　先聖沒、戒門弟子爲虛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冢、有白兔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

祠壇、昔　先聖沒、弟子於冢前以瓴甓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至唐、以封禪石壇易之。今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先聖墳東十步、曰二代伯魚墓。又南少東十步、曰三代子思墓。商人尚右故也。真宗幸　孔林、顧問二冢子孫、對以伯魚、子思墓。帝太息躊躕而退。

駐蹕亭、在　先聖二代兩墳之間。真宗東封、回駕幸闕里、顧問　先聖墳何在。子孫引導鑾輿、躬至孔聖林、奠謁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缺。帝命詞臣拂蘚辨認、盤桓久之。

輦路、真宗幸　聖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至先聖墳、釋奠再拜。今自林前石橋直趍駐蹕亭、有輦路、皆甃以石。

楷木、廣誌云、夫子沒、弟子各持其鄉土所宜木、人植一本於墓而去。冢上特多楷木。楷木出南海。今林中楷木最茂、間有因風摧折者、人或得之、以爲手板。

舊廟宅

至聖文宣王廟外三門榜，即宋仁宗御篆也。三門之後曰書樓，藏賜書之樓也。樓後御路東西有二亭，其東宋朝修廟碑，其西唐碑。次儀門，門內曰御贊殿。乾興年、傅大父監修觀奏立此殿。次後曰杏壇，杏壇之後即正殿，殿榜乃仁宗御飛白也。其後 鄆國夫人殿。殿東廡泗水侯殿，西廡沂水侯殿。祖殿廊西門外齊國公殿，其後 魯國太夫人殿，殿後五賢堂。祖殿廊東門外曰齋廳，即真宗東封回幸儒廟駐蹕之殿，與謁待次之所也。回鑾次兗州，詔去其總，許本家為廳，族人遇仲祭，致齋於此，遂名曰齋廳。齋廳之東門外，其南客館，其北客位。齋廳之後廳，廳後宅廳，孔氏接見賓客之所。由客位東一門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恩慶堂，堂乃中丞典鄉郡日，侍致政尚書公會孔氏內外親族之所。徂徠先生石介有碑，以紀其事。恩慶堂之西曰家廟，堂之東北隅曰雙桂堂，先公仲父舊讀書於此堂。皇祐元年，同賜弟，故以名之。諸位皆列居於 祖殿之後，并恩慶堂之東西，自 祖廟并諸位所居，舊皆勑修。後以諸位屋宇日廣，皆自營葺矣。除諸位外， 祖廟殿庭廊廡等共三百一十六間。

仙人脚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瞻拜 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喜色。既去，其石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奉 勑修廟，此亦 先聖修廟之應也。

金朝崇奉

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 先聖降誕之辰，前期一日，率闔族敬詣 尼山廟祭奠。日方午刻，俄聆殿上當空有樂振作，比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而駭然。蓋 朝廷崇奉 德感所致也。

金修廟制度

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 鄆國夫人殿，自皇統、大定以來建之，其制猶質素。至明昌初，增後位城殿，殿廡皆以碧瓦為緣，外柱以石，刻龍為文，其藻栱之飾，塗以青碧。每位皆有閣，至於欄檻簾櫳並朱漆之。 齊國公位僅與正位同，又柵二代三代祖殿、毓聖侯殿、五賢堂、奎文閣之屬，煥然一新，與夫廳堂黌舍門廡凡四百餘楹。方之前古，於此為備。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兵災及本廟，殿堂廊廡灰燼什五，祖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璿，洎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中有群鶴翔鳴，良久而去。田夫野老無不見之。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九

校記

①家：當作「冢」，見《史記·孔子世家》。

②「墓」上缺字，當爲「古也」，見《禮記·檀弓上》。

③及：當作「乃」，見《東家雜記》卷下。

孔氏祖庭廣記第十

廟中古碑

後漢碑四

司徒臣雄、①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②〔上字壽撰〕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③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戶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④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⑤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夫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眾牲、長吏備。○。○⑥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釋缺不字〕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⑦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等雜試。龢脩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之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戶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戶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後漢鐘太尉書。

永壽二年魯相顏勑　復顏氏　并官氏繇發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歎⑧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育○。寶⑨、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驩思、嘆卬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

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粮、士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
器、樂之音符、鑮磬琴瑟鼓、雷洗觴觚、爵鹿俎梪籩柉
禁。○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汙、以
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
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
咏其德、尊其大、人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
傳億載。其文曰、𪊧⑩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
○元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闓九頭、以外言教。
後制百王、獲麟未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
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
日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
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逴越紀思。修造禮樂、
瑚璉器用。存古舊宇、慇勤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
○。○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注禮器
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
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旁及皇代。
刊石表銘、與乾輝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
窮、聲垂億載。

建寧元年相河南史君碑

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　夫子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二十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
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
弘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享、飲酒
泮宮、畢、復禮　孔子宅、拜謁　神坐、仰瞻榱桷、俯
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
臣即目以奉錢、脩上案食醊具、以叙小節、不敢空
謁。臣伏念　孔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
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
燿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
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儀。臣以為　素王稽古、德
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
臣伏見臨辟雍日、祠　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
以尊　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
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矧乃　孔子玄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
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
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
秋行禮、以共禋祀、餘。○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
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
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府、昔在　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

承弊遭衰、黑不代倉。[11]不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摛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諦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摘洛、郝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魏碑二

魏黃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羨爲崇聖侯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　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　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崇聖侯、以奉　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　仲尼姿[12]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　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崇聖侯、邑百戶奉　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覩俎豆之初設、嘉　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大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作、宇內之所觀欣、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　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紹體黃虞、舍夏包商。降釐下土、○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

宗聖、以紹厥後。脩復舊堂、豐其甍[13]宇、華華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爰洪聲亘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丗應期、 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千億載、如山之基。

魏陳思王曹植詞、 梁鵠書。

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珽修 孔子廟碑

粵若稽古睿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咸事、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叙。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14]興、和之元年、天○○[15]咨寅賓出日、寔惟濟岱、宣風敷化、義屬英良、以郡理思優、敏實惟舊德、昇朝收[16]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冠（磨滅四字）制（磨滅一字）我郡公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兗州刺史、姓李諱珽、字仲珽、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17]柱史之胤、左車之緒、（勿名下未）瑶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水嘉祥、扶蘇於李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磨滅五字）諮議參軍事、定相雖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大夫、營構都將、雖兗二州刺史。所在恩○○訓在（磨滅四字）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判、風期如一、斯寔天懷、亶置、妙與神同、恺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爲淳（磨滅十二字）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於史傳、與清頌、故不復詳載焉。君神懷疎爽、風度絕人、學業○○[18]源並深、趣操[19]寒松俱秀。故其隸兗部也、當[20]未浹旬、言觀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軔車曲埠、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然有（磨滅四字）意、乃命工人脩建容像。 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得及門也。因歷叙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磨滅十二字）於易辭、起予者商、紛淪於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素十（磨滅四字）其側。今於（磨滅四字）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暖似還新。至如廟宇凝靜、靈姿嚴麗、（磨滅五字）以踰七（磨滅四字）不能出。夫道繫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 聖容肅穆、二五成行、升素陸離（磨滅七字）微咲而○[21]言、左右若承顏而受業。是以覩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22]一偶也。天誕 聖哲、作民師（磨滅五字）闕里、璠洙泗。至於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載之○莫不得其○[23]以述作、服其訓以成

身、洛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号曲阜、是惟魯甸、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庭也蔚。林於九冬、罕脩柯於百刃。類神枯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圓。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而風開翠葉、既（磨泐）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脩繕、譙億載以寧神。君淸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唯營飾宣質、經刱（磨泐七字）如虔〔26〕岱像、崇奉玄宗、敦素前彝、興存廢絶。視民如傷、〔27〕之仁、壽體士懷以幽詢、任萬物以爲心。直靈津孤灑、虛光獨散者。。〔28〕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縱橫萬趣。爰自剌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29〕不鐫珉瑤、焉述府州（磨泐六字）今士民等略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　玄〔30〕王、誕茲聖（下半磨泐）。祖習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潭八宇。祖習。。窮神盡妙、化。伊何。。存。。。同曆景、搏天孤昭、無異岱宗、巖巖特峭。重山隱寶、深霞祕暉、在哀之葉、自衛言歸。德生於子、文實在茲、彝倫禮樂、尅叙書詩。（磨泐四字）灰管流氣、良木其。。緬踰千祀、以存㤀炷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脩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棲樓。禮罔不備、智無不周、器冠後哲、風邁前脩。

既緝　孔像、復立十賢、誠兼岱宇、懃盡重玄。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絶兮終古、永萬億兮斯年。

興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訖功。

齊碑一

乾明元年隸書碑、磨泐不可讀。

隋碑一

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記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華、遂崩淪於禮樂。天生　大聖、是曰　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塞尼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絶。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復伯修文、尊儒重學、以　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　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　先師、勸孔宗、修　靈廟。卽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

品之淸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賓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鶴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作玉条之刑法、桐因木吏之奸情、一見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illegible]月之明、越劒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遷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屛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内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鱷魚夜放、早歌溉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觀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明神、粉壁輝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嘉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士詩逸、禮壞樂虧。降生　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貫、兒多字鄭。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弈、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

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申朔、二日乙酉、

濟州秀才、前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

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歎

○○○

唐碑十四

大唐贈泰師魯國　孔宣公碑

祕書少監通事舍人内供奉臣崔行功奉勑撰文

奉勑直祕書行祕省書學博士臣孫師範書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刻物之先、粉澤成眞宰之用。若其弭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取俊。夫軒犧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彘起謀、箕服傳謠、憲章版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惟

上哲、降生乜運、理接化先、德克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巳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歎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峰琰玉、幾燼蒼山、東野叅乘、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闡、郊禋之禮還緝。跨巢脊之逸軌、邁龍馬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立、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為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䰟、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唯　孔泰師乎。　泰師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　孔父嘉為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　叔梁紇。紇生　泰師。若夫天命玄鳥、玉筐隆其濬哲、瑞啓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来林之樂。茲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吴之風、令聞昌源、煥乎巳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跡、鬱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造均反宇之慶。緼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勛文命、有喻於儀形。子產皐陶、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泰宰辯其多能。神闡繫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履、巳訓魯卿、年未裘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淮萇弘、言諮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辯興亡之極。綱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汎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釁開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凌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晏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怨於王風、絶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津匪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棲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聯舊館、掃逕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文、雎鳩在篇、遍詳雅什。河漢鞀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外

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厲物、伯夷餓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泰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芟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倬易簡。是知縫掖迺兼濟之塗、華袞非為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猾、舊齊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濊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況星、架大深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敷遺之誄。及延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准。席開初闕、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遂乖大義。秦人蚌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翦。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舂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度、泉鵝北飛、鵶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翦覆。東序南雍、鞠為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煨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動、㉛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刳舟創浮、芹漈之詩先遠、衮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文明而膺寶歷。夏啓抱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鯷海、金丘展書、瓊田薦瑞。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籙。虞庠殷塾、磨賓尨叟、蓬嶺石渠、朋延悖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纊以永懷。至於大道浸微、小康遂往、贏讖紫。、謬踐云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閒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顒、覲下之訓齊設。肆類群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鶼共羽、翠華遠昇、秸席虛位。上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況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鳥詳㉜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埶。宴居莫辨、祠堂蘚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櫰檀於古墜。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典訓、廣命杍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段製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貞歲、句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閈薙逵。接泮林之舊壝、削靈光之前殿。徂來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嶧、岱、吹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赬紫施絢、黝黛飛文、杳拱重櫨、春窓秋幌。陰櫚積霧、複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㉝。壽宮詹然、睟容有穆。至如

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鼎騶、汾水言遊、四子寘其衡軛。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間、如興浮海之說。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偃裼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瑟聆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參觀奥、歲時蘋藻、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鎔造、幽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勤西弇、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遂迺思建隆碣、上聞天扆、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玄堂闢兮神靈僾、揚教思兮兩儀配。熵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晦、于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侔偃草。爻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綷無聲臭、隲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褒豔紕雅、嬴荷淪牘、撒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寶延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外、振鐸寘臍、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徧于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迺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那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汎將。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遊泣、山隤賓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蛇、翠鳳翻旗。上泙龜蒙、遙集鄒魯、翹勤眞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宇、荒墳翳斧、綸賁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翬翼林舒、雕攏繡桷、圜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鴻初、俎豆蠲潔、丹青藹如。墨撿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

上碑陰、大唐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太宗文武聖皇帝詔曰、　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人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于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絶、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爲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倫爲嗣、主者施行。　皇帝以乾封元年正月二十四日下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于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　宣尼父孔丘、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匡已濟俗、弘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

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祗奉睿圖、憲章
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
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
東巡、回輿西土、塗經玆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顧
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
在、靈廟虛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
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惟新、儀刑
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
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
其子孫並宜免賦役、主者施行。 右皇太子弘表
稱、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
門致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遺芬、被縟禮於
昌辰、飾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統極、
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
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
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
於萬古、興亡繼絕、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
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
沂川、塗經闕里。迴鑾駐蹕、式監唐禹之姿、闕纘凝
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
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

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猶列遺塵、
躬陪蹕彤、雩壇相圃、欣覩前聞。又昔歲承恩、函胄
膠塾、歷覩軒屏、具到門徒。想仁孝於顏曾、彌深景
慕、採風猷於竹帛、冀啓顓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
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
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 宣尼之廟、重闡規摹、桂
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華琰莫
題、言猷靡暢。訪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
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勛華、
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
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慚、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
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像[33]徽、事資刊勒、敢希
鴻澤、令樹一碑。[35]徂遼海清夷。○無致發、山東豐稔、
時踰恒歲。況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
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
識昧恒規、言慚通理、塵黷聽覽、追增悚戰。勑旨依
請。 維乾封元年歲次景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己
亥、皇帝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
先聖孔宣父之靈。惟神王鉤陳貺靈開四肘之源、
金鼎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岳以騰
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哀[36]六藝、宣創九流、
睿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褒一言、刊典謨、

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鍾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覲、
君臣以穆、蕩乎渙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
至聖矣夫。朕以寡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
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抱
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
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
堂宇卑陋、仍令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
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
聿陳菲奠、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枌春月牖、德音暢
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儻弗昧於生前、亦知榮於
身後。尚饗。

儀鳳二年七月訖功。

孔氏祖庭廣記第十

校記

①雒：當作「雄」，見庫本《五禮通考》卷一二一。下同。

②缺字當爲「六」，見右引。

③缺字當作「刪述」，見右引。

④夫：當作「未」，見右引及《隸釋》卷一。

⑤缺字《五禮通考》作「鷄」。

⑥缺字《五禮通考》作「爵今」。

⑦《五禮通考》、《幸魯盛典》卷八「試」下有「通利」二字。

⑧歎：當作「灘」，見《東漢文紀》卷二八。

⑨此句《東漢文紀》作「惟顏誕育至寶」。下句缺字作「俱」。

⑩虧：《東漢文紀》作「皇□」。

⑪□不：《五禮通考》卷一二一、《幸魯盛典》卷九作「轍轅」。

⑫姿：當作「資」，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宋書》卷一七。

⑬曹：當作「甍」。

⑭缺字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帝」。

⑮缺字《山東通志》作「官次」。

⑯收：當作「牧」。

⑰缺字《山東通志》作「之苗裔」。

⑱缺字《山東通志》作「與淵」。

⑲缺字《山東通志》作「與」。

⑳當：當作「嘗」。

㉑缺字《山東通志》作「不」。

㉒缺字《山東通志》作「行平」。

㉓缺字《山東通志》作「冊籍」。

㉔缺字《山東通志》作「道」。

㉕缺字《山東通志》作「業」。

㉖缺字《山東通志》作「修」。

㉗缺字《山東通志》作「躋」。

㉘缺字《山東通志》作「夫」。

㉙缺字《山東通志》作「文章」。

㉚潭：當作「覃」，見《山東通志》。

㉛動：當作「勳」，見《山東通志》。

㉜詳：當作「翔」，見《山東通志》。

㉝文：當作「丈」，見《幸魯盛典》卷八。

㉞曾：當作「增」，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幸魯盛典》卷一四。

㉟徂：當作「但」，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幸魯盛典》卷一四。

㊱哀：當作「衷」。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十一

開元七年　孔子廟碑

甞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推大柢、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黄帝與聖首出、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横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鱻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鈌、周德微、宋公用鄫、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　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敷之者莫如　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固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　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固曰經營乎三代者也。意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賛而六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毁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交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贖、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偕[1]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畢歸心於　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絶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興爲大者已。　我國家儒敎浹寓、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尊、逮禮官以崇祀。俟褒聖於人爵、尸冀亨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悦施於方國、光復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成侯璲之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囥隧于緒、或餘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過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嶽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首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刋豐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珪、字[2]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風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栩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

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咸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鎮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悛、東海于光庭、主曹滎陽鄭璩、參軍事博陵崔謂、扶風竇光訓、河東裴璩、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閒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主、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廟經始。其詞曰、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栫盧、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 夫子應聘。刪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濟、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名震曜、廣學天開。蒸嘗不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廠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朝散大夫使持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江夏李邕文。正議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守宋州刺史、上柱國、范陽張庭珪書。

大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建。

開元二十八年、 文宣王廟碑。曲阜縣令張之宏撰、郗邕書。

天寶元年兗公頌。張之宏撰、包文該書。

貞元十四年、任安謁 夫子詩。

長慶元年任畹謁 先師題名。

長慶三年、崔濤謁 先師言。

太和五年、李虞題名。

太和七年、兗州刺史李悅謁 夫子文。

會昌元年、兗州刺史李玭題名。

會昌六年、兗州刺史高承恭題名。

咸通十年、兗海節度使曹翔題 先聖廟記。

咸通十年、魯國公修 廟記。

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遵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 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瞻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闕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盼饗、俎豆之設、嘗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墜。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 廟皃而有願興功。臣今差

人賫持料錢、就兗州、據　廟宇傾毁處、悉令修葺。旹自支費、不擾州縣。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　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　勑、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温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属兵車之方殷、飾聖門以弘敎。墻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　勑、故牒。

咸通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牒、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建。

新修曲阜縣　文宣王廟記

攝鄆曹濮等州館驛巡官、鄉貢進士賈防撰。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　夫子三十九代孫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有袴襦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皃而怊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寔号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搆靈祠。粤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榱繡桷、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故老動凄凉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忝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既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加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温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是藏書之後。槐影踈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刈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丘壠已平、子孫縱存、而蒸嘗悉絕。　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強梁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殁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皃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　夫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寔無愧於聿修。防目覩靈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景福二年滅黃巢紀功碑

宋碑十一

太平興國八年重修兗州　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勑撰。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矩奉勑書并篆

額。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　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眞風漸漓、有為之跡雖彰、揮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苞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　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　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墳羊辯土木之袄、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為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刪詩書、讚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蕪而擷者芟而夷之、紊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郛郭、垂萬祀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与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　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俶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戰鬬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為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　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纘寶位也、以徇齊之德、兼睿哲之明、惣攬英雄之心、苞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士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淅右之土疆、眞王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兇竪倒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袄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撿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脩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愼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亹亹、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躪轢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眞如之理。開

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拓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剎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　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況像設庳而不度、堂廡陋而毀穨、觸目荒涼、荊榛勿翦、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巋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蒇事、募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轇轕之雕甍挑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凜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斂、則重櫨疊拱、丹青與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煜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于今為盛。繇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　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邑、不用則士。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黎蒸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于是睠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僅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覽鼓篋以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夫秦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何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厠於英翹、內署繆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劾游揚、仰　夫子之文章、誠慙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挺生　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謬繩愆。智冥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見用兮、吾道迍邅。麟身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跡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浹無邊。崇彼廟皃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兮、

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旦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蹁躚。肆觀群后兮、岱宗之前。

景德三年勑修　文宣王廟

中書門下牒京東轉運司、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　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修蓋完葺者、被句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睿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偏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祠、頗闕修崇、久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之司。混捶撻於弦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㽘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勑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　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居止。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皷篋之聲、用洽舞雩之理。候勑旨。牒奉勑、宜令逐路轉運司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牒至准勑、故牒。

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刑部侍郎、叅知政事馮拯、尚書左丞、叅知政事王旦。

玄聖文宣王贊并引奉勑改謚曰　至聖文宣王御製御書并篆額

若夫撿玉介丘、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以為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宗儒尊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臧。外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東封幸林廟等、勑扈從臣寮名姓、並列于碑陰。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御書院奉勑模勒刻石。

大中祥符二年賜太宗御書監書器物詔碑

兗州仙源縣至聖　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泰寧軍節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撿校左散騎常侍、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成昂撰。

昂志從師學、觀　夫子麟、幾識其門。因事贊言、當會歸髣髴、是生足矣。假天與幸、於百歲、固心無吝於一日也。戊戌秋、迓帝恩、允臺中郎、就戎典、午卜老東蒙。庚子春、預從御禮、備員亞獻、陪祭于　廟。

屬中有工度堂構、始思貴新成、俟酬宿願。初、匠事云畢、幾造至極。比求乎一意、何擇畜開年、而趨無所得。豈　聖道藏察、不可見乎。將大權反合、難爲狀也。幸覽韓公愈處州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孔子焉。然以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佐享、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已下、北面拜跪、薦祭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又以自古多有以功德得位而不得常祀、不得位而得常祀者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爲有生人以來、未有如　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韓以孟子言其效歟。昂適不得已、但廣明孟意、覲實賢過之言耳。夫道以無用、妙以神名、德涉有動、率以形累。　聖人有以見其本、知其末、以無不可以無顯、必因有明。以有不自於有生、必待無造。然有以形爲局、有極無以神用運。無窮。蓋神者無不應者也、應設至微、不可以有極測。有者、有所係者也、係設至大、不得與無窮稱。若乃無有混融、短長之相取、處無窮以觀有極①者窮窮則理應生變、變則易、故爲新、神行而理通。雖復堯舜之應曆有期、文武之卜世有數、將無窮也。居有極以計無窮、無窮者通、通則物或有矜、矜則轉得爲失、形滯而物窮。雖復天地以覆載能常、日月以運行能久、恐有極也。大哉我　夫子貫本末以研幾、持中正而應動、恍惚萬變、優游一致。物當崩壞、我得經緯於後先、理在會通、我得彌綸於終始。斷衙群有、用出至無、豈固時來、以必位敘而後伸其道也夫。故以言乎見者、莫窺以言乎作者、莫覩、爭者見之不得奪、讓者見之不得與。高之者不知其然、抑之者不知其以。舉過不及者、進退賢不肖者跂俯。猗歟、知後之世、俟一方子百里者、可祭而不可瀆。刑四海、化兆民者、可則而不可侮。爲師之善盡垂百王、主善之慶永貽萬古。老氏所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斯言至矣。杜牧亦嘗有言、自古稱　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　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昂也愚、敢體神而明之、稱夫子道乘變而文之、爲講學堂記、當取當耶。壯哉、斯堂也。棟宇崇崇、戶牖空空。師席斯正、學人斯同。淵乎玄旨、淡乎素風。云誰有極、極我無窮。

宋景祐四年七月八日重立、承奉郎守將作監主簿孔彥輔篆額。

朝賢送行詩碑

五賢堂記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兗州、兼勸農使、管句景靈宮太極觀、提舉鄆濮等五州兵馬、魯郡開國、賜紫金魚袋道輔撰并書姓孔。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正道。繇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 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食、 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 聖人建大中之道開泰之。苟 聖人之道蘊、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 先聖没[4]、當戰伐世、法令機祥、巫祝之弊亨[5]、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汩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 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原、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顧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圮缺、楊子惡諸子以知舛詆訾 聖人、獨能懷二帝三王之迹以識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楊之力也。兩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乱、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華。文中子濬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制其末、廣遡道之旨。致聖教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誂譟情惑[6]、欲攘其法、戕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楊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脩史、彼徒能毁之、弗顧已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虚器、太過者人猶嫉之、况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食、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唐舜禹湯之爲君、臯夔伊呂之爲臣、功濟當世也。非其時則 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久暗則燭之益明、亂[7]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 孔聖之道否、而五賢振起之。今五賢堙蔽、振之者無聞焉。道輔道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干帝皇、幸不見黜而與進、眞以賢者心輔於時、躋於古、以茲爲勝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傳訓功、像設於堂祖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胡大道、非諸子能跂及、反不及配、闕孰甚焉。因建堂事、收五賢所著書、圖其儀、叙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革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此矣。

時景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重立。景祐元祺道輔自海陵遷守彭城。明年、更此郡、爲五賢建堂立石。今報政之餘、侍膳之暇、復得自書之爾。弟將仕郎將作監主簿彥輔篆額。

致政尚書公祭　先聖文

恩慶堂記

創塑二代祖祭文

創塑三代祖祭文

手植檜賛、[illegible]。

金碑四

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先聖之夫人曰幷官氏、子孫祀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季末[illegible]。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為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閒、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致太平。襲封公惣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撫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覆為狹、刻桀為庳、繇是才得故時羨錢、為毀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撫者、豈能稱前殿為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為職、顧不得以卑遠避然、我其可不力。乃與族祖端脩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良松中椽橑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攜市村于費于丞、凡棼櫨棋楠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槁死、適可為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甓堊墍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瑋為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為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粵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顒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賛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為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為之記。懷英竊惰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襲封公被召至　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叙其修殿本末、而為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　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　推尊以為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絶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為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　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而有司乃以為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　夫子、萬世之師也、

令　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
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毁之役、有以發是言。君歸
其并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焉。
二十一年春正月十有二日、承務郎、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　制誥、兼兗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
賜緋魚袋党懷英記并書。奉政大夫、中都路都
轉運支度⑧判官、驍騎尉、賜緋魚袋趙天倪篆額。
五十代孫承務郎、兗州曲阜縣令、襲封衍　聖
公管句　先聖祀事、武騎尉、賜緋魚袋揔立石。

金重修　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　誥、兼同修　國史、上
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党懷英奉
勑撰并書丹篆額。
皇朝誕受　天命、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
爲一家、　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
太祖暨于
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
粹美之。
主上紹休
祖宗、以潤色洪業爲務、即位以來、　留神政機、革
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
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
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
眞謁　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　夫子
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祠
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　聖師之居、其有
以大作新之。有司承　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
錢七萬六千四百餘千。　詔並賜之、仍　命選擇
幹臣、典領其役。其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亟成、而
責以可久。不期于後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
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叙有次、像設
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極座欄楯簾櫳、罘
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
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刱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
年春、踰年而土木暮⑨構成、越明年、而繇漆彩繪成。
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素易
之。又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制焉。
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
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　命自五十一
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
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　賜、遣使策祝、以崇成之
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
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　聞。且言、瑞芝

之生所以表
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刋紀、敢請并書于右。又
廟有層閣、以備庋書、願得　賜名、揭諸其上、以觀
示四方。　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
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　今幸以諸生
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辤、絜楹計工、謹諸歲月
而已乎。敢竊叙　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
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
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　夫子載六經
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
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
流。不知六藝者、　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
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汩其
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
續常與時政高下。洪惟
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
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　夫
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
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
禮則脩矣、未有如　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
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釦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
鋪首浮漚諸飾。繇是省所費錢以千　計者、萬四

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
獨　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
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粤自周季。天生　將聖、遭
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
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
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
明儒雅、躬禮　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
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庳。乃　詔有司、乃疏泉府、掄
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閎、
庳者以崇。崇焉有制、閎焉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
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
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
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　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
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
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
詔無極。
祝文。維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
己卯、
上以謹遣朝列大夫知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
內觀察使、提舉學校常平倉事、護軍富春　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孫
即康、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　今重儒術、益尊

聖師闕里廟皃，于以新之。雅樂具舉，褻服章施。庶幾鑒格，永集繁禧。

尚饗。

前同云云。敢昭告于　兗國公。宅廟告成，神之式燕。肆頒樂服，以煥聲明。殊別上儀，表章崇敎。儼惟亞　聖，作配　先師。春秋二黻，祀祭百世。

鄒國公祭文（嗣家廟以文從禮淡服秀以雅音聖殿既新有司、一新祠廟。祀以公侑食是用昭告。）

孔聖杏壇二字碑。承　旨學士党懷英篆

銘。開州刺史高德裔撰。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爲敎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林中碑

斷碑一。磨滅不可讀。二代墓前。

前漢碑二

居攝二年墳壇記二，各爲龕，徑直三寸，深半寸。一曰上谷府卿，一曰祝其卿，各十餘字，在龕內。

後漢碑十一

延平元年孔翊碑

永興二年婺州從事孔君德碑。在　先聖祠壇前。

永興二年鄒尉君元子孔謙碑

皇漢帝元永壽三年，青龍建酉，孟秋之旬。○布。○德帝拜。○臣，曾曾玄玄，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磨滅六字）聖素王受象，乾坤至于周衡，吳。○文德條耀。○道（磨滅二字）應皇神。○勿救孝外出天。○徵符洞虛論。○落復。○天若闓門。○○豈精歷星宮，雷動玄。○聲。○○震春秋既成，效以獲麟，功定道著，（四字磨滅）冥精皇。○○河雒循慮敎。○○二百。○○經元德浸潭孝。○滋。○秦漢制作萬世。○力杰誦受命以天意流（磨滅二字）從三千，素王以下，至于。○○聞名。耳。○若見非天挺三五。○九。○○德（磨滅二字）脩（磨滅不知幾字）賢（磨滅四字）以。○願。○以無。○韓君。○氏僨。○○思惟。○之嘆念。○畄。○爲世敎（磨滅不知幾字）。廟幷墓。○○曾玄。○○魯宅。○神廟堂。○○舊域庫室（磨滅不知幾字）二輿朝。○○○歷。○父長承法，而制以遵古。常巢聖（磨滅不知幾字）唯深且。○宅廟悉備。敬。○華（磨滅不知幾字）之情和其以。○○墓以（磨滅不知幾字）君於（磨滅不知幾字）有制度國。○以。○壇法不（磨滅不知幾字）作大井○○○方（磨滅不知幾字）以和（磨滅不知幾字）韓君德政（磨滅不知幾字）蘭芳青雲（磨滅不知幾字）及孔弱惠閔。○窮（磨滅四字）飢寒（磨滅不知幾字）望著茂行、願。○稼。○獨。○景。○○表石勒銘（磨滅四字）漢（磨滅四字）子子孫孫（磨滅四字）石府君諱勑，字叔節。○○○字仲則，弟。○字子臺，長史李亮字。○○河南（磨滅不知幾字）長（磨滅不知幾字）東海○○謙字季裕，河東臨汾人。○○府卿任城（磨滅四字）字○○、左尉趙福字。○、北海尉（磨滅四字）字子雅，漢中鄭

人。丞駱景字子𪗋右尉。□。子輿九江人。

永壽三年韓勑修　孔子墓碑

延熹七年太山都尉孔宙碑

建寧二年博陵太守孔震碑

建寧四年河東太守孔宏碑

建寧四年博陵孔彪碑

孔子十九世孫孔扶仲淵碑

博士孔君諱志碑

孔乘字敬山碑

孔氏祖庭廣記卷第十

校記

①偕：當作「而」，見庫本《李北海集》卷三。

②字：當衍，見《李北海集》。

③「極」下疑脱「有極」二字，屬下。

④沒：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九上作「生」，「伐」下有「之」字。

⑤亭：《山東通志》作缺字。

⑥情惑：《山東通志》作「或」。

⑦「亂」上《山東通志》有「世」字。

⑧支度：當作「度支」。

⑨朞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基架」。

⑩此句《東漢文紀》卷二八作「升布天德」。以下缺字太多，不一一校補，可參該書。

族孫碑銘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庭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昌長、祇傅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故能興。○○。①彫斃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縣首猾夏、不○、○。○祠侯遺。○未寧、乃擢君典戈、以文脩之。旬月之閒、莫不解甲服。○○○○耨。田畯喜于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崩、復長幼於酬酢。○○○紷會遭篤病告困、○○、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制、窀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要石、勒銘示後、但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闇閣是更。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及綏○縣○、儀以康。於○時雍○、兹○方。帥彼凶人○○○○。南畝孔饁、山有夷行。豐年多稌、稱彼兕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乃委其榮。忠告愍勳、屢省乃德。恭儉○終、篤篤不救、生播高譽、殁○○○。永○不刊、億載揚聲。碑陰有門生故吏名。

延熹七年正月庚○○

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君諱彪②、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然以正、帥禮不爽、好惡不愆。○衷○○脩身踐○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而不俗。郡將○其所履前後○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東帶、弘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昌長、疾病留宿○還○○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踰皋○喪致乎哀。謹畏○○。服竟還署○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塵可黜○○○度、日恪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御史、膺皋陶之○恕讞速○用既平○博陵太守。郡阻○○○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以敗。劉寧、張丙等白日攻剽、○家不命。君下車之初、[illegible]削四凶以勝殘。乃○○爰○桓桓、折馬蠲害、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民以○、發號施憲、每合天心。○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禁人。百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還下邳相、河東大○、舉此○孔君子風也。未○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大和。○○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

有實若虛、固執謙儒。以病辭官去位。闕○以孝竭○餘暇○○彈琴擊磬、○○○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棐諶、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疾彌流、乃彌乃○○丗○建寧四年○月辛未、○○○哀哉。魂神超邁、窈兮冥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哀○念不欲、○君臣嘑兆、靡○復○。夭逝往不可○兮、○○○○識。○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脅繫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讚所見、于時頌（九字磨滅）王㳂等。○信好古、敢詠顯○、乃刊斯石。銘銘洪基、貽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孔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玄秀。維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亮彼（磨滅）辯○居（磨滅）也○名。朝○○政直哉、惟清出統○○、化以○成。○○殄逆、賢倚（磨滅）之朝、先○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丗○惻當。○眉者、莫匪爾極、○○○、邈矣不意。○嗟悲（磨滅）○浮○○幾復○○功名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積、表于丹書。○永無沂、與日（磨滅）于以慰靈。以下不復能辨。

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曰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弥亘億万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則為孔子誅少正卯刑、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乱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

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内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蚍。公以笏爲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爲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潘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金　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　聖公孔公墓表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摠、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　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秘閣、襲封衍　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值兵火隔絶、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無嗣。其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　聖公、管句　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穎警悟。及長、力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居人無敢輒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一日、顧瞻　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生爲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寧不媿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携斤斧之具、東之蒙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兩處鄆國夫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圖繪畢備。

朝廷聞公名、召赴　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祠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五餘里、及曉治縣、無一日稍闕。差科甚匀、詞訟無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看向意。諸村當首人、舊驗物力差當、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絹、凡丈尺小戶、舊例合併全疋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亦董役者曰、慎毋圻廬舍、壞冢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冢墓頹壞、當以已俸完之。二者既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厚葬之、有碑曰叢冢。邑人春冬祀之。葬畢、是夜夢衆人來謝、内一人稍前云、嗟哉莫雲之弗及。既寢、遣人搜求、又得千餘副、復葬、來謝。公年歷四十、得數子、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眞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己、厚於賓客、周惠

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 宋副樞孫之孫、後贈魯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卽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後封魯郡太夫人。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昊。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 孔子之澤、及於無窮、

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五十傳哉。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同修 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伯戶、致仕党懷英撰、書丹并篆額。

中奉大夫、同知集賢院事、兼翰林修撰、同知 制誥史公奕補亡。

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

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 祖庭廣記印板。今

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

壬寅年五月 望日、

門生 曹國王恕 重校、

門生 巢州伊革 重校。

校記

①此句缺字，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二〇作「樸素于」。本文缺字頗多，不一一校補，可參該書。

②虒：各書皆作「彪」，當是正。本文缺字太多，不一一校補。且各家文字多異，未必皆有實據。可參攷《隸釋》卷八、《東漢文紀》卷二九、《六藝之一錄》卷四二、《金薤琳琅》卷四等。

此先聖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夢得所編，前載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孫傳祖庭雜記舊序。家譜與雜記本各自爲書，夢得始合爲一，復增益門類，冠以圖象，并載舊碑全文，因祖庭之名而改稱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備。書成於金正大四年丁亥，張左丞行信爲之序，鋟版南京。此則蒙古壬寅年元措歸闕里後重雕之本也。壬寅爲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年，金之亡已十載矣，蒙古未有年號，但以干支紀歲，在宋則爲淳祐二年也。此書世無傳本，藏於何夢華齋，見之，紙墨古雅，字畫精審，予所見金元槧本，未有若是之完美者。向嘗據漢宋元石刻，證聖妃當爲幷官氏，今檢此書，幷官氏屢見，無有作亓字者。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爲亓，沿譌到今，莫能更正。讀此，益信元和舊刻之可寶。嘉慶六年歲在辛酉五月五日庚辰，嘉定錢大昕謹題。

嘉慶六年四月十日孫星衍觀。

此記正大四年張行信序冠本書，資政續編銜名，金元列銜多左行也，重裝時宜移此半頁於前合之。壬戌四月廿又五日觀於何夢華三書鴻京齋中，因題記。袁廷檮。

嘉慶甲戌五月廿日七十三老人吳翌鳳敬觀。

余往閱讀書敏求記、始知牧翁所亟稱者、有東家雜記、祖庭廣記諸書。然遵王皆以為未見。既從葉九來假得宋槧本東家雜記繕寫、遂著于錄。若祖庭廣記、仍無有也。余收書郡故家、得宋槧本東家雜記、自謂所收較遵王為勝。惟祖庭廣記僅從素王事記見其摘錄數條、仍以未見全書為憾。今夏五月、余自都門歸錢塘、何夢華亦新自山東曲阜携眷寓僑寓于吳中。何固孔氏壻也、其奩贈中有元板孔氏祖庭廣記五冊、裝潢古雅、籤題似元人書。因出以相示、余詫為驚人秘笈、蓋數年來所願見而不得者、一旦見之、已屬幸事。乃夢華稔知宋槧本東家雜記已在余處、謂此書是兩美之合、爰割愛投贈。〻書〻日、適夢華將返杭、余贈以行資卅金。今而後士礼居中如獲雙璧矣。余檢菉竹堂書目有孔子實錄五冊、文淵閣書目有孔子實錄一冊。伏讀四庫全書提要傳記類存目、有云孔氏實錄一卷、永樂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末一條云、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于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案元措以金承安二年襲封衍聖公。此書或即元措所撰歟。今取証是書、与之悉合、方悟向來藏書目所云孔子實錄、孔氏實錄、即此孔氏祖庭廣記也。特所記冊數卷數多寡不同、或有完缺之異耳。余於古書因緣巧合、往往類是。向此書之得、雖遵王不且遜余之創獲耶。敢不詳述原委、以志余幸。此書裱托過厚、圖畫皆遭俗手補壞、因損裝重修、纖悉皆還舊時面目。首冊次序紊亂、各以原注小號順之。結銜一葉、舊分兩半葉、離之、瞿木夫已正其誤、今亦合之。錢少詹之題跋、孫觀察之看款、皆於夢華時乞題、今悉存其舊。他日當并東家雜記求

澤楣先生作總跋，俾兩書並藏。文宣事迹，蒐葺大備于今日，儒者可以攷覽，後人可以舉名籍，紀載缺如之憾，東澗老不得而訾議之。

嘉慶歲在辛酉季秋月乙未日，黃丕烈識。

書中顏子屋行小影，謂聖像最真。昨同年友張子和從鐵山書院來，言其得宣和聖像，贈余石刻之，與板本纖毫無二，益信祖庭廣記爲得其真也。東家雜記首列杏壇圖説，下附琴歌一首，反疑後人僞托。適其亦作詩，信參半誤，有以夫。

蕘圃又識。

咸豐七年四月辛巳，昭文邵淵耀敬觀。近得燕園鈔本，據以校改正訛甚多，知元槧之足珍也。

闕里誌

明刻清修補本

明・陳鎬　孔胤植　撰

《闕里誌》二十四卷，明陳鎬纂修，孔胤植重修，明崇禎刻清代修補印本。

陳鎬（生卒年不詳），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弘治、正德年間先後任山東提學副使、山東按察使。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著有《金陵人物傳》等。孔胤植，孔子六十五代孫，崇禎中襲封衍聖公。

闕里向無志乘，僅有《孔庭纂要》、《祖庭廣記》諸書，稍稱完備。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闕里孔廟大修竣工。閏四月，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奉旨至曲阜祭告孔廟。此間，東陽與巡撫都御史等共議撰修一部《闕里誌》。時爲提學副使的陳鎬參閲衍聖公孔聞韶所提供之孔府文獻資料，至弘治十八年修成，李東陽親作序，刻版印行。該志共計十三卷，詳細記述孔子生平事迹、闕里廟制、歷代皇帝封賜、祭孔禮樂等内容，是一部較爲完整的孔氏家族史。崇禎年間，六十五代孫胤植又取該志再三研訂，綱目無改於舊，而捉筆纂要，斥贋登遺，重新修訂補充，編爲二十四卷。是即今傳之本。卷一爲圖像志，包括崇祀像、行教像、司寇像、憑几像、乘輅像、魯國圖、聖廟圖、闕里新城圖、尼山圖、防山圖、孔林圖等。卷二爲禮樂志，包括位次圖、禮器圖、禮器説、陳設圖、樂器圖、樂器説、樂舞圖、奏樂位次圖及歌章。卷三爲世家志，包括世表、姓譜、本姓。卷四爲事迹志，包括尼山毓聖、年譜等。卷五爲《史記・孔子世家》。卷六爲祀典志，包括祀典、謚號、章服等。卷七爲授官恩澤、世職知縣、四氏學學録、尼山書院學録、洙泗書院學録、孔庭族長、林廟舉事等。卷九爲人物志。卷十爲甲科、鄉科、監生、歲貢。卷十一爲林廟志、山川志、古迹志。卷十二爲恩典志。卷十三爲弟子志。卷十四爲歷代誥敕。卷十五爲明朝誥敕。卷十六爲御製祭文、諭祭聖裔文。卷十七爲御製贊。卷十八、十九爲撰述，包括歷代碑記、明朝碑記。卷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爲藝文志，包括歌詩、辭賦、銘、辯、頌、雜體、奏疏、表章、墓志、墓表、神道碑等内容。

全書網羅文獻，薈萃故實，尤其是有關孔子、孔門弟子、孔氏家族、孔廟禮樂、歷代崇祀的資料，極爲豐富，可補史書之遺，於研究孔學沿革甚有裨益。

闕里誌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為帝紀、為世家、年表、列傳、各志、事合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為志、則無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為政、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列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

翰筆間有記述、多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勑代告、因覽遺纂、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以稿付御史陸君偁、盧君

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令書以請。適陝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于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投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

名氏事行，而體統尊。奉先
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
著，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
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沿革
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
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
納，往後罔不備載。而關鍵訂
訛，芟繁剔偽，惟其所當。凡
為卷十有二，為目十有四，為文累
若干萬言。推是，我

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君
粲然大明于世，亦孔氏之家
史也。蓋有此地，必為此書，關
于三千年，而成于一旦，不可謂
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
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
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
惕然感之乎心，殊方而處，限
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
羡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

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鏤梓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乎無窮。由今日以至乎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君之意序之。參事黄君讓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侍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黄修述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長沙李東陽序。

重脩闕里誌序

太史公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演周易、屈原放著離騷、孫子臏脚、而論兵法、韓非厄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至若洪支英蘂、析珪累組、求得意靡、愉佚莫支、道已泰矣、志已遂矣、而乃握筆纘綴、字捨句徂、駢鉛槧之業、齎龍帋之文、則何以稱焉。蓋孝以錫類、為大業以述事為精。夫天下後世稱頌周公者、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故于今誦周公之孝不衰。且世之治二氏者、慮無高張門户、

薪傳祖燈，讀其書，鑿鑿有據，令大衆目眩神移。而號為孔氏學者，訊以尼山洙泗之閾，瞠乎不能舉其凡，及不若鯫篤嶺函關之傲儻譎誕，事往而景留也，可勝喟哉。衍　聖對襄孔公，先師六十五世懿派也。以本支入承聖統，主先師匕鬯。吉蠲諆惟之必周，

蒸嘗楅衡之必豫，登豆籩房黍稷馘美之必潔，必芬，亦既存著不匱矣。已乃追崇所生，貤贈王父王父母父母，俱以爵夫人未已也。念其長兄無祿蚤逝，而不從出先公之側室也，及嫂氏俱未膺一命，遂惻然三請恩綸焉。煌煌經金鈒玉之函，與身暨元配兩夫人氏，蓋疊膺十錫矣。乃貴不與驕期，寵

不與鴻雅、致々然惟隆
先聖之家聲是懸。錄目竹素、
鏤思再鉛、取舊所為闕里誌
者再三研訂、綱目無改于舊。
而捉筆纂要、所釐登遺、
薈為全書。然後大聖人之文獻
網羅無佚者、炳焉與六經同
觀。於戲盛哉。公家子國有言、
先君生于周季、睹史籍之繁
文、慮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
樂、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
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
職方以除九丘。制作告成、荷赤
虹黃玉之祥、遂為萬世教主。
然則刪脩者、孔聖之家法。而
公遂從二千載之下、闡繹而
紹明之、侃然與參侯辭亞相
而集古義者異代同符、可不
謂求世德以率乃祖者歟。今有
一人于此、行化一鄉、德徵一國、聞

其風而慕之者，猶且想見其生平、脩短豐約何狀、里居何名。及其功也、又必訊其后裔家世何若、以寄其延想無已之懷。況以大聖人之盛德美業、其爲世企慕者甚。然考証無據、有不翻疑其等于二氏之惝恍、若流渺悠山嶺之隔者耶。手是編而凡有懷瞻企者、且盡慰其心思、眼睫爽然、置身孔聖之庭。則公之緣述事以嘉惠天下睎聖之徒者、其錫類抑何宏也。昔先聖閒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者子孫不脩、將忝厥祖乎。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先聖欣然嘆曰、然乎、吾無憂矣。公今者纂脩詮

事、且以一函告成于

先聖之廟。在廟靈爽、睠顧

于代六十五之象賢有人也、將

無轉喟然爲欣然乎哉。雖謂

周公之孝異代化邵、可矣。

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濟

上後學楊士聰沐手謹序。

詩賦　銘辯　頌雜體

卷之二十二

奏疏

卷之二十三

表章

卷之二十四

墓誌　墓表　神道碑

闕里誌卷之一

圖象誌

叙曰：圓靈默旋則星緯昭象，方輿審運則流峙呈形。何者？玄造非形象不顯也。矧夫子德儷兩儀，範垂萬禩，故鄉黨寫當年之照，而祖庭傳奕世之神。倘遺容不載，何以令覓蹤之君肅低回于宮墻軒宅之儼，嚴存著于笑語乎？至於肇基啟祥，則山川瀉其精；萃渙栖神，則林廟宅其墟。設几鋪筵，歌德舞功，則禮樂煥其文。摛之非筆底天機、畢池神彩，烏能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哉？作圖象誌。

按漢靈帝光和二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觀此則知畫像始于漢也。至梁元帝在荊州時，自畫先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稱為三絕，猶未聞設像也。唐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上言：孔宣父廟，顏淵配，其像立侍，准禮宜坐。詔乃改顏子十哲俱為坐像。觀此則知設像自唐已有之，然不知起于何時也。及考魏興和元年，兗州刺史李仲璇修廟碑云：乃命工人修建容像，雕素十子，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聖容肅穆，丹素陸離。觀此則知設像始于魏也。宋建隆元年，詔修祠宇，塑繪聖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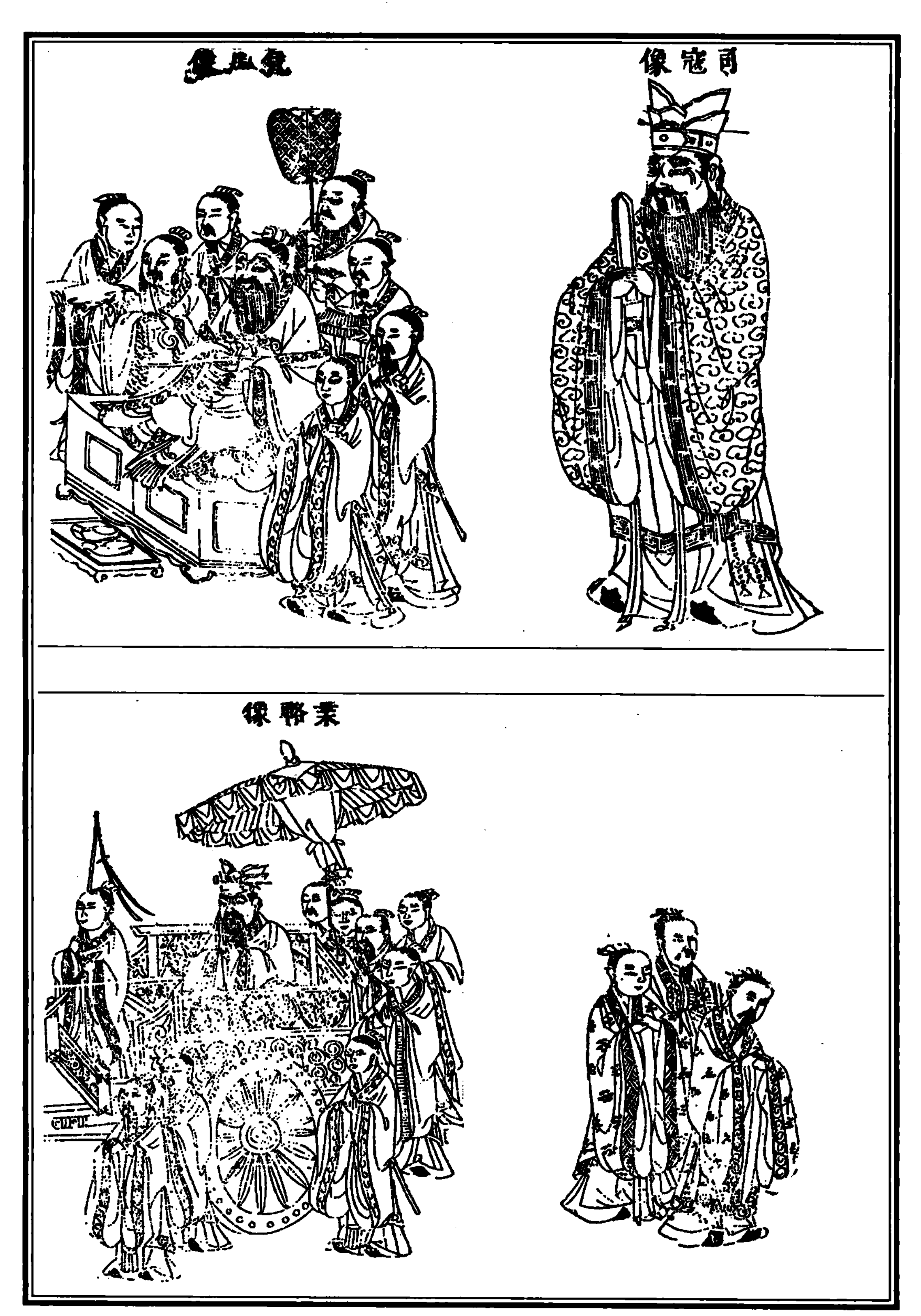
明天順元年，新先聖像一龕于文淵閣，像乃銅鑄飾金。自是閣臣每入，必先行四拜禮云。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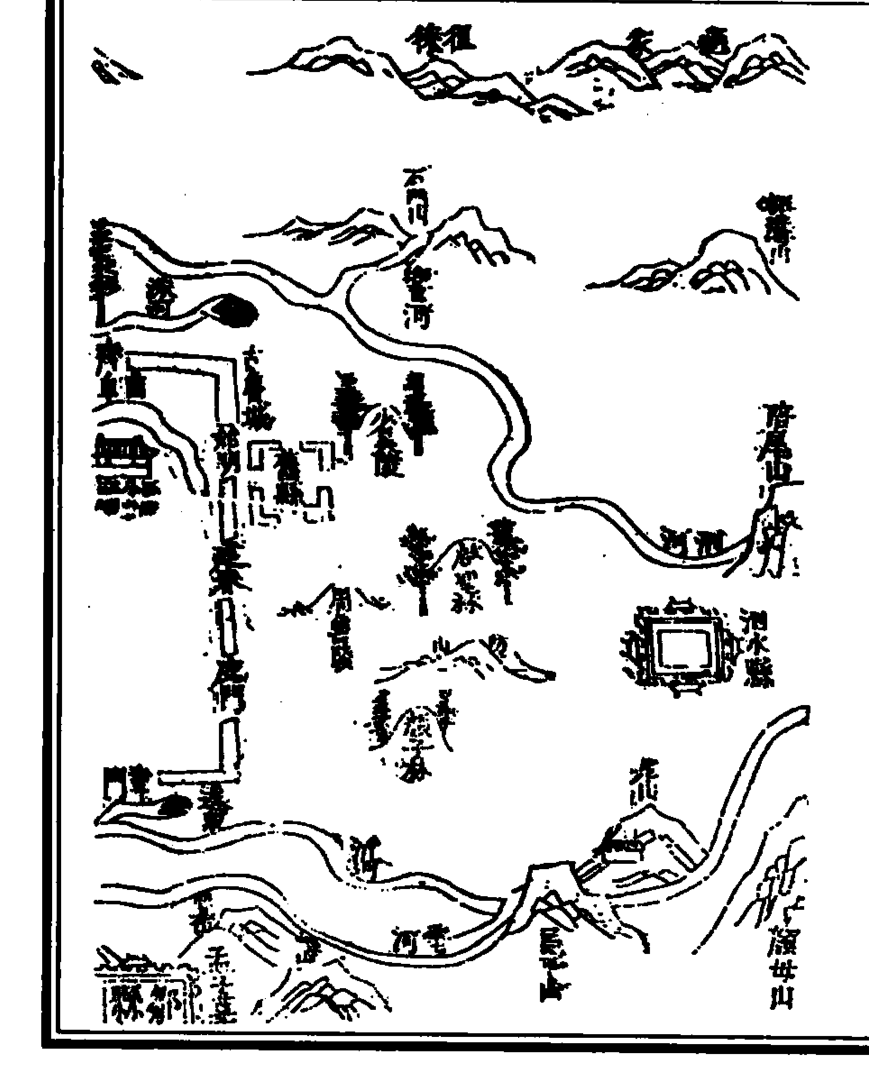
行教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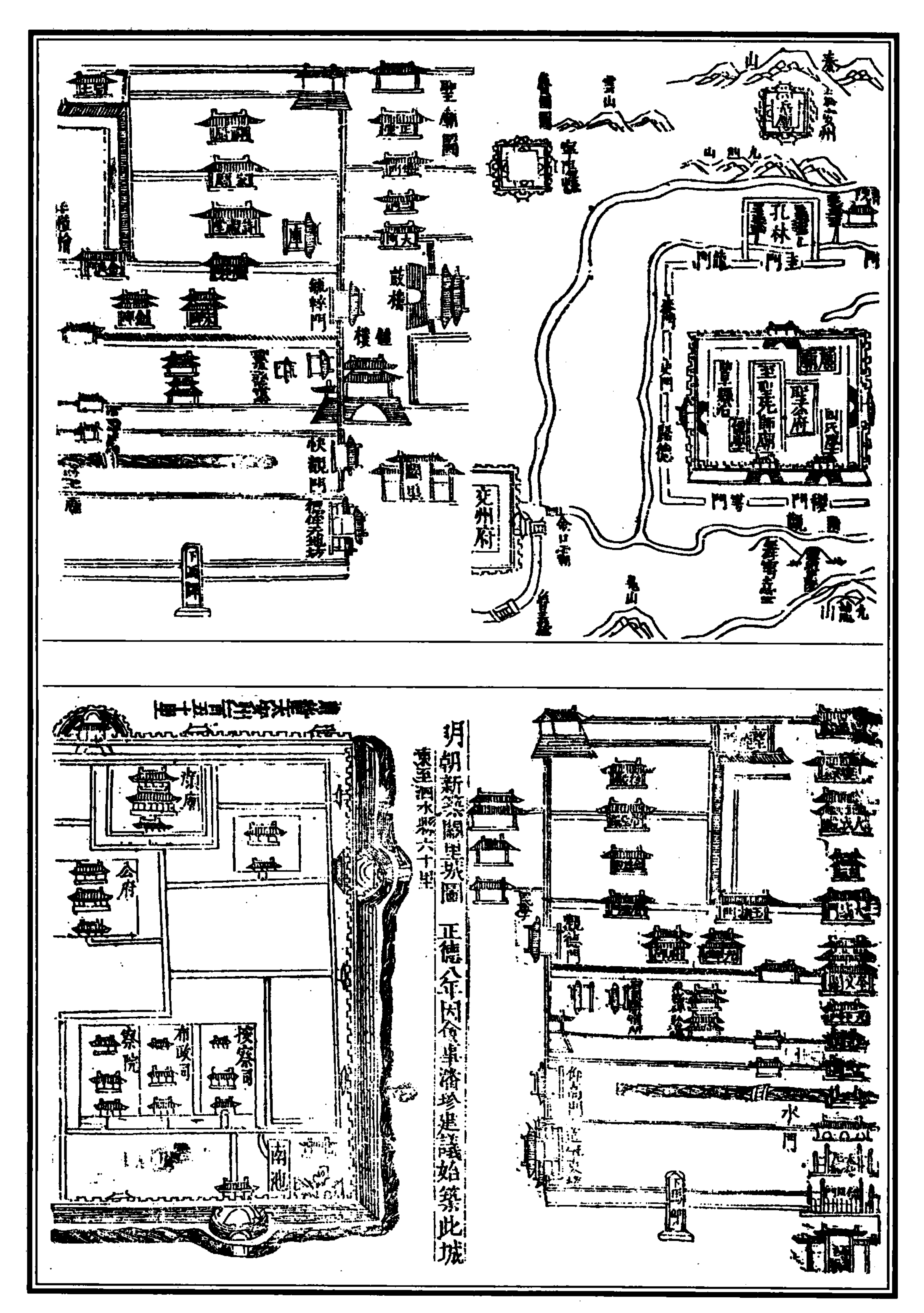



司寇像
秉聘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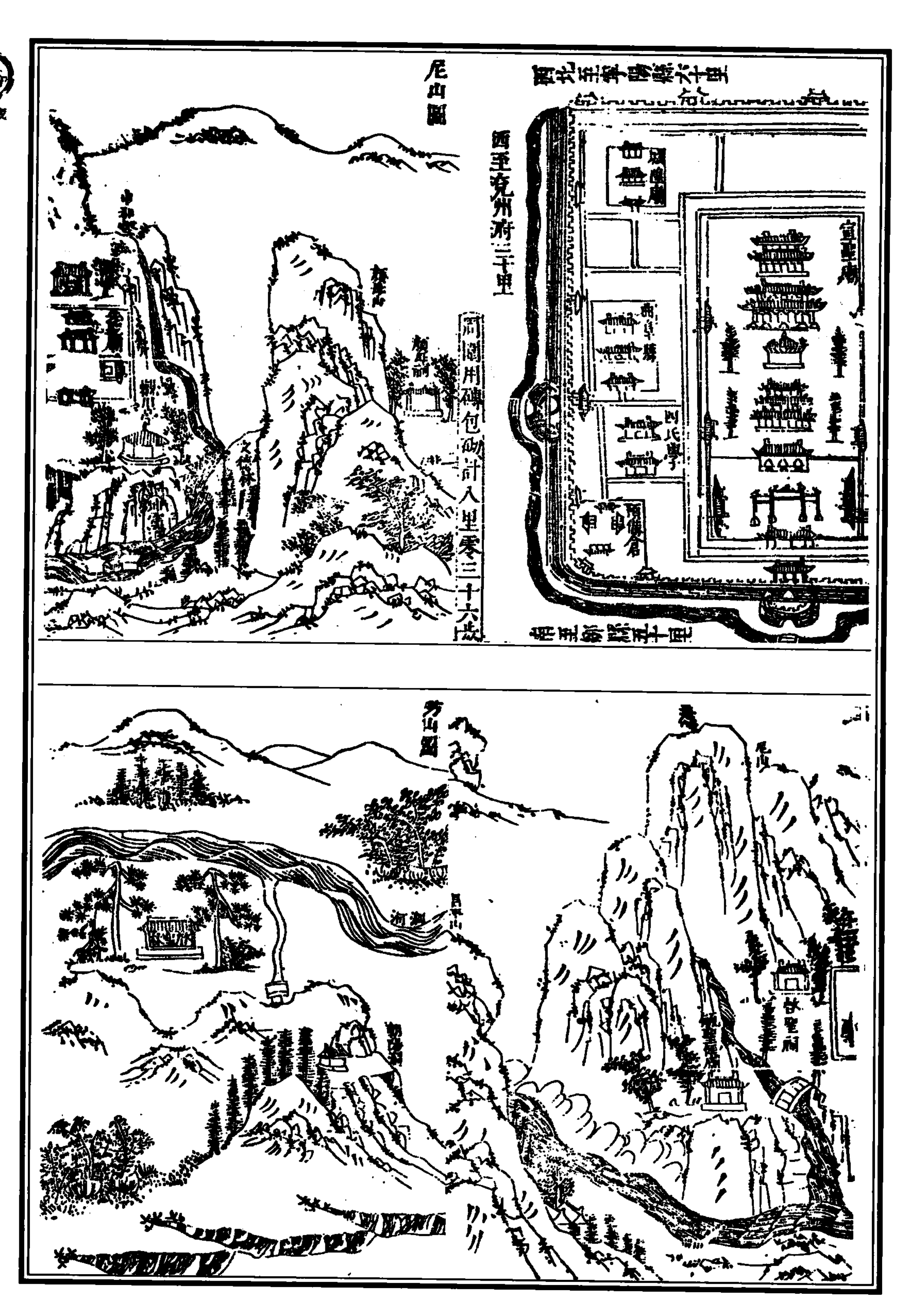
按四十七代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曾者，即小影也。四十六代孫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謂之行教。行教已有不本小影，仍摹傳之，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真也。一、廣陵馬大年爲夏縣令，嘗君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一注長上而促下，末僂微曲也。後耳，耳近後也。視若營四海，則憂世之容可想也。抑形狀末也。論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摩詰亦安能作也。一、元鄒縣尹司居敬曰，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蓋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顧愷之筆。杏壇小影像，吳道子筆。及近年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若夫文宣王像，自唐以來加冕服之制者，今并列圖于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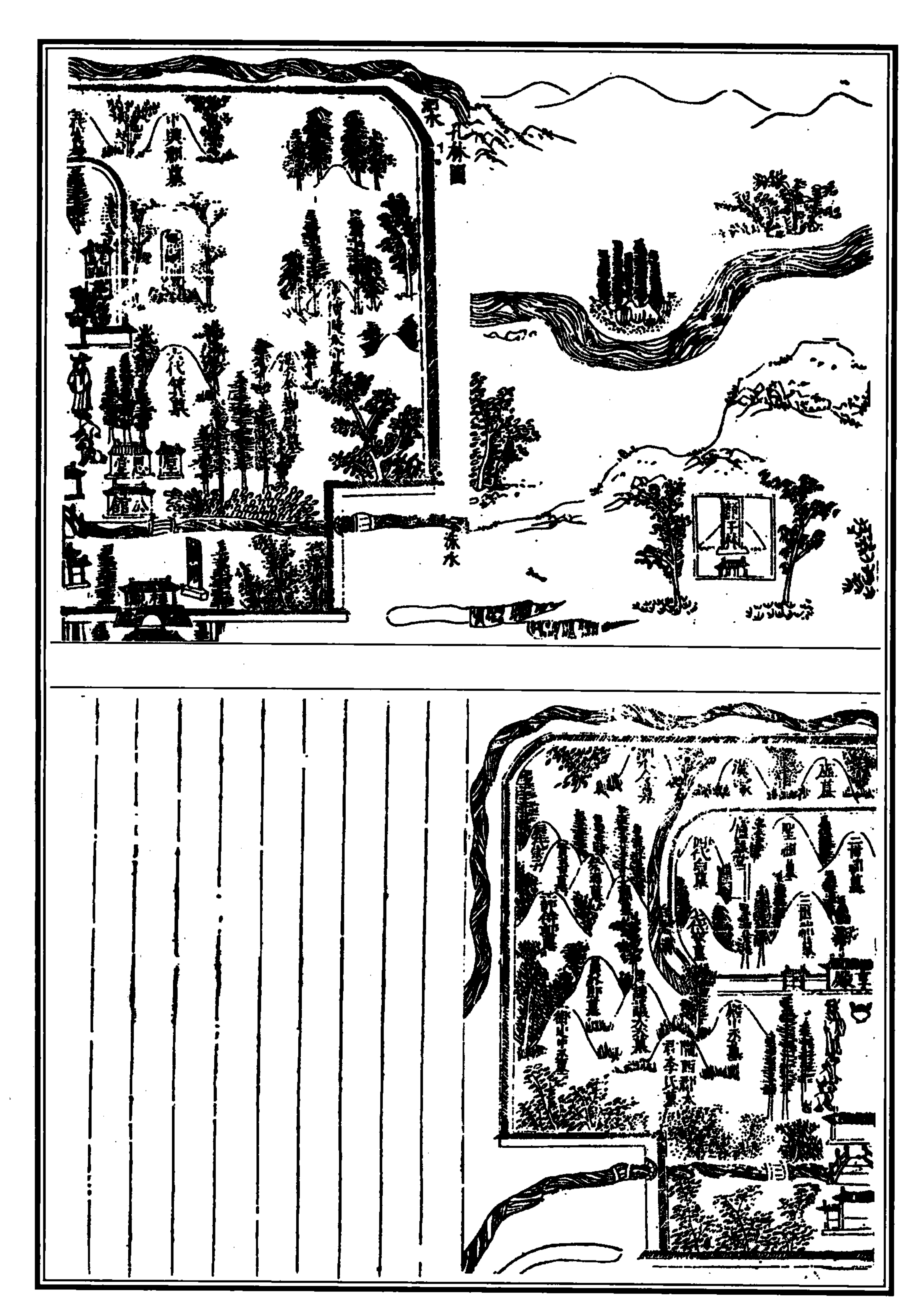




明朝新築闕里城圖　正德八年因僉事潘珍建議始築此城

東至泗水縣六十里


尼山圖
西至兖州府三十里
周圍用磚包砌計八里零三十六步
宣聖廟
四氏學
預備倉
防山圖
沂河
啓聖祠


孔林圖
洙水

東廡先儒

王子守仁　陳子獻章　許子衡　蔡子沈　陸子九淵　朱子熹　楊子時　張子載　程子顥　周子敦頤　歐陽子脩　王子通　杜子子春　毛子萇　高堂子生　穀梁子赤　左子丘明

西廡先儒

公羊子高　伏子勝　孔子安國　董子仲舒　后子蒼　韓子愈　胡子瑗　程子頤　邵子雍　司馬子光　胡子安國　呂子祖謙　張子栻　真子德秀　薛子瑄　胡子居仁

啟聖王位

先儒蔡氏元定　先儒程氏珦　先賢孔氏　先賢顏氏

先儒周氏輔成　先儒朱氏松　先賢孟孫氏　先賢曾氏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

先賢卜子商　先賢仲子由　先賢端木子賜　先賢冉子雍　先賢閔子損　述聖子思子伋　復聖顏子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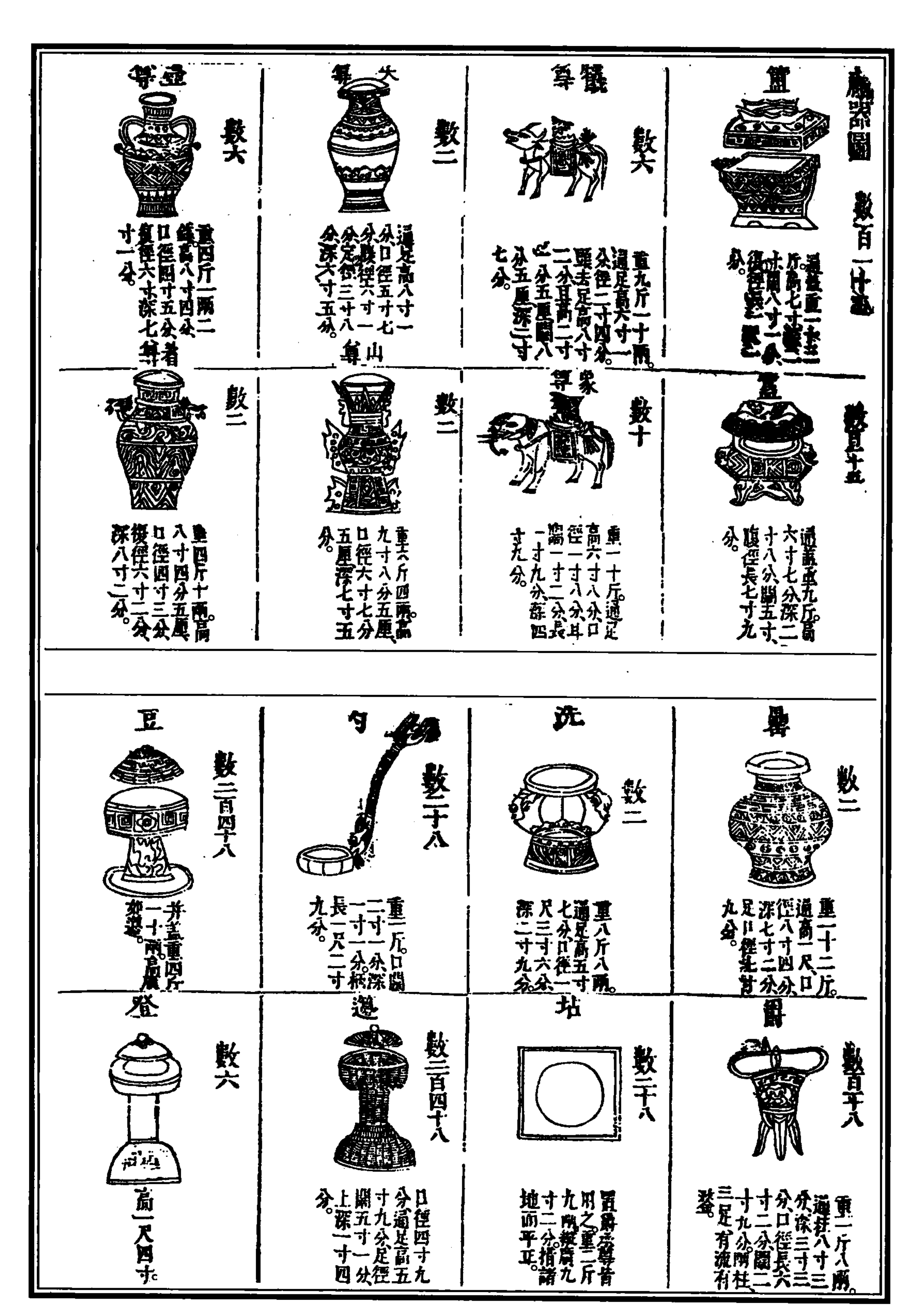
宗聖曾子參　亞聖孟子軻　先賢冉子耕　先賢宰子予　先賢冉子求　先賢言子偃　先賢顓孫子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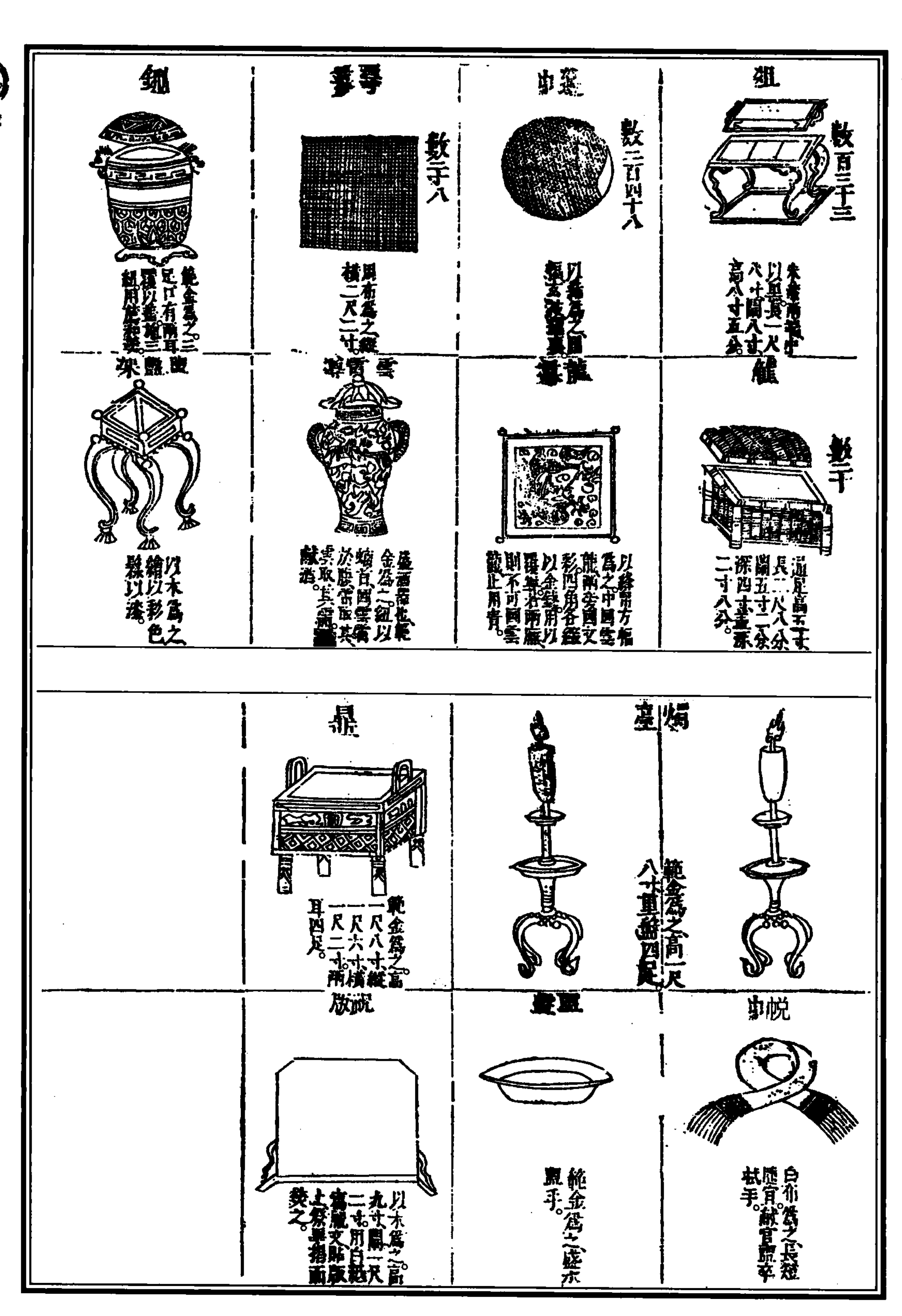
東廡先賢

步叔子乘　琴子牢　陳子亢　公西子輿如　公西子蒧　邽子巽　樂子欬　顏子之僕　燕子伋　縣子成　公祖子句茲　秦子商　句子井疆　顏子祖　奚子容蒧　公子良孺　任子不齊　商子澤　漆雕子徒父　漆雕子哆　冉子季　伯子虔　冉子孺　梁子鱣　公西子赤　樊子須　漆雕子開　商子瞿　南宮子适　原子憲　澹臺子滅明

西廡先賢

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晳子哀　高子柴　司馬子耕　有子若　巫馬子期　顏子辛　曹子卹　公孫子龍　秦子祖　顏子高　壤駟子赤　石作子蜀　公夏子首　后子處　公肩子定　鄡子單　罕父子黑　榮子旂　左子郢　鄭子國　原子亢　廉子潔　叔仲子會　狄子黑　孔子忠　公西子蒧　秦子非　申子棖　顏子噲


禮器圖
簠
犧尊
數六
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圍八寸一分五釐，深二寸七分。
大尊
數二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
數六
重四斤一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簋
通蓋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象尊
數十
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四寸九分。
山尊
數二
重十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
著尊
數二
重四斤十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二分。
罍
數二
重一十二斤。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
九分。
洗
數二
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
勺
數二十八
重二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豆
數二百四十八
并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籩。
爵
數百二十八
重二斤八兩。通柱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坫
數二十八
置爵爵尊皆用之。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
籩
數二百四十八
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登
數六
高一尺四寸。


俎
數百三十三
朱漆兩端赤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
數二百四十八
數二十八
用布爲之縱橫二尺二寸。
鉶
篚
數二十
以絳帛方幅爲之中圖雲龍兩旁圖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鈴
盛酒器也範金爲之
以木爲之繪以彩色
鼎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
帨巾
白布爲之
拭手。
盥盤
範金爲之
盥手。
祝版
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

歷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文公朱熹曰、舊禮器圖様並依聶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皆考三代遺法④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歟。

簠簋　皆盛黍稷之器。有虞氏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簋方簠圓、刻木爲之。古用陶器、後世範金爲之。

籩豆　籩、古今皆竹製。惟豆制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魯王豆、雕籩、彌雕及鄭氏說以木、禮旊人說以瓦、聶氏考古圖說及政和近制以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犧尊　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取其犧牲享食之義。犧牛形、範金爲之。穴背受酒、於腹上覆以蓋、用酌獻酒。

象尊　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酌亞獻酒。

雲雷尊　紐以蟠首、腹畫雲雷回旋之狀、用酌初獻酒。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

壺尊　其尊作壺形、其腹飾[illegible]腹著風雲、不窮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

山尊　畫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容五斗、刻畫爲山雲狀。

著尊　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

罍洗　皆所以盥也。盥事而盥、致潔敬之意。罍盛水、洗受棄水、惡濺地也。皆刻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今博古圖罍爲饕餮、雷文、洗飾蟠龍。

勺　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導引意。今稍首爲龍、夏制也。

鼎　鑪也、用以焚香。

爵　明堂位曰、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按爵雖小者爲棧、棧甲而淺、按爵象雀而鍾斝有耳焉。按禮書、爵小者各爵大細者各斝其義取小爲貴、因著飲戒云。洪氏曰、太當爵斯酒、柢三足、隻耳、像口、今爵緊或以木刻雀、置盃於背以承酒、殊非也。以置爵亦承尊、陶氏曰、古者爵有承盤、若與

坫　豐是已。施於燕射曰豐、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豐字從豆、篚、豐年之豐、謂時和年豐、爲禮器盛豐備、神歆其祀、人受其福也。鄭注云、豐似豆而卑。木製漆赤、中畫赤雲氣。

登

鉶　用芼和羹。

俎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跗也。孔疏云、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其間有橫、橫似堂壁、橫下二跗似堂東西各有房也。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玉飾俎也、兩端漆中央黑。

篚　竹爲之。鄭氏謂如車笭、加竹篋。古用篚不一、以貯爵、以承食饌、以寘⑤玉幣、具載禮記。今學以承幣、蓋詩鹿鳴序實幣帛筐篚之遺意也。

陳設圖

先師位

帛

爵　爵　爵

和羹　太羹　和羹

脾析　菁菹　韭菹　稷　黍　形鹽　榛　白餅

豚拍　鹿醢　醓醢　粱　稻　藁魚　菱　黑餅

兔醢　芹菹　棗　芡

魚醢　筍菹　栗　鹿脯

設帛酒罇案

豕　牛　羊

小燭　小燭　小燭　小燭

燭　香　燭

每位一壇

四配位

帛

爵　爵　爵

和羹　和羹

脾析　菁菹　韭菹　稷　黍　形鹽　榛　白餅

豚拍　鹿醢　醓醢　粱　稻　藁魚　菱　黑餅

兔醢　芹菹　棗　芡

魚醢　筍菹　栗　鹿脯

[illegible]

豕　羊

小燭　小燭

燭　香　燭

讀祝案

十哲位

每位一壇

爵

和羹

芹菹　菁菹　稷　黍　形鹽　栗

鹿醢　兔醢　豕肉　棗　鹿脯

小燭　小燭

獻官拜位東西各一壇

[illegible]　帛

獻爵　獻爵　獻爵

燭　香　燭

兩廡

每四位一壇

神位　神位　神位　神位

爵　爵　爵　爵

稷　黍

芹菹　菁菹　形鹽　栗

鹿醢　兔醢　棗　鹿脯

豕肉　豕肉　豕肉　豕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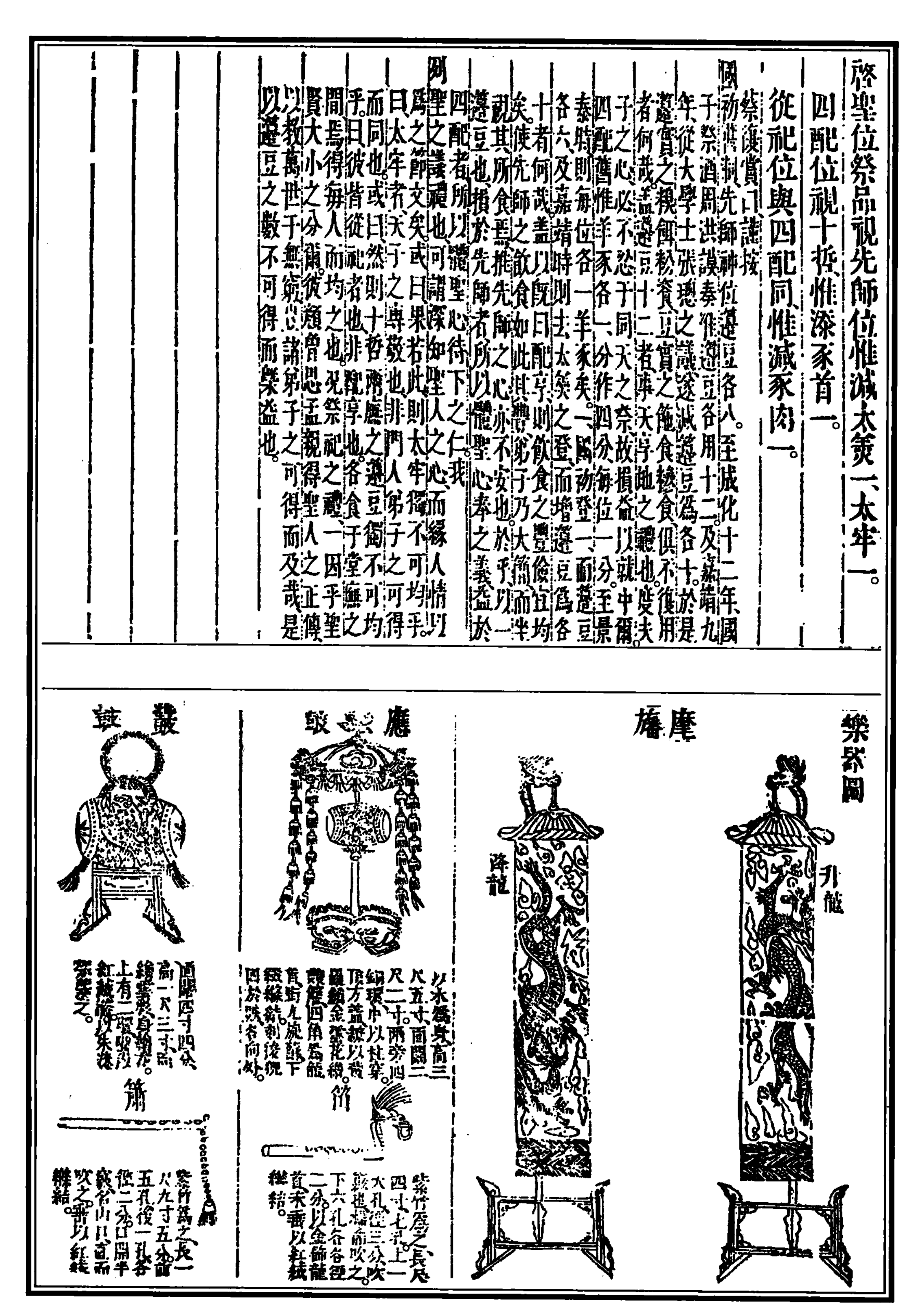
燭　燭

帛　[illegible]

獻爵　獻爵　獻爵

燭　香　燭

獻官拜位每廡三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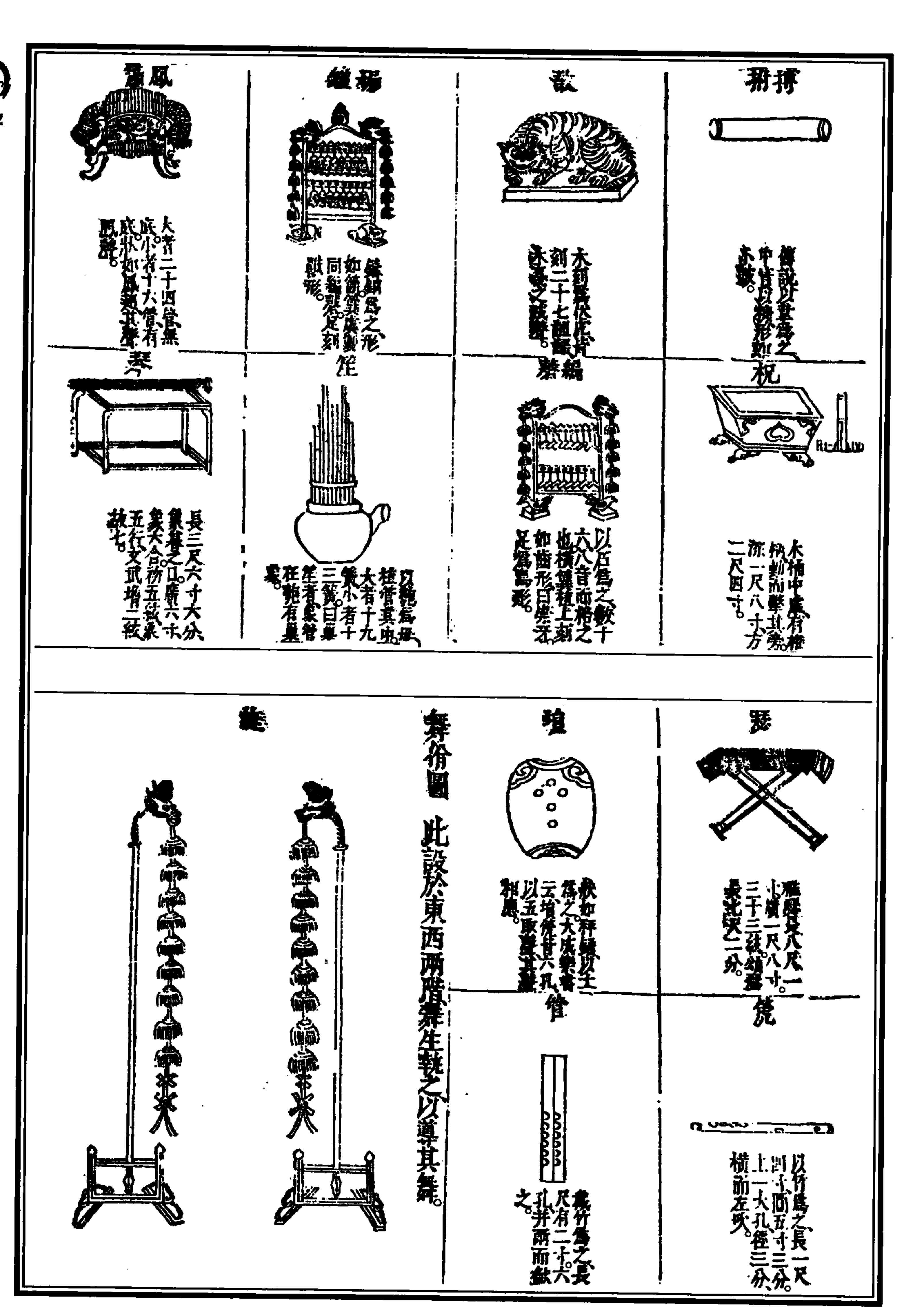
啓聖位祭品視先師位，惟減太羹一、太牢一。

四配位視十哲，惟添豕首一。

從祀位與四配同，惟減豕肉一。

祭復賞門謹按：國初洪武制先師神位籩豆各八。至成化十二年，國子祭酒周洪謨奏准籩豆各用十二，及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之議，遂減籩豆爲各十。於是籩實之糗餌粉餈，豆實之飽食糝食，俱不復用者，何哉？蓋籩豆十二者，事天享地之禮也。度夫子之心，必不忍于同天之祭，故損益以就中爾。四配舊惟羊豕各一，分作四分，每位一分。至景泰時，則每位各一羊一豕矣。一國初登一、而籩豆各六，及嘉靖時，則去太羹之登，而增籩豆爲各十者，何哉？蓋以既曰配享，則飲食之豐儉宜均矣。使先師之飲食如此，其禮弟子乃大簡而半，觀其所食，甚推先師之心，亦不安也。於乎，以一籩豆也，損於先師者，所以體聖心奉之義；益於四配者，所以體聖心待下之仁。我

聖之議禮也，可謂深知聖人之心，而緣人情以爲之節文矣。或曰：果若此，則太牢獨不可均乎？曰：太牢者，天子之尊敬也，非門人弟子之可得而同也。或曰：然則十哲兩廡之籩豆獨不可均乎？曰：彼皆從祀者也，非配享也，各食于堂廡之間焉，得每人而均之也。況祭祀之禮，一因乎聖賢大小之分爾。彼顏曾思孟，親得聖人之正傳，以教萬世于無窮，豈諸弟子之可得而及哉？是以籩豆之數不可得而槩益也。



舞佾圖　此設於東西兩階，舞生執之以導其舞。

樂器

八音之器、聖人法八風而爲之。其聲出於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具一聲者、有具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己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于鳳氣禽獸、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有如此。

麾旛 以絳繒爲之、長七尺、闊一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以相連首尾。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朱竿長八尺五寸、末施銅龍首、塗金、啣其麾下垂。樂中麾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見、樂作。偃之則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朱漆、閑則植其上。

應鼓 華之爲器、去故意也、爲群音首。其卦坎、其方北、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每奏樂一句、以搥擊者三、但節幾從容也。

鼗鼓 其制如鼓、司此者搖於項上、兩手搖之、以應鼗鼓節樂。

笛 笛之爲物、其直篠而有觸、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籥、春分之氣也。

簫 截竹爲之、以紅絨絲繫之。吹者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

柷 柷所以合樂、狀方如漆桶、中有椎柄、連抵撞柷之擊以起樂。

敔 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鉏鋙、木戞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形伏、故以止樂。

編磬 磬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以堅木爲捷、竹爲柄、司磬者擊之、其音律則與鐘同。凡擊則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既闋則擊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

編鐘 其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秋之氣也。以堅木爲槌、竹爲柄、司鐘者擊之、則有六律六呂、以應十二月之候。又有清聲、以配之。

笙 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

排簫 二、又名鳳簫、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

琴 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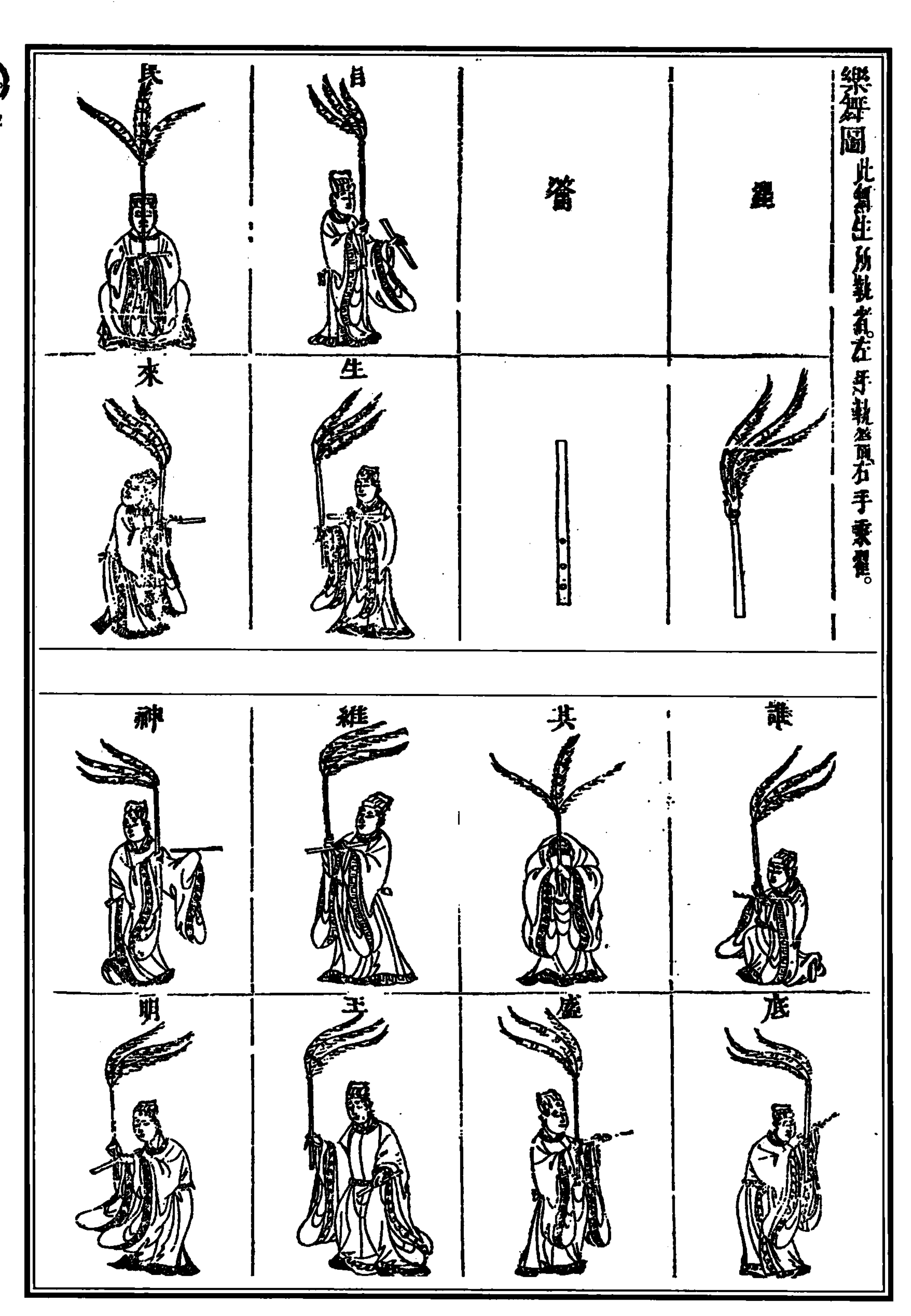
瑟 伏羲氏作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止爲二十五絃、頌瑟也。雅瑟三十三絃、二者制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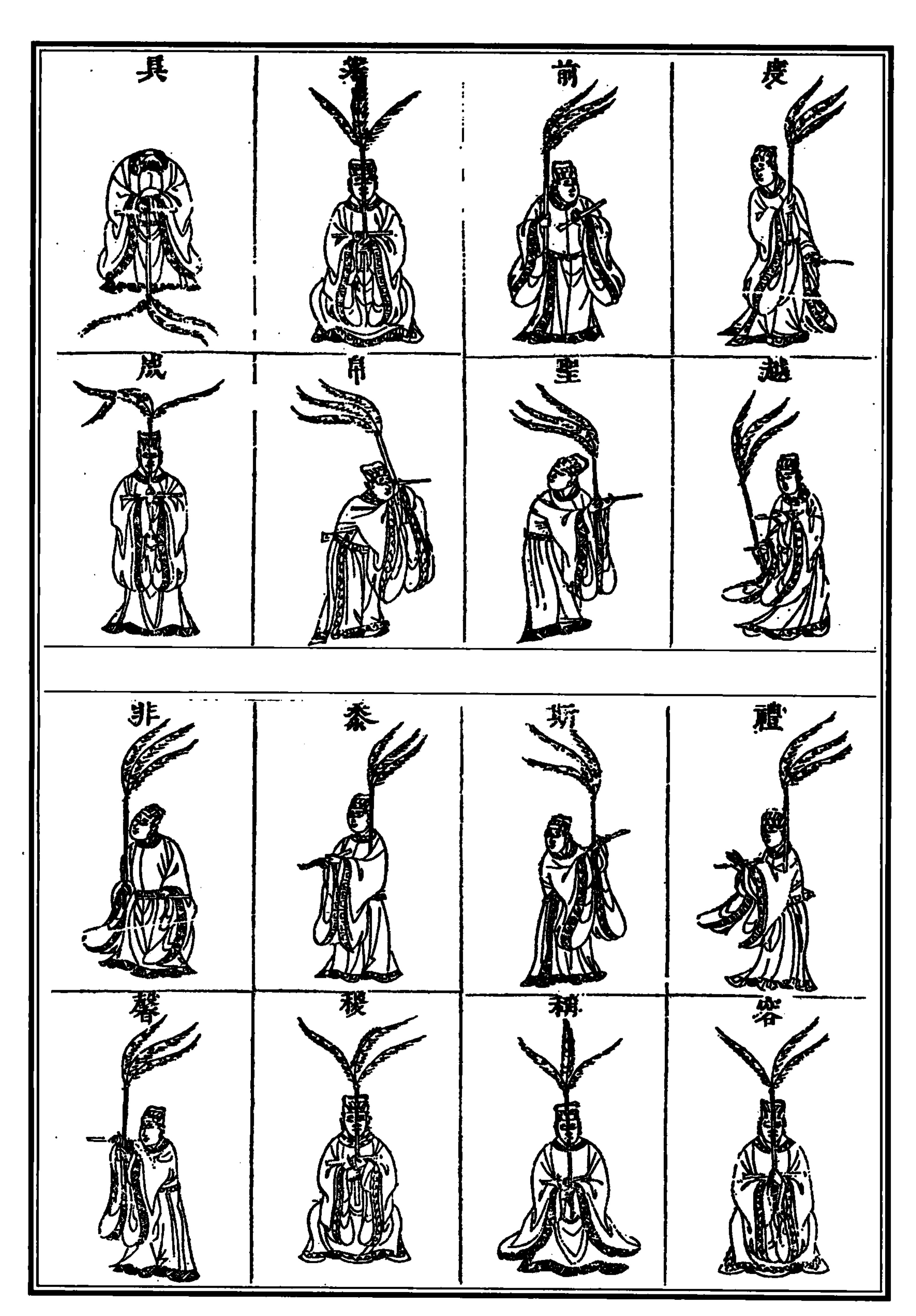
塤 塤之爲音、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水火土之三形。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平底水之形也。圓體、土之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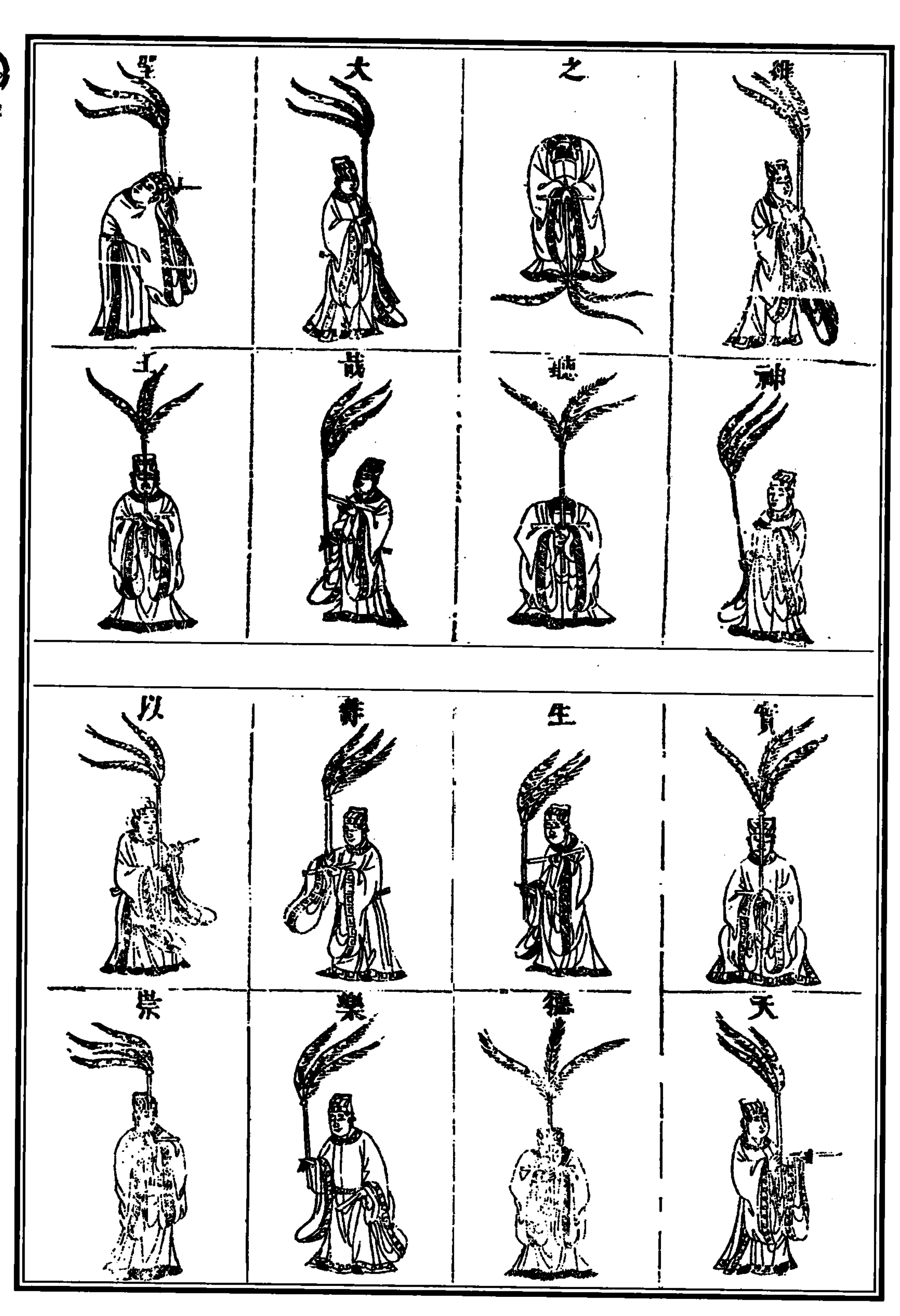
箎 以竹爲之、此樂聲大宜輕用氣吹之、其聲乃和、以合衆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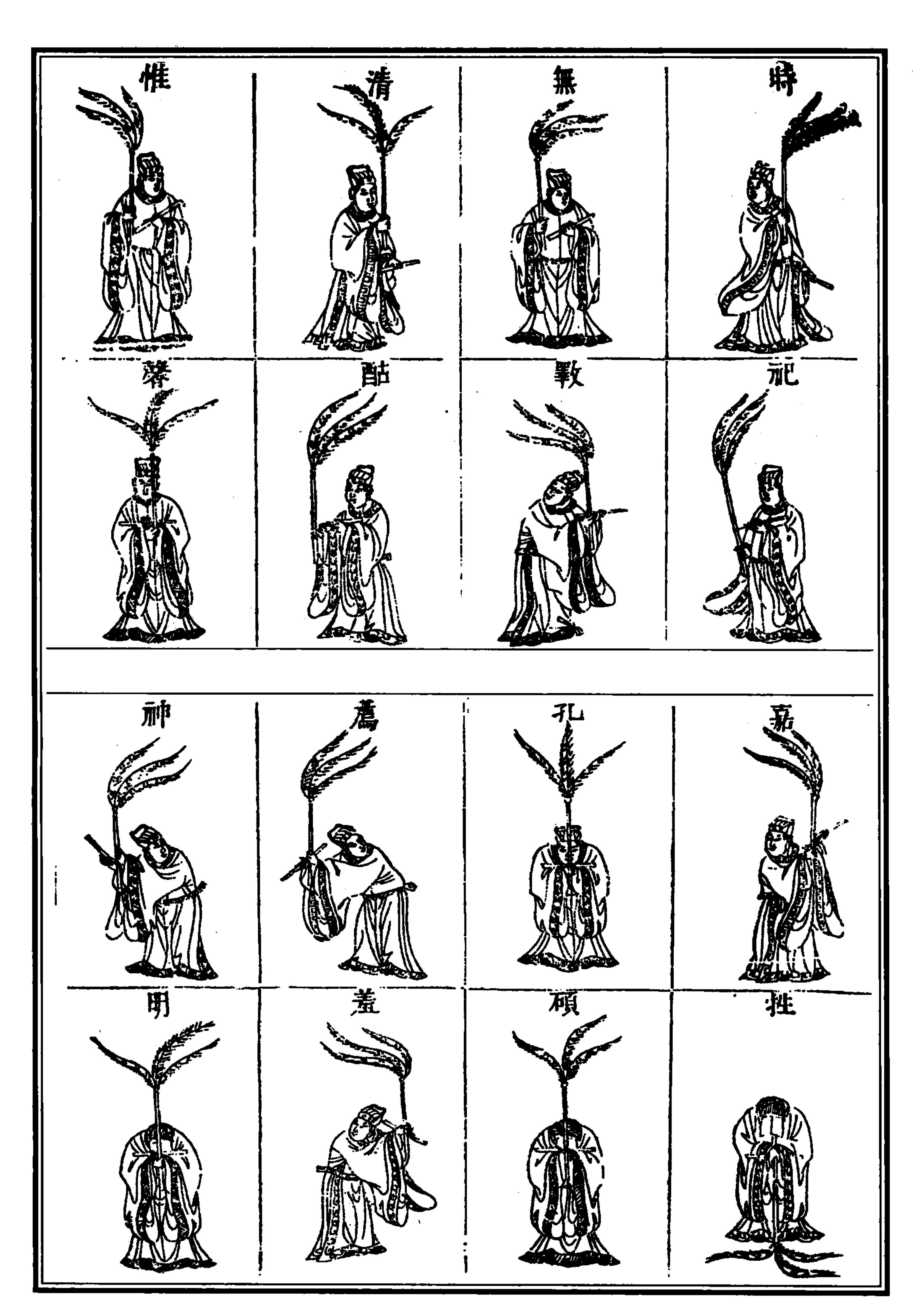
管 截竹爲之、爲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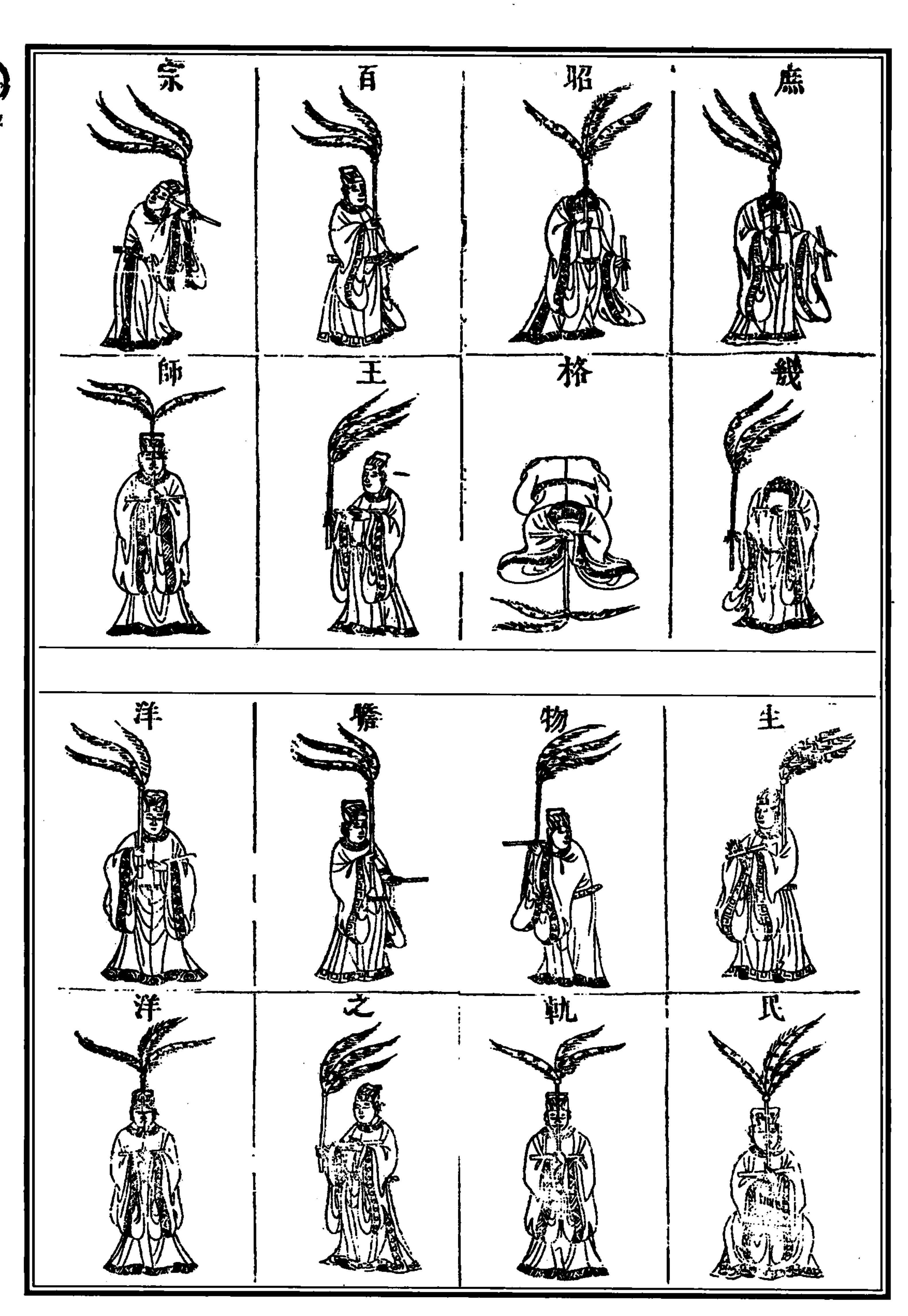
樂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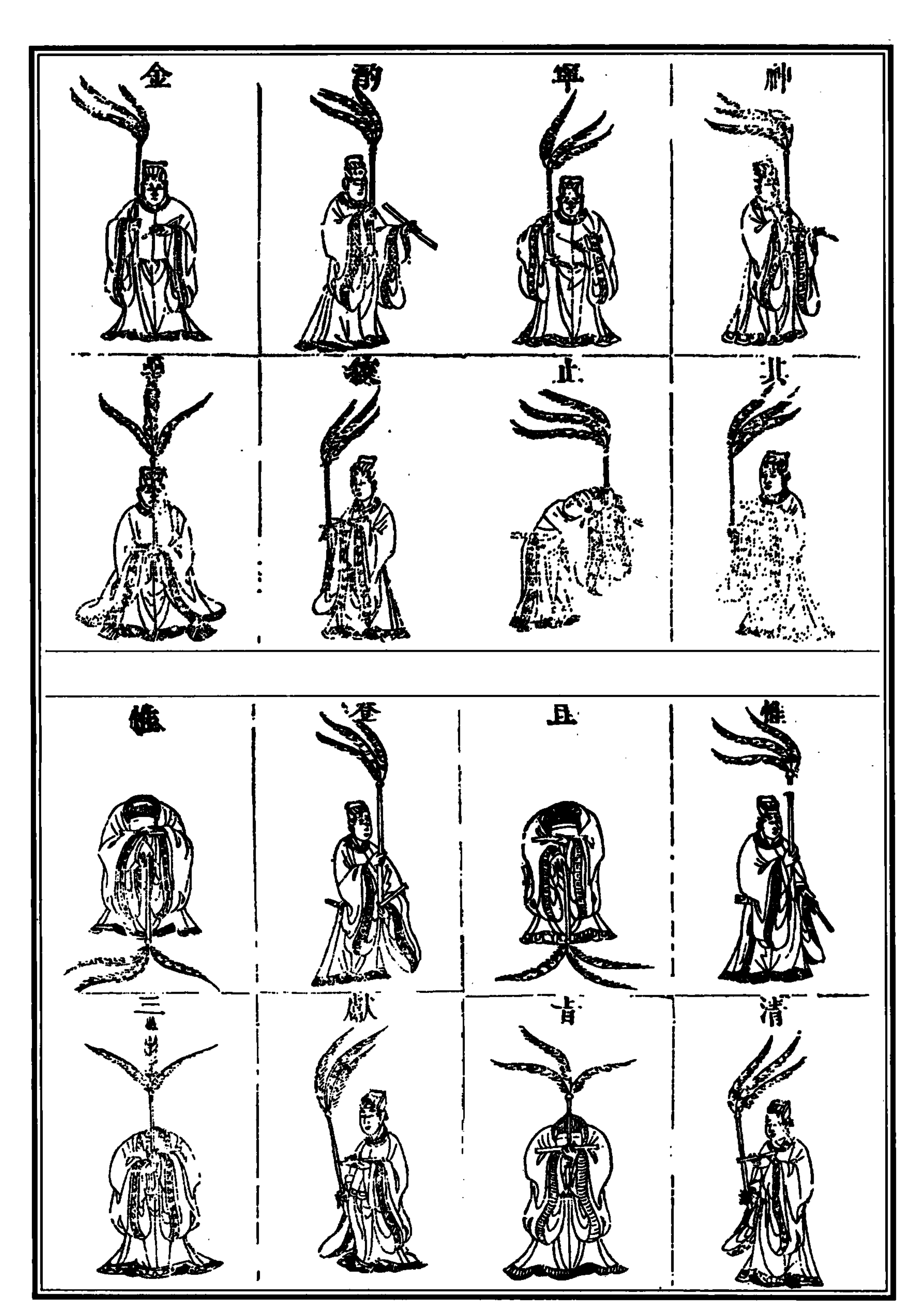

樂舞圖此舞生所執者。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翟
籥
自
生
民
來
誰
底
其
維
王
神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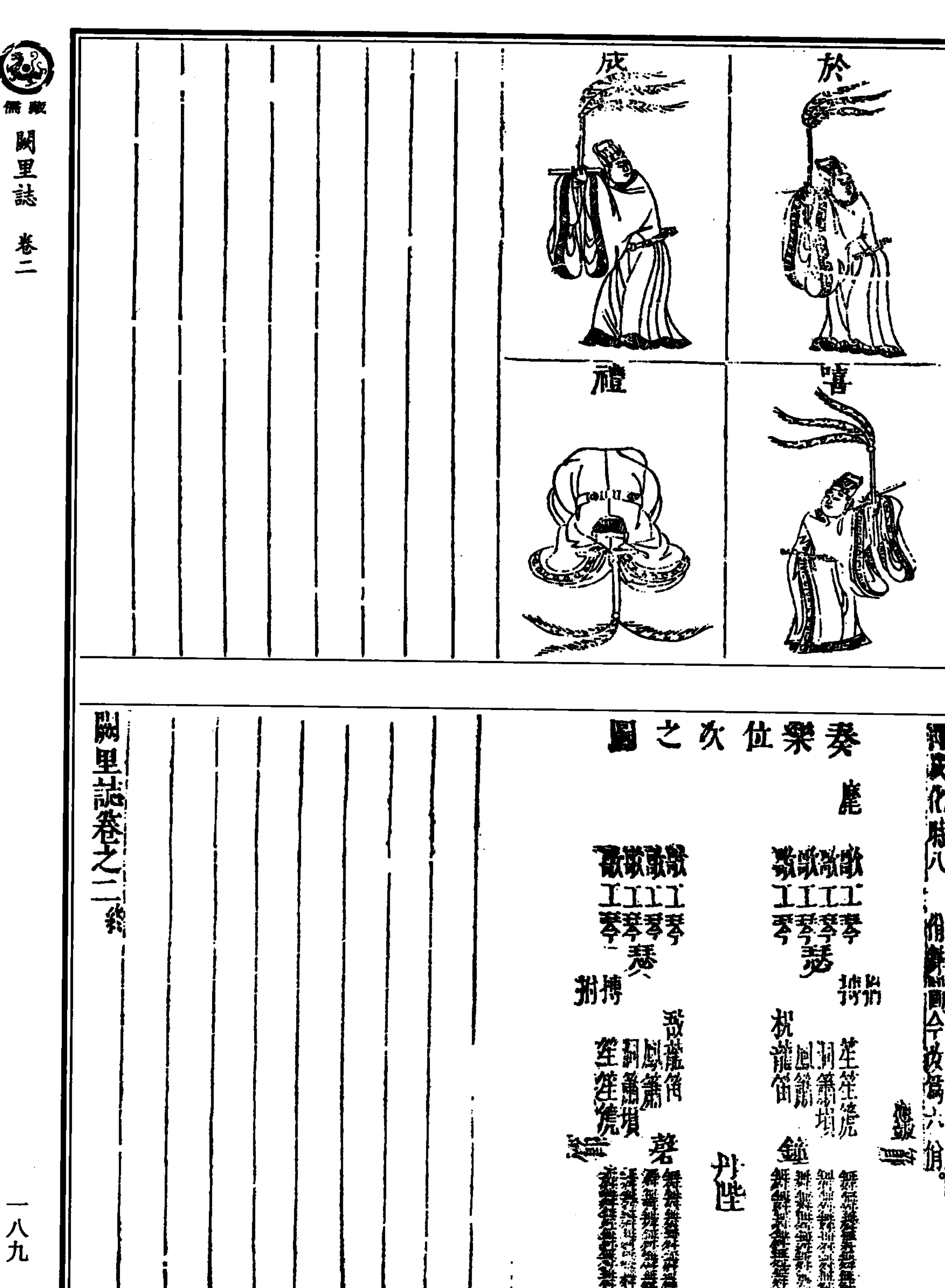

度
越
禮
容
前
聖
斯
稱
粢
帛
黍
稷
具
成
非
馨


聖
大
之
維
王
哉
聽
神
以
薦
生
崇
樂
天


時
祀
無
斁
清
酤
惟
馨
嘉
牲
孔
碩
薦
羞
神
明


庶
幾
昭
格
百
王
宗
師
生
民
物
軌
瞻
之
洋
洋


金
酌
舉
升
香
綏
止
其
惟
登
且
惟
三
獻
肯
清



闕里誌卷之二終

歌章

按樂章、卽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於樂、故曰樂章。古今祀先聖之樂不相沿襲、難以盡列、列其名而已。

明樂則全録通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隋亦以夏爲名、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頵又撰三和樂、一曰祴和、二曰豐和、三曰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有凝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來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濟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添徹饌⑥奏娛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明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今州縣如式製造。

明欽定樂章

迎神　咸和之曲　無舞⑦

大（太四）哉（南工）宣（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奠幣⑧　寧和之曲　有舞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王（林尺）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仲上）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上）非（潢六）馨、（林尺）維（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初獻　安和之曲　有舞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仲上）清（潢六）酤（南工）惟（仲上）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孔（黃合）碩。（合四）薦（太四）羞（南工）神（潢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亞獻　景和之曲　有舞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上）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罍、（仲上）惟（南上）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黃六）嘻（南上）成（林尺）禮。（仲上）

終獻　曲同亞獻　有舞

徹饌　咸和之曲　無舞

儀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
享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登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
樂仲上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
祇、林尺率黃太邇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送神　咸和之曲　無舞

冇太四巖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
恭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
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
畢、仲上成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祿。太四

望瘞　曲同送神無舞

校記

①復：當作「腹」。頁三左壺尊圖同。

②定：當作「足」。

③「雷取其」下當脱「畜」字，參《宣和博古圖》卷六。又「獻酒」上缺文當是「用」字。

④遣法：當作「遺法」。

⑤弊帛：當作「幣帛」，見《毛詩注疏》卷一六。

⑥微饌：當作「徹饌」。

⑦無無：當作「無舞」，見下文各條。

⑧尊：當作「奠」。

闕里誌卷之三

世家

世表

竊觀太史公三代世表、遡其所自、皆以爲始于黄帝。雖人代綿邈、莫可據信，固以昭聖神之後也。至於世家之作、例皆茅土顯裔、獨孔子以布衣與焉、其尊崇尚愼重豈不可見哉。顧闕於世表、則以宋自湣公而下、七傳至祈父、始別爲孔氏。世系未遠、考之世家、可以互見、非畧之也。蓋自漢至今一千八百三十餘年、孔氏之傳更六十有伍代、歷有位號于天下者二百君、雖正閏不同、而宗仰不異。至明爵系尤盛。茲既備録宣聖姓譜、本姓、世家諸篇、復表其世、以俟于無窮焉。

周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起成王丙戌至赧王丁丑。	起始皇庚辰至二世壬辰。	起高帝乙未至平帝辛酉。	起光武乙酉至獻帝庚午。	漢魏吴起辛未至甲申。	起武帝乙酉至愍帝癸酉。
成王二年丁亥始封殷後於宋，以奉湯祀。微子啓，帝乙長子。	鮒 始皇初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	高帝元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封滕爲奉祀君。惠帝拜博	志 光武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議郎、襲封褒成	羨 魏文帝黄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子一。	震 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

士、遷長沙太守。三十四年、謚元。自孔子至襄子

秦焚書、藏書于屋壁、隱於嵩山。子一。

微仲衍　啓弟。

宋公稽　衍子。

丁公申　稽子。

湣公共　申子。或作共，宋公嗣絶，弟二厲公、閔公來申自立，有弟日孔子至鮒煬公熙。計九代。

弟父何　共子。

宋父周　何子。

世子勝　周子。

正考父　勝子。

孔父嘉　正考父子。

木金父　孔父子。

祈父　木金父子。

因家焉。

或曰睪夷。以孔爲氏。

防叔　祈父子。

伯夏　叔子。

叔梁紇　伯夏子。

忠　文帝徵爲博士、十一年封褒成侯。

武　文帝博士，子一。臨淮太守。

延年　武帝博士，封褒成侯。是年追

霸　昭帝博士，宣帝太中大夫，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拜太傅，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謚烈，子四。

福　襲封關內侯，子一。

房　襲封關內侯，子一。

均　襲封關內侯。

捐　代。計二十一

光　襲封褒成侯，子一。

完　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弟讚子羨。襲封，自孔子至完，計二十一代。

孫　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子一。自孔子至撫，計二十四代。

賓　門侍郎。

疑　襲封奉聖亭侯。



子。自微子至叔梁紇，計十四代。

孔子　父叔梁紇，母顏氏。靈王二十一年庚戌生，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即魯哀公十六年。哀公誄曰尼父。子一。

鯉　景王十二年戊辰生，敬王三十八年己未卒。子一。

伋　安王二十三年乙亥居衛。子一。

白　子一。

求　子一。

箕　[illegible]子一。

并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侯。子一。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自孔子至均，計十六代。

穿　子一。

謙　一作[illegible]。子三。

自孔子至謙，計八代。

南北朝　晉、宋、齊、梁、陳、魏、東魏、北齊、西魏、後周，起甲戌至庚申。

隋　起高祖辛丑，至恭帝丁丑。

唐　起高祖戊寅，至哀帝甲子。

五季　梁、唐、晉、漢、周，起乙丑至己未。

宋遼金附　起太祖庚申，至幼主乙亥。

元　起太祖丙寅，至順宗乙亥。

謠　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子一。

鮮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子一。

乘　後魏孝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子一。太和十九年改謚孔子爲[illegible]

嗣悊　英悊弟。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濟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贈孔子爲先師尼父。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子二。

德倫　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二年陞孔子爲先聖。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是年詔朝會位同三品。子二。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

崇基　中宗神龍

仁玉　後唐時任曲阜主簿，歷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號中興祖。子四。自孔子至仁玉，計四十三代。

宜　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詔爲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太平興國三年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八年還朝，遷殿中丞。子三。

延世　太宗時授曲阜主簿，秩滿長福

洙　萬春子，襲封衍聖公於衢。世祖至元十九年辭爵，授國子祭酒、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卒無子。自端友至洙凡六世，因正嗣絕，南宗罷封。

浣　之厚子。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追封東平郡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

飛兆父。

靈珍 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子一。

文泰 襲封崇聖侯。子一。

渠 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子一。是年進封孔子為鄒國公。

長孫 襲封鄒國公。子二。

英悊 封奉聖侯。無子。自孔子至英悊計三十二代。

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子一。

璲之 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子一。是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萱 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子一。

齊卿 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泰寧軍轉青州司兵參軍。子三。

惟晊 憲宗元和

州圖縣令、許州長葛令。眞宗即位。召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子一。彌延澤。

一。襲封侯。子

治 之全子。成宗元貞初、特授襲封。子思誠。罷封。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聖佑 大中祥符元年授太常寺奉禮郎。是年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四年以聖佑為大理寺評事。五年改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天禧五年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卒。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

思晦 浣長子。武宗至大中授范縣、陽兩縣教諭。仁宗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卒。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子一。

宗愿 延澤子。仁宗天聖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

克堅 順帝至元

十三年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子一。

策 以明經及第、將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子三。

振

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遷判官、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子一。

昭儉 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子一。

光嗣 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

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子三。

元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授中奉大夫。十五年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攝太常職。累官國子祭酒。子九。自孔子至克堅計五十五代。

若蒙 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

若虛 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以若蒙子端友承襲。

若愚。子三。今襲封始祖。

端友 徽宗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扈從高宗南渡、寓衢州。三衢終知郴州、嗣絕、

主子一。自孔子至光嗣計四十二代。

以經所嗣還。端操襲封衍聖公於魯。子四。

端立。若愚。

子一。

玠。端友侄。端操弟。

四子。

高宗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於衢。子一。

璠。端操第二子。襲封衍聖公於魯。金熙宗天眷三年贈奉祿大夫。子二。

琥。端立子。

搢。玠子。

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於衢。子一。

拯。璠長子。

金熙宗皇統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卒。無嗣以弟總承襲。

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卒贈光祿大夫。子二。

摠。琥子。

文遠。搢子。襲封衍聖公於衢。子一。

元措。遠長子。

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哀帝正大二年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天興元年改除遼授秦定軍節度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卿。無子以姪之固子湞繼。子無子。目端操至湞六世。嗣絕。

元孝。拯長子。

元用。元孝弟。襲封衍聖公。

萬春　文遠子。襲封衍聖公。於緻。子一。

之厚　元孝子。贈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輔國車都尉、魯郡侯。之全元用子，當撫孔子至之事。自學計五十二代。

明

希學　洪武元年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子二。四年、詔封孔子爵，仍晉。

訥　洪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子一。

公鑑　襲封衍聖公。子一。

彥縉

永樂八年襲封衍聖公。子一。

承慶　永縉公嗣。卒。景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子二。

弘緒　景泰六年襲封衍聖公。子二。

弘泰　成化六年以兄弘緒襲封衍聖公。子一。

聞韶　弘緒長子。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公。子二。

嘉靖九年改稱孔子為至聖先師

貞幹

尚賢
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子一。

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子一、未襲卒，以嫡堂侄胤植嗣爵。

胤植
天啟元年襲封衍聖公。崇禎元年加太子太保。崇禎二年加太子太傅。

國朝

胤植
順治元年十月初二日奉聖旨封太子太傅，仍襲封衍聖公。子一。

興燮
順治五年三月十一日襲封衍聖公。順治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封太子少保。順治八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子二。

毓圻
康熙七年正月十九日奉旨襲封衍聖公

孔子卒。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出家語。

姓譜

昔契封於商、賜姓子氏。至用成王時、以商之帝乙長子微子啓國於宋。啓卒、立其弟微仲衍。微仲衍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共、或作閔公恭、及煬公熙。湣公共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者其字也、而先儒以謂當時所賜號者誤矣。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爲大夫、因家於魯。生祈父、或曰睪夷。五世親盡、別爲公族、祈父因以正父字爲孔氏、而生子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鄹大夫叔梁紇。出孔庭纂要。

本姓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於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生宋公。宋公世爲宋卿、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後以孔爲氏焉。叔梁紇求婚顏氏、禱尼丘之由、②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鯉年五十、先

校記

①太當：當作「太常」。下「太當卿」同。

②由：當作「山」，見《孔子家語》卷九。

闕里誌卷之四

事蹟

尼山毓聖

陬大夫名紇，字叔梁，以勇力聞諸侯。娶魯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皮，有足疾，不任繼嗣，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然乃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出祖庭廣記。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出孔庭纂要。○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年譜起庚戌，盡壬戌。

一歲。在魯。

二歲。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塟於魯東防山。

四歲。在魯。是年，弟子秦商生。

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生。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在魯。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在魯。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

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宫敬叔往學禮焉。

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爲乘田吏。

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合葬於防。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郯子來朝、魯人叔孫昭子問官、對曰、吾祖也、我知之。

二十八歲。孔子往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廪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黄華麗之飾、宫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上四歲。訪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黄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

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三十五歲。孔子與南宫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三十六歲。在齊聞韶。反乎魯。是年弟子樊須生。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九歲。在魯。是年弟子顏淵、澹臺滅明生。

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四十三歲。在陳。是年弟子有若生。

四十四歲。在魯。是年弟子卜商生。

四十五歲。在魯。是年弟子言偃生。

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是年弟子曾參、顏辛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四十八歲。遷司空。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是年弟子宓不齊生。

五十歲。遷司寇。斷獄必平允。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卹、伯虔生。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

五十二歲。攝相事。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誦之曰、麛裘無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粥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墮三都。

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

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既而甲者進曰、吾爾以為陽虎也。遂解圍。

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

六十歲。自宋適鄭、遂至陳。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遂適衛。

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秋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門於庭、不與己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於是回車。息鄹鄉、作鄹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過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腳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具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使人來聘。陳蔡聞之、有答子路慍見之語。孔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敗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非楚之福。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六十四歲。在衛。

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毋死朞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季康子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泗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脩春秋、製孝經。時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直侍。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作春秋、絕筆於獲麟、所感而起、所

以爲終也。

七十二歲。在魯。

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以上出素王事紀。

闕里誌卷之四

闕里誌卷之五

史記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合葬於防焉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某聖人之後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某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有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等語他日又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

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蛹、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有夫召我者等語、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其、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

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郕、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于北門。且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

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於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有吾以汝為死矣等語。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等語。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人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禮答焉。有子路不說等語。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有孔子天生德於予等語。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

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
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
陳三歲、會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
寇。有孔子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等語。於
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
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
又遇難於此、命也。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
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
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①盟可負邪。
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
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
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
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
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
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有苟有用
我者等語。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有
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及夫
子爲能繫而不食等語。又孔子擊磬、荷蕢過門

者等語。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
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
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
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②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
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
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
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
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
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
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
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
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
哀之。而反乎衛、入主遽伯玉家。他日、有靈公問
陳等語。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
孔子。③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

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思歸。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又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等語。去葉、反于蔡。有長沮桀溺耦而耕、及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等語。又他日、有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及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等語。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有子路慍見等語。孔子知弟子有慍心、有乃召子路而問曰、④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

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等語。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等語。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

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及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等語。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

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殯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

犬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絶。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校記

①據《史記·孔子世家》，「子貢」下脱「曰」字。

②《史記》亦有此「曰」字，據《孔子家語》，當爲衍文。

③按《史記》原文，「遂行」上重「孔子」二字，此脱。

④按《史記》原文，「有」字衍。

闕里誌卷之六

禮樂誌

敘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情性、合和邦國，而社洽黔黎者也。自姚姒子姬之綸，尚或樸而不文，或文而不熊。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繇令經曲律呂，洋洋纚纚，萬世率由，而無弊乎？以故上肇炎漢，下暨勝國，代有崇祀，以隆報稱。至

明，倍共愈篤，禮備四代，樂用八佾，崇儒重道之典，猗歟休哉！昭天地而超今古矣。用是撰祀典于首，重玉帛祝嘏之遺告也。而章服謚號，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于禮器樂章，懼其散佚也，爰稽其典制，摭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尋而守焉。作禮樂誌。

祀典

漢

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丘濬曰：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慘爛絶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焚詩書，坑學士，其禍至于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于此。

元帝初元元年，詔褒成君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還子福名數於魯。

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張朝瑞曰：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東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説經。帝時升廟，西面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以儒①　儒服來見。因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乎？對曰：臣聞明王聖

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遂拜僖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氏族屬恭以衣冠，悉會，賚帛有差。

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

三國魏

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丘濬曰：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此祀②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

晉

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于太學。丘濬曰：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親釋奠先聖於太學廟。

明帝太寧三年，詔奉聖亭侯孔嶷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于辟雍。

穆帝升平元年，親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為太學。

武帝寧康三年，帝釋奠於中堂，以顏子配享。

南宋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

北魏

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先聖。

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孔子。以青徐平故也。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合雜巫覡淫祀者禁之。

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敕有司享薦之禮。有司廟享始此。

十九年，帝如魯城祀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人官。

【南梁】

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先聖。有司議禮云、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

【北齊】

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祭酒領博士及國子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拜孔聖、揖顏子。丘濬曰、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是年、詔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講畢、釋奠、行三獻禮。

【陳】

宣帝太建三年、皇太子釋奠先師。祭酒以下賚帛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釋奠於先聖。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隋】

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丘濬曰、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前此元魏雖令有司薦享、然未名為釋奠、亦無定時也。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丘濬曰、自曹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唐書云、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張朝瑞曰、此後世郡縣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立文廟之始。

十四年、帝親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胤為亞獻、光州刺史趙弘智攝司業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發明孝經忠臣孝子之義。舊禮、釋奠學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今國學釋奠、令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某官。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州縣以守令為初獻、丞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丘濬曰、此後世國家遣官釋奠之始、而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為先聖。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奧說、正夫子為先聖。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禮。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

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過曲阜、親祭祠廟以太牢。

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筵、親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于學、謁先聖、訖三獻皆用胄子。

十三年、封禪廻、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陳暘樂書云、開元中釋奠始用宮架之樂、即宮縣也。）

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丁祭文宣王、以三公攝事。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訖、北面而揖。

宣帝大中元年、宰臣白敏中請賜百縑充享祀。

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喪亂、廟祀廢故復之。）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或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祖庭廣記曰、周高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委巷入、適夫子廟在。帝歎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爲與廟會。因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幸闕里、拜奠、命留所奠銀酒器及爐于廟中。又詣聖林拜墓、勑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宋

太祖建隆年間、三幸國子監。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仍照[3]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學、謁文宣王。（時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詔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座、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喜、賜帛百疋。）

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請、先聖廟六佾朔望焚香。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畢、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上生服鞾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

祥符七年、王旦言、請用先天節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

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初即位、首寵儒術、車駕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天聖二年八月巳卯、幸國子監謁先聖。（舊儀肅揖、特再拜。）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巳用登歌、至宋則復用之。）

慶曆四年、幸國子學、謁先聖、再拜。

哲宗元祐六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

政和元年、詔門人封爵及郡縣祀先聖諱者悉改正。

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御書曰大成殿、須降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戶曹事若谷之請也。又太學辟雍先聖殿皆御書。又襲封衍聖公奏、朝廷稽考三代制禮作樂、乞須降大樂、許內族人及縣學生咸使肄習。并乞降禮器、以備釋奠及家祭使用。至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孫宣教郎若谷押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

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于闕里。

宣和四年、車駕幸太學、奠謁先聖。

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祭與社稷并為大祀。

十四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止駕於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躬瞻徽宗大成樂成、詔須降肄習、仍內降土圭。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

寧宗慶元間、定祀令、文宣王為中祀。諸祀事應排辦者、所屬前一日檢舉。諸祀獻官以州縣長吏以次官充、非實有疾故、不得輒委他官行禮。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

【遼】

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謁祭奠。

【金】

熙宗皇統元年、帝親祀孔子。退謂侍臣曰、朕幼年、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萬世景仰、凡人為善、不可不勉。

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章宗明昌四年、親釋奠先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禮、朕將拜焉。

承安二年春丁、帝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臣位、文武大臣助奠。

【元】

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陪位諸儒衣襴衫、戴唐巾行禮。中書省判

送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衮冕南面當世天子親祠其於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于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故詔。

成宗大德初，勑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為令。

武宗至大元年，朝廷差官齎聖旨加封祭祀事。先於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今上皇帝正位宸極，集賢院官特進大司徒太子太傅集賢院使香山、集賢大學士資德大夫趙也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集賢大學士王顒奏：唐宋以來累朝代孔夫子封贈的名兒與來，今日皇帝初登寶位，孔夫子的名號，教眾學士商量與著呵，宜的一般。奉聖旨：商量了名兒，我行再奏者。欽此。六月初八日，香山司徒、幹赤大學士、趙大學士、王大學士、安大學士奏：如今眾學士商量定，加封孔夫子作大成至聖文宣王。大都、上都、孔林差人依舊例致祭，牲加大牢，齎制詞香祝文酒去呵，怎生？奉聖旨：准。欽此。七月十九日，中書省奏：孔夫子加封名號，翰林集賢院官人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降與聖旨，差人祭祀去呵，怎生？奉聖旨：准。欽此。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懷柔東壁。集賢院使御史大夫脫脫丞相、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廝著奏：加封孔子與了詞頭宣命，如今與課銀三錠、表裏段子一十三疋，并合用祭祀物件，差本院學士騎坐鋪馬，前往孔林祭祀去。更大都上都合用祭物交與呵，怎生？奉聖旨：教省家與者。欽此。差遣本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於七月欽齎宣詞祭物到於孔林，卜於十一日丁卯，與守土官奉訓大夫兗州知州馬禧、孔氏家長撫，行三獻禮。王德淵親為祀文，宣賜銀幣，珎藏廟庫。五十二代曹州教授之名書、五十代孫孔氏家長撫立石。

四年，詔以銀幣詣闕里祀孔子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綱鑑云：仁宗初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息悚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懼累日。

明

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登極詔內一欵、孔子曲阜廟庭遣使致祭、其襲封衍聖公并世職知縣孔氏衣巾、俱如歷代舊制、仍免孔氏子孫差發。又駕幸太學行釋奠禮。臣孔貞棟曰、此我　國家崇祀之始。當皇祖正位宸極之初、須下明詔、與民更新、乃首舉闕里之祀、及太學釋奠之禮、蓋知吾夫子之道由之則治、舍之則亂、故崇儒重道之典、汲汲于干戈甫定之日。大聖人作爲超出尋常萬萬矣。開萬世太平之業、實基于此云。

四年、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丘濬曰、宋蘇軾謂、古者坐于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皇祖始正之云。

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

帝遂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十七年、敕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吏以下詣學行香。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揖。是時未爇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焚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至我朝始定爲令、朔望謁奠之禮、徧海內矣。

永樂四年、

太宗皇帝謁孔子、視太學。將視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鞾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十四年、遣官祭闕里。

宣宗元年、

宣德皇帝登極④、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

正統元年、

英宗皇帝登極、遣國子監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

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

九年、

帝幸大學、釋奠孔子。

景泰元年、

景帝登極、遣翰林院侍講呂節以香帛詣闕里祭告。

天順元年、

英宗復位、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

成化元年、

憲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

又

駕幸太學、釋奠孔子。遣官取衍聖公弘緒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

命衍聖公分獻沂國公。一、此遣官欽取之始。

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學

士王獻詣闕里祭告。章文懿曰、國學之祭、舊用十籩十豆、增爲十二。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增爲十。從祭酒周洪謨之請也。詳見憲章録。

弘治元年、

孝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詣闕里祭

告。又

駕幸太學、釋奠孔子。以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觀禮。命衍聖公分奠兗國公。禮畢、欽賞弘緒及觀禮族人各紵絲衣一套。又賜宴於禮部。欽賞賜宴照前例。

十二年、廟災、遣侍讀學士李傑詣闕里祭告。

十七年、重建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

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正德元年、

武宗皇帝視太學、謁孔子。遣禮部主事張潛取衍聖公聞韶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衍聖公分奠沂國公、以禪服未除辭、命吏部右侍郎梁儲代。欽賞賜宴照前例。

八年、因流賊犯闕里、遣山東巡撫都御史趙璜

祭告。

嘉靖元年、

世宗皇帝登極、遣吏部尚書石珤詣闕里祭告。

本年、

駕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外、即降輦步入。禮畢、仍

步出櫺星外升輦。遣評事呂柟取衍聖公聞韶并三氏子孫希瑄、公學彥佐、弘仁、聞義赴京觀禮。外有乞恩觀禮三氏學生員彥隆、承業、承緒等三名、亦准觀禮。

欽賞賜宴照前例。

九年、釐正祀典。

十二年、

駕復幸太學。遣官取聖公⑤聞韶并族人孔諱、公禎、承禎、弘槩、聞達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隆慶元年、

穆宗皇帝登極、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

本年八月初一日、

駕幸太學。遣禮部主事劉繼文取衍聖公尚賢并三氏子孫孔謨、承譔、承元、承宇、弘立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又以分奠大臣、特賜衍聖公羊一隻、酒十瓶、鈔三千貫。家長孔謨、吏部給與冠帶。

萬曆元年、

神宗皇帝登極、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詣闕里祭

告。

萬曆四年、

神宗皇帝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張程取衍聖公尚賢并三氏子孫公寀、公源、承儒、弘景、貞楊觀禮。

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天啓元年、

熹宗皇帝登極、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詣闕里祭

告。

五年二月初六日、

熹宗皇帝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楊中極取衍聖公孔胤植并四氏子孫族人彥乾、弘顯、弘毅、聞慶。生員聞範、聞謨、貞祚、衍聖公遂以觀禮乞恩奉

聖旨准以恩貢入監。

聖旨既稱聖裔該部優選。中書孔聞詩、行人孔聞謨并乞恩觀禮。遵賜衣并如前代尤加。次年、孔聞詩俸未及期、奏以

特恩准考選吏科給事中。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

帝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梁招孟取衍聖公孔胤植、子孫族人彥翰、彥鳳、弘毅。生員聞俊、貞芳、尚德、尚遜照例送監讀書。賜宴、賜衣俱照前例。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皇上重幸太學、遣行人魯近還欽取衍聖公孔胤植、五經博士孔胤錫等四氏族人與訓、弘化、貞恒、貞來、貞璘、與蒔等陪祀觀禮。一應恩例賜衣、送監、冠帶俱如崇禎二年

幸學事例遵行外、欽取到京見

朝參

聖諭衍聖公博士欽取到京、着賜宴優待。於八月十三日設宴于禮部、着侍郎王錫袞待。本月十四日、

上傳賜衍聖公等官甜食盒兒、羊酒。

[illegible]宴于禮部、着侍郎王錫袞待。

謚號

周

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謚也。○丘濬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

漢

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丘濬曰、此孔子謚宣之始。謚具嘉靖九年永嘉疏中。

東漢

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

北魏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爲文聖尼父。魏書、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等、按策文聖之謚。既而帝齋中書省、親祭於廟。既云齋於省、祭於廟、則知魏中書省又有宣尼廟。我肅皇於文華殿奉先師孔子、與歷代帝王尊崇之禮、有光前代多矣。

後周

静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裔孫封爵亦如之。

隋

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

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先聖。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别祀周公。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爲先聖。因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故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爲先聖。貞觀之故、親降綸音、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典、説正夫子爲先聖。今當從之。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張朝瑞曰、至是始定孔子爲先聖。

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天授元年、封贈孔子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先時廟庭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牖下。貞觀中别祀周公、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面。○丘濬曰、文宣之謚始此、亦孔子封王之始。

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

五年、改封爲至聖文宣王。帝禪泰山、至曲阜縣、謁先聖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遂如孔林、降輿乘馬、詣墓奠。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詔謚爲玄聖文宣王。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顏氏爲魯國太夫人、亓官氏爲鄆國夫人。五年、復改玄聖爲至聖。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元】

武宗大德十一年，詔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顔氏爲啓聖王夫人。

【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初，封爵仍舊。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詔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從大學士張璁之請也。詳見藝文。

章服

【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孔子爲王，仍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按夫子自云：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至爲魯司冠，則有司寇之章服矣。至是始衣王者衮冕云。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先是以木爲圭，至是始易以玉云。

徽宗崇寧四年，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盡圖鏤板，印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也。

【金】

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兖國公、鄒國公像九章九旒。

【明】

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朱熹語録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木主祭可也。○丘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據者。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甚非神

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我
皇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上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嗚呼盛哉。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後⑥輔臣張璁之請也。詳見藝文八。

翰林院侍讀學士、管國子監祭酒事臣李若琳、謹
奏為
先師之牌位宜肅、謚號宜崇、謹據所見、伏候
聖裁事。臣聞之記曰、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自漢以來、代以孔子為先師、蓋以孔子刪⑦述六經、垂憲萬世、人倫之所以常明、道統之所以不墜、孔子之力也。是以後世帝王莫不尊崇謚號、嚴重祀典。
聖朝承帝王正統、垂意文教。
攝政王殿下駐蹕、
神宗即遣輔臣釋奠
先師。重道崇儒、中外悅服。春秋二仲丁祭、卒由⑧舊典、視昔加毖。於本月二十日、太常寺奉禮部傳新製孔子牌位、兼書滿漢字。臣竊有請焉。夫孔子牌位奉安文廟、孔子在天之靈所憑依者。臣愚以為宜令禮工二部委官匠於本監製造新牌、俟新牌告竣、令臣等恭安文廟、然後撤舊牌焚之瘞所。庶舊制聿隆、禮儀有序、於以妥
先師之靈、愜奉事之忱、為攸當矣。臣愚又有說者、今文廟見奉牌位稱至聖先師孔子之位、此明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建議所改置者也。質之前代追尊謚號、竊有未當。查自漢以來、謚號不一、至唐玄宗始追謚為文宣王。宋真宗加謚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復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自洪武至正德、所稱先師謚號、一如元成宗舊制、未之有改。臣聞備古今之至德者、宜享古今之隆稱。昔孔子之贊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大⑨成曰至聖、間⑩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當之。今稱至聖、而遺大成、得毋乾坤之義未備乎。主曰文曰宣、按之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又洵非孔子之德兼君師者莫能當之。今止稱先師、而遺謚號、然則古之英君誼辟、可止曰其⑪君某王、而去神聖文武之謚可乎。張璁

欲去封爵而幷除謚號，⑫仍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位，庶至德鳴名昭代，倍爲闡揚，祀典於焉有光矣。臣忝列儒臣，職司教典，事關學宫，直攄所見，其有當與否，未敢必也。伏乞

皇上勅下禮工二部，速議施行。臣不勝悚慄待⑬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

順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先師謚號，信宜尊崇，着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該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謹

題爲敬陳孔廟事宜，仰祈

聖裁事。近該國子監祭酒臣李若琳等奏爲先師⑭奏之牌位宜肅等事。奉

聖旨：先師謚號信宜尊崇，着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本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此

仰見

聖明崇儒重道，詳慎周至如此也。臣鼎孳忝員禮垣，職章攸繫，安敢無説而處此。謹按孔子刪定六經，垂教千古，德侔天地，功並日月，學者宗之，比於罔極。生民以來，夐乎未有。惟德盛則享名宜隆，惟功高則食報宜厚。自古聖帝明王教育海内，未常不以崇祀先聖爲兢兢也。考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爲文聖尼父。後周静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⑮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宣尼父，高宗顯慶二，復尊孔子爲先聖。乾封二年，追贈孔子爲太師。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宣王。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爲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洪武初年，爵謚一仍元舊。至嘉靖九年，始從大學士張璁之請，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夫無位而奉以王號，與況已有懼得罪聖人

之文、塑像而被以冕章、並濬亦謂非神而明之之義。璁之議改、不爲無見。但易王而師可矣、因稱師而遂削其大成文宣之號、可乎。易塑像而木主可矣、因木主而并殺其佾舞籩豆之數、可乎。[17]此先臣王世貞所以致嘆於輔臣、禮官曲加迎傳、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竊見而愴然倡光復之論也。今者
聖明御宇、一道同風、禮樂咸興、文謨丕顯。不亟乘此時有所釐正、以示萬代之法程、毋論大典有所未光、是亦臣等誦法孔子者之罪矣。謹就祭酒臣若琳等所請、而稍折一得、以備參稽、可乎。其謂先師牌位宜仍定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此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按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而當日張璁持議、則謂宣之一字、於謚爲輕、不足盡聖人之德。夫謚之爲言、舉一端而全體備。既聖善已著大比、何至槩抹前人、目爲荒誕、故謂宣輕而思有增益焉、可也、因議宣而槩爲削斥焉、不可也。此所當確議者乎。佾舞益而八、籩豆益而十二、雖曰天子禮樂乎、然既素王奉之矣、德足配天、則不可以位限、況聖功大於堯舜者哉。且成均者、天子釋菜尊師之地也。以天子自尊其師、而用天子之禮樂、誰曰不宜。先朝憲孝二宗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考據增加、有繇來矣。當時議減者、誠近偏畸、及今追復焉、何疑僭濫。此所當確議者也。大成殿額更爲先師廟、意存簡朴、實匪舊章。幾令峻極之宮墻、不得與梵寺琳宮並稱比美、紳衿之士入駿奔而出瞻仰、能無色沮心恧乎。矧廟者統詞也、殿則棲神之所也。譬之堂焉、室焉、各有其處、殿之不可稱廟、猶夫室之不可稱堂也、烏得而淆之。故大成殿名之不可不復、蓋舊章也。此所當確議者也。從祀諸賢、遠不具論、若宋元以來、人品醇疵、了然在人耳目、稍辨黑白者能知之。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范仲淹、先臣王世貞以爲餘憾。其謂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撫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彬彬乎歐陽子之右矣。夫生爲名臣、表章聖道、而後乃寂焉、不得分芹俎之末光、事理不平、孰甚

者衍意。至如元標理學、實無可議。以之從祀
黌宮、允與四姚美。伏乞
皇上下臣章、令諸臣傳議、如芻蕘可採、一并覆議
施行。蓋今日教冑子於虎闈、羽籥管絃、聿新
圜橋之聽。睹異時拔名卿於髦士、衣冠文物
共襄一代之治平、皆先聖先賢之所憑依、而
亦
聖子神孫之所取法者也。臣雖闇陋、竊幸其區區
之愚。至如衍聖公來
朝京師、宜加優禮、以示隆重。闕里之廟庭禮器、宜
勑論所司以時修飭、用肅觀型。是則
聖明自有曠恩、而非微臣所敢贅矣。
順治二年二月初五日、奏
聖旨、孔廟謚號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
監科考訂僉同、准如議行。一應禮儀遂照明
朝舊例、不必更改。該部知道。

校記

① 「有」字原闕，據《後漢書・儒林傳》補。
② 「此祀」上當闕「前」字。
③ 照：當作「詔」。
④ 以上二句當作「宣德元年，宣宗皇帝登極」。「宣德」、「宣宗」互倒。
⑤ 聖公：「聖」上脱「衍」字。
⑥ 後：當作「從」。
⑦ 剛：疑當作「刪」。
⑧ 卒：當作「率」。
⑨ 「大成」上當脱「曰」字。
⑩ 間：據下文，當作「洵」。
⑪ 其：當作「某」。
⑫ 「謚號」下疑有脱文。
⑬ 侍：當作「待」。
⑭ 「奏」字當衍。



⑮「二」下當脱「年」字。

⑯「宣」上脱「文」字。

⑰傅：當作「傅」。

闕里誌卷之七

宗子世紀

二代鯉、字伯魚。生於周景王十①三年爲魯昭公之十年也。生之時適時公賜之二鯉魚、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而字曰伯魚。嘗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聖而卒、葬聖祖墓東。生子伋。

三代伋、字子思。逮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蓋顏子蚤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魯繆公亟見於子思、問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其後孟軻釋之曰、千乘之國、求與之友而不可得、况可召與。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後欲以爲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詘、乃歎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且告繆公曰、臣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適衛。值懸子問禮焉、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詘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貧甚、而自若。嘗言苟變可將、衛君曰、變爲吏、嘗賦於民、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而棄其短。今君處斯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聞於鄰國也。衛君每言計之非、羣臣和者如一。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於是在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後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今兩存之。塟先聖墓南。生子白。

四代白、字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子思在魯、以書如魏、問白、白北面再拜、受書伏讀、遂爲後書。又北面再拜、以授使者。其恭如此。齊威王召白爲國相、不授②。再召、又不授。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十七。塟祖墓西北。生子求。

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年四十五卒、塟祖墓東

北。生子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塟祖墓東南。
生子穿。
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
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塟祖墓南。生
子謙。
八代謙、史記作愼、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爲安釐王
相。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
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
於家。嘗曰、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
下其盡爲秦乎。秦莊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
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孔叢子云、家之族
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鮒、騰、樹。
九代鮒、字子魚、一字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
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
始議焚書、鮒與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
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
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
而退。卒於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
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己行事、名曰孔叢
子。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吉、吉生何齊、皆承殷後
爲宋公、嗣絕。弟騰、騰字子襄、長九尺六寸。漢高
帝過魯、封爲奉嗣君。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
守。年五十七卒。生子忠。
十代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徵爲博士、褒成侯。年
五十七卒。生子二、武及安國。
十一代武、字子威。爲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卒。生
子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
大將軍。年七十一卒、塟祖墓北。生子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昭帝時爲博士。宣帝
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
元帝卽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
于長安。爲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
帝欲致之相位、讓至三四。帝知其誠、乃止。霸上
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遣子福
名數於魯。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弔者再
至、賜東園秘器并錢帛、策贈列侯、謚曰烈君。生
子四、福、捷、喜、光。

十四代福，襃封關内侯。年六十二卒，葬祖墓北。生子房。

十五代房，襃封關内侯。生子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名。敦篤好學，有大才。徵拜尚書郎，言辭清辨，奏對成章。平帝元始元年，更封襃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生子志。襲此起。

十七代志，後漢光武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襃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元成。生子損。

十八代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襃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襃成侯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襃封襃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襃封襃亭侯。生子二，完、讃。

二十代完，襃封襃亭侯，早卒，無子，以母弟讃之子羨襲封。

二十一代羨，字子餘。魏文帝黄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卒，葬祖墓南。生子震。

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黄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卒。生子嶷。

二十三代嶷，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卒。生子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懿。

二十五代懿，東晋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卒，葬祖墓西。生子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供廟大度，好學，善誨後人。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一，乘。

二十七代乘，字敬山，博學有才。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3]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一，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卒，葬祖墓南。生子渠。

三十代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生子一，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周武帝宣政元[4]，襲封鄒國公，食邑

一千戶。年六十四卒、塋祖墓西北。生子二、英悊、嗣悊。

三十二代英悊、封奉聖侯、無子。

嗣悊、英悊弟。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叅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七十卒、塋祖墓西。生子一、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天授元年、賜勑書及時服。年七十一卒。生子二、崇基、子數。按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

三十四代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月⑤十六卒。生子一、璲之。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兼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生子一、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一
一、⑥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叅軍、轉青州司兵叅軍。時遭叛亂、陷於東平。生子三、惟晊。

三十八代惟晊、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歸魯、授兗州叅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塋祖墓東。生子一、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時兵後禮廢、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繇克享祀。年五十七卒、塋祖墓西南。生子振。

四十代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⑦、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繇。年七十四卒、塋祖墓北。生子一、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卒、塋祖墓西。生子一、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爲洒掃戶孔末所害、塋祖墓西北。生子一、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爲曲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於外家。後魯人見其長、訴於官、事聞於朝、乃罷末、以仁玉爲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九歲、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復口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於官、塟祖墓東。贈兵部尚書。後世以孔氏苗裔幾絕而復續、推爲中興祖。生子四、宜、憲、冕、勗。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弱冠鍾家禍、哀毀聞于鄉曲。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⑧尚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黄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地扼江鄂咽喉、宜參預兵機、替成時務、宣力寔多。代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闤市於星子鎮。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爲軍。朝議以戶口少、且陞爲縣、令就宰之。政成、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其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太宗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太宗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時太平興國三年也。未幾、通判高密郡。時方命大將作恢崇儒宮畢、宜上表進方物稱謝。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展脩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爰備貢輸、慶兹輪奐。省聞嘉獎、不忘于懷。時太平興國八年也。遷朝、選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涉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三子、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以父歿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真宗即位、宣諭侍臣、令咨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延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真宗勉之曰、汝宜精心典祖廟祀、無稍惰也。面賜束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奉勑許於廳上見知通轉運使、特俾遂庭禮、貴公爵也。卒於官、年三十八、塟祖墓西南。生子一、聖佑。

延澤贈諫議大夫、生子宗愿。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年十一、大中祥符元年、真宗東封、詔賜衣絲、以京官陪位。駕幸儒廟、授太常寺奉禮郎。四年、爲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出納之務。天禧五年、以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殺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

宗愿字子莊、延澤子。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道輔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北⑨部員外郎、通判濮州。卒於官、年六十三。葬祖墓西南。四子、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

若虛字公實。元符元年襲奉聖公。卒、朝廷復設若蒙子端友繼之。熙豐間、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爲衍聖公。符遷大禮、許起爾階位。至我會闕聖觀率、遣官欽取衍聖公觀禮始此。

若愚、宗愿第三子、生端立、今襲始祖。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宋崇寧三年、封衍聖公。建炎初、借叔父傳、寓三衢、終知郴州。無嗣、以侄玠襲封於衢。凡六世、至明始罷封、不重書。

端操、端友弟、金權襲封衍聖公於魯。生子四、璿、璠、瑱、玠。

端立、若愚子。

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操第二子。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於魯。金天眷三年、贈榮祿大夫。皇統二年卒、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生子二、拯、摠。

摠、端立子、特恩授進義校尉。

五十代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行省忝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男拯次當襲封、奏奉勅肯准行。時年七歲、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金世宗大定元年卒、年二十六、葬祖墓西。無嗣、以弟摠繼。

摠字元會。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一年、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縣令。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其襲封也、嚴潔祭祀、敦睦親族。嘗言曰、生爲聖人子孫、而繆當嗣職、坐觀隘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

伊尹之東蒙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防山數當廟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享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塋祖墓西南。初、擬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生子二、元措、元紘。

拂、瓌子。

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年十一、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特旨令視四品。是年、章宗行郊禮、召赴闕侍祠、位在終獻之次。三年、特旨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承安二年、勅襲封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縣令、仍令世襲、不得別行差占。於是始世襲曲阜令。宣宗貞祐二年、幸汴京、趨赴行在所。適丁母憂、三年起復、遷授東平府判、初、有旨授府判、俟來春令赴任。尚書省奏、若擬正授是職、緣今多事之際、恐曠廢本職事。有無始且遙授、至來春乃正授、令往管勾祀事。況見丁母憂、有無特恩起復。於是遙授、仍起復、與隨朝除授。平章高琪奏旨曰、初與是職時、我曾尋思、待與隨朝職事來。爲緣多得勝奏、孔聖墳塋見在河北、若與本人隨朝除授、恐曠廢祭祀。可與附近州府職事。以此不得已、與了東平府判。我思目今土寇未寧、若謂廢際⑩祀、與河北職事、倘因而被害、却是絕了聖人之後、永廢了祭祀也。如今與隨朝職事者。遂授太常博士。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興定二年、秩滿復任。四年、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正大二年三月、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四年、秩滿復任。六年十二月、又任前職。至天興元年八月、通歷三考。九月一日、改除遷授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興二年正月、遷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卿。癸巳年、歸附元朝於汴梁。特取元措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無子、以侄之固庚子湞嗣爵。之固乃元措母弟元紘子也。坐罪奪爵。無子、以元措從弟元用權襲封焉。

元孝、拂長子。

元用、字俊卿、元孝弟。初、貞祐二年、襲封元措從宣宗遷汴、擬兄元用攝祀事。及宋克平山東、寶慶元年、權襲封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

判、兼京東西路安撫司王管機宜文字。元朝太師國王木華里統諸道兵至、承制封拜、權授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令、給降衍聖公印。乙酉年、太師征益都、以元用偕行、世襲曲阜令。

五十二代之厚、元孝子也。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自元措傳湞以來、嫡長乃元孝、生之厚、至浣凡三世。

之全、字工升、元用子。乙酉年、從太師國王征益都之全、遂權襲封衍聖公、曲阜令。癸巳年、元措自汴梁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之全止充曲阜令。壬子年二月、宣差東平路行軍萬戶總管、管民長官、依奉牙魯花赤衆斷事官言語、權授襲封衍聖公、降到印信、兼曲阜令。

湞、之固子。元憲宗元年、繼伯祖元措襲封。八年、族人以不肅儒雅攻之、謂其僞、罷爲維州尹。無子。自端操至湞凡六世、北襲封嗣絶、於是推端立之後焉。

五十三代浣、字月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追封平邵伯。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生子一、思晦。

治、字世安、之全子。壬子年、稱替父闕、充曲阜管民長官。中統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令、兼管諸軍奥魯、仍權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子思誠罷封。

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按宗譜、先是宗愿生若蒙、若虛、至是皆絶。次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天資穎秀、嚮學讀書、即識大義。受業導江張先生須講求義理。至大中舉孝廉、授范縣、寧陽兩縣教諭、受業諸生不忍舍去。仁宗即位、防⑪問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等曰、思晦嫡長應嗣。時延祐三年六月、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奉、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四品印。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銀印。初、廟無垣墻、角樓、金絲堂毁於兵。思晦言於濟寧總管張仲仁、請於朝。於是角樓、廟垣、金絲堂成、聖考加封啓聖王、設司樂管勾典籍、皆思晦所請也。先是五季孔末之徒盛、以僞亂真、殘聖裔

幾盡、至是復欲目聖後。思晦爵叙曰彼與吾宗
不共戴天之讎、列拜殿庭可乎。合宗族稽典故、
序之。旣又重刻宗支于石、族系益明。卒年六十
七。其日群鵲翔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其舍北。
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一、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字璟夫。性聰學博、善詩詞、尤精樂
府。至元元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
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賜以
銀章。十五年、平章達世帖木兒薦克堅明習禮
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擢太常卿、遂拜治
書侍御史。辭歸、追拜山東廉訪使、受詔復辭歸。
會山東亂、北行抵藁城、召入爲集賢直學士。十
九年、遷禮部尚書、出爲西臺侍御史、召拜國子
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復起爲集賢學士、
階資善大夫。御史臺奏復山東廉訪使、終不起。
二十六年、
兵取中原、
太祖高皇帝手詔趣入
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
致膰肉、慰勞甚至、
上嘗謂曰、爾有福、快活人也、政不煩爾。洪武三年、
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疾篤、詔驛傳還家、
賜白金百兩、雜綵十端、錢物稱是。三月、次邳之
新安驛、卒于舟中。諸子扶柩歸、葬祖墓西北。年
五十五。生子九、長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
希鳳、希順、希尹、希贊。按孔氏分九門自此始。
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年二十一、至正五年授中
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元末兵起、誓不汙亂、侍父
走燕南。召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焉。洪武元年、朝
京師、問以歷代治理、條對甚悉。
上嘉之、賜雜綵六端、卽命回守祖庭。是年十二月、
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歲入覲、
賜予稠疊、恩禮益隆。歲旦萬國來朝、特命班列
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餼雖童隸無不沾給。
祖庭兵後廊廡圮壞、祭田荒蕪、官賦徵逼。條
理後故、禮器樂器樂舞儀式次第畢舉、皆希
學請也。卒年四十七。
朝廷遣使致祭。葬墓[12]西北。生子二、訥、謂。
五十七代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書、工篆法。

洪武十六年、丁父憂。以國哀赴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覲、
太祖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賜膳光祿、
命禮官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庖
廩。復賜衣服鈔錠、尤勿館舍。將俾襲爵、以居喪
乃止。十七年正月、朝京師。二月二日、拜襲封之
命、受誥
大廷、百僚班列。仍敕禮官以教坊樂導至太學、學
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賛
歎。明日入謝、復
賜襲衣、宴於禮部。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
上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
耳。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
臣首。厚其廩餼、下及侍從、皆古未有者也。三十
三年九月十六日、以疾卒、年四十三。葬祖墓西
北、祔考墓也。生子四、長公鑑、次鐸、鈞、鏜。
五十八代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洪武
三十三年、襲封衍聖公、嗜學尤篤。三十五年四
月五日、以疾卒、年二十三。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初、遣使諭祭。生子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昭皇帝所命也。遺孤、母胡夫人教育之。永樂
八年十二月、襲封衍聖公。
太宗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之
裔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既歸、日誦祖書不懈。
洪熙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北。宣德正統間、禮遇
尤厚。景泰二年、
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遣內官金英傳
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千貫、下
程羊酒、永依此例。又賜三氏子孫冠帶錦衣。越
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印、玉帶、織錦麒麟衣、文
覲一品、皆異數也。卒年五十五。命禮部治喪、工
部治墳。葬祖墓之次。生子四、承慶、吉、澤、源。
六十代承慶、字　年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
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學錄　孔克安學。
所著有禮庭吟藁行於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
年十二月、贈襲封衍聖公。葬祖考墓之次。生子
二、長弘緒、次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早失怙。景泰六年十二月
十三日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延入內官、特

賜金鈒麒麟圖書、御纂謹禮崇德四字、亦異數也。
弘治十七年以疾卒、年五十七、塟祖墓之次。生
子二、聞韶、次禮。
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五月十一日以任尚在
襁褓、權繼兄襲封衍聖公。弘治十六年五月十
六日以疾卒、年五十四。
六十二代聞韶、字知德、弘緒長子。弘治十六年襲
封衍聖公。篤學明敏。本年、巡撫都御史徐源奏、
聞韶係孔子六十二代孫、次當襲封。
上曰、崇儒重道、莫先於孔氏、其亟行之。事下吏部、遣
官詣闕里傳召命。是歲九月入覲、襲封焉。擇日
上表陳謝如儀。 上益思所以褒崇之者、特遣
中貴人持王帶一、麒麟文綺一以 賜、仍畀之
璽書、以侈其事。一時文武廷臣、下暨宿衛將校、
至都人士、見者莫不稱嘆曰、
朝廷待宜聖之後其盛如此、吾等何幸親見云。自
館閣九卿、相率爲詩、以紀其盛。詳見振鷺集。
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六十五。
詳見誌銘。生子二、長貞幹、次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

公。嘉靖三十五⑬七月抱疾、慶
賀
萬壽聖節、至京疾亟。
世宗皇帝遣御醫徐煒來視。八月初八日卒於賜
第、年三十八。生字⑭尚賢。
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別號龍宇。嘉靖三十五年
襲封衍聖公、年方十四歲。早失怙、幸祖母衛太
夫人養育、至是拜 襲封之
命。家
世宗皇帝特勑該部、傳與撫按官知道、孔尚賢年
幼、你撫按官不時存問他、敢有族人恃長欺凌
他的、指名參來治罪。歷侍四朝、三幸辟雍、
賜宴賜茶、冠帶錦衣、[illegible]疊益隆。奉
神宗皇帝留京隨朝、禮遇尤篤。[illegible] 天啓元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
賜第、年七十九。遣禮部尚書孫慎行致祭、工部造
墳、遣行人扈特[illegible]護靈、歸塟祖墓之次。生子胤
椿、先於萬曆年
題准比照勳衛、
欽依冠服、長子麟[illegible]犀帶皆異數也。次胤桂、襲五

經博士。俱早卒、無嗣。先於四十七年取嫡次被
堂侄孔胤植到京承繼
題授五經博士。至次年、繼父尚賢旣卒於天啓二
年五月襲封焉。
六十五代胤植、字懋甲、天啓二年五月襲封衍聖
公。蚤年失怙、事母以孝聞于鄉里、長而入繼大
爵。慨慷大度、磊落不凡。聖門典故有廢墜不修
者、悉力請于朝、煥然一新。於崇禎庚辰、山左大
飢、災疫盛行、变産糴谷、賑濟貧民、活者幾千人。
是歲姚踐倡亂、数萬之衆圍攻曲阜、萬馬奔騰、
人心風鶴。披堅城頭、親冒矢石。賊畏其威、悉拜
而去、曲邑安堵者、悉公之力也。且三遇
臨雍、賜宴賜茶、恩賚亟渥。於崇禎元年加太子太
保、又於崇禎三年加太子太傅。恭遇
皇清定鼎盛京、首先趨
朝。又際巡撫山東方大猷題
請、故封爵加銜、一体照舊。因而給印、賜茶宴、恩篤
一時之盛。於順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疾終于
家、年五十六。訃音奏聞、蒙遣山東左布政[illegible]
致祭、工部造墳、葬於祖墓之北。子一、興燮。

六十六代興燮、字起呂、順治五年三月襲封衍聖公。加
順治七年晋階太子少保、又於順治八年晋階少保
兼太子太保。

闕里誌卷之七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述聖子思子書院，在兗州府鄒縣南門外，舊名中庸精舍，相傳即孟子受業處也。國朝弘治十六年，題 准世以衍聖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書院祀事。每歲春秋二祭，博士赴鄒縣主祭，從衍聖公聞韶之所請也。

博士題名

孔聞詩，字知言，六十二代，係衍聖公弘泰長子，以父代兄襲封，弘治十六年恩廕前職。

孔聞禮，字知節，六十二代，係衍聖公弘緒次子，正德元年世襲前職。

孔貞寧，字用致，六十三代，係衍聖公聞韶次子，嘉靖二十五年世襲前職。係六十五代衍聖公胤植祖，改贈衍聖公。

孔胤桂，六十五代，係衍聖公尚賢次子，萬曆二十二年世襲前職。

孔胤隆，字懋德，六十五代，天啓四年聖公借任前職。

孔尚達，字　之，六十四代，崇禎元年聖公借任前職。

孔胤相，字懋□，六十五代，崇禎　年聖公借任前職。

孔胤錫，字懋□，六十五代，崇禎十四年聖公借任前職。

孔胤鈺，字懋□，六十五代，崇禎十六年聖公借任前職。

孔毓麟，字　，六十七代，順治七年聖公借任前職。

校記

①時公：當作「昭公」。按，即魯昭公。
②不授：當作「不受」。下句「不授」同。
③對：當作「封」。
④「元」下當脱「年」字。
⑤「月」字當衍。
⑥下「一」字衍。
⑦曲：當作「闕」。
⑧尚：當作「上」。
⑨北：當作「比」。
⑩際：當作「祭」。
⑪防：當作「訪」。
⑫依前後文例，「墓」上當脱「祖」字。
⑬「五」下當脱「年」字。
⑭字：當作「子」。

闕里誌卷之八

歷代授官恩澤

漢

高帝元年、賜孔聚爵蓼侯。傳子臧、孫琳、曾孫黄俱嗣侯。後坐事失爵。

武帝元朔二年拜孔臧爲太常、恩賜如三公。

元帝永元間以十八代孫潮爲魯從事。此孔氏任鄉官之始。

桓帝詔孔氏一人爲魯從事。終漢世十有一人。

延熹間、二十代孫浮、綱、承俱任東魯督郵。

北魏

文帝皇興二年、詔孔氏四人爲官。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帝祀孔子、拜孔氏四人爲官。

南宋

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龢爲百戶、主掌禮器。

唐

開元五年、以璲之爲兗州長史。

十三年、詔文宣公家每代長子承襲、兼賜一子官。

萱、兗州泗水縣令。

建中三年、除齊卿兗州功曹參軍。

文瑾、齊卿子、兗州都督府功曹。

策曲阜尉。

緒、温裕子、唐曲阜令。

元和四年、以惟昉爲兗州參軍。

十三年、以惟晊爲兗州參軍。

十五年、詔文宣王家與一子官。

會昌五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大中元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乾符二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天祐中、以光嗣爲兗州泗水令。

景得間①、以晃爲兗州參軍。

大中祥符元年、詔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三十人。

天聖五年、以良輔任仙源縣主簿。

寶元二年、以國子監簿宗愿知仙源縣。慶曆三年以大理寺丞再任。

慶曆五年、以宗願將作監丞、知仙源縣。

宗寶、從事郎、仙源縣丞。

熙寧三年、以襲封衍聖公若蒙仙源縣主簿。

元豐元年、以若升仙源縣主簿。五年、以新泰縣令監脩祖廟。

元祐四年、以傳任仙源縣主簿。八年、任仙源縣尉。

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路轉運司管勾文字。②

崇寧三年、以宗哲補廸功郎。

大觀二年、以若谷爲文林郎任仙源縣丞。

本年、以宗哲爲從事郎、任兖州觀察推官。政和三年任仙源縣丞。

四年、勑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管勾祀事。

宣和元年、以端節爲宣教郎任京東路轉運司管勾公事。

四年、以若采補廸功郎、充興仁府濟陰縣主簿。

五年、以壎任通直郎、仙源縣丞。

七年、以端問爲廸功郎任仙源縣丞。

建炎二年、以松爲宣教郎僉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紹興二年、以璯補廸功郎。此後四十九代璣授廸功郎。璪授廸功郎、池州石埭主簿。瑨授廸功郎、將從事郎。珙授廸功郎。奉大授廸功郎。行可授廸功郎、奉南嶽祠、贈太子少傅。璨授廸功郎、奉南嶽祠。璋授廸功郎、奉南嶽祠。

五十代元龍授廸功郎、饒州餘干縣主簿。

金

天會八年、以若鑑爲廸功郎、任仙源縣主簿。

皇統二年、改仙源縣復曲阜舊名、以登仕郎璠任主簿。

五年、以將仕郎璩任曲阜縣主簿。

天德二年、以淵爲承直郎、任兖州司法參軍。

本年、以政爲忠勇校尉、任曲阜縣尉。

明

天啓改元、駕幸國學、特賜觀禮生員孔聞範、孔聞謨、孔貞祚送監讀書、下銓部優選從衍聖公胤植之請也。永依此例。

崇禎改元年、駕幸國學、特賜生員孔聞俊、孔貞芳、孔尚鎬、孔尚遜送監讀書。

世職知縣

按史，漢以前曲阜爲魯國，故有從事、胥䣙之官。隋改爲曲阜縣以後，則有令。至宋，以京朝官知縣事，故有以殿中丞知縣事者，有以光禄丞知縣事者。皇祐三年，詔令自③仙源縣官復于孔氏子弟中選用。崇寧間，又詔文宣王④當聽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有丞、有簿、有尉，大抵皆世官也。金末及元，常以衍聖公兼知縣事，故有世襲縣尹。至明，華世襲，始改爲世職知縣云。

唐

四十代孫緒任曲阜令，四十一代孫昭儉累宰曲阜。

後漢

長興初，以仁玉爲主簿，兩考滿，陞縣令。

後周

廣順二年，復授仁玉縣令。篤幸林廟，召對數刻，稱旨，復口授是官，兼監察御史。

宋

乾德四年，授宜曲阜主簿，奉祀事，后任縣令。宜詣闕上書，述其世家，召見，授是官。至道三年，授延世主簿。真宗初，呂端奏，召見，改縣令。

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孔勗知仙源縣事。真宗改曲阜曰仙源。

祥符四年，以延魯知縣事，主管祠廟。

祥符九年，以道輔知縣事。

天禧五年，聖祐以光禄丞知縣事。

慶曆五年，以匠作監丞宗亮知縣事。即舜亮。

慶曆八年，以彦輔爲主簿，任滿除將作監主簿。

告養親。十五年，服闋知縣事。

嘉祐元年，以宗翰知縣事。

四年，以淘以⑤屯田員外郎知仙源縣事。

治平四年，以宗壽任主簿。紹聖元年知縣事。

寳慶元年，宋平山東，元用以通直郎任縣令。

金

世宗大定初，思建入覲，授承事郎，曲阜令。

大定二十二年，世宗召見衍聖公摠，特授兼縣令。

章宗承安二年，克昌任縣令。襲封衍聖公。八年及十七，兼曲阜縣令。

元

太祖十五年，木華黎平山東，承制以故宋縣令

元用世襲曲阜令，傳子之全、孫治，俱世襲。

至元二十二年、授思誠從事郎、襲縣尹。

延祐間、授孔瀞承事郎、曲阜尹。

至治二年、思凱由國子生襲縣尹。

元統初、以克欽襲縣尹。

至正十二年、以從仕郎希大襲縣尹。

二十三年、授希章從仕郎、曲阜縣尹。

明

洪武元年、改故元縣尹希大爲承事郎、曲阜尹。

七年、以克伸爲世職知縣。希大坐罪廢、世襲及世職。衍聖公希學同族人思矩等二十八人赴京保舉克伸堪任前令職。太祖高皇帝召見、問曰、你曉得作詩麼、對曰、臣頗曉。上曰、頗曉的。命以蔣山爲題。須臾詩誠⑥、天顏大喜、朗誦數遍、笑曰、莫說你別才調、只這首詩也該與你個知縣做。遂領敕赴任。嘉靖二十八年入鄉賢祠。孔氏世職始此。

洪武十五年、克嘗任。

洪武十七年、希文任。

洪武二十八年、希範任。以上俱領敕赴任。嘉靖戊子入鄉賢祠。

永樂九年、克中任。

宣德九年、公鐽任。敕封承事郎、妻王氏封孺人。

景泰元年、諴任。敕封文林郎、入鄉賢祠。父希[illegible]加其官。母胡氏、妻黃氏俱孺人。

天順五年、公錫繇舉人任。敕封文林郎、封父銓如其官。母劉氏、繼母龔氏、妻李氏俱孺人。以考績加兗州府通判銜、仍管縣事。一按世職加銜自此始。

成化八年、變任。敕封文林郎、加兗州府通判銜。父希敬如其官。母鮑氏、妻朱氏俱孺人。

成化二十三年、希承繇監生任。

弘治二年、彥士繇舉人任。敕封文林郎。父公綬加其官。母王氏、妻陳氏俱孺人。

正德元年、承泗任。

正德五年、承夏繇監生任。

正德十一年、公統任。

嘉靖元年、承震繇舉人任。敕封文林郎。妻孫氏孺人。

嘉靖十一年、公珽繇監生任。敕封文林郎。妻許氏孺人。

嘉靖二十一年、公澤任。

嘉靖二十五年、承業任。敕封文林郎。父彥學加其官。母陳氏、妻劉氏俱孺人。

嘉靖四十三年、弘廊繇歲貢任。以前聖公保舉、以後兩院考選。

隆慶二年、承厚廩生任。蒙兩院薦舉孝行、題授前職。未幾致仕。

萬曆元年、弘復繇廩生任。奉題准新例、繇提學道考選廩生、呈兩院覆考送部、題授前職。四年始奉例朝覲、加銜歷官運司同知。贈父承英如其官。母許氏、妻孫氏俱宜人。

萬曆二十二年、貞教縣廩生任。照例考選、除授前職。二十八年、以衍聖公奏兩院、勘明、改常州府學教授。三十三年、陞京衛武學教授。三十五年、仍以本縣知縣候缺。尋致任。

萬曆二十七年、貞叢縣廩生任。照例考選、除授前職、加銜歷官鹽運使。贈父文塈、如其官。母高氏、妻刑氏、朱氏、俱宜人。

天啟元年、閻儋縣廩生任。照例考選前職、陞東昌府通判。奉旨褫革。

崇禎二年、弘毅縣廩生任。照例考選、除授前職。

崇禎十三、貞堪縣廩生任。照例考選、除授前職。

【清】

順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胤淳由廩生任。由衍聖公保舉、咨部題授前職。於順治五年加陞東昌府通判、管理曲阜事。

【四氏學錄】

按、建學始于魏黃初二年。至宋祥符二年、令就廟建學、以訓孔氏子孫、猶未聞設官也。至乾興元年、孫宜公守交請以楊光輔為講書、轉奉禮郎。元祐元年、置教授一員、於舉到文官內差、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義人充、令教諭本家子弟。四年、尹復森以文潞公薦為教授。本年又設學錄一員、蓋當時教授自署。此學錄官名之始也。金元間更置不一。至世祖中統初、詔立曲阜廟學、選師儒充教授、正、錄各一。至我明洪武元年、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一員、用異姓。學錄一員、宣德以後始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保舉、咨部銓除。萬曆十五年、山東巡按毛題准入考察。按本學考察自此始、然既添考察、宜僉行黜陟、偽不肖者黜矣、非陞遷何以勵賢能云。

【前代】

塘　任廟學正。

之威　縣學教諭轉廟學正、終費鄒二縣尹。

思永

兆豫
洵以上俱任廟學正。
摯綵揚及第，授從仕郎、廟學教授。
汾縣肥城諭，轉三氏教授。
思貴
希聖俱任三氏子孫教授。
元順任廟學録。

明

克晏宣德元年任，兼族長。
諭景泰六年任。
克昊天順八年任。
充眗成化三年任，兼族長。
公璜成化丁酉年任。脩理祖廟塋寢，考正家門典故。自號北窓迂叟。有文集若干卷。人謂先生復家門如復元氣，人仰先生如泰山北斗云。一、以前皆縣儒士、衍聖公同族衆公舉年德俱尊學問憂長者任。
公杰嘉靖十二年任。
公鉉嘉靖才三年任。
彦衢嘉靖十九年任。
彦佩嘉靖三十一年任。以上俱縣歲貢。
承鎬嘉靖三十九年任。
承作萬曆八年任。
承欽萬曆十七年任。
聞諫萬曆二十八年任。以上俱縣生員。
聞評泰昌元年縣廪生任。
弘蓑崇禎十六年由附學生員任。

尼山、洙泗書院世職學録

元

至順二年，衍聖公思晦請設尼山書院、洙泗書院山長各一員。
本年以彭璠爲山長。
至元三年，以谿達職爲山長。初以異姓任，後改孔氏子孫任之。洙泗山長自孔濆始，尼山山長自思本始。

明

洪武元年，部議題准仍元之舊額，設尼山、洙泗二處山長各一員，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任。
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職銜爲學録，職視國子監。
洙泗書院學録題名

孔彥遜　孔弘述　孔弘墳

孔弘顯光宗幸學，恩賜表禮，馳驛歸里。

孔尚澄崇禎六年任。

尼山書院學錄題名

孔彥章　孔弘譽　孔胤相　孔興榮

孔弘謙崇禎九年由廩生任。

孔胤綬崇禎十一年由廩生任。

孔聞然崇禎十四年由增生任。

孔貞綱順治四年由附學生員任。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臣孔胤植謹

奏為懇

恩准復舊例，以隆作養，以光

興朝盛典事。竊臣忝厠聖裔，惟知詩禮督教族屬，

明政務，勵忠孝，而為

朝廷任使。欽奉

新旨，凡襲封衍聖公悉照歷朝相沿，期於優渥。案查官屬，宜從衍聖公保舉。臣查得四氏學教授自宋乾興元年以楊光輔充講書，至元祐元年置教授一員。至元世祖中統初，詔立曲阜縣廟學，選師儒充教授、正錄各一。至明洪武元年設孔顏孟三氏教授一員，用異姓。學錄一員，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保舉，咨部銓除。萬曆十五年，該山東巡按毛御史題准入考察。各保舉舊例見在闕里誌可考。明末廢弛，至萬曆年間，臣之官屬每每多缺，間有以教諭陞授者，此數年之權便，實非相沿舊例也。臣廉訪得兗州府儒學生員王世祿已經銓部。茲者恭遇

興朝聿建，聖賢裔孫尚欲額外加

恩，以符優渥之

新旨，而因循舊典，豈可頓廢。如生員王世祿係二東名士，學博今古，臣方敢循例咨銓。況世祿見蒙兩院委署學務，模範聖裔，理合具奏。伏乞
皇上俯念聖裔必得名譽之士啟廸陶鎔，勅下吏部，即將生員王世祿遵照相沿舊例速行題授，庶得舊例允符，而聖賢裔孫仰賴，未必無補矣。臣臨奏可勝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
順治二年　月　日奉
旨，該部知道。題四氏學教授疏

孔庭族長

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即以家長承繼。此家長之名所從來也。至于舉事，則佐家長督理林廟，繩愆子孫者，明始云。

四十九代璝　璪　瑮　珉　瑹　璋　璞
瑄　俱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

五十代搢　元武宗至大元年諭祭，差學士王德淵初獻，兖州知州馬禧亞獻，家長搢三獻。

五十一代元祗　元裕　歷恩州教授，將仕郎，濟陽簿，致任族長。

五十三代涇　舊名孫，字世清。元興化路學正，累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我
太祖革命，以賢良官隨例居臨濠。衍聖公克堅奏，
請釋還鄉里，爲孔庭族長。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太祖召見，應對稱旨，面賜藤拐一枝，諭令主領家務，教訓子孫，承達尊守。

五十四代思楷　思樸　思楷請修祖廟，同聖公世尹上表謝恩，賜賚有加。

五十五代克晏　克聃　俱兼三氏學錄。克勳　克晟

五十六代希晟　希琛　希廸　希瑄
希瑾　希瑒　俱恩賜壽官。

五十七代謙　謀　謨　俱恩賜壽官。

五十八代公龍　公寧　公舒

五十九代彥乾　光宗幸學，陪祀，賜錦衣冠帶。又以

今上臨雍，欽取觀禮，賜賚有加。二次俱馳驛歸里。

家庭舉事

五十八代公錄　公性　公源

六十代承流　承芟

前家長希琛、希瑄俱無舉事。事内公源又以舉事轉家長，冠帶壽官。

弘超　崇禎六年任。

校記

①景得：當作「景德」。按，景德爲宋真宗年號。

②此條脱人名。

③今自：當作「自今」。

④此句「文宣王」下當有脱字。

⑤此「以」字疑當作「爲」或「任」。

⑥誠：當作「成」。

⑦憂長：當作「優長」。

⑧賫：當作「賚」。

闕里誌卷之九

人物誌

敘曰、吾夫子肇濬靈源、俯毓神緒。當其時續服於過庭、繩武於覓新者尚已。三千年來、昭穆之亂、雲耳之孫、振振蕃蕃、要皆梧桐之新枝、纍展之似續也。時中之桃、岡翹首冀企、爽然被服祖訓、漸摩家學、得其一體、列於四珍者、代不乏人。或班聯清貫、白額爲能亢宗。或紫華明堂、青箱足以秀世。孰非聲華譜諜、冠冕宗門者乎。倘不指述而臚列之、將令寶胄齊伍於田僅、鴻儁混迹於樸樕、非所以昭先德而示遐裔矣。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奕世濟美、是又所望於後之幹蠱者云。作人物誌。

闕里誌卷之九

聞達子孫

九代樹，字子文，鮒幼弟。兄弟自爲師友。

十代隨，字元路，鮒子。承殷後爲宋公。

聚，一名彥，字子產，樹子。爲漢王將軍，破項羽垓下。漢王卽帝位，以功封蓼侯，史所謂孔將軍居左是也。年五十三，謚曰夷。（傳譜作悳。）

十一代臧，聚子，嗣蓼侯。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相承作訓詁。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以爲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帝重違其意，拜太常，典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卒。著書十篇，賦二十篇。

安國，字子國，忠子。治尚書，嘗爲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仕至臨淮守。

十二代卬，字子卬，安國子。傳家學，尤善詩禮。

琳，臧子，嗣蓼侯，亦傳家學，位至諸吏。

十三代驩，卬子，善春秋三傳，爲博士、弘農守。

黃，琳子，嗣蓼侯。後坐事失侯。

茂，黃弟。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乃分食邑三百戶，封爲關內侯。

十四代立，驩子，善詩書，與劉歆友善，教授數百人。

宣，聚之玄孫，爲長安公，仕宣帝。元康四年，詔復家。

捷、霸，次子，與弟喜並列校諸曹。

光，字子夏，霸少子，尤明經學，年未二十，舉議郎，歷仕成、哀、平三朝，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又爲大司徒、太傅、太師，居公輔位前後一十七年，凡食邑萬一千戶，封博山侯。王莽權盛，公憂懼稱疾辭位，年七十薨，謚曰簡烈。

吉，鮒五世孫。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氏，推求其適，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氏爲湯後，從之，封吉爲殷紹嘉侯，後進爵爲公，地方百里。

十五代元，立子，爲校書郎。

永，光兄之子，爲大司馬，封寧鄉侯，邑千戶。光

昆弟子至卿大夫者四五人。
壽、封合意侯。
放、光子、歷侍郎、嗣博山侯。
何齊、吉子、嗣宋公、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戶。襃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
十六代子建、元子。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請以此辭。歸、終於家。
奮、字君魚、提孫。有學術、通左氏春秋。後漢初除姑臧長、賜爵關內侯。有功、世祖下詔襃美、拜武都丞、遷太守。
奇、字子異、博通經典、著左氏刪。故與兄奮家於茂陵。
尙、霸曾孫、鉅鹿太守。
安、何齊子。光武建武五年封殷紹嘉公、十三年改爲宋公、位在三公右。
十七代仁、子建子。以文學爲議郎、遷博士、南海太守。嘉、奮子、有才學、作左氏說、終城門校尉。
方、字賡平、嘉從曾孫、豫州從事。

曠、字元矩、陳國相。
十八代曼、仁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以學行聞三府、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章帝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涵、字君德、豫州從事。
十九代僖、字仲和、子建曾孫。章帝初、拜蘭臺令史。二年三月、帝東巡幸、闕里祀孔子、僖因自陳謝。遂拜郎中、詔從還京師、令校書東觀、出爲臨晉令。三年卒。
旭、字延壽、魯相史。
訢、字定伯、魯戶曹。
震、字元上、林中有碑、其名漫滅。舉孝廉、除郎中、拜尚書侍郎、治書侍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終河東太守。
誧、字仲功、魯相史。
扶、字仲淵、徵拜博士。陽嘉二年、由太守爲司空。林中有碑。
翊、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樂陽令。林中有碑。
術、字子依、魯相史。
宙、字季將、尙曾孫。舉孝廉、遷郎中令、太山都

尉。林有碑。

二十代季彥、僖子。與兄長彥守其家學、徒數百。時人爲之諺曰、魯孔子、好讀經、兄弟絃誦略不停。學士必欲就聲名、不師孔氏焉能成。延光二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故。對曰、此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公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人君乎。歸、終於家。

誧、字德讓、宙子。弱冠講誦、深究前聖之旨、爲郡諸曹吏。

融、字文舉、宙子七人、融居第六。河南守賀進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嘗爲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公乃建議、朝廷善之、卒不改。復拜太中大夫。曹操欲移漢鼎、憚公不敢、終爲所害、卒年五十六。魏文帝深好公文、每歎曰、楊班之儔也。募天下有上公之文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議、論、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二十五篇。

乂、字元儁、魏諫議大夫。

文、魏大鴻臚。

昱、字元世、霸七世孫。少習家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辭去。後遭黨禁錮。靈帝即位、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自霸至昱、爵位至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較之譜系乃知所遺之多也。

伷、爲功曹吏。

伯、漢魯都督。

綱、建寧中爲魯掾。

二十一代暢、建寧中爲魯掾。

毓、文子、漢征南軍司馬。

郁、福七世孫、漢冀州刺史。

恂、字士信、晉東平將軍、衛尉。

二十二代衍、字舒元、毓子。少好學、年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晉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檄殷積、而公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領太子中庶子。於時庶事草創、公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定焉。

帝與太子並親愛之。以元帝太興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凡所撰述百餘萬言。鄱郡鄱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勅其黨曰：孔公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大興三年卒于官。

潛，字景微。世說譜云：魏相斌十四世孫。斌卽子順。先於深闕，潛爲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山陰人。按後漢獻帝末年，歷孫吳，至東晉元帝初平，首尾百餘年，潛、衍於序爲兄弟，而或仕東晉者，族屬疏遠故也。

揚，郁子，爲博亭侯，因家焉。

二十三代啓，衍子，晉廬陵太守。

竺，字元愼，潛子，吳豫章太守。

二十四代恬，竺一長子，字公然，吳侍中，選曹尚書。晉湘東太守。

冲，竺一次子，吳尚書。

奕，竺一少子，全椒令，有惠化。

惔，宋禮部郎中。

二十五代愉，字敬康，恬長子。晉左僕射，餘不亭侯。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世說所謂孔車。

儼，冲子，大司農。自竺一以來，有名江左。

倫，奕長子，晉黃門侍郎，註儀禮。

群，字敬林，奕少子。有智局，志尚不羈。晉御史中丞。

二十六代闓，字思言，愉子。襲爵，建安太守，散騎常侍。

汪，字德澤，愉子。好學有志行。晉侍中，以直亮稱。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廣州刺史，有政績。

祗，字承祖，尚節義，爲郡功曹吏。

國，字安國，愉第六子。以儒學顯，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卒贈左光祿大夫。

坦，字君平，侃子。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春秋。晉侍中，封晉安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贈光祿勳，謚曰簡。有集五卷。臨終致書庾亮，以中原未復爲恨云。

嚴，字彭祖，倫子。累遷尚書左丞，又以侯領尚書。有集五卷。

沈，字德度，群子。有美名，辟丞相司徒掾、琅琊王文學，並不就。

淳之、字彥深、粲子。少志尚、愛墳籍。居會稽剡縣。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於墓側。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界中。元嘉十七年卒。

默之、淳之弟。注穀梁春秋、任廣州刺史。

二十七代晉、闓長子、晉尚書令。

靖、字季泰、闓次子。晉察孝廉、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宋臺初建、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東歸、帝餞之戲馬臺。武帝受命、加開封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

佚、丑子、江夏太守。

混、坦子、散騎常侍、嗣爵。

道民、嚴子、宣城內史。

福民、嚴子、太子洗馬。

靜民、嚴子、散騎侍郎。

道隆、位侍中。

廞、洗子、吳興太守、廷尉、光祿大夫。

二十八代祐、晉子。有至行、遁跡隱於四明山。太守俏王虔①引爲主簿、不就。

靈符、靖子。丹陽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公愨實才幹、所涖有績。晉陽秋云、靖生②山弌、山士、會稽太守山民新興太守。

靈運、靖③、宋著作郎。

靈產、道隆子。解天文、有高志。累遷光祿大夫、齊高帝嘗稱有古人之風。

景偉、國之孫、齊散騎常侍。

景進、魏功曹掾。

琳之、字季琳、廞子。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妙草隸。桓玄輔政、以爲西閣、公不能順玄旨意、固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直法無所撓。武帝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卒贈太常。公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有文集十卷。

瑗之、琳之弟、爲揚州中從事。

二十九代道徽、祐子。少厲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辟之、不至。

珪、字德璋、靈產子。風韻清遠、好文詠。齊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與江淹對掌詞筆。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都官尚書、終散騎常侍。嘗上律文二十卷。

深之、靈符子、宋大明中比部郎。
琇之、靈運子、宋江夏內史、有吏能。
白烏、魏典和三年爲鄒縣丞。
靈龜、揚七世孫、後魏國子博士。
上邈、琳之子。有文風、揚州中從事。
滔、景偉子、梁海鹽令。子飫、六歷清要。
遜之、沖五世孫、宋水部郎、尚書左丞。
三十代臻、琇之子、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珮、遜之子。齊通直郎、梁書作廬陵王記室參
軍。
曄、遜之子、中書侍郎。
覬、字思遠、士遜子。少骨鯁有風力、口吃、飲④好
讀書。宋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
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道存、士遜子。黃門侍郎、南海太守。
總、道徽兄之子。有操行、除竟陵王侍郎、不至。
碩、靈龜子、後魏治書侍御史。
三十一代休源、字慶緒、珮子。齊舉秀才、梁歷中
書舍人、尚書左丞。帝敕王曰、孔休源人倫之
表、汝年尚幼、當師事之。常於殿中別設一榻、
人不敢坐、其敬禮如此。累佐名藩、甚得人譽。
精通詳練、強止慎密。終金紫光祿大夫、謚曰
貞。手校書七千卷、有集十五卷。
紉、孫臻子。梁尋遠拔江二縣主簿、無錫令。
安、碩子、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四十六世孫宗翰嘗歎家譜疎畧、宗族世有
賢後、苟非見於史冊、即泯然不聞、是可痛也。
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譏
郎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繼、卿相
牧守五十二人、列侯七人。五十一世元祚謹
按、南史有孔遜、字世遠、好典故學。宋昇明中、
爲齊臺殿曹郎。齊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又有
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
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於鍾山。朝
廷以爲中散大夫、卒。又有孔僉、通五經、尤明
三禮、孝經、論語。生徒數百人。爲五經博士、歷
海鹽、山陰令。太清間卒。子淑玄、涉文學、官至
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亦善三禮、有盛名。又
有孔子袪、少好學、挾書耕耘、勤苦自勵、遂通
經術。累遷中書通事舍人、加通直正員郎、卒。

于官。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註三十卷、續朱异集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又有孔子袪、仕梁、官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又有孔奐、字淹源。美容止、善談論、仕至揚州中從事。又有孔道、抗直有才藻、制東都賦、才士稱之。又著三吳決録。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此皆聞達表表者、史失其世次、姑附録于此。

三十二代雲童、休源長子。有父風。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

宗範、休源少子。聰敏有識度。陳中書黃門侍郎。

奐字休文、幼孫子。少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博物強識。仕梁爲儀曹郎。侯景陷建業、公遭母憂、在寇亂中、持三年喪、以孝聞。陳武受禪、遷太子中庶子、除晉陵太守。公清白自將、郡號神君。文帝徵爲御史中丞。公性剛直、朝廷敬憚。累遷中書舍人、復爲中丞、尋爲五部尚書。累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七十餘。有文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穎達、字冲遠、(唐書本傳作仲達、于志寧撰碑作冲遠。于與公同時、今以爲正。)安子。八歲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書、詩、禮記、兼善筭曆、屬文。居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明經高第、授河南内郡博士。徵赴東都、令與國子秘書學士論難、莫能屈。補太學助教。屬亂、避地武牢。唐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中、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六年、累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公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散騎常侍。又脩定五禮、衆有疑滯、咸諮決於公。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以在東宮數有諫正、又賜黃金一斤、絹百疋。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公講孝經。公因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受詔撰定五經正義、凡一百八十卷、賜物三百段。貞觀十七年、以年致仕。明年、圖形凌煙閣⑤、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談辭飆起。卒、贈太常卿、謚曰憲、陪葬昭陵。

三十三代伯魚、宗範子、陳散騎常侍。

紹安、魚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辭知名。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外兄虞世南嘗歎異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唐高祖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集五十卷。

紹忠、字孝揚、魚少子。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掾。

志玄、穎達子、唐國子司業。

志約、穎達子、禮部郎中。

志亮、穎達子、中書舍人。

思政、德仁孫、端州刺史。

三十四代德紹、伯魚子。隋秘書省正字、景城縣丞。

楨、紹安次子。第進士、高祖時爲蘇州長史、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溫。

構、紹安少子、贈蒲州刺史。

惠元、志玄子、爲國子司業。三世司業、時人榮之。

宗、志約子、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昌寓、字廣成、德紹子。貞觀中對策高第、爲膳部郎中。

季詡、字季和、楨子。早知名、登制科。陳子昂嘗稱公神清韻遠。終左補闕。

若思、紹安孫。早孤、母褚氏躬教訓、遂以學行知名。累遷給事中。中宗朝、再轉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疋。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

仲思、若思弟、給事中。

立言、惠元子、禮部郎中。

眘言、惠元子、黃州刺史。

務本、穎達族孫、滄州東光令。

三十六代舜、字奉先、昌寓子、監察御史。

至、字惟微、若思子、著作郎。明氏族學、撰百家類例。

如珪、務本子、海州司戶、贈工部郎中。

三十七代齊參、舜子、爲寶鼎令。

岑父、如珪子、著作郎、贈尚書左僕射。墓在河南河陰廣武縣。六子、戡、戣、戢、戩、戵、威。

巢父、字弱翁、岑父弟。早勤文史、博辨多智。少時與韓準、李白等隱徂徠山、時號竹谿六逸。

代宗廣德中，爲左衛兵曹參軍，授監察御史、判歸汾二州，入爲諫議大夫，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畧，上嘉納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興元元年，復宣慰河中，爲亂軍所害。上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賜其家粟帛甚厚，仍授一子正員官。

三十八代文瓘，齊卿子，兗州都督府功曹。

充符，齊參長子，與兄克讓等事親至孝，俱隱嵩山。述睿，齊參少子。劉晏薦於代宗，稱其顏閔之行，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卒年七十一。

戴，岑父子，貞元二十七年及第。

戣，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群辟爲從事。群卒，權掌留務，入爲侍御史。憲宗元和初，累遷諫議大夫，儼然忠讜，稱諫臣體，以方嚴見憚於朝。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權尚書右丞。明年，拜左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入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公剛直清儉，交廣大治。十五年，遷吏部侍郎。穆宗初，改右散騎常侍。二年，復爲尚書左丞，數上疏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祿之終身。年七十四卒，贈兵部尚書、謚曰貞。葬先墓左。四子：溫質、遵孺、遵憲、溫裕。

戡，字君勝，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登進士第，自金吾倉曹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盧從史驕悖，公極諫之，不合，歲餘謝病歸東都。會宰相李吉甫鎮揚州，奏起公爲賓佐。從史聞之，怒，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東都。詔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帝遣使諭呂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卒後三月，從史敗，詔追贈司勳員外郎。子溫資。

戢，字方舉，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累拜監察御史，遷京兆尹。出刺汝州，又刺潭州、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爲嶺南，皆居節鎮，朝野榮之。入爲右散騎常侍，復尹京兆。歲旱，文宗憂甚。戢[6]自禱曲池，一夕大雨。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溫諒。

三十九代敏行，字至之，述曆子。少孤，脩潔。元和
五年及第，歷拾遺、補闕、起居郎、諫議大夫、集
賢學士。
溫質，戩子，四門博士。
溫孺，舉進士，終華陰縣丞。
溫彥，舉進士，位左丞、天平軍節度使。
溫賁，戩子，舉進士，保[7]太子少保。
溫業，字遜志，戩子。長慶元年進士及第。宣宗
大中，特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妄
同列曰：吾等可少驚，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
爲太子賓客。弟溫諒，溫諒子續。
四十代拯，字弘濟，襲封振之第。中和二年狀元
及第，歷侍郎。拯弟郁。郁子述，字彰聖。述子稔、
同光元年避地吳越，因家于溫州之平陽。吳
越王累聘不就。
瀨，字延休，溫質子。咸通二年及第，乾符三年
調冊陽令，因家焉。
綸，字昌言。咸通二年，與兄絢同榜進士第九
人及第。歷殿中侍御史、戶部郎中。
穗，字徵[8]夫，咸通十四年[9]狀元及第。

緯，字化文，溫孺子。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累
遷集賢直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御史中
丞，歷戶兵吏三侍郎。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
書，判戶部事。還京，授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
中書門下平章事。駕還，進位左僕射，賜號持
危啓運保義功臣，食邑四千戶，賜鐵券，恕十
死，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昭宗進加
司空、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進兼
太保，又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疾
乞歸田里。帝勤咨，詔使者送至中書視事。會
駕出幸石門，公從至莎城，疾篤，先還京師，卒
於光德里第。贈太尉。公尚節義，秉禮不回。孔
氏子自元和後兄弟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幾
千人，至公始登台輔云。弟縡，字受文，明經及
第。少弟緘。
晦，字文爲，一名縊。溫業子。咸通十二年明經及
第，歷吏部侍郎。
炅，字濟美，溫業子。後人避宋諱，改爲照。咸通十七年進
士第十一人及第，終萊州刺史。
續，溫諒子。唐文德元年，調吉州推官，遂家新

塗。

四十一代昌明，字聯儀，緒子。光化三年進士第七人及第。

昌庶，字幾聖，昊子。乾寧元年及第，爲虞部郎中。

昌弼，史作宗弼。字佐化，緯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昌序，字昭華，循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邈，字隼之，温質孫，織子。乾寧五年進士第五人及第，終諫議大夫。

遵，温裕孫，緒子。滄州乾符令，贈兵部員外郎。

仲良，唐莆田令，卒于官，因家焉。今尚有世譜及唐誥刻石于縣齋，朱文公熹嘗爲訂其譜。宋淳祐中官朔滴光書院，建先聖殿，又爲立聖胄莊，以教養孔氏子孫。五十代孫元龍嘗跋其譜云。

四十二代莊，字文愿，昌庶子，後晉太常少卿。

四十三代承恭，莊子，宋太宗廟[10]將作監致仕。

四十四代憲，仁玉次子。宋建隆初進士及第，任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

勗，字自牧，仁玉少子。雍熙二年進士第，歷官五十年，以秘書監上章請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賜酒饌以寵之。告老，授工部侍郎致仕。公少孤，自立，博學能文，尤工於詩。性淳厚，號稱長者。任曲阜[11]八年，以禮義化鄉黨，忠孝[12]訓子孫，民到于今服其教，其得謝事也，宴集親舊，長子道輔時以龍圖閣直學士、給事知鄆郡，鄉黨榮之。卒年八十九，累贈吏部尚書。

世基，太平興國二年以鄉貢進士賜同本科出身。

晃，大中祥符元年以兖州參軍爲安州應城主簿。

渭，大中祥符元年以進士賜同三傳出身。

四十五代延渼，宜次子。進士及第，贈右諫議大夫。

延渥，宜少子。宋真宗東封，駕幸儒廟，賜同學究出身，終濮州清化令。

延祜、延魯、延齡，並以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

延之，憲子，擢進士第，贈殿中丞。

道輔，字原魯，舊名延魯。擧進士，爲寧州推官，以手

枝孽殺天變觀妖蚱、一郡驚異歎服。徂徠石
介爲作銘。見碑記。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爲右正
言、上書請章獻明肅皇太后歸政天子。又廷
奏樞密使⑬曹利用、御藥羅崇勳罪狀、内外懾
之。使契丹、虜主酌以大巵曰、天爽、飲此可致
和氣。公曰、不和固無害。還、除龍圖閣待制。出
知鄆州、徙知青州、入判流内銓、出知許州、徙
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
廢、公率諫官御史范仲淹、宋郊等十人伏閤
力爭、坐出知泰州。徙徐州、兖州、進給事中。在
兖州時、有近臣進詩百篇、執政有請除龍圖
閣直學士者。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
言。乃以爲龍圖閣直學士、復召爲御史中丞。
寶元二年、出知鄆州、道病卒、年五十四。上思
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司空、太尉、開
府儀同三司。塋祖墓西南百步。公性鯁直剛
毅、名聞天下。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
或遷、持一節以終身、未嘗自出。士大夫以其
不終大位、爲天下惜之。
良輔、字師聖、道輔次子。性慷慨、有吏才、智策過
人。官至大理寺丞、上章求退。制曰、齒未老而
願謝政、歸事墳廟、知止之槩、朕用嘉之。授太
子中舍。年六十四、塋祖墓東北。
彥輔、字德甫、鼎少子。幼聰悟、落筆成章、衆所
推服。年十八、任仙源縣主簿。以郊祀恩、授將
作監主簿。父疾、懇求侍養、在膝下十五年、衣
不解帶、藥必先嘗。親終服除、然後從官、鄉黨
稱孝。至國子博士。年六十五。子濮、英、宗敬。濮
英幼聰慧、博覽經史、早卒。
四十六代舜亮、字君亮、道輔長子。位至左中散
大夫致仕、累特進、少師、著粹籍。
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氣貌謙厚、奉親至孝。
始以父任爲將作簿、復與兄皆擢進士及
第。累遷知蘄密陝揚洪兖六州、終刑部侍郎。
年六十卒。
宗壽、良輔長子、承議郎致仕。
宗振、以白身最長、補迪功郎、堂差興仁府乘
氏縣主簿、終兖州仙源縣丞。
宗簡、太子中舍。⑭
宗旦、皇祐中爲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破城、

公彼執，慢罵之不已，遂見害。贈太子中允。

敃，宋仁宗慶曆七年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栗昂。公隱居縣之龍山，強⑮陽城性孤潔，喜讀書。田數百畝，遇歲飢，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言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人皆慕之，見公於路，輒斂衽以避。父喪，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絕後其家。嘗有盜發其廩粟，公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貲貨，公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界⑯之，復歸所掠。居山未嘗逢蛇虺虎豹。或謂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公曰，無心則無所畏。

會，述五世孫，左從事郎，處州麗水縣丞。

師旦，宋熙寧三年登科。迪功郎，泗州司戶參軍，終宜教郎。

延之，績五世孫。慶曆二年登進士第，司對郎⑰中。與濂溪先生周惇頤友善。卒，葬廬山南豐曾鞏誌其墓。贈殿中丞、金紫光祿大夫。此家于清江，故遷與四十五世同名，非一人也。

四十七代若升，字公漸，舜亮長子。沂州新泰令，嘗修譜。贈朝奉大夫。

若谷，字公應，舜亮次子。右朝散郎致仕。

傳，字世文，舊名若古，舜亮少子。精於易學，博極群書，操行介潔。元祐、政和間，累任郡官。建炎初，與四十八代襲封公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率族拜疏闕下，叙家門故事。後有因仕而家於徽、湖、撫、鄂四州者，皆自衢而分。公嘗知郴州，鋤豪抉貪，吏民畏服。知陝州，平鼎澧寇，以功進職知撫州，建昌卒閧，公單車撫諭之，至則帖然。自號杉谿，進續白氏六帖、文樞要記，詔送秘書省。又著東家雜記、杉谿集，官至中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年七十五。

若拙，字公智，舜亮少子。進士出身，全州司理參軍。

若采，以白身最長，補迪功郎，興仁府濟陰主簿。

愜，字宏之，宗翰子，終奉直大夫。

惇，字厚之，宗翰子，終朝散大夫。

忱，字誠之，宗翰子，文林郎。

恂，字信之，宗翰子，奉議郎。

若勑、字公愼、宗穀子、進士及第。
文仲、延之子、字經父。少好學、性狷介。舉進士、
又舉賢良方正。范蜀公鎭舉公召試、對策極
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見黜。哲宗朝、累遷起
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青苗免役等
法不便。遷中書舍人。年[18]五十。有文集五十卷。
與弟武仲、平仲俱有文名、天下號曰三孔。周
益公必大序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云、先聖四
十八代孫也。山谷黃庭堅論元祐人才、有曰
二蘇聯璧[19]、三孔分鼎云。
武仲、字常父。舉進士、爲禮部第一。元祐初爲
秘書省正字、累遷司業、侍講邇英殿。除起居
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
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坐元祐黨奪
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著詩書論語說、金華
講義、内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史館、遷京西
提刑。坐黨籍、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
即位、召遷爲戶部郎中。出使陝西、師[20]鄜延環
慶、卒。公尤精史學、著續世說行于代。公嘗誌
陶寺丞夫人孔氏墓云、孔姓惟闕里最著、而
廟宅譜諜特繼以嫡相承者、支子旁孫皆不
復錄、故散而之四方者莫可攷證、皆聖人之
後也。今在江南者、新淦尋陽爲右云。
四十八代端節、字子齊、若升子。朝散大夫、贈中
奉大夫。
端木、字子工、初名端朝。若升子、爲若谷後。宣和四
年、駕幸太學、詔大臣先聖後有在學者、特賜
進士第、當自今始。召見、賜上舍出身。建炎三
年十月南渡、明年八月、特差徽州黟縣令。紹
興一年、召試館職。歷秘書郎、著作佐郎、司封[21]
員外郎。終朝散郎、知臨江軍。見家於徽。
端問、字子誠、傳子。篤學工詩。終從政郎、洪州
奉新縣丞。著州集。[22]
端巳、字子正、傳子。侍父渡江、習見祖庭舊事、
常舉以訓族子弟。歷官五十年、介潔不汚。終
奉議郎、年八十一。贈少保。
端位、字子著、傳子。儒林郎、常德府錄事參軍。
端植、字子固、傳子。居官以介潔稱、常宰鄂之
通城、民至今思之。終承直郎、湖州武康縣丞。

見家於兆。

端隱、字子宜、傳子。文林郎、江陵府觀察推官。

端甫、字子肅之、篤志好學、不樂仕進。金翰林侍講党懷英舉公聞居鄉里、年德俱高、雖不習科舉、其讀書養道、該通古今、堪任國子小學教授。明昌四年三月十二日召赴闕、賜進士及第、補將仕郎、以年老乞歸。

松、愜子、宣義郎。

淵、惇子、將仕郎。

壎、恍子、承議郎。

四十九代瓚、字純老、端節子。以白身最長補官、終朝議郎、知 和州。

琮、字伯秩、端木子。從政郎、蔡州蘭谿縣主簿。

璵、字仲石、初名孫、端木子。承直郎、監左藏西上庫、終通直郎。

璹、字伯堅、端問子。篤學能文、終從政郎、漳州錄事參軍。著吏事總龜。

瑭、字德純、學博才優、尤工翰墨、嘗爲廟學正、金貞祐二年賜同進士第、萊州招遠縣主簿。

琰、字粹老、中順大夫、忻州同知。金初從事太師梁王麾下、以功補官、王以聖裔授文資。

璨、承事郎、開封府祥符縣主簿。

瑀、字湯光、承直郎。

卓、會之曾孫、從政郎、福州閩清縣令。

璿、字仲玉。建炎二年、侍父端愼渡江、居鎮江。乾道五年、錄孔氏後、賜官廸功郎。

彥兒、平仲孫。宋監南康稅院、遂居吉州桔縣。

五十代持、字季貞、舊名揗。襲封公玠之子。受兒襲封、遺澤、終廸功郎、監温州天富鹽場。

擬、字成之、瓚子、登仕郎。

撥、字相之、璿子、將仕郎。

攄、字季蘊、璹子。以子應選、應發請鄉舉、該遇壽恩授廸功郎。

擢、字用之、性質純古、通經術。金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及第、待闕萊州掖縣令。章宗以聖人後特授大學助教、爲都省掾、三部司正、終刑部都事。

摭、字伯順、廟學正。

摯、字萃夫、廟學正。

元龍、字季凱、舊名揗。行可子。尚志篤學、從西山

先生眞文忠公德秀游、擢進洙泗言、學聯忠
策、晚年以白身最長、特授廸功郎。制曰爾著
書立言、諸老所推許。以其賢亦可官矣、况世
次之所當歟。初任饒州餘干縣主簿、沿檄還
衙部使者延請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
致仕、年至九十、手不釋卷。有柯山講義論語
集疏、魯齋婁某奏議叢辟卒之日、門弟子三
百人哭之私諡曰文介。後贈太子少師。
拱字執謙、瑑子。少孤、好學篤意義方、鄉黨賢
之。年五十三卒。有書經讀史各三卷、錫山草
堂集五卷、村居雜興三卷。
習周、紹興十七年敕授洪州文學。
履常、紹興十二年以五十代孫上書言事賜
官、終宣教郎、知建州蒲城縣事。四十八代孫端問跋東嘉
古本族譜云、先君有言、祖壁之遺言、闕里之
陳蹟、尚可追尋於傳聞之近、獨族譜散者
其蹤跡不可得而尋。余每憶此語、紹興癸亥、
族姪屬常調尉常山、余因訪之。出譜謀乃東
家古本。與余櫃系本同。泒流未遠。且知族祖
自唐季避地東嘉、今八世矣。衣冠未墜、詩禮
未歇、而東家之氣脈尚未斬也。余遂率子弟
來敘少長、請拜于庭、日追惟先世、以骨肉散
于爲悵。余今年三一見豈不快哉。
師古、廸功郎、處州司戶參軍。

履知、脩職郎、福州羅源縣尉。
五十一代應選、字舜舉、舊名文虎。擢子、與弟應發自
爲師友、刻意問學。嘉定十二年同請舉、淳
祐七年、用四十四代世基舊例、賜同本科出
身、授廸功郎、臨安府餘杭主簿。
應發、字機仲、舊名文豹。初任廸功郎、處州遂昌縣
尉、終隆興府武寧縣令、以通直郎致仕。
應得、字德夫、舊名文在。元龍子。嘉熙二年混補入
太學。淳祐元年、理宗車駕幸太學、賜同進士
出身。初任吉州太和縣主簿、終端殿學士[23]、僉
書樞密院事、福建江浙宣諭大使。年六十一。
自號退學。
文樸、字伯淳、拱子。繼授寶祐元年及第、以先
聖後特旨轉脩職郎、復州玉沙縣簿尉、終奉
議郎、知潭州湘潭尉。
煥、宋從事郎、饒州餘干縣丞。
煒、宋慶元二年第五人及第。終朝奉郎、太常
丞、兵部郎中、知端州。
應祥、字吉甫、宋從政郎、[24]那工部架閣。
應禮、一名大中。元授登仕郎、授忠翊郎、翊衛

忠義郎統制。
元順、字存之、廟學録。
元裕、字益卿、見恩州路學教授、濟陽主簿。
元敬、字忠卿、見從事郎、邵武路經歷。
元伸、字信卿、萊州學教授、見德州學教授、將
仕郎、須城縣主簿。
五十二代萬齡、字松年。宋時受父蔭、封公遺澤、
終將仕郎、袁州路分宜縣尹。
元善、字德新、宋寶慶二年進士及第、終儒林
郎、泰州學教授。
元孚、字信甫。宋開禧元年武舉及第、終武節
大夫。
貴慶、字幼勉。承議郎、知福州福清縣事。
元圭、字君錫。宋淳祐元年武舉第二人及第。
歷閤門舍人、出知高州肇慶府、又知瓊州兼
瓊管安撫使、終武翼大夫、年七十九。號東巖。
貴脩、廸功郎、吉州永豐縣丞。
夢斗、字元極、曾名楫。宋嘉熙四年、浙漕附試發
解。寶祐元年、以兄閣舍牒試國子、補入太學、
陞前廊。宰執列薦經明行脩、特旨免省赴殿。
景定三年進士及第。歷臨安府學教授。召試
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史館校勘、兼承議郎、通
判慶元府。年七十七。號思齋、有尚書解、思齋
文集。
定國、嘉定十七年授廸功郎、權和州含山縣
主簿。
貴明、字幼聞。承信郎、臨安府於潛縣稅官。
康、見任信州學教授、歷官枝江縣尹。
五十三代道生、字宗一。承節郎、監廣東鹽倉。宋
淳祐十二年、請江西漕舉。
鉉、字君鼎、宋文林郎、常州録事參軍。
霆發、字君選。宋淳祐十二年、以叔閤舍牒試
國子、補入太學公試第一人。咸淳四年廷對
第八人及第、文林郎、處州軍事判官。
景行、字宗成。宋寶祐四年、宜聖國子補入太
學、陞內舍。咸淳三年春、度宗臨幸太學、召五
十一代應得、例賜進士出身、授脩職郎、慶元
府學教授、循從政郎、禮兵部架閣。
淑、字世儀。見行御史臺掾、授將仕郎、漳泉路
監事判官。

楷，字睿林，言子。見常州路學教授。

五十四代思友，字益道。新城平陰兩縣主簿，沭陽固城兩縣尹，攺承事郎，汝寧府推官。

思古，字志道。葛城、新泰、膠水三縣學教諭。

思本，字正道。磐陽路學教授。

思恭，字信道。須城、安德兩縣主簿，南樂、大長兩縣尹，濟寧路知致仕。

思儼，字義道。齊州學正，益都路學教授，將仕郎，東阿縣主簿。

思義，字性道。磐陽路學教授，攺濟寧路學教授，太常寺太祝。

思德，字守道。汴梁路學教授，將仕郎，文登縣主簿。

思睿，字達道。前衛學教授，泗水縣主簿。

思濟，字從道。三氏學教授，滑川縣主簿，江陵錄判，安陸府知事，嘉祥縣尹。

思道，字弘道。恩州路學教授，北海、滕縣、鄆城三縣主簿，臨潁縣尹，陝西儒學提舉，河中府判。

思迪，字凝道。膠西縣主簿，攺安慶錄事，光山縣尹。除西臺監察御史，復拜內御史，錫金織紋綺。轉湖廣都事，辭疾。起為太常禮儀院判，尋陞同知本院事。

思示，字常道。廟學正，黃縣主簿，歷官河南省理問，東平路同知致仕。

思立，字用道。太常寺太祝，轉西河縣尹，拜御史，歷省臺二十餘年，錫金腰帶、金綺龍衣，累官至正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

思政，字近道。虞城縣學教諭。

思矩，字規道。濟寧路學教授。

思綿，字昌道。深澤縣學教諭。

思明，字處道。阿速右衛學教授。

思訥，字仁道。太平縣學教諭。

思用，字行道。沁水縣學教諭，威州學正。

思寬，字興道。曲阜縣學教諭，濟寧州學正。

思則，字允道。餘姚學正，貴溪、南安兩縣主簿，武平縣尹。

思舉，字貢道。延平路學正。

思言，字可道。淞江府學教授。

思信，字友道。永城縣學教諭。

思衍、字元道。磐陽路學教授。

思貞、字周道。膠西縣學教諭。

五十五代克寬、字栗夫。曲阜縣學教諭、濟寧學正。

克仁、字志夫。廟學正。

克信、字善夫。泗水縣學教諭。

克脩、字永夫。興濟縣學教諭。

克綱、字弘夫。豐縣學教諭。

克達、字徽夫。聊城、宣德兩縣學教諭。

克義、字達夫。河陽縣學教諭、回回砲手衛教授、轉安陵府知事、改將仕郎、肥城縣主簿。

克禮、字嚴夫。寧海州學正。

克允、字中夫。元氏縣學教諭。

克溫、字元夫。濟寧路學教授、將佐[26]郎、高密縣主簿。

克全、字成夫。淮安路學教授。

克學、字殷夫。東昌路學正、前衛學教授。

克紹、字繼夫。兗州學正、河間路學教授、將佐郎、楊子縣主簿、撫棣縣尹、秘書監著作佐郎、大都路學提舉、翰林國史院待制、朝列大夫致仕。

克脩、字允夫。長蘆學正、樂陵縣主簿。

克明、字德夫。晉寧路學教授。

克廣、字毅夫。衛輝路學教授、邠州判、無棣縣尹。

克遵、字恒夫。後衛學教授、華縣主簿。

克光、字顯夫。曲阜縣學教諭。

宗仁、蒙古衛學教授、翰林國史院典籍。

克莊、字嚴夫。鉅野縣學教諭、兗州學正、永平路學教授。

克康、字惠夫。嶧陽縣學教諭、武衛學教授、濮州知事、翰林國史院典籍、太常寺太祝。

明

五十六代希敏、字士遜。兗州學正、權奉祀事。

希英、字士彥。濟寧路學教授。

希祖、字士嚴。遵化縣主簿、泗水縣知縣。

希聖、字士賢。三氏學教授、寧國縣主簿、都漕運司知事。

希先、字士昭。蒙古侍衛學教授、賦原庫知事、翰林國史院典籍、承事郎、新河縣知縣。

希賢、字士宛。壽張縣學教諭、陵州學正。
希顏、字士學。曲阜縣學教諭。
希曾、字士宗。長清縣尉、襄邑縣主簿、衛輝路知事。
希敎、字士弘。鄠縣學教諭、米脂縣知縣。
希蓮、字士明。任兗州判。
希泰、字士安。聖府儀賓、階中奉大夫。

五十七代

諤、字貞伯。永樂戊子鄉貢進士、左春坊左中允。遷大理寺左評事、復遷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司僉事。
信、字忠伯。永樂辛卯鄉貢進士、封禮科給事中、加大理寺左少卿。
諭、字諫伯。景泰癸酉鄉進士、宿州學訓導。
諷、字覲伯。景泰丙子鄉貢進士、壽州學訓導、國子監學正、潞府長史、階朝列大夫。
諟、字慎伯。成化丁酉鄉貢進士、河間縣知縣。
諸、字融伯。英山縣丞。
評、字　　聖府儀賓、中奉大夫。

五十八代

公禮、字節文。宣德乙卯鄉貢進士、徐州學訓導、國子監學正、詹事府主簿。
公鏞、字緯文。永樂丁酉鄉貢進士。
公恂、字宗文。正統甲子鄉貢進士、景泰甲戌進士。拜禮科給事中、陞詹事府少詹事、改大理寺左少卿。
公忱、字友文。天順己卯鄉貢進士。
公森、字燦文。由監生任河南延津縣縣丞。
公潤、字澤文。由監生任浙江桐鄉縣縣丞。
公仲、字正文。由監生任江西建昌縣縣丞。
公華、字實文。由監生任直隸寧津縣知縣、陞陝西苑馬寺寺丞。
公才、字義文。成化癸卯鄉貢進士。歷任江都縣知縣、兵部主事、大名府判、和州知州、山西按察司僉事。

五十九代

彥顒、字朝祥。景泰丙子京闈鄉貢進士。歷任直隸桐城、靈璧縣知縣。
彥祿、字朝肅。成化戊子鄉貢進士。任河南裕州知州。

彥體字朝節。由監生任直隸阜城縣縣丞。

彥鵬字朝翰。由監生。四川崇慶州吏目。

彥雲字朝龍。由歲貢生任河南閿鄉縣學訓導。

彥確字朝誠。山西繁峙知縣。

彥碩字朝大。武城衛經歷。榮澤知縣。懷慶通判。

彥述字朝謙。山西澤州州判。

彥訢字朝賢。陝西臨洮府學教授。

六十代

承璣字永珮。直隸平鄉知縣。

承朴字永厚。山西石樓知縣。

承茹字永粟。湖廣江華縣教諭。

承先字永孝。順天府學訓導。歷任高陽知縣。

承佩字永冠。直隸保定縣知縣。陝西寧州知縣。荊府長史。

承亮字永寅。河南開封府學教授。

承紀字永脩。潼關衛武學教授。

承儁字永盛。歷任直隸保定府學教授。

六十一代

弘毅字以遠。浙江桐廬縣教諭。

弘盛字以德。直隸如皋縣知縣。

弘川字以東。河南封丘縣知縣。

弘鑠字以魯。江西廣信府推官。

弘幹字以衆。魯府審理正。進階奉議大夫。所著有談柄、孔門僉載、淳風味、橋梓聯編、文獻集。

弘申字以重。湖廣襄陽府通判。

弘衍字以學。河南遂平縣知縣。

弘典字以則。東昌府博平縣教諭。

弘猷字以□。登州府招遠縣訓導。

弘閈字以□。濟南府長清縣訓導。

弘蓁字以纖。青州府樂安縣教諭。

弘願。天啓元年恩貢。任直隸高陽知縣。

六十二代

聞德字知本。壽陽縣知縣。

聞秀字知□。山西萬全衛教諭。

聞譔字玄伏。天啓辛酉舉人。壬戌科進士。授行人。陞禮部主事。

聞詩字知言。萬曆戊午舉人。天啓壬戌進士。授中書考選吏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事中。

聞猷、字義紱。天啓辛酉舉人、乙丑科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吏部主事、陞陝西參議。
聞謨、字□□。天啓辛學恩貢、任河南新鄭縣學訓導。
聞範、字□□。天啓辛學恩貢。
聞教、字知覺。歷任湖廣承天府經歷。
聞啓、字□□。任湖廣宜城縣教諭。
聞定、字□□。任大名府通判、陞四川提舉。
聞泰、字□□。任平原縣教諭。
聞詠、字□□。任樂陵縣訓導。
聞古、字□□。任德州訓導。
聞誠、字□□。任河南涉縣知縣。
聞謹、字□□。任利津縣教諭。
聞武、字□□。任武城縣訓導。
聞侃、字 任恩縣訓導。
聞俊、字□□。崇禎辛學恩貢。
聞篤、學知忠。天啓丁卯鄉貢進士。
聞權、字□□。萬曆戊午鄉貢進士。
六十三代
貞楨、字用材。河南[illegible]陽府通判、直隸滄州知州、進階朝列大夫。
貞楨、字用隆。禹城縣教諭。
貞祚、字□□。天啓辛學恩貢、任陝西漢陰知縣。
貞時、字中甫。萬曆丙午舉人、癸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陞檢討。
貞運、字玉横。萬曆壬子舉人、己未科榜眼及第、授修撰、歷陞詹事府少詹事。
貞揆、字□□。萬曆戊午舉人、任直隸青縣教諭。
貞明 字□□。任陝西西和縣知縣。
貞志、字□□。任臨清州學正。
貞璞、字□□。任河南陳州訓導。
[illegible]字□□。任直隸真定府訓導。
[illegible]字□□。
[illegible]字□□。崇禎辛學恩貢、任河南淅川知縣。
六十四代
[illegible]文字□□。任蘭陽縣教諭。
[illegible]字□□。任青州府學訓導。
[illegible]字□□。

尚孝，字□□。任博平縣教諭。

尚皞，字□□。崇禎十五年恩貢，任河南懷州府通判。

尚遜，字□□。崇禎十年恩貢，任山西潞安府通判。

尚鉞，字霽之。天啓甲子鄉貢，進士，任江[illegible]安府同知。

尚則，字□之。天啓丁卯舉人，庚辰進士，任[illegible]南余慶知縣。

尚[illegible]，字□□。副榜恩貢，任膠州訓導。

六十五代

胤奎，字伯達。天啓甲子舉人，丁丑進士，任[illegible]知縣。

胤樾，號心一。順治丙戌進士，監察御史，蘇松巡按。

校記

①僧王虔：當作「王僧虔」，見《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傳》。

②靖主山生：當作「靖生山士」。

③「靖」下脱「子」字。

④「飯」字疑衍。《宋書》卷八四《孔顗傳》：「口吃，好讀書」。

⑤靈煙閣：當作「凌煙閣」，見《舊唐書》卷七三《孔穎達傳》。

⑥戢：據上文當作「戢」。

⑦「保」，疑當作「位」。

⑧徵：本書卷一〇作「徽」。

⑨十四年：本書卷一〇作「元年」。

⑩廟：當作「朝」。

⑪「曲阜」下當脱「令」字。

⑫卿：當作「鄉」。

⑬樞蜜使：當作「樞密使」。

⑭扈州：當作「邕州」，見《宋史》卷四四六《孔宗旦傳》。

⑮强：當作「湋」，見《宋史》卷四五七《孔旼傳》。

⑯界：當作「畀」，見右引書。

⑰對：當作「封」。

⑱「年」上當有「卒」字。

⑲壁：當作「璧」。

⑳師：當作「帥」。

㉑對：當作「封」。

㉒州集：「州」前疑有脱字。

㉓端殿：疑當作「端明殿」。

㉔邢：當作「刑」。

㉕守：當作「字」。

㉖將佐郎：當作「將仕郎」。下文「克紹」條同。

㉗「鄉」下當有「貢」字。

㉘「監生」下當脱「任」字。

闕里誌卷之十

甲科

唐

三十八代

戴字□□。①貞元二十七年進士及第。

戣、字君嚴，德宗時登進士第。

戢、字君勝，德宗時進士及第。

三十九代

温、孺，憲宗時進士及第。

温、裕，懿宗時間②進士。

温、資，懿宗時進士。

温、業，字遜志，長慶元年進士。

敏行、字至之，憲宗元和元年狀元及第。

四十代

拯、字弘濟，僖宗中和二年狀元及第。

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

緯、字化文，宣宗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

纁、字㡬夫，懿宗咸通元年狀元及第。

絢、字咸休，懿宗咸通元年進士第。

綸、字昌言，懿宗咸通元年進士第。

炅、字濟美，避宋諱改爲熙，咸通十七年進士。

四十一代

昌庶、字幾聖，乾寧元年狀元及第。

邈、字準之，③昭宗乾寧五年進士第。

昌明、字昭儀，昭宗光化三年進士第。

昌弼、字佐化，進士第。史作崇弼。

昌序、字昭舉，進士及第。

宋

四十四代

憲、字□□。建隆初進士及第。

冕、字自牧，雍熙二年進士第。

四十五代

延澤、字□□。進士及第。

延之、字□□。仁宗慶曆二年登進士第。

道輔、字原魯，舊名延魯。進士第。

四十六代

舜亮、字君亮，仁宗嘉祐四年進士及第。

宗翰、字周翰，進士及第。

四十七代

若拙、字公智，進士第。

若祕字公慎，進士第。
文仲，字經父，進士第。
武仲，字常父，進士第。
平仲，字毅父，進士第。
四十八代
端木，字子工，祈名端朝，進士第。
端隱，字子宣，進士第。
端甫，字肅之，金章宗明昌四年賜進士及第。
四十九代
璠，字德純，金宣宗貞祐二年賜同進士。
五十代
擢，字用之，金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及第。
五十一代
應得，字德夫，宋理宗嘉熙二年進士及第。
煒，字□□，寧宗慶元二年進士及第。
文樸，字伯厚，寶祐元年進士第。
五十二代
元善，字德新，宋寶慶二年進士及第。
五十三代
夢斗，字元拯，理宗景定三年登進士第。

建發，字君選，宋淳祐十二年進士第。
景行，字宗成，度宗咸淳三年駕幸太學，賜進士出身。
明
五十八代
公恂，字宗文，景泰甲戌科進士。
六十二代
聞譔，字玄伏，天啓壬戌科進士。
聞詩，字知言，天啓壬戌科進士。
聞籍，字羲繩，天啓乙丑科進士。
六十三代
貞時，字中甫，萬曆癸丑科進士。
貞運，字玉横，萬曆己未榜眼及第。
六十四代尚則，字準之，崇禎庚辰進士。
六十五代
胤圭，字伯達，崇禎丁丑科進士。

鄉科　宋

四十四代

世基、典國二年。

五十一代

應選、淳祐七年。

明

五十七代

誘、字貞伯、永樂戊子。

信、字忠伯、永樂辛卯。

諗、字諫伯、景泰癸酉。

謳、字觀伯、景泰丙子。

諺、字愼伯、成化丁酉。

五十八代

公禮、字節文、宣德乙卯。

公鏞、字繹文、永樂丁酉。

公錫、字賜文、景泰庚午。

公恂、字宗文、正統甲子、景泰甲戌科進士。

公怡、字友文、天順己卯。

公才、字希文、成化癸卯。

五十九代

彥麒、字朝祥、景泰丙子。

彥祿、字朝榮、成化戊子。

彥士、字朝臣、成化丁酉。

六十代

承震、字永崇、弘治戊午。

六十二代

聞詔、字知敬、嘉靖己酉。

聞詩、字知言、萬曆戊午舉人、天啓壬戌科進士。

聞謨、字玄伏、天啓辛酉舉人、壬戌科進士。

聞籍、字義繩、天啓辛酉舉人、乙丑科進士。

聞橙、字□□、萬曆戊午。

六十三代

貞時、字中甫、萬曆丙午舉人、癸丑科進士。

貞運、字玉橫、萬曆壬子舉人、己未科榜眼及。

六十四代

尚鉞、字甕之、天啓甲子。

尚則、字準之、天啓丁卯。

六十五代

胤圭、字伯達、天啓甲子。

監生

五十五代

克純字德夫。

克敬字敏夫。

五十六代

希説字士巖。

希進字士勉。

五十八代

公玨字栗文任曲阜縣知縣。

五十九代

彥悌字朝

彥禔字朝

彥述字朝謙任澤州州判。

六十代

承渙字永發。

承漢字永清。

承山字永壽。

承復字永靜任安陸衛經歷。

六十一代

弘知字以哲。

弘翰字以象任會府審理正進階奉議大夫。

弘順字□□任高陽縣知縣。

六十二代

聞教字知寬任承天府經歷。

聞範字

聞謨字□□任新鄭縣訓導。

聞俊字

六十三代

貞祚字□□任漢陰縣知縣。

貞芳字

六十四代

尚坦⑤字□之。係六十五代衍聖公胤植本生父改贈衍聖公。

尚鶮字

尚遜字

歲貢題名

五十六代

希永字士毅任曲阜縣知縣。

五十八代

公森字燦文任延津縣知縣。

公潤字彝文任桐鄉縣縣丞。

公華字寶文⑥任陝西苑馬寺寺丞。

公仲字正文任建昌縣縣丞。

公杰字佐文任三氏學學錄。

公鉉字恕文任三氏學學錄。

五十九代

彥儲字朝祐。

彥組字朝授。

彥禮字朝節任阜城縣縣丞。

彥鵬字朝漢崇慶州吏目。

彥雲字朝陞任閿鄉縣訓導。

彥珣字朝璽任莊浪衛學教授。

彥健字朝乾任舞陽縣訓導。

彥珩字朝閭任羅山縣教諭。

彥瑄字朝珮。

彥倬字朝德任高陽縣教諭。

彥厚字朝坤任建德縣訓導。

彥訢字朝賢任臨洮衛學教授。

彥生字朝仁。

彥確字朝誠任繁峙縣知縣。

彥碩字朝大任懷慶府通判。

彥衢字朝亨任三氏學錄。

彥嗣字朝昌。

彥章字朝景。

彥隆字朝平任開府教授。

彥珮字朝鳴任三氏學錄。

彥湲字

彥津字朝問

六十代

承朴字永厚任石樓縣知縣。

承夏字永功任曲阜縣知縣。

承緒字永紹任湯陰縣主簿。

承紹字永恩。

承瑶字永珮任平鄉縣知縣。

承論字永聰任盧龍縣訓導。

承亮，字永寅，任開封府學教授。
承鏐，字永從。[illegible]
承禮，字永和，任舞陽縣主簿。
承學，字永聚，任沛縣主簿。
承尹，字[illegible]
承潚，字永瑞，應天府學訓導。
承前，字永述，任靈壽縣訓導。
承先，字永喬，[7]任高陽縣知縣。
承偶，字永冠，任保定知縣、荆府長史。
承茹，字永秉，任江華縣教諭。
承垤，字永[illegible]任大名府學教授。
承季，字永[illegible]任章丘縣訓導。
承仍，字永[illegible]任蒙陰縣訓導。
承僬，字永[8] 任大寧都司學教授。
承紀，字永[9] 任澶臨衛學教授。
承鏞，字永[illegible]

六十一代

弘鏢，字以尊，任廣信府推官。
弘爪，字以東，任封丘縣知縣。
弘教，字以遠，任桐廬縣教諭。
弘[illegible]，字以性。[illegible]
弘庶，字以仕，任曲阜縣知縣。[illegible]
弘盛，字以德，任如皋縣知縣。
弘申，字以重，任襄陽府通判。
弘綿，字以延，任交河縣主簿。
弘照，字以[illegible]
弘杲，字以[illegible]任崑山縣丞。
弘昇，字以[illegible]任觀城縣教諭。
弘鼎，字以[illegible]任長清縣訓導。
弘典，字以[10] 任傅平縣教諭。
弘衍，字以[11] 任遂平縣知縣。
弘蓁，字以[illegible]任鄧[12]、任安樂縣教諭。
弘猷，字以[illegible]任招遠縣訓導。
弘賓，字以[illegible]任德州訓導。
弘森，字以[illegible]
弘韻，字以[illegible]
弘轉，字以[illegible]

六十二代

聞炳，字[illegible]
聞德，字[13] 任壽陽縣知縣。

貞敬、字[illegible]

六十四代

尚煒、字[illegible]

尚文字□□。任蒲陽縣教諭。

尚孝、字□□。任博平縣教諭。

尚炳、字□□。任青州府訓導。

尚彖、字[illegible]

校記

①戴：本書卷九作「載」。

②間：當衍。

③照：當作「昭」。

④元拯：本書卷九作「元極」，當是。

⑤享：當作「字」。

⑥賓文：本書卷九作「實文」，當是。

⑦永裔：卷九作「永孝」。

⑧「永」下缺「盛」字，見卷九。

⑨「永」下缺「脩」字，見卷九。

⑩「以」下缺「則」字，見卷九。

⑪「以」下缺「學」字，見卷九。

⑫據卷九，弘蘂字以鬱，「以」下無缺字，又「任」字衍。

⑬據卷九，聞德字知本。

⑭據卷九，貞樽字用材。

⑮據卷九，貞棟字用隆。

⑯鎮：當作「正」，見卷九。

闕里誌卷之十一

林廟誌

敘曰：粤自兩楹夢奠，百代尸祝，杏壇屋九重之尊，馬鬣駁六龍之駕。至今一畝之宫，麗於天府；三板之土，臚於岱宗。豈非並乾坤、亘今古而常存者乎？乃若祥儲坤靈，秀毓中和，故次尼山之祠；振響木鐸，授業函丈，故次洙泗之堂；藏珠埋玉，木本水源，故次防陰之玄宫。此皆烝嘗之區、松楸之地，子孫歲時所奔走而嚴事者也。嗟嗟！丁崇儒重道之朝，荆棘無故自除；值戎馬倥傯之日，手檜有時而枯。是林廟之興廢，實氣運否泰之一大機括也，烏可以弗識哉？至於公牙以宅宗子，賢關以育聞孫，皆附廟庭而建置者，因以類記之，作林廟誌。

至聖先師廟在今縣城中央，即闕里故宅也。中為正殿九間，徽宗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先聖所面西，配十哲分侍左右。後為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寢殿之東為殿三間，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為殿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又後為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之前為杏壇，即講堂遺址也。漢明帝幸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以為壇。壇左右為兩廡，東廡五十間，祀澹臺滅明以下五十四位。西廡五十間，祀宓不齊以下五十五位。杏壇前，宋真宗御贊石碑十有二。又前為大成門。門凡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以亭。碑亭之左為居仁門，又左為毓粹門，是為廟東。碑亭之右為由義門，又右為觀德門，是為廟西。碑亭之前為奎文閣。閣凡五間，制甚壯麗，亦謂之藏書樓。東西列

明漢碑亭。樓之左右各為掖門三間。掖門東為衍聖公齋戒所，掖門西為有司齋戒所，掖閣前為門五間，漢、魏古碑在焉。門之前為大中門，門三間。門牓字舊為宋仁宗御書。大中門之前有三門，故金之舊制也。三門之前為石橋三，以跨璧水。石橋之前復為大門五間，皆圓洞，如城門制。東西各為一坊，牓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其前有石坊，牓曰太和元氣坊。前為櫺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豎下馬牌，金章宗明昌二年立。門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南城門相直。城門上鐫萬仞宮牆，胡纘宗書。自廟門以內，檜柏千章，皆數百年物矣。廟之西偏為啓聖公廟。前為正殿三間，後為寢殿三間，以祀夫人顏氏。啓聖廟前為金絲堂三間，以貯樂器，相傳即夫子故宅魯共王聞樂處也。宋時建五賢堂於此。明改建，易以今名。堂前為啓聖門。廟之東偏為家廟五間，祀先聖二世、三世及中興祖，俱考妣一楹，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家廟之前為詩禮堂五間，宗子所為糾族宣訓者。舊為宋真宗駐蹕之所，已賜孔氏之族，使為齋室、門，更為今名。堂前為燕申門。其他祭庫、神廚、挂房闕不倫，列四間為樓，以北王公之制。廟左為衍聖公第。第前為闕里坊，古闕里也。廟創於魯



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郝乃大修。元至元丁卯、大德戊戌、至正[■]卯、凡三修焉。

明洪武初奉詔修。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成化十八年、始廣正殿為九間、規制益宏。弘治十二年災。奉詔大加營建、遣輔臣祭告、皆有御製碑記。嘉靖、隆萬以來、守臣代有修葺、前後各有碑記。

弘治十二年廟災、奉旨重修大成殿九間、兩簷高七丈八尺、闊一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前面石盤龍柱、兩山及後簷俱鐫花石柱、中俱楠木攢柱圓圍一丈。梁標枋嵌俱楠木。龍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片、俱渾金盤龍菱花龜背。攢外泊風板木柱俱銀硃。神龕七座、供卓七張、弁香几俱木花硃油漆。及與內外枋標斗栱俱用上等青綠間金旋繪。龕座七處俱須彌樣磨石甃砌。蓋瓷俱綠色琉璃。鋪地砌墻俱大號方磚城甎。露臺弁臺基兩層俱起花石須彌座、石闌干兩層俱磨光。條吻獸四條、弁馬黃。捎子包攢葉壽山福海俱用銅。寢殿七間、陛簷高六丈四尺、闊九丈五尺、深五丈。四圍擎簷俱鐫花石柱、枋梁標桯俱楠木。菱花龜背攢扇。木桯外泊風板俱銀硃。供卓香几各一張、俱小花硃油漆。及天花鳳板、內外枋標斗栱俱用上等青綠間金旋繪。龕座須彌樣磨石甃砌。蓋瓷鋪砌同前。大成門五間。高二丈八尺、闊六丈五尺、深三丈五尺。前後擎簷、中間盤龍兩傍俱鐫花石柱。銀硃油漆。門六扇俱用大攢菱銅釘及銀獸面俱貼金鞔二十四枝。蓋瓷鋪砌同前。兩廡連廊共一百間。高二丈三尺、每廡闊五十五丈三尺、深二丈五尺。窗攢與神龕五十五座、供卓五十五張、俱銀硃油漆。彩畫用次等青綠。蓋瓷鋪砌同前。杏壇仍舊用上等青綠金彩畫。蓋瓷用綠色琉璃。硃紅油漆。奎文閣七間。三簷高七丈四尺、闊九丈深五丈五尺。前面擎簷俱

石柱、上兩層長柱俱楠木、硃紅油漆。彩畫用次等青綠。蓋瓷鋪砌同前。閣兩傍各建便門三間、又兩傍空房共三十間。仍舊。閣前門二座五間。仍舊。大中門舊三間、新添兩間。高二丈四尺、闊六丈四尺、深二丈四尺。從新。蓋瓷甃砌彩畫油漆。兩傍又新添小門各一間。二門舊門三間、朽壞拆去。新脩五間、高一丈七尺、闊五丈四尺、深二丈八尺。四圍俱石柱。蓋瓷鋪砌同前。兩傍又新添小門各一間。石橋三座。中闊三丈三尺、長五丈。兩傍各闊一尺、長各四丈。俱石闌干。河岸俱石甃上砌小墻。大門舊三間、新添二間。退後二丈、兩傍各添八字墻。蓋瓷同前。俱上等青綠間金旋繪。面墻一堵。長五丈五尺、用須彌石座。綠色琉璃蓋瓷。東西牌坊仍舊各三間。俱從新蓋瓷彩畫油漆貼金。大門內東西各新添門三間、扁曰快覩仰高。蓋瓷俱綠色琉璃。硃紅油、青綠彩畫。家廟五間。高三丈、闊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前面擎簷中二根盤龍、傍四根鐫花、俱石柱。松楠桐木間用。木柱、攢扇俱銀硃。神龕四位、連座、供卓四張、并香几俱楠木。花硃油漆。及與內外枋標斗栱俱用上等青綠間金旋畫。蓋瓷鋪砌同前。廟前小便門三間、詩禮堂五間、高二丈八尺、闊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松楠桐木間硃紅油、次等青綠彩畫。蓋瓷鋪砌同前。啟聖殿五間。高三丈、闊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前面擎簷中二根盤龍、傍四根俱鐫花石柱。松楠桐木間用。木柱、攢扇俱銀硃。神龕一位連座、供卓一張、并香几。水花硃油漆。及與內外枋標斗栱俱用上等青綠間金旋畫。蓋瓷鋪砌同前。廟前小便門三間、寢殿三間、原移過從新蓋瓷油漆彩畫。金絲堂五間。高二丈八尺、闊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松楠桐木。槅扇用硃紅

油。次等青綠彩畫。蓋瓷鋪窮判節鼎甲、毓粹、啓聖、觀德四門。俱仍舊從新蓋瓷油漆彩畫。神廚二十四間，高一丈六尺，其面闊二十五丈六尺，深各一丈六尺。后土祠三間，高一丈五尺，闊二丈四尺，深一丈七尺。庫房九間，高一丈六尺，闊八丈五尺。衍聖公齋居一十一間、將官等齋居一十一間、焚帛所一處、舊碑亭三座，從新蓋瓷。碑亭四座，二簷各高三丈五尺，四面各闊二丈五尺。石碑三統，各長一丈三尺一寸，闊七尺一寸，厚一尺七寸。龍頂高六尺六寸，闊七尺三寸。龜趺高四尺五寸，長一丈五尺，闊七尺五寸。

闕里牌坊仍舊。從新彩畫油漆修整。

舊廟宅

至聖文宣王廟外二門、榜宋仁宗皇帝御篆也。三門之後曰書樓，藏賜書之樓也。樓後御路東西有二亭，其東宋朝脩廟碑，其西唐碑。次儀門、門內御輦殿，次後曰杏壇。杏壇之後即正殿，殿榜乃仁宗御制飛白也。其後鄆國夫人殿、殿東廡泗水侯殿、西廡沂水侯殿。祖殿廊西門外齊國公殿，其後魯國大夫人殿，殿後五賢堂。祖殿廊東門外曰齋廳，即宋真宗東封回幸儒廟駐蹕之殿，集謁待次之所也。回鑾次兗州，詔去其殿制，賜本家爲廳。族人遇祭，致齋於此，遂名曰齋廳。廳之東門外，其南客館，其北客位。齋廳之後宅堂，孔氏接見賓客之所。由客位東一門，直北曰襲封視事廳。廳後思晦堂，乃孔中丞典鄉郡時會內外親族之所。堂之西曰家廟。堂之東北隅曰雙桂堂，舜亮、宗翰嘗讀書於此，皇祐元年同賜第，故以名之。諸位皆列居於祖殿之後，并思慶堂之東西。舊皆勑脩，後以諸位屋宇日廣，皆自營葺矣。除諸位外，祖廟殿庭廊廡等共三百一十六間。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駕玄白鳥聯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有旨脩廟。

金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降誕之辰，前期一日，率闔族敬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刻，俄聆殿上當空有樂振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駭然。蓋德感所致。金脩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自皇統、大定以來建之，其制猶質素。至明昌初，增後位挾殿、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爲文。其藻棋之飾，塗以青碧。每位皆有閣。至於欄檻簾櫳、

並踈濴之。齊國公僅與正位同。又祔二代三代祖殿、毓聖侯、五賢堂、奎文閣之屬，煥然一新。與夫廳堂、齋舍、門廡，凡四百餘楹，方之前古，於此爲備。

金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本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璂洎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田夫野老無不見之。以上俱出孔庭纂要。

尼山聖廟在縣東南六十里尼山之上。周顯德中，魯守趙　始於其地創廟以祀夫子。宋慶曆癸未，文宣公宗愿大建廟宇。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命重建，賜額尼山書院，立學舍，祭田，設山長一人奉祀。明洪武十年，衍聖公希學、永樂十五年知縣克中、萬曆十七年知縣弘復俱重修。其制中爲大成殿五間，以奉夫子，後爲寢殿三間，以祀夫人，東廡三間以祀伯魚，西廡三間以祀子思。廟之後爲書院，廟之西北爲啓聖廟，廟後有寢殿以祀聖母顏氏。外有重門，有甬道，道之外西南有毓聖侯廟，以祀山神，宋皇祐三年封尼山爲毓聖侯云。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准設山長爲學録職銜。

洙泗書院　聖廟舊名先聖講堂，在林之東二里許。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并井竈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先聖自衛反魯，於此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③。魯記所載孔子講堂即此。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至元曲阜尹克欽因舊址創建，請額。爲洙泗書院，設山長一人奉祀。野人宋元隆記。嘉靖三年，山東巡按李獻重修，修撰呂楠記。一、其制正殿三間，中祀先聖四配十哲，東西相向。東廡三間，西廡三間，以祀群弟子。書院在廟之後，今廢。外有重門，門外有石坊，膀曰洙泗書院。門外一石甬，鐫洙泗書院四字，元至④正廿年山長銘議達書。正德二年，衍聖公閣部奏准改山長爲學錄，賦銜。

先聖林　在縣城北二里許。前抵舊魯城，林門與縣北門相直。夾路檜柏森然，圍徑數十里，繚以周垣，永樂間知縣克中創建之垣也。林木茂密，多不知名。其中楷木縱橫有文，爲世所貴。無荊棘，無烏巢，豈紫陽所謂將吾道終不可沒，無而鳳鳥有時而至者與。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一、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請太子守冢吏四人，月與除佐。唐開元十三年，車駕至魯，遣使以太牢祭其墓。五代周廣順二年，敕禁樵採。宋徽宗大觀元年，立賞錢十貫，禁樵採林木，許人告捉。一、秦始皇伐林墓，得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堅不可動。有白兎出其中，逐之而沒，遂不敢發。金粘沒喝入寇襲府，軍士欲發孔子墓，喝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也。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誅軍士。金天會七年，大元帥駐兗州，登杏壇，展拜，復請聖林。適軍士有發泗水侯墓者，方深尺餘，命執縛，謁陵，周覽訖，以伐墓十二人至廟南十里外悉誅之。

先聖墓　在林中央，墓前有碑。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心喪三年，相訣而去，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王充論衡曰：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卻流。春秋演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二所，獸碣俱存。一、皇覽曰：孔子冢去魯城一里，冢塋百畝，塋中不生荊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處也。外有壝垣環之。墓之東南爲享殿三間。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堂，壁上石刻唐宋時物也。有宋真宗駐蹕亭。門之前爲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爲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萬曆二十二年，山東撫按鄭汝璧、連標建。

伯魚墓　在先聖墓東少南，相去僅數步。墓前有碑，鐫泗水侯墓。孔子商人，蓋尚右也。

子思子墓　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泗水令墓　在壝垣外之西北，葬四十二代孫光嗣，中興祖之父也。

中興祖墓　在壝垣之外先聖墓東北，葬四十三代孫仁玉。

封隴西郡太⑤李氏墓　在殿中丞墓之前，中興祖夫人也。

殿中丞墓　在先聖墓西南，葬四十四代孫宜。

工部侍郎墓　在泗水令墓之西北，葬四十四代孫昂。

諫議大夫墓　在中丞墓之西北，葬四十五代孫延澤。

御史中丞⑥　在員外墓之西南，葬四十五代孫道輔。張宗益有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墓在諫議墓之西北離卅四十六代孫宗懿。

文肅公墓在先聖墓西北葬衍聖公思晦。今公爵之始襲封者也。

祭酒公墓在文肅墓之西北葬文肅之子克堅。自此而西北行、穴北皆歷代宗子塚也。不脩載。其餘族人皆環墉垣之外葬之。三千年無異處者、其洵禮墓大夫之遺與。

啓聖林在縣東二十里叔梁大夫與顏氏合葬墓。南負防山、北臨泗水、禮所謂合葬於防者是也。墓前有齊國公廟、廡重門俱備。金明昌甲辰、衍聖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益津高翿書。墓之東南三步許、伯皮墓在焉。永樂間知縣希範立石。

襲封衍聖公府附聖廟東、與廟墻鄰。洪武十年、衍聖公希學奉敕創建。弘治十六年重修。其制頭門三間、二門三間。二門內有儀門。儀門之北正廳五間、東西司房各十間。後廳五間、穿堂與正廳相連。退廳九間、東西廂房各五間、左爲東書房、右爲西書房。退廳東南爲家廟、祀高曾祖禰五代衍聖公。退廳之後爲內宅、樓閣房室不能具載。

孔顏曾孟四氏學附襲封公府南。魏黃初二年、崇聖侯羨創建。宋祥符二年、殿中丞勗知縣事、奏准就廟側建學、稱爲廟學云。延祐間又益以顏孟二氏。至明洪武二年改爲三氏子孫教授。各生止入學習禮、未有生員之名、亦不勾當公務。或有以儒士應試京闈者、或有以儒士由府學應試者。正統九年、衍聖公彥縉始題　准應山東鄉試。成化元年、衍聖公弘緒奏　准降到三氏學印一顆。始名三氏學、創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兩院題　准照州學例、廩增各三十名。然未有廩米。二十年、題　准加廩米三百七十三石。二十三年、復加膳夫六名。萬曆十五年、兩院奏准、又益以魯氏、改鑄四氏學印。今名四氏學云。其制有頭門、有二門、左右兩角門。明倫堂五間、東齋五間、日啓蒙。西齋五間、日養正。後堂五間、再後堂五間、日公子號房。衍聖公應襲讀書處。東爲教授宅、西爲學錄宅。萬曆十年、遷建于按察

尼山川誌

敘曰、吾夫子之生也、苞兩儀之間氣、應五百之昌期、實符顏府、司命牛涔效職、而後神降尼丘哉。然蓬壺東來、脈注於筆牀之峰、雩沂西去、源發於五老之麓。洙泗之流、環合廻伏、如結襘帶、風氣所都、實爲寓內之陸海神皐矣。則夫鍾靈毓秀、濬哲發祥、豈一無所借資而然耶。謹按圖經、表而出之、聞篤生之自也。其視太乙高近天都、徒滋華士之僞、隱見明空虛夜月、間增騷人之悲歌者、未可同類而共稱矣。無關聖蹟者不書。作山川誌。

尼山

在縣東南六十里、即顏毋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毋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脈皆自泰山來。其外衆山連絡環拱、不可勝數、若尼山之翼云。一、祖庭廣記曰、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其山五峰連峙、謂之五老峰。中峰即尼丘、迥出霄漢間、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峰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水經註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是也。流而下注爲智源溪。溪流而南、其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兩楹、內有石床石枕石几、皆天成也。元皇慶間、廟戶曾用吉成入而見之、鄒尹司居敬因刻孔子石像於中。其後爲兵所損、子孫奉之葬於山巔。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宋真宗東封、王欽若言、祭尼丘山上有紫雲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一、金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前期一月、宗子率合族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出祖庭廣記。

顏毋山

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隔沂水、上有顏毋井及祠堂遺址。魏地形志云、魯縣有顏毋祠堂、迄今尚存焉。

昌平山

在尼山之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即此。今名魯原村。

防山

在廟東三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直山之北二里餘、乃齊國公墓。先聖毋顏、鄒人輓父之毋皆

先聖父墓。子曰、古者不祔葬、焉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⑧吾從魯。遂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今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祭亭凡二十餘間、每歲時子孫饗祭焉。在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峰如筆床。記云、孔子父母合葬於防、此也。

洙河

在縣北二里、即泗水分流也。水經、出泰山蓋縣、西南至卞縣、受盜泉水。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又西南流于下城西、⑨合于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是也。按今洙水與泗水不通、上源在聖林之東北止一溝瀆、似古魯城之隍也。穿聖林而橫流過先聖墓前、出林、復西南流入于沂、其故道不可考矣。

泗河

在縣北八里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在魯城北、是也。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來入境、逕齊國公墓後、又遶先聖林之後。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沂水來入之、達于濟寧天井閘入漕。

沂河

在縣南門外。曾點浴乎沂、夫子曰、吾與點也。發源尼山之麓、西北流逕縣城南、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於泗水。水經所謂魯雩門也。河南岸有舞雩臺。按以上三水皆入漕運、亦國家有用之水也。

古蹟誌

叙曰、闕里列在職方、雖蕞爾如斗乎、爰自黃帝定鼎、姬公分茅、迨至春秋、玉書麐璣、水精降神、夫子生而爲萬世教主焉。固帝王之舊墟、實賢聖之奥區也。故覆載照臨之下、戴髮含齒之倫、有不仰尼防若金湯、泝洙泗若銀漢者乎。紅杏之壇、緇帷之林、有不睠之若玉京、而望之若仙都者乎。弧矢枌榆之鄉、一事一物、凡經吾夫子所履、有不驚覩天球夜光、變而慕之者乎。寧與廢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入門墻可⑩遺蹟可求、觀遺蹟而景行是思矣。作古蹟誌。

闕里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又云、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按闕里辨云、古今稱闕里者、其說各異、所言二石闕曰闕里、其謬遠矣。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闕里者、素王之庭除也。不曰鄉里、而曰闕里、蓋謂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尊稱也。歷代帝王之庭曰帝闕、曰金闕、曰玉闕、曰鳳闕、皆庭帝之稱也。聖人之庭曰闕里、以別郡祠之稱耳。後漢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愚故曰蓋里門也。

杏壇　在先聖殿前、即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杏壇碑、金黨懷英書。

兩觀　在古魯城雉門之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兩觀東西相去一百步。杜預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春秋定公二年、先聖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是也。

矍相圃　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昔先聖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志曰、矍相圃在魯城內縣西南、近孔子宅、是也。今圃中猶存舊井、皆石爲之。泰和四年、衍聖公元措築臺於中。今改爲儒學。

五父衢⑫　在廟東南五里。昔聖母殯於五父之衢、此也。

端門　在聖廟東南。夫子疾、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赤書。子貢候之、果然。書曰、趣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因往觀之、化爲赤烏飛去。蓋緯書依托之辭也。

講堂　即今洙泗書院也。舊名孔子講堂、內有硯臺井。詳見林廟誌。

魯親里　聖母顏氏之所居也。

安樂里　聖配亓官氏之所居也。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叔節以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有碑記。惜歷年久遠、二里之名雖存、而其地不可考矣。

昌平鄉　在昌平山下、夫子所生之地也。今名魯原村。

顏母井　在顏母山中、遺址猶存。春秋祭尼山之日、遣族人祭其井云。

孔瀆　于寶搜神記云、孔子生於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其言雖誕而不可信、或者以孔瀆爲孔竇歟。今其地不可考、想相去顏母井不遠。一按魯相史晨救瀆井復民飾治桐車馬于瀆上、擬守井舍吏四人、月與佐除。時漢建寧二年也。

昌平亭　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碑記、伏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今於昌平亭下立會市。一按亭名昌平、是以昌平山得名也。故址在昌平山下、今廢。

廟西南二百步、魯城有門曰歸德、世傳四方諸侯慕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故魯人因以

名之。魯城之西南隅，即先聖之舊宅也。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於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始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爲誕。俄有群鵲數萬銜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事載十六國春秋。

廟東南二里，魯城有門曰高門。昔齊人選女子文馬遺魯君，陳於高門外者是也。

廟東三里有廢井，圍五丈三尺，深八十尺，石爲之。相傳季桓子穿井得缶，中若羊，問先聖者也。

魯壁 夫子舊宅也，今爲鄆國夫人殿。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於夫子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即其殿藏先聖衣冠琴車書。至漢太史公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於其家，低回不忍去。漢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書，此也。宋王偁有銘。

手植檜 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北虜犯祖廟，焚及三檜。遍四十九世孫廟學正塘洎族人避兵于廟，俄有五色雲羅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煨燼之餘攜至闕下。至大甲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命工刻爲先聖容，暨從祀賢像，召衍聖公元措聽仰，因紀其事。後八十年，歲在癸巳，是爲元世宗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須來爲教授，甲午春，東廡頹址隙間茁焉。其茁弱，徙復於故處矣。之日：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葱然。又明年丙申秋，滿丈，喜其言之有徵也，用識以銘。據是年距我國朝洪武戊元，僅七十五年，檜之復生，乃開我中原盛治兆也。迨洪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鋼鐵，皮生苔蘚，生意懸懸，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誠可必也夫。宋米芾有贊，元導江張須有銘。

夫子甕 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春秋臺 在曲阜縣南十里。一、郭景純注述異記。

孔子石硯 夫子故宅廟屋三間，北前有石硯一枚，制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一、水經注。一、顏師古隋遺錄。

孔子履 晉武庫火，張華恐趙王倫爲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歷代之寶及孔子履悉焚焉。一、晉書。

孔林石龕 子思墓前二龕，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鄭其卿者，字甚古拙，餘字剝落。

孔林古楷 在至聖林亭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水經註：孔子既葬，弟子異國一各持其土所宜，植於墓前，此蓋子貢植也。

孔里 譙周曰：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云。

石壇 昔先聖沒，弟子於冢前以瓴甓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方三尺，厚加之。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廬墓堂 在夫子墓西，東向。後人因子貢廬墓，建堂三間，扁曰子貢廬墓處。

白兔溝宣聖墓北有盧墓五，盡皆有石爲之。秦始皇發冢，有白兔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鄉人因名其溝曰白兔。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開墓既啓，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述，强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餐吾飯，以爲粮，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甚惡之，遂欲發墓，聞墓內琴聲，遂不敢動，乃東遊，遂沙丘而循別路，見邨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此遺會曰：「後世有僞小兒鄙，不知誰家子，自謂秦始皇，上我堂，據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

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東封，駕詣闕里，顧謁先聖墓，問使。子孫引導，舉輿至林，負圖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撰辭鏤碣，以垂久之。今輦路與亭俱有。

闕里誌卷之十一終

校記

①盡：當作「畫」。

②聞韶：當作「聞韶」。見本書卷七「六十二代聞韶」條。

③舉：當作「繫」。

④聞韶：當作「聞韶」。

⑤「太」下當有脱字，疑脱「君」或「夫人」。

⑥據文例，「中丞」下當有「墓」字。

⑦金在：當作「金石」。

⑧用公：當作「周公」。

⑨下城：據上文所述，當作「卞城」。

⑩可：當作「而」。

⑪「懷英」上當脱「党」字。按，党懷英，金人，嘗書孔林杏壇碑。

⑫衢：當作「衢」。

⑬洪治：當作「弘治」。

闕里誌卷之十二

恩典誌

敘曰、嘗謂盛德必祀、百代不絕。自古聖賢孰有吾夫子食報于萬世者、豈不以開蒙覺夜功在萬世乎。故凡受其賜者、無論褒衣博帶之士、自効一瓣于黌宮、即秉籙握符之主、恒飛十行于闕里。爲之優其賜予、而支庶逼金門之籍、復其租庸、而子姓超版圖之外。他若泮宮有田、甕庫有司、祭享有佾、羽籥有廟。卒吏供埽拚之役、而祠宇常潔、齋夫終獻祀之玫、而丞嘗不匱。特恩異數、炳燿竹帛、二代之封固難埒其負粢、三恪之胤亦遠遜其優渥矣。是雖累朝相沿之舊、至

我

明始綦隆大備、超軼往牒。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規在焉。

君恩祖澤、烏可泯而無述也。作恩典誌。

恩例

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賜以衣巾。又賜孔氏男女錢帛。孔氏衣巾自此始也。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孔氏族屬恭以衣巾悉會賜帛有差。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家祭服玄冕、朝位同三品。

玄宗二十七年、詔文宣公位於文官二品之下。

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公朝位在文官二品之下。

宋真宗咸平初即位、召見孔延世、賜以祭器經書金帛遣之。

景德三年、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居住。

祥符元年、駕至曲阜謁廟、詔文宣公伯叔兄弟子侄着衣巾陪位、又賜孔延渥等五人同學究出身、又宣賜孔氏銀三百兩、帛三百疋、俵賜諸房。

天禧二年、賜文宣公家祭冕服、又賜行宮材修葺廟宇、又敕兗州差兵士四十人、員寮一人於本廟巡宿、守護官物。仍委轉運司於轄下有衣甲軍器處約度支與本廟。

仁宗嘉祐六年、賜飛白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劉溫良等押送。初寫碑時、上巾櫛而書、其尊師重道如此。

哲宗元祐元年、敕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以主先聖祠事爲職。添支供給隨本資次、每三年理爲一任、用本路及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闕陞資任。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管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每遇親祠大禮、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本年、准孔宗翰奏、襲封之人不許兼領他官、使終身在鄉里專主祀事。

徽宗政和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御書大成殿頒降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戶曹事若谷之請也。

金 章宗明昌七年、行郊禮、召元拱赴闕侍祠、位在終獻之次。

大定間、召孔摠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力以祀事辭歸。特恩授兼曲阜縣令。按衍聖公兼縣令自此始。

元 成宗大德四年、翰林國史院准翰林學士閻中奉牒、竊惟先聖文宣王之後、自漢以來襲封公侯之爵、俱有食邑、歷代相仍。至唐宋金、視舊有加、各依品秩須支俸給。國朝有天下、累聖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位、首授五十三代孫寧州知州孔治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祿、未蒙給賜。古者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上自一品、下至司縣小吏、俱有俸給。況朝廷崇聖人之後、既已頒降宣命、獨領虛名、未沾實祿、豈稱爵祿相須之義。照得前代襲封、各兼他職、視其兼職以爲俸廩之差。今既無兼職、合視散官品秩、照依隨朝正四品例、每月請支俸鈔。俾之有爵有祿、以奉祭祀、益見明時尊崇聖道之意。送戶部、照擬得孔治乃先聖之後、欽受宣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行使正四品印信。既是有爵、例應有祿。如准翰林國史院所擬、比依太史院回知俸例、月支中統

鈔二錠，於濟寧路就便支給。本部照得我朝
自定官制以來，無封爵食邑之例，内外百官
止請所受官職之俸。參詳國制，遵依前代盛
典，既封孔治爲衍聖公，授以四品散官及四
品印信，擬合比照隨朝四品官例給俸，實爲
應得。咨襲封府依上關支施行。

仁宗延祐三年歲丙辰九月十九日戊午，中書委
官安宣使劉振民乘傳頒降衍聖公銅印一，
祿四品，同在朝，專主奉祀。

英宗至治二年，詔有司䘏孔氏子孫貧乏之者。

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
秩四品，於格弗稱。明年，陞嘉議大夫，詔給三
品印。

順帝至正八年，進衍聖公克堅中奉大夫，秩二品，
改授二品銀章。

明洪武元年，衍聖公希學首朝南京，
太祖高皇帝賜以錦緞六端，命回守祖庭，未幾受
封，特命班亞上相，降給二品銀印。

本年八月十一日
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并世襲知縣、衣巾①、

代舊制，悉從衍聖公保舉堪用人數除授。

二年正月，賜襲封衍聖公屬官三員：管勾、典
籍、司樂，掌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奏差
一名。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各一員。

正德二年，衍聖公聞詔②奏改學録職銜。
又設四氏教授一員，學録一員，學司一名。

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國公等官於正
宫門西耳房欽奉
聖旨：孔祭酒在前曾説，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
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
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襲封這一宗派
休教他當差，其餘不係聖派子孫，分揀出來，
與百姓一體當差。欽此。

十一年，希學入
賀萬壽，敕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又敕下禮部釐
所在以安之。是歲，希學卒，遣行人賜祭，遂著
爲例。

十七年③，入覲。
太祖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錫之太學，
拜封之日，受誥

大庭、百寮班列。仍 命禮官以教坊樂導引送之。
太學師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而入、觀者
莫不贊美。明日入 謝、復
賜襲衣宴於禮部。詔吏部奏用資善階、
上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識文王輔爲異
耳。遂爲故事。每歲入 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
臣首。厚其廩餼、下及隨從、皆異數也。
洪熙元年、
賜衍聖公彦縉居第於東安門北。
本年、
上幸太學、特詔孝三氏子孫觀禮。陛見後遣內侍
金英傳 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
套、鈔二千貫。其下程膳部行順天府用手本
呈送羊一隻、鵝二隻、酒二十瓶、麵四十斤、鹽
茶香油各二斤、白蠟燭十枝。自後永依此例。
六年、衍聖公弘緒特入歲以襲爵謝 恩、延
入內宮、蒙
景皇帝賜玉帶二束④、正一品衣服一套、金鉬麒麟
圖書一顆⑤、
御篆謹禮崇德四字、亦異數也。

天順元年、
英宗復祈念衍聖公賜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即今
太僕寺街西頭南向、廣百有餘楹。嘉靖戊午
年重修。萬曆壬辰、衍聖公移咨工部、本部題
請重修、遣主事沈儆炌督工。天啓伍年、咨部以正
廳滲漏重修。
萬曆七年、
御劄朕昨御門聽政、文武百官原爲承旨奏事、衍
聖公孔尚賢不在文武職官之列、朕以賓禮
待之。今後不必常朝、只以
萬壽入賀、事畢辭回、永爲定例。
二十二年、衍聖公尚賢奏應襲長子胤椿比
照勳衛具題。奉
神宗皇帝聖旨、准照例欽依、冠服麟袍犀帶。此特
典也。

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為先賢仲由嫡
裔世襲仲于陛比例先儒程朱周三子、具疏乞
恩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
聖旨、仲于陛着世襲五經博士。又於我
朝順治元年十二月、衍聖公行咨吏部、隨經吏部題
請、仲于陛炤襲前職。

皇清
順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衍聖公孔胤植赴
闕朝
賀。本月二十二日、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桌品物、
命禮部左侍郎孫之獬待宴。復
欽賜大字號下程一分、羊一隻、鵝二隻、麥麪四十
斤、酒二十瓶、油鹽醬醋各二斤、白蠟燭三十枝。
順治二年正月十五日
欽頒衍聖公三臺銀印一顆。
順治二年二月初六日、衍聖公孔胤植具奏
陛辭回里奉祀。奉
聖旨、覽卿奏、陛辭回里。准照舊例、行禮部知道、
兵部給勘合一道、馳驛旋里。
順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欽頒衍聖公專勑一道、鈐束族屬員役。
順治三年正月內、衍聖公孔胤植赴京慶　賀
萬壽聖節。二月內、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卓品物、
命禮部侍郎孫之獬待宴。復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一隻、鵞二隻、麥麵四十
斤、酒二十瓶、油塩醬醋各二斤、白蠟燭三十枝。
　順治七年六月內、衍聖公孔興燮服闋赴
闕謝
恩。本月內、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卓品物、
命禮部尚書李若琳待宴。復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一隻、鵞二隻、麥麵四十
斤、酒二十瓶、油塩醬醋各二斤、白蠟燭三十枝。
　順治八年正月內、衍聖公孔興燮慶　賀
萬壽聖節。二月內、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卓品物、
命禮部尚書李若琳待宴。復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一隻、鵞二隻、麥麵四十
斤、酒二十瓶、油塩醬醋各二斤、白蠟燭三十枝。
　順治八年八月內、遣行人王天眷
欽取衍聖公、孔顔曾孟仲五博士及老成族人孔
　尚燃等十五人陪祀
聖駕幸學。九月內進京。十月內
賜衍聖公、五博士及族人滿州宴、設席於禮部。
命禮部尚書陳之麟待宴。准暫回里、俟擇有吉期
　行取到京陪祀
聖駕幸學。本月二十五日、復
賜衍聖公天字號下程一分、羊一隻、鵞二隻、麥麵
四十斤、酒二十瓶、油塩醬醋各二斤、白蠟燭三
十枝。
　順治九年正月內、衍聖公孔興燮赴京慶　賀
萬壽聖節。二月內、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卓品物、
命禮部尚書陳之麟待宴。復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一隻、鵞二隻、麥麵四十
斤、酒二十瓶、油塩醬醋各二斤、白蠟燭三十枝。

【給田】

北魏賜田以養孔氏子孫。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

哲宗元祐元年賜田一百大頃至八年三月、奉勑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撥二十頃廟學贍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簾幙、其五十頃歲收出糶修葺祠宇。

本年又添賜田一百頃、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耕種、更不用職田制操之法。

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於係官田內撥五頃賜衍聖公孔玠主奉祀事。

【金】天會八年、仙源縣主簿孔若鑑奏免賜田稅課。

明昌元年、本廟言、舊賜田二百大頃因值兵革、除見在外、四十八大頃八十六畝不知下落、已申上司後承戶部符、於豐縣區村、張村、新村、濰村、李村、慕義六處貼撥足數。計准今時官畝一百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釐七毫。

五年、續給地六十餘頃、房屋四百間。

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地六十四畝一分一釐助釋奠費。

【元】成宗大德五年修廟成、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請禪、遂留爲國子監丞、勑中書賜尚珍署田五十頃。

明洪武元年、欽賜孔廟祭田五屯地、共計二千大頃、原開荒七百二十步成畝、撥給佃戶承種、收打籽粒以充本府祭祀正項支用外、四氏學教官俸祿、生員科貢盤費及屬官子粒各役工食、盡在屯糧內支用、餘銀聖公府自行支銷。

計開　鉅野屯、平陽屯、東阿屯、獨山屯、鄆城屯。

洪武二年、欽賜祭田原冢年久淤浥、廢棄無存、至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劉尚書張員外郎等官於奉天門東板房奏、奉聖旨、您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來、我就定奪。將去當月二十四日本部劉尚書張員外郎等官於武英殿將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奏。奉

欽依。聖旨內一款、凡歷代撥賜贍廟贍學田土、議得上項田土既稱歲久荒閑、宜從山東省行移襲封衍聖公、從常設法募佃開墾、相應撥給佃戶承種、收打籽粒、以充本廟祭祀等項支費。欽此。

永樂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撥賜贍田四段。袁家庄一段、計地伍拾大頃、坐落兗州西、即今滋陽縣。杏林庄一段、計地貳拾大頃、坐落任城縣東北、即今濟寧州。頹村店一段、計地二大頃、故縣村一段、計地壹大頃、俱坐落滋陽縣西、俱有四至碑記。

正統四年八月二十日、戶部劉尚書等官奏奉

聖旨、准存佃戶全戶五百戶、共奏人二千丁、見丁百畝、初係開荒田土、俱照舊例以七百二十步作爲一畝、准定佃戶專一耕種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等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舊案存照。

學田

元至正三十一年撥到學田數目。

曲阜縣地共計九大頃五十畝。小薛村西一段四十畝。一馬村地一段九十畝。一大菴一段二十畝。一魯源村北地二大頃。一春亭村西南泗河滸內地一段一頃。一泗濱村南山前東嶺一段五大頃。

沛縣秦家庄地一段二十大頃。以上地碑文俱有四至。

沛縣刁陽里三氏學田三千畝。載思塲墓表。

明仍元之舊、將刁陽里秦家庄田賜爲三氏學田。刁陽里今名昭陽湖、在沛縣城北。秦家庄今名三界灣、界于徐州沛縣、滕縣之間。

元統元年、江西僉事任作古台以墨坐没入鄒城縣秋田八頃九十畝、屋二十七間、奉旨付孔氏子孫爲業。

至順間、衍聖公思塲言於部、命鄒縣長沐陽令同往尼山、覆復學田一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八石。

明續墾尼山周圍田二十餘頃、以贍貧生。

萬曆中、御史吳達可、兗守陳良材增置學田廿五頃。

免役

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勑碑文、聖冊顏氏、聖配亓官氏、念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按漢時以夫子外親尚免其差役、則孔氏子孫從來無差法、蓋可知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高宗乾封元年、勑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

玄宗開元十三年、駕幸闕里、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編戶。今可特免。按五季亂世、君不君臣不臣、則孔氏之抑同編戶何怪也。至有宋文明之世、自復漢唐之舊矣。

金熙宗皇統二年、勑免孔氏子孫賦役。

章宗明昌元年、勑免孔氏子孫賦役。

元太宗九年、詔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

成宗大德二年、復免孔氏子孫合納稅粟三十三石四斗二升。

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戶部崔尚書等官待郎同朱學士、濮指揮、周指揮、陸鎮撫等官於謹身殿西廊下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有司依例科徵。欽此。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劉尚書等官於奉天門奉

聖旨、恁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來、我就定奪將去。欽此。隨將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奏進、奉

聖旨、衍聖公與免本戶稅糧三十頃、餘田起科。族人田土依舊納糧、免差。

成化元年、據五十六代孫克昫奏、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孔氏名下續買民間徵糧地一百一十六頃五十六畝四分、蠲免稅糧三分之二。

弘治十八年、族長希瑾等連名狀告、漢唐宋以來迄於金元、孔氏子孫並免差稅。

明崇重尤盛。今有續買民地二百五十三頃一十二畝三分七釐八毫三絲、不免站銀、告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東按察司副使陳鎬批、聖門古

今逼尋、稅粮差發俱蒙優免、何獨站錢該科徵乎。仰兗州府除豁。繳申、蒙兩院案驗、量將合入站地畝編入各府州縣、庶不獨累曲阜。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稱、臣叨世嫡、獨享貴榮、而一般宗族貧難者多。切處木本水源、連枝同派、臣祖視之、均是子孫。臣專主祭田、止供祀事、別無俸祿可以賙給、間氣。興言及此、竊不自安。乞免成化年間所徵稅粮三分之二等因。奉
武宗毅皇帝聖旨、孔氏稅粮盡行蠲免、以示朕崇重先師之意。

屬官

元初衍聖公府止設掌書一人。延祐間始添設管勾、典籍、司樂各一員、祿視國子監、且給管勾印。掌書祿視監寺、從衍聖公思晦之請也。

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禮部議設官員人數奏
准。額設官屬人等宜從襲封衍聖公舉保堪用人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管勾一員、司樂一員、典籍一員、書寫一名、奏差一名、掌書一名、知印一名。
前件本部侍郎張、郎中同、陳修撰、李起居注、單起居注、安給事中、安殿中侍御史、宿衛等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准擬、欽此。

樂舞生 一百二十八名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禮部咨塡
內府湯字三十二號勘合、爲釋奠事內開宣聖
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於府州縣儒學生
員內選、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備行
准取到濟寧、曲阜等州縣樂舞生張濤等一
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名起送太常寺協律
郎處習演樂舞。蒙
欽賜寶鈔還回、常川在廟應充前役。俱照廩膳生
員事例、除本身優免外、供給人二丁。
成化十二年間、該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奉
聖旨准增添樂舞生李整等八十名、通行天下諸
司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弘治九年間、又該太常寺卿崔志端奏奉
聖旨是准令添樂舞生二十六名、俱照前例優免。
欽此欽遵。

禮生

洪武七年、奉例止許於曲阜縣十六社內選用。
驗選到禮生陳慶等六十名應役。其優免供
丁事例俱同樂舞生。至嘉靖三十年間、李文
閣冊籍錢汝芝具 奏申明舊規、其間名缺
者選補足數、載在文廟碑記可考。
崇禎二年、衍聖公胤植行曲阜縣、添設禮生四十
名、免其火夫雜差、專一司陳設。

廟戶

【晉】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置守塋廟百戶。

【漢】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

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黄初元年，詔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詔蠲墓側數戶以掌酒掃。魯郡土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可蠲其役，以供酒掃。

【北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給邑一百戶。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奉享祀。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詔本州取側近三十戶以供酒掃。

玄宗開元十三年，復給近孔墓五戶。

二十七年，詔賜百戶酒掃。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酒掃五十戶。

懿宗咸通四年，給酒掃林廟五十戶。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給復廟側十戶爲酒掃戶。

【宋】景德四年，詔兖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至五十戶。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是年十一月，修葺祠宇，復給近便十戶奉塋廟。

仁宗慶曆四年，敕本縣中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人充本廟酒掃。慶曆中，梁適知兖州日，乞以租兵⑥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

熙寧中，新法行，裁減酒掃戶存三十人，看林戶存三人。元祐元年，敕依舊法，差酒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並依役人法。按減之者王安石，復舊者司馬溫公也。

【金】孔廟戶食直，官爲應付。

【元】太宗九年，奉旨，酒掃廟戶係舊一百戶，奉上差發，并行蠲免，不係州縣所管。

至元二年，罷酒掃戶。至成宗大德五年，復給酒掃二十八戶，從衍聖公孔治之請也。

明洪武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御筆欽定，撥賜聖廟酒掃戶一百戶，并尼山舊役酒掃戶一十五戶，俱於曲阜

等州縣選到民間俊秀、身家無過子弟陳王等一百戶供應　聖廟灑掃、方巾圓領儒縧。具呈　台省、下戶部給勘劄內開全丁在廟、丁不養馬、地不入站、雜泛差役、一槩蠲免、再不許里老攀扯當差。違者并當重罪。

皇清

順治元年九月、巡撫山東方大猷題

請、因奉

聖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故廟戶專供灑掃、而有司一應雜差自不攀役。

佃戶

宋哲宗元祐元年、賜田許自召人耕種。按此有佃戶之始。

明洪武初

欽賜祭田、許招募佃戶、依前代體例。

宣德間、戶部踏勘地土五屯、佃戶共存五百戶、計二千丁、見丁一百大畆、共計

聖廟贍田二千大頃、永爲定例。

皇清

順治元年九月、巡撫山東方大猷題

請、因奉

聖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欽此。欽遵、故在屯佃戶、見丁計畝、開墾荒田、專供祭祀、而有司雜差從不役焉。

皇清

吏部

啓、爲崇聖學以培人材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順治元年九月初七日吏科抄出巡
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方大猷啓前事、内稱、臣奉
令旨隨撫將出
都時、曾具一疏、爲恭陳平定山東十二要策事。
内第七款爲崇聖學、請
先聖孔子爲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
勑官崇祀、復衍聖公併四氏學博等之
封。可卜國脉靈長、人文蔚起。迄今未見舉行。兖州
曲阜一帶久已歸順、況
朝廷尊師樂道、與接待臣子不同。古來啓運之主、
盡有崇祀之文、禮宜先施、碑誌可攷。謹詳列
歷朝恩例以備
殿下採倣而行。此天下所仰以爲盛典、後世傳之
以爲美治、萬不可再遲也。伏候
聖裁。緣係崇聖學以培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官孫英齎捧、謹啓請
旨。計開、一、公爵。孔子嫡孫、則承大爵。自秦始皇始
封孔鮒爲文通君、歷代封爵不一、有加無已、
悉載史冊可攷。至宋仁宗始封爲衍聖公。歷
金元、至明洪武二年、仍封爲衍聖公、賜正一
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一顆、列文武班
首。歷傳至今。自天啓二年、又晉階太子太傳、
襲封衍聖公。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襲授
欽依冠服二品服色。至崇禎年間、各公侯伯長子
俱加玉帶、事例相同。一、博士。衍聖公長子則
承大爵、次子至十五歲則授以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則襲太常
寺博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毋隨一代、
公爵遞爲更授。一、知縣。天下州縣皆用流官、
獨曲阜用孔氏世職以宰此邑者、蓋以大聖
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本爵
保舉賢能孔氏任事後、攷考選廣膳生員德
行兼優者以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考選升
轉。一、學錄。天下學官皆用教諭、獨四氏學用
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以聖賢之子孫不

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一、尼山乃孔子發祥之地、亦設學録一員、以主其祀。其官係本爵弟侄中選德行兼與者、咨部授職。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録一員、以主其祀。其官於孔氏中遴舉德行秀異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一、本爵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欽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官一員、司樂舞生。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等書。一名、司文移。書寫一名、司繕寫。知印一名、司印務。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俱由本府保舉堪用人數、咨部銓用。一、屯田。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兖屬二十七處。其界段數載在闕里誌可考。近以寇盗擾亂、土地荒蕪、佃丁逃亡、錢糧無措。每至祭期、責莚數器、心血機⑦枯、辛祭。⑧

聖朝、惟冀

新恩。一、佃戶。凡孔廟鄆城、鉅野、平陽、東阿、獨山五屯佃戶、係洪武二年欽撥民間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戶、奏入二千丁、見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等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至今年荒兵亂、死亡逃移、十存二三、丁逃地荒、祭祀曠之、甚爲可慮。伏乞

裁酌。一、廟戶。孔廟戶丁、歷代欽撥不一。自明洪武二年、欽撥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洒掃。至今或死於荒、或死於盗、十存一二、至於洒掃寥寥無人、此又不可不加意者也。一、樂舞生。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八佾、設額樂舞生二百四十名。於兖屬二十七州縣遴選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期役、⑨以供本廟奔走。其本生一應差徭、與廩膳生員事例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人二丁、以供本生往返盤費。目今世亂、多致逃亡、故其樂亦廢。伏乞

新旨招採。一、禮生。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在本廟引讚禮儀。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曲阜縣選用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近因兵亂、死亡逃移、以致禮節多缺、亦乞

新旨招撫。因。順治元年九月初四日奉
令旨、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
師重道至意。這本內所開各欵、俱應相沿、期
於優渥、以成盛典、着該部查照、一體飾行。敬
此。敬遵。抄部、送司案。查天啓二年五月內、該
本部覆題孔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
經博士孔胤植奏稱、伊繼父尚賢於嘉靖三
十五年九月內襲爵、病故。植係嫡次親枝侄、
已襲五經博士、乞要承襲祖爵、等因。奉
明朝聖旨、孔胤植准襲封衍聖公。欽遵。在案。除
銀印、祭田、佃戶、戶丁、樂舞生、禮生應聽戶禮
二部議覆外、通察案呈到部、看得衍聖公封
爵原階併伊男應加冠服、四氏學博及保舉
知縣等官一節、既經該撫具啓
請復、奉有這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
以成盛典、着該部察照、一體飭行之
令旨、相應議覆、合無將孔胤植仍封衍聖公、照原
階太子太傅。伊長男孔興燮應加二品冠服。
四氏世襲五經博士孔胤鈺、顏紹緒、曾聞達、
孟聞璽俱應仍照舊原襲五經博士。世職曲
阜知縣孔貞堪係衍聖公保舉堪任、咨部考
授、今見任、仍應照舊推用。四氏學録孔聞然、
尼山書院學録孔興榮、洙泗書院學録孔尚
澄、俱見在、仍應照舊准用。典籍桂存正、書寫
田世彬、知印張應登、奏差齊有成、俱見在、仍
應照舊留用。世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縣聖
澤書院應該衍聖公第二子承襲、今缺。管勾、
司樂、掌書俱缺、應聽衍聖公咨部補授。謹遵
旨覆啓、合候
命下行、令臣部遵奉施行。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順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啓、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從山東巡撫方大猷所請。

校記

①「衣巾」以下文字與前段內容不相聯綴，其間疑有脱誤。

②聞韶：當作「聞韶」，見本書卷七「六十二代聞韶」條。

③此條記述明太祖賞賜孔氏後裔事，不應置於明武宗正德年以後，其位次當前移。

④賜玉帶二束：明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三「闕里恩澤」條作：「賜玉帶，以軀小，去二胯授之。」

⑤按，「圖書」不當以「顆」計量，此句疑有脱誤。

⑥相兵：當作「厢兵」。

⑦機：當作「幾」。

⑧祭：當作「際」。

⑨期：據下文，當作「斯」。

闕里誌卷之十三

弟子誌

敘曰、昔吾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曙門墻、匠成鎔鑄而羽翼聖眞者也。生聚一堂、沒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繼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明之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昭穆之失序而非體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之所自出。此皆炳燿圖史、光華俎豆、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徒者也。其攺祀于鄉、及罷而不祀者、附之末簡、備參攷云。作弟子誌。

弟子名數

按弟子名數、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唐司馬貞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而今本缺之耳。又按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唐顏眞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眞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撰、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

顏回　閔損　冉耕　冉雍

冉求　仲由　宰予　端木賜

言偃　卜商　顓孫師　曾參

澹臺滅明　宓不齊　原憲　公冶長

南宮括　公皙哀　曾蒧　顏無繇

商瞿　高柴　漆雕開　公伯寮

司馬耕　樊須　有若　公西赤

巫馬施　梁鱣　顏幸　冉孺

曹卹　伯虔　公孫龍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　公祖句茲　秦祖　漆雕哆

顏高　漆雕徒父　壤駟赤　商澤

石作蜀　任不齊　公良孺　后處

秦冉　公夏首　奚容蒧　公堅定

顏祖　鄡單　句井疆　罕父黑

秦商　申棖　顏之僕　榮旂

縣成　左人郢　燕伋　鄭國

秦非 施之常 顏噲 步叔乘

原亢籍 樂欬 廉潔 叔仲會

顏何 狄黑 邽巽 孔忠

公西輿如 公西蒧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答次為編疑者闕焉。一按史記所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亢懸亶三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箴其數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懸亶原桃公肩公夏首句井疆邦巽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子由古史又錄七十九人。蘇子曰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疑不可偏廢而琴牢陳亢又見於論語故於錄之凡七十九人。又曰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棖與堂也。一以上所紀或名同而數異或數同而名異此殆後人以意增損或傳寫之誤殆不可考。今惟遵制以嘉靖九年所定名數及續入從祀者列之紀其實也。

四配列傳

復聖顏子

魯人名回字子淵邾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于邾其後爲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世仕魯爲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齊姜氏生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聞一知十甫成童即從遊于孔門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窮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各言其志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家語云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以魯昭二十一年生哀公五年卒葬在魯城東防山之陽。漢高帝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大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歷代因之。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配饗先聖。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十三年追封兗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兗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世以嫡長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其祀云。

宗聖曾子

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于鄫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曾子之學專精粹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天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曾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覺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令父聽其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之徒皆從受業每讀喪禮慟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

不可用者年也而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寢疾易簣而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郕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宗聖公

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正德間山東僉事錢宏訪得曾子之後一人於嘉祥深山中未及請於
朝後竟湮沒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嫡派得質粹於永豐縣遷居嘉祥至十八年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以奉祀事云

一、按成化元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奉
詔封樹丘陵墓在嘉祥始此

一、魏王肅曰武城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索隱曰當時更有北武城故言南兗州志曰今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成山其阿有武城城武城寺斷碑尙存春秋時曾子居武城即此又說苑云魯人攻賁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姑無使狗豕入吾舍又戰國策甘茂之言曰魯子①居費之武城又後漢王符論曾子葬父南成山唐章懷太子註云南成在費縣西南合此觀之則曾子費人也兗州志又曰今嘉祥縣南四十五里有南武山山南有曾子墓山東南三里許有南武城即子游爲宰遷後改爲阿城遺址尙存又嘉祥縣志曰南武城即今本縣遂山祀地也又嘉祥知縣馬應龍曰按武城有南北北屬東昌府南即今嘉祥隸兗州今覩南武山濟臺山與濟臺河俱在嘉祥境內則嘉祥爲南武城益明矣合此數之則曾子嘉祥人也未知孰是兩存之

述聖子思子。詳具世紀自漢唐以來中庸一篇列于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孟並列爲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元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

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正德初始設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其書院祀事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魯自伯禽就國九世而爲桓公桓公子四長爲莊公其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爲號仲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傳世至激公宜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勤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名儒年八十四卒墓在鄒縣四基山之陽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立廟縣南郭七年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元年贈亞聖公

明洪武五年罷配享踰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景泰三年授五十六代孫希文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以奉其祀云

閔損、字子騫。魯人。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家語曰、閔子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卒葬騫山之南、在今直隸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唐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以後先賢封贈年月俱同、不重書。俱改稱先賢某、宋亦不重書。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孔子爲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嘗從厄於陳蔡之閒、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公孫丑謂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又謂三子具體而微云。冉子墓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北一十五里。自汶上縣西門外[illegible][illegible]遷於此。唐玄宗時從祀、封鄆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一、歸安茅坤曰、冉伯牛鄆人、去臨洛五百里。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洛人何得廟而祀之。豈夫子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是耶。然考之、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蓋死于郟也。豈冉子嘗授學于洛、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門諸從游者、孔子亟稱之不置。至伯牛則亡一言一行傳于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閒、特孔子哀其疾之詞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恂恂者也。彼其所堅游谷處、夷然託行、麗君子之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以德行著名。問于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孔子謂其可使南面。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今仲弓墓有二、一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俗呼爲冉墹。一在東昌府冠縣北二十五里、未知孰是。唐玄宗時從祀、封薛侯。宋封下邳公、加封薛公。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孔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嘗使于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既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唐玄宗時從祀、封齊侯。宋封臨淄公、加封齊公。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天資穎悟、善爲說辭。夫子嘗詘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

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子貢爲信揚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于齊。唐封黎侯，從祀。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于慎行曰：史以子貢列于貨殖，蓋聽說也。夫其結駟連騎，束幣帛以聘享諸侯，其時卿大夫有力者類能爲之，而子貢以言語顯于時，遊道之廣，固亦無足怪者，乃直信其爲貨殖以致之也。至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強晉，一出而五國各有變焉。戰國策士之流，假托依附以自爲名耳，豈其然乎。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求有才藝，以政事著名。爲季氏宰。齊師魯②，及清，冉求請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于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左③。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④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有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⑤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行，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勇於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豭豚，援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家求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夫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仕爲蒲大夫。夫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于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遇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夫子哭于中庭。害。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贈衛侯。宋封河內公，進封衛公。

言偃字子游。吳人。自吳之魯，受業于夫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閑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問，聖門號爲習于禮者。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封吳公。



卜商，字子夏。衛人。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縣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孔子沒，子夏教授于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為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貢曰：送迷必徵，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敘，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墓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都。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玄宗時封魏侯。宋封河東公。進封魏公。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才高意廣，外務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開聖教之後，則能儀俾近裏者已矣。夫子卦得賁，愀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賁，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默救之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謂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云：今直隸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城坊村西有子張墓。唐玄宗時從祀，封陳伯。宋封宛丘侯。政和改封潁川侯。咸淳間加封陳國公，尋稱陳公。升十哲位。

先賢列傳 兩廡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夫子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蘇州府南一十八里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遊遺跡。唐封江伯，宋封金鄉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以後俱稱先賢某子，不重書。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為單父宰，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夫子問曰：子治單父而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夫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夫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有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夫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墓在今直隸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崗。舊有碑云：子賤為魯使吳，死于道，因葬焉。著宓子十六篇。夫子以君子稱之。唐封單父伯，宋封單父侯。

原憲，字子思。宋人。鄭玄曰：魯人。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夫子沒，隱于衛，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為原憲屯。唐封原伯，宋封任城侯。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家語曰：魯人。嘗陷于縲紲，夫子謂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漢書云：墓在姑幕城東南五里。青州府諸城縣西是也。唐封莒伯，宋封高密侯。

南宮适，字子容。一作括，一作韜，一作縚。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illegible]

宮敬叔云。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後不得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夫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曰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夫子信其能仁，以兄子妻之。唐封郯伯，宋封龔丘侯，改封汝陽侯。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鄭玄曰衛人。爲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夫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衛士師，嘗刖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欲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夫子聞之，曰：善哉！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唐封共城伯，宋封共城侯。

漆雕開，字子若。一作憑，字子開。蔡人。鄭玄曰魯人。習尚書，不樂仕。夫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夫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⑥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程子稱其已見大意。唐封滕伯，宋封平輿侯。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鄭玄曰齊人。從夫子游于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又請學稼圃，夫子所以謂之小人也。唐封樊伯，宋封益都侯。○子慎行曰：樊遲請學稼圃，蓋治耕農之言，欲以耕戰力田建富彊之業，而不知禮義之教可以服天下，其學術之流，必至悖許行之說，而售管商之利，去聖人之道遠矣。故夫子以端本之道告之，此王霸之幾也。或者不知，真以爲欲學農圃而譏其陋，亦淺於論須者矣。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司馬向魋之弟也。自宋來學。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夫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魋將爲亂，牛多憂懼。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入于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不能克。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唐封向伯，宋封楚丘侯，改封睢陽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習于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於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其也。夫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云。唐封邯伯，宋封鉅野侯。

有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强識，好古道。夫子既沒，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乃止。唐封汴伯，宋封平陰侯。

琴張，字子開。衛人。一字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夫子聞之，使子貢往待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問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咲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夫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生死先後之所在哉。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⑦也。唐封南陵伯，宋封平陽侯。

申棖字子周。魯人。刑昺⑧論語註疏曰、申棖孔子弟子。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貫一也。夫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唐封魯伯、宋封文登侯。

陳亢字子亢。陳人。一字子禽。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非果用。今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唐封潁伯、宋封南頓侯。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期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封鄅伯、宋封東阿侯。

梁鱣字子魚。齊人。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亦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唐封梁伯、宋封千乘侯。

公皙哀字季沉。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夫子賢之。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封郳伯、宋封北海侯。

商瞿字子木。魯人。好易、夫子傳之。嘗爲夫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鳴呼、天命之也。獨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學官。詳具漢書中。唐封蒙伯、宋封須昌侯。

冉孺字子魚。魯人。唐封紀伯、宋封臨沂侯。

顏辛字子柳。魯人。唐封蕭伯、宋封陽穀侯。

伯虔字子析。魯人。唐封聊伯、宋封沭陽侯。

曹䘏字子循。蔡人。唐封曹伯、宋封上蔡侯。

冉季字子產。魯人。唐封東平伯、宋封諸城侯。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鄭玄曰、楚人。唐封黃伯、宋封枝江侯。

漆雕哆字子斂。一作侈。魯人。唐封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秦商字子丕。魯人。鄭玄曰、楚人。唐封上洛伯、宋封鄄城侯。

漆雕徒父字子有。一作從、字子文。魯人。唐封須句伯、宋封高苑侯。

顏高字子驕。一名刻。魯人。唐封琅琊伯、宋封雷澤侯。

商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唐封睢陽伯、宋封鄒平侯。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穰、徒作從。秦人。唐封北徵伯、宋封上邽侯。一按通志略、壤駟氏複姓、未知是否。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唐封任城伯、宋封當陽侯。

石作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封郈邑伯、宋封成紀侯。一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略複姓篇有石作氏、註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未知孰是。

公良孺字子正。家語作儒。陳人。唐封東牟伯、宋封牟平侯。

公夏首字子乘。家語作守、字乘。魯人。唐封元父伯、宋封鉅平侯。

公肩定字子中。家語作堅、字子仲。魯人。唐封新田伯、宋封梁父侯。

后處字子里。家語作石處、字堅之。齊人。唐封營丘伯、宋封膠東侯。

鄡單、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鄡單。唐封銅鞮伯，宋封聊城侯。一、家語懸亶，魯人，字子象。徐冬序錄曰懸豐，今家語作懸亶。禮記檀弓篇縣子瑣，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宜補贈懸亶爵號，列諸從祀。一、按家語有懸亶而無鄡單，史記有鄡單而無懸亶，疑即一人，以姓名相近而誤耳。且其字、家語曰子象，史記曰子家，象、家字類，家疑亦誤書。今當祀懸亶而罷鄡單，似爲近之。蓋與其從史記，不若從家語也。

奚容蒧、字子晳。一作奚蒧，字子偕。魯人。正義曰衛人。唐封下邳伯，宋封濟陽侯。一、按氏族大全，奚，奚仲之後，以名爲氏也。奚容蒧孔門高弟，則當稱奚子，稱奚容複姓者誤。

罕父黑、字子索。魯人。唐封乘丘伯，宋封祁鄉侯。一、按氏族略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註云孔子弟子有宰父黑，則家語罕作宰爲是。

顏祖、字子襄。一作祖。魯人。唐封臨邑伯，宋封富陽侯。

榮旂、字子祺。一作祈。魯人。唐封雩婁伯，宋封厭次侯。

秦祖、字子南。秦人。唐封少梁伯，宋封鄄城侯。

左人郢、字行。家語作左郢，字子行。魯人。唐封臨淄伯，宋封南華侯。一、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稱左子似誤。

句井疆、字子疆。家語句作勾。衛人。唐封淇陽伯，宋封滏陽侯。

鄭國、字子徒。一作薛邦。魯人。唐封榮陽伯，宋封朐山侯。

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唐封期思伯，宋封即墨侯。

原亢、字籍。一本作原桃，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魯人。唐封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縣成、字子橫。魯人。唐封鉅野伯，宋封武城侯。

廉絜、字子曹。一本作子庸。衛人。古史作齊人。唐封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燕伋、字子思。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唐封漁陽伯，宋封汧源侯。

叔仲噲、字子期。家語作會。魯人。鄭玄曰晉人。唐封瑕丘伯，宋封博平侯。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

邦巽、字子斂。魯人。唐封平陸伯，宋封高唐侯。

樂欬、字子聲。家語欬作欣。正義曰魯人。唐封昌平伯，宋封建成侯。

公西輿如、字子上。古史作公西輿。魯人。唐封重丘伯，宋封臨朐侯。

狄黑、字晳之。衛人。唐封臨濟伯，宋封林慮侯。

孔忠、字子蔑。家語作弗。孔子兄孟皮之子。唐封汶陽伯，宋封鄆城侯。

公西蒧、字子尚。唐封祝阿伯，宋封徐城侯。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唐封淳于伯，宋封博昌侯。

施之常、字子常。魯人。唐封乘氏伯，宋封臨濮侯。

秦非、字子之。魯人。唐封汧陽伯，宋封華亭侯。

顏噲、字子聲。魯人。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先儒列傳

左丘明。中都人。按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旨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故乃爲之傳。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貫公，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

不判。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于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以後皆稱先儒某子。不重書。

公羊高。周末齊人。受春秋于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河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于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時從祀、宋封臨淄伯。

穀梁赤。周末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寢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唐時從祀、宋封龔丘伯、改封睢陽伯。

伏生、名勝。濟南人、能言書。秦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晁錯往受之。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唐時從祀、宋封乘氏伯。

高堂生。漢魯人、傳儀禮。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收集餘禮、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時從祀、宋封萊蕪伯。一、按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

孔安國、字子國。夫子十一世孫也。少學詩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漢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于學官。唐時從祀、宋封曲阜伯。

毛萇。趙人、義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按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爲敬仲。仲受學于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至今獨立。唐時從祀、宋封樂壽伯。

董仲舒。廣川人也。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兩相驕王，皆以禮匡正。凡所著述，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顯。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

后蒼。東海郯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號曰后氏曲臺記。從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于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啟之也。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為禮之宗，詔令從祀。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之。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劉歆，因以教授，鄉里鄭衆、賈逵往受其業。二子著周禮解詁，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唐時從祀，宋封緱氏伯。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世以儒顯。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闕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教于河汾，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諡曰文中子。又收其議論，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明嘉靖九年從祀。

韓愈。字退之，脩武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代孫也。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第，歷官刑部侍郎。以諫佛骨，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為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昔孟子距揚墨，去孔子幾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退之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門人稱為安定先生。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賢聖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為國家偉器。」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范仲淹薦于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械習，剏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擢侍講，留主太學。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為首稱焉。卒，諡文昭。明嘉靖九年從祀。

周敦頤。字茂叔，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嘗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與語，知其學道也，因與為友，有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說者謂其得孔

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至順中加封道國公。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大中大夫珦之子也。生而神氣秀爽，十歲能詩賦。嘉祐二年進士及第。凡居官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先生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先生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葬伊川祖塋。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理宗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舉進士第甲科。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永叔遊隨州，得唐韓愈遺稿于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慶曆三年知諫院，乃為朋黨論。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于汝陰。贈太子太師，謚文忠，葬于新鄭旌賢鄉。蘇軾為神道碑，嘗謂漢之文涉晉魏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明嘉靖九年從祀。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壯游李之才，聞堯夫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堯夫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者。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為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忠厚之風聞于天下。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堯夫應詔。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曰：「堯夫知處絕八。」遇事能前知，其心處明，自能知之。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擊壤集。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中賜謚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追封新安伯。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知涪州，卒，諸孤幼，不克歸，僑寓于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家焉。子厚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其讀中庸。一夕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蒞官以敦本善俗為先。熙寧九年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出所撰正蒙出示門人。又作西銘。又謂春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游酢讀西銘，渙然不逆于心，曰：「此中庸之理也。」呂大防薦之，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于涪州墓之南。世稱為橫渠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謚曰明。淳祐元年追封郿伯，從祀。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涑水鄉人也。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累官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病革，不復事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喪。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耳。誠心自然。天下徵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性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歷年圖一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餘不具載。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高宗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度宗咸淳三年從祀。

程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正叔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瑗大驚異。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元祐元年召對。擢崇政殿說書。在經筵。每進講日。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卒年七十五。世稱爲伊川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理宗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見程頤於洛。時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已而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所著三經義辨。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疑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明弘治九年。追封將樂伯。從祀。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足不躡權貴。五年。除徽猷閣待制。時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資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詔贈四官。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敍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于古人。國朝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

朱熹。字元晦。宋司勳吏部郎松之子也。世爲徽之婺源人。居紫陽山下。幼穎悟。莊重。甫能言。父指示之曰。天也。元晦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舉建州鄉貢。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

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僅存。於樂則閔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德之傳、歷時未久、說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爲之衷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滅。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于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元晦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

張栻。字敬夫、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子也。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嘉之。除直秘閣。五年、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敬夫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敬夫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寧宗嘉泰八年、賜諡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古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累官知荊門軍。嘗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于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著腳。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吾今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有詩文語錄傳于世。國朝嘉靖九年從祀。

呂祖謙。字伯恭、宋人。其先萊人、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伯恭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舉隆興元年進士、除太學博士、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疾請祠歸、卒。朱子書其墓石曰、東萊先生之墓。伯恭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寧宗嘉泰八年、賜諡成。理宗嘉熙三年、改諡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

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為用之，仲默不屑就。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豁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元年從祀，初謚文正，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第，歷知大郡，惠政畢舉。其知泉州也，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止[17]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逾年，拜參知政事，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卒。上震悼，輟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希元之學，以朱文公為宗，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世。今浦城縣南孝弟里，有希元京。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請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仲平讀之，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誦帙焚之，教人無小大，皆自小學入。元憲宗西年，世宗出王秦中，召為京兆提學。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仲平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至元八年，召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久之，諸生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皆能自立，為世用矣。史臣謂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云。卒年七十二。詔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羅整菴曰：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于斯文矣。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

明先儒列傳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幼讀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舉永樂辛丑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致仕。居家八年，從學者日益衆。每以聖賢為師，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于世。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錫康侯。明理學自文清始。弘治九年，祀于鄉。隆慶五年從祀。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即陽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弘治己未第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巡撫都御史，平茶寮賊，虔吉人皆為立生祠。嘉靖改元，詔錄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歸葬橫溪，世稱陽明先生。伯安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為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為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今盛行于世。初，訃聞于

朝，忌者媒孽，遂削世襲伯爵。隆慶中，復之，贈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縣人。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聞江右

吴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辥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啟聖賢之扃鑰萬曆十二年從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有大志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學于崇仁里徒步往從之遊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聚徒講論語學則曰爲已論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乃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于正萬曆十二年從祀。

啟聖祠　配享先賢四　從祀先儒四

明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廟祀啟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請加如前亦不合已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幷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祀叔梁紇題稱啟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二十三年又添入周輔成從祀。

先賢顏氏。諱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杞伯從祀宋真宗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謚文裕。

先賢曾氏。諱點字子晳史記點作蒧子晳作晳曾子參之父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宿伯從祀宋真宗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

先賢孔氏。諱鯉字伯魚孔子子思子伋之父也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以上三賢

明嘉靖九年遷配啟聖祠俱改稱先賢某氏。

先賢孟孫氏。激公宜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軻之父也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

明嘉靖九年配享啟聖祠。

程氏珦。字伯溫二程子顥頤之父也宋仁宗錄舊臣後授官知龔州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伯。

朱氏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歷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請祠家居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謚獻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

蔡氏元定。字季通蔡子沈之父也宋隱士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黃端節曰紫氏祖孫三世一轍以上三賢俱

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某氏。

周氏輔成。字▮▮，周子敦頤之父也。宋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

明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湖廣撫按郭惟賢等本，奉聖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啟聖祠。

改祀于鄉者七人，俱嘉靖九年改，詳具永嘉疏中。

林放。字子丘，魯人。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

蘧瑗。字伯玉，衛人。以夫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一以上二人俱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鄭玄。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

盧植。字子榦，東漢涿郡人。

服虔。字子慎，東漢河南滎陽人。

范甯。字武子，晉鄗陵人。一以上五人俱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今俱以造詣未純改。

罷祀者十四人。內楊雄，洪武二十九年罷，餘俱嘉靖九年罷，詳具永嘉疏中。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以季氏之黨、愬子路沮夫子罷。一以下三人俱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

秦冉。字開，蔡人。

顏何。字冉，魯人。一以上二人，永嘉引程篁墩之議，曰家語不載，史記誤書，奏罷其祀。一按今議仍當復其祀，詳具孔門傳道錄。

荀況。字卿，周末趙人。以言性惡罷。

揚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以事王莽罷。一以上二人俱宋元豐七年從祀。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以贓吏罷。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以誦神仙方術罷。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以附會圖讖罷。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以黨附勢家罷。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以註風角等書罷。

王肅。字子雍，魏東海郯人。以爲司馬師畫策篡魏罷。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以宗旨老莊罷。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以建短喪罷。一以上八人俱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

吳澄。字幼清，元撫州崇仁人。以忘宋事元罷。一以上一人明正統八年從祀。

校記

①魯子：當作「曾子」。

②「魯」上脱「伐」字，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③管用父：當作「管周父」。樊遲爲左：「左」當作「右」。均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④用予：當作「用矛」。見右引書。

⑤稷：當作「稷」，見《國語·魯語下》。

⑥儒：當作「孺」。

⑦在：當作「狂」，見《孟子·盡心下》。

⑧刑昺：當作「邢昺」。

⑨宫：當作「官」。

⑩九次：當作「久次」，見《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⑪遵：當作「尊」，見右引書。

⑫抑出：當作「抑黜」。

⑬脩民：當作「脩武」。

⑭上：當作「六」。按，《宋史·藝文志二》著録司馬光撰有《歷年圖》六卷。

⑮諫恒：當作「諫垣」。

⑯目：當作「日」。

⑰止：當作「上」。

⑱凝：當作「疑」。

闕里誌卷之十四

詔誥

魏

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北魏

高祖孝文皇帝延興二年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禀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祠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儀、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肅如也。

宋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建、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學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栢六百株。

武帝孝建元年、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因缺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繼立世。故妨

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宜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後給祭秩。

〔齊〕

武帝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鈞陶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堂之主。前王敬仰、崇術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校興立、實禀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紹。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彌缺。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太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

〔梁〕

敬帝太平二年、詔曰、夫子降靈體哲、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群后。雖太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寂、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祗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其舊。

〔周〕

宣帝大象二年、詔曰、大德之後、是稱不絶。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敘彝倫。至如桼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濟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

〔陳〕

後主至德三年、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

今泗濱寂寥，遺處荒蕪，為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閟笥開書，無因修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務[illegible][illegible]棟，咸使維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

隋

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嘆，忽逾於千祀，至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啓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資睿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宗皇帝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于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悊嫡子德倫為嗣。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發泰山，至曲阜，親幸祠廟，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于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于庶物。昔大司寇宣尼父孔丘，其資大聖之材，屬環周之末，思欲匡已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晉素王之雅則，正舊史之繁文，播鴻業于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祗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範先聖，崇至公于海內，行大道于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為師友，瞻望幽壤，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

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州一人以少牢致祭。襃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啓迪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襃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襃聖侯改封嗣文宣公。

宋

宗[2]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親風廣魯、允懷先聖、實主斯文、剏尼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量設黃麾仗[3]。襃文宣公親伯叔兄弟並許陪位。

加謚玄聖文宣王、制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咨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立功作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寅恭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僅以祗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駕闕里之墻、躬謁遠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稽簡冊之文、昭聰睿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封文宣王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妣顏氏爲魯國太夫人、詔曰、朕以祗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宣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薦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

精虔祭告。

伯魚毋亓官氏追封鄆國夫人詔④曰：朕時巡魯郡，躬詣孔堂，緬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眷惟令淑，作合聖儒，載稽簡册之文，尚闕封崇之數。爰兹咸秩，特示追崇，甄厥方來，式昭遺範。亓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選官詣曲阜廟祭告。

大中祥符二年，御賜書并塗金器用等碑勑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告成，迴鑾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縟禮以有加。式資誨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御製御書與凡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等，並置于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及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如有講説、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勑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又詔曰：朕乃者封禪禮畢，祀昭列聖之鴻休，崇德報功，殫百王之縟儀。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泗水之上，尚風遺烈。繄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祇事祠庭，廣增其奉邑，俾念聖與天道德，冠生民，識兹玄聖之名，與廣嚴師之禮。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于四科鉅賢，並起五等，七十達者，但增列侯，仍命宰寮分紀遺烈。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兩制、丞郎、待制、閣館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宗⑤皇祐二年封毓聖侯敕曰：元聖肇興，誕自東魯。雖天之生德，蓋云默定；嶽之降神，實應精靈。兗州泗水縣尼丘山崇岡秀阜，雲雨所出，儲丕祐于一商後⑥，孕全氣于孔族。挺毓膺哲，爲萬代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四瀆之秩。列于祀典，以來神像。攸司奉書，往申昭告。宜特封毓聖侯。

〔元〕

至元三十一年七月，詔諭中外百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廟學、書院，照依⑦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内安下，或聚集問理詞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諸人毋

得俊餘所出錢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廪膳。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敬者、月支米糧、優恤養贍。廟宇損壞、隨即修完。作養後進、嚴加訓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超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

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啓聖王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聿觀人文、敷求往哲、繇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稱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加封爲啓聖王、齊國太夫人顔氏加封啓聖王太夫人。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詔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闕門而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妣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于魯堂。功言邈若於遺閨、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之褖、稱其命婦之名。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輿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宗⑧紹興二年、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誥曰、夫子賢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顯報、邦有彝典、肆予命爾、紹于世封。惟欽惟忠、則無墜命。

授四十九代孫孔搢夫廸功郎誥曰、盛德必百

世祀。歷觀自古聖賢之世、惟夫子之後千餘歲不絕、所謂賢于於堯舜者邪。⑨六經之道、帝王世守之、君臣父子所以不胥爲夷者、皆夫子之賜也。讀其書、享其學、而可不録其苗裔乎。今襲封者言汝最長、有司其如故事、官之試以民事、以稱朕尊崇先聖之意焉。

授孔行可迪功郎誥曰、夫子之道與天地並、有國家者必紹厥封、所以昭盛德之有後、而示無窮之報。我朝典既推其嫡以襲封、又官其族屬、以廣其繼。今有司以爾來上、則爾名最長焉。錫汝一官、勉乃世業、光昭令德、以無負朕崇儒重道之意。

授四十九代孫孔璨迪功郎誥曰、朕於當代儒先、有補斯文、不廢其後、矧先聖之裔、尤當録用若乎。爾以的傳、有司言　一有補授、禄食仕途、雖身之榮、亦國之華也。

封聖裔制誥

〔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封三十五代孫孔璲之爲文宣公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孔璲之纂承厥構、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懋于相業；百代必祀、光寵泌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土宇、至德不朽、宜傳帶礪。可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十四代孫孔宜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制曰、朕以夫子之聖、其道猶天、睠彼裔孫、宜其嗣襲。況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于東宮、俾增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又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太平興國八年、答孔宜謝修廟進方物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于治定之初、特議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處備貢輸、虔茲輪奐。省問嘉嘆、不忘于懷。

仁宗至道三年、孔延世襲封文宣公制曰、叔敖陰

德、尚繼絶于楚邦、藏孫立[10]言、猶有後于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于陵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任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蒸嘗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賜經書、仍賜銀五十兩、帛五十匹。

至和二年、改封文宣公爲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絶、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輒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聖侯爲嗣文宣公。孔子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于此。比朕稽考前訓、傳采羣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得。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不敢 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

徽宗崇寧三年、復封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爲衍聖公、管勾祀事、誥曰、自書契以還、爵于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絶者也。惟當[11]文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渥、往加恪愼、務保厥榮。

宣和三年、勑宣義郎襲封衍聖公孔端友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遺之者。朕旣法其言、尊其道、舉以爲治、猶以爲未也、又録其後裔、以[12]褒大之。爾宣聖之系、效官東魯、積有年矣。通籍金[13]閨、陞華芸閣、以示崇獎。汝尚勉哉。可特轉通直郎[14]、除直秘閣。

紹興二十四年、授五十代孫孔元龍廸功郎、詔曰、爾著書立言、諸老所推、許以其賢、亦可官矣、況世次之所當得歟。

封五十代孫孔搢爲衍聖公、誥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其乃事、是尊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圭、非特爲爾身榮、實所以尊先聖也。往其懋哉。可授[15]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光宗紹熙四年，授五十一代孫孔文遠襲封衍聖公。誥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代，於是有衍聖公之封。爾於世次，實當紹續，其務恪恭，以承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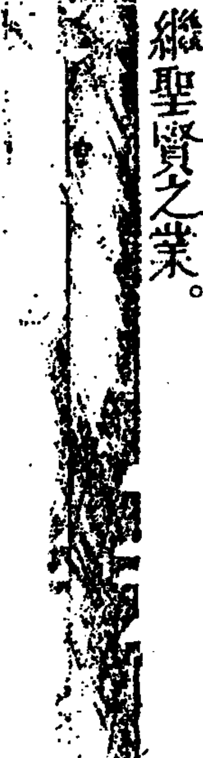
授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無年。誥曰：朕聞盛德必百世祀，而況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爾承休聖門，嫡有傳序，嚮當次補，仍緒世封，恪共烝嘗，勉家業，東魯文獻於此有考焉，不亦善乎。

〔金〕

章宗明昌二年四月，以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襲封衍聖公。誥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畝，蔚為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乃煥身章之數。非獨增華于爾族，固將振耀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又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封。誥曰：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已公其爵，而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王之曠典，峻五品之華資。茲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命爾疏封。想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元〕

世祖中統三年，詔曰：據孔氏、顔、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其為庸鄙，朕甚憫焉。可令楊庸教授，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



校記

①結：當作「給」。

②「宗」上當脱「真」字。按，「大中祥符」爲宋真宗年號。

③伏：當作「仗」。

④昭：當作「詔」。

⑤「宗」上當脱「仁」字。按，「皇祐」爲宋仁宗年號。

⑥一商後：當作「裔後」，見《東家雜記》卷下。

⑦昭依：當作「照依」。

⑧「宗」上當脱「高」字。按，此下四條記載紹興二年宋高宗封贈孔氏四十九代裔孫誥勅，於此爲錯簡，應移至本卷「封聖裔制誥」類，置於紹興二十四年封贈五十代裔孫詔誥前，不應雜於元代詔誥中。

⑨「于」：當衍。

⑩藏孫：當作「臧孫」。「臧孫有後」，見《左傳》桓公二年。

⑪當：當作「爾」，見《東家雜記》卷上。

⑫以：原缺，據右引補。

⑬金：原缺，據右引補。

⑭「直郎」二字原缺，據右引補。

⑮又：疑衍，或誤。

闕里誌卷之十五

制勑二

明

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

太祖高皇帝親筆諭五十五代孫祭酒孔克堅、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否。然彼孔氏非常人也。彼祖宗垂教於世、歷經數十代、每每賓職王家、非胡君運去、獨爲今日之異也。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爾若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孔克堅謹身殿內奉聖旨、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幾也。對曰、臣五十三歲。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裏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常寫書教訓着、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裏、你家裏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臣將主上十四日來諭的聖旨、備細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

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繰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脩、將何以安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爲脩理、以副朕懷。

洪武二十九年　月　日。

洪武元年十二月、仍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襲封衍聖公、

制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

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爵襲封號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

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國公等官於正宮門西耳房奏

聖旨、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先聖這一宗派休教他當差、其餘假託孔子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欽此。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召衍聖公孔希學問曰、

爾年幾何。對曰、臣　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對曰、近二千年。

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之類、此謂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爾祖曰、昔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奧者乎。今爾爲襲封、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歟。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自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蚤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爾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之勤、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熟、遂爲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爾、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

洪武七年七月、

勑五十五代孫孔克伸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
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德功者弗登、
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志能者。朕值胡運天更、
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群英附、不五七年間、
偃兵息民、一華夏、主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
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地位其位、黔黎務焉。其
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
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
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
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
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伸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兖
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鑒前
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内史孫英、
承勑郎曹儀齎至。
勑符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京朝覲。爾中書
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懽心、勿使
有缺。故勑、速行勿怠。
勑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卿家郡各、歷代不朽、富貴
永張天地間、乃由陰騭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

攸叙之精微、永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如卿、當
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勑中書、下禮
部、使所川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懽心。
故茲勑諭。
勑中書、下禮部、賜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
學日用如舊、餘皆照例、隨所在以安之、毋怠。如
勑奉行。
勑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
世教、其功大矣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
下者、莫不優禮。今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寒、可謂
篤君臣之大義、而不咈於祖之訓者矣。已勑中
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茲勑諭。
洪武十五年三月、
勑五十五代孫孔克偕、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
者、先師也。蓋謂明德傳道、終身不受禍患、固報
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明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
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
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
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爲襲
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縣孔克伸卒、其

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當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當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僉使人效勤、悶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戚陰騰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勑五十七代孫孔訥、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彝倫、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者爲此也。至周文繫於三墳、道迷於五典、蕪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塗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曆知定真折僞、以成詩書。其脩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于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姪嫡長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奉先師。爾更前如勑無怠、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

勑五十六代孫孔希範、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於其鄉、而治其同鄉之民。故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拯其疾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世或私于其鄉、於是此道不復也久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故、前代特遣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孔希範爲承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窒爾欲、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政化、使鄉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於衆人、不亦善乎。

永樂四年三月、

勑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五十九代孫孔彥縉爲衍聖公、

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縉、允爲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胄。可襲封衍聖公、惟克懋勤、服玆寵命、勉脩聖學、承藉家聲。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封衍聖公孔彥縉妻夏氏爲夫人、

制曰、朕致敬先師、施及厥後、至其家室、亦有褒榮者、所以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彥縉受命先帝、襲封衍聖公、歲時來朝、雍容進退。朕用嘉之、厚其禮遇。其妻夏氏、內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從其夫之貴、封爲夫人。凡天下後世有事於脩齊治平者、皆誦法孔子、矧配孔子之孫、可不慎哉、可不敬哉。益懋率履、毋忝于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追
賜孔子五十八代孫衍聖公孔公鑑誥命、

制曰、孔子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理、示法萬世。我國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及子孫者、所以隆崇報之禮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乃宣聖五十八代孫、早紹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禮度、不忝先世。玆特推恩追賜誥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歆服。

封衍聖公孔公鑑妻胡氏爲太夫人、

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於父、而資於母德亦深矣。故國家之於群臣、皆有推恩之典焉。爾胡氏

乃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妻、今彥縉之母。婦道刑則不忝於聖人之後。茲特封爾爲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爾嗣。欽哉。

贈衍聖公孔公鑑妻王氏爲夫人、

制曰、國家於群臣、皆推恩以及其親、所以勸孝也、况吾聖人之冑之所自出乎。爾王氏、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妻、德善風著於閨門。今既追錫爾子誥命、推厥原本、特贈爾爲夫人。服此榮恩、永賁幽壤。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封五十七代孫孔諤爲監察御史、

勑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辨邪正、以翊成國家之治、厥任匪輕。文林郎、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先聖之後、以儒發身。擢官春坊、再擢御史。歷年既久、克効勞勤、是用錫之勑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爲名、以言爲職、在明大體而畧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其益端爾志、堅爾守、毋私于法、毋撓于勢、毋訐以爲直、毋苛以爲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懋修而不懈、尚有顯擢、以待爾成。欽哉。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

勑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等、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先聖先賢。爾三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來、限正月二十五日至京師。有司量體應付口糧、毋或稽違。如勑奉行。

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進詹事府主簿孔公禮徵仕郎、

勑曰、朕於官僚、皆簡任文學之臣、而其大小衆務則屬之詹事。乃若典簿書、亦必得人、斯爲稱焉。爾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禮、系自闕里、領薦鄉闈、擢任教官、進歷國學。迨遷今職、克效其勤。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勑命、爾尚益盡乃心、懋修不懈、無忝厥職。欽哉。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封六十一代孫孔弘緒爲衍聖公、

制曰、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尊崇之典、顯其世而後至。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祖宗以來之盛心也。先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孔弘緒、既稟令資、而爲世嫡、宜膺封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

公。惟德可以繩先，惟學可以希聖，往惟懋哉。光
寵是承，欽哉。封衍聖公孔弘緒妻李氏爲夫人
制曰：朕惟先聖之後，顯榮於時，名位既榮於其身，
而必推恩及其伉儷者，所以廣恩數而厚彝倫
也。襲封衍聖公孔弘緒妻李氏，賦性端莊，禀資
淑静，習聞禮教，早鍾秀於名門，式著壼儀，宜作
配於華冑。承家祀祀，婦道惟脩，爰錫殊恩，以示
褒顯。茲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尚其益勤内助，永
綏嘉命。欽哉。
贈六十代孫孔承慶襲封衍聖公
制曰：朕惟積善在躬，餘慶必垂於後，顯榮於國，寵
命必及其先。况爲先聖之後人，其禮尤宜於加
等。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之父，潛德
弗耀，爲時善人，胡不永年，幸生賢嗣，子既襲於
封爵，爾亦宜有褒崇。是用追贈爾爲衍聖公。嗚
呼，生有善譽，殁有榮名，尚克歆承，永光徽祚。
贈衍聖公孔承慶妻王氏爲太夫人。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勅諭六十一代孫孔弘緒襲封衍聖公：朕惟自古
聖帝明王之道，遐目天下，然行之於當時，明之

娘①爲法於天下萬世，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
無者，則惟先師孔子。肆歷代帝王至于我
祖宗，尊崇之典，罔不至焉。朕承大統，先惟斯道尊
崇之心，有隆無替。而爾祖襲封衍聖公孔彦縉，
以先師之嫡嗣，朕方優於禮待，詎意溘先朝露。
然豈可使一日而缺其繼，肆特命爾襲封衍聖
公爵，以奉先師祀事。爾尚欽承祖德，聿懋朕懷，
脩身謹行，以孝弟爲先，力學親賢，以詩禮爲本。
和敬以睦族姻，仁厚以處鄉黨，毋驕毋傲，惟儉惟
良，庶無忝於宗親，且有光於朕命。欽哉。故諭。
制曰：人臣於其所本，莫不欲貴之，斯皆本於天性。
故
朝廷因所欲而推恩焉，所以體其心而勸孝也。爾
江氏，乃故衍聖公孔彦縉之側室，今襲封衍聖
公弘緒之庶祖母。聿脩婦德，既宜於家，復撫幼
孫，克承宗祀。眷茲賢淑，可無褒嘉，特封爾爲夫
人。尚其祗承，永綏壽祉。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進禮科給事中孔公恂
階徵仕郎，
勅曰：國家設六科給事中，欲其奔奏牘而駁違失，

任言責而糾官邪、其職可謂要矣。必得端慎明
敏之士、始克稱焉。爾禮科給事中孔公恂、系出
宣聖、早擢賢科、擢授今官、聲猷茂著。是用進爾
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居近侍者貴
達大體而略細故、扶正道而進嘉謨。爾尚益秉
忠誠、懋脩厥職、以稱朕擇賢任官之意。欽哉。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進南京詹事府少詹
事孔公恂階中憲大夫
制曰、國家設詹事府以輔道春宮、其長貳皆以儒
臣處之、必得學行端謹之士、乃克稱焉。爾南京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發身科第、給事殿庭。既
陞職於春宮、復平刑於大理。復詹丹涖、諭德由
兼引。擢郡章進遷茲任。歷既久、嘉績良多。宜
有褒恩、用昭國典。茲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
誥命、以爲爾榮。爾其益端乃心、益勵乃行、以副
朕委任之意。欽哉。
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封六十二代孫孔聞
韶爲衍聖公、
制曰、國家稽古右文、建中弘化、寔惟先師孔子之
道是懋是式。故錫爵啟封、俾奉世祀、崇德象賢
之典、自
祖宗列聖至于朕躬、有隆無替。爾聞韶係宗世嫡、
嗣膺封命、而茂年美質、足紹前休。爾尚克勤進
脩、永終令譽、以副四方之觀禮、以光百代之宗
祀。夫忠信乃行乎州里、孝弟可通於神明。爾惟
欽哉。學在溫故而知新、德貴擇善而固執。此先
師之明訓、而家學所世守者也。爾其懋哉、毋忝
朕命。故諭。
正德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勅襲封衍聖公孔聞韶、我
太祖高皇帝崇重爾祖先聖之道、即位之初、首命
訪求太宗②之裔、襲封衍聖公。既又擇其支裔之
良者、授曲阜縣知縣、世守其職、著在令典、
累朝遵行。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
也。近者曲阜缺知縣、爾及族長舉事人等違故
事、共舉一人。而族人孔承章、承周乃懷挾私讐、
越關赴京、連名奏討。該吏部參酌覆奏、欲用一
人。以承章等所奏多虛、薄示罪責、顧着住京師。
復謀奏擾、紊事衙門。發其事、遂命錦衣衛鎮撫
司鞫問。本當照依榜例處治、但念

先聖子孫免拘號哭打俱發戍廣西邊衛。夫先
聖之道垂憲萬世、朝廷用之、以爲治天下之法、
在爾當守之、則爲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
毀誣宗子、以朝廷名爵爲私家爭奪之具、是先
聖不肖子孫也。還發邊方、小懲大戒、正用先聖
家法爲之教、不肖子孫耳。先聖嘗言、其身正、不
令而行。爾聞韶尚佩服家訓、進學脩德、與族長
舉事管理族人、讀書循理、以稱朝廷崇重至意。
今後再有恃強挾長、朋謀詭制、不守家法、爲聖
門之玷者、爾即指名具奏、國典具存、必不輕恕。
爾其欽承之、故勑。

正德五年十月二十日、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嫡
母袁氏爲太夫人、
制曰、婦從夫貴、乃天地之常經、母以子榮、亦古今
之通義。爰循舊典、渙布新恩。爾袁氏乃襲封衍
聖公孔聞韶之繼嫡母、出自名門、于歸聖裔。恪
脩婦道、茂著姆儀。致有嗣人、克光前烈、顧茲懿
行、可忲褒章。茲特封爲太夫人、錫之誥命。於戲、
自天渙號、式彰慈教之賢、宜爾子孫、益衍家庭
之慶。

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賜六十二代衍聖公
孔聞韶誥命、妻李氏繼室衛氏爲夫人、
制曰、朕惟朝廷崇德報功、乃帝王之先務。矧孔子
功高德厚、代天地以成能、切人倫日用之常、脩
大中至正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猶布帛菽
粟不可斯須而離者也。歷代憲章、百王儀範。我
朝尊師重道之典、有隆無替、爵其後胤、俾世承祭
祀、以事崇報之實。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孔
聞韶、善繼祖德、克振文風。忠孝謙恭、增華世胄。
屢歷年之時覲、維百僚之具瞻。茲以恩詔之頒、
特舉褒嘉之渥、錫之誥命、以爲爾榮。於戲、聖神
功化、愈遠愈彰。爾宜服膺詩禮之訓、恪共宗廟
之儀。體朕至懷、堅爾素志、允爲吾道之光、爾亦
有無窮之譽。其懋之哉。
制曰、朝廷錫命文臣、而必及其伉儷者、蓋重有家
之義、而嘉內助之賢也。倫理所關、存亡奚間。爾
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妻李氏、毓秀儒門、于歸聖
冑。柔嘉維則、早閑書史之箴、敬戒不違、式協閨
門之範。淪沒既久、秩號未頒、可無寵章、以示褒
卹乎。茲特贈爲衍聖公夫人。服此榮恩、永光泉

壞。

制曰、妻必有繼恩、貴乎均、所以隆饋祀之儀、而重風化之本也。咨爾襲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室衛氏、秀鍾勲閥、纔茨儒門。早習姆儀、允脩婦道、柔順孝敬、多有裨於內助焉。茲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家傳簪珥、益增閨閫之光、禮重蘋蘩、恪謹蒸嘗之助。祗承休命、永保繁禧。

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封衍聖公孔聞韶生母江氏爲夫人、

制曰、子以母賢、積慶實原其所自、母因子貴、推恩必逮其所生。此倫理之攸關、爲國家之令典也。爾江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聞韶之生母。出自宦族、嬪於儒門。淑愼恭勤之懿、既嘗善相厥夫矣、生有令子、克紹聖門、可無褒章、以旌慈行。茲特贈爲衍聖公夫人、幽靈有知、欽承無斁。

嘉靖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賜六十三代孫孔貞幹爲衍聖公誥命、

制曰、朕聞孔子以萬世爲士、蓋其道德高厚、教化無窮、故所以報於其後者。建以上公、子孫承繼、永作賓於王家、不獨享祀之隆而已也。爾襲封衍聖公孔貞幹乃孔子六十三代孫。性姿溫粹、器宇端凝。考古好文、無忝聖人之胄、象賢崇德、宜疏世爵之封。爰示褒章、用昭龍數。於戲闕里之裔、以備爲嫡則觀乃禮義之所宗也。惟秉心貞愼、乃可以對光寵。惟飭行光明、乃可以表媚族。惟禮物恪脩、乃可以繫四方之望。惟文獻不墜、乃可以爲百世之徵。爾惟懋哉、斯承朕之無斁。

封衍聖公妻張氏爲夫人、

制曰、國家賜命於臣、必及其配者、所以重風化之源也。豈以德配吾先師之後者、顧可以不褒哉。襲封衍聖公孔貞幹妻張氏、毓自德門、歸於聖胄。芬璜德懋、筐筥禮恭。宜推從貴之恩、以示齊體之義。茲封爲衍聖公夫人。爾其恪遵壼則、無脩無斁、以永承其饋、則惟爾休。

嘉靖三十二年、

勅襲封衍聖公孔貞幹、惟我

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

先師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統攝宗人。其支庶之衆、亦加優遇。肆

朕率循舊章，恩禮益至。顧族屬既繁，哲愚非一，往往干犯國憲，有玷聖門。茲特敕諭，令爾貞幹督率族長舉事，管束族衆，俾各遵守禮法，以稱朝廷嘉念至意。爾宜修德謹行，以身先之。如有恃强挾長朋謀爲非，不守家法者，聽爾同族長查照家範發落；重則指名具奏，依法治罪。爾其欽承之。故諭。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敕吏部：孔尚賢着襲封衍聖公。族人等敢有恃强欺害他的，許孔尚賢奏來治罪，行部裏還行文與撫按官知道。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賜六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尚賢誥命，

制曰：我國家稽古致治，一惟孔子之道是循是式。粤自

祖宗列聖以逮于朕，尊崇之典，愈隆弗替。尤必寵其後人，紹封奉祀，所以致無窮之報也。爾孔子六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尚賢，賦資明敏，卓承詩禮之傳，秉志恪恭，不忝神明之胄。惟國典宜有褒嘉，是用錫之誥命，以爲爾榮。夫崇德貤恩，朕乃率循乎彝典；象賢濟美，爾宜光紹乎前休。尚其益懋厥脩，底以振祖風，而延令譽。欽哉。

封衍聖公孔尚賢妻嚴氏爲夫人，

制曰：朕惟化始人倫，禮重宗婦。肆朝廷錫命世臣，而必及其伉儷者，蓋以示從貴之恩，申齊體之義也。爾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妻嚴氏，出自名族，歸于聖門。婉娩靜閑，雍雍乎循于女史；孝敬勤儉，翼翼乎著于閫儀。懋淑德之聿脩，宜渥典之荐被。茲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光增命服，夙敦儆戒之風，寵賁綻章，益迓駢蕃之祉。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皇帝敕諭襲封衍聖公孔尚賢：惟我

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

先師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統攝宗人，其支庶之衆，亦加優遇。肆朕率循舊章，恩禮益至。顧族屬既繁，哲愚非一，往往干犯國憲，有玷聖門。茲特賜敕諭，令爾尚賢督率族長舉事，管束族衆，俾各遵守禮法，以稱朝廷嘉念至意。爾宜修德謹行，以身先之。如

有恃强挾長、朋謀爲非、不守家法者、聽爾同族長查照家範發落、重則指名具奏、依法治罪。爾其欽承之、故諭。

隆慶三年三月初八日、

皇帝勅諭襲封衍聖公孔尚賢、惟我祖宗列聖稽古右③崇儒重道、於先師孔子特隆褒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而支庶之衆、亦加優遇、又慮其族屬繁衍、哲愚不一、恐干國憲、有玷聖門、降勅令其統攝宗人、督率訓勵。朕今嗣統、爾復具奏族屬愈繁、善惡宜別、特允所請、再降勅一道、令爾回府申飭訓規、嚴明約束。凡爾族人、如有爲善出群、無忝先德者、許爾疏聞、特示旌勵、如有輕犯國典、不守家法、及恃强挾長、背違教令者、輕則聽爾查照家範發落、重則指名參奏、依法治罪。爾尤宜正己率人、砥德礪行、以身先之、庶不負朝廷優嘉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

隆慶六年十月初一日、加封衍聖公孔尚賢祖母衛氏爲太夫人、

制曰、朝廷褒答鉅臣、而推恩顯號、上逮重闈者、所以嘉其啓佑之勳、以勸孝而作忠也。矧宣聖之裔、尤爲恩數所當先者乎。爾封衍聖公夫人衛氏、乃襲封衍聖公孔尚賢之祖母、毓貞世胄、儷美儒宗、淑愼褆身、德中珩璜之節、儉勤佐內、動尊國史之規。懿範光昭、芳猷允著、遐齡愈茂、家慶彌昌。茲以爾孫疏請、特加封爾爲衍聖公太夫人、寵綸載錫、益增珈副之輝、福履方新、永介岡陵之壽。

天啓二年六月、

皇帝勅諭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惟我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先師孔子特隆褒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而支庶之衆、亦加優遇、顧族類繁衍、賢愚不同、干國憲而玷聖門者、往往有之。今特允爾所請、降勅一道、令爾回府統攝宗人、督率訓勵、申飭教規、嚴明約束。如有輕犯國典、不守家法、恃强凌挾、朋謀爲非者、輕則徑自查處發落、重則據實指名參奏、依律正罪。爾尤宜正己率人、謹德脩行、以身先之、庶不負朝廷優嘉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

闕里誌卷之十五

天啟伍年二月初六日、

誥封六十五代孫、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並妻侯氏、

繼妻仝氏、

誥命二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景皇興之教化、聖緒千秋、冊盟府之典、章公道一位。覽熙明暢運、猶日昭月朗而莫踰、紛曆數在躬、維內聖外王之務急。不顯揚其世祿將曷振夫人文。適溯絲綸、載揮樽俎。爾衍聖公孔胤植承休聖澤、列爵朝簪、詩禮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芝蘭異稟、挺爲帶礪之英。出雲雨于秀阜、崇嵩牟兼鵾輪擊水、滋泉源于清河、瑞嶽宛聽麟角在庭。翼翼公圭纘江漢秋陽之烈、洋洋列門生、舞雩洙泗之風。實朝倫之可嘉、洵至德之不朽。煥茲章數、肆奬爵封。懋表儒規、蔚徵文獻。茲用封爾爲衍聖公。於戲、金聲玉振、儀範百王、鼎食鍾鳴、輝煌千祀。益立進以經世、維承家之有人。非樹德滋、亦猶歷貫。朕方執牲原廟、視飯儒宮。播門生洙水之瀾、膠序見尼山之峻。文章儀世、簪纓爵腳。仰生民以來之一人、縉承休而後之萬葉。爵之輕重、道之休明、爾職是資、聖緒斯在。惟念朝恩之既渥、益篤德業之崇修、學有餘師、善將終譽。惟欽惟揚、務保厥榮、如綍如綸、往加恪慎。

制曰、彝倫敦化、雅篇首肅乎關雎、仁義浸涵、大道造端乎夫婦。睠茲合德、忽遡遺聞。風維俎豆之筵、綸卹蘋蘩之侶。斷桂含桐、嬪爵從榮。爾衍聖公孔胤植妻侯氏、秀毓侯門、吉歸聖裔。詩書禮樂、贊教國于宜家、鍾鼓瑟琴、厥相夫而作聖。袪華腊于公闈、不妍耀首之妝、若藥素于儒風、必敬齊肩之案。縞綦實儉、永偕白首之歡、環珮當年、竟杳青闈之夢。茲贈爾爲夫人。昭融英譽、芾珈耩芝之檢長春、懿德考終雨露沾松扃不夜。

制曰、茂典有加、聿祀振人文之盛、彝章渙賚、閨門爲風化之原。矧忠媚于載芟、宜齊榮而媲錫。爾衍聖公孔胤植妻仝氏、祥蛇將閱、黃雁聖

門。柔嘉克踵前徽、敬戒力箴內則。撫鵲紘而
嗣御、靜好其音、捧鶴弁以登堂、毳丗其肯賢。
敷姒姒聲、彌鏗夫珩璜、貴克管筐、業務廣乎
鐘冉。茂閨帷之鷄儆光殿陛之蝉聯。習詩敦
禮之庭、稱華女士、和瑟調琴之化、鼓藻聖宗。
玆封爾爲衍聖公夫人。紛宛承榮、克允鳩河
之咏、螽斯叶吉、聿與鳳鳥之祥。
天啟伍年貳月拾肆日、

誥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庶母張氏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緣慶有源、劬育悵慈暉而天嗣、推恩無
間、顯揚逮冢子之所生。故倫理之攸關、稽諸
典法、然朝廷之加錫、豈遂人情。爾張氏乃衍
聖公孔胤植之繼庶母。巽順爲儀、坤章合德。
柔嘉維則、持筐筥于詩禮之庭、敬戒不違、紉
珮環于琴瑟之側。厥惟正脈、克紹聖門。德尊
閫史之箴、爵婉鸞鍾之貴。綏祥愈茂、衍慶彌
昌。玆封爾爲衍聖公夫人。福履方新、永河山
之令度、寵綸茲賁、揚珈笄之恩輝。
天啟伍年二月十四日、

誥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父母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渙綸綍以恤明恩、在陛嘉賚、在庭灑誥。
敦詩書而弘至教、于朝未爵、于廟既榮。實作
聖之有基、何不年之可恻。匪弓裘之食享、纂
籩豆以來歆。爾孔尚坦乃衍聖公胤植之父。
孝友天成、聰明聖降。欽六經而笥腹、學有本
原、律謹以禔躬、行無枝葉。含葩嚌藻、發揮三
百之精華、覩妙疑玄、縕蓄五千之道德。資秘
書于金匱、紅藥承陰、懷獻賦于玉樓、青春熊
厖。德音閟寂、開後漸之羽儀、道統得傳、續中
興之脈派。乃徵聖人之後、世德不衰、益知君
子之貽、臣忠必顯。玆贈爾爲衍聖公。洪濡雨
露、隹城擢桁滋華、顯蔚雲霞、彤闕香芝之沁壤。

制曰、册府聮榮、列爵渙上公之典、重闈含㦗、餘
徽懷慈毋之恩。矧聖教之攸崇、必先子孝、勸
臣忠而加顯、寧後毋卹。遹煥懸綸、用彰錫羨。
爾吳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母。瑆華遜質、璦
蕤標貞。居闈金樞紫之恒、秀出大家風範、歸
說禮敦詩之吉、澂增尼室輝光。實儉德于葛
覃、枯華惟而見縞、將勤操于綦苦、凝陶則于
靜寥。痛絕所天、彌厲矢舟之節、訓綿厥嗣、惟
嚴書荻之功。致有後人、克光前烈。稽茲懿行、
寧愜褒章。茲贈爾為衍聖公夫人。爰惟風木
之恩、已逮家傳之膂翟、需此蓼蕭之澤、來歆
罔典之蒸嘗。

天啟五年二月十四日、

誥封衍聖　公孔胤植兄嫂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公爵嗣封、冢子必登乎祀典、仙風逵逝、
聖宗益耀夫謙光。雖埴韻之流徽、挹金聲而
自振、洮恩無間、渙綍同榮。爾孔胤檜乃衍聖
公胤植之兄。年靜標姿、端溫萃雅。躬禔寅慎、
叢禮義之聲華、孝克子誠、表彝倫于姻族。模
型支庶、勞必身先、揖讓家庭、榮惟已後。懸琥
封于冊府、遽逸響于泉臺。紹金友而象賢、維
宗有祀、傷士崑之雁斷、報德無窮。茲贈爾為
衍聖公。賁芝之檢于松楸、僾薿盛典、迴雲旗于
河漢、篤祐後程。

制曰、聖教之化、始乎人倫。禮義之隆、重乎宗婦。
矧夫歸于其家、而不辱其教、喪其所天、而轉
似可矜。推從貴之恩、申齊體之義。丕施弘慶、
以慰未亡。爾殷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嫂。咏
雪于鷃鴈之扉、委禽于禮樂之戶。勤貲約珮、
式彰鷄儆之壓、律己祛脂、不飾鳳翹之耀。夫
爵登朝未逮、絕鏡悲鸞、聖功從祀不渝、聯珠
綴玉。孤燈月牖、雙鬢並泣機絲、一撿霞封、萬
石齊榮綸綍。茲封爾為衍聖公夫人。俢龍章
于四德、千葉旌貞、承鸞髮于百年、五辛節養。

天啟六年正月十六日、

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祖父母

誥命、

制曰、昔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恭、明德啟聖。而安國通達皆蹤經學、顯庸漢廷。蓋世有達人、紹其瓜瓞矣。爾原任翰林院五經博士孔貞寧、乃襲封衍聖公胤植之本生祖父、洙源演慶、嶽秀分奇。韻達神清、追高標于季謝、經深學博、騤飛步于舒元。纘緒金闈、聯芳璧府。爾孫縣支而本、俾祖拾級而堂。爵以上公、昭其肯構。茲特贈爾爲衍聖公、錫之誥命。於戲、衮衣橫玉、沒申九命之榮、實冊著銘、遠邵萬年之祿。貴于馬鬣、服此龍章。

制曰、朕涣恩啟寵、追于儀坤。矧作配聖裔、鍾祥振世者乎。爾李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祖母、淑慎有聞、端凝爲則。而夫聖宗俊乂、文苑菁英、克敦琴瑟之和、致有螽麟之瑞。茲用贈爾爲衍聖公夫人。象賢崇德、既胥錫于端師、承沐分榮、遄加綸于懿閫。鸞書天粲、玄壤雲鮮。

制曰、詩不云乎、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福祿之畀、營諸爵鬯、不豈厖年。婦能承夫、以作厥孫、福所降也。爾王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繼祖母。蘭績斯芬、玉瑆其美。蘋藻潔于嗣饋、珮瑱孚于同聲。茲以孫恩揚而祖冀、贈爲衍聖公夫人。女師之訓、方克振于徽音、象服之宜、尚於貽于宸賚。

制曰、珠孕必資于明月、黍繁爰藉于泠風。昌後承家、柰宜分逎。爾張氏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祖母。江汜並流、嚼心承序。篤生喆胤、紹爾儒原。當斯鴻霈之庥、式茂同朱之秩。毋孫子貴澤以世綿。特贈爾爲衍聖公夫人。於戲、彤管有煒、夙侍蓬山之儷、翟褕采黹賁、克承尼丘之元宗。懌爾幽靈、章斯孝德。

崇禎元年三月、

三殿告成、覃恩封衍聖公孔胤植爲太子太保、妻候氏、繼室仝氏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

誥命、

制曰、聖德配天、道脉範乾坤以有永。儒教炳日、前謨並日月以同光。曾鄒之道慶無疆、嗣孫

之世休濟美。學既褒乎國運、典宜賚夫崇階。茲爾先聖六十五代襲封衍聖公孔胤植、賦性英奇、操行弘毅。派濬聖系、繩麟振以鍾祥、道延祖傳、光鳳德而表烈。遡尼山之世澤、非徒殘簡之傳、聞承洙泗之餘波、儼若庭趨之佩服。爰嬈芳於往哲、遂襲爵於熙朝。而爾兢兢懔臨淵之思、皇皇隆木鐸之望。儀乎物睿、於祖有光。際此堂構之告成、俯慚絲綸之晉錫。是用覃恩授爾爲太子太保、錫之誥命。於戲、道通天地、淵源殊切於憲章、德貫古今、雲仍追休於祖述。尚闡六經之統、以垂萬世之聽。

制曰、禮重元配、以協德而相成、國有彝章、宜覃恩而並錫。矧淑閨丕顯於聖門、而中道蘭摧、愍綸可獨後乎。爾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前妻侯氏、名門毓德、聖冑作逑。黽勉機絲、效珥髴之儆敬、共匡筥、叶蘋芷之芬。玉鏡中分、德胡不壽。泯符鬥秀、懿範堪悲。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寵彰彤管、既式表於絲綸、榮被玄廬、永增輝於松檟。

制曰、王化起房中、人綱先內德。兒王饋聖閫、克襄道德之傳、比德前徽、懋佐詩禮之業。不有雄典、曷馴淑賢。爾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繼室仝氏、性表蘭芳、質涵玉韻。秉閨肅穆、顯若之範凜如、宜室雍和、在御之音靜好。言規圖史、動協珩璜。茲以覃恩封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於戲、列九棘而歷層階、懋昭敬耿申、而錫以楊內則式迓履休。祗承龍綍之恩、益④勵雞鳴之儆。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祖父母爲太子太保

制曰、先聖世爵之臣、鞏靈長於社稷、聞孫纘述之緒、昭祖德於箕裘。矧祥鍾泗水、脉衍尼山、而堂構相承、有不追思祖德者乎。爾衍聖公孔貞寧乃太子太保胤植之祖。封膺先爵、裔出聖宗。道德熏傚、可作儒流之範、才猷夙茂、世增華冑之光。衍江漢而揚波、娩秋陽以並潔。名高三五、品重四科。爰鍾遴種之孫、作朕輔佐之寄。遠追世德、宜深尊崇。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錫之誥命。孫卿峻秩、絲綸重耀於松楸、世爵延休、奕葉永光於堂

攜充膺新命、祗昔貝玄靈。
制曰、巽命宣猷、煥昭明章於奕世、重闈敷慶、昭陰
教於璇源。追崇十八世之稱、用雋孝孫之祉。爾
李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嫡祖母。
厚德能載、基命克承。令譽夙章、編蘩內則、夙
昭蘋藻、爰嘉聖裔之偉範、式昭王母之新綸。
是用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顯
命再承、華袞賁日邊之色、幽魂如在、璟佩留
月下之聲。
制曰、聖爵光於先世、奕與彼隆、報典遡於祖妣、
蒸嘗益茂。追賢淑之遠澤、慰開孫之永思。爾
王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繼祖母。
世德鍾華、聖門濟美、綃筐卑案、共推詩禮之
宗、儆旦規星、允協肅雍之則。肇基式弘裕後、
允宗克啟聞孫。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
衍聖公夫人。蕭雲捲夜、越累葉以增芳、花露
騰龕、垂千秋而永賁。
制曰、褒善慶於聖宗、祖妣偕家台之命、遡芳徽
於鞠育、重闈從貴之榮。爾張氏乃太子太
保衍聖公孔胤植之生祖母。稟程聖族、儷德

鴻儔。儆慧彼之小心、敢以綿長之令緒。猷飭詩
禮、穆追江漢之風、慶毓章縫、動儼河山之度。
是用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蘭
孫芳遠、疊徽五色之龍綸、楓綍恩新、再映千
秋之鳳德。
崇禎元年三月、
三殿告成、覃恩封衍聖公孔胤植繼父孔尚賢
爲太子太保衍聖公、繼嫡母嚴氏、繼庶母張
氏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誥命、
制曰、蹐榮世爵聖公爲社稷之光、遡德椿庭、燕
翼衍箕裘之慶。爰褒式穀、用靳旐綸。爾衍聖
公孔尚賢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父。茂
承聖爵、棫樸熙朝、游心洙泗之淵源、克紹尼
山之志事。訓詩訓禮、弘祖述之高風、寘帝寘
王、暢憲章之大烈。被爾繼芳之嗣、作朕師世
之臣。遺澤彌長、先謀益懋。茲以覃恩、贈爾爲
太子太保、錫之誥命。於戲、宮秩載增、用表聖
系之茂、綸音孔燠、式彰永世之光。祇服紫綸、
翊輝玄室。
制曰、内秩從夫、蚤被鸞章之命、崇階從子、洊申

勵保之榮。矧儀則表於聖宗、慈訓垂於稱後、而疏恩錫之、可容、徽乎。爾嚴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柏之嫡母。毓秀名閨、作嬪聖胄。承尊聲氣俱下、孝敬可師、待物慈惠徧乎、室家胥慶。尼山化雨、觿傳贈佩之功、洙泗春風、實賴和丸之力。懿範已遠、徽音如存。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絳旌雲表、難招鶴馭之靈、紫誥天邊、益衍麟振之慶。

制曰、天生名世、必繇賢母。故人子之躬膺世爵、皆恩邀朝廷恩寵、以酬罔極。然扳輿之奉與執捲之悲、情則異矣。國有懸綸、所以追鞠育也。爾張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梳之生母。性秉貞淑、天賦靜莊。義以正家、嚴範凜秋霜之肅、仁以惠下、慈顏藹春日之和。逮不忘勞、豐而能儉。祥徵熊夢、毅裕燕貽。迨麟嗣流光、翟服方新、聖澤、而婺星掩曜、音容久杳。慈闈。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蘭陔永慕、誰報寸草於三春、芝簡重新、聊慰萱花於九地。

校記

①明之始：疑有脫文。

②太宗：當作「大宗」。

③「右」下脫「文」字。

④蓋：疑當作「益」。

闕里誌卷之十六

歷朝御祭

至聖先師孔子文

【唐】乾封元年、遣司稼正卿秩[1]餘隆以少年致祭于

先聖孔宣父之靈。惟神王鈎陳貺、靈闢四府之源、金彝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校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析衆六藝、豈劇九流、席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裒一言、刊典誥、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鍾鼓之音載和。父子愛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興、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咸同、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抒軫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遂、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室宇卑陋、仍命脩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聿陳菲奠、用旌無朽。梅膈霞粱、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數。形神忽其將久、倘彿殊於生前、亦知樂於身後。尚饗。

天寶十年李觀謁告文。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柄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然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其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效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職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跪敢拾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俯俯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喧哉。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内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傳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與生也、遇三季之食、飄飄虛淪。紛歐之音、哲而不和、仁義之幽、卷而廢魂。及相譽而有喜色、去朱而曰極懸、其如予何。聖人之躬、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由歟、安有夫子之教而於無所告今曰之道漫者乎。惟夫子生實惜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朕辟、死日獨天、有遊德也。惟爵諡在德、惟德有聖有道、惟聚遊奄人不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咸皋不至、無其惟夫子之德、消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叔降康。下民夏有烈光、茫無間然。小子忡忡懍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宋】大中祥符元年、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實食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以育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詣尊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載述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嘉祐六年、遣[2]兗州通判田洵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曉。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無二。教行萬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邁牆仞、述迎門扉、奮于飛染之躍、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策消辰。敢議形容、畫申崇奉。仰惟降格、述與鑒觀。尚饗。

某年月日、皇帝　徽宗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來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粢、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崇寧五年頒降祝文

某年日月、皇帝　徽宗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

先聖至聖文宣王。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宋]天聖八年四十四代孫勗率次代孫道輔祭文 惟王

德禮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彝倫宗主。兩曜麗天，四瀆橫寓。爰念曩纂，功承世講。刻意弱齡，服膺道矩。範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持修脯。自任銅章，建麾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土。恨遠衰華，徒瞻育獲。既拔郎藝，更直帝宇。醒荷隆構，少掌丹府。紹慶門閥，投之道輔。王上繼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斯著。召備諫垣，月親愛庶。採屢且嚴，發擲有觀。上贊皇敵，下幹父蠱。慮孝克子，鄉枝不倣。內闕進頊，端闕布武。得請天辰，試才孜許。惟鼎抗章，再臨單父。冏別縣準，但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旋魚。林近五徧，春融九薦。景物熙熙，原田膴膴。式仰威靈，炎當鼓舞。養是慶榮，盡承訓詩。乃竭精誠，形蒙整無。度祭吉辰，丕昭多祐。惕之中心，剕窮腆餞。

景祐二年四十五代孫道輔祭文 道輔早持我，憲黜典淮城。

方數月間，遷守徐域。大君之恩，樂諫旌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實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辭帶兗，守其孰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務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爲大夫，推任方厄。嚴父慈母，不能與養。豈聖意乎。因西鄉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魯，對朝休命。且厚於親者薄於位，孫於道者茂於利。修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祀。道輔不侯，敢不事親守道，忝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視弟子聽，固不假後，是辭而尊之，然後爲貴也。今爵授之政，至於之彌，酒掃祠壇，鋼潔牲幣，粢盛庶品，称享厥誠，惟福流於觀，蓋承其歆。

[宋]翰林學士蘇軾祭告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肯不夠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饜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此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新。聲非常雖贅，若可以使判然以聚觀聽者，可以使秩耳以犇鶩。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辭聯而華，函涵而停獻，而存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旋然龍翔而默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傳難名。其奉王命，俯臨邊城。庶有滯穗，境無交兵。鳴下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敦用將薦，享于兗誠。

[宋]六年[3]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劉文祭文 惟王挺出

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爲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大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希用報章，式陳明薦。

[金]泰定[4]二十二年月日，皇帝 章宗御名謹遣兗州節度使孫康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國家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鑒格，永集繁禧。尚饗。

[元]至大元年，皇帝 武宗御名謹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歷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祀林廟，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至正二年，遣集賢學士郭孝基祭文 惟上宗王各敎未正彝倫

竝日月明、同天地仁。壹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於斯文。欽惟皇上念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敬助相禮之錢絹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

二十一年、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祭文粤自聖德、巍巍難名、儀範百王、而師表萬世者也。欽我皇元、雅尚斯文、屢嘗遣使禋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妖寇鴟張、梗我王化、亟及五稔、祀享之典、遂成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聲、而東土克寧。魯邦疾止、遐睹墻仞、率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輔行敢中昭薦。

至大四年、皇帝仁宗御名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賡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天以神聖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脩禋類、徧于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恭詣闕里、侑茲儀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格。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延祐七年、皇帝英宗御名謹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毖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八月丁亥朔、越二十三日己酉、皇帝順帝御名謹遣奉順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致祭⑤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側學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辭。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祈無疆。謹以香酒太牢、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尚饗。

明御祭

至聖先師孔子文

洪武元年、

欽頒春秋二丁通祭文。惟王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

永樂元年御祭

先師。文同前。

宣德元年、

皇帝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爲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尚饗。

景泰元年歲次庚午某月日、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吳節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祇嚴祀事、用祈神化、祐我治平。尚饗。

成化元年月日、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仰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萬世之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予嗣位之初、景仰維深、特申祭告。永資⑥聖化、翊我皇猷。尚饗。

成化八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林縈祭文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

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峭爲谷、深谷爲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瓠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淺。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無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長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爲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巳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道祀徧于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宮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于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巳、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斯教、而壽國脉也。業自方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蠡窺大、未能見其萬一。然未足以明清秩、而竊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恆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聿云暮、是用吉蠲祀事、祗謁廟庭、且敷陳斯道功用之大、光使佾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

九年、五十八代孫壻廣東僉事胡榮祭文　惟吾夫子體道設教、立言垂範、碑⑦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天職之所當爲也。然傳聞之的命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有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真傳、而素行可妻、復詩謹言者、斯擇之爲子壻。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續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逮我皇明丕崇學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榮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爲之妹胥。絲蘿托好、席蔭良多。邇者同儕寵擢、公恂位輔青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祇奉璽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實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榮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聖天子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遺教耶。謹躬詣闕里、特申虔告、尚冀相協陰誘予衷、俾榮小子克舉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厚、期無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薦陳、庶幾昭格。

十一年、山東提學僉事畢瑜祭文　於戲、天地綱常、文元氣⑧王實王之。諭奉命東來、布宣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意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時一變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爲治爲教。瑜不德、無以塞明詔、尚賴神化以裁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己亥朔越十九日丁巳、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王獻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　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于二儀、教法昭于萬世。緬懷功烈、冝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王其鑒知。謹告。

十四年、工部管泉主事徐源祭文　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遊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遊聖人之鄉。遊日熟仰乎學宮之廟貌、昂若躬覩乎闕里之門墻。墻燼固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學者之輝光也。謹以牲帛式陳明薦。

本年、河南按察使陳鳳梧祭文　文武之道、傳之周公、封于魯邦



諧樂聯融。奕奕尼山，源源洙泗，靈秀所鍾，貞元閒氣。五百昌期，生吾夫子，繼天立極，上承繼緒，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六經炳耀，方冊⑨昭茲。闕里宮殿有翼，百王所宗，與天無極。譬則泰嶽，萬山攸宗，譬則東海，萬水攸同。巍惟小子，賢愚而鈍，方其馨雅，已知散信。朝夕在齊，百拜稽頹，如見學容，洋洋在上。迺設繪像，配以四賢，春秋釋菜，必恭必虔。講習之餘，瞻容綦德，夢寐或見，恍然詩側。及叨一第，歷官中外，奉像以隨，致嚴無怠。幸典文教，晉楚兩報，推明正學，以淑俊良。家有精舍，極其崇祀，朝夕展肅，傳之世世。爾推聖鄉，未遂瞻拜，積此愚忱，二十餘載。敬趨杏壇，沐浴齋莊，陟降左右，道德之光。如登泰山，天下小矣，如觀於海，難乎為水，觀於聖門，實難為言。仰鑽瞻忽，若後若前，四特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道則然，尚冀聖靈，佑啓小子，不墜其傳，深探本始。祇謁之初，薦此蘋蘩，斯文萬古，天壤俱存。

十五年兗州府知府羅鳳修完祭器告文 惟闕里寔造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蕭備。夔因流寇，彼襪責延，東土致將器殘。數有司因循，未之修舉，積有歲年。鳳承乏守郡，誌此際典，實聽于懷。迺稽按載籍，發汶上之藏錢，市群材以從事。貿以儀譜，各從品式。令者百物咸具，八音亦完。謹涓吉日奉安，敢以牲醴用申虔告，惟王其鑒之。

本年吏部尚書錢溥祭文 於惟宣聖，德配天地，妙參贊于一心，道述帝王，貫古今而一轍⑩。此其所以如天不可階而升，如日月不可踰其明。集群聖之大成，而賢於堯舜者也。溥佩服聖教，敭歷

天朝，勑賜歸老，敬遶闕里，少陳泂酌，以告厥成。

十六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祭文 惟此闕廟，迺燬於災。殆天厭微，大道何虧。奉

命重修，群材悉庀。衆手紛作，以堅構締。梁木復起，摸摘飛翬。宮墻數仞，美奐美輪。巍巍素王，功高堯舜，植我綱常。廟貌令俯，工既告成。禪還亦宅，祭祀萬年，肸蠁斯

集。

本年大學士李東陽祭尼山文 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會，稟川嶽之精。尼山之麓，有澗曰坤靈者，實吾夫子之所生也。仰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群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寔吾人所賴以有成者也。薦享之禮，報答之義，達上下，達邇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而重建之舉，為代紀之行。蓋統於尊命，而不敢以附託為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違數⑪十里之程，辦香之獻，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君乃幼而學，壯而行，為子而孝，為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慎始給之節，以質于幽明者，方鞠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冀聖靈之如在乎上，在乎左右者，其幸鑒之。庶幾無負於心盟也。

十七年五十八代孫⑫鄒縣儒學訓導公易祭文

惟王道高德厚，遺澤綿長，派分南北，千載流芳。曩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扈從，僑寓衢邦。去魯已久，景仰弗忘。茲蒙恩庇，分教鄒庠。得瞻林廟，曷表衷腸。謹備牲醴，承筐是將。靈爽在上，冀其祐洋洋。

弘治元年某月日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祭文同宣德元年。

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戊午朔越十三日庚午，

皇帝謹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嚴，古今崇奉。比遭回祿，燬爐靡遺。斯文在茲，胡天弗弔。肆維統緒，承傳在予。脩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

在天，尚其歆鑒。謹告。

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閏四月辛酉朔，越二十
七日丁亥，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猶降在茲，
廟貌自古。頃罹災變，實賴于衷。爰勑有司，命工
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成，棟宇畢新，器物咸備。
光昭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達將祭告。尚祈
歆鑒，永享明禋。謹告。

正德八年，歲次癸酉，正月辛未朔，越十二月壬午，
皇帝謹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璜致
昭告于
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比歲盜起北方，肆行東郡，屢經闕里，
侵犯廟庭。蓋嘗申命將官，分兵守護，
聖靈昭布，覺保安全。逆亂既平，儀文斯舉，聿嚴祀
事。兼飭有司，灑掃汙萊，脩葺損壞，式還舊觀，仰慰
明神。尚祈
歆，永祐邦國。謹告。

嘉靖元年，歲次壬午，三月戊申朔，越二十日丁
卯，
皇帝謹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石珤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祭文同成化元年。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世宗皇帝自作安
先師孔子告文曰：自昔混沌之初，
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以及
先師，列聖相繼，
天行道，立教論人。肆我
聖祖崇禮于
先師者，
御製有文，典冊俱在。予惟寡昧之人，仰遵
祖志，去胡元褻慢之偶像，如
祖製崇禮之聖謨，稱號核實，俎豆究本，以遵禮典，
兼禮
先師至意。予實不聰，頫
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倫
大臣奉妥
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于此。惟
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丕
理，畀闡而無負
皇天付托之眷命，啓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違
先師傳道之至情，予實有賴焉。惟
先師覺之。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饗。

本年告啟聖公孔氏文 惟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並茲爰奉公位於此。以先賢顏氏、曾氏、孔氏、孟孫氏，先儒程珦、蔡元定、朱松配。

十五年，後學沈諡祭文 嗚呼，聖師道參天地，後世蒙其覆載，而不知其
恩。聖師明並日月，後世被其照臨，而不知其功。
聖師之文章，如星斗江河，從心所發，後世效之，
而不知其本。聖師之學，如精金美玉，渾然天成，
後世習之，而不知其真。夷考當時，及門之士，號
稱傳得其宗者，不過顏、曾、思、孟四公而已。嗣後
家寥寥，餘二千載，雖有英賢特達，後先倡明，此學
頫以不墮，亦未見光顯透徹，如聖師之精切神
明，化變無方者也。聖師在天之靈，能無情情不
安矣乎。近得豪傑君子，履危當險，深體聖師之
心，闡揚致知之學，恍豈聖師復生，耳提面命簡

易直哉。後之有志者可以佩服終身、免其不著不察之患也矣。末學小子幸延聖師之鄉、後沾闕里之化、誠千載一時、佳期難得。徒延人而不自察、見聖而不克。竊其得罪愈覺大且深矣。敢忘愚陋卒業杏壇。凡有世情習態消之未盡、克之未能者、聖師默佑扶翼、陰加悔悟、免爲聖門棄人。此小子日夜惓惓之心、死而後已焉者也。宮牆拜謁、不勝懷嘆、無言之教、相信之誠、蓋有脉脉感通之機矣。聖師其鑒祭之。菲薄心眞、冀其歆格。

三十五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毛鵬祭文 仰惟鼎先

聖之道、希見羨墻、謁先師之居、矜言此邦。茲其托洙泗而結壇者、舊轍還而棲止、逮闕里而聚處者、曾恂恂而頎頎。夫子之道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於鄉黨而枕把其謙光。贊稷契業、贊按傳方。所謂賢於堯舜者、巾因不可名、而迄今愈顯揚。鵬叅問俗山東、造里升堂。儀刑雖切、瞻邈茫茫。舉酒釋奠、神其來嘗。

三十八年、提學副使孝豐吳惟嶽祭文 師道天然、莫知

所擬、得門而入、美富在是。幼讀師書、愛慕闕里、適獲來瞻、云胡不喜。六經四書、師訓炳煥、約而言之、不越政學。四教無隱、其後有覺、涵泳皆是。今更淳涿、學問爲己。忠信弗率、志殺恥縕、始務佔僻。聞見未多、疑殆自必、勇或亂、義文皆勝質。徒事攻人、私是用匿、有號識者、日繁講論。索隱何述、口給非仁、廉德。廉言師嘗誨人、所求乎天、所求乎臣、五者達道、曾不出家。未踐其實、願擴其華。蔬食飲水、樂豈在遐。違遑聲利、日思無邪。何如從政、在師以正。兵食可足、無信爲病。學道愛人、禮樂斯競。百姓不安、何以修敬。弗均廼貧、有飲廼竊。四惡五美、倒行決裂。覺不以時、用其云節。苛猛於虎、象且結舌。君維使臣、民欲令聚。兒出匪毘、尹誰之故。在前。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九月壬子朔越二十八日巳卯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致祭于

先師孔子曰、追惟

先師道兼群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阼、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

昭垂訓廸、永祚皇猷。尚饗。

一萬曆元年歲次癸酉三月 朔越[15]

皇帝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致祭于

先師孔子曰、祭文同隆慶元年。攸分[16]、在愼奉錯。不米不達、胡容尸素。以令政學、回視春秋、末流愈下、大道是仇。維師振鐸、爲絶學謀。維師泣轅、爲窮民憂。俾見今日、始有甚者。席不暇煖、每在子夏、師靈在天、鑒觀於下。何時易之、還諸大雅。小子踊宗、揣教東方。志欲起哀、愧不成章。古有問天、亦有望洋。小子似茲、誠在淵芳。

五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藻祭文 於惟先師、萬古是瞻。

道集大成、德配昊天。六經貽訓、堯舜能賢。一哉心法、敄示眞傳。天憫群蒙、長夜綿延。俾扶周綫、二百餘年。一字予奪、華袞龍泉。秉拊擊磬、歷聘周旋。乃思吾黨、成章斐然。時行物生、至教昭焉。千載道脈、歷世數宣。麗天日月、在地山川。迄我

昭代、精一是式。惟金惟玉、條理昭晰。微言與義、垂訓作則。啟佑斯文、逵追古昔。以植天常、以立人極。剖廸性眞、民用無惑。直道大行、無反無側、咸惟聖訓。啟我懿德。忝子不敏、簡書是將、肅容貞度、赫奕夔章。聆教趨庭、佩服周行。岱嶽巖巖、洙源湯湯。杏林闕里、香世衣裳。絃誦盈耳、禮樂彬鏘。仰聽在上、神爽洋洋。一七之俎、一豆一觴。對越孔嚴、瘁獻瑱千古、淑艾願言門墻。

六年、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趙賢祭文 惟師上律、下襲、

祖述憲章。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懼不能學焉、而東巡乃幸遊於聖人之鄉。至魯至消、亶

言孔彰，將必有所以爲注措之方。杏壇故迹，瞻戀彷徨。無亦惻然念賢，以及桑梓之形，爲之陰佑而默相，仰賢慰生平仰止之私，而亦庶幾無玷於宮墻。

十一年，山東巡撫陸樹德祭文惟師衆則之會、愛寐不忘，雖千萬世之下，猶想見其皇皇。樹德等叨吏茲土，恒以奉揚。尊美屏惡，讚洋洋。舉直錯枉，嘉言孔彰。節用而愛，救時尤良。彼其爲操戈者，則鳴鼓之分張。時惟繹思，厥有高行。聖明陟降，游衍出王。祗修禋祀，蒲伏恐惶。

十八年，山東巡按鍾化民祭文惟師王德難名，曰維太極。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先師生上下四方萬世，生生於一時者，王道備，生生於萬世者，師道尊。化民講貞西臺，代巡東省。材居下乘，志仰高山，敢不體生生之心以佐。

四十八年，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王在晉致祭文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刪述六經，統宗百氏。王振金聲，始終條理。道大莫容，迴環轍軼。衰周素王，世不吾以。于曰歸與，斯文在此。日月中天，揭明宗旨。清任惠和，孰相媲美。江漢秋陽，不可尚已。惟茲齊魯，聖人之里。代匱封疆，宮墻如咫。泰山在望，梁木未圮。羨墻窺牖，千古仰止。詐曰凡民，待文興起。聞而知之，亦有乎爾。

天啓元年歲次辛酉七月庚子朔，越八日丁未，
皇帝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致祭于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曰：惟我
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實均仰戴。茲予肇位，景慕良深，特遣　廷臣，虔申祭告。尚資
神化，永祚皇明。尚饗。

崇禎元年歲次戊辰五月辛酉朔，越二十三日癸未，
皇帝遣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郭興言致祭于
先師孔子曰：追惟
先師，道兼群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　廷臣用申祭告。伏冀
昭垂訓迪，永祚
皇圖。尚饗。

維
明崇禎拾伍年歲在壬午，九月朔日己巳，原任吏部尚書今遣戍後學弟子李日宣偕男力一儒，謹昭告于至聖先師夫子前曰：惟弟子日宣幼學夫子之學，壯行夫子之志，窮守夫子之固，達不變夫子之塞。日就月將，夙夜孜孜，惟求無忝所生，以不辱爲宮墻次而宣也。僕憒惚惚，負知卒歲，吶陶獨自循遁悚靡及。罔首大句，小心翼翼三十叨名，亦義亦禮。乃進用祥于清時，退無補於大事。子臣余朋多少缺失，性道文章，抑盤測日，方秉燭之未遑。而分陰之是急，危乎危乎，如焚斯溺，避以獲罪于天。奉譴過濟，咫尺聖門，安敢自逸，燃茲文物。弍冠殘慇卸止。痾貌方新，躬具木石，祇以王程弗容端息。敬汲深源，以告靈几。生平膺依何之。此際自茲以還，有過勿吝，無念不敏，庶幾朝聞，乃可夕死。惟我聖師終焉啓迪。謹告。

崇禎拾伍年冬十一月，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永吉告文維帝夫子，道高德盛，貫古鑠今。開天一聖，廟教萬世。性命各正，堯舜以來，罕覯其盛。維茲齊魯，夫子故鄉。漸磨仁義，俗善而良。

昊天不弔，荐遘兵荒。死徙凋喪，散之四方。雖曰天時，上失其道。豕鼠縱橫，民無所告。大蠹高不，以暴禦暴。撫念民艱，撫綏慰勞。急賦繁刑，驅之爲盜。睹彼殘黎，能不惻然。生者死者，慘痛堪憐。市無完壁，野斷炊烟。救民水火，惟賴群賢。望吾夫子，訴之上帝。淨掃乖沴，導迎和氣。華夷晏然，攙搶息彗。雨暘若時，民無天厲。望吾夫子，啟祐宮牆。有官君子，視民如傷。忠信廉絜，寬猛濟若。若保赤子，好豢虎狼。吉生也貪，賊性頗僻。寐過未能，惡尤日積。誓茲血誠，共矯蒼赤。如負此心，幽有鬼責。內省自訟，知非已遲。正心誠意，篤志近思。治平天下，道在下斯。小子不敏，敢不勉之。

維

皇清順治八年歲次辛卯四月丁未朔、越七日癸丑、

皇帝謹遣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管工部左侍郎劉昌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

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纘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

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曷以表敬事之誠、發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居歆。伏惟

格思、尚冀鑒享。

維

皇清康熙七年歲次戊申四月己巳朔、越十九日丁巳[19]、

皇帝謹遣光祿寺正卿加一級楊永寧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

先師孔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

天明命、紹纘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

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曷以表敬事之誠、發嘉平之理。茲遣專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居歆。伏惟

格思、尚冀

鑒享。

明諭祭聖裔文　洪武十四年

皇帝遣行人張濟民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之靈曰、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脩明以育民生。至於中古、將欲墜焉。非先師孔子、孰能脩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之大德者、天地不淪沒人民無惡聲、所以為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奕脩、永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於戲、襲封榮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饗之。

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壬子朔、越十三日[22]丙寅、

皇帝遣行人允誠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靈曰、嗚呼、惟卿生於神明之冑、傳先聖之道、天下之所具瞻、

朝廷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朕聞訃驚怛、唯爾乃子弟以守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往奠、卿如有知、鑒茲諭祭。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三月丁卯朔、四月庚午、

皇帝遣行人李春諭祭襲封衍聖公故母太夫人胡氏曰、爾為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茲訓、祗承宣聖之祀、非忝厥後。茲受褒封之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何憾。尚其有知、服此諭[23]。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酉、六月辛未朔、越十三日庚申[24]、

皇帝遣行人逯永諭祭襲封衍聖公故祖母太夫人王氏曰、爾克慎母儀、楷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內助之美、撫子孫而有慈順之勤。宜其榮受褒封、永享祿養、茲以高年、倏爾遐棄、亦無憾於地下矣。爾如不昧、尚諦聽之。

成化五年歲次己丑某年[25]月日、

皇帝遣其官某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弘緒妻夫人李氏曰、爾毓秀輔臣之中閨、作配素王之正系、以承聖祀、既受榮封。矧有嗣以足嘉、遽無年而堪憫。特賜祭奠、式克歆承。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六月甲辰朔、越二十有三日丙寅、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汪舜民諭祭于衍聖公夫人王氏曰、惟爾生有淑質、早嬪聖裔。篤生令子、克

紹宗祖。肇受
恩封。宜享榮貴。胡爲一疾。遽爾云亡。訃音來
聞。特
賜葬祭。爾靈有知。尚克歆服。
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四日癸巳。
皇帝遣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冒政諭祭于前衍聖
公孔弘緒曰。於昭聖師。爾惟世嫡。爰自蚤歲。嗣
膺顯封。生長富貴。屢遭摧陷。蒙不遠能復。更著賢
聲。慶源所鍾。篤生令子。宗祊有托。光紹前休。方
斯永齡。茂綏榮養。夫何一疾。遽爲長終。訃音來
聞。良深嗟悼。儒宗在念。宜異卹章。特命有司。爲
營葬事。復茲諭祭。尚克歆承。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九月二十七日癸亥。
皇帝遣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何瓊諭祭于衍聖
公孔聞韶生母江氏曰。惟爾出自華閥。歸于聖
門。篤生賢子。宗祀克承。壽考令終。哀榮俱備。茲
頒卹典。諭祭爾靈。仍命所司。爲營葬域。九原不
昧。尚克承之。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七月十三日丙辰。
皇帝遣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張鵬翰諭祭于衍
聖公孔聞韶繼母袁氏封太夫人曰。惟爾蔚出
宦族。繼配聖門。婦道恪脩。母儀昭著。性惟端靜。
行本慈仁。化洽閨闈。養隆日折釜。宜綏福履。安享
貴榮。胡遽長終。訃音忽報。良深悼惻。遣祭爾靈。
肅示渥恩。用酬世德。懿靈如在。尚其鑒歆。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七月十六日己未。
皇帝遣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張鵬翰諭祭于衍
聖公孔聞韶繼母袁氏封太夫人。
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二月初一日戊午。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劉祿諭祭于襲封衍聖公孔
聞韶曰。卿爵膺上公。寵逾三紀。
累朝榮遇。班領儒臣。頃聞訃音。已加哀卹。倏臨首
七。悼惜益增。肅示殊恩。載錫以祭。幽靈未泯。庶
克承之。
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八月二十三日丁未。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劉祿諭祭于襲封衍聖公孔
聞韶曰。惟卿德茂老成。資性醇樸。系出宣聖。蔚
爲儒宗。顯受榮封。秉禮遵道。孝隆奉祀。克繼克
承。典聲來朝。可儀可範。眷惟英哲。寔乃象賢。宜
衍遐齡。以延聖澤。頃聞嬰疾。遽至長終。爰推卹

恩、如制營葬。遣官諭祭、以慰卿靈。九原有知、尙
其歆服。共祭九壇。

嘉靖三十一年歲次丙午、八月二十三日丁未、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方正脩
賜祭衍聖公孔貞幹夫人張氏。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初十日壬子、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方正脩
賜祭衍聖公孔貞幹夫人張氏。

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九月丙辰朔、越二十
二日戊寅、
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袁煒
諭祭于襲封衍聖公孔貞幹
曰、卿
先聖之後裔、天挺英流、器宇恢弘、性資明敏。嗣膺
公爵、益懋操脩。文殿有徵、家聲玉振。頃方抱疾、
表賀進京、忠誠可嘉、胡遽長逝。訃音來上、良切
悼傷、爰示恤恩、賜祭開壙。遣官護送、庸表優崇。
卿靈如存、尙其歆服。

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十七日癸酉、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何煃
諭祭襲封衍聖公孔貞幹曰、卿德夙成、早受封
典、禮勤時覲、班首文階。允矣象賢、徽音茂著。悅
茲英哲、胡弗永年。月日不居、俄臨首七。感今憶
昔、諭祭載頒。卿靈有知、歆茲異渥。

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二月十八日壬寅、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何煃
諭祭襲封衍聖公孔貞幹、共祭九壇。

萬曆四年歲次丙子、正月乙未朔、越五日己亥、
皇帝遣山東布政司堂上官左參議周舜岳
諭祭已故襲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妻封太夫人衛
氏。

萬曆四年歲次丙子、正月乙未朔、越五日己亥、
皇帝遣山東布政司堂上官左參議周舜岳
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尙賢祖母衛氏太夫人曰、爾
作嬪聖胄、翼厥文孫。婦順克脩、坤儀茂著。溘焉
長逝、奄及變之期。爰按彝章、載頒諭祭。靈其不昧、
服此殊恩。

天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皇帝遣禮部尚書孫愼行
諭祭衍聖公孔尙賢曰、惟爾守禮名儒、亢宗哲嗣。

飭宗教以攸叙、共臣紀而無愧。奉
聖明者五朝、陪廟祀于兩世。藉爾黃髮、翼予冲
人。正首儀乎鴻逵、胡遽傳乎鶴表。遺簪軫痛、
加豆疏榮。庶慰幽魂、永綏後祿。
諭祭衍聖公孔尚賢夫人嚴氏曰、惟爾鍾自巨室、
嬪于禮門。蚤叶鳳占、克備河山之德。允宜象
服、虔修蘋藻之聲。先君子而長終、未遂偕老。
念棘人之追請、特予同恩。歆此苾芬、慰爾宜
漢。
崇禎四年七月初二日、
皇帝遣山東布政司分守東兗道右參政蔣如奇
諭祭衍聖公孔尚賢曰、惟爾德稟先程、行遵懿矩。
依毗方切、喇詠堪傷。屯窆奄臨、載頒諭祭。聰
茲寵渥、式克歆承。
諭祭衍聖公夫人嚴氏合葬文曰、惟爾克荷前休、
允光世德。爰資雞鳴之儆、用襄鴻碩之猷。埋
玉堪嗟、鬱金可酹。遺蛻偕藏、夏屋幽光。永慰
夜臺。
計開凡祭九壇、夫人祭二壇。每壇
降香一炷 印金黃綾龍袱。　焚帛一段 黃栀

湯飯一卓　[illegible]八座
五老糖五座　猪一口
羊一腔　南果五盤
北果五盤　爐果五盤
𥻗果五盤　蒸食五盤 以上俱用紅紙罩。
白蠟燭一對　奠酒三獻
在京禮部行光祿寺辦。在府曲阜縣辦。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皇帝遣山東布政司分巡兗西道僉事李恪
諭祭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嫡妻贈夫人
侯氏曰、惟爾毓自德門、嬪于聖族。穆穆家政、
懋踐彝儀。奉蘋藻以寅虔、樂琴瑟之靜好。從
夫齊貴、荷國殊恩。宜福祿之永綏、胡年壽之
弗久。載錫宅兆、寵以几筵。曼魂有知、尚其歆
服。
諭祭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妻封夫人
仝氏曰、惟爾德備柔嘉、性鍾慈淑。叶鳳占于
聖胄、服燕譽以宜家。克繼前徽、宜膺難老。胡
天不弔、遽爾長終。諭祭時頒、用昭異數。靈魂
如在、尚克歆承。
計開一、祭品每壇
猪一口　羊一隻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菓子五色每色五斤。
案酒五盤　鳳雞一隻　牒骨一塊
煠魚一尾　酥餅酥定各四個。
雞湯一分　魚湯一分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奠酒二瓶　降香一炷

欽差分巡兗西帶管分守東兗道僉事加一級李、
為懇乞
天恩、准給祭葬、溥沛
皇仁、以光泉壤事。本年十一月初八日、准
本司咨禮房准勘合科付、承准
禮部格字五千六百二十九號勘合前事、精
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
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奏妻贈夫人
侯氏繼妻封夫人仝氏
卹典緣繇、該本部照例覆奉
聖旨、侯氏仝氏准照例與祭二壇、造墳安葬。欽此。
欽遵、續該翰林院撰出揭帖祭文到部、合就
連送、仰付該司、即填山東布政司轉屬支給
官錢、買辦祭品香燭紙、就道本布政司堂上
官前去致祭。仍將用過官錢數目開報本部
并戶部知數、毋得而科擾未便等因。連送到
司、合付前去、煩為察照、即填施行等因。到司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照會本布政司、照
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呈此、擬

合就行，爲此合付前去，察照施行，等因，備付到案，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祭品已行兗州府轉行曲阜縣備辦外，合咨前去，煩爲請照，勘合咨文內事理，俟該縣備辦祭品完日，申報貴道，親詣

聖公府孔胤植夫人侯氏、仝氏靈前諭祭施行，准此，擬合委爲此劄，仰該縣官吏照依咨劄內事理，即將後開祭品備完，該縣親詣

聖公府孔　夫人侯氏、仝氏靈前諭祭施行，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維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皇帝遣本布政司

諭祭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妻贈夫人侯氏文

曰：惟爾毓自德門，嬪于聖族。秉持家政，懋贊壼儀。奉蘋藻以寅虔，樂琴瑟之靜好。從夫齊貴，荷國殊恩。宜福祿之永綏，胡年壽之弗久。載錫宅兆，寵以几筵。靈魂知，尚其祇服。

諭祭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妻夫人仝氏文

曰：惟爾德備柔嘉，惟鍾慈淑。叶鳳占于聖胄，服燕譽以宜家。克繼前徽，宜膺難老。明天不吊，遽而長終。諭祭特頒，用昭異數。靈如在，尚克歆承。

一、祭品，每壇

豬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盤。

素酒五盤　鳳雞一隻　牒骨一塊

牒魚一尾　酥餅、酥定各四個。

雞湯一分　魚湯一分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降真香一炷

右劄付曲阜縣准此。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禮部題卹本

禮部尚書郎丘等謹

題，爲境内病故大臣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部題前事内稱，山東巡撫張儒秀題衍聖公孔胤植病故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衍聖公長子孔興燮奏，爲臣父病久身故，謹瀝血

上聞，仰祈

聖鑒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祭葬咨行禮部議覆外，孔興燮相應准令襲衍聖公封爵，管理祀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舊例，衍聖公祭葬照一品例行。又一款，凡一品官病故者，輟朝一日，祭九壇，造墳安葬。又案查天啟二年衍聖公孔尚賢病故，題准與祭九壇，造墳安葬，仍咨工部應付棺槨等項，照例差官造墳。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衍聖公孔胤植病故，查有前例，相應與祭九壇，造墳安葬。但查崇禎十四年伊妻仝氏造有墳壙，今孔胤植止應開壙合葬，照例給與，不必另行造墳者也。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日具題，奉

聖旨，是。

工部爲境内大臣病故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前事内稱，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外抄吏部題前事内稱，山東巡撫張儒秀題衍聖公孔胤植病故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衍聖公長子孔興燮奏，爲臣父病久身故，謹瀝血

上聞，仰祈

聖鑒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祭葬咨行禮部議覆外，孔興燮相應准令襲衍聖公封爵，管理祀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舊例，衍聖公葬祭照一品例行。又一款，凡一品官病故者，輟朝一日，祭九壇，造墳安葬。又案查天啟

二年衍聖公孔尚賢病故、該本部題准、與祭
九壇、造墳安葬、仍咨工部應付棺槨等項、照
例差官造葬。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該臣等看
得、衍聖公孔胤植病故、查有前例、相應與祭
九壇、造墳安葬。但查崇禎十四年伊妻仝氏
造有墳壙、今孔胤植止應開壙合葬、照例給
與、不必另行造墳者也、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
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本部覆奉
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等因到部、奉 批司查行送
司。奉此。該本司查得舊例、衍聖公照一品例、
該給與造墳料價夫匠銀五百兩、棺槨一付。
凡開壙合葬減半。此卹典之定例也。但查崇
禎十四年衍聖公孔胤植妻仝氏病故、已經
行該藩照例給價造墳。今孔胤植病故、應依
開壙合葬減半之例。照會山東布政司、將後
開銀兩如數給發喪家、自行開壙合葬完日
具文報部、轉咨戶部開銷可也。等因。呈堂。奉
批准、照會送司。奉此。相應照會、案呈到部、擬
合就行。為此、合照會山東布政司查照來文

事理給發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開

衍聖公孔胤植該開壙合葬料價銀壹
百伍拾兩、夫匠壹百名、每名工價銀壹
兩。棺槨壹付、折銀陸拾兩。通共銀叄百
壹拾兩。

右照會山東布政司准此。

順治五年閏四月初七日。

戶部為境內病故大臣事。山東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前事、內稱、該本部題祠
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部題
前事、內稱、山東巡撫張儒秀題衍聖公孔胤
植病故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衍聖公長子孔興燮奏、
為臣父病久身故、謹瀝血
上聞、仰祈
聖鑒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祭葬咨行禮部議覆
外、孔興燮相應准令襲封衍聖公封爵、管理

祀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舊例、衍聖
公葬祭照壹品例行。又壹款凡壹品官病故
者、輟朝一日、祭九壇、造墳安葬。又案查天啓
二年衍聖公孔尚賢病故、該本部題准、與祭
九壇、造墳安葬、仍咨工部應付棺槨等項、照
例差官造葬。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衍聖公
孔胤植病故、查有前例、相應與祭九壇、造墳
安葬。但查崇禎十四年伊妻仝氏造有墳壙、
今孔胤植止應開壙合葬、照例給與、不必另
行造墳等因、具題。順治五年三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續該
內院遞出祭文揭帖到部、合行山東布政司轉
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香燭紙就、
遣本布政司堂上官壹員前去致祭。所據祭文、
祭品、相應移會。爲此合咨貴部、煩照來文事
理、轉行山東布政司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到
部、蒙批行文送司。奉此、相應照會該布政司、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照會該布政司
查照來文內事理、即將病故衍聖公孔胤植
祭九壇祭品照數備辦、仍將辦過數目并動
支過銀兩造冊報部查考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開

一、祭文、

維順治五年十月初六日、
皇帝遣山東布政司
諭祭於故衍聖公孔胤植之靈曰、惟卿休承聖緒、
秩列倒班。詩書舊聞、弁服箕裘之訓、絲綸新
渙、爰應圭爵之榮。方冀遐齡、茂綏福履、夫何
一疾、遽報奄終。朕聞訃音、深用悲悼、遣官賜
祭營葬、悉如前制。嗚呼、儒宗在念、爰沛彝章、
卿靈有知、尚其歆此。

首七祭文　首七至七七祭文同。

曰、惟卿岱嶽嗣英、泗濱衍秀。方膺顯秩、遽嘆
奄終。日月不居、俄臨首七、載頒諭祭、用示殊
恩。慰爾幽靈、歆茲異渥。

下葬祭文

曰、惟卿淵源祖德、佩服先型。期永松喬、遽傷
淍謝。遣官祭葬、用慰九原。靈如有知、尚其歆
格。

一、祭品

每壇猪一口　羊一腔　實粧一座

蘇花二盤　托爐二盤　饅頭五盤每盤重十三斤。

松子一盤　蓮肉一盤　飰三碗

荔枝一盤　元眼一盤　飰三碗

湯三碗　酒三鍾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止

右照會山東布政司准此。

順治五年閏四月二十日對同都吏徐士桂、

郎中劉餘璞看訖。

諭祭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懇乞代

題等事。康熙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承准

禮部照會前事。先該本部具題襲封衍聖公

孔興燮病故

卹典緣由奉有依議孔興燮恩卹之處、理應照

公定例請

旨。具奏乃稱滿漢公侯伯故者定例如此、一槩開

奏不合着飭行之

旨。欽遵在案。今准

內院撰出祭文到部、相應照會山東布政使

司、照例動支官銀四十兩、給發本家自備祭

品。該

遣本布政司堂上官一員前往致祭可也。為此、

合照會該司遵照施行等因。到司承此、擬合

就行。為此票仰本縣官吏照依會文票內事

理、文到即照例動支庫銀四十兩、速發本家

自備祭品、速辦完備。候

署糧道運使魏　前往

諭祭施行、事完即將動用銀兩倉日報司報銷。

速速毋違須至票者。

計粘祭文一紙

康熙七年七月　日

皇帝遣山東承宣布政使司施天裔

諭祭於故襲封衍聖公孔興燮之靈曰、惟卿躬

承家學、望係儒宗。世守箕裘、克承詩禮之訓、

秩隆國爵、爰膺綸綍之榮。遽爾奄終、良深悲

悼。遣官賜祭、爰如前例。嗚呼、芳蹤已渺、世澤

彌長。典禮所崇、尚其歆格。

康熙七年七月　二十六　日、行曲阜縣。

校記

①秩：當作「扶」，見《東家雜記》卷上。按「扶餘」乃複姓。

②遺：當作「遣」。

③「六年」上當脱年號。又，文内繫銜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應是元代職官，此條云「宋」，非是。

④此條記述有誤。金代無「泰定」年號，疑作「大定」。又，「大定」爲金世宗年號，下文云「金章宗」亦誤。

⑤例：當作「列」。

⑥賢：據前宣德元年祭文文例，當作「資」。

⑦碑：當作「俾」。

⑧文元氣：「文」字上或下疑脱一字。

⑨六經炳燿方中：按此當爲二句八字，脱二字。

⑩撥：當作「揆」。

⑪十：當作「千」。

⑫錦：當作「綿」。

⑬「尚祈歆」句，當脱一字。

⑭「枉直」下當有脱文。

⑮「朔越」下當有脱文。

⑯「攸分」以上當有脱文，此以下乃另一篇祭文。

⑰瘞獻璋：「瘞」下當脱一字。

⑱「以佐」下當有脱文。

⑲丁巳：當作「丁亥」。按，「己巳」爲朔，則十九日爲「丁亥」，而非「丁巳」。

⑳十三日：當作「十五日」。按，「壬子」爲朔，至十五日方爲「丙寅」。

㉑服此諭：「諭」下當脱「祭」字。

㉒此條紀日有誤。按，「辛未」爲朔，至十三日則爲「癸未」，不當爲「庚申」。

㉓「年」字衍。

㉔二十二日：當作「二十三日」。按，「丙辰」爲朔，至二十三日方爲「戊寅」。

㉕宜漠：當作「冥漠」。

㉖惟：當作「性」。

㉗據本卷所載同文，「知」上脫「有」字。

㉘惟：當作「性」。

㉙明：據本卷所載同文，當作「胡」。

闕里誌卷之十七

贊

【漢】桑憙述贊孔子之先，發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勳。防叔來奔，鄒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嘆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魏】侍中王粲正考父贊：倘倘正父，德孔且成。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益能不息，中茲約敬。饘粥予口，僂傴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晉】陸機孔子贊：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讌老。臺觀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湛方生孔子贊：文王既沒，微言將墜。爰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唐】睿宗御製孔子贊：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孔子贊：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宣聖贊：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謨範彌彰。

廷臣分撰弟子贊

顏回：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簞瓢觀奧。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侑丁辰，益茲榮號。

閔損：子騫達者，闡闡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上公袞增，封均乃天寵。

以上集賢殿大學士王旦二首

冉耕：聖門達者，德行為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袞褒賢。生則命寡，歿而追宣。

冉雍：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然彼犁與，用之山川。代進服章，黼冕升禮。以三璜賁茲九泉。

以上禮部尚書王欽若二首

宰予：偉彼宰予，服膺前文。學洞堂奧，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知。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端木賜：賜之達，回知一二。器樹瑚璉，作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追崇，斯追肆類。

以上尚書左丞[illegible]二首

冉求：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治以斯文。垂遠歸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仲由：猗歟齊哲，義勇無儔。爾立不濫，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封介丘。褒賢進號，徽寵英猷。

以上尚書左丞陳堯叟二首

言偃：爰自登科，觀樂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製政。濟濟之黎，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卜商：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溫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以上工部侍郎趙安仁二首

曾參：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善言，終身拳拳。封縉鄉貺，永觀青編。

顓孫師：堂堂張也，尚德與鄰。尊賢容眾，崇德依仁。人鑒兩文，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以上尚書左僕射張齊賢二首

澹臺滅明：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毀璧且義。紀號盛封，旌顯賢七。

宓不齊：天生良材，為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任人致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章。

以上戶部尚書溫仲舒二首

原憲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乖分尤盛。

公冶長　德行貞純，公冶就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姻。伻侯之貴，久而彌新。

以上行尚書右丞向敏中二首

南宮縚　言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孫言。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旌善，胙壤生藩。

公晳哀　賢哉季次，嚴潔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爵均慶，侯社疏榮。

以上刑部尚書寇準二首

曾點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對，超乎冉季。浴沂舞雩，咏歌道義。遇我慶成，錫駿進位。

顏無繇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媿，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逢此上儀。

以上給事中丁謂二首

商瞿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風允競。典禮封侯，千載軍[2]映。

高柴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己。考古褒崇，於斯爲美。

以上翰林學士晁迥[3]二首

漆雕開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覩其奧。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以上翰林學士李宗諤一首

司馬耕　仁遠乎哉，其言也訒。處德實歸，就思孝訓。違難逃死，實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

樊須　學優乃仕，商于家路。戒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樹問，仁智既該。建侯追榮，乘輅方來。

以上兵部員外郎楊億二首

公西赤　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佑禮法，諸侯作程。

以上行御史中丞王嗣宗一首

巫馬施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陳亢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賢貴，德以位序。遂屬封爵，爾崇介士。

以上吏部侍郎趙昌言二首

梁鱣　玄聖誕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騁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顏辛　增封岱嶺，詔輝魯堂。顯允君子，令儀有章。英髮加禮，德音不忘。擅亘千古，淳風載揚。

以上戶部員外郎關起二首

冉孺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庭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涯。

冉季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磋道義。時邁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以上戶部郎中李維二首

伯虔　肅肅魯堂，洸洸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遇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公孫龍　子石惟賢，探微博古。稟粹荊衡，從師鄒魯。令聞不已，儀刑斯覩。褒義疏封，遂荒故土。

以上比部員外郎王曾二首

漆雕哆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昔爲達者，今逢聖日。俾侯濮陽，曆茲寵秩。

顏高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斯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

以上戶部郎中戚綸二首

漆雕徒父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加彼時術，故能日益。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壤駟赤　猗歟壤駟，信而好古。監臨咸秦，振衣鄒魯。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

祉土。

以上工部郎中陳彭年二首

商澤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昔龍雕陽，今旌鄒魯。運偶登封，蔚臻純嘏。

以上主客郎中刁衎一首

石作蜀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男有哲士，嘗爲學徒。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迺殊。

任不齊　荆衡誕秀，賢生其中。服膺教化，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

以上陳充二首

申棖　洙泗之秀，横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公良孺　子幼克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翳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敘。

以上行右司諫張知白二首

奚容蒧　衞容子皙，服勤儒墨。闕里横經，魯堂師德。昔從游聘，今逢檢勤。望錫信圭，洙泗改色。

以上兵部員外郎楊紳一首

句井疆　衞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纂章編。升中畢慶，儒術攸先。徽侯疏爵，闕里之賢。

申黨　猗歟子周，德蒙洪裕。昔祭八九，今逢三慕。淄川錫壤，儒風載路。檢玉旅賢，昭我王度。

以上刑部員外郎查道二首

公祖句茲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峩峩章甫。升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榮旂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淳。與點茲異，微言服勤。格于代宋，侯封是新。

以上祠部員外郎梅詢二首

縣成　異能之士，孔徒寔夥。恪服至德，祖述微言。富冀天爵，遊乎聖門。追崇之典，斯以侯藩。

以上祠部員外郎石中立一首

燕伋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成箴，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敷。

鄡單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言。德音孔昭，令問不已。疏爵郰山，式旌遺美。

以上行太常博士陳知微二首

秦非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璧，儒宮蘊藻。列爵華京，令名長保。

施之常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曾國上賢，孔堂達者。蹤躋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以上太常博士王隨二首

顏噲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齊，君子攸宜。

步叔乘　聖人之門，于東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新。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以上太常博士張象中二首

顏之僕　洙水悠悠，于叔優游。及肩嘗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以上行太常博士崔遵度一首

叔仲會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霈澤儒宮。

顏何　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歟子冉，恢張文德。孝悌承風，詩禮是則。千載丁辰，始開侯國。

以上太常博士劉鍇二首

狄黑　猗歟子晳，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攝齊升堂。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邽巽　展矣子斂，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昭。

以上行太常博士姜嶼二首

孔忠　賢哉先生，聖師夫子。道貴希聖，闡斯行已。闕里服膺，闕岸從祀。藏享侯封，式昭德美。

以上太常博士王隨一首

有若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乃儼然，溫溫其容。爾端發問，未啓幾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以上行御史中丞王嗣宗一首

秦冉　惟聖享天，陟于神房。惟帝遷道，升茲魯堂。允矣君子，宛乎清揚。式貢先烈，錫諸袞章。

以上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一首

曹卹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黼黻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

以上兵部員外郎楊紳一首

秦祖　秦有子南，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以上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一首

左人郢　伯彼臨淄，江行稱賢。睎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以上祠部員外郎石中立一首

公西輿　彌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器是企，纓慶敷文德。荐享侯封，永光薦食。

以上集賢騎都尉范雍一首

公西蒧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祗膺惟肖，蒧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于徐，用均天慶。

以上太常寺丞劉筠一首

琴牢　友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義言攸紀。非義能弔，崇仁爲美。銘徽溢封，用旌君子。

以上太常寺丞宋綬一首

廷臣分撰先儒贊

左丘明　倚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給事中丁謂一首

公羊高　高也辨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奬命封，寵心允屬。闕典彌繼，斯文載郁。

翰林學士晁迥一首

穀梁赤　赤也發揮，與義斯出。仲尼修經，感麟絕筆。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翰林學士李宗諤一首

伏勝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聞耆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兵部員外郎楊億一首

高堂生　泰厲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勅封告成，式昭餘裕。

戶部員外郎周起一首

毛萇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毛公與學，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比部員外郎王曾一首

孔安國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來世。繪像廟庭，聿章善繼。東巡受封，是爲褒異。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一首

杜子春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與諸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刑部員外郎查道一首

徽宗御製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御製宣聖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踰。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理宗御製宣聖贊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

孝宗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米芾孔子贊：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前人聖檜贊：偉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纘龍桄，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紀治亂，如一夕。百代下，蔭圭璧。

蘇軾孔北海贊并序：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曹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屨，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喜。天若胙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尹復泰孔子小影贊：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年。卿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無得而名言。

元

元明善手植檜聖像贊⑤：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宣聖、顏、孟、于皙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于手植檜為難，其得於灰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闕家世寶。分百拜而為贊云一⑥贍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依以為其宗之賢耶，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聶晃往台謁廟贊：於戲！天地吾知其至大也，料敷莫逃乎管窺；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存，歷代有之。孔木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趙伯善撰祭泗孔璟夫贊：德容渾涵兮丰神秀整，才學內弘兮文詞外贍。爵世上公兮歷敭臺省，瀛洲辟雍兮斯文主領。勇退歸來兮尚華晚景，殁而不朽兮名垂久末。冊青莫狀兮靈臺炯炯，於以仰聖人之後兮，彷彿又得見乎小影。

明

湘王尼山贊：尼山巖巖，魯邦是瞻。降靈自昔，孕聖歸男。既驗以形，遂徵以名。一誠感格，萬古文明。

北地李夢陽夫子贊：鳳鳥不至，人莫之知。行廢知命，獲麟竟悲。已誅道信，萬世攸師。顏學謂何，小子敬思。

天水胡纘宗夫子贊：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群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五十八代孫公璜頌尼山贊：毓秀顏氏，篤天地森。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井冽寒泉，廟閑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禋。

廬陵陳鳳梧聖賢道統贊

孔子：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紹統承羲皇，源啟洙泗。報功報德，百王崇祀。

顏子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博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曾子　守約以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

子思子　精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孟子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附太史公世家贊　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法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矦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一、按史記孔子世家，詳哉其言之矣。此志編年紀事，業已備載，故不重刻。敬録此者，謂足以祖百家之贊辭云。

安邑曹于汴夫子手書贊　道沖先天，羲皇一畫。累牘連篇，辭耕於閱。尼山六籍，萬載章程。別遺手筆，不賓如璜。士也捨鄙，欲其手法。士也希聖，遵其心法。心法伊何，閑燕於正。昔賢有言，心正筆正。

又手植檜贊　尼聖植教，萬古常存。尼聖植檜，亦萬古常存。教之興替，世運依繫。檜之榮枯，亦世運依繫。教繫於世，是或可知也。檜繫於世，是不可知也。聖不可知之謂神，惟不可知，斯爲聖神。

安邑李恪宣聖小像贊　於惟夫子，麻聖獨居。孫元繫表赤，綠衍符。龍見九二，世莫宗予。以素德王，乃授生徒。被化垓寓，儀今古。廟貌孔碩，俎豆萬古。

校記

①藏：當作「藏」。

②軍：當作「輝」，見《山左金石志》卷一五。

③晁廻：當作「晁迥」。見《宋史》卷三〇五《晁迥傳》。

④轂：當作「穀」。按，即穀梁赤。

⑤此贊又收入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八，必有一誤。

⑥「一」字衍，見右引書。

闕里誌卷之十八

譔述一

歷代碑記

後漢置百戶卒史詔碑

司徒臣雄[1]、臣允之、臣美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删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2]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3]。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4]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5]祠。臣愚以爲、宜如瑛言。夫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美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美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6]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illegible]不知幾字。）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王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脩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一[8]、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之[9]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戶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戶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

魯相顏[10]勑復顏氏亓官氏繇發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11]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illegible]育孔寶、[illegible]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

下至于初學、莫不騎思、嘆仰師德。顔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顔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去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遵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苻、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俎豆、籩、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人、聞君風耀、敬詠其德、尊其大人之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統華胥、承天畫卦。顔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闓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瑚璉器用。存古舊宇、殷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作。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流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紀、旁及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魯相孔晨[12]奏出王家穀祀夫子御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13]、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言。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享、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座、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脩上案食醊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元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蒼際、觸期稽度、爲志立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脩定禮儀。臣以爲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列乃孔子、玄德煥炳、光于上下、⑭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禋祀、餘胙賜先王⑮執事。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言。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⑯。昔在仲尼、斗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弊遭衰、黑不代倉。轍環歷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綴作、端門見徵。彤黃著紀、黃玉景主。應王為漢制道、審可行⑰。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適洛⑱、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魏制命二十一世孫羨⑲為宗聖侯奉家祀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揆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作術、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⑳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彷彿、想禋祀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絕、三十餘年。皇上悽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圭而為夏后、西伯由岐

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
絶、興脩廢官、遐稽古禁、配乾坤、況[21]神明之所
福祚、宇宙之所觀欣
色、[22]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
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
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
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
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蓋
下土、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
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絶、寢廟
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聲。我皇悼之、尋其世武。
乃建宗聖、以紹厥後。脩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
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遄沮。魯道以興、
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
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
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
我后、越而五之。垂于億載、如山之基。
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

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珽脩孔子廟碑

粤若稽古、膺合。欽明文思、衡聿遹德、丕顯、九功
咸其、故能厝熙親賢、官方式叙。惟大魏徙鄴之
五載、皇帝興和之元年、天官失序、[24]寅賓出日、寔
惟齊岱、宣風敷化、義屬英良。以君理思優敏、實
惟舊德、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克
振制冊、[25]拜我郡[26]公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兗州刺史。姓李、[27]諱珽、字
仲璇、趙國柏人人也。其先帝高陽、[28]柱史之胤、左
車之緒。瑤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水嘉祥、扶疏
於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
法曹參軍。仍歷兗郡功曹、諮議參軍事、定相殷
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
史、中散太中大夫、營構都將、雖兗二州刺史。所
在恩、庭訓在民[29]。[illegible]懷姓[30]易地、而貞觀不移、君風
擧雲翔、鳳期如一。斯乃天懷直至、妙與神同。恬
然不樂、恩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爲淳懿。[illegible]宗階
倉龍之榮、奕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
緝熙之美、既備於史傳、於清頌、故不復詳載焉。
君神悰疎爽、風度絶人、學業與淵源並深、趣操
與寒松俱秀。故其隸兗也、當未浹旬、言覲孔廟、

肅恭致誠、敬神如在。迺軔車曲阜、飲馬沂流、爰遊眺覽、尚想伊人、[illegible]然有[illegible]功[illegible]之意。乃命工人、脩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為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若之何。故顏氏庶幾、肴竪[illegible]於易辭、起予者商、紛淪於文詰。是則大聖人之道、須備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雖素十子、侍于[illegible]其側。今於設象聖容、奉進儒冠於前、從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侍訓、儼以遲新。至如廟宇凝肅、靈姿嚴麗、世代之隔、然以踰七百之遠、房不能出。[31] 夫道繫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五成行、丹素陸離、清光輝映。但覩其微笑而不言、左右若承顏而受業。是以觀之者莫不忻忻然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行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故休風流闕里、播洙泗。至於嘆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脩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illegible]藏之而辭、莫不得其道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哉。可謂闡揚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魯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庭也、蔚叢林於九冬、異脩柯於百仞。類神梧之侵漢、同栢宮之巨闕。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而風開蕊葉。既足以示壯觀瞻、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脩飾、謹儼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唯營飾宣質、懿擬賢容。[illegible][illegible]如虔脩盛像、崇奉玄宗、敦素顯華、興存廢絕、視民如傷、踐之仁壽。體古懷以幽詢、任萬物以為心。直靈津孤瀁、虛光獨散者。[32] 夫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稱橫萬趣。爰自剩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文翁不鐫、珉琰焉述。府州佐[illegible]今士民等略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

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玄王、誕茲聖胤。[33]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周八宇。祖習儒光、窮神盡妙。化溷伊何、有[34] [illegible]同飛景、搏天孤照。無異岱宗、若岩特峭。重山巖巖、深廣秘奧。在衰之葉、自衛言歸。德生於予、文實在茲。彝倫禮樂、剋敘

青詩。綏爾鬱異、灰管流氣。良木其摧、綱蹄千祀。以存恕亡、乞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脩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棲樓。禮罔不備、知無不周。端冠後哲、風邁前脩。既繼孔像、復立十賢。誠兼仰宇、勲盡重玄。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絶兮終古、永萬億兮斯年。

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脩廟記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華、遂崩摧於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爲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絶。我大隋炎靈啓運、與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偃武脩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王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牟邑。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憲。禮樂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言、敬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 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嬪於媯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王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將虧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衡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卹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牛馬不繫。鯢魚夜放、早彰溉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嵇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觀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神明、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誠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

皇非常道、帝實無名。聃。澆俗漓、朴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上詩逸、禮壞樂崩。降生大聖、再脩墳史、積善餘慶、追崇不已。於穆大門、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王潤、苾苾蘭芳。淵才亮美、拔類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爲令。懷之以德、導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買、兒多字鄭。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浸廟孔碩、靈祠赫奕。圖淵方井、綺窗書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敞宮壞、永用金石。

辛未七月二日乙酉、汝南仲孝俊記。

唐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眞宰之用。若其聃語棄智、則聖非撥俗之端。莊寄齊諸、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表、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係。夫聞義已謝、子姒迭微、歩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漾起謀、貨服傳詁、篋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挺聖、崇期可期、五百見賢、代柯未遠。惟上哲、降生挺逸聖、撥化先德克造物。財成教義、弼綸之迹已興、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啓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瑛玉、幾燧蒼山、東野絛桑、多歷碧海。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禋之禮還備。跨巢脊之逸軌、邁龍烏之遐風。聘白雲而升介丘、翼蒼鴻而遏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墜。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命爲學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不可極、其唯孔太師乎。太師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玄鳥、王俟隆其濟哲。瑞啓白狼、琁臺繫其錫類。武王羅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踰尸臣之鼎、尚識把延昊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當樂降神、則申伯吉甫。郊臨巨跡、鬱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遂均反宇之慶。蘊乾坤之精粹、陶

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
騐於儀形、子產阜陶、徵詳於貝體。孟孫言其將
聖、太宰辯其多能。神　幽異表、性與道合。時初冠
屢已、訓魯鄉、年未喪。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
達、業遵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准萇弘、言
談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
辯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
方、情該至賾。陳庭矢集、懸騐遼飛、季井泉開、寘
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楚賓、舊骨論風、旋訓
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
龜筴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譽鄙曲阜、南宮展
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効
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政。溝
疏墓道、直抑季桓、田歸汶陽、義凌齊景。尊君卑
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與周、亦留連
於韶管。然而嵩旻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悠於王
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
變、問津匪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
言、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
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畚木難休、衛國匡

人、道旅焚次。荷蕢微者、譏咨擊磬之心、儀封細
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棲遑、狂
簡斐然、彌堅穿鑿。旋騐舊鄉、掃延闕里。杏壇居
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三承妙。科斗所載、方
閱舊文、雕雉在篇、還詳雅什。河洪韜鼓、鏗鏘之
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
騐多方。后稷躬耕、近階勵物、伯夷餓死、猶可激
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則歎微
於征伐。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曰義、前
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渝天階而不陟、讀易無
過、假日蝕以鳴謙。泆嶺桐山、寄言於獨善、岐情
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仵易簡。是知縱
被乃兼濟之塗、華袞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
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辯鳳衰、東魯陪臣、奄
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
萎傷其滿慮。宗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頹石沉
星、架火梁而何有。門人識服、俱經至極之哀、國
史制詞、永錫憖遺之誄。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
勝迭遷、六籍無準。七雄間初、闇已舛微言、入宇且
分、嗟乖大義。秦人生沸、遺爐爲燼然、漢代龍躍、挾

書未剪。元封有述、殘鈇載陳、其露嗣蹤、搜揚後起。春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渡、泉鵝北飛、鶉入環林、鯨銜聖海。有隋交展、中原剪羅、東序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煨燼。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轉寧。刳冊創浮、芹藻之詩先逮、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以文明而膺寶曆。夏啓抱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洟、風移鼪海。金丘展貢[36]、瓔田薦賝。躧[37]馬飾黃支之之封、浮龜吐緑文之籙。虞庠殷塾、廣育麗史、蓬嶺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思、虛冕旒以永懷。至於大道寢微、小康遂往。嬴議紫色、謬踐玄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廼作樂宗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顒顒、觀下之訓匪設。肆類群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陵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國、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鶴介羽。翠華遠昇、秸席虛位。上帝儲祉、泰乙有卿。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臨。

廻使朱鳥翔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鑾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宴居莫辯、祠堂巋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櫓檀於古墟。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廣命杼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於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句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乃徙揆日、疏閈薙遠。按泮林之舊壝、刜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翦流。懸棁昳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頳紫施絢、黝黛飛文。杳拱重櫨、春窓秋幌。陰欄積霧、複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宫煥然、睟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騑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軛。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顔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聞、如與浮海之說。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偃裼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瑟聽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參覩奧。歲時蘋藻、復雜肖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38]摶望邀祇、肅成講義。發揮鏐造、幽贊事業。而以膺稷之觴、王服尚勸、迺命、

漢帝之展禝丘、因書東嶽。遂廻思建隆碣、上聞天。扆言出 國本理會沖情副震宮之德聲合芸閣以紳頌。玄堂闢兮神靈優、揚教思兮兩儀配。煽皇綱兮 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

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善稱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伴偃草。爻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敬期用簡、業尚日新。絺繡無蓍臭腐、有彝倫。水火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褒豔紕雅、嬴荷淪廢散亂訖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延脩嗣、銘鼎家承。蹲龍運舛、振鐸宜膺。闕典攸紹、斯文載興。廣訓三千、徧于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祇、齊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婗、惟神廻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挪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絢、顏于恭微。堯則不追、昌跡遂徙。名教潛發、心靈泛獎。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遥泣、山隤叟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祉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緘孝思。絳幘承軿、琴鳳翻旗。上浮龜驅蒙、遥集鄉耆。翹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塋迷宇、荒楷賢行。綸貴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鼉囊林舒。雕櫳繡桷、圓井方疏。沂童洛早、泮鳥鳴初。俎豆彌潔、丹青藹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邪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

秘書少監、逌事舍人內供奉崔行功撰。

重修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達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攉大抵、宜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與聖、首出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鱉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鄙、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人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毒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毒而不識其道、則不如

勿生、苟其離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道。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博、總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意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甚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辟朗月開、覺膏雨潤、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齊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借埋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敷既往、言清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蓋取與[41]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寓、文思侯天。俾吏曹以追尊、遠謚官以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嗣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悍悅施於方國、光耀延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成侯璲之、字藏輝、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閑懿于緒、或餘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遐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於[42]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闕封井、舊居川嶽敷。宜其棟神馳魄、滕行膜拜、陳齋祭、首嚴祀、樹絲垣以設防、刑豐不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圭、字[43]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與、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開群、雅道運武、蹈義必正、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工曹咸陽蓋寡擬、倉曹太原王道淳、司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願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于光彥、主曹榮陽鄭章、參軍事博陵崔詡、扶風竇光訓、河東裴瓚、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聰、丞河間劉思撫、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詩曰、

元天隂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輿正。凡曰揆艱在此、逢聖。吞沙荐雪、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歷聘。删詩述史、成禮張樂。雅頌穆清、詞訓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明震曜、廣學天開、蒸嘗而寓。諷習鄒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開元七年歲在辛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朝散大夫、持使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江夏李邕撰。

麟臺碑

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剥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佑、故鳳鳴于岐。洎周德陵夷、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于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覩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絶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爲典憲、擎五常之龜鑑、遵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藏其器、鼓仁義爲舟航、權褒貶爲楫櫂、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與我王澤、沛及蒸民、則麟出於其郊、得其所矣、豈役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夭。是以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見獲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

來哉。夫豈不知乎、蓋遜之而不敢有示人以疑
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於
鄆陽、停驂訪古、得獲麟之舊墟、且日後之人繫
臺於此、以旌厥德。感先聖之不遇、悼麟出之非
時、徘徊周道、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
文武、下有定哀。于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
孔實嗣聖。詩書截斷、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效邪
反正。于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
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于嗟
麟兮、孰爲其仁。運極數殫、道至時否。楚國寖廣、
秦封益侈。墻仞迫阨、崎嶇闕里。于嗟麟兮、擘有
攸止。世理則麟、世亂則麐。出非其時、麋鹿同群。
孔不自聖、麟不自神。于嗟麟兮、夫何所云。

是年月日、韋表微撰。

懿宗咸通十年修文宣王廟記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世孫
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其凜、冬日均和、
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存襦袴之詠。道已清矣、
政已成矣、於是聽政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
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曾號儒宗。英靈紛謝於
衰周、德教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粵
自國朝、復加崇飾。文榱繡桷、雖留藻繪之功、日
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故老動悽涼之思、諸生
興嘆嗟之音。今忝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
敬、而敢忘修營。既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
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如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
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
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
册楹對峙、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若藏書
之所。槐影疎而市晚、杏枝塙而壇孤。不假大夫、
幽蘭自蒨、無煩太守、刺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
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
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王霸之道、言其德也、莫
踰於湯武、評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
丘壠已平、子孫縱存、而蒸嘗悉絕。夫子無尺寸
之地、微一旅之衆、脩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強梁
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沒居尊於南面。而
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
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誕無愧於平

修。防目覩盡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非才。謹記。

攝鄆曹濮等州館驛巡官、鄉貢進士賈防撰。

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先聖之夫人曰亓官氏。子孫祀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季末燬焉。金國皇統九年、始以公錢復修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上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修廢墜、嚮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摠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版廣爲狹、劉崇爲卑、繇是別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覺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材廟爲職、故不得以專達。雖然、我豈敢不力。乃與族祖端脩親率廟丁、齎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撩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于費、凡棼楹栱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且皆槁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甃壁墍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粤十九年冬、殿成。安奉之日、士庶咸會、顒首聚觀、邦人族戚、更替迭助。父老嗟嘆、至或感泣。亂者綱紀之、建末俗之郛郭、垂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咸知等衰之數。功均造化、德被生民、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俶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翦爲戰鬭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爲務、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欽在昌運。我應運統天序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纘寶位也、以狥齊之德、欽若睿哲之明、摠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綱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大惡於

域中。復浙右之土疆、眞王觔旬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兇酋倒戈而降。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祆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吊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亹亹、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躪轢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蠻夷又以寧、爾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眞儒之理。間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宸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詔[46]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修群祀。金田之列剎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就甚焉。況像設卑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頹、觸目荒涼、荊榛勿翦、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蕭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上乃屬新宏規、革去舊制、遣使星而藏事、募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覩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聳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眈眈之邃宇來風、轇轕之雕甍拂漢。迴廊復肆、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象賢、以祀以侑。凛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斂、則重櫨疊栱、形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焜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爲盛。繇是公卿[47]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昏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曆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黎烝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于時睠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近罕比倫。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以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

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夫以秦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何可同年而語邪。將勒貞珉，盡資鴻筆，臣詞慚體要，學謝大成，彤庭很厠於英翹，內署繆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效揄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

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吾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重于天，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産之肩，包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純愆，智冠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必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見用兮吾道迍邅。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嘆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浹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堂八埏，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旦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碧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蹁躚，肆覲群后兮侍宗之前。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勑撰。

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繇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苟聖人之道塞，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世，法令禨祥巫祝之弊，享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沮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執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圯缺，揚子惡諸子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模二聖三王之迹，識時著書，以尊六聖，使古道昭昭不

泯者，揚之力也。西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革。文中子澄其源，兆典、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譏誹，或欲操其法，狀其教，榛其塗，蕪其説，亦可得已。然賢者進(48)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49)孟子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群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譖，其間或譏其作，縱或短其脩史，彼徒能毀之，弗顧已之弗逮也。遠者以爵位爲虛器，大過者人猶嫉之，況(50)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於體；日月雖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皋夔伊吕之爲臣，功濟於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其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湮廢，振之者無聞焉。道輔雖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容(51)于帝皇，幸不見黜，而位進職，以賢者必輔於時，躋於古，以兹爲盛矣。方延于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以訓陳出家，散於祖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説，翊大道，非諸子能跂及，及不及亂，欽孰甚焉。因建堂，收五賢所著事，圖其儀，殺先儒之時爲。庶幾識者登斯堂，覩是像，覽是書，肅然革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是矣。

景祐五年七月十五日，給事中、知兗州孔道輔撰。

金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膺天命，累聖相繼，平遼破宋，合天下爲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太祖啓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爲務，即位以來，留神機政，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於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躬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廼今遺祠久不加葺，且甚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六千四百緡。詔

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釁舍三百六十餘楹。位序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榱座欄楯、簾櫳幕帟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全、加葺者十居其一、而增拓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春、踰年而土木基架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群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塑易之。又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焉。上既加恩闕里、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使策祝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至、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 並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度書、願得賜名、揭 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 英記其事。臣曾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 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擧極 罔功、謹識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所以褒崇之意、備論而書之、而後係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經傳爲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曾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階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鋪首浮漚諸飾。繇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役規畫爲他日繕治 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 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寖自 周季。天生

將聖、遭世不綱。衍統六經、以俟後于。六經維何、為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暨闕里、祠宇弗治。剏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帑。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宏、庳者以崇。崇焉有制、宏焉有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惟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闕。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後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党懷英撰。

重建鄆國夫人殿記[52]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歟。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為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餘是堯舜禹湯包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餘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聖、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遲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於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斯正卯、羵羊辨土木之妖、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為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53]、爰困絫以厄陳、遂自衛而返魯。于時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54]道、滅亂臣而誅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撫獲著其冤之素[55]。以為後見太平之象也。於是襃封公議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國宗鄙文、則敘其修緝本末、而為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

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有司乃以爲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豈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君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後、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并刻之、庶幾會其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焉。

大定三十一年正月十有一日、翰林學士党懷英撰。

東遊記[58]

壬子元憲宗二年、時元未建年號。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閣。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年[57]、乃命監脩官屬龍辯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搢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孟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社李禎周卿、江陵句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叔孝卿、梁園李叔綬卿、華亭段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寮廳。汶上、古之中都也。魯定公九年、先聖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戊申、晨起、器之從闇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鑄振文。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水。又一舍許、達于曲孔村。見曳而斷者、其曾城歟、斷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迓于廟之西、相與揖馬躬。過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籬梓

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敢修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鍾鳴、班杏壇之下。肅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脩謁、而板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58]一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炙問焉。乖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後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何日、匍匐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祭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縣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遂謁林

廟、獲瞻井里、輙祭以[illegible][59]。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溤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與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後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揚也、王與韓也。祔、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于齊廳、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泯也。焉知教養之久、明部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績如不疑者乎。杏壇[60]一字、竹溪党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捻丁石、蓄石之曆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壇南十步許、眞宗御賛殿也。七十二賢幷諸儒賛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而兩株在賛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燬。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

肖像或爲篆刻而 香氣時異。趙太學秉文、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搆。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脩。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從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酒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祔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白兔溝也。二石獸伏甚帷。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荊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滅沒。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惜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北三里。有眞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十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至襲丘。少昊葬所。壽陵於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攔。窮工極巧。疑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剏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大碑西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一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屭高十有三尺。闊如

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屓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碑成而金兵至也。入東門、館器之家。復西南驅、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胷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漢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禪院、觀逵泉。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吞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南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脩壠曼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齊離村、拜聖考齊國公墓。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溝水在林之東北、入于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峰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山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峰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

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一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儀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壻也、問之不知為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為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峰聳隱在霄漢間、而中峰迴出、首之所謂圩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前、智源谿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南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燁夾蘆辦也。或曰夾驢、劉恐其鄙俚、故辦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巉巖、不可入。族長云、嘗炉管用吉成堂持火曳裾而入、北三數丈、忽隙

閒有光、覩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倍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煒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覩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尼原。飲已、西南瀕泗下、而卿莊、泗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基山。過兵士傅正、徐州人、道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洼村。又十里、由石經坪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嶧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是既而過道者李志端、為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華蓮至岡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脩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密綴數哉。逼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

而進、達于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于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嶧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攜酒至。由竹徑渡橫橋、休于主僧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逕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芬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闕里、相圍會公叔、五十二代孫、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麥得之所築也。竊有感于懷麥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于齋廳。己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謁聖人之書、遊

聖人之聖、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鄒魯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爲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

脩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窮崇垣、四護皆坊以粉塗、庇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荐經喪亂、表裏凋敝、中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墜、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脩復、屢符本路撥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宣慰司諸公自陳節齋已下、近及簽司粤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爲救、發之舉。迨夫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況予爲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遑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嘗布文教、善風俗、以爲致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垂意。嵇若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夏宇傑觀、而周垣圮斜、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祭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仰之、咒怨予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蹴滅他調而爲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涖其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維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幹、抹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唯均之以歲義、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陾陾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繙甚於季秋之將杪、斬木於陽月之既盈。宰牲釀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高

堙深、夷蕪易以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行路莫不稱歎，以爲殿閣崇嚴、倍增於他日。巖巖乎、可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爲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視其事、義不當讓，乃摭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門。

至元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濟寧路教授楊桓記。

祀宣聖廟記

至元二十有一年、皇帝念齊魯未平、特命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察罕帖木兒往平之。公祗服明命、大會諸將于洛陽苑，軍實閱武備、發秦晉河洛兵、渡孟津、踰太行、出井陘口，旌旗千里，鼓行東下。粤六月辛卯、躬帥鐵騎、建大將旗鼓以進。七月、至冠州、河西降坎、東昌楊誠以金城獻。八月、渡鹽河、分遣裨將帥偏師擣東平。與東平賊遇河東，兩戰大破之，伏尸四十里、斬首二萬級，直造城下。渠魁田豐降、傳檄郡邑、不旬日悉定魯地。公曰、東魯爲禮義絃誦鄉、闕里宣聖廟所在。由兵興墟荊棘，民魑魅。族人士大夫逃難、解散四方、祀典廢弛將數年。今境土廓清、宜嚴脩祀事、以示斯民勸。遂卜剛辰、遣都事尹師彥奉太牢、香酒、祀聖人於曲阜闕里。使者將命、詣殿庭、設俎豆籩簋、具三獻禮、一如舊式。里中父老扶杖闔門墻而觀者如堵、咸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見聖朝威儀。皆感泣數行下。使者歸復命、公喜曰、吾幼而敦詩書、說禮樂、長而行所知、遵所聞。至于今日、奉天子詔、提王者師、拯生民命、斯聖人之教也。其脩祀典、固宜於是。

尼山孔子像記

至元二十一年十月、　蘭陽孫蕭爲之記。

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事兩旁。晉王右軍嘗帖蜀守寫傚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石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徽宗制鄉邑、遷學舍于城西、

建孔子廟。肖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頴、肖于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哀既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顧愷之筆。杏壇小影像、吴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縫掖深衣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袪、爲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傍殺之。領緣袪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殺、無韠、加以大帶、紐約用組。黑屨。於是倣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縫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奉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衆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大要冕弁冠三者而已。曰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綖繅斿、則後王之彌飾也。其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爲武、謂圍首者。武上有冠、以繒爲之、屈加於武內。此有襞積、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衡之兩旁有纊、纊繫以瑱、懸以紞。冠之上加覆、謂之綖。綖旁有紐、貫之於衡。前後垂繅斿、加冠襞積之數。斿以玉十二者五玉、玄黄朱白蒼、貫以五采。繅如玉之色。九斿七斿三玉、朱白蒼三采。五斿三斿二玉、朱綠二采。繅如玉之色。固以紘、紘縶於衡之左端、加之綖上、復繞於衡之右端、繞於頤下、再繞而結之。結者謂之纓。垂者謂之緌。紘、天子朱、卿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爲、皆有會。會謂縫飾。會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爲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笄、紞纊瑱緌皆冕之制。次者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綏笄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後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玄。冕十二旒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其一畫虎、其一畫蜼。蜼如猴形、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性圜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

两已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龍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惟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两旁無殺縫、其色纁、束以韋帶。韠之前、西韠、韠如裳之色。紱以爵韋、紱謂兩邊紱、以素紕謂下緣。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琚瑀衝牙、貫以蠙珠、韍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帶。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辟、首畢、九章素帶終畢、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帶、紐約用組、赤舄。服弁者、祭服以緇、謂之紂。衣裳帶韠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通服玄端焉。端身四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玄端、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曰雜、有韠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屨玄冠深衣可也、圭蔫之而已。既蔫則共首、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搢於帶、間亦不執也。梳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于思像于中庸精舍、孟子像于孟子𦵏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候好禮者有取焉。

至元三十一年壬申日南至、從仕郎鄒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兼勸農事東陽司居敬記。

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中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闔、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出假清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闢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齋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

檀不韭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
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
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爲任。首
出帛弊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
藿石於山、掄材於野、求棟楹桷櫨礎之屬悉具。
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堅稱是露階鉛砌
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臒
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
年之春、屬歲侵中止。蔵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
而告成。殿矗重簷、兀以層基、繚以脩廊、大成有
門、記術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
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
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
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顧、千
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幽阜
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胄子
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
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
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
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
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
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迄于四海。聖人
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
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
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徵先聖之
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太常
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
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需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
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
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
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
敎化勵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
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
舜湯文之懿、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
皇敎本、光昭先業、以致愈國臣民思樂泮水、如
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
之效、豈特振曜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
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
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

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冊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有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逌覩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酒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彊、於萬斯年。

敕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閻復撰。

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玄聖之德大如天地、明如日月、蕩蕩乎無能名焉。嗚呼不可尚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尚其教、廟而祀之、幾徧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其廟制因仍損益、見於闕志、可考者在宋金為最盛。貞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聖尊道、嚮學之心未嘗不切、特以志在混一、狃於金革、有所未暇。逮大德守成、始克成二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廡之、位而像之。沇沇奕奕、有侐有嚴、數百年闕規偉觀、一旦而復、祇薦益加隆焉。而又紹衍聖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庭之祀。無以供粢盛也、則胙之土、無以給涓潔也、則復其戶。塋林則樵採有禁、子孫則教道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石。猗歟偉哉。務太中大夫、監蒞濟寧路總管府事撥檀不華以魯居治境、乃懿戚封邑、祗承朝廷德意、開諭僚屬、勉功士庶、先已而為之倡、前役而為之備。國無費財、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昭實左右之。既年役狀、其本末遺經歷張務、知兗州馬奉訓禮請記其成。竊嘗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戶卒史典領禮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則乙瑛也。選試孔龢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勑則脩飾宅廟、造立禮器。孔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禋祀。是數人者、皆東都前後魯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聞、乃可其請。事皆魯相發之。數人者名不著見於史、徒以上章為聖廟有所陳請、勑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于今不朽。矧太中生當盛代、遭來明詔、振舉廢典、潤色

太平、茲特隆化美俗、勇於爲善之一端耳。若其表率一道、廉勤奉公、恤隱除害、善政及民者尚多、自當載名信史、傳休無窮、豈東都魯相所可並日而談哉。

大德十一年冬十月、東平晚進李謙拜手書。

手植檜刻像記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於秦、至漢而復興。正道厄於晉宋齊梁陳隋之閒、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虜寇犯曲阜、焚孔庭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况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 在也、豈特一木哉。

正大三年六月晦、趙秉文謹記。

祭孔子廟碑

延祐庚申之春、聖天子初登大寶、肇脩禋類、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手香加額以授之、命中貴齎白金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五十二端、翰林撰祝文三事。禮部檄濟寧路如式供具、以太中大夫濟寧總管白珍率其屬、偕有司羅儀衛、清道肅迓、諸儒禮服前導、士民觀者溢郛塞衢。五月甲申至曲阜、越三日丁亥、存義若濟寧路總管珍、孔子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思晦恪行祀事。禮成三獻、儀物交至、神人以和。翼日、丕集孔顏孟子孫、以享神餕、耋艾衎如也。前是、方以亢旱爲憂、迨俎豆甫陳、甘雨沛作、識者謂皇上誠敬所致。欽惟聖天子嗣體宗文、於齊戒之初、爰稽祀典、以孔子爲天下先、於是中外忻忻、以爲繼今以往、我國家聲教之敷、文物之興、可想見其愈盛矣。猗歟偉哉。古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然當時禮意未必若今日之 備也。今朝廷優禮孔族亦至矣、復之世世無所與。公其宗子、以奉祀事、官其族之賢者尹曲阜以治之、推其尊者爲家長以領家務、勑名儒以教授其子孫、擢其秀異者不次而爵祿之。嗚呼、孔族之蒙厚恩如此、可不思所以圖報哉。存義學之宜、純謹文雅、於將敬爲尤稱。珍字寶臣、忠愷君子也。聞者數爲元用言、孔子廟之祀亦列代令典也、請文諸珉、以垂不朽。元用辭

弗使命、遂爲紀其實、而系之以詩曰、

於穆天皇、思隆至治。孔道是崇、首嚴祀事。發使來享、恭敬之將。金帛交錯、有佖其芳。儀備而格、耿其煌煌。誠格神佑、風動四方。大哉夫子、億代所尊。施于褒周、伸于我元。列聖相承、益脩文德。穆穆當天、明明在職。聲教誕敷、惟道是則。於虖斯年、會其有極。

朝議大夫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曹元用撰。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皇帝嗣大歷服、命翰林臣元用捧白金百五十兩、幣帛[64]二十有六純、祭闕里孔子廟。祀畢、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思晦、奉直大夫濟寧路判官董昭請文諸貞珉、以紀昭代盛事。元用竊謂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於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由漢以來、有天下者消禍亂於未萌、寧邦家於悠久、以孔子仁義綱常之訓浹于人心、忠孝迭發、然有以相之也。是故歷代所以崇奉其教者、至漢魏爲孔子廟、置百戶卒史掌禮器、出王家錢以祭、既又給戶錫田、公侯其宗子以主祀事。至唐開元、則褒冕而王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漢高帝、明帝、章帝、宋真宗皆親至其廟、極誠敬以行薦祼禮、眞知所本哉。若始皇非先聖、燔詩書、悠行暴虐、適足以速其滅亡而已。皇元以馬上定天下、國初俾誕敷文教、遣使函香、詣曲阜祀孔子、給灑掃戶百、令襲封衍聖公仍其舊、歲割山東諸郡曆日銀以葺廟宇、詔天下取法孔子、興學作人。武宗皇帝登極、肇遣詞臣函香、如國初故事、仍齎銀幣[65]以將其意、厥後列聖相承、匪以爲則。欽惟皇上以聰明文武之資、中興大業、闢人文以化天下。今者闕里之祀、亦所以丕承先志也。元用以天曆二年三月甲申將命至兗、衍聖公率孔顏孟三氏若諸生郊迓、董濟寧暨厥僚屬具儀衛前導至祀所。越三日丁亥、齋沐、備三獻禮、薦祼如儀。祝史致告、諸執事各揚其職。牲腯酒洌、神人胥懌。既洽、咸極歡而罷。嗚呼、自昔帝王致崇極於孔子者多矣、然皆未若我朝之盛。天子即位之初、輒遣官致祭、儀物交致、與他祠異。皇乎休哉。此亙古所未有也。所尚如是、其能化行俗美、措囿

海於墜平、延弘祚於萬斯年也宜矣。歆備者起、[66]腐敗者堅、漶漫者飾、煥然一復舊觀。若之公者、可謂祗承朝廷之德意也。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有天下國家者咸取以爲法。歷代崇奉、未有若國家尊尚之至。邇者衍聖公請依前代故事起圜牆、四隅建樓、倣王公之制。奎章閣以聞、天子允焉。省部以徐公勤敏、俾機公監督、功之成可指日而待、將有大書深刻頌其美於無窮者、而此特紀其事之一端耳。夫紀事尚實不尚文、故略其文而且書焉。

至順三年五月吉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瀚記。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聖天子嗣登大寶、當至元乙亥之初、令翰林臣思誠奉祝文、函香、詣曲阜以太牢代祀孔子廟。從集賢請、遵舊典也。思誠將命、以閏十二月壬辰抵兗州、預敕有司、蠲日庀事。丁未、濟寧路守土臣張仲仁、兗州判劉彬、暨曲阜縣尹宣聖五十五代孫克欽、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趙惟賢率聖族清道肅儀、朝服郊御、會諸生儒服前導、齊於祀所。翼日質明、恪行祀事。思誠若仲仁若彬咸服法服、攝三獻官。克欽若惟賢等咸服朝服、司分奠。諸生駿奔走、各虔乃職。牲腯酒洌、禮備樂龢。祝史致詞、洋洋乎神明之格而歆也。竣事之旦、大享神餕于燕申堂、聖族陪位、與祭者咸在。少長齒坐、迭起行酒、其叙秩如、庖翟均隸。亦既酣飽、其樂衎如。燕畢、仲仁等請曰、代祀有記、所以紀昭代之盛典、不可闕也。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盛、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爲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爲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尋亦遣使奉香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

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纘叙不忘。[68]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薌。載臨闕里、燭其煌煌。蠲辰蕆事、惟言惟良。牲牢肥腯、黍稷芬芳。禮備樂龢、神人悅康。於赫尼父、軌範百王。允迪允則、宗社隆昌。或巽或背、九有以亡。穆穆天子、茲率厥常。盛禮斯舉、敬誠是將。既欽既敕、惠澤其滂。矢詩頌美、億載

休光。

翰林脩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思誠撰。

剏建洙泗書院記

至元後戊寅八月、益都路宣慰東野潛、社稷署令蔡思中、籌鄧月壽偕五十三代孫文學孔澈、具能幣詣元隆曰、世尹聖裔也、以斯道之故、聘子從游也。父謂洙泗故基、爲民所有、化爲禾黍、過者興嘆。出貲市田、買材經營、量度殿、講堂、門廡、齋庖。圈時告成、將勒諸石、以紀歲月、特徵文於予、予毋多讓。元隆筆力孱弱、辭不獲命、遂記之。夫天地之運有通復、日月之明有晝夜、聖人之道有否泰。非聖天子、則聖人之道不行。微吾夫子、則帝王之道不明。欽惟世祖皇帝平定區宇、列聖祖武、斯道之大、明以行焉。迺詔天下郡縣廟祀夫子、備王者禮樂。惟祖庭爲盛。洙泗遺址、斯文所基、歷代未復、荒頓幾二千載矣。太旦舉之、實我皇元闡文運隆治化之盛典也。昔聖祖之講誨于是也、删詩訂書、贊易道、脩春秋。道統之傳、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並育幷載之幬、寒暑之時、服食之功。三綱五常賴以不墜、而禮樂教化以之而可度、典章文物以之而可興、脩己治人之德以之而可成。洪纖高下、各遂其性。形容夫性與天道之妙、以相授受、成就後學。施諸永世、傳諸方冊、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奚止土木之功爲哉。然尹之區區者、豈特其繼述之孝、將以責國家典禮之至尊、豈斯道之極誠、臣子之至願也。庸思其先、自有网之初、其祖元用率孔族、招庶姓以降、尋以軍功殁於王事。之全暨治、僝功祖庭、其父思誠拜師命於成均。四君子者、奕世象賢、皆不暇及。今能之、匪尹之所能爲也、天也。天朝文明聖治之化被四表、格上下、洽之無窮、故千古廢墜、一時告新。我朝所以冠五帝、冕三王之盛者、於是乎在。方其經始、僉肅政廉訪司事楊文書訥按部至、說以予之、尹之爲力也易。尹名克欽、字敬夫、考之世譜、宣聖五十五代孫也。謹記。

御賜尚醞釋奠記

至元五年後己卯正月、皇帝出于柳林、以上下在邇、允御史臺奏、因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

史臣思立出上尊酒、釋奠于闕里、遣御史從事臣高元肅驗政之禮。竟曲阜縣尹權祀事。臣孔克欽言于宗黨曰、茲誠希有之盛典、不識諸石、罔以昭後。于是其宗人前湖廣行中書省都事臣思逮等屬臣宜記之。宜延祐初科進士、且嘗助教國子、揄揚聖德、職也、遂不敢辭、而諾之曰、吾夫子在魯、哀公雖誄之、而未極其尊。漢高帝雖祀之、而未盡其禮。後代雖崇封爵之、未悉其道。詎若皇元累頒明詔、既於至聖文宣王上加封以大成、復於二丁永享以太牢、重以香帛白金之錫。帝心再三寅奉尊隆、禮意淵博、邈越古昔遠矣。今憲臺擴弘縟典、霈光祿之天釀、以備祖庭禋酌、豈惟孔氏子孫有光、實天下儒服之士舉有光也。廼拜手稽首、樂爲之書。

朝散大夫、濟南路棣州尹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臣梁宜謹記。

勑脩曲阜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夫臣別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曆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臘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凡有興廢、必奉勑繕脩、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趣脩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勑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爲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巙巙爲書、前侍御史臣起巖爲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爲立石之費。制皆允。廼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勑臣玄、俾書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畀以師道、凡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定書、贊易道、脩春秋而品節之、以爲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巳。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爲、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與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繼

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
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
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
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都東平
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
師、及前代典冊、儀章、鍾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
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遣
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
從、作其即位、大召名儒、開庠序、命御史臺以
勉勵校官、國子監學以訓誨冑子、大司農以興
舉社學。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以
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
居多俊乂、內庭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
旨。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
討論之、規模益弘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
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
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
當崇奉。既而作新國學、增廣貲舍數百區、冑子
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嗣興制作、加號孔子
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

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
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
皇帝鋪張鉅典、廓開瑞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
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
為啓聖王、皇妣為啓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三
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浙江兩省
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畀
濟寧路、俾脩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
旨、董其成功。今上皇帝大纘丕圖、儒學之詔方
頒、闕里之役尚盛。山東憲司洎濟寧總管張仲
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元統一年四
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
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度寶訓、周垣繚廡、
重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楊麗
丕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
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繼脩
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
際以彰承平之風。東自出日、西踰崑崙、南盡火
維、北際水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端
本實在茲矣。臣玄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

祝將牲齊、馳驛徃祭、告厥成功。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

厥初生民、倥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絶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旣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願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逕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禮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洪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嚮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睿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廸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顧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聞。文宗纘緒、聖聖克肖、廼開奎府、廼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紘綖、袞衣禬禬。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爲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賢舍萬里、誦詩讀書。惟茲曲阜、斯道之壼、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用我熙朝、濟民唐虞。臨言臺臣、厥是風紀、昭宣敷說、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至元己卯、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敕撰。

尼山書院碑銘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顏氏禱於尼丘山、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宗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巙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爲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兗州、以璠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舉、使同知滕州事郝君齊寶問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相役於尼山、滕鄒大夫士來致貲賦、故魯武惠公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璠如東平。二月、東平總管王公主敬致材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illegible]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宜

賓閒汝惟貳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
大夫賓賓閒、蒯荆棘除垗壤、以底厥舊惟汝功。
選吏士屯工徒、固基宇、巖廟貌惟汝任。水疲民
水滄鼎水糜財惟汝能。我閒曰材惟舊易於新、
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若曰、
嗟爾鄉尹張士謙悉乃心以致役事、以峙餱糧、
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鄉尹呂克中、爾惟克勤其
相鳩材。鄉士馬亨、李儼、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
鄉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鄉史
吳守中胡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
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
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于瓘暨滕人張顯宗薛宗晁元
榮惟茲宇在宋于汴、惟鄭恩宅在元于鄆、惟巖實宅、今
茲歲在戊寅、于其撤有文在棁曰戊年破、於乎徵哉、今于
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氏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
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有
不祗厥事、國則有常刑。敢有朋酗酒致鄭聲博
奕笑嘑、以黷清廟、時則有大罰。敢有譙使介舍
羈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墻毀宮廟牧牛羊、
蒭薪芻時則有常刑。遴公曰、惟天生聖惟聖

憲、惟師典教、惟士祗學。報本于茲、有翼有嚴、若
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二乃心、勑乃身、以
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導聖、以衍無疆之休。或
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粤惟尼山、在防鄒之
閒孔氏自宋之魯防叔居防、厥墓營焉。叔梁紇
鄒、五父爰殯防惟西北、鄒惟其西南。稽諸太史、
尼丘之禱、用名若字、於是爲信。昔在宋氏宏大
厥宇以嬗闕里。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
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角敷亦其作銘。
陳繹曾拜手稽首固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
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昆侖旁薄、
會于岱宗。南融尼山、太昊闢天。東遜尼山、聖集
大成。支流于嶧、是生亞聖。終始道統、咸疆于鄒、
於乎盛哉。粤昔聖人、作法一代、惟吾夫子、垂憲
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大哉。其在祀典、
惟有道德祭于瞽宗。惟山川出雲雨、爰潤萬物
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龥茲尼山、新大
厥宮、於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
昔在高辛、有娀方將、爰禱高禖、玄鳥致祥。立我
商人、篤生玄王。乃明人倫、敷教虞唐。降茲有

周、顏字鄒人。尼山是祇、夢維毓嶷、篤生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　伐宗緜延、尼山之毓。坤靈是鍾、有圩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騫。　乃剔故蹤、乃作新宮。桴材自鄒、甃石于東。庶士子來、百日其攻。聿飛斯翬、聿見斯龍。　新宮既作、尼山嶽嶽。闕里洙林、鴻光照灼。子衿青青、于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　尼山有杞、鄒田有芑。胡不作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爲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

至元五年歲在己卯、五月吉日國子助教陳縉曾撰。

祀曲阜宣聖廟

至元五年三月、監察御史言、曲阜縣宣聖廟繼完訖功、國家宜錫楮幣、樹碑石、勅儒臣制文辭、紀欽崇之蹟於久遠。具疏以聞、制可、賜中統二萬五千緡爲立碑之資。七月、又言、宣聖五十四代孫思立今任監察御史、請特賜香酒、翰林撰祝文、命思立馳驛致祭、以成其事、斯文幸甚。將天子北幸上京、移文分臺奏覆、可其請。遂署檄下山東道、以曲阜縣爲廉訪司所按臨、分司所巡歷、居則總督、至則共祭、庶體敬共之意。八月二十三日、思立行祭禮、山東廉訪副使伯嘉閭亞之、同知濟寧路事衆家奴終之。猗歟休哉、實熙朝之盛典也。惟吾夫子以天縱之聖、出神明之胄、雖不位乎君師、脩道立教、如天地日月然、詔後世而彌無窮者大矣。或以謂則象乾坤、爲漢制作、不亦陋乎。況鄉邑其所生、子孫其所承、敬慕之者宜何如哉。我國家將以振厲風教、扶植綱常、立人道之極、表文治之盛、孰不觀感于茲。謹識其事、如石、俾來者有徵。

至元後己卯歲秋、吉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太原王守誠記。

釋奠宣聖廟記

皇帝總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仁、孝綏成憲。越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官分署以從。七月庚申、太師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經筵事臣馬托兒台、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孛羅、臣汪家奴、臣沙嶺班、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阿魯、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孛羅、臣何廷蘭、中書左司員外郎兼

經筵贊官臣倍良給台、左司都事兼經筵參贊
官臣夔子、臣孔思立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
臣夔子等奏言、曲阜林廟、宣聖所生之地、非他
廟學比。今議遣翰林脩撰臣周伯琦馳驛奉香
酒、釋奠仲秋上丁、甚稱崇報之意。臣謹以聞。制
曰可。越四日癸亥、上御龍光殿、太府進香、上手
致敬、大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八月乙酉、
至曲阜縣。明日、奉香酒至宣聖廟。又明日丁亥、
祀用太牢、奏大成樂、行三獻禮。伯琦初獻、同知
濟寧路事衆家奴亞獻、兗州知州馬從義終獻。
皆冠進賢冠、被法服。時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
縣尹克欽主祀事。適秋亢旱、省牲之夕、陰雲四
合、甘澤沛若。將事之晨、天氣清朗、月星明概。俎
登豆列、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虔、薦祼與
獻、悉中儀式。竣事、合孔顏孟三氏宗族師弟子
員暨郡邑官僚、燕于東室、咸北向載拜序飲上
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疆、與
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
所不及。雖生不逢辰、用不得位、然明六藝、作春
秋、以傳道統、以建人極、使彝倫叙、品物亨、政教
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尚
之者矣。是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爲先。
大用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小康。其在方策、
粲然可考。惟闕里爲聖人鄉國、光嶽之靈沛和
攸萃、廟貌林墓在焉、宗姓支裔守焉、歷代褒德
報功之恒且重也宜矣。皇元自受命以來、崇儒
舍、重教育、世封其大宗爲衍聖公以奉祀事、世
任其小宗爲曲阜縣尹以治其地、置守廟戶、復
其家。世祖、成宗、重葺宮廟、武宗加號大成、仁廟
以來、即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頒。今上皇帝踐
祚、八年之中、凡四遣使、俶命文臣以即位告、又
命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
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爲樹碑之費。而去年
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欽崇美
報之典、於斯爲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薄海內
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日、聖君賢
相都俞吁咈、登三邁五、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
茲乎。猗歟隆哉。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二十
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音、誕衆盛典、何幸如之。
謹識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

至元六年八月戊子，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趙陽周伯琦記幷書篆。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隸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並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剌者。其東崖有石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曰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即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鑿。徙者奉尼山之神而祀曰毓　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宫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宫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宫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　道，歲月寖久，典禮斯備。

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公夔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茇舍山中，罄竭私槖，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分司寧夏楊公文言訥行部，率其吏霍趙郭邀兹山，留璠舍一日。徊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實實閣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堅襲　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　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斲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礎之成　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

既。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鄒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迺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尼山、太和絪縕、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二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蒙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聿與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歟。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且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至正二年、壬午正月上元日、奎章閣侍讀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蜀郡虞集撰。

致奠尼山孔子廟記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英殿、勑中書具盌鄉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馹致奠于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孝基等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辨章三代、日夕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刪垂六籍、丕覺萬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宜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執一當、御萬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人心服於下、天理應於上。樹之風聲、束以禮義、不動聲色、靡然於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祖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錫胤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玄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

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斯爲盛。皇帝若曰、宗文在中、乃稽辟雍、乃泥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巍巍素王、籩豆鼓鍾。於論曲阜、曷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四享厥家、常祀不忒。誕昭于敬、致奠惟特。于薦于酒、于聖之宅。皇帝若曰、予嗣歷服、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君君臣臣、惟聖予福。于時處處、敢忘嘉告。聖經是式、我祀匪續。皇帝若曰、予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士林、汝子汝孫、士庶時忱。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勸相國家、爾玉爾金。

集賢直學士、中奉大夫臣郭孝基撰。

代祀記

至正八年秋七月二十日、上御灤京之水晶殿、右丞相臣朶兒只、左丞相臣太平、平章臣教化、參政臣孔思立奏、宜遣宣文閣授經郎臣董立、以香酒乾羊致祭于曲阜孔子廟。制曰可。乃手香加額、致敬久之、以授思立、出宣旨命。臣立涓日而行、爰以二十八日發程、次月二十二日至止闕里。二十三日、共攸林墓。二十四日具儀。二十五日、臣立爲初獻、衍聖公孔克堅爲亞獻、守臣濟寧路總管呂[illegible]爲終獻、知兗州臣劉思誠等備分奠。丑初將事、寅未而畢。遂會孔氏族黨饗胙于齋宮、與坐者五十餘人。衣冠威儀、抑抑濟濟、足以感悟人心。禮成、衍聖公言、使者奉天子明命、禮于先聖、宜有紀以示後。臣立伏惟夫子之道、高明博厚、與天地偕。世之三綱正而九法敘、皆其功德之福斯民也。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忝後其報。我朝列聖相承、右文興化、尊崇夫夫[71]、度越前代。殊恩優典、固已載于信史、壽之金石。迨于皇上、躬行仁義、以爲民極、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宰相文臣又能啓沃以斯道之正。其發命遣使、夫豈徒然。蓋亦答神之貺、祈神之祐、底世運于唐虞三代之隆也。然則凡爲孔氏之後、與夫與祭執事于廟者、可不懽承聖君賢相之美意、以沐浴聖化哉。

至正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宣文閣授經郎臣董立撰。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大學士虞公集寔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君增塑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爲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四海且四十年、延祐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爲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直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鄉、於禮爲稱。至順二年、進封顏爲復聖公、曾爲宗聖公、思爲述聖公、孟爲亞聖公。仍命詞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脩祀典、其爲政知所先後、從可知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君之爲是邑、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72]師、鄒之爲縣、密邇斯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權用之。軍旅繹騷、君應答靡有擬[73]滯、將士感悅。及徐平、撫安疲甿、飛芻輓粟、從後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爲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蕆[74]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廼睹配享未備、惕然久之。首出俸錢爲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公德容睟溫、觀者肅敬。蓋啓聖王與夫人顏氏禱于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祕、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至正十又四年歲在甲午、三月戊寅、國子監丞危素記。

勑加封啓聖王碑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右丞相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

封啓聖王、末有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爲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若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恐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幷。太祖皇帝肇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脩崇。於是定襲封之嗣、餘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廟於國子監。武宗皇帝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啓聖王顏氏曰啓聖王夫人、曠典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既追官中奉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爲銀、爲啓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俱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子卒。史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有天下、是爲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

天子以四海爲家、孔子以萬世爲家、殆以是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謂前日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哉。夫惟玄鳥之降、玉篋之覆、金行啓運、斗光孕精、爲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寔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⑦⑤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楊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著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寔由天縱。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末相殊異、曰似堯、曰似湯、曰似禹、曰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

曰脩肱而義載育、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裔顏氏居魯親里、聖妣升官氏居安樂里、後其繇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自其子者。今茲峻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惟聖人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刪詩書、定禮樂、誓志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於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者。洪惟今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焉。碑之闕里、光昭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

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縟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得於情、名與實徵。五父之殯、綫乎其行。防墓之崩、泣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慈、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峥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至正十四年夏四月、中書左丞相吕思誠撰。

代祀闕里記

皇上即位之三十二年秋七月、命皇太子撫軍冀寧、以少保中書平章擴廓帖木兒總諸軍、熙庶務、依前便宜行事。威懷遠洽、夷夏晏寧。明年二月、以皇太子旨遣官特祭先聖闕里。中書檄濟寧省預卜純薦牛一羊二豕二。越六日、青宮手祝齋祓之授元禮出涓日而行。以二十四日至魯城。祀前一日、省牲器、視滌濯。翼日癸五

丑、祔、祀□□于廟、禮備三獻。牲腯酒冽、登降有數。賀明竣事、以神餕享孔氏族人于燕申堂。衍聖公謂禮有可徵者、祭祀之謂也、宜具歲月于石。元禮謹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行、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崇重。春秋脩事祖庭、累朝之盛舉也。今我儲皇仁孝之誠、昭假上下、雖金輅行在、六師駐蹕、而脩明典禮、不廢俎豆之事、其尊崇聖教、增輝昭代、示人心以爲治之本、宏規遠略、猗歟盛哉、是可書也。若曰底定我家、仰祈鴻休、基圖永命、祚于無窮、神之相之、厥惟偵矣、是重可書也。拜手稽首、謹爲之記。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吉日、承德郎樞密院經歷、賜進士及第魏元禮撰。

闕里誌卷十八終

校記

①按據洪适《隸釋》卷一所載此碑文，「雒」當作「雄」，即吴雄；「美」當作「戒」，即趙戒。下文同。又「臣允之」三字衍。以下誤字亦據《隸釋》碑文校正。

②百戶：當作「百石」。以下均同。

③置：當作「直」。

④夫：當作「未」。

⑤未：當作「米」。

⑥十六日：當作「十八日」，見《隸釋》。按，「甲辰」爲朔，至「辛酉」則爲十八日，作「十六日」非。

⑦下：當作「卞」。

⑧「一」字衍。

⑨之：當作「乙」。

⑩顔勑：當作「韓勑」，見《隸釋》卷一。

⑪青雲：當作「青龍」，見右引書。

⑫孔晨：《隸釋》卷一作「史晨」。

⑬廿日：當作「七日」。見右引書。按，「癸卯」爲朔，「己酉」則爲初七日，作「廿日」非是。

⑭面：當作「而」，見右引書。

⑮先王：當作「先生」，見右引書。

⑯上言：右引書作「上尚書，時副言」云云，此處有脱字或節略不當。又「部從事」下無「府」字。

⑰「彤黄」以下數句有誤，右引書作「血書著紀，黄玉韻應。主爲漢制，遵審可行」。

⑱鈎河適洛：右引書作「鈎河擿洛」，是。

⑲義：當作「羨」，見正文所述。按，即孔羨。

⑳百戶：當作「百石」，見《隸釋》卷一九《魏修孔子廟碑》。

㉑況：右引書作「允」，是。

㉒色：右引書作「也」，是。此字當緊接上句。

㉓台：當作「后」，見嚴可均《全後魏文》卷五八《魯孔子廟碑》。

㉔天官次咨：據右引，當作「天子曰咨」。

㉕克振制冊：據右引，當作「克振斯文，乃制□詔冊」。

㉖郡：據右引，當作「君」。

㉗「姓李」上，據右引，脱「君」字。

㉘「高陽」下，據右引，脱「之苗裔」三字。

㉙「所在」二句，右引作「所在恩□，遺訓在民」。

㉚□懷娃：右引作「夫椒桂」，是。

㉛「世代」二句：右引作「數仞之牆無以踰，七□之房不能出」。

㉜據右引，「直」上脱「豈」字，「者」下脱「哉」字。

㉝胤：右引作「緒」，是，「胤」字失韻。

㉞存：右引作「□□存教」。

㉟措：據右引，當作「摧」。

㊱賚：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載此碑，當作「賷」。

㊲滯：右引作「濳」。

㊳摶：右引作「博」。

㊴頤：據右引，當作「贖」。

㊵秖：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載《唐重修孔子廟碑》，當作「揆」。

㊶興：右引作「善」。

㊷於乎：據右引，當作「矧乎」。

㊸「字」下當脱二字。右引無「字」字。

㊹乙亥：當作「己亥」。按，「乙酉」爲朔，至十五日則爲「己亥」，而非「乙亥」。

㊺按此處有錯簡：自上句「至或感泣」以上至篇首乃金党懷英《重建鄆國夫人殿記》之前半，其下當接本卷頁三八左第七行「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自此句「亂者綱紀之」以下則爲宋呂蒙正《宋兗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之後半，其上當接本卷頁三七左第六行「聖人之興也」至頁三八第七行「之紊」。二文均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此蓋《闕里志》原編者之誤，今仍其舊。可與後校記(52)、(55)互參。

㊻詔：據《山東通志》，當作「臣」。

㊼公鄉：當作「公卿」。

㊽建：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九上所載記，當作「違」。

㊾失：據右引，當作「矣」。

㊿兄：據右引，當作「況」。

(51)容：原缺，據右引補。

(52)按此篇題當作《兗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參前校記㊺。

(53)哀：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當作「衰」。

(54)霜：據右引，當作「霸」。

(55)按此以上爲宋呂蒙正《兗州文宣王廟碑銘並序》之文，其下當接本卷頁二八右第七行「亂者綱紀之」。自下句「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以下則爲金党懷英《重建鄆國夫人殿記》之後半，其上當接頁二八右第

七行「至或感泣」句之後。以上二文相互錯簡，按時代順序，當是呂文在前，党文在後。可參見前校記㊺。

㊱按此處所載此文略有刪節，卷二一亦錄此文，較詳，可參校。

㊲丙年：當作「丙午」，見後卷二一《東遊記》。

㊳一：當作「王」，見右引。

㊴缺字右引作「誠」。

⑥0一字：當作「二字」，見右引。

⑥1龜路：據右引，當作「龜趺」。下同。

⑥2首：據右引，當作「昔」。

⑥3竭：右引作「碣」，當是。

⑥4弊帛：當作「幣帛」

⑥5銀弊：當作「銀幣」。

⑥6欹傾者起：按自此句以下，文意與上文不相接。上文乃元曹元用撰代祀闕里之文，時爲天曆二年三月，自此句以下則似記孔府修建圍牆，乃張翰撰，時爲至順三年五月。蓋前者脱其後段，後者脱其前段，此書誤連爲一文。

⑥7同：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所載碑，乃「司」字之誤。

⑥8志：當作「忘」，見右引。

⑥9作：當作「比」，見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曲阜重修宣聖廟碑》。

⑦0固：疑當作「莫」。

⑦1夫：疑當作「子」。

⑦2至：疑當作「王」。

⑦3擬：當作「凝」。

⑦4藏：當作「臧」。

⑦5衰：當作「哀」。

明

碑文

御製孔子廟碑

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
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没、又五百餘
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
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
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
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
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
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百萬世無敢有異
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
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没、
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
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
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治、爲天下君、武功告成、
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
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
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
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顔、孟三氏子孫。嘗幸
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
如斯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丕法成憲、惟孔
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
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兹、而廟宇歷久、漸見
墮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
夏畢工①。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
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
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
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
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
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
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
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
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
敦叙有彝、道于聖模。仰惟

皇考、聖道是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儼思永賴。嚴嚴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鍾煌煌、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萬斯年。

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御製重脩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

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于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

太宗文皇帝重脩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脩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

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

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佩于耿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成化四年六月十一日。

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内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立廟，迨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聖，汛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即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轍。既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

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于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璚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

内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李東陽徃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碑、用
昭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拜稽之詩曰、
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
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
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
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群聖、乃定六經。
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餘歲。褒典
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遂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
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
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御製兖國復聖公新廟碑
朕惟聖賢之生、皆天以爲世道生民計、非偶然
也。雖天處之有不同、而聖賢求所以仰副天之
意者則一心也。孔子之道、原於天、而承於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得位、則惓惓於推明斯
道、立敎垂世、以副天之意。蓋由周公而後、必有孔
子、而後帝王之道明、君臣父子之位正。尊卑內
外貴賤之辨者、雖斯理在人心皆固有之、然非
得孔子之敎、則不能以皆明。明之有淺深、則行
之之效亦因之有淺深、世道所以有盛衰之不
齊也。向微孔子之敎、斯世斯人幾何其不淪於
此。孔子之道、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不
可一日而無也。三千之徒、孔子獨稱顏子好學、
獨告以帝王爲治之大法。使孔子居堯舜之位、
則顏子稷契之倫也。聖賢之不得位與年、皆天
也。而使之得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
開太平、有以仰副天之意、亦天也。君子曰、聖人
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敎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噫、孔子其太和元氣、顏子其四
時之春乎。非春其何以見太和之發育也。曲阜
故有孔顏廟祀。我
皇曾祖太宗文皇帝既新孔廟、而親製文書石。朕
嗣統之七年、爰新顏廟。有司請文書石、并系以
詩曰、
巍巍宣聖、道配乾坤。化流天下、光闡人文。賡矣

克國、剛明純粹。蕩蕩聖域、深造精詣。爰礿四勿、以復天理。以居廣居、進退無止。大經大本、一出于天。惟聖誠明、類得其全。禮樂之授、王佐之期。鳴鳥不至、賢聖側微。作範立教、示淑來世。報德暨功、代謹秩祀。東瞻魯邦、生之所都。神靈在天、亦時來居。既作新廟、爰祗祀事。於休皇明、千萬億歲。

正統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巡按直隸、督理長蘆鹽課、兼河道驛傳、轄山東河南開歸彰衛四處監察御史滿洲王訒秉乾

捐俸銀二千金重修奎文閣。

大清順治十三年興二至次年五月落成。

校記

①二：據《水東日記》卷一九，當作「工」。

闕里誌卷之二十

藝文三

歌辭

〔古逸〕孔子去魯歌 史記曰、孔子相魯、齊人遺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孔子、曰、吾歌可夫。歌云、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臨河歌 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胡爲斯。

楚聘歌 孔叢子曰、楚王使使奉金幣①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丘陵歌 孔叢子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鶬鴰歌 衡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孔子曰、鶬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獲麟歌 孔叢子曰、叔孫氏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夫子往觀焉、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歎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龜山操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此曲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息陬操 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還息於鄹、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槃操 即息陬操也。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慘予心悲、還轅息陬。

猗蘭操 琴操、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爲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薌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杏壇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魯臧文仲誓盟之壇也。覩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以上共十一首。

詩 四言

揭傒斯謁林廟詩 九章、章四句。

〔元〕揭傒斯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一

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一

維彼聖人、教之誘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一

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一

既誦其言、亦被其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一

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一

六轡既咸、周侯之東。爲之侑之、聖人之宮。一

其音洋洋、其蹌蹌蹌。其臨皇皇、聖人允臧。一

齊民呂之、式昭其欽。載瞻載思、肎不繇聖。

明長沙李東陽新廟告成詩 五章，一章章六句，二章三章章七句，四章章八句，五章章十句。

巖巖泰嶽，新廟有作。爰謀爰度，維舊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一 新廟既構，其崇孔昭。如翬斯翔，如鸞斯戢。若續若繼，維功之懋，歲有加于舊。二 惟天降災，鬱攸是祟。維斯文之恫，維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三 廟祀伊敘，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滌牲冊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四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享吉蠲止。天右斯文，寔享厥屯，如貞斯元。冬斯春，維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南海霍韜嘉靖癸未謁闕里，遡五年矣，今見衍聖先生猶儀仰昔日，因俊以詩 四章，一章章十二句，二章三章章十八句，四章章十六句。

昔游洙泗，亦泝其流。泝流淺淺，不以濟舟。豈彼流水，不以濟舟。彼流水豈絕，濟舟萬里。清流萬古，安流會海。共邃同宇，扶浮。一 昔踐洙泗，亦問其源。其源脉脉，其悠淵淵。豈彼造次，是可問津。浴彼洙水，既浴我塵。浴彼泗水，復浴我塵。斯浴矣，敢云問津。飲彼洙水，既洗我心。飲彼泗水，亦洗我心。我心則洗，矣敢云問津。二 昔游洙泗，亦瞻孔林。維檜斯茂，維柏斯森。猗彼檜今幾千春，猗彼柏今幾千春。瞻彼檜矣，天露為之溉；瞻彼柏矣，天露為之澤。與檜與柏，寔天生德。澤彼檜柏，萬世之陰。勿剪檜柏，萬世之心。三 昔踐洙泗，亦登岱宗。萬仞其巔，萬仞其崇。予小子南萊之棗，望岱宗山斯，登望流斯，亦矧伊岱宗。四岳所視，彼何人斯。允懷岱宗，彼何人斯，同岱宗聽彼，岱宗之人。今悠悠我心。

彭澤陶欽皐謁廟詩 三章，章八句。

煌煌者宮，濯濯者豆。戴興戴驟，聖其予觀。維宮煌煌，維豆濯濯。秉心則虔，神明斯若。一 聖人在天，其天其淵。降自何方，至之儼然。儼然來臨，洋洋聖心。尸居中堂，示我德音。二 聖不可知，神不可思。日月為輪，聖驅而去之。往來有路，闔闢有戶。不忘者人，萬世之下。

晉江黃克纘謁聖廟詩 一章，章四十六句。

開山蓋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充塞。爲萬世師，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不德。嗟我小子，實鮮知識。早歲誦法，垂老未息。如覲堂奧，尚阻于顯。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俯御鄉無，有嚴有翼。禮匪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其棠封殖。匪物之懷，惟德是憶。況我聖道，饑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詩以責躬，莫之敢飾。一 以上共二十二首。

詩五言古

【晉】劉斌謁孔子廟 一首

性與雖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水流。及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遺風曖如此，聊以慰寂求。

【唐】李白送孔巢父還山 一首

巢父客宗兗，且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生信英彥，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凌遠松，同衾臥盤石。斧冰嗽寒泉，三子同二屐。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還，雲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

【宋】趙鼎手植檜 一首

濯秀真儒宅，垂陰數仞牆。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鸞鷺翔。勢躬師禹稷，氣草薙韓莊。假養明堂幹，蕭森代岱陽。周欺漢詠脈，愛掩召公棠。月月成塵劫，乾坤感慨傷。仁恩

懋樵牧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翦伐災。

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都官員外吳秘謁孔林　一首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

野色。草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伊人之文、五

經爲藝極。五經主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

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窮經者、自謂入闕閾。天地

無兆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位在弟子職。

蕭然逆誠悃、灑酒瀝胸臆。瞿然見威容、長林聳

墳側。

四十六代孫舜亮手植檜　一首

聖人嘉異植、移對誦絃堂。雙木無今古、千年任

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綱。影護詩書府、根

盤禮義鄉。盛衰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

茂、龜蒙借鬱蒼。龐靈全木帝、鍾秀極句芒。氣爽

群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

布影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遠笑嶧

桐黃。屹若柴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雖虎嘯、雲

際老龍驤。直欲驚騰躍、端凝待鳳凰。鱗差潤翠

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

侵不得、秦火縱何傷。豈子休誇樹、燕人謾愛棠。

松卑虛覬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迹、何當讓

寵章。

元學士張起巖謁孔林　一首

迢迢魯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崗、重墉屹

玄宅。交柯矗雲霄、文楷間蒼柏。翁仲儼儀衛、齋

廬敞虛白。境土自清曠、宿莽不容隙。巢居絕禽

鳥、鬱茁無寸棘。苔蘚帶堅苴、草露濕寒碧。書觴

款崇闕、房氣靄前蹤。踏高陵、邃聽仰素霞、懸平昔。

聖裔借守長、聯翩來接跡。羅列儼雍容、奠拜助

登陟。儼然欽宗思、辭容宛如覿。徘徊凝佇久、愬

慕遂嘆息。緬想萬世功、獨當頻扶植。林林匯宇

內、孰不沾聖澤。宜哉千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

如一日、附攏守宗風。欲歸重躊躇、延覽撫碑刻。

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

官石。

山東廉訪王惲謁闕里　一首

庭訓隨洙泗、師授恃嚴戚。嗟予不惑年、行已得

夷險。今歲客東魯、似爲神所介。駕言逐秋風、得

姓闕里拜。遲遲魯何餘、故水走湍瀨。遙軌望雲

林、鬱鬱佳氣靄。齋花翳雨盈、負戲成孤新。歸然

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後、今夕備酒掃。

披雲觀天日、太極開一畫。彼蒼詎能言、薄詩學

爲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

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爲、述作萬古賴。耿聆徇鐸

音、光化雷雨解。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振。崇

七十子授受、嚴如待鳳分。鳴幾戢、諸子沸秋籟。

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稊稗。愚者甘下達、誕者樂

語恠。韞匵求嫁、幹棄清廟鼎。明倫得不泯、而

有六經在。天高尚孰可階、一氣包厚載。茲遊固難

言、默契心有會。胸中九雲夢、吞納失芥帶。循循

善誘詞、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

三桓張公室、霸功熾而汰。一奔去無復、荒陵餘

石獪。煌煌天乙孫、虔敏半冠蓋。德傅慶自修、道

大勢能邁。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

海、不隨梁木壞。歸侍金絲堂、持齋肅聲欬。恍如

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聽、肉味忘一噫。

詠歸寫遺音、風雅變鄙埘。一篳老東家、吾知其

樂大。進遲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兗州知州汪澤民謁林廟　一首

巖巖泰山陽、湛湛洙泗水。鬱鬱楷樹林、行行瞻

闕里。廟庭獲展敬、德容斯仰止。尚座儼龍首、參

前疑鳳峙。羞盈拜陵下、慨嘆易能已。六籍荊磨

滅、九法孰修理。宜哉百王師、萬國恒通祀。祠列茲

禮義邦、神化素漸被。分符誠愚朽、鉛刀思礪砥。

上答罔極恩、下不愧爲士。

東平蔡文淵謁聖廟　一首

翼翼素王宮、棟宇明朝曦。誠心一瓣香、拜奠謹

如儀。上願國祚昌、文教振一時。下願民安業、風

俗變純熙。吾道亘天地、綱紀斯民彝。血食偏海

宇、巍巍帝者師。鍾生無肖似、瞻企遂所期。從容

舞雩風、歸詠樂無涯。

濟寧府知府王德修謁聖林 一首

東魯廟文闕，尼防毓聖賢。道開周宇宙，神照魯山川。聚合知林墓，翬飛識廟堙。殿庭千百載，風雨幾經年。爲牧于茲久，脩車攬不光。德加宣父在，衍及子孫綿。邢代猶加尚，明庭已降擬旃。會山積棫宇，見星趨禮樂。從斯盛，藾蘩且攻虔。斯文應未墜，吾道日平平。

翰林周伯琦謁聖廟 一首

闕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軺發上都。祀門廷香統，案光賓澗浮。壽持節斬專對，于原慎載驪。秋陽驕稼踏，普路走攬榆。歷歷由齊汶，行行望泗洙。岱宗標近甸，魯殿沒荒蕪。不見三家采，惟餘五父衢。嗣嚴采日遍，林近絕晨趨。廢堞依修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隅。反宇周阿峻，層跡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聳金鋪。庭迥檜千尺，壇虛杏數株。省牲新雨霽，釋奠舊章敷。闢戶陳籩豆，登歌應瑟竽。尊居玄聖儼，侑食列賢俱。典禮頒經術，珮環周旋顧履絢，祿將宸意達，嘏告下誠孚。明暗輝雲氣，民群熏集寶儒。共觀周典盛，追數漢規模。似續于今盛，欽崇自古無。緜垣隆象魏，穹石峙龜趺。萬卷牙籤秩，雙亭翠竹扶。山川光拱揖，泉井澤沾儒。推本尊師道，題名述廟謨。竹看戔束帛，豈復嘆乘桴。制作先東魯，朝廷用大儒。愚生亦多幸，歸上孔林圖。

明南海黃哲謁先師廟 一首

緋組辭郭郭，驅車循魯城。前登闕里近，端弁肅王靈。解蘭遺芳潔，神檜鬱蔥青。斯化洽千祀，全光浮四溟。多儀殷廟享，斯民傳壁經。几筵猶設帝，容秩儼尤庭。所念迷途者，空聰明德馨。因薰今慶齊幽，拼未遑寧。靡靡寒水至，塗塗朝露凝。道回驰驅意，夙夜思儀刑。

長洲徐源題手植檜 一首

孔庭記端拜，有樹當軒楹。根據搘備百尺，上閱渴巖排個再臺嶺，宜尼手親移，種自闕里地，灌以殊潤池。斯文精東璧，藏豈秦火焚。忘此千載下，東家聳高楣。穹碑與喬木，林立如虞時。名書舉驚電，雉文炳重離。回頭向東嶽，御幘高巳巢。珍培賴所聖，斤斧非所宜。皇天佑吾道，綿延仍若斯。維此亦木爾，所散寧在茲。家中大山盤庶矣，萬年枝。

長沙李東陽謁尼山 一首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巍毋花其東。周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公。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斯旋入綠殿，樣棟半已空。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嘆，歷額而發紅。荒苔臥石在，隱隱雙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窿。興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縉黃散，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闕，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蔣詎無從。昨逢中臺彥，感舊傷遺蹤。借哉不共到，獨此心冲冲。他時拔邪後，爲我洄青壑。

長洲吳寬謁聖林 一首

兩楹既夢奠，顛鞅失斯文。光魁魁魯城北，冠屨旅弓劍葬。羣木不可攀，拾拿十萬章。相傳門弟子，移植來四方。惟昔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何幸，瞻拜從其傍。去我有眉未，謂然觀溫良。如陪游與夏，執贄同升堂。倦倦東引領，夙願今始償。嶧山仍高，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前人手植檜 一會②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猶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藉文字，烈火經嬴秦。而此特萌蘗，擬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得似，隱然成旋文。端如人索綱，微纆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興不丈均。我來重謁拜，欲去凡幾逡巡。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遥瞻失嶙峋。

李東陽次韻 一首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𣏌，僅見孤根存。槎牙插高空，突兀撐重門。禮祀嘗及漢，官封未汙秦。所貴手親植，不與萬木群。翻令吳芳茂，翁鬱紛成屯。於茲發餘燼，往代有遺文。旦夕或可期，今古何當分。當聲久絕響，五月始一聞。列茲時雨降，遠爾皆覃均。仰高復好古，一日累數巡。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垂蓋翹，首青嶙峋。

謝鐸次韻一首

大化寧終極，萬物恒更新。誰其天地間，亘古能獨存。嗟嗟手植檜，屹立當孔門。托根在洙泗，歷年自周秦。依然直氣在，不與萬木群。漢宋貫肇祀，發騎不敢屯。鬱攸彼何物，禍烈乃斯文。豈聞一夕變，玉石遂不分。日月動悲慘，遠近駭見聞。碩果諒不食，剥復理則均。我昔再拜之，却立爲逡巡。栽培信有天，廻幹或在人。何當與新廟，氣勢相嶙峋。

李傑次韻一首

孔廟甫修復，規模煥然新。獨憐手植檜，惟餘根幹存。伊昔挺蒼翠，特立當廟門。拱把從周長，養迨嬴秦。奇木世無二，叙理自不群。拾栢列圍周，環衛若兵屯。鬱攸肆虐寧，不爲斯文。素王遺舊蹟，榮枯一朝分。我嘗往祭告，目睹非耳聞。同行二三輩，感歎與我均。尚冀復萌櫱，旋視知幾巡。參天更可冀，記述徵前人。豈但嶧陽桐，孤高何嶙峋。

儲巏次韻一首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猗歟千年檜，乃此枯株存。想當蓊鬱時，羽蓋會東門。坑焚幸不及，白兎迷任秦。豈無四方樹，棲鶴難爲群。上無鸛鶴巢，下兎螻蟻屯。鱗皴若蘚跡，茫昧蝌蚪文。云孰紀顛末，嵌壁書八分。我來劫火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嘆傳戍均。雨枝幾時復，青蒼將東巡。豈緊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干霄姿，晃經爭嶙峋。

喬宇次韻一首

聖道炳日月，萬古常一新。植物匪觀美，目此手澤存。移株嶧山麓，無復闕里門。宮室不壞魯，焚燔豈遺秦。孔林材寔多，不與群卉群。盤拏作龍立，蒼翠如雲屯。閱歷數千載，尚有左紐文。傷哉鬱攸變，烈焰從何分。殿庭亦煨燼，異事駭見聞。萬物有代謝，盛衰理則均。靈根定不死，元氣相周巡。一枯復一榮，天意豈在人。陳荄發新廟，岱嶽同嶙峋。

李永敷次韻一首

商飆不返時，代日以新。孔庭一古檜，手澤此僅存。培植信得地，鬱然當聖門。書焚樹無恙，虐焰經狂秦。出靈爲訶護，神物自莫群。不辱螻蟻穴，時來鸞鳳屯。邑民忽遺燼，天豈厄斯文。幽明諒交質，此理誰當分。榮瘁徵往代，寄事夙所聞。聖德極參贊，要使發育均。三年未萌櫱，造物何逡巡。願言藉蔭庇，終古幸吾人。宮墻限遠道，仰止東嶙峋。

安成趙璜次韻一首

廟庭幾千載，蠍矣仍復新。大哉吾夫子，天地與俱存。不有千霄木，何以表聖門。兒茲手親植，年所跨先秦。彼五大夫者，安敢窺其群。龍姿閱冬秀，翠蓋當夏屯。對取乾坤象，旋成左右文。云胡因回祿，烈焰起夜分。顧此亦數耳，榮枯夙所聞。九泉無曲處，春意施必均。吊災阻修道，東望日幾巡。本深末還茂，天定終勝人。再挺歲寒標，逼異讓嶙峋。

莆田林俊次韻一首

物理有代謝，人事多故新。皇王與帝霸，在眼今誰存。兩楹久夢奠，手植猶廟門。紀年繫衆周，歷劫經暴秦。九泉絕根曲，捻桂非其群。李趙盛兩見，鬱爾蒼霆屯。蘗百年內，左紐還舊文。默運自元化，一體氣焉分。蘗彼適爲雷，此酷能前聞。枝葉化灰燼，鬱此林木均。猶餘根與幹，周視還百巡。蘇枯諒斯在，脈理關天人。剛貞候芽茁，怒長相嶙峋。

固安楊維聰謁林廟一首

驚風飄寒雨，秋杪婁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荒林。靈光亦已發，閟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廡何嶄崟。往昔講禮徒，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兹，墜緒誰復尋。復寫化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數仞墻，惕厲感我心。

莆田林鈺謁林廟二首

猗彼宣聖林，完完夏屋封。蓊卉鳥擁天，沃澤光隆隆。外有聖王陵，崩毁頊萬蟲。催霰浩浩既氤氳，兹青葱群森享遐祀。飲材氣能窮穹，蔚芬郁彌時至，游鳳龍光永謝。剪拜傴零雨露，洪豈彼灌擁然甲化荆棘虞，結根但不迷。華實茂鴻家。秉節戾魯甸，岱巘尋穹蒼。撫兆春秋臺，溯迨鳳鳳闕，登遊弗倦路。奮身沐淵鄉，長怨簡刪瀰陸。思循宮墻齋明，俛階所賓。躬日無皇企教旂世。弭永邁德愈彰，繹道日月流於栢，摩天荒馨雲。汭穆回昭酌濟流滂，但傷湍嗣遠，竊潤恕殊行。洪罹荷無類，聖遠時靡常。於微小子爲薄服，升斯堂衷怨。設神教濯世，祐其良享，化格大順岡。野群麟鳳。

天水胡續宗謁廟三首

鷄鳴起盥漱，平明登宮墻。對越杏壇下，環珮蕭鏘鏘。東芹祺莊蹐，至蘩藻崇堂。旅獻列臺使，松檜錯冠裳。百拜意未已，瞻顧徒洋洋。闕戶怵有見，闔戶忽無將。仰聖歷千祀，龍去何茫茫。

巖巖泰山高，混混洙泗深。杏壇依古檜，不見瑟與琴。遂令千載下，空懷尼父吟。回點不復作，雅頌無遺音。瑟今復絕響，轉傷人心。陰陽一有天地，詩書無古今。黽勉學顏子，所樂何能尋。一右杏壇。

蒼檜何鬱鬱，天地培其根。手植未千載，高出斂仍垣。援琴息檜下，枝葉時翩翩。廟災檜亦火，枝雖葉復繁。縱晦豈無數，榮枯應有端。重來謁闕里，攀檜夫何言。但願檜復發，暢和回至坤。一右手植檜。

江東陳欽謁林廟一首

遥遥出周道，迢遞度巖岑。望門若天遠，詎謂路可尋。幸兹階同氣，聯走修扶。拜謁杏壇下，一寫平生心。登堂瞻展謁，恍接聲欬音。循階悵躅，倫乎澤良已深。低徊不能去，感戀盈中襟。欲頌難爲言，翹首發謳吟。

陳鎬同謁次韻一首

泰岱鎮東服，尤州拱千岑。鍾爲吾夫子，壁立逾萬尋。其高既如天，其從固如林。秉彝有攸好，終古兹同心。况兹棲神地，過化留遺究。明明日月光，浩浩江海深。竊此際分餘，何能領冠襟。詠言共驥策，六籍窮披吟。

林俊謁聖林一首

魯阜盡陰翳，孔陵多景光。乃知泰嶽下，中有元氣藏。不容道何病，世代餘褒章。滄桑互變滅，若斧居一方。玉書護林木，樵採誰敢傷。兒孫麗千億，宿曇聯近喪。譬如天之樞，衆星拱其旁。精神感會聚，嗣述俱質良。鏊折禮讓素，金絲誰家堂。我生百代後，瞻奉兹盥悲。谷日已久，執役虛逾長。麟游動宿感，大雅傷詩云。

張壁謁廟一首

北上過濟州，望兗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憩闕中宅。平明躋闕里，零雨洒巖栢。涼涼泉石清，磴磴霜木白。翁仲羅庭壖，檜欒蔭窗隙。山空淨祠壇，樹老斷荆棘。神路蔓且長，享殿丹以碧。拾級轉逶迤，斂衽還躑躅。游衍成壯觀，感想自嗟昔。山川殊精靈，興章豈階陟。封樹何鬱盤踞，亭幾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覿。躋眺屺豈悄屐，拜氣方息。遲遊揖林木，雨露正培植。逶探牀祐水，流波乃潤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獲琪璧。卓哉賢聖林，兹禮義國。世守良喬孫，詩成付新刻。徘徊恒顧瞻，饋仰即修飭。天地繪何能，泰山右玄石。

江陰張袞謁聖林一首

晨興束冠帶、齊沐清心魂。遙遡邈遐矚、仰止塋之門。青松夾廣衢、我闕翔長參。中有夫子域、隧塋魯高岑。嘉木產異樂、植成崇林。緬懷弟子意、奚啻丘隴心。事師托喬木、羅賢呈球琳。鳥飛不敢下、豹變能已深。真宗一駐蹕、輦路流芳陰。古堂鶩逸響、騷客揚哀音。異時霸王業、世換名途淪。宮殿既已寮、材木亦已薪。榮華欻消歇、道德會清真。立言貴群籍、壽憲數千春。化工區草木、雲儒著緒綸。天咫自不息、古今孰與倫。瞻拜不能上、嘆息於獲麟。

東海蔡潮謁林廟一首

宣聖曾所生、功化窮九有。時哉值周末、道脈天同久。我知聖即天、讖論尼山阜。元氣自流行、轍環豈云倦。春秋日絕筆、天係麟獲否。潮也東海人、仰止斯文後。分席恨愚晚、寸心懸北斗。瓣香夤里驍、肅肅快奔走。秋陽江漢思、聲欬儼加受。平生所見闕、泰山真一抔。含情聽松楸、踟躕幾回首。瀕盧洙水側、夢寐循循誘。

安成鄒善謁聖廟一首

聖聖傳此心、大成屬夫子。懷德亦何深、頻年趨闕里。宮牆信巍巍、數仞安足擬。未窺好學門、寧知作聖址。虞廷述精一、周室師敬止。無言律天運、不舍法逝水。賜也雖云拔、天縱測其淺。惟茲皜皜訣、濯暴得真髓。泰嶽仍齊雲、泗流還徹底。悠悠二千年、誰為振遺軌。濂洛源同清、會稽聿並峙。識仁與致知、言殊趨一爾。嗟予承嚴訓、弱齡探至理。四十尚無聞、修途浩靡靡。感來作與并、脂策敢云弛。銘心在默識、永肩盡餘齒。

江東馬從謙謁聖廟一首

遠阜驟塵轂、孔門紀勝遊。佇雲封劍履、海日掛松楸。吾道歸東魯、天心愛晚周。杏殘猶帶雨、樹老卻成秋。忽聽玄　莢起、遲凌紫翠浮。炎埃生清耿、風落萬山秋。

上虞朱袞謁聖廟一首

舊緣習文字、已知仰夫子。願年三十餘、始來登闕里。百拜輸夙誠、精靈不俱死。新杏圍舊壇、蒼檜沒遺址。尚留手植檜、孤撐異文理。分明斯道源、活活洙泗水。尼山一巷多、誠秀誰與比。春秋定王張、人文肇於此。天不閉日月、萬古長夜矣。冢見不為崇、龍宮不為終。世教垂無窮、廟食昌有已。往劍驕覩間、陟躅二千紀。何幸逢大觀、光風襲人美。讀書不求茲、那得破疑似。還須登奎文、一覺刪書矣。

嶺南湛若水謁聖廟一首

悠悠宇宙內、斯人獨長勤。誰立萬古心、所賴大聖人。六籍開知見、耳目長得新。元氣豈岳降、此地傳綴佳氣、遠張萬祀、況乃睹多存。杏壇沛時雨、高弟集如雲。當時侍講席、所志皆求仁。仁也人心耳、五十愧無聞。稽首奠心曲、誘衷希聖神。

邵經濟謁聖廟一首

王風久不競、斯文在宮牆。麟出一復遊、鳳鳴徒鏘鏘。鑄顏其庶幾、由也亦升堂。相將被章縫、豈虞玄窔奧。道德日隔隔、汪海時汪洋。百王舉尊稱、至聖肆所將。日匪尼山靈、天地終迷茫。

江右尹臺謁廟一首

肅穆祗玄覲、齋滌陳素虔。巍高彰峻極、瀏深窮淵泉。大哉聖神德、萬類均陶甄。洪纖既并育、今古疇奭愆。恭惟生人理、有開象帝先。闡天示性灝、亶精聖功宣。聽昔夫子作、日丁時數遵。五三道方隆、系若綴旒懸。六藝微言寢、百氏競歷喧。皇極既揀佚、儒構因榛蕪。豈無文武澤、湮竭誰浚沿。黎黔嬰禍彝、戰爭同跕鳶。閔閔婣旦邦、經制存空編。夫子生其樂、舉趾憂陟寨。仕魯身既黜、思周道豈旋。遺闡感述作、簡褒何浩繁。刪修輔人紀、大法炳曜冊。魯史二三策、褒詠在一言。我生千世後、耿默窺蠡穿。洪瀾洒勺潤、洞挹難置消。幸以軼輪悅、潑北朝貌嚴。金絲雖暫響、羹墻宛覩驕。教鐸揚誰嗣、屏除宵孤增。哉觀左紐檢、擬淚交游漫。求願洙泗流、億祀亘閱墜。循逸

企陟降，營魄延宵旃。

吉州張程謁聖廟一首

捄紆趨泉廟，握衣仰大成。乾坤開棟宇，日月與崢嶸。繡殿丹青潤，戟門紛黛呈。英賢紛俎豆，嗣續累簪纓。泰嶽雲長護，洙源澤愈泓。靈分昊帝勝，雄峙魯公城。祀過皇輿重，規先闕里宏。豐碑盈戶牖，遺像見墻羹。睟虞悲秦火，褒崇展漢牲。玉音含雨露，螭首翻瑤瓊。奎閣光隣斗，金堂夜啓聲。山頹文未喪，麟死道常明。檜餘蒼虬色，杏壇春雨鳴。舞庭干羽奕，入里絃歌聲。鳳德芳愈久，龍飛運屢更。布文隆

聖典，具藻慰平生。陟降冠裳集，鑄題漢魏精。徘徊延夕景，登覽勝蓬瀛。美矣天難企，惕然內自驚。願言敦至德，濡素永爲盟。

閩中蔡經謁聖廟一首

太極隱混沌，陰陽闢元始。伾伾復蓁蓁，嶠嶠振人紀。綱維義黃間，此道平如砥。精一紹遐傳，周文率其軌。陵夷歷春秋，不絕如綫耳。尼山久鍾靈，大發吾夫子。上以繼百王，下以開千祀。甚教在憲章，翊世迺倫理。日月並貞明，天地無窮已。巍然見宮墻，幸茲過闕里。穆穆聽聖儀，肅肅薦蘋芷。斯文予何人，勗哉爾多士。

崑山顧夔圭謁聖廟一首

尼丘孕元聖，宇宙垂六籍。風移有淳漓，文在無淪斁。慶雲翊崇宮，芳蓀羅故宅。絃誦誰則聞，吁嗟問遺迹。象賢修禮物，明禋報豐德。雖陪郊西蠵，永耀壇前植。

六十三代孫貞棟陪鄭明府材葛郎中嶬謁祖廟一首

安肅與平昌，聖門兩弟子。生晏讀孔書，結髮事明主。行役在泰山，連鑣過闕里。入郭謁宮墻，出郭拜陵阯。自幸千載下，屐敬遂仰止。邂逅重墓堂，懷賢曷能已。登臨望尼防，指點煙霞裏。道脈信如斯，泠泠洙泗水。別去兩無言，黽勉各自矢。

莆田陳經邦謁林廟三首

斯文天未墜，夫子起追尋。異質標河嶽，鴻裁照古今。千年王祀報，六籍聖恩深。述入麟蹤里，還過馬鬣林。藏書留故址，曳杖想遺音。齊士循觀禮，門人昔治任。檜存周季色，松結漢時陰。旋闥奎文在，孤亭御蹕臨。鈞衣寧有草，巢樹獨無禽。道脈過洙水，宮墻亞泰岑。緬懷大聖逸，永歎哲人沉。莫惜低回久，彌瞻仰止心。一諸條魯城隅，見此馬鬣封。洙水抱寒原，指樹猶榮茸。往代遐鑾輿，盛薦蒿萊中。知德良有限，吾道詎云窮。落景飛雙闕，心喪迴悲風。賢哉端木氏，築室有遺踪。

錫山龔勉恭謁闕里一首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墻。揭來入東魯，敬謁闕里堂。廟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諸教澤，金玉聲鏘鏘。手撫提元化，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五十慚無聞，對此徒望洋。敢不益努力，尚趁秉燭光。

江夏郭正域謁聖廟恭紀二首

太極判鴻蒙，中天産玄德。當年不執政，今日奄魯國。石龍蟠兩楹，瑤階拔前闕。古檜出雲根，生前親手植。鱗甍儼帝居，丹壁繪兩翼。人間帝者師，世更幾萬億。上殿瞻周鼎，猶見中中色。壇上杏花紅，林前洙水黑。元氣何龍葱，百里無荊棘。吾道日月明，中天自不息。世若無六經，長夜迷難測。云胡俗披子，淫辭荐相飾。不識造化心，欲毁萬古則。予來自辟雍，誦讀勉不惑。稽首望天階，思以酬罔極。以上共五十首

詩　五言律

【唐】玄宗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一首

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泣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張說應制奉和 一首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應制奉和 一首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韓翃送故人孔公歸魯 一首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急馬蹄輕。秋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親省後，少婦下機迎。

元 謝彥賓謁聖廟 一首

聖道遺宗主，干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曾是魯山川。日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與洙泗，喬木翠參天。

楊惠謁聖廟 一首

分符過東魯，喜到聖人門。洙泗清流遠，尼山紫氣屯。過庭遺訓在，入里古風存。治代極崇祀，承家有孝孫。

明 河東薛瑄詩禮堂 一首

洙泗過庭日，相傳自世家。三千惟有教，一語自無邪。沂水參天色，猗蘭繞砌花。遺風從此地，化雨被無涯。

李東陽謁聖林 一首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深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蹕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樹裏，無路可尋看。

彭勗謁聖廟 一首

聖閫空榛莽，巍然闕里存。年深檜愈茂，世遠道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粹門。承家遞世數，六十代仍孫。

毘陵唐順之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里 一首

闕里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宋祀，去入魯王城。新袞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衍聖公承慶題擊蛇笏 一首

傳家何所有，槐笏至今存。不假朱雲劍，能殲白帝魂。妖邪皆遠遁，魑魅自驚奔。要識剛風在，須看漬淚痕。

瑞陽熊相謁聖廟 一首

闕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爲天子使，昔讀聖人書。文獻徵商後，闕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強登車。

前人手植檜 一首

夫子庭前檜，傳來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屢餘灰。翠色滋壇杏，根上石苔花。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衍聖公弘泰遊修泮宮 一首

雨餘無事日，情思正悠然。出徑追芳草，高臺望靄暮煙。幽齋香靄斂，留月影懸懸。泮閒遊處何

須回輞川。

林俊謁聖廟一首

古來風雲會、乾坤僅此祠。直於堯舜上、自可帝王師。魯相虗曾暖、齊田蹟許前。筆誅餘亂賊、未謂不逢時。

莆田鄭光琇謁聖廟次林見素韻一首

魯殿崇瞻謁、奎光照近祠。乾坤元氣會、今古帝王師。洙水淵依在、尼山跡故奇。遺風垂仰止、哀鳳感當時。

白水王詣謁聖廟一首

禮法尊仍肅、遺容獨此堂。風雲猶有氣、天地自無疆。神化垂千古、衣冠拱百王。生平仰止意、彷彿見羹牆。

張袞五月五日陪衍聖公祭先師廟一首

鷺鷥趨蹌地、笙鏞迭奏時。千秋王者祀、百世聖人師。黍稷昭芬苾、宮墻粉碧滋。上公詩禮在、終自恥孫枝。

許彬題詩禮堂一首

共說趨庭處、全勝問道菴。寸心知景慕、萬里□幽棲。豈但聞三祕、還矜學二南。高山頻仰止、隔座挹晴嵐。

濠人張國紀謁林廟一首

誦法自髫年、瞻依遂此緣。宮墻參日月、林木藹雲烟。侍衛森無定、川泰文有傳。重城誰鼎立、卜築嚴分廛。

李松謁聖廟一首

聖德同天地、瞻依　儼然。增高有進贊、樹古不知年。奎閣凌霄外、尼山突眼前。此行符昔夢、回首憶群賢。

南陽曾守約謁聖林一首

昔拜

仁皇陵、今謁宣尼墓。豈無山水觀、良爲根本故。君師萬世賴、遊預諸侯度。作詩匪工言、聊以紀行路。

太倉張寅謁闕里一首

九月謁文廟、兼逢九日良。衣冠來聖裔、俎豆薦芹香。撥聽金絲壁、重登詩禮堂。古碑讀不徧、苔蝕半蒼蒼。

虞谷姚文炤謁聖林一首

路遶宣林靄、築存子貢場。聖靈通耿耿、佳氣藹蒼蒼。吾道乾坤在、斯文龍鳳翔。久懷瞻物遁、何幸一登堂。

前人謁洙泗書院一首

道出乾坤外、院留洙泗間。麟蹤不可見、鳳翼幾時還。禮樂嗟新定、詩書憶舊刪。百川紛共逝、正派在魯顏。

鄞邑陳沂謁闕里二首

歎逝文猶在、哀窮道自尊。兩楹悲夢奠、百代仰生存。圭璧榮鄒邑、宮墻田叔孫。願予千載後、亦造杏墻門。

憶昔尼山下、棲棲數亂宮。服從周典禮、官作魯司空。道起春秋日、功垂宇宙中。子孫千萬祀、不與帝王同。

前人謁啓聖林一首

路去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儕知墓隧、四尺起封阡。植木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日、河

嶽尚依然。

谷平李中謁聖廟一首

橋上飲洙水，人聞洗俗腸。欽承皇帝命，喜到聖人鄉。風送鈞天樂，月明詩禮堂。幾年瞻望遠，今日拜宮墻。

仁和馬三才謁聖林二首

叢林通路曲，古木帶雲平。寂寂居廬處，猶懸子貢名。防山尋脈遠，泗水溯源清。何事無巢鳥，千春有鳳鳴。

野色數春靜，松陰覆道舒。不緣尼父墓，誰過魯公墟。木雜周秦樹，碑殘漢魏書。有亭名駐蹕，旧日候龍輿。

王璜謁聖林一首

暮秋稱俗節，展拜肅晨趨。雲日搓文曲，宮墻儼道樞。鳳枝元謝棘，麟篆不侵蕪。泗上千年意，遥遥欲薦萸。

莆田鄭芸謁聖林一首

泰泗環神宅，萬年道在茲。秦皇空逐兔，宋帝再生芝。楷檜連雲合，荊榛當穴無。蕭蕭鳳葉下，瞻拜有餘思。

順陽李蔭謁聖林二首

暫稅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洙流尚清淺，楷木正蕭森。日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嶽，終古並嶔崟。

歷年已千祀，高壕自攸寧。道在天齊壽，神棲地轉靈。貽盒拔楷舉，石獸鐵苔青。輦路今猶在，宸遊定幾經。

新安羅文瑞謁聖廟一首

久遊鄒魯邑，屢讀孔門碑。禮樂百王法，文章萬世師。庭懷趨鯉日，道憶泣麟時。四海宗儒教，清風長在斯。以上共三十六首

詩七言古

元　趙孟頫題擊蛇笏一首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細雖有異，正氣激生於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攙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如寶藏，絕勝象牙堆滿床。

明　程敏政尼山高一首贈孔公伯

尼山高高崎嶇，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澤新，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韋布不沾京洛塵。生時分植祖庭檜，花再于今六十春。蒼然勢欲凌秋旻，溯方吹地才一日，先生癸生開芳辰。峨衣見孫竹遠身，携壺陛讀求親賓。松高一紙觀獻壽，知有內翰兼佳婿。新詩在眼酒入唇，先生陶然峪烏巾。家山喬木色不改，百歲願作無懷民。

李東陽贈張主事潛奉使闕里取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赴京觀幸學禮一首

漢家天子臨雍日，孔氏雲孫應時出。闕西俊士東曹郎，奉使南來馬行疾。長安雪後開新霽，炫晃山川藹蒙密。經心道跡遠迤邐，想著衡廬高崒嵂。百年盛典闕衰卿，萬古遺經重刪述。極知禮樂超唐宋，冕十二旒庭八佾。平生仰止在宮墻，真見升堂還入室。杏壇絃誦想三千，童冠舞雩思六七。顏祠孟廟皆吾黨，近者數弓遥天驛。會陪圭組導衿裾，歸向虞廷拜天秩。

喬宇謁尼山一首

魯城東去多峰巒，川原繚繞蟠尼山。坤靈古洞懸高刻，危磴隱隱松蘿攀。宣聖宮墻久傾圮，幾朧石柱荊榛間。我來駿奔後瞻拜，左右階砌羅衣冠。傳聞往代事誇誕，乃生睿質昭人寰。吁嗟此事亦茫昧，聖作自與凡人化。幽居虞世遠周轍降，淳朴既散無全完。斯文在茲吾道幸，氣數否

極終當還泣麟悲，羈身已老手取六籍親修删。詩書禮樂並復載，彝倫敘矣民生安。素王食報□當附雲孫奕世，真象賢祖今廟貌就剃落。後發歎欲清狩猶何當奪隆渙新製，萬古千秋崇聖賢。

李松謁聖林（3） 一首

齋心展拜先師墓，森森夏木垂清陰。鳳凰有時集嘉樹，凡鳥不敢巢深林。千年想像獲麟操，三嘆擊節猗蘭吟。深木願兮哲人萎，廬冢乃見師生心。我來吊古增感慨，聊賦短章留雲岑。

濠人胡一化謁林（3） 一首

魯城之陬夫子墓，鬱鬱喬木翁衛古路。防墀諸儒畫拱參五老，麟嗣亦回顧。月明華表鶴遲歸，亭堂畫靜雲開飛，隧道掩映檜栢裏。衣冠來往皆由此，岱宗巖巖發脉長，洙流合泗同一水。靈山名水兩纏綿，元氣氤氳幾許年。天啓斯文紹道統，地留故宅會良緣。緬思周季王澤竭，亂賊炬光誰撲滅。維時尼父應精生，日麗中天還皎潔。極知王人道絕倫，更闢王德必有鄰。從遊被化三千士，速肖傳心七十人。騂騂周道不停轂，歸與歸與樂教育。獲麟西狩已矣夫，兩楹奠負壞梁木。馬鬣其封形巋然，于爲昭兮孫右穆駐蹕各亭紀幸遊廬舍，有基再修築。子孫振振復纒羅蓬顆纍纍爭相族，以嗣以續雲仍來。春雨秋霜祀禮肅，仰瞻遺澤藹芬馨。今古佳城稱寂寞。嗚呼！聖人一去二千載，墓也迄今乃在茲。不見聖人見其墓，悠哉何已羨。瞻思躋時德容昭陵降此心嚴若生存時，俳徊盛跡動長喟，何事棲除鳥別枝。大道運行寄身後，具瞻出芝鳳來儀。道不朽兮地自若，魯陵幾見黍離離。

詩七言律

〔唐〕劉滄過闕里 一首

行經闕里自堪傷，曾嘆東流逝水長。蘿蔓幾凋荒隴樹，莓苔多浸古宮墻。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素王。蕭索風高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宋〕邵堯夫謁先聖 一首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金〕党懷英謁聖林 一首

魯國遺蹤墮渺茫，獨餘林廟壓城荒。梅梁分曙棲霞影，松隴回春月駐光。老檜曾沾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遠，泰岱參天汶泗長。

張國瑞題尼山毓聖侯祠 二首

承詔尼山龍錫封，爲言毓聖特褒崇。五峰鷹列渾藏秀，一洞龍蟠氣象雄。爲潤因知流澤遠，頂圩猶見肖形同。生民未有知夫子，報與春秋代代隆。

巍巍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谷半含金翡翠，層巒高挿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遠，雨臥龍碑碧蘚封。三獻禮成閑竚立，手攜日月思從容。

〔元〕楊奐謁聖廟 一首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倚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流蹤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簞。

盧龍韓文獻次韻 一首

萋萋野草半雲壇，回首尼山一倚闌。先王想文風復東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瑟罷禽聲雜，高閣香深檜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斯是羨壺簞。

上谷劉坳次韻 一首

乘閒策杖上郊壇，絕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蹤思孔孟，百年誰集數申韓。泉通潟背波紋冷，月

照泮門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貽沙泮赤
崖稀。

遂山劉惠淵謁聖廟　一首

七十皇皇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天理
見經旨，整頓人倫塞亂源。此德唐虞賢更遠，齊
仁覆載道彌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世榮封裕
後昆。

明

太祖高皇帝面命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克伸題猗
山　一首

壓盡群山素有名，巍巍雄峙獨嶙嶙。數峰碧玉
朝天闕，一帶螺屏映帝京。雲實雨晴龍虎現，月
巖風暖鳳凰鳴。應知
聖主無疆福，日聽崑崙萬歲聲。

崇德貝瓊從衍聖公希學還闕里　一首

星劍光芒萬丈騰，書進闕出金陵。屬遣青塚
天將雪馬渡黃河，夜已冰。博士經存終漢出，上
公爵重自唐升。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第
幾層。

三吳錢溥謁闕里　一首

宦遊中外四旬餘，老去今從闕里過。三氏共存
周典禮，諸生不廢魯絃歌。道行直與乾坤久，自
絕共如日月何。一瓣心香知報處，六經遺訓耿
難磨。

江陰吳啟謁聖廟　一首

德配乾坤冠百王，儼然遺像尚森陽。杏壇已廢
琴猶久，檜樹猶含手澤香。道在六經垂萬世，教
明五品正三綱。平生又仰覃深願，彷彿當年立
孔墻。

張麟謁聖廟　一首

道德巍巍聖乃神，乾坤無不藉陶甄。三千禮樂
扶名教，二百春秋正亂臣。落月每懸庭檜曉，光
風長把杏壇春。得瞻聖像何多幸，敢把微名與
勒珉。

謁聖廟一首　亡名氏

周室東遷嘆黍離，篤生玄聖在當時。六經載籍
典文主，萬代傳宗王者師。慶衍魯邦綿子姓，橫
壇天下仰容儀。趨來瞻拜門墻下，得遂平生願
學私。

太原陳璧謁林廟　一首

仰懷闕里廿年餘，茲喜觀遊遂所圖。廟貌凌空
天地老，寢陵鍾秀古今無。泰山北望儀千仞，滄
海東看衍一隅。何似聖門垂澤遠，子孫孫子道
相符。

汪舜民謁聖林　一首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嶽南來第幾峰。天地一朝
收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
世題碑迹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
斯人。

黃仲芳謁聖林　一首

路入洙橋一徑幽，素王高塚幾千秋。山連岱嶽
鮮光迫，樹入青齊紫氣浮。華表鶴鳴來故宋，穹
碑鳥篆本成周。誕生何幸躬瞻仰，薦罷蘋蘩愧
自修。

徐源謁闕里　一首

廟庭曾拜學宮傍，今日真登闕里堂。六十代孫
降聖澤，三千年樹發穹蒼。題名石刻多文字，駐
蹕亭來幾帝王。洙泗乾坤誰共久，尼山顏色秀
東方。

四明金湜謁聖廟　一首

獲攏重門走百靈，堂堂東魯建宮庭。千年道德
垂天地，萬古文章炳日星。泗水洊連洙水碧，尼
山常對泰山青。入門端拜秋陽裏，正脈迴尋在
六經。

關中劉大夏初至河上謁闕里　一首

數仞宮牆聳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
頭顱白，却喜東來一倚闌。棟宇幾經高泰嶽，江
湖遙望長安。使臣不解平何術，敬把遺經仔
細看。

范晏謁聖林一首

鬱鬱葱葱佳氣盡，沉沉五里如雲鎖孔林。路接龍門
連草色，塚封馬鬣護松陰。樹無荊棘連蒼漢，鳥
不營巢足好音。千古神明鍾秀地，此生何幸一
登臨。

沈鍾謁聖廟一首

巍巍聖道日中天，闕里宮牆廟貌妍。萬古斯
開宇宙，千章喬木蔽風煙。追尋洙泗源流遠，瞻
仰門牆拜奠虔。幸與此生償此願，此行端不是
徒然。

五十八代孫公恂陪

駕幸太學釋奠賜宴一首

聖主崇儒幸辟雍，釋奠曉出大明宮。千官侍從橋
門下，三氏趨陪殿陛中。宴賜黄封人盡醉，衣頒
文綺寵偏隆。吾家世世承殊遇，祖澤
君恩詎有窮。

李傑謁聖林一首

玄宮開向魯城陰，秋色蕭然萬木森。雲氣尚疑
悲曳杖，風聲猶似哭治任。周秦古樹碑文斷，洙
泗清流世澤深。輦道有亭曾駐蹕，翠華何日更
來臨。

李東陽曲阜紀事一首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燐火
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
文半滅古碑存。遐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
第論。

喬宗謁聖廟一首

瑶松蒼檜森千庭，闕上奎文晃六經。三日齋居
嚴陟降，九重禋祀薦明粢。芹風影散清波淵，杏雨涼生渴
夢龍。多少章縫歸禮樂，夜來芹色麗繁星。

李兆先謁聖廟一首

日色荒涼秋氣陰，斷碑遺火費追尋。空亭漫駐
前朝蹕，敢壁希聞太古音。道德服膺天作配，衣
冠將有士如林。宮牆不逐飛烟滅，依舊瞻依萬
仞心。

喬宇謁闕里一首

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
王者會，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
碣埋雲半土花。瞻望宮墻空仰俊，敢從滄海問
津涯。

孟桂遊尼山一首

尼山西望魯靈光，毓聖山川迥不常。虎洞窈深
蟠地軸，鸞橋平遠接天梁。喜聞一邑絃歌盛，敢
躡三千弟子行。更有後來刪述事，仰高微意在
宮牆。

程敏政望闕里一首

尼山東下鬱蒼蒼，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禮文
陳俎豆，一宵清夢繞宮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
典應多掌故藏。心只自慚還自訝，進修何日敢
升堂。

邑人魏紳陪祀一首

大舉明禋祀上丁，春雲閣雨曉寒輕。盛時禮樂
今全備，闕里衣冠盡老成。主獻精誠金石貫，在
天靈爽日星明。鄉人便道叨陪祀，疎淺何堪一
幸榮。

河汾王珙和前韻一首

庭燎熒煌祀仲丁，金爐香爇瑞烟輕。禮陳俎豆
終三獻，樂奏簫韶至九成。主鬯宗祧歸衍聖，褒
崇吾道謝
皇明。相維喜有天朝客，孔廟增輝士類榮。

泰和羅璟夜入魯城一首

歸德門前佬馬鳴，衣冠烜火遠相迎。千年禮樂今猶古，萬古人心勦復明。月色輝輝天所鑒，風光淡淡聖之清。宮墻下馬從容步，不盡平生仰止情。

五十八代孫衢州公易拜祖廟 一首

孔氏宗支一脈傳，派分兩地豈徒然。君臣大義扶持重，祖禰先塋護守堅。魯北已承宗子爵，江南難舍舊家氈。百年有幸躬瞻掃，忠孝于今喜得全。

廣平張敏尼山 一首

不到尼山又八年，重來風景尚依然。智源水遠東還魯，顏毋山高上接天。木落空林明曉照，雁衝寒雨下秋田。偶因聖誕來瞻仰，紅葉黃花處處鮮。

五十八代孫公璜陪李相公拜祖廟 一首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迥無塵。千年道德猶宗聖，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承化雨，樹留西日蔭陽春。遲遲旌節躬瞻拜，幸接清朝老縉紳。

又祖庭述事 一首

一王端拱自唐封，天爲斯文佑聖宗。六十世長人衍聖，二千年古樹蟠龍。祠增籩豆新人物，像設衣冠舊禮容。遺跡尚留壇杏在，春深紅雨落花濃。

又祭尼山 一首

毓聖名山衆所宗，錫封作鎮獨稱雄。林深文德來鳴鳳，洞古坤靈起卧龍。種玉春耕紅雨地，採芝秋倚白雲峰。幾回朝祀躬瞻拜，庭燎煇煌接紫宮。

又祖林懷古 一首

寒食重臨駐蹕亭，儼然企仰聖遺形。水通洙泗源頭遠，山擁尼防秀氣青。馬鬣風雲開輦路，螭頭苔蘚護碑銘。文楷古木成孫子，挺立層霄億萬齡。

河間李時選衍聖公還闕里 一首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輪。衣冠兩度逢殊典，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衮近，拜恩歸賜錦袍新。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麻城曾大有謁闕里 一首

闕里瞻依願已償，秋陽皜皜見重光。麟跡尚憶經秦火，鹿走猶聞記漢王。萬古雲仍綿世胄，四方文軌接封疆。尼山仰止馨明德，可是周原黍稷香。

廬陵陳鳳梧謁闕里 三首

孔庭佳氣曉氤氳，絲竹清音細細聞。木鐸當年施四教，經筵此日秘三墳。杏花香散壇前雨，檜樹光凌殿外雲。陟降從容瞻仰地，一尊玄酒薦新芹。一謁廟

佳城十里擁岑樓，洙水環橋日夜浮。翁仲苔深蝕風雨，碑銘篆古結龍虬。休徵尚記獲芝草，異事猶傳白兔遊。楷木有文應獨在，兩間清氣此中收。一謁林

巍峩傑閣入宮牆，上有雲梯百尺長。丹碧九霄明日月，牙籤萬軸映奎光。滄溟俯覷京洋外，岱岳平臨北斗傍。何幸登高豁心目，願從聖道竊餘芳。一登奎文閣

山陰諸大綬謁廟 一首

半生常念此心同，何幸親瞻數仞宮。身以周流回叔季，道從祖述契洪濛。綱常日月明天上，仁義江河沛地中。仰止愿慚陳淵藻，鄙夫欲叩愧空空。

石首張璧望闕里 一首

持節南下帝王州，返棹還過太白樓。正憶孔林頻在望，便從東國遠相求。宮墻今踐重霄上，洙泗須尋活水頭。最是平生瞻仰地，不辭風雨載登遊。

林俊曲阜紀事次李文正公韻 一首

曉至魯與過聖門、一方民俗此還醇。家承已振
聞詩訓、道若循牆延聖孫。往日諸生絃誦在、當
時親廟典刑存。末緣接席擁講下、東魯遺風得
盡論。

莆田鄭大同謁廟　一首

半生淚迹苦無成、不負初心是此行。得入宮牆
瞻廟貌、兼於洙泗濯塵纓。空想見杏花色、雖
古猶聞絲竹聲。讀遍殘碑雲一朋、尼山東望眼
分明。

林庭棉謁聖林　一首

曉漸疎星候啟關、勞雲晴日蜀登增。素王祠下
類猶首、洙水橋邊更倚欄。龍輦路深苔蘚合、鶴
巢松老露華寒。青山玉匣知多少、陵谷桑田竟
泯漫。

青陽施篤臣謁廟　一首

平生寄迹華山下、何意乘桃泗水頭。天為古壇
留雨露、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喬
木依然故國休。無數殘碑讀不盡、更將宣父問
處所。

陳選謁聖林　一首

逕瞻華表墓南遙、松栢蕭森不計年。泗水源從
洙水落、尼山脉與防山連。贊碑篆古昭先聖、享
殿香浮拜後賢。宋帝當年曾駐蹕、至今遺蹟有
龍煙。

張繼孟謁聖林　一首

四十八年需聖澤、佳城登拜慰平生。文章今古
開長夜、禮樂華夷仰大明。墓上松稱含翠色、天
中日月並爲名。不才久竊東藩祿、願藉陰扶主
德成。

成周謁聖廟　一首

十年宦轍聖鄉來、洞水花山面面開。自古綱常
歸此地、到今典籍未成灰。遺蹤時與看流轍、生
氣猶浮欲化栽。恭拜令人消鄙吝、當時殺劉莫
疑猜。

張寅登尼山　一首

郗山環峙插層天、五老峰高瑞氣連。碧若芝廟門
空斷發、青山梁木萎何年。雲移荊璞川流在、洞
隱坤靈石揭懸。天使隙間光不滅、肯教長夜消
無傳。

湯紹恩謁聖林　一首

馬渡沂河入聖林、徘徊道岸慰遐心。泗洙易脉
分天地、尼岱蟠龍鎮古今。經籍不隨元氣變、鳳
麟誰種後程深。吾人欲識真消息、須向無言處
處尋。

郴陽范輅謁聖廟　一首

曲阜停驂豈浪遊、直尋泗水到源頭。細看墨跡
存秦漢、豔望文光射斗牛。逝者固知無晝夜、巍
然猶喜有春秋。杏壇手檜虬龍狀、種植何年傳
自周。

朱組謁闕里　一首

宦逐東行闕里遊、猶聞教鐸滿皇州。萬年禮樂
資斟酌、百代君王啓範模。聖德光輝存廟貌、贊
宮牆崒嵂鎮山丘。升階展拜巖廊下、宿昔忠誠願
始酬。

鄧直卿謁聖林　一首

千章喬木氣蕭森、冬曉停車謁聖林。文道遠同
元運遠、洙源深與泗源深。亭虛啟駐真宗蹕、廬
兒猶存子貢心。精蘊不磨霄漢麗、炳然星日至
今存。

宜陽王邦瑞謁闕里　一首

萬古斯文元在魯、宮牆外望與天巍。班觀堯舜
賢於遠、晚作春秋意更微。日月自能垂廟貌、温
良猶得覩光輝。平生大幸趨蹌地、日暮瞻依不
忍歸。

閩人鄭威謁林廟　二首

雲外驅車過魯東、瑤壇數仞啓深宮。仰瞻喬最
擁香熱大造、無懷直世功。漫道楷心須氏微須

知傾學孟軻同。春風古檜花開香，道脈元和天地通。

破坼巾車拜聖林，露華雲氣鬱衣襟。尼山正脈頻回首，洙水真源足洗心。地勝徹看虛輦路，若荒猶自上渾阶。幾多青塚麒麟卧，誰與乾坤並到今。

姚文烱謁聖廟　一首

浪跡十年忽重遊、宮墻此日儼依然。壇紅杏再再發，依樹白雲冉冉飛。歷代典章存石刻，重樓絲史動星輝。摳衣階下賢孫共，却似趨陪庭對時。

周昌齡謁聖廟　一首

幸入當年數仞牆，登堂彷彿見輝光。六經刪述垂千古、一貫精微憲百王。鍾秀尼山元崒嵂、流芳泗水共汪洋。德侔天地難摹寫，聊記今年過聖鄉。

戴金謁聖林　一首

四十年來窺孔範、萃和林墓適初臨。一抔生氣藏春處，萬古綱常不夜心。未問人間陵變谷，即看檜柏土爲金。斯文命脈真依此，合抱森森手撫陰。

閭人林茂桂謁聖林　一首

葱鬱崇阡秀色青，窮碑並路接危亭。千章喬木封三塚，萬古斯文燦六經。彩至年深苔自碧，浴沂人遠水空泠。松陰寂寂無鳴鳥，野渡滄浪或可聽。

吳下周天球謁聖廟　一首

闕宮弘赫燦龍章、配極千秋秩典常。雨露松杉含古色，山川雲物迥清光。希音竊想金絲奏，肅事長餘黍稷香。信有明王崇道德，幾朝端冕此升堂。

趙郡張居仁謁聖林　一首

奎璧星躔夫子林、千年文墓蔚陰森。攀枝慨歎烟霞迥、洙泗昭回雲漢深。歌鳳寧知郇世意、泣麟猶見濟時心。皇陵寂寞看如此，獨有尼山冠古今。

豫章胡汝煥與試山東恭謁闕里　一首

仙宗南望即尼山、引領宮牆未易攀。文物直窮天盡處，聖人只在殿中間。玉麟一去終何有、龍馬千秋且未還。但得手捫遺檜在、大年曾歷幾塵寰。

巴陵蔡復賞過高唐遙瞻闕里　一首

十年宿願在尼丘、孔聖今書欲備收。集述頻勤師郵焉蒐羅未盡悵驅。東山此日空遙望、泗水何年遂勝遊。惆悵幾迴遙四顧、雲臺今又染黃州。

平陰劉敬業登奎文閣　一首

廟庭松檜幾經秋、奎閣崔嵬瑞氣浮。檻外龜蒙元並峙、簷前洙泗自交流。千年道統高雲漢、六籍文光迥斗牛。聖里歸依心日闊、非同王粲漫登樓。

詩七言絕

宋四十五代孫道輔題金絲堂　一首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闕家書。典墳啓發皆天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三家堂廢春花老、五父衢荒秋草深。惟有尼山蒼翠在、出雲飛雨助登臨。

楊文郁謁聖林　一首

悠悠往古織來今、天地無窮那孔林。兩到金絲堂下拜、門生無負夙年心。

高詡謁闕里　二首

帝王而下幾興亡、歛盡繁華作戰場。惟有東家詩禮在、子孫猶尚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燃秦、日月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治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陝國瑞謁聖林　一首

當時周衰三恒盛，列國惟知五霸強。爭識素王尊道義，孔林樹木至今芳。

林伯顯次前韻　一首

生民未有如夫子，好學皇皇最自強。功業當年雖坎壈，聲名後世愈芬芳。

謁聖林　一首下名氏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元

陳祐登奎文閣　一首

聖道如天不可階，聖門良爲後人開。他時點檢平生樂，首憶奎文閣上來。

明

太祖高皇帝遣祭酒孔克堅代祀闕里回京

御製詩以賜之

孔氏魯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知盖世民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山陰張麟謁聖林　一首

當途■表立崔嵬，燕莽凝烟翠作堆。試問林間翁仲輩，幾看輦路入林來。

彭勗謁廟　一首

秦火遺經漢獨存，斯文萬古配乾坤。沂流泗水今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夏寅謁聖林　一首

墳寢千年樹百尋，烟雲無際鳥飛沉。雖然弟子當時植，不是恩深不到今。

新安方遠宜寒食日謁聖林　一首

參天樹見心喪日，翳草亭知駐蹕年。千載烝嘗又寒食，願分新火續遺編。

建安雷鯉謁廟　一首

茫茫太守秋千頃，耿耿初心月一彎。拜罷祠前賦歸去，海濱鄒魯武夷山。

皖人胡瓚謁聖林詠古楷　一首

四方可植竟虛無，剥落經秋楷一株。此去墓廬渾不遠，墉■攀繞淚爲枯。

六十三代孫貞稹詠魯壁　二首

蝌蚪出從古壁中，至今大地書文同。秦人遺下六經火，三月咸陽焰尚紅。

漢魯王餘好土木，斷雲撥霧平山谷。金絲萬古有高堂，寂寂靈光秋草宿。

檇李徐應徵謁林廟　二首

千年文木似雲屯，百代龍章表道尊。帝寢王陵桑海變，孔林緜邈並乾坤。

三郡城郭靈光殿，幾度豪華付水流。惟有素王庭闕在，萬年禮樂仲春秋。

黎陽王在晉丙辰宿闕里公館　二首

魯鄒有尼父，古今其仰止。群聖集其成，生民萃厥美。俎豆幾斯年，宮墻七十子。日月藉長明，乾坤待不毀。懇懇訪遺蹤，偬偬過闕里。未有館主人，蕭然懇行李。竊寐如有聞，夢覺遂徙倚。杏壇闕西垣，睇依只如咫。

闕里謁廟　二首

天開大聖闢群蒙，化育功參道德崇。魯殿靈光餘闕里，孔門師席自春風。金聲玉振鈞天樂，周鼎商彝璧水宫。聖代只今弘祀典，雕龍繪鳳廟穹窿。

宫牆數仞羨巍峩，冠蓋遲瞻綏四騑。廣大高明周禮樂，雍雍肅穆漢威儀。斯文自古天留意，聖道于今代不違。吾黨幸餘狂簡在，滿堂琴瑟振音徽。

杏壇　一首

混兮沌兮闢、清寧始奠位。其中有至人、造物須玄秋。皇王久不作、夫子生淑季。嚨衡尼山陽、杏壇誕霧異。多賢既有斐、羣居左右侍。往能欲收抃、相期各言志。好古事刪述、博學乃多藏。河洛皆成文、風雅正四始。典謨既足徵、禮樂亦咸備。麟經紀筆削、爲年二百四。大道如日星、六經增鼓吹。空言維世道、一亂又一治。天不生仲尼、猶蒙晝昏綠。貿留其奚之、夫焉辨愚智。立德與立言、文武道不墜。罔道不可幾、不仕愧無義。皇皇齊楚間、轍跡乃周至。丈人若不返、晨門問奚自。舉世莫我知、擊磬訊荷蕢。魯國有聖人、於焉欄措事。晉人歸我田、桓子投所忌。吾衰歎已甚、世亂所當避。禹稷急饑溺、堯舜病博施。聖人不同時、相逢可易地。行携叩聖壇、協折諺文翠。紅杏倚孤亭、猶存古磨字。相從及門者、彬形各居次。昭代正弘文、何須宋磨崖。太和在一堂、四時元氣萃。道範如何親、儀容儼然覩。泰山豈云類、皓嶁同仰企。望道岸汪洋、彼岸在洙泗。

手植檜一首

古檜雙齊自手移、露華高揭幹離奇。秦皇漢武留松栢、未許文宣猶一枝。

陋巷歌一首

吾生何者爲本來、五官百體從胚胎。此外不容添一物、富貴無庸浪着猜。雖肥分華非我有、還將貧賤爲根荄。貧賤困人奚足損、勿以外誘虧靈臺。造物弄人如傀儡、得則生歡失則悔。賢哉回也獨屢空、失意棲遲有蓬壘。不義富貴如浮雲、一瓢一簞未爲餒。陋巷何嘗見可樂、顏子之樂未嘗改。消息盈虛有定數、其去其來留不住。夷狄患難時有之、獨見獨行守其素。無損宇宙常自寬、不緩蹉期又何臬。我于造物不取多、造物于人不加嫉。世人認得貧字真、便從此處可安身。君不見七十二君皆列土、只今社稷俱生塵。又有素王本無位、孔顏陋巷時時春。

謁孔林二首

泰山高聳奠坤維、麟壁呈祥啟仲尼。一貫獨傳賢聖秘、六經千古帝王師。微言未墜常久、淑大道當年有見知。勝地百靈時擁護、春風沂水與堪怡。

東家原是聖人居、論法宗門敬式廬。俎豆輝煌祈盼蠻、冠裳赫奕佩鳴琚。羣編三絕尋遺簡、列圖用。行問故墟。唐宋迄今多御製、殘碑明救轉欷歔。

洙水橋一首

江漢從來羨濯磨、源頭沂水注成河。只今洙泗分流合、時向尼山漾碧波。

子貢築室獨居處一首

松檜參天秀色侵、雲烟高鬱素王林。在三獨守如方義、不貳尤堅事死心。沸涙泉臺餘古木、悲號日久聽鳴禽。而今尚恨知音少、流水高山莫進琴。

子貢手植楷一首

神皐鍾閟氣、甲折長天喬楷。自何人植、人歸異代遷。劫灰運未染世塵、亦全沐。生長觀時變、榮枯歷幾朝。名賢餘手澤、大道樹遺標。折木光常照、蒼龍氣欲驕。盤根疑化石、勁幹待凌霄。造物因材篤、栽培獨後凋。困輪堪作棟、斧鑿帶逍樵。桃李春風茂、松筠化雨饒。孤貞存鐵骨、勁發露瓊苗。聖德參天地、靈栖永不搖。

舞雩壇一首

離披世局恁心寬、參穴乾坤縱騁觀。過眼唐虞成底事、謾言求赤與淵淵。行吟自許偕同志、遊意何有愧一簞。廟食何必先十哲、春風不減無雩壇。

曲阜道中一首

泠兮風御擁雙輪、輦路行過闕里春。杏圃曉霞紅似錦、梨花淡月白如銀。窮鄉陌草供樵爨、野店孤燈照壁隣。況復年荒多警息、夜來車馬更逡巡。

巡撫山東庚申重謁孔林一首

四載重來謁孔林，蒼松偃伏效龍吟。泼洒洙泗生尼父，山合龜蒙與禽。大道海明古運化，斯文絶續在人心。中天日月還堪捫，入座春風□撫琴。

闕里一首

道肪天開屬魯鄉，三千門下幾同游。禮隆昭代尊模範，秩重前朝賜冕旒。有斐只今傳絶學，吾衰應不夢東周。餘風尚幸能私淑，入是宫牆第一流。

陋巷一首

簞瓢甘自樂，遺井尚堪嘗。境僻樂常足，神潛生亦忘。屢空窮聖域，陋巷有宫牆。曾是還誰並，千秋共一堂。

安邑李格瞻闕里一首

魯城佳氣曉蒼蒼，蒼萬有千年夫子廊。斑剝斷碑苔蘚碧，蔥蘢古木露凝香。道高直與登天近，澤遠還同觀海長。從衛宫門空外望，于今猶自媿升堂。

杏壇瞻拜一首

魯殿今安在，杏壇正鬱蒼。盤根浴瑞露，老幹射浮光。陰斜泛雲冷，臺嵌經雨香。斯文千古事，何幸到宫牆。

咏楷樹一首

神物護兮淑氣滋，鐵柯偃蓋老龍枝。風霜歷盡幾千載，疑似當年廬墓時。

恭紀謁文廟一首

偶飲洙泉滌俗腸，平生竊在麟鏘鼓鐘。恍聽傳詩禮，豆嚴更聞帝王。手撫千秋如在，猗猗高數仞，光于堂。徘徊不勝淵源思，吾道于今頌大洋。

恭紀謁孔林一首

長祐提隱談玄非，萬世宗。師兩世依，洙泗溯尋分麟合，尼防應識顯遺微。遺亂敢謂回先死，逐第至今賜未歸。拜罷沉吟華表下，朴樓石樣一幅衣。

吉水後學弟子李日宣頓首紀。

恭謁先師廟一首

聯拜洋洋肅大觀，天開明理焕龍幡。六經如畫千秋鑄，兩廟長明萬古看。秩祀用王崇組豆，簪纓衍聖盡衣冠。賢於堯舜尊彌久，益者方到杏壇。

明崇禎壬午秋七月，

賜進士，巡按山東兼理監軍督餉監察御史晉陵

淳小子陳昌言題。

恭謁先師林一首

萬古包藏元氣中，高明博厚地天同。源源洙水本無息，秀鍾尼山耳不窮。植木森然鸞鳳萃，崇垂先聖玉金封。幾年瞻望馳懷想，今日登堂識聖容。

明崇禎壬午秋七月、

賜進士，巡按山東兼理監軍督餉監察御史晉陵

淳小子陳昌言題。



校記

①金弊：當作「金幣」。

②會：當作「首」。

③「林」字上下疑脱一字。

④玄秋：按「秋」字失韻，疑誤。

辭賦

[宋]鮮于侁告孔子廟辭

曲阜兮道墟、先師兮闕里。神髣髴兮如作、沸凝淒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從冠服而四來。嗟遐歷之不測發乃商賜之為疑。羌紛紛其變作兮悸道違義而弗自知。顛六藝之折衷兮取舍纓領而協十道。後世苟輕肆于胸臆兮必遽貽千訴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矩。後學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給。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為冠兮紳忠信而爲豕。裳道德以為粢兮服文章而為帶列籩豆爲左右兮蘋藻牲牢而潔肥腯王醴以爲酒兮錯變羅而為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歆。

[明]李傑弔聖檜辭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悼、且曰、廟貌修復、我

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于晉、復榮于隋、又折于唐。復榮于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燹、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爲贊務、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于故處。教授張須為錄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為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衿坤兮左幹象乾、膚文瑑起兮一如斜纓、迴柯偃蹇兮蛟龍相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霾。稟種特異兮材貞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乎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有載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華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彼毀兮元氣鬱而蘊精。迨寒則之隕零兮前榮勃乎其舊與。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喬宇孔林辭 有引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

命禱雨于山東境內山川、道經曲阜、瞻拜聖林、感而賦此。一鬱鬱喬林、上敬空兮。環抱數里、靈秀叢兮。於惟先聖、歸故宮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兮。鑒此後人、澤無窮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

以上辭三首

[魏]劉楨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緜驗盤昧北。紫金揚暉於鴻蟠、木精清先乎雲穴。岱宗趣其層秀、千氣霧以鳥趣。其木則赤旄青松文楚蕙棠洪餘百蒯扃從穹阜。竹則填彼山堤陵羅陂城。夏游擯包、渤瀚並殖翠。實離離鳳凰陂食木。崖罘蟣各有貴綸。淵首華尾、豐顧垂纓。戴兵挾孙盤卯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豨[1]宗招歡合好肅戎友肌。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擢瞿日之珍斧畢明月之珠。瑞舞人就列、整齊容華。和頹揚條紛風長歌。飄乎炎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樂修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三七、天漢指闕、民背被洙、闕于水涘。襲帷霸津、丹帳覆漭、蓋如飛鷁、馬如游魚。處門襲發未乖、含光路殿、歸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驟。甃迅雷於長徐、若有閩而復亡。其閟周光君騎昭浚達。涤漁分浪以帶石坝、文閟變蝶華王侯津判[2]乃大狩、振揚尖威、教民郎戎講習與詩[3]落慕包括連結營閏毛群殉礎羽旂顣剝填萌墾昳、不可勝錄。

[唐]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

魯共王蒞宮於孔氏、壞宅於闕里。聞金石

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冷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來、非絢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禋以祀、徒在廟而見縱、豈升堂而足履、嘗賓擯齊而進、拾級而前、謠近納盛、興鏘始傳、式誠壬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揚衣若化乎三千。信不舉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金也振存容而無闕、惟竹也、絛吹噓而未歇。喈喈磬石、如荷貴之彷閒、杳杳揮繹、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樂之盛、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飄環棟宇、繚繞庭除。析撓捷



彼激如繹如。心方致乃，樂可依於。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而羅魚。疾徐有則，赤海不忒。非畜以知政，非作以崇德。藏書之壁，將繹繹而難兮莫之盛，作洋洋而未渦。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遽簴無覬，罔可捲欲，鐘於二四、配聲英於三五。及夫鏘爾樂闋，油然思深，擬與且鶩夫盈耳。廣於由是而觸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而皇家始崇儒，乃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篤逸韻之再聞。擴乎樂府之盛。

王嵩魯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硯無雕飾、古石猶存今

人尚傳。從數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壬近霸乎止，義徂義遷，任往廼於几席，垂翰墨於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捐。洎乎俗迷聖賢，教遺齊以列廟以居先師，彼至上，燮燮以光，徹下暴暴，以色閭介爾，負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闕崇禮樂之仍躍，嘆詩書而未兮。聖人乃蔽以褒貶垂以典增，必藉茲器，用成斯文。蓋不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鋼模邈背、雕飾為用。斷髡而久，橫彩細而不絕，黍綠水而常有。豈如石烏斯為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旁積畫霧，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揶香先哲，攻文後振，明秉筆以當則，覬含毫而頌聲。

蔣堤壞宅得書賦

孔氏之君、中藏古書。當霸壞祭之日、見亡於秦焚。誠之餘

卜數偽為，綠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竹簡，世以傳諸常其漢儀，兵戈魯修，宮披將窮，下國之後，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座，方取地以崇君，摧折所儀，遂得書於脂壁，巷夫其宅也，人亡道窮殘跡於中，尾簾而非階，缺裂塵飛而塚，堵空漆經也，必埆之庭，將為蕪路，竹蘇未入之室，欲劍離宮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蠹侵而鳥跡獄衡士蝕而韋編欲朽，墳夏不刊之典，出彼巧壞殿周將良之文，存於培壞。於是升彼堂兮棄否簡馬信遺宅兮，必取守古文兮，何傳將上棲臺。

明長沙李東陽奎文閣賦

倚新廟兮既宮，突高閣兮麗穹。海之右兮

山之東、條灝淼兮爭龍從。納沆瀣兮極鴻濛表，日觀兮承天風。忽秋令兮始肅，見奎畢兮正中。初從倚兮攬前哲，徘徊兮戶外。殿庭兮嵬嶷，與茲闕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墳屋懸兮加蓋昔。金元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數軒攜兮煨燼紛。尾傑兮浮遊，及輪奐兮鼎成，鶴冠裳兮歲華覽。寶劈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娉彼齊雲兮落星，懷聖兮恍覺，或龔避兮見京。夫豈君覩羨墻兮故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蝌蚪兮孔壁，恍金絲兮聲聲。感春秋兮絕筆，憶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籀史，脫虐燄兮秦坑，稽神鬼兮訶護，闕山川兮精英，乃有幸編兮竹簡石墨兮漢藻。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奚問兮何名。幽并兮青交，郝宮墻兮在眼，景行兮高山，每為慨兮不淺，金書兮王節，幸吾生兮未曉，邈秋霄兮愈決，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蕭高，思古風兮漸遠，陶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蕭，聽遺駕兮可擎，尚顧波兮在挽，憩爐鳳靈有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寶，下后土兮上高旻，軼倒景兮離應，紛博典冊兮窮皇墳，麟夕惕兮求朔聞，宣徒折蟲魚兮懸義，辨家亥兮疑真，詩甫眾兮天半，降青藜兮夜分，論方舞干羽兮七旬，偏絃歌兮八埏，古樂緯兮問譯，聽環橋兮成均，殆將興兮吾道，廣不朽兮斯文。巍乎高哉，勢不可以擬茲闕之名兮，並列宿而俱存。

長沙李兆先述菑賦

歲己未、天降厄於斯文，於是宣聖廟災，燼焚所及，有

不恐言者。乃庚申八月、華陽李生兆先歸其妹於闕里、遂獲瞻拜遺址。撫心擧顧、酸楚者久之。既而自慰以爲宣聖在天之靈、直以道崇爲貴、而聖天子方步躔聖教以化天下、是亦足矣。不虞之變、蓋亦天心仁愛之所寓、而聖心之所同也。若但以土偶木刻覘宜聖、是亦末矣。雖然、服聖教者寧能恕、然于此乎。乃述深悲、製成短賦、因以述蠶名之一。其詞曰、粵自遠古之世兮、斷儀混其鴻荒。納元氣於業篇兮、杳莫窕其行機。天軸下掣以不浮兮、地樞折而不抑。以揚乃構元精之秘兮、鍾至質於三皇。及大堀之始闢兮、群聖立乎人腋、世漸故而禮樂作兮、菴綏紛而點析。至姬周而大備兮、麗繁昱於白日。用指述以道晉兮、名物煥其可識。方尋釋之可守兮、既又燬於秦。想后皇慘其紛亂兮、乃震命乎尼靈篤降聖於遺周兮、撫群醉而獨醒。奕若起而繼絕兮、闢大道於周行。眷彼青矜之學士兮、方擧軼以遐征。望前聖之滅述兮、獨吾孔謂之大成。佚後聖之深期兮、撫莫如其來之所從。如窮谷之春兮、如晦月之明。如東之弊兮、燊木以爲衡。如洪濤之酒天兮、只籌騁之以東。悲道提之歌既作兮、哲人云萎。昭治決于群經兮、不傾以顯歷帝系、而莫之敢違兮、咸取則而就矩。身沒世而道自存兮、燭汗暗以停暑。兹逢聖明之繼緒兮、乃上鵬乎奎光。新遺金之華構兮、揭意匠於宮牆。方傑製以雄瞻兮、庶有所跋企而不忘。雖道如水之無不在兮、壺亦求之止息之故常。何回祿之不仁兮、敢妥肆其荼毒。豈彼蒼之罔聞兮、抑指順而降辭。遊銀濆而不注兮、豈灌沃之可撲。肆衡奕以上征兮、爍紅雲而勞墻。驢長風以翁墻兮、蕩千金于條忽。悲棲神之肖像兮、嗟復質于陶厖。絕神鬼之揭訶兮、欲肆力而莫假。豈聖靈之不欲、謂至樂兮非廣廈。或未學之多涅兮、抑私淑者之昧寡。將退衆以超往兮、游何如其爲心。遊勞求滲未得兮、何鑽仰之可痿。哭兩公于三日兮、清之騎其甾碧。撤冠褒而無所於設兮、俄孔豆之莫陳。挺修撿之亭碧兮、實手澤之所存。何虛殘之熏蒸兮、與王石而俱焚。歷魏晉之枯蔞兮、備幾獎而後新。兹命脉之所鍾兮、埋無有乎紛屯。撫焦櫚之故地兮、洒予淚之沾臆。變婁風以興奕兮、動于心之怵惕。棠若旋而不極兮、行若有荷而邦立。嗟予行之集。故兮胡不及乎未災、徒遊焉於疇昔兮、豈無人乎往來。獨擬香之不予遂兮、而兹行適際其哀。倘隋皆而假寐兮、若有夢乎其側。龍光霽於彷彿兮、凄羨糈之有挹。聆天申之營款兮、倘螻蝗之誠之藏　九重之輪綺兮、威王音而增激。信修復側、不可以後兮、答與情之慰悅、返予腮而莫留兮、曾不隔乎將息。沾繁霜而拂縕兮、悵行岐之莫朗、能長巍而脫昭兮。凳悲風其吹日求嶷食於遺經兮、庶幾乎顏面之可識。

邑人李王子貢廬墓堂賦

天孫之南、泗河之滸、出魯墟之北門見省

典之百堵、堅厚墉於四周、羅上腴之平楚、乃有蓊鬱茂密、古木千章。枝侵遠漢、葉蔽驕陽。野容兮索寞、風邑兮蕭森。周旅訝看於文園、楚容疑逢於鄒林。門向是驛兮、旁逵敬嵯、磨飛金碧兮上竦于胥。駐蹕立真宗之古碣、隔溪渡涂木之方橋。列纍纍之古塚兮、憶九原於晉碣。走狐狸之鹿豕兮、徵東洛之北邱。詰撫獲之健豎兮、然後天滙遊予、始一一而得詳厥自周未文宣聖父焉縱荒、氏傳從振古、鳥鵲未觀其擒巢荊棘不前於宿蔡、前距化臺、步武而四有菴一巨僅可依樓、是爲端木之考槃、而鳥道蔡紆猶存於故蹊。想夫麟角群鼓、泰嶽云顏、三千抱慟、七十銜哀、傳約息善誘之旋、狂簡失中正之栽、罔不心喪守制、帅地號天、如無枯持、滂泗潸然梅梅藹藹、鷄斯徒號、毫三歲之既單、整棄囊而褒卷、偉穎悖之俊賢、勝東輪而蕩轉、慨時序之彈深、覺綱繆之尚淺、洲失齋之途朋、返機檀之故埠、爰因撼以焉發、力草券於鋤剪、涸之波兮夜濤濺、弟子之淚兮淡盜匪而進泉、不之風兮扶撼城、弟子之寐兮實有標而密棚、翁仲與居兮孤理、與遊汞頻擴藻兮、春焉後秋、覺海旭之載升兮、而日江濮秋陽、一想首其如在、撫墓楷之叢霖兮、而曰哲人繁木、胡造物之能壞、吾藜羹之召慘兮、猶幸陳恭系溶之未窮、吾佳號之一恥兮、涕申申、天天忱然、於疑聯之中、師之眠兮迸真於茲、師之魂兮去此何之、俯而頤耳兮如聞

其紛歎仰而注目兮如侍其光儀月靡日而不深于褻日靡躍而不愬于思顯兗一遊其過而隱金鴉不管其躍光儀何瞻而匪杳巘何過而非壇凡其流離項尾孤苦伶仃形尉其影影兮其形負土者開之而報本慰雷者倣之而效誠哀菡薄雲天百世以來齒冷夫陳相之伯外聵悲聯夜月千載而下僅獲夫靈武之侯程方其拋五內之赤忱寡三耆於再淚並青松與幽篁不敗稠而易葉夫然後割恩以義捽里言旋徑旐蔬而委之於風揚膺不違而付之於絲懸伊嚱兮出潛自得螢火兮高下空然是室也與姿特可客癈孫之跡不過數椽方之周迴數里雖若豫讓夫靈光之巨麗至若流芳萬禩斯文蓋擬諸獨存之巋然吁嗟乎夫子之聖固百世以前知胡為乎顛倒衣裳但預料夫後世之男子而視予猶爻曾暑不及後有身後之穎淵。

安邑李格檜樹辭

繫聖道之大兮卽一木而特奇鐵幹石皴兮振古如茲符乾象兮左幹合坤德兮右技挺援而干雲日輪困而蟠龍龜豈山靈之孕毓兮卻隱源之培茲夫何以倏榮倏枯兮遜元御氣而不知其所為。惟聖人之手澤兮歷萬劫而不衰。

銘讚

唐韋表微麟臺碑銘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既盛通理合宜數昔殷道刓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殷消周德陵遲道靡所歸繇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畢修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寶無王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則公之封用四代之禮樂淳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與廢之運知作者在巳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遐綴絕緒中舊章變其禮文酌為典憲挈丘常之墜緒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迷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照厥功救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溺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寒其添哉仁義為冊統權褒貶為爵賞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刑國之輔下無將臣之勤敵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督者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麒麟之士得三家之衰興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厄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舍於季孟繫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各為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羈於賤夫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時以自靈彼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遠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麟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故示人以疑之也元和五年冬十二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鄉陽將聘訪古經獲麟之墓琢石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蹤成先聖之不偶俾麟出而非時徘徊則道所作銘曰一二饑陋嗣三象乃秀聖道埋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時兮幾為來哉周雖不衰孔定詩聖詩書載酬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聊歸正門嗟麟兮克郢等侖聖與時食化行道尊尚或事異身窮道

存。於邪豈邑、柄追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辰。運極數敗德、至非否。楚國寢貫、泰封兮。繇後觸初遘④阨崎嶇、闕⑤聖。吁嗟麟兮、麃有仮止。世治則麟不世亂則磨出、非其時麃虎。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宋】王禹偁魯壁銘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惟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惣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嘗周之衰則否、鬱骨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熟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契乎三墳、言大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於臣則皐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燼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又不聞皐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後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倣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風、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籯、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夫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責盡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一銘曰、擄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諦之者伏生。發與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螢。秦之坑兮未得、術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晦斷文兮用之不息。

石介撰道輔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閒、為沴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所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和、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獲之而莫露也。祥符某年、寧州天慶觀真武像下有蛇妖、極桂與郡刺史日兩至於其盛朝焉。人以為龍。郡州之人、內外遠近、無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祗、無敢怠者。今龍圖待制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誑乎。或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無異焉。郡刺史洎州內外遠近、莫不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白日。故不能肆其凶、凶而成其妖。或易日。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閒、有純剛至正之氣、或纏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亙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為大史簡、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級、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鰐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數孔法。舉罪趙、有晉人懼。辟老子、齊州明。距董偃、折張禹。劫梁冀、漢室又。佛蛇彼、學德行。蟒魚徙、謝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恠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⑧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戩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黨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諫吝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邪臣、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任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笏銘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德剛正直。公推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妖淫⑩。公之在朝、撓人乃消。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實之。烈烈其光。

【金】高德裔杏壇銘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蹊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元】張須聖檜銘

茲檜之榦、高參于天。茲檜之根、深及于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



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芬而遠、色殷而堅。誰謂崑崗、良玉以瑱。誰謂斧斨、美茹以速、彝種載訟。有芽其卷。茁乎覺閭、東廡之偏。乃徙致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學者三祀、蔘蔘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于億萬年。

[明]李東陽詩禮堂銘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于過、其徒是稱。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嗣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圖存。萬世是師、刻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彼爽則然、刻我中幽。新廟既闢、新堂亦遂。有來綿綿、世守勿怨。

金縧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闕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縧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宋]羅璧孔子師老聃辯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轉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後增許多老子謂藉孔子言語、孔辭作家諱、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蘇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將去孔子求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聖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秉、而問禮老子一語、又術見諸書、莫詩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吊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萬其徒容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義、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盡推大周公、彼其發想、猶與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儒、最的論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歸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為孔子分說、未以竊言及尊師之意、樂破莊子之妄耳。君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為周藏史、藏皮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曾論何雜一諱及聃、而聃之理何不盡傳其徒、而其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未敘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宋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則皆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洪邁有若辯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子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誕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乎。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諱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若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何而師之也。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元]羅泌窮桑辯　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啟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

有羲和是主月月臨出入以爲晰明蓋指暘東之地故謂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太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窮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魯南川穴之說正自異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葬空桑則爲莘陝之閼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角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乖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顓而遂游章句西皇所底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衍而小顓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或陽故成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兗州其泉宮郎武帝之大時顓頊繼少昊也故與紀頡項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遂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墟乎都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明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甚預匡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謨爲二十二年諸說以爲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諸爲不易之論胡舜陟王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雖涉之議略與宗翰同故興祖于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焉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謂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巳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壬是孔子之生巳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可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幾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築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代去孔子時又爲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古今良史則其時又後于穀梁公羊二百有餘歲矣故其圖缺跡遠言則無徵乎爾即是而知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爲的然以春秋所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巳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月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之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註家謂巳酉爲巳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派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于考據宋之大儒博文該識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遜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錫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寗武臣于衛然後得辭圖而去按武于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未武子之乎相巳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已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數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十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非此他書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

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太多。夫言行且不得眞者若多而況于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藏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焉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以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古人休辟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巳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卯此野人之語合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旣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而司馬遷之諸儒又從而遊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遂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巳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巳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寅歲上遡巳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知。曰衆言紛淆者、嘗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家之於傳不備、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道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殺也、何言之若易易恥、曰是非爾所知也、雖聲祖徐之松以爲賊盡剡溪之藏以爲楷、未能攷吾家也。皆曰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吳沆孔子封王辯

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有借稱王者矣、辯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者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僭名、夫子之生也、不推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欲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至今封之而不可哉。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者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于當時、而其教實善于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孰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考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主爵之貴爲陛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人高弟子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狗同惡異、而不本乎王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悖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若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余之說、則鄉得罪于天下不傚也、惟得罪于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頌

春秋 魯人孔子誦二章 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誦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大成，又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漢 張超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魏 曹植孔子廟頌 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祗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晉 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奸雄闚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遐矣三代，風馳雲邁。

明 聖駕幸辟雍頌 孔公恂撰。 天開

皇明，登有萬方。垂斯百年，中葉彌昌。

太祖太宗，仁廟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天祐

國家，俾熾而昌。全甌所統，付之我

皇。我皇御極，清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洽德融。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曾不踰年，式歌且樂。

皇不以盈，承以謙沖。惟儒是重，惟道是崇。以身立教，事此儒雅。乃命太常，毛於牛羊。錫羨太獻，有苾其芳。乃命倌人，法駕以陳。玉輅龍孫，繹繹循循。龍旂陽陽，和鸞雍雍。我

皇戾止，顒顒卬卬。斯容王泉，澤璧鼓鍾鏘鏘。我

皇謁寢，以將祀享。諸侯皇皇，大夫濟濟。我

皇於穆哉，以宜經理。綺敷休茂，掩閣天闡。神人歡欣，

皇前古莫儷。龍興而雲，虎嘯而鳳。億萬斯人，於樂辟雍。泮水洋洋，聖謨孔彰。服佩德音，沒世不忘。再拜稽首，敢作頌辭。丁以祈報，于以祝釐。祚我

皇明，如日方升。我

皇傚寧，百千萬齡。

雜體

【晉】阮籍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梁】沈約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寞。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丕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勝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道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衽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數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唐】李翱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騁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倫則於女國為聘，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齡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苛為宗資也。月去魯適衛，盜辭在於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發撤於陳蔡，亦無財矣。官乎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教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宋】歐陽修代曾參答同列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所。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入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繼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融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甄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後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穿其堂，而得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星，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不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參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廉，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衰而立，貧墻而請，當是將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辭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錚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予淵尚在，而讀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就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就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鄙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似當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為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後欲賭夫子之容乎？後欲聞夫子之道乎？亦止欲賭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髣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階，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祭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

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雖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有似文王者似周公者務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巳如有知則予獨予路葦將艱目流涕而有責於諸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台

王廉孔子墮三都論

當定公時三桓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奔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巳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蹶此而信之也慨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羞[11]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巳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權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遂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恥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少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受女樂怠于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巳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巳

石介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且四十餘世以侯于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類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巳自漢相光唐相繼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天下之道其肯蘗然蹈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德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烈於天下後得位於朝見用於天下闕下[12]徒[13]能子之道不專在於闕下也闕下又且赫然有登之諸侯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闕下乃得之今夫得夫子之道其難以夫天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得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餘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巳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規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闕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闕有舉焉闕下在朝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纛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衆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僕二千年以僕闕下闕下宜念之且天予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輿能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令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

焉若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咈諫廢忠嫉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顯言欺上瞞下貪寵忘諫尊稱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若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將之尊發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者之始皆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獻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⑭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遍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決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久於紫宸殿下佩金綬望行聲騎歸且有百數天子那錄之乃南定⑮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與萬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今嘗聞劇大夫諍曰有某人為某官時忠嬴直議案案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蘇是人王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迴五年寂興任令為某官位淵高身爨貴祿厚位渥私虎叟青殺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願此勢力榮寵有所借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莫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皆而不復言則向之忠讜直蹇謇敢言乃治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嫌乎噫士之積道德常仁義於厭身蓋殆於權位以布請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有然謀夫衰食者敷正色直已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歟無傷乎亦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推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寔隱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撓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群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因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巳乎實將施及閨家亦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耳群小人排毀不巳無是性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蘇洵孔子論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矣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于閨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巳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孔道輔五賢堂記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選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雜廁、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雜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錄湜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億安綱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聖人之道塞、則五賢迭起而輔導之。先聖生當戰伐世、法令機祥巫祝之弊亨。楊墨之迂誕、莊列之誅詭、窮聖汨常、三騶孫田術職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權不執之勢、息聖人之教。後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圯蝕、揚子惡諸子知外、誠皆聖人、獨能懷二聖三王之迹、識時者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西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華。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夷復歸正道。雖諸子詖謀。或欲攘其法、戕其教、蓁其途、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遠世辟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譏、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群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之譏。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沸顧汜之弗逮也。達者以爵其位爲慮器、太過若人、猶嫉之兇。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逃否、無傷於體。日月雖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皐陶伊呂之爲臣、功濟於當世也。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佑、亞賢之不遇、道行於後世矣。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甚、久瞻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周歷。代以斯爲艱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賢湮蔽、振之者無聞焉。道輔學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容於聖皇、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於時、跡於古、以茲爲盛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崇謂伏生之徒、以訓傳功、象設於祖東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非諸子能踐及、反不及配飲、孰甚時。因建堂於五賢所、若東圖其像、敘先儒之時焉。庶幾議者登斯堂、觀是像、覽是書、肅然革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是矣。

羅泌路史孔子生日論

何哉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薄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背而抗衡邪。今夫歲進賢、曳璿玉、亨太牢而賜塵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踐哉。奈何乘高猶道、廟闕則拷然不之顯、魏籩豆作滿、發則愁然不之省、而崇夷教泰縮。假則至於縻指踊蹐、日虞禱月施給、猶以末極。是何邪、惟其學識不至、爽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極。夫釋氏累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令日貴、大不譯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寂之、亦不知義命矣。異將有假守古上饒款孔廟者、目老氏門舞肘而過、執而紡之曰、吾譯佛利、未始不爾、爾過孔廟、何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末始漫迷、方其服時、珍藏十襲、敢之教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令橫舍經籍取具汚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爲聚訟之宮庭。麻乃博塗之闕、何錄興起、守闔而世之、從而謝焉。以令都已橫給實爲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順莫適者、稱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從方多占常、以爲他日祿寓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入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華累世奉事、毛攜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王亦自不之知。天孔子之道固不係此以重輕、逢故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存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務度之戾略爲之識、肅何傷予。暴繹齊青見藏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知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葬有定格。啓母予云、宜父畏以元辰。而五行

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遇在子、可以庚戌論。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為年七十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孔子生日。

元趙孟頫撰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為之序、且自敘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揄、後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揄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昆水縣丞僉、會生宋平、平生逵、逵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達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于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館清。文昇恐尼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族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術述家乘、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繇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識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勸以譜系為與、繼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權乎。君宇退之、令為浙西廉訪掾云。

楊奐東遊記

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閣。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迫丙午、適命監修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偕其行。丁太同德華于中、暨擬爪事孔莳器之、梁山張宇子、謝沐人郭敏、价洼出泰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孟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祚李禎周卿、汀陵約龍瀛英孺、信術李簡仲敬、濟陰江紋孝卿、梁閔李紋毅卿、華亭殷粥輔之、祖於東謝之上。既別、自西祖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騷。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墻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鄙矣。戊申晨起、器之從闕道先往。是日至兗州、會州佐孟議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詁嶧山之滕為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文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間二三千里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吳樹之表、使人窮如也。又一舍許、途于苗孔村、見戈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沂堤也。未幾、器之葉羅馬出逆、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闈、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如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錄是門入、故學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文率諸子弟任逕于廟之西在興鄒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歷廟宅、過廟學、自鱗粹門之北人齊飈在金絲堂前燕、中門之北堂取發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游爪戊鐘慢遊。杏壇之下淵廟、貌焚燬、北向鄉國大人新殿、設繪像、修詔而服、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痤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管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

之若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謙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遺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舜之而不旅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就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君吾聖人之力也所生而不見用沒而頹之以閒何貝於舜也後之有風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令日何日旬御庭下死無懷矣嚮旅悠悠禮物汞備敢為以誠告先師究閎公日夫上君子之學原于治心聖門三千徒洗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為然無事業見於嘗時無支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周而止察之日用一篇蠱府正疑亙百世之下自天子違於疏人無澄旋靈者猶從無德始乎撫邪也不可猶而知也適滿[illegible]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然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漓武則待子而義臣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熟其為功用漓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與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根之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楊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欽祀於齋聽賓王几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泗也壽知教養之久明部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宇竹渓究儀英書壇之北世傳于路撿丁石盍石之靈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歷歷若是邪一有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只盍亦慎諸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兩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之前二林在壇之南焚攄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贊勿而香氣特異趨太學秉文麻徵君九聘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父南碑亭二東亭朱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史金碑二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霍行功撰孫師範書[illegible]陰刻武德九年十

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三月翻廟文一碑江夏李邕與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史次衙奎文閣章宗時賴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判史高德香監修閣之東偏門刻顏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稱太守張府衆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廟皆出永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備門孫襲封扇署禱娃承碑汶又北行孫陋巷觀顏井亭亭殿矣北出龍門入孔林排祠思堂之上孫贊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卿號之狀拜貌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京元年魯相韓故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的述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邈若此疑後人增架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日上谷府卿者有日配其鄉者先聖墓西北白兔濟北二石獸狀甚悠林濟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此而措木以文為世所貴無荊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夜而鳳鳥有所而至數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與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現臺井在其西情去秋為水漫沒矣幸亥謂周公顧廟弟孔廟之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貴碑車轄井在北東少南水清自而其俗呼梁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殿壞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會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闕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壁如出東過源侍郊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捨高孔丈許錄町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大泉寢緣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出東北少異叛所求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自石象為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攻死神鬼所刻也請碑記始知草椰於祈符潤佈於政和而大定中四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洽乎之人狙於含修之心之所微也顏局可求則二帝三王砂先衆而為之矣稱可求乎哉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二尺闊半之厚四尺氣焉高十有三尺闊加之厚四尺趾跌十有八尺二碑贊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鼎鼎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趾跌十有九

凡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會成而金兵至也陵曰滿陵氣誠何潭附入東門象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淡之魯諸淺大塚四十餘所不獸四石人三八胸聽潤叢劉不克盡識有日有漢樂安太守兼君蒙塚者有日府君之其者折而北波沂水入大明禪院勸達泉水中石也如伏龜怒蠡寺碑云魯之泉京也灣縣歸自擾門望兩觀窮然以少正那之如紙而七日之須談笑別去則知舜刑四凶使天下翁然服之明矣號謂聖人而有所心蔑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於牖下不爲不幸矣登許公臺孝下之水自西而南流丈許而無源所傳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王子復蘇舉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修攏莫延不絶者則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脊溝村拜聖考齋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灑泮高翻背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峰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家路也自西峰而南謂孝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進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冢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錄白杜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防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右孔氏猶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敬者爲之憫比貌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峰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峰迤出昔之所謂坊具頂者是也窿嵸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智游溪橋也端南鄉大成門坎北者卯大成殿其東泗水依殿其西沂水依殿大成之後鄉國夫六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脊閣之東而南向者焉號聖侯殿大成之東齋經也兵餘燬存焉不北中和整也南之西南觀川亭也左槃中得一斷石益前進士孫陽劉爍夾廬所或日夾驪殽恐其鄙俚故叢平之峨蘆蜆在尼山西叢亭之東圃旋而下

得坤靈洞石角濺濺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營持火炙纏而入比至數丈忽際闇有光睹一室口廣兩擬許中以石牀石皆天成也而不可勁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劾而濟故可入所言如此洞名劉煒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偉鬱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許已西南瀕嶼下而出聯桑家莊歷被山二十里而近達泗其山遇兵土傳正徐州人尊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孔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募羨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東有碑旁春古墓三行西五里過黃汪村又十里蘇石經塼王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之宅四月甲寅前飯後出南門二十里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絶澗亂石如屋隗而過道者李志端鳥之前導後西北行遊太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峇傑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遷離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幟紙捷圖指匣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嶼紀侯之重堪濮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峰千佛塔光鑒亦絶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森若屏面而客樓數哉遙夕陽下山遂遷道西北而進達于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郎造鄒國公廟庭笑已入縣後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焉歡飲意久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刷山寺而孟氏諸孫後攜酒至沿竹徑渡橫橋休于僧寺之靜室良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較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遵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于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若公臺也北涉沂水蘇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雀鼠度又有足敬也丙辰出阜官佐王以私焉不敢飲丁巳將訪矍相圃會公叔遺其子治言諸官佐具酒賦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于之來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營望射關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稽土隱逕草中或其所也亭春和西年七月六日陵人麥得之所藥也竊有盛于懷麥得元措之字也是久孔族設徑席於務歷巳未謁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八

別於歸僑門外國科暨館閱之子立之護至究洲西隅吁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於而無位者或若力之不足也。況以鄙鎬之西、登鄒脊之達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與壽瀧辭頻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締為圖、且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與記。

【明】

世宗皇帝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非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祀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為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諡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為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創未暇數。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觀曾僭王之禮、寧肯自僭天之禮乎。果能潛聖人之心、必當正之也。至於稱王、滅害聖人之道。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損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鄭豚、曾皙、孔鯉八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蹈襲紛一紊、而百自因之以褻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御製正祀典申說

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大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獨爭辯、斯世期時、邦不得不辯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諡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擬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以有為。林甫之為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諡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繇是元之武宗假託之而加諡。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擔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而薦天子之服章、語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孰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籩豆、又備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宋濂撰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祠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祭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且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諸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

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依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蕝，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閒，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享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冢距當之，甯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大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與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仿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其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釋其奠，雖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渤澥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糾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四言其略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則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於豎師，太公不學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楊榮撰崇恩堂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為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溢語哉。繇是歷代以來，隆其諡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以此，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以與天地相為無窮者歟。我朝尚文運，享嘉之，食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為晉學。其孫秩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

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

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

倩文所致、將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躬屑脊過、以請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况其子孫乎、况■帝王於先師之胤乎。昔唐肅宗東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詔孔傳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傳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嘉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傳之知所本乎。異將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illegible]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乎諸作之後。

王鏊撰獲麟說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爾。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旣爲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比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鸜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易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許彬撰子思書院記

■■鄒邑■子故宅之側、■有子思書院、即當時思孟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耶。歷歲滋久、遺址僅存。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孟子暴書臺西、與孟母斷機祠鄰。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初、邑令朱寶又徙置暴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寢用圮。續令邑者得滑臺房侯、出憮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擧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構材就工、經營形衛、木鄒而已、不加雕墻巧、而巳不加飾、城階以石、暴窻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啟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巳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寔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哉。工既成、會余以省覲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曲阜知縣公堂、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錄克晏、謂余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之。余惟崇儒重道、與墜脩廢、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前賢、嘉惠後學、異乎世之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槩若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茲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余故特書之、將以諗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吳達可增置學田記

歲庚子仲春、余以督學之命、巡行阜邑。時邑令孔貞叢、衆所稱學行風優上也。孫督學使者遴選上之臨司、監司上之銓部、以聞於　朝、而後命之期月政成、族和民阜、彬彬盛矣。余方慶聖裔有人、登之剡章、而又憫聖人之後類多貧乏不給者。邑令雖切周急之義、如力所不逮何。余報命之日、急查郡邑贖鍰、除奏進外、發究府存餘百金、於阜邑置買學田若干畝、以贍貧族。仍檄行該邑、命擇二生掌其事、歲司出納之數、俾無侵蝕。邑令仍損俸充廣之、而屬言於余。余推先師訓矩萬古常存、尊聖道以澤聖裔、夷考闕志、自

北魏而下，代不乏人，奚俟余之表章哉。秉彝好德，嗣發興思，慕聖人而不及見，入聖里，謁聖墓，量力鬻資，以賑聖族之困乏，念固紛不可禦耳。籍令觀風斯土者，同有是心，孔氏後裔庶免饑寒之累乎。此固余曾置學田意也。雖然，無恒產有恒心，惟士能之。爾諸生既幸爲聖人之後，耳聞目覩，夫非聖人遺訓與，茲良觀而不以豪傑自命者，非夫也。挺立志趣，不遂逐於凡庸，諸問學不屑屑于膚近，今日發之爲應舉制義，他日見之爲經濟讜猷，令寓內翕然稱之曰聖裔得賢嗣係哉。此余與諸子相期至意，又不在匪區田畝廩粟間也。敬因阜令之請，而書之勸否，以識歲月云。

孔胤椿撰優免孔氏千百保長記

曲邑者，聖祖之梓里也。二三子姓共此土也久矣。世業儒，戶絃誦，人則衣冠文物者也。賢達樂詩書，愚蒙亦樂犁鋤，耕讀之外，別所事者無之。故累代迄今，亦蠲有詔，復家育部，人咸熙熙，遊春臺上。願存恤之令屬

王朝，而就推行是縣，惟長民者是擬。自視邑者弁髦典章，以致吾族無徭差之名，有徭差之實，如千百保長，尤爲難堪。有水源木本之思者，獨不動心乎。惟我郡丞宗文加意愛養，計民間宿弊而一新之，以利無遺興，害無遺除，口碑載道，籍稱。況吾族者，蘖衣冠之素，思禮之隆，俾其苦于堅伍，非制也。丈心計之曰：上有令而吾不舉，則負吾　君，家有恩而人不沐，則負吾

聖祖。負吾族，乃慨然下令恤焉。嗚呼，曠典之湮沒累世，而聚之一旦，撥雲見日，人心之踴躍自倍。執經者有俎豆之思，扶犁者無壁伍之擾矣。說者曰：公私其族乎？然自貞觀開元之後，定爵者非一姓，嗣服者非一人，何歷代之因革有異同，而聖聖之隆恤若合符也。王者亦有私耶？語云：莫爲之後，繼盛而不傳。此舉也，沛澤于久湮之餘，舊典不墜，是列聖有丈而盛美著也，謂丈緞往聖之心也。可當人心否塞之極，而去蔽扶舉，則開者不復塞，謂丈貽永世之利也，可深是家家戶誦，人多學道君子，而衣冠文物想見漢家

張鳴鈞謁孔子廟記

威儀矣。凡我宗盟，誦丈之德，於不衰。丈諱貞叢，字用茂，茂所其別號也。今晉秩昌府丞，乃理縣事。闔族感恩，豎碑，非徒頌丈德，實以詔來者云。

大哉

聖道！德侔天地，教化亘古今，百世之王所莫及，生民以來所未有。昔人之贊備矣，余小子復何贊焉。獨念士人誦讀詩書，聞見泥于鄉隅，足跡局于庭戶，終身不得登騰里之堂，仰觀宗廟之崇隆，勞睹禮器之美，備聲如藏，高履學而捫簫，抑樂不能彷彿其形似，是遊生平之大塘也已。余生也晚，童年入塾，稍長出就外傅，日以洙泗杏壇爲措歸之地，心切鄉往，恨不一至其處，必竭展拜之誠，償所志焉。而儒生誦習，不出齋序，比得釋褐，登朝清切

禁近，顯益莫遂。丁未年暮春之月，奉

命巡察山左，貞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治益求治，安益求安。東省雖密邇

畿甸，猶恐耳目有所未及，復遣使臣旬宣

德意。一時黃童白叟咸鼓舞歡忭，加以特雨淋漓，麥苗蓬勃，村墟籬落，鷄犬不驚，故雖原隰驅馳，遂快然若無所事事，因得一乃心志，齋肅告虔，向之積愫莫遂者，一旦得親拜，竭于榱桷几筵之下，其扶與磅礴，若龍臥虎踞，而不可繼禁也，其廟貌巍峩，芒天闕象緯，而不可逼視也，丸松怪楠，天矯盤挐，古鼎宗彝，陸離斑駁，杏壇之講席無恙，靈檜之手植猶存，當年轍跡所經，赫赫若前日事，而豐碑古碣，經數千禩，苔蘚剝蝕，而不可磨滅者，又曷可勝道。噫吁，覩止矣，生平之願于茲始遂矣。方今

聖天子加意作人，振興文教，旰食宵衣，汲汲以端士習、正人心爲首務，故凡尊崇

至聖之典，前代行之有欽者，迄於今底于至極，增無可增。憶自甲辰

聖廟之災，

特須內帑金錢，不下數十萬，庀材鳩工，歷有歲時。

今且將成在望，煥然將改觀矣。學者幸生右文之世，值大道昌明之會，如能以誠正爲丕基，以修齊爲堂構，以功業文章爲丹雘，天子之教行，至聖之行，庶幾聖道之干城、宮墻之屏翰矣。則余向者景行之素志，而并願與天下學者共勵之也。是爲記。

校記

①緌：據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六五，當作「綏」。

②判：據右引，當作「邦」。

③詩：據右引，當作「師」。

④迪：據本書卷一八所載此碑，當作「迫」。

⑤闕：據右引，當作「闕」。

⑥未：據《徂徠石先生全集》卷六，當作「表」。

⑦獲：當是「護」之誤。右引作「覆」。

⑧丘：據右引，當作「正」。

⑨任：據右引，當作「在」。

⑩妖淫：據右引，當作「淫妖」，「妖」與下句「消」爲韻。

⑪羞：據《明文衡》卷九，當作「夫」。

⑫天下：據《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三，當作「天子」。

⑬徒能：據右引，當作「既能」。

⑭違：據右引，當作「連」。

⑮定：據右引，當作「走」。

⑯五上：據趙孟頫《松雪齋集》卷六，當作「五十」。

⑰局：當作「苟」，見楊奐《還山遺稿》卷上。

⑱脔内：當作「寓内」，蓋形近而誤。

奏表

奏疏

唐魯國公請修廟奏狀

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聽數仞之牆、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於彝奠、而揖讓頗紊於粢盛。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肸蠁、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懇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敕、鄆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溢

豁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佇聖門以弘教。特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仿。付所司、牒至准敕、故牒。

咸通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牒。

宋王欽若請敕修廟奏狀

京東轉運使、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修蓋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爲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皇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祠、頹陋闕修、宗久盛廢業。仍令誦諷之地、或爲置對之司、混搒撻於絃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須於明制。欲乞特降敕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省錢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

臣官員等在廟内居止。所貴斯文諴耀、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風、用洽舞雩之理。中書門下牒、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牒至准勑。故牒。

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

四十六代孫孔宗翰奏請襲封祀廟奏狀

中散大夫、鴻臚卿孔宗翰奏、今有管見、雖干臣本家之事、上繫①朝廷典禮。臣伏見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自西漢以來、有褒成侯之國、魏晉以降、又有奉聖、崇聖、恭聖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咸以百餘奉祀。聖朝祖宗以來、益加崇封。真宗東封禮畢、親謁儒廟、眷遇隆厚、恩禮備至、貴道之美、冠映古今。然名有未立、必待聖朝而正之。蓋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且承襲之人皆取嫡長、父死子封、不必有德。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祖塋。以至於法度不脩、庭宇頹敝、恬不爲怪、魯人傷之。欲乞特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今後不使襲封之人兼領他職。仍乞別立請俸、終身使在鄉里。如此、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祭祀、敦睦親族、上以稱聖朝風化之美、下以爲聖宗家世之幸。

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臣寮請世襲給田奏狀

臣寮上言、切以魯中孔子廟貌、闕里之所常儼然。而錫田之數不足以贍族人、襲封雖存、未免有事奔走、甚非所以尊崇之意也。方朝廷日新盛德、推獎名教、仰惟先聖、宜極尊崇。伏望聖慈明詔有司、講求典禮、增錫土田之數、別異世襲之人。使天下四方知朝廷尊崇之意、而於聖化豈小補哉。伏候勑旨。奉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聞奏、付禮部施行。本部看詳、前代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孔子之後、優錫田邑。然未嘗明立制度、故承賜之禮有時而廢。我國家褒崇先聖之日隆厚。真宗常賜經史於其家、使兗州擇儒生講授、有以見祖宗尊奉聖祀、度越前代。今衆祭議合依所請②、宜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貴道之本意。

四十六代孫宗翰請增林戶奏狀

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其間。岡

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看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恩澤、鄒魯聖師之地、衰敝③如此。臣昔在慶曆中、曾記一事、深過知兗州日、乞以廟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疏入、哲宗遂詔如舊。

元祐五年十月。

元王惲請立襲封衍聖公事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襲封、以奉祀事。會驗國朝自壬辰年間、欽奉聖旨、於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赴闕、令襲封於魯。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令曲阜令治承攝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國家尊師重道、焜耀百代、三教九流、莫不崇奉、豈惜一人爵祿、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聞奏、明考族譜、令宗親推其賢而有文者、襲其封爵、俾奉祀事。以明天下風俗之本、定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王惲請教孔顔孟子孫事狀

伏見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顔孟子孫故往者特設教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業聞望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後有無選三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等官教育、庶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閻中奉請增襲封品秩奏狀④

翰林學士閻中奉奏、竊惟先聖文宣王之後、自漢以來、襲封公侯之爵、俱有食邑。歷代相仍、至唐宋金、視舊有加、各依品秩、須支俸給。國朝有天下、累聖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位、首授五十三代孫寧州知州孔治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祿、未嘗給賜。古者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上自一品、下至司縣小吏、俱有俸給。況朝廷崇尚聖人之後、既已須降宣命、獨領虛名、未霑實祿、豈稱爵祿相須之義。照得前代襲封、各兼他職、視其兼職以爲俸廩之差。今既無兼職、若止視散官

品秩照依隨朝正四品例每月請支俸鈔俾之有爵有祿以奉祭祀益見朝尊崇聖道之意。

大德四年七月十六日。

明請加禮樂題本

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等題臣近者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等參稱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撤。以此觀之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前元亦非

聖朝之制。臣以爲不然。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因所當因革所當革。

太祖高皇帝正祀典百神封號凡前代所封者盡行革去惟孔子封號仍存其舊天下郡縣皆有元時三皇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惟孔子塑像除南京太學用神主外天下府州縣學元時塑像悉存其舊。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爲萬世之法豈可謂所革者爲

聖朝之制而所因者非

聖朝之制乎。又謂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所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爲尊崇之實。臣以爲孔子之道不外乎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若不能備其禮樂則無以將其誠敬報本之義既疎體道之功安在。臣今查得唐開元中始封孔子爲文宣王被衣袞冕樂用宮縣。當時袞冕之名通乎上下天子之袞冕十二旒十二章一品之袞冕九旒九章。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者已用天子之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朝始加孔子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皆冕十二旒衣十二章。

聖朝孔子冕服籩豆樂章悉因元制然而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禮既不明樂又不稱孔子在天之靈必所不享。夫禮樂之因於前元者既有缺略則法制之明

聖朝者當爲釐正若事因循不加釐正後世君子必見非笑。如蒙

准言乞

勑內閣大臣并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詳
議、首則正其封號、合無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
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
故從前代以來、皆用天子冕服。封號既正、則冕
服與封號相稱、而禮不爲僭矣。次則增其器數、
合無將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
舞增爲八佾之舞。器數既加、則佾舞與冕服相
稱、而樂不爲缺矣。禮明樂備、則可以格神靈、可
以厚風化、可以補前代缺略之典、可以備
聖朝尊崇之制、誠爲便益。緣係建言文廟禮樂事
理、未敢擅便、本監官於
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是、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籩豆增爲
十二、六佾增爲八佾。通行天下、該衙門知道。欽
此。

禮部覆本

禮部尚書鄒幹等題前事。臣查得先該國子監
祭酒周洪謨題、臣聞近日有人建言、或欲加孔
子封號、或欲封孔子爲帝、要見
聖朝尊崇先聖之意、以備一代之制。臣按宋元加
大成至聖云者、不過言集群聖之大成耳、初不
見聖人化澤流於後世之意。若欲形容聖人道
德之妙、化澤之遠、必須以聖神廣運爲詞。蓋大
而能化則謂之聖、聖不可測則謂之神。聖神之
體、配天地而無外、則謂之廣、聖神之用、行萬世
而不息、則謂之運。此四者惟孔子足以當之。如
堯之德非不廣運也、而止於百年。舜之德非不
廣運也、而止於一世。惟孔子聖功神化、流被萬
代、此所以賢於堯舜也。故五代周太祖曰、孔子
百世帝王之師。宋真宗曰、人倫之表、帝道之綱。
宋高宗曰、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元武宗曰、儀範
百王、師表萬世。是皆謂孔子教化無窮、在所當
報。而唐儒韓愈亦言、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
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
者。信哉、聖人化澤之不可忘也。至於欲封帝者、
宋真宗亦嘗欲封孔子爲帝、下有司議、或言孔
子周之陪臣、周止稱臣、不當加以帝號。殊不知
夏商周之稱王、猶唐虞之稱帝、因時制宜、非有
降殺。是前代之王、天子而稱王者也。後世之王、
藩國而稱王者也。若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止

宜稱王、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夫子陪臣、不當稱帝、則非崇德報功之意矣。善乎先儒羅從彥論之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大體惟其稱而已。而或者不論、乃以别之陪臣爲言、豈知禮者哉。臣又按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其衮冕。宋徽宗考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二旒、服十二章。今

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其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六佾亦非天子之樂也。如蒙

準言、乞

勅禮部會多官詳議、或加美謚、或封帝號、皆無不可。如不加封、合無將大成至聖四字易爲聖神廣運之類。如不封帝、合無表明孔子周人、當依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況今既有天子冠冕章服、則亦當用天子籩豆佾舞、合無將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使天下後世知

聖朝尊崇先聖而報其功者、既正以天王位號、復祀以天子禮樂、與唐宋元之所封位號不同、而禮樂亦無不稱也。又樂舞之制、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舞羽反居乎上、樂器反居乎下、殊失古制。仍乞

勅禮部著落典禮樂者、將諸樂居上、舞佾居下、爲當。緣係文廟禮樂事理、未敢擅便、本監官於

奉天門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照先該國子監學正梁端奏要加封孔子。本部會同內閣及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少保吏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等、查得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節該欽奉

太祖高皇帝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

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
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
之意。欽此。欽遵。及查得正統十二年三月二十
一日、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奎奏要加封孔子、
本部會官議擬覆奏、奉
英宗睿皇帝聖旨、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已有大成
至聖之號。
祖宗以來既仍其舊、不必增益。欽此。欽遵。天順八
年十一月初九日、各官於
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今祭酒周洪謨又奏要將
大成至聖易爲聖神廣運四字。臣等切惟聖神
廣運四字出於伯益贊堯之詞。昔宰予謂孔子
賢於堯舜、則非贊堯之詞可盡孔子之美。不若
大成至聖四字出於孟子、中庸猶僅可以議擬
者也。至於所言令
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旣用天子之禮、則
亦止用天子籩豆佾舞之數二節。伏惟
太祖高皇帝建都南京、於創國子監、止用神主、不
設聖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奏

勑撰文有像不上繪、祀以神主、歷數百年、爽習乃
華之說。今國子監所有孔子塑像、皆因前元之
舊、不忍撤毀耳。以此觀之、孔子冕十二旒、衣十
二章、蓋因塑像之舊、亦非
聖朝之制。而籩豆佾舞之數、則
祖宗斟酌已有定式。若論孔子之功、當極其褒崇、
則雖盡海陸之珍奇、全天子之名器、亦未足以
盡報本之誠。所以我
朝
列聖有見於此、舉因其舊、無所增改、爲此故也。今
周洪謨所言固爲尊崇孔子之美意、但累有奏
准、仍舊爲事理。況謚號之易否、器數之加否、舉不
足爲重輕。所貴於孔子之道、身體而力行之、擴
充而推極之、以惡綏元元、保乂邦家、使舉世崇
至治之澤、享太平之福、是乃尊崇孔子之實、
聖君賢臣所宜留意者也。所據封號、籩豆、佾舞俱
合仍舊。其要將舞佾居下、合無行移太常寺、詳
考南京洪武永樂年間丁祭舊制定奪、未敢擅
便。本部尚書姚夔等於
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是欽此

成化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視學奠禮奏本

禮部題爲禮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題近該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內開

皇上於今年三月初三日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臣爲分獻東哲官衆幸莫大焉竊觀儀注內一段開稱導引官導

上詣大成殿陛下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執事官各先斟酒於爵俟導

上至拜位贊就位百官亦各就拜位四配十哲分獻官各詣殿陛東西階下兩廡分獻官各詣廡前俱北向立贊迎神樂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陪祀官行禮同贊搢圭

上搢圭執事官跪進爵樂作

上受爵獻畢復授執事官爵奠于神位前樂止贊出圭

上出圭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仍以次出殿門外東西向立典儀唱送神樂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陪祭官行禮同導引官導

上由中道出分獻官以次退若依此儀注則分獻官始終不拜矣

聖上拜陪祭官俱拜獨分獻官始終不拜恐非禮也臣愚以爲分獻官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於陪祭官之前贊迎神

上在殿陛上拜分獻官陪祭官俱在殿陛下拜

上獻爵畢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復退于殿陛下原拜位立定贊送神

上拜分獻官陪祭官俱拜似爲近禮臣讀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言春官之釋奠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故無幣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此言立學事重故釋奠必以幣今

皇上嗣登大寶初幸太學即所謂始立學也臣愚以爲釋奠當用幣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

幣之禮、是行春官釋奠之禮、非始立學釋奠之
禮也。似爲未安。或以爲舊儀注如此、臣以爲舊
儀注是當從之、或有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
宜。似不可以訛承訛也。如蒙乞下臣言于禮官、
會同翰林院官議之、然後行事。則
聖明幸學釋奠之禮庶幾合乎宜、而可傳之於後
矣。臣向奉
聖旨、事有當言的、盡心來說。欽此。臣偶有所見、不
敢不言、言之當與不當、有不是討也。具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

會議奠禮奏本

禮部等衙門太子少保尚書等官臣周洪謨等
謹題爲禮儀事。禮科抄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王恕奏臣昨見禮部行來
皇上幸太學儀注、内開釋奠先師孔子、迎神、
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各詣大成殿
陛東西階下向北立、不拜。送神、
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出殿門外東
西向立、亦不拜。臣以爲
皇上拜、陪祀官亦拜、獨分獻官不拜、恐非禮也。臣
又見禮記有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註云、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
以幣、必奠幣爲禮也。言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
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今釋奠儀注止開
獻一爵、而不奠幣。故臣以爲釋奠當奠幣、爵亦
當三獻。乞下禮官會議。該禮部議奏奉
聖旨、分獻官拜禮准行、其餘只照舊。欽此。且臣言
用幣者、是據禮經而言、非無稽之言也。或以爲
天子視學、不爲祀先師孔子、只可行釋奠禮、不
必用幣、爵亦不必三獻。臣又以爲我朝
列聖即位、各止耕籍田一次、幸太學一次。若於禮
式少有未備、後欲更定而行之、不可復得。雖與
天下必奠爲
陛下言之、因見日期促近、已有成命、不敢復言。心
實不安。今既阻雨、另行擇日行事、臣若不言、是
爲自欺、非忠也。夫釋奠之禮既用牲用樂、而獨
不用幣。既行分獻禮、而於先師孔子前止獻一
爵、豈非缺典。又且差官取孔顔孟三氏子孫前
來、使之觀禮、
賜給絲衣每人一套、又賜宴。又賜國子監祭酒司

紵絲羅衣各一套、學官三十餘員、每人紵絲
衣一套、又賜在廷大臣宴于
奉天門。所費頗多、何獨於先師孔子而吝幣哉。若
謂此舉只爲幸學、不爲祀先師孔子、且如耕籍、
籍田亦只是爲耕籍田、非爲祀先農也。如何祀
先農奠幣行三獻禮、而獨於幸太學釋奠之禮
不然。況祀先農、行各衙門官齋戒、太常寺光祿
寺又奏省牲、而釋奠之禮既不齋戒、又不奏省
牲、何其詳略之不一如此、蓋未之思也。臣竊惟
皇上即位勸農勸學之禮止行一次、而不至再至
三者、惟耕籍田、幸太學二事而已。其禮皆崇從
厚、不可有所偏重、以貽後之悔。昔
太宗皇帝將幸太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
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太宗皇帝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
禮。其事在諸五倫書人以爲
太宗皇帝尊師重道之意超越宋之諸君遠矣。今
陛下釋奠先師、倘此祀先農之禮而行之、似不爲
過。異日載諸史册、傳之千萬世、豈不爲盛美之
事哉。如蒙乞

勅禮部集議、明白奏請、定奪而行之、以成萬世不
刊之典、不勝幸甚。若臣言妄誕、甘受顯戮。所言
如此、塵瀆
聖聰、豈勝惶怖之至。等因。具奏奉
聖旨、這本禮部便會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
官詳議來說。欽此。臣等謹按禮記、凡學、春官釋
奠于其先師。註云、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
已、無食飲酬酢等事、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
必以幣。註云、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
學、行釋奠之事、必奠幣爲禮也。又云、凡釋奠者
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註云、凡行釋奠之禮、必
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不合樂也。又
云、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云、學者入
學之初、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
示之以尊敬道藝也。蓋古者見師之禮、以菜爲
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而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釋菜、皆祭之略者也。故
以行禮而行釋奠、則無幣帛、差厚於釋菜之意。臣
今

天子幸學所行是也。以報功而行釋奠則有鬯、音今二丁所行是也。三代之禮無所於考、漢祀孔子、未行釋奠。唐制、天子北面跪祭。周廣順二年、車駕幸曲阜、始拜奠祠前。宋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始靴袍再拜。迨至我朝、
太宗皇帝幸學、所行一奠四拜之禮、尊師重道、蔑以加矣。
列聖相承、率循無改。至成化元年、始加牲用樂。雖極尊崇之意、然既非釋奠之正、又非釋奠之全、卒致紛紛、實由於此。此則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矣。今王恕所言、欲行奠帛三獻之禮、須讀祝、飲福受胙、始爲全備、原無舊典。其欲比依先農之祀、又係
大明集禮所載洪武舊制、難以擅改。合無於
聖駕幸學之前致齋一日、至期加帛一段、樂設而不作。餘仍其舊、庶免紛更。緣節該奉
欽依、禮部便會官詳議來說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尊先師當以禮。既成化初年有所舉、只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其餘儀物俱照永樂年例行。欽此。

弘治元年三月初五日。

請加樂題本

太常寺卿崔志瑞⑤

天子之樂該用樂器人數七十二名、先師孔子原舊樂生四十六名、同
天子之樂該添樂生二十六名、等因。到司、案呈到部、看得禮備樂全、誠爲盛世之典。況舞佾既增、樂亦須稱。合行太常寺將先師孔子祭祀合用樂器人數、照數增益。其樂器如有缺少、合行該衙門置造、及通行天下照例施行。弘治九年二月初二日、該本部尚書倪岳等於
奉天門題、奉
聖旨、是。欽此。

請修廟題本

山東巡撫都御史何鑑題、爲火災事。據兗州府備曲阜縣申、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子時、雷雨交作、火從宣聖家廟東北角上起、延燒家廟五間、齋廳五間、東廡二十八間、及寢殿七間、二世祖孔鯉廟三間、三世祖子思廟三間、西廡

二十八間、大門五間、植檜一株、
太祖高皇帝詔旨碑文拜樓、
太宗文皇帝御製碑文拜樓。遂延燒大成殿七間、
東便門六間、西便門六間、大成殿東小便門三
間、西小便門三間、寢殿東西兩便門共六間、啓
聖殿五間、毓聖侯廟三間。風消雨止、火方救息。
通計燒毀殿廡等房一百二十三間。緣係修建
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弘治十二年七月。
請修廟題本
浙江道監察御史余濂題、竊惟天下不能一日
無孔子之道、人心不能一日無孔子之教。君臣
之所以君臣、父子之所以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所以夫婦昆弟朋友。舍是道是教、固不能以
一日立焉者也。其扶世之功、直與天地而同流、
故報功之典、歷古今而一致矣。先儒曰、仲尼以
萬世爲土、其不信也夫。漢之高帝過魯之祀、見
於兵戈倥傯之日、識者謂其興漢之精神命脉、
全在於此。宋之神宗採王安石之新經爲國是、
廢格春秋、而繼代有金[illegible]是世道之
隆汙、顧所以崇乎正道者何如耳。洪惟
祖宗繼天立極、重道右文、自
國都以及府州縣、咸立學以闡其教、立廟以隆其
祀。所以釀成雍熙泰和之治者、百三十年于茲
矣。近者不意回祿之災、及我孔廟、殿宇門廡與
夫碑刻之類、蕩然一空。正道之厄、莫甚於此、可
爲痛哭、可爲流涕、而長太息者、又不足言矣。但
廷臣未聞有祈請之辭、而
陛下未聞降矜恤之典、是
君臣上下恬然於先聖之災也。續該襲封衍聖公
孔弘泰具奏、臣竊以爲
陛下必遣官慰祭、必發帑賑貸、必料理財物、以蓋
造廟宇、有不肯緩者。而欽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愚臣之所未喻也。昔者廐
焚、子退朝、曰、傷人乎。夫一廐之焚、孔子尚拳拳
於傷人之問。況今者災延孔廟、在天之靈、蔑以
棲托、寧不有靨
九重之慮哉。矧今不爲之計、則廢一時之祀矣。若
遷延以至來歲、又將廢因時之祭矣。崇德報功

之意固不至此。但臣一得之愚、旦暮之頃、實有
所候望也。伏乞
陛下即
勅該部與之經理、早爲完造、以安神靈、以慰人心。
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禮部覆本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瓊等題、臣等切惟孔子
之廟⑥關斯文之運。今孔廟之災、當雷雨大作之
時、實天道之變也。聖人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安、
宜當從容修造。况燒毀房屋間座數多、山東地
方連年工役不息、
衡府甫完、
涇府又在用工之際。若欲即便蓋造、則非惟材
力不及、亦非所以警天災之意。本部欲行巡撫
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鑑、親詣被災處所、
相計該造殿宇廊廡碑亭等項房屋、定擬間座
規模、將合用木植甎石灰瓦等件、并匠役人夫、
逼行計筭、明白具奏。候材料措置將有次第、然
後奏請擇日興工、則事不致於欲速、工亦易於
就緒。仍行孔氏子孫痛加修省、以警天戒、以回
天意。緣係處置修建廟宇材物、及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并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
擅便。本部尚書徐瓊等題、奉
聖旨、是。欽此。

弘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落成題本

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題、爲恤災異以崇正道
事。據山東按察司呈准、本司提督修造闕里廟
庭僉事黃繡關、案照先准本司關扨蒙
欽差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巡
按山東監察御史高崇熙案驗、俱爲前事。備行
布按二司、照依。本部等衙門題奉
欽依。內事理、各委堂上官一員管理修蓋、不許別
項差占。其合用委官人等、聽憑選委、務要嚴加
比併、禁革奸弊、不許妄費錢糧。中間若有銀官
匠作人等詭名包攬、大匠及冒破物料價值、通
同侵欺等項情弊、應拏問者就便拏問、應參奏
者明白呈來施行。工完之日、布政司通將支用
過銀兩物料夫匠數目、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

蒙呈委左參議程愈、僉事李宗潤專一提督修
建管理、間程愈因病身故、李宗潤陞任去訖。弘
治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准本司關、蒙
欽差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批、
據本司呈、爲除授官員事、備行本職接管、專一
提督修建。依蒙親詣工所督、并委官曹州同知
魏宗舜等嚴督匠作人等照依原擬規制間數、
大成殿九間、寢殿七間、俱兩簷、大成門、家廟、啓
聖殿、金絲詩禮堂各五間、兩廡連廊共一百間、
啓聖寢殿三間、神廚二十四間、庫房九間、碑亭
二座、衍聖公齋宿房十二間、逐一修建完備。財
用有餘、物料充足、官私竭力、工藝盡巧、堅美雄
壯、視昔有加。及照奎文舊閣梁柱短小、規摹不
稱、呈明本院、亦已造完七間三簷、堅固閎敞、堪
以儲藏經籍。再照廟傍原有毓粹、觀德二門、以
通出入、緣逼近廟垣、街路短促、不稱趨謁。今於
前門少北各建東西門一座三間、扁曰快覩、仰
高、謁廟入門者仰觀深遠。又前門并二門原止
三間、今改建大門、大中門各五間、與廟宇前後
掩映相稱。橋梁、甃砌煥然一新。杏壇碑類亦加

彩繪、俱完。除將支用銀兩物料、役過夫匠數目
另行布政司造冊繳報外、今將修完前項工程
合關本司、煩爲呈達等因。轉呈到臣、案照先准
工部咨、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題准本
部咨、該本部題准、備會同
欽差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布按
二司掌印官并提學副使、守巡等官、左布政使
王沂等、相計該造孔廟殿宇廊廡碑亭等項房
屋、定擬間座規模、合用木植、甎、石灰、瓦等料、并
匠役人夫。通計約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共該
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兩。要將荊州、蕪湖、杭州
各抽分廠木植、江西九江、蘇州滸墅并臨清鈔
關船料錢鈔、及山東起運夏稅折鈔、戶口食鹽、
并各司府在庫無礙錢糧、俱可存撥修蓋等因。
該本部等衙門依擬覆奏、備咨轉行山東布政
司、委官前去九江、臨清、滸墅、蕪湖、荊州、杭州、江
西、福建、廣東等處鈔關、抽分官庫守、取陸續支
買木植、甎、灰等料以備應用。及行山東巡撫、巡
按於布按二司各選委堂上的當官專一管理、
務在委用得人、計處周密。巡撫巡按時加嚴督、

比較所委官員不許別項差占、及妄費錢糧。限
三年完備。若視爲泛常、苟延歲月、以致下人作
弊、及虛費工料、聽巡撫巡按官參奏究治。工完
之日、通將支用過銀兩物料工匠數目、布政司
備細造冊奏繳等因。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已經通行。委官提督管理修建去
後、續准本司咨前來、該本院巡撫右副都御史
王儼、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高崇熙各題稱、要將
原差來蓋造
涇王府第工部郎中陳綬修府工畢、前去曲阜縣
住坐、專一提督修建孔廟。工完回京之日、聽該
部論功奏
請、量加陞擢等因。續該本部咨稱郎中陳綬蓋造
王府將完、欲照原題事理請
勅、順齎本官前來行事。議擬題奉
欽依。移咨到臣督。據委官僉事李宗泗等呈稱、先
將買到木料於各府精選匠作興工、已將啓聖
王殿、先聖家廟、寢廟造完、擇日豎立訖。及正殿
先次採到石柱、預行直隸徽州府、選取彼處高
手石工斲削鏨鑿雲花、十分精緻。其正殿木作

梁柱、瑠璃斗栱一百二十座、通已工完、處置惟
候擇日豎柱上梁。續該郎中陳綬丁憂未到、臣
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劉芳議得、孔廟工程、
見今營造、僉事李宗泗等提督管理、稍加歲月、
足了其事。不必再行差官、以費供給。該部議得、
合無將郎中陳綬及
內府官匠俱令回京、原奉
勅書進繳。仍行臣等嚴督原委布按二司官、照依
多官會議事理、如法蓋造、完報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經通行。原委僉事李宗泗等督
造、後爲照各官陸續陞任去訖、續該坐委本官
專一在彼管理修建。完報去後、近該臣等親詣
闕里、看得僉事黃繡修蓋大成殿、啓聖廟、家廟
正寢殿、并兩廡先賢塑像神牌、金絲、詩禮堂、宰
牲神庫、神厨、齋房、奎文閣、大門、中門、左右門、下
至街道坊牌、無不完整、規模壯麗、工藝精緻、比
昔迥異、足稱瞻仰。今呈前因、會同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陳璘議得、先師孔子道冠古今、惠爲萬
世、廟宇之災雖一時之屯厄、恭逢
皇上御極、崇儒重道、褒德報功、鼎新修建、起萬世

之觀瞻。今工既落成，伏乞
御製宸章，勒之堅珉，以紀一代成功之盛。更
命館閣儒臣撰
勅祭告，以妥一聖衆賢之靈，庶道德光輝，宣著同
天地悠久，高明再照闕里。斯文宗主之地，凡內
外百辟群工，孰不頌六經之遺訓，沐洙泗之餘
波。今次修建廟庭，上承
朝廷欽恤之意，下受撫按督委之勤，計用周密，克
効成功，皆先陞副使李宗泗經營布始，見任僉
事黄繡調度巧迷，早作晏息，不避寒暑之勞，雖
臣子後學職分當然，但身先多士，功亦可嘉。所
據各官，亦乞量加陞擢，以旌其能。但
恩典俱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擅擬。除將委官匠作人等先行
所司備買花紅酒禮，量加犒勞，行布政司，將
支用過銀兩物料、大匠數目，造冊徑自奏繳外，
緣係修建孔廟落成，以崇正道事理，未敢擅便。
行間續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璘亦題前事，
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弘治十七年。

禮部覆本

禮部尚書張昇等題前事，本部已經會議題准
通行修蓋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命官祭告，陞擢官員，係隷吏、禮二部掌行，合行移
咨貴部，煩照各官。題奉
欽依。內事理，徑自查照覆奏施行。等因。移咨送司，
案呈到部。切照巡撫都御史徐源、巡按御史陳
璘等題稱，孔廟落成，乞要
御製宸章，勒之堅珉，及
命館閣儒臣撰
勅祭告一節。臣等看得闕里孔廟，自古尊崇，歷代
修建。其創造廟宇，嚴設聖像，不知幾千百年矣，
一旦盡空，而有待於盛世之重新。仰荷
皇上崇重聖道，節
命修蓋，大出帑藏之資，積餘四年之久，然後厥工
告成。雖仍舊址，實乃重建，輪奐聿新，壯麗堅緻，
倍蓰往昔，非尋常修蓋之可倫也。仰惟我
朝每歲春秋二丁，於在京孔廟，循傳
制特遣內閣大臣祭祀，況東魯闕里，華夷欽仰，茲

孔廟新成、又天下觀瞻所繫、殆數百年希有之
事、理當與其禮儀極其崇重、以爲一代之盛典、
垂萬世之成規。今都御史徐源等所言、誠知所
重、合無允其所請、比照在京孔廟時祭事例、仍
請
勑一道、命文職大臣一員前往祭告。行移翰林院
撰
御製碑文并祝文、太常寺關領香帛、仍行本布政
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至期致祭。兵部應
付船隻并扛臺人夫等項、所據遣文職大臣捧
勑祭告、伏乞
聖裁。本部未敢擅便。本年二月十三日題、次日奉
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欽此。欽遵擇日傳
制齋戒等項、又該本部題奉
欽依、是、着欽天監擇日來看。欽此。
請書刻　御製碑　題本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題、爲公務事。先該巡撫
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源等奏、闕里孔子
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乞
御製碑文及遣官祭告等因。奉
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欽此。除欽遵外、臣竊
惟修建孔廟、
朝廷重事、而
御製碑文及遣祭祝文尤
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萬
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善寫楷書之人、不能
揚厲
宸章、有孤
恩典。臣奉將
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勑房中書舍人喬宗齎
捧前項
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思院
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京。該部
通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便益等因。奉
聖旨、都準他、該衙門知道。欽此。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初二日。
工部覆本
工部尚書曾鑑等題前事、除
御製宸章以紀成功、更

命館閣撰
勅祭告、咨行禮部施行外，及行准吏部咨稱、查得
有功官員事例、俱係原行衙門議擬、應否陞賞、
奏請明白、至日備行本部、覆奏定奪。等因。送司
案查。先爲前事、本部已經會議、題准通行修蓋
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巡撫山東
都御史等官徐源等會議奏稱、修建孔廟工完、
原委官先陞副使李宗泗、見任僉事黃繡身先
多士、功亦可嘉、亦乞量加陞擢、以旌其能一節、
固爲激勸勤能之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擅難別議。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恤災異以崇正道、及奉
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題。奉
聖旨、徐源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李宗泗、黃繡各
紵絲一表裏。欽此。
弘治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修廟成謝賜金帛本

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奏爲謝
恩事。准工部咨、爲恤災異、以崇正道事、先該臣題
據山東按察司呈、准本司提督修建闕里廟庭
僉事黃繡關稱、提督修建孔廟工程落成、備關
轉呈前來、已經會題去後、續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徐源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李宗泗、黃繡各
紵絲一表裏。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轉行各官
知會外、弘治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該敕封衍
聖公府典籍孫世忠齎捧
欽賜花銀十兩、大紅織金獅豸紵絲一表裏、
賜臣收領者。當日除率同僉事黃繡望闕謝
恩外、臣切惟 宣聖廟庭數罹遭於回祿、道自貫
乎日星。
皇上詔令、工既訖于鼎新、德實同乎天地。既遣內
閣儒臣捧
勅祭告、異數特光於道統、復賜
御製宸章、命工琢刻、雄篇卓冠乎將邦。臣叨領地
方、職名兼載[7]於穹碑、何期望外、金帛並頒於丙
祭。花銀粲爛、玉潔珠光、製爲祭器、子孫保守以
傳家。文綺輝煌、
君恩聖澤、裁作命袍、身心佩服而報本。臣不勝感
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廳丞張俊親齎馳謝。謹
具奏
聞。

襲封衍聖公乞免分奠奏本

禮部題爲禮儀事。奉本部送准襲封衍聖公孔
聞韶咨、照得正德元年三月初四日恭遇
聖駕臨幸太學、先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該禮部
題奉
欽依、差本部主事張濬前到闕里、行取本爵并三
氏子孫赴京觀禮。續又題奉
欽點本爵姓名分奠廟庭。除已到京朝
見外、切思本爵見有父喪、甫過大祥、未除禫服。奈
緣
君命至嚴、祖廟事重、倉皇就道、黽勉趨
朝。雖不敢以卑而廢尊、亦不敢自哀以從吉。中
心展轉、實不自安。今追近祭祀日期、係奉
欽點名數、若不另行奏
請、恐致臨期誤事未便。等因。備咨送司、案查先該
本部題、恭惟
皇上正德元年三月初四日幸學釋奠
先師孔子、該用分奠官員、開坐請
旨、點遣八員前去行禮。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具
題、次日奉
聖旨、是有點的八員行禮。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去
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照得襲封衍聖公孔聞
韶已奉
欽點數內官員、今稱大祥甫過、未除禫服、欲乞另
行奏
請。照得孔聞韶等
欽取到京觀禮人數、但以禫服未除、不敢預分奠
之數、似亦有理。合無准其辭免、祇從陪拜觀禮
等項。緣係禮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奉
聖旨、是。欽此。
正德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禮部覆本

禮部題爲禮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咨、照得正德元年三月
初四日恭遇
聖駕臨幸太學、先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該禮部
題奉

欽依行取木、蔺、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續又題奉
欽點本爵并名分真廟庭。除已到京朝
見外，切思本爵見有父喪，甫過大祥，未除禫服，不
可吉服從吉。今逼近祭祀日期，係奉
欽點名數，若不另行奏
請，恐致臨期誤事未便。等因。備咨送司，案呈到部。
照得襲封衍聖公孔聞韶等
欽取到京觀禮人數，但以禫服未除，不敢預分真
之數，似亦有理。合無准其辭免，秖從陪拜觀禮。
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襲封衍聖公孔
聞韶既已奉有⑧
欽依准其辭免分真，理合改差。今將應該分真官
員開坐，請
旨點遣一員前去行禮。緣係禮儀，未敢擅便，謹題。
奉
聖旨：著梁儲行禮。欽此。
正德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請移縣築城奏本
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僉事潘珍奏：正德七
年正月初七日，響馬強賊約有一千餘騎，自鄒
縣地方逃來兗州府東關外，劄營繞攻東門。臣
督率府衛兵快、市民人等，極力防守追捕。聞前
賊突至曲阜縣，將公廨并四街官民房屋燒毀
三百餘間，殺傷民人，擄掠婦女，當夜到於孔廟
駐劄。次日往東北泗水縣去訖。臣照得
宣聖廟在兗府東北二十里之外，地方曠野，原無
城廓。節次流賊往來，在彼作踐。所幸廟貌無虞。
近雖撥有靖海衛存操官軍四百員名看守，但
賊勢衆大，官軍數少，賊至則聞風奔散，賊退則
在彼偷閑，徒費月糧，於事分毫無益。況曲
阜縣去廟不滿十里，今該縣廳堂并城中居民
房屋又皆被賊燒毀，十無一二。合無乞
敕該部議處，趁此縣治殘毀之餘，廟貌猶存之際，
將曲阜縣治移徙廟傍，周圍量築城池，以備防
守。如此，庶廟貌、縣治俱可以永保無虞矣。等因。
正德七年正月十八日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
戶部覆本
戶部尚書孫交等題：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璜
咨據山東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政使秦金會
同按察使吳學、該道分守左參政張宦、分巡僉
事盛儀議得、
孔廟建在闕里之區、縣治坐於曲阜之地、相沿
何止百年、胼越不過數里。茲當賊盜殘毀之餘、
亟爲
聖靈保護之計。廟必恃城而可存、理所當築、縣
必待人而可守、勢所當遷。會呈到院、會同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李璣議得、
闕里廟庭、先年工料所費、委果不貲。緣在曠野、
必須建築一城、方可保固。曲阜縣治、數年盜賊
所殘、委果不堪。緣近
闕里、必須移併一城、方可居守。等因。咨部送司。
案查先爲計處地方賊情事、該山東按察司分
巡東兗道僉事潘珍奏稱、要將曲阜縣移徙
宣聖廟傍、周圍築城、以備防守一節。爲照縣治
毀而復修、
闕里資以兼守、事非得已、理若當然、一舉兩得、
不爲無見。該本部議、行撫按官員、公同布按二
司掌印守巡等官、將本官奏內事情從長計議
停當、徑自奏
請定奪。等因。覆題節該奉
聖旨、是。縣治着議處停當來說。欽此。欽遵。又爲徙
縣治、慎城守、以崇聖道事、該山東紀功給事中
柴奇、監察御史吳堂會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經備行巡撫、巡按衙門、作
急查議、會奏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既
該巡撫、巡按官員公同布按二司掌印守巡等
官勘議明白、相應遷移、別難議處。合無依其所
議、將曲阜縣治移就
闕里廟庭一處、伏乞
聖裁。緣係遷移縣治事理、未敢擅便。正德八年六
月初一日具題、初三日奉
聖旨、是。准議。欽此。

工部覆本

工部尚書李璲等題、臣等看得巡撫都御史趙
璜、巡按御史李璣各題稱、會議得兗州府曲阜
縣相應改移附近
闕里、併築城垣一座、剏造縣堂、公廨、儒學、城門、

樓鋪等項估計合用人夫一萬名、工料價銀三
萬五千八百六十餘兩。欲將修築黃河隄防坐
派夫役并夫價內支用、如有不敷、司府官員議
處、委官刻期成功一節。係干崇重聖道、保障
闕里、思患預防、誠宜先事計處。又該戶部議擬、
縣治相應移併、題奉
欽依准議。所據興工年月并工料地基一應事宜、
相應計處。合無本部仍行巡撫都御史趙璜、會
同巡按御史李璣、督布按二司掌印并分守分
巡官員再行從長議處。待修河工程了畢及秋
禾收成之後、延訪本省諳曉風水地里人員、逐
一相度地形、吉內年月方向。如無妨礙、就將合
用錢糧、或於各衙門贓罰內取給、或於泰山香
錢內支用、或勸募義士富家相資、多方區畫足
用度。其該用夫匠亦要隨宜起倩、輪流役使、毋
妨生業。其城基占用民田、於相應官民地畝內
照數給撥耕種、辦納糧差、毋致失所。逐一議處
停當、徑自具
奏定奪。如此庶有備無患、而大功可舉矣。緣係
計處地方賊情、改築城池及節奉

欽依工部看了來說、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正
德八年六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臣席書謹
題、爲陳情再乞
天恩、遵比舊例優免供給人丁事。祠祭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山東兗州府濟寧等州
曲阜等縣南城崇聖等籍仲穩等奏、切照臣等
充
宣聖廟樂舞生身役、自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一
日奉禮部咨、填
內府湯字三十二號勘合、爲釋奠事、內開
宣聖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於府州縣儒學
生員內遴選、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備行
准取到濟寧曲阜等州縣樂舞生張濤陳慶等
一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名起送太常寺協律
郎處習演樂舞生熟閒、蒙
欽賜寶鈔回還、常用在廟應充前役。俱照廩膳生
員事例、除本身優免供給人二丁、專一習演樂
舞、聽候四時致祭。至成化十二年間、該國子監

祭酒周洪謨見得、大成樂章、不能全設、奏為增
加文廟禮樂事、奉
聖旨、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增樂舞為八
佾、加籩豆為十二、增添樂舞生李整等八十名。
通行天下諸司衙門知道。欽此。除欽遵外、至弘
治九年間、又該太常寺卿崔志端奏爲陳言時
政事、奉
聖旨、是、准令添樂舞生二十六名、俱照前例優免。
其間老故、准令各生家下弟姪兒男代替。如無、
相應照例取補原額之數、以備應祭。欽此。至正
德六年間、各該州縣里書求索不遂、將樂舞生
供給人丁革去、一槩科派重差、累極未便。正德
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該樂舞生楊嵩等奏爲陳
情懇乞
天恩遵照舊例、優免雜差事。奉
聖旨、是、准照舊優免。欽此。除欽遵外、禮部咨行都
察院、轉行山東撫按等衙門、遵照舊例、仍前優
免、造冊繳部。又行給與各生印信帖文存照。至
嘉靖三年、遇例審編均徭、比被各該里書圖利
不遂、將冊內樂舞生供給人丁字樣開去、一槩
編派大戶馬頭快手等項重差。見今負累不前。
臣等因無供給、每遇大祭、艱苦萬狀、情實不堪、
難以應役。以致
宣聖廟庭四時大祭、大成樂章不能全設。伏望
皇上垂念
累朝頒降盛典、乞
勅禮部轉行撫按衙門、仍行司府州縣、將臣等原
設供給人丁科派前項重差、遵照舊例、照前優
免、庶不有孤
聖朝崇重之盛典。臣等戰慄、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正德十
三年十月內、該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曲阜縣民
楊嵩等奏稱、臣等見應
宣聖廟樂舞生身後、舊例優免戶下人二丁、專
一供給。今照各該官員陞轉不一、遵違有問。將
供給人丁一槩革去、編作雜泛差役。乞要照前
優免。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准照例優免。欽此。已經備咨都
察院、轉行山東撫按衙門、行令司府州縣、將各

生戶內供給人二丁雜泛差役照前優免去後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山東曲阜等縣崇聖
等籍仲稍等奏稱、臣等各充
宣聖廟樂舞生身役。自洪武年來舊例、除本身
優免各生戶內供給人二丁雜泛差役。後節蒙
禮部明文照舊優免造冊繳部、給有印信帖文。
今遇例審編均徭、致被一槩編派大戶馬頭等
項重差、負累不前、難以應役、乞要遵照舊例、仍
前優免一節。為照崇重
先師、乃
國家盛典、既有前項舊例、相應遵照舉行。合無
候
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行令
司府州縣、查照先年樂舞生楊嵩等奏
准事例、如果是實、即將各生戶內供給人二丁雜
泛差役、照依舊例優免、仍各給帖執照。各該官
吏務要照舊遵行、毋致再來奏擾不便。緣係陳
情、再乞
天恩、遵比舊例優免供給人丁、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五年九月十
九日、少保兼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席書等具題、
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轉行山東撫按衙門、一體欽遵
施行。須至咨者。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謹
奏為乞
恩修理
欽賜宅第、以便居處事。伏念臣自父祖以來荷蒙
累朝厚恩、不能殫述。仰惟
賜宅一事、初在於東城、後改於中城、地方俱因
狹小、又改
賜今宅、坐落小時雍坊之北。臣恭遇
萬壽聖節、赴京慶
賀、即在本宅住居。但歷年既久、木植墻壁俱各
損壞、以致房屋滲漏、風雨不蔽。去歲臣嘗自行
修蓋中房三間、所有門房餘房一應墻壁之類、
臣寔力不能給。若不及時修理、誠恐寖以廢墜、
將無以昭

盛世重道之鴻庥，亦且有光
列聖崇德之大典。伏望
皇上敕下工部，量加修理，使臣赴京有所依庇。則
如天之恩加重於
先朝，向日之誠益切於沒齒矣。爲此具本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敕旨。
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工部看了來說。
工部
題爲乞
恩修理
欽賜宅第，以便居處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據營繕所申，所丞湯傑、作頭白銳等相估得
衍聖公宅第應修房墻，合用木料，開申送司。案
查先該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孔聞韶
奏稱宅第房墻損壞滲漏，乞要量加修理。該本
部議擬委官帶領官作，親詣相看，如果損漏，估
計工料，本部措辦修理。奉
聖旨：是。欽此。已行欽遵去後，今申前因，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衍聖公宅第房墻既稱損漏，相應修
理。合用繩麻等料，於本部收有內放支，其於木
料并各色人匠工食，動支前項官銀買辦顧覓，
郎行委官湯傑督同匠作，照依原宅修理，刻期
完報，務在堅固，不許虛費冒估之弊。舉治施行。
緣係動支官庫修理宅第，及奉
欽依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是，依擬修理。
禮部題爲議
幸學以興教化、全文治事。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聖駕臨幸太學釋奠
先師，所有孔、顔、孟三氏子孫，例該行取赴京，至
期迎接
聖駕陪祀行禮。照得衍聖公孔聞韶及翰林院五
經博士顔從祖、孟公肇，合無本部差官馳驛前

去行取及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族人
各二人、仍照例一同馳驛前來供事。嘉靖十一
年十二月十二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夏言等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六十二代衍聖公太夫人喪葬　恤典謝　恩奏本
襲封衍聖公臣孔尚賢謹
奏爲遵例懇乞
天恩准令守制事。竊照臣世受
皇朝厚恩、官膺公爵、秩列文班、每年恭遇
萬壽聖節例應親齎
表文躬率顏孟二氏博士赴京朝　賀　冬至
正旦令節、恭具
表文差官齎
進。一向恪守無違。查得前代自祖父以來、凡有
父母之喪、遵照舊例、居守制。及查嘉靖三十五
年間、臣父孔貞幹在京病故、該臣具本
奏行禮部覆議、相應容令回籍、照舊守制。及以後
恭遇
聖節、暫免赴京慶　賀。其進　貢
表文馬匹并　冬年等節
表文、通候制滿之日、俱各遵照
舊規舉行。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欽遵外、今照臣祖母衛氏不幸患病、於
萬曆三年七月初七日身故。緣臣父母早亡、臣

係嫡長孫、例應承重守制。謹合奏

請乞

勅禮部查議、容臣照例在家守制治喪、以盡孝情。

其後恭遇

萬壽聖節朝　賀并　冬年等節

表文、應否仍照前例、遇候制滿之日遵照

舊典舉行、一併題覆、行臣遵守。臣無任仰哀祈懇

之至。緣係遵例懇乞

天恩准容守制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家

人劉天祿親齎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年七月　日。

襲封衍聖公臣孔尚賢謹

奏、爲懇乞

天恩賜給祭葬、以光泉壤事。仰惟

聖朝推原崇禮臣祖

先師孔子、

恩及後裔。自祖父以來、不時生荷爵

寵之榮、而殁後俱蒙

優賜祭葬、至于母妻亦膺

卹典。是皆形

聖明重道之仁、于以風勸宇内、而臣世代仰感

聖恩、與

天地同其高厚、捐糜莫報于萬一也。伏念臣祖母

衛氏、係已故宣城伯衛璋之女、於正德八年禮

嫁臣祖孔聞韶爲繼室。嘉靖十九年、請蒙

誥命、封爲夫人、鞠生臣父孔貞幹。臣祖孔聞韶於

嘉靖二十五年間病故、臣父孔貞幹襲爵、不十

餘年、旋亦病亡。臣時方幼、祖母撫育保護、恩勤

備至、家祀不墜、承顆實多。隆慶六年遇蒙

恩詔、比臣援引乞

請、得荷

加封太夫人。感

恩逾涯、增光宗祧。乃因衰病沉綿、不幸於萬曆三

年七月初七日病故。切思

聖朝優臣祧裔、蓋爲臣祖廟祀計。則祖母於臣保

育之勞、不但恩臣、實有功於祖祀也。痛恩懇昧、

莫效涓酬。伏查以前曾祖母袁氏、江氏、祖母李

氏、母張氏等俱有

恩卹事例。臣敢昧死哀陳瀝血上
請。伏望
皇上憫臣苦感至情、
推念先聖之後乞
勅禮部查照先年事例覆議題
請一體
賜給祭葬。不惟臣祖母感荷于九泉、而臣子子孫
孫皆銘戴於萬代矣。臣無任懇切仰祈之至。緣
係懇乞
天恩賜給祭葬以光泉壤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
本專差家人陳集親齎奏
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年七月　日。
襲封衍聖公臣孔尚賢謹
奏爲瀝情再乞
天恩俯照典例賜卹、以彰
聖澤事。近緣臣祖母太夫人衛氏病故、該臣具本、
援引前代曾祖母袁氏等事例、
請給祭葬。

命下禮部題覆、照依一品官妻事例、與祭一壇。仰
荷
渥恩、感激莫措。伏念臣自累代祖父以來、毫無勞
效、止以
聖朝推崇
先師孔子之義、
恩典優隆、有加無替、生歿禮數、皆出等夷。如
會典開載、凡一品官父母受封至一品者、祭二壇、
妻祭一壇。惟衍聖公葬祭照一品禮行、此實
聖明昭示重道之仁、爲風教勸勵至意。故臣祖孔
聞韶爲母袁氏奏乞蒙
准照前例給祭二壇。今臣祖母衛氏繼配臣祖孔
聞韶、已封夫人、生臣父孔貞幹、暨于襲餘、則已
爲母。而臣父早故、臣繼襲有年、前曾援奉
恩詔奏
准加封太夫人。迄今身故、臣承重、爲祖陳乞、似非
屬於妻例、而與前袁氏例同。臣荷鞠育恩深、倘
無報答、而於其身後之典、不護⑩乞全、辱先墜緒、
何以生爲。此臣所以昧死瀝哀、懇切再籲于
宸慈也。伏望

皇上憐臣哀苦之情，推念先師之後，乞
勑禮部再加查議，俯准照依
會典具載，并以前袁氏等例，加給祭壇，以全
恩典，則不惟臣祖母泉下啣戴，臣及子孫世世感
戴，而薄海内外皆仰荷
皇上宏仁至德，真與
天地同其廣大也。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緣係瀝
情再乞
天恩，俯照典例賜卹，以昭
聖澤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家人陳策親
齎奏
聞，伏候
勑旨。

萬曆三年十二月　日。

襲封衍聖公臣孔尚賢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近緣臣祖母封太夫人衛氏於萬曆三年
七月内病故，該臣援照前代祖母請乞祭葬事
例，具本
奏，該禮部覆奏，
欽依，備行山東布政司，遵奉本司左參議周舜岳，
於萬曆四年正月初五日前來臣家，欽奉
諭祭行禮。臣舉家感戴，闔族光榮，當即焚香望
闕叩頭謝
恩訖。隨於本月十二日扶柩前往祖林開壙合葬訖。
伏念臣世受
國恩，無能報答，乃茲又蒙
皇上推念
先師之義，澤及枯朽，光賁泉幽，不惟臣感刻損糜，
而子孫世世啣戴於無已也。緣臣已經奏
准在家守制，不能躬赴
闕廷陳謝，爲此具本，專差家人劉天祿親齎謹具
奏
謝以
聞。

萬曆四年正月　日。

六十四代襲封衍聖公孔尙賢喪葬　恤典

奏本

天啟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孔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臣孔胤

植謹

奏爲病故大臣事。臣繼父襲封衍聖公孔尙賢年

八十一歲，夙嬰老病，阽危，遣家人馳報原籍。臣

隨星夜奔京，延醫調治不痊，于本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病故。切思臣父係一品大臣，例應

奏報，伏乞

勅下禮部查例覆

請，一面容臣舁喪回籍。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禮部知道。

天啟元年十二月初四日、

孔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臣孔胤

植謹

奏爲比例懇乞

天恩，俯准管理府事，以便克襄

大典事。竊照臣繼父襲封衍聖公孔尙賢存日，生

有二子，長胤椿，題授

欽依冠服，長子于萬曆四十七年十月內病故；次

胤柱，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先于萬曆二十三

年六月內病故，俱無嗣。思得臣係嫡次枝嫡長

親侄，倫序應該承襲，將臣取繼到京，咨送吏部

題

准，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董理廟祀，聽襲公爵。今

臣繼父尙賢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病故。臣

謄具本

奏報，奉

旨下部，一面殯喪回籍守制外，所有臣府年例恭

進

萬壽、

正旦、

冬至等節進貢；

表馬慶

賀，典禮重大，及祖廟春秋等祀，并府事印信等

項，料理將不可緩。查得臣祖衍聖公孔貞幹在

京病故，奏蒙

欽准，將臣祖五經博士孔貞寧代理府事。臣與事

例相同、伏乞
勑下禮部查覆、將府事容臣管理、服滿之日襲爵。
臣下情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禮部查例題覆。
禮部覆本
天啓二年正月　日、
禮部
題爲比例懇乞
天恩、俯准管理府事、以便充襲
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孔
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胤植
奏、竊照云云等因。奉
聖旨、禮部查例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查、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內、衍聖公孔貞幹病故、
伊子孔尚賢奏乞回籍守制、停進
表馬。該本部題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在卷。等因。案呈到部。
看得五經博士孔胤植奏稱、係衍聖公孔尚賢
嫡子、乞要回籍守制、及服滿襲爵、各一節。應從
所請。其比例管理府事、細查孔貞幹原案無係
伏乞
聖明裁定、
勑下臣部、行令本職遵奉施行。再查節內事理、凡
遇
萬壽聖節、例該本爵親赴
闕廷朝貢馬匹、
冬至
正旦等節、差官齎捧
表文赴京慶
賀。今伊既有繼父之喪、前項禮儀相應暫免。俟制
滿之日、遵照舊典舉行。緣係比例懇乞
天恩、俯准管理府事、以便充襲
大典事、及奉
欽依、禮部查例題覆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准孔胤植管理府事。
天啓元年十一月初十日、
孔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臣孔胤
植謹

奏爲仰懇
天恩俯准襲封公爵事。竊照臣五十六代祖孔希
學、家
太祖高皇帝特恩襲封衍聖公、歷代沿襲不開外、
傳至六十一代高祖孔弘緒、于景泰六年十二
月襲爵。至弘治十六年有病未故、臣曾祖孔聞
韶即先于本年襲爵。至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內
病故、臣祖孔貞幹隨即于本年襲爵。三十五年
七月入
賀、至八月在京病故、
欽命禮部右侍郎袁煒
諭祭、復
遣行人何燧護喪歸葬。臣繼父孔尚賢亦即于本
月內襲爵。生有二子、長胤樁授
欽依冠服、長子、次胤桂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俱無
嗣早故。臣係嫡次枝嫡長親侄、承繼前來、咨送
吏部、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聽襲公爵。今臣繼
父尚賢不祿、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病故。臣
隨報喪奏
請暫管府事、護守印信外、所有公爵例應承襲。查
得臣高祖、曾祖、父有未故先襲者、有病故即襲
者、蓋以廢
賀大典、職守奉祀爲重、故先襲爵後守制已成舊
規。況
聖駕明年
幸學、臣若不及時奏襲、臨期陪
祀之人殊爲闕典。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覆
請、俯准臣襲封公爵。臣下情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部覆本
天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吏部
題爲仰懇
天恩俯准襲封公爵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吏科抄出孔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
經博士孔胤植奏稱、云云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內、該已故衍聖公孔聞韶妻

衛氏奏稱、伊男孔貞幹赴京病故、所有嫡長孫男孔尙賢見今在京、乞要承襲祖爵。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孔尙賢着襲封衍聖公。伊年幼、族人等敢有恃強欺害他的、許孔尙賢奏來治罪。你部裏還行文與撫按官知道。欽此。欽遵。今准前因、倫序猶恐不的、巳經移文該省撫按行查去後、今准回稱、查明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胤植係六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聞韶曾孫也。聞韶生二子、長貞幹、襲公爵、次貞寧、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貞幹生尙賢、賢子二、長胤椿、次胤桂、俱故、絕無嗣。貞寧生尙坦、胤植則尙坦之嫡子也。植於尙賢服猶未斬、枝爲次長、細考倫序、長委應承襲祖爵。況尙賢未故之先、於泰昌年間巳將胤植
題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近又奏
聖旨、准與代理府事矣。則今日承襲之人、舍植而誰哉。相應坐名咨送等因到部。看得孔子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胤植奏稱、伊繼父孔尙賢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內襲爵、病故、植係嫡次枝親侄、已襲五經博士、今乞要承襲祖爵一節。既經行准該省撫按查明、坐名咨送前來、相應以孔胤植承襲衍聖公封爵。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仰懇
天恩俯准襲封公爵、及奉
聖旨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孔胤植著襲封衍聖公。

請替襲疏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謹
奏、爲微臣病癈日危、萬難供職、籲懇
聖慈俯允承襲、以廣
皇恩、以光俎豆事。竊照臣荷
國恩、叨享厚祿、方期頂踵圖報、不意禍過災生、於順治三年之冬、忽染肺癰、痰涎流注、喘嗽靡寧。又患右手拘攣、右腿麻木、不能動履。延醫徐步雲多方調治、迄可無期。奈臣素秉虛弱、抱病之後、氣

血俱枯、精神盡耗、而病勢日加沉重、吟轉床褥、
計今一載餘矣。近更手足癱瘓、半身不隨、曾服
痾、膿血交加。猕寀既已難餐、藥餌又復多嘔。念
臣職司主鬯、統攝族屬、萬一煩瘵、則祀事俱弛。
臣思長子孔興燮先於順治元年十月內蒙
恩准授欽依二品冠服、候襲公爵。伏乞
皇上憐臣痼疾已成、奄人殘喘、危若朝露、
俯允臣子興燮承襲祖爵、以奉祀事。不惟臣祖默
佩
皇恩、即臣有生之年、仰祝
聖壽於無疆矣。臣伏枕瀝陳、不勝懇祈待
命之至。爲此開坐具陳、齎遞齎
奏以
聞。
順治五年正月十三日上。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報喪本
孔子六十六代孫、欽依二品冠服、襲封衍聖公
長子孔興燮
奏、爲臣父病久身故、謹瀝血
上聞、仰祈
聖鑒事。竊惟臣父孔胤植荷蒙
皇上高厚隆恩、襲封祖爵。蹇於順治三年
之冬、忽染肺癰、又兼手足癱瘓、不能動履、隨於
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具疏乞
恩、將臣承襲祖爵、以奉
聖廟祀事。差奏差陳齎遞齎奏去後、不意臣父病
危篤、調治不痊、業於十二月十五日酉時身故。
臣謹披瀝
上聞、伏乞
皇上俯念聖裔世爵、
勅下該部、查例褒
請施行。
順治五年正月　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吏部題襲爵疏
吏部尚書臣譚拜謹
題、爲境內病故大臣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吏科抄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
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儒秀題前事、內

稱、順治五年正月初六日、據曲阜縣管理縣事
通判孔胤淳中稱、順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准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長子、欽依頂服
孔興燮訃稱、先考於順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酉時卒於正寢、謹具訃聞、等因到臣。該臣會同
按臣金廷獻看得、境內病故大臣事理、既經申
報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勑下該部查照施行。等因。順治五年正月十九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孔子
六十六代孫、欽依二品冠服、襲封衍聖公長子
孔興燮奏、爲臣父病久身故、謹瀝血
上聞、仰祈
聖鑒事。竊惟臣父孔胤植荷蒙
皇上高厚隆恩、襲封祖爵。蹇於順治三年之冬、忽
染肺癰、又兼手足癱瘓、不能動履。隨於本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具疏乞
恩、將臣承襲祖爵、以奉
聖廟祀事。差奏差陳裔遠齎奏去後、不意臣父病
勢危篤、調理不瘥、業於十二月十五日酉時身
故。臣謹披瀝
上聞、俯念聖裔世爵、
勑下該部查例覆
請施行。等因。順治五年正月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除祭葬
行咨禮部議覆外、查得順治元年十月內、該本
部覆啟、孔胤植仍封衍聖公、照原階太子太傅。
伊長男孔興燮應加二品頂帶。等因。奉
聖旨欽遵在案。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孔興燮奏稱、
伊父孔胤植病故、乞要承襲祖爵一節。既經山
東撫按會報病故前來、查與燮先經奉有啓
准、品服相應、准令承襲衍聖公封爵、管理祀事。爲
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五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

告病替爵疏

襲封衍聖公孔興燮謹
奏、爲微臣偶感陡病、藥醫罔效、恐悞典禮、有曠
厥職、懇恩臣子代襲臣爵、以重職掌、以光烝
嘗事。竊臣荷
國厚恩、叨享祿位、主臣祖
孔子祭祀、統攝族人、今廿年矣。矢志靖共、夙結
未能。臣自季春入
覲、面籍、感成勞怯之症、延醫調理、稍有生机。正
圖報效、不意忽于十一月陡染時症、日重一
日、恐廢職掌、有負
國恩。念臣子孔毓圻已經照例咨部、懇乞
皇恩、將臣世襲公爵令臣子承襲、早展夙夜、葵誠
以主
聖祖祀事、庶職掌不曠、而烝嘗有光矣。倘臣仰
托
皇眷、得延殘喘、有生之日、皆圖報
洪恩之日也。臣謹伏枕奏陳、不勝惶悚懇禱之至。
爲此具本、差奏差胡應龍齎捧奏
聞。

康熙六年十一月 二十二 日。

吏部知會襲爵咨

吏部爲微臣偶感陡病、藥醫罔效、恐典禮有
曠厥職、懇
恩臣子代襲臣爵、以重職掌、以光烝嘗事。文選
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題
前事、內開、該臣等議得衍聖公孔興燮疏稱、
臣自季春入
覲、面籍、感成勞怯之症、延醫調理、稍有生機。不
意陡染時症、屢醫不痊、恐廢職掌、有負
國恩。念臣子孔毓圻已經照例咨部、懇乞
皇恩、將臣世襲公爵令臣子承襲、以主
聖祖祀事、庶職掌不曠、而烝嘗有光、等語。查康
熙七年正月內、該山東巡撫周有德題報孔
興燮病故在案、相應將衍聖公孔興燮之世
襲公爵、伊子孔毓圻年十六歲、准其承襲主
祀可也。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等因、康熙七年正月十七日題、本月十九日、奉
旨、孔毓圻准承襲衍聖公。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相應移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
查照奉
旨内事理、欽遵任事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衍聖公府。
康熙七年正月　　二十三　　日。

天啟二年四月
工部覆本
工部署部事、協理尚書督右侍郎事臣姚思仁
等謹
題、為仰懇
天恩俯賜
卹典、以光泉壤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禮部咨、該本部題禮科抄出襲封衍聖公管理
府事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胤植奏、稱父襲
封衍聖公孔尚賢於天啟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病故、乞要
卹典一節、等因。奉
聖旨、是孔尚賢與祭九壇、造墳安葬、伊妻嚴氏照
例與祭二壇、合葬。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
卹典條例一款、衍聖公祭葬照一品事例給與造
墳安葬。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襲封衍聖公
管理府事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胤植、伊父
衍聖公孔尚賢、妻嚴氏各病故。既經禮部題奉
欽依、准與祭葬、相應差官前去督造。及查本部司

屬各有差占，不敷委用，行據行人司手本，開送
本司行人邵提春前來，堪以差委，相應奏
請恭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移咨兵部應付，本官前
去山東布政司北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即將
該用物料夫匠數目，查照先年造墳則例處辦。
該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差官，依式督
理造墳完日，備將辦過物料數目造冊
奏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緣係仰懇
天恩俯賜
郵典，以光泉壤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
孔子六十五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毓植謹
奏，爲
請降
勑諭事。照得臣祖歷代以來，凡承襲公爵，奏請
勑一道，鈐束族人。况今生齒日蕃，澆漓日甚，乘
臣繼父孔尚賢在京
朝參，臣兄孔毓椿病故，無嗣，族衆倚恃強橫，或
霸占庄房，或潛居府第，或擄搶資畜，或盜賣
樹株，靡所不爲，欺凌至極。臣蒙
恩新襲祖爵，不日扶櫬回籍，以稱懦孤蹤，新承
祀典，凡事未免掣肘，且以孱弱之軀，當虎狼
之衆，難免爲其魚肉。伏查嘉靖四十一年九
月三十日欽奉
皇帝勑諭襲封衍聖公孔尚賢，惟我
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
先師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
封，承奉祀事，統攝宗人。其支庶之衆，亦加優
遇。肆朕率循舊章，恩禮益至。顧族屬既繁，賢
愚非一，往往干犯國憲，有玷聖門。茲特賜勑
諭令爾尚賢，督率族長、舉事，管束族衆，俾各
遵守禮法，以稱朝廷嘉念至意。爾宜修德謹
行，以身先之。如有恃強挾長，冊謀爲非，不守
家法者，聽爾同族長查照家範，發落，重則指
名具奏，依法治罪。爾其欽承之，故諭。大哉
王言，無非念本支單弱，族衆強橫。至隆慶三年三
月初八日，該臣繼父孔尚賢復奏請
勑一道，申飭訓規，嚴明約束。臣之事體，實與祖同，

輒敢披瀝以請。伏乞
皇上查照舊例、
勅令臣回籍以便欽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爲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
天啟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禮部爲禮儀事。該本部題、恭遇
皇上首舉視學之典、以彰右文之治。先該臣等題
請
視學一應事宜合當預爲申飭等因。奉
聖旨、着照萬曆四年例行。欽此。已經行文欽天監
選擇吉期去後、續於禮科抄出欽天監監正
周子愚等題請
視學吉期擇於天啟四年八月初三日卯時大吉、
等因。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合行
儀注另行會議外、合無移文工部、將廟學督
脩早完、以便行禮。再照孔顔曾孟四氏子孫
例該行取赴京、至期迎接
聖駕陪祀。所有衍聖公孔胤植、及翰林院五經博
士孔胤隆、顔光敏、曾承業、孟弘譽、合無本部
差官馳驛前去、行取并另取孔氏老成族人
五人、顔曾孟族人各二人、照例一同馳驛前
來、至期陪祀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知會施行。等因。天啟三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子少保、本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林堯俞等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咨前去、照依本部
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五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該本府劄付翰
林院五經博士孔胤隆、顔光敏、曾承業、孟弘
譽、准此依期赴京觀禮施行。
天啟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天啟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准禮部咨前事。該本部題、
皇上首舉視學之典、以彰右文之治。先該臣等題
請
視學一應事宜合當預爲申飭等因。奉

聖旨、着照萬曆四年例行。欽此。已經行文欽天監

選擇吉期去後、續於禮科抄出欽天監監正

周子愚等題請

視學吉期、擇於天啟四年八月初三日卯時大吉。

等因。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合行

儀注另行合議外、合無移文工部、將廟學督

修早完、以便行禮。再照孔顔曾孟四氏子孫

例該行取赴京、至期迎接

聖駕陪祀。所有衍聖公孔胤植及翰林院五經博

士孔胤隆、顔光魯、曾承業、孟弘譽合無本部

差官馳驛前去行取、并另取孔氏老成族人

五人、顔曾孟族人各二人、照例一同馳驛前

來、至期陪祀。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知會施行。等因、到府、合

行遵論。爲此劄付本官、照依禮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務選號暢老成族人二人、仍將

花名年貌申報前來、届期聽候本府率領、進

京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顔曾孟宗子翰林院五經博士顔先

魯②、曾承業、孟弘譽、准此。

天啟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切照本年八月初

三日、恭遇

皇上首舉視學之典、以彰右文之治、猗歟休哉。已

宗

勅下禮部查照儀注。先差中書舍人楊中極自齎

咨文到府、該取四氏子孫到京、至期迎接

聖駕、陪祀、并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孔顔曾孟

族人各二人。欽此。欽遵外、本府即擇日馳驛

上京、爲此遵照來咨、秉公遴選本族老成族

人五人、各照勘合、馳驛隨本府一體入都。務

要嚴拜端格、衣冠濟楚、不負

聖上崇儒盛念、臨雍巨典。誠恐發行先後、至期參

差、擬合坐名預發劄付、各給一張、汪定入京

日期、務扣定程途、及時促裝、勿致失悞、恭迎

聖駕、不便本府率領之任。須至劄付者。

一劄付族人孔彦乾、孔弘顯、孔弘美、孔文慶、

孔文範、准此。

天啟四年七月初十日、

禮部爲禮儀事。該本部題、照得天啟四年八
月初三日恭遇
皇上躬詣太學、釋奠
先師、
命儒臣進講。所有應行禮儀、例該先期演習。合無
於七月二十三日
請
命司禮監官同　内閣及執事官員俱赴國子監
習儀、至期行禮。其習儀日期、合無照例暫免
朝參等因。天啟四年七月初四日、太子少保本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俞等具題。初七日、
奉
聖旨、是着照去歲
郊祀文華殿演禮。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
咨前去、煩爲查照
欽依内事理、欽遵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襲封衍聖公。
天啟四年七月十三日、
禮部
題、爲補造牙牌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准尚寶司
手本開據先准本部儀制清吏司手本開稱、
照得天啟四年八月初三日
駕詣太學釋奠
先師、例該孔顔曾孟四氏子孫迎
駕陪祀行禮、例應懸帶陪祀牙牌、相應關領、等因
到司。准此查得本司庫貯陪祀牌面額置有
限。見今文武濟濟、給發不敷、庫内並無存貯。
今照
幸學在邇、四氏所懸祭牌似難缺給、相應移文
料
造等因到司。准此、案查正德五年十月内該
本部題
准、各官懸帶牙牌、仍照舊例、行司禮監料造完備、
尚寶司領出給發。已經通行欽遵外、今該前
因、案呈到部。看得前項牙牌既經尚寶司查
無收貯、相應照例題
請、恭候
命下、行移　内府司禮監料造完備、尚寶司領出、
給發各官懸帶。緣係補造牙牌事理、未敢擅
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無陪祀牙牌官五員。
衍聖公孔、
翰林院博士孔胤隆、顏光魯、曾承業、孟弘譽。
一、見
朝儀注。候鐘響門闢、待傳出外班、行五拜三叩頭
禮畢、從西掖門引進、過西邊橋至
皇極門下西丹墀面上站住。聽鴻臚寺招呼某官
過、即自上
御路中自跪致詞云云。致畢、聽唱贊贊叩頭、叩四
頭。
上傳與酒飯吃。待光祿寺鴻臚寺承
旨畢、又贊叩頭、叩四頭。即自起身、一揖一躬、倒退
至
御路邊東下、歸文班侍立。
工部監督朱　爲四氏祭服事。准太常寺
典簿手本開成造後開祭服到廊、爲此票仰
本役前赴　聖府等宅、稟問明白的確顏
色羅絹長短式樣、料計呈報
本部、以憑覆該催料造辦、毋得遲悞未便。須

票。
計粘單一紙
衍聖公老爺、　穿祭服。
翰林院五經博士孔胤隆、顏光魯、曾承業、孟
弘譽、俱祭服。
冠帶族長洙泗書院學録孔彥乾、孔弘顯、俱
祭服。
陪祀族人十一人、俱衣巾、
太常寺行文合令自備。
右票仰作官徐守信准此。　限即日繳。
一、朔望日
朝。着官服、
上升殿、就御路邊排班、班齊、鞠躬、一拜、叩三頭、與、
平身、自起一揖、退。
一三六九常
朝入班。即就　御路上鞠躬、一拜、叩三頭、與、平
身、自起一揖、退。着錦繡。
孔子六十五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胤植謹
奏、爲禮儀事。照得本年八月初三日恭遇
聖駕幸學、行釋奠禮、

欽取臣并四氏子孫五經博士、族人到京陪祀。查
得顏曾孟各率族二人，惟五經博士孔胤隆
尚無。蓋緣萬曆四年
神廟幸學之時，博士懸缺未襲。今既經襲授有人，
見在陪祀，相應比照顏曾孟事例，亦率族人二
人以來
大典。除移咨禮部知會外，爲此具本謹具奏
知。
天啓四年七月十三日上，十六日
奉
聖旨：禮部知道。
天啓四年七月十七日、
兵部車駕司郎中解經傳爲禮儀事。奉
本部送准襲封衍聖公府咨稱，荷蒙
欽取進京行
釋奠禮，合用轎夫皂隸、牢役馬匹，相應照例
轉行撥用等因到部，送司。奉此，除牢役馬匹
行令巡捕營撥用外，所有轎夫皂隸擬合移
會。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順天府經歷司呈堂，轉行大宛二縣，即撥轎
夫八名、皂隸十六名，徑送
衍聖公府伺候應用，事竣撤回。希勿遲滯施
行。須至手本者。
天啓四年七月十七日、
兵部車駕清吏司爲禮儀事。奉
本部送准衍聖公府咨請馬匹牢役，緣繇到
部送司，擬合就行。爲此票仰巡捕營中軍官
照依舊規，即撥大馬一匹、中馬四匹、牢役二
十名，徑送
衍聖公府伺候應用，事竣撤回。毋得遲違未
便。須票。
右票仰巡捕營中軍官准此。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日、
禮部爲禮儀事。該本部題，天啓四年八月初
三日遇
皇上躬臨太學，行釋奠禮于
先師廟，所有四配十哲兩廡，該用分獻官，謹將
各大臣職名開坐上
請。伏乞
欽點八員，至期行禮。等因。天啓四年七月十六日、

太子少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俞
等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着照了的八員分莫。欽此。欽遵，查得大學士
韓、　衍聖公孔、　大學士朱、　顧、
魏、　朱、　吏部尚書趙、　戶部尚書
李　有照，擬合通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至期行禮施行。須至咨者。
天啟四年七月二十日、
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周應期爲禮儀事。准
精膳清吏司手本開稱，八月初二日
皇上躬臨太學，次日、
欽賜孔顔曾孟四氏子孫、衍聖公及祭酒司業等
官于本部筵宴。戒名數目未見開送緣繇，到
司。准此，查得五經博士并四氏子孫姓名，貴
府未經開送，相應移文開取。爲此除呈
堂外，合用手本前去
衍聖公府，煩爲開送過司，以便轉行備辦筵
宴施行。須至手本者。該本府開送，
計開

襲封衍聖公，孔、族人五人，
孔彦乾、孔弘顯、孔弘羕、孔文慶、孔文範。
五經博士孔胤隆，率族二人，
孔文謨、孔貞祚。
五經博士顔光俞，率族二人，
顔胤禧、顔胤學。
五經博士曾承業，率族二人，
曾承祐、曾繼榮。
五經博士孟弘譽，率族二人，
孟聞時、孟聞鍇。
天啟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太常寺典簿廳典簿徐元嘏、蔣士麟爲四氏
祭服事。奉
本寺案令，據本廳呈准禮部儀制司手本前
事案令，移催到廳。奉此節次催造，今准工部
監督六科廊都水清吏司主事朱造送衍聖
公四氏等祭服，合應轉解應用。須至手本者。
計開
衍聖公祭服一套。中單、朝裙、玎璫、錦綬、禾笏、
金冠、印綬、蔽膝、祖絲、忠孝帶、雲履、夾襪、革帶。

雲履皮送朝靴。

五經博士孔胤陞、顔光敏、曾承業、孟弘譽祭

服四套。中单朝裙、玎璫、錦綬、木笏、金冠、蔽膝、

租繖、忠孝带、雲履、夾襪、革带。

冠帶族長孔彦乾、洙泗書院學錄孔弘顒祭

服二套。中单朝裙、玎璫、錦綬、木笏、金冠、蔽膝、

租繖、忠孝带、雲履、夾襪、革带。

天啟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禮部爲禮儀事。精膳清吏司案呈、照得天啟

四年八月初三日

上幸太學、所有一應合行事宜、該臣等會同内閣

大學士葉等擬議儀注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通行各該衙門欽遵外、續該司禮

監具奏、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其慶賀之日免宴、欽此。欽遵。臣等謹擬于

初四日早恭候

皇上御皇極門、百官具朝服、鴻臚寺官致詞稱賀。

行五拜叩頭禮畢、分班侍立。然后襲封衍聖

公率四氏子孫、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各上

表謝

恩。其各該供事官員奉

旨免宴一節、臣等查得萬曆四年八月初二日

神宗皇帝駕臨太學、亦先奉

欽依免宴。隨該本部具題、孔顔孟三氏子孫、衍聖

公等及祭酒司業合照依隆慶元年視學事

例、次日于本部筵宴、

遣官款待。等因。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三氏子孫并祭酒等官照例宴

于禮部、着尚書馬自強待。今

恭遇

皇上親臨太學、

熙朝盛典。所據今次衍聖公孔胤植等并四氏子

孫及祭酒司業合無仍照萬曆四年事例、于

本部筵宴、

遣官款待、照常簪花作樂、惟復一體 免宴、臣

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明裁定、

敕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天啟四年七月初六日、

本部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孔胤植并四氏子孫、祭酒司業官照例賜

宴禮部、着尚書林尧俞待。欽此。欽遵。合就連
送、仰付該司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轉行光禄寺脩辦、仍請名官至
期赴宴施行。等因。連送到司、煩爲查照施行。
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通行。爲此合行移
咨前去、照依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至期帶領族人孔彦乾并博士
顔光魯等、于八月初四日早赴本部筵宴施
行。須至咨者。本府劄付同前。
計開
衍聖公孔。　族人五人、孔彦乾、孔弘颺、孔
弘美、孔聞慶、孔聞範。五經博士孔胤隆、族人
孔聞讃、孔貞祚。顔光魯、族人顔胤禄、顔胤學。
曾承業、族人曾承祜、曾辭業。孟弘譽、族人孟
文時、孟聞鑑。

一咨　衍　聖　公

天啓四年八月初三日、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暫署國子
監祭酒事、戢蔡毅中奏、爲恭
進芻蕘之言、以保
聖躬、以襄大典事。戢于七月二十九日繕寫講章、
送
闕進
呈。忽接
聖旨云、　視學大典、偶因身恙、恐釋奠進講驟發、
不便觀仰。着於明年二月舉行。戢不勝蘊鬱。
夫
視學之禮、自古帝王常典。昔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初舉、史書亦不詳載。至十
二年重舉、乃刻重幸太學録頒行天下。今日
即遲數年舉行、何防大禮。獨是
皇上養身之道不可一日少緩也。夫衄血一症、
起于労苦憂思過度。戢年二十歳時、曾若於
此、諸藥罔効、因而多病兼發。有一老人教戢
以大學修身之道、知止定靜之方、獨處靜室、
先正其心、先誠其意、屏去一切思慮、纔去一
切聲色、節飲食慎起居。止令蒼頭一人在前、
以供使令。不數日、而身體復元、百病皆愈、今
數十年余、不見聚發、身體不見損傷。其止衄
之方、不事服藥、曾向閣臣言之。惟望我
皇上端拱默坐、正心誠意、盡屏思慮、澹滋味、戒嗜

懿，令方寸中休休喜樂，則神王強，萬壽無疆，
何患一時小恙哉。至若
視學之典，數日來日于文廟演樂習禮，神人共悅。
今既暫緩，當令丁祭閣臣具文告知
先師聖前，其召來衍聖公及四氏子孫，亦當以禮
遣歸。夫衍聖公與群公并爵者也，今諸國公
皆居京師，日侍
左右，豈不文武并用，師之濟美哉。若四氏子孫，當
于衣巾之外，量加優禮，如
覃恩事例，賜以恩生歸里，不爲過分。非職同臣閣
臣商語云，止令馳驛回籍，職以爲未然也。恩
出
皇上，伏候
聖裁。此臣職掌所關，得與典禮，一念犬馬之忱，期
謬荷芻荛，職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
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奏闕，朕躬知道了。視學，累朝俱有成期，
不必具告。衍聖公暫留，四氏子孫應加禮遣。
該部酌議具奏。

禮部謹
題，爲
視學奉
旨暫停，賢裔宜加禮遣事。臣部原以天啓四年八
月初三日
聖駕臨雍釋奠，于三年十月間查照舊規，
題差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衍聖公孔胤植，暨
取四姓博士并一二族人入京習禮，令其俟
覲
聖明崇儒重道之盛典。至今年七月間陸續報到，
見
朝，旋偕臣等于
文華殿演習，祇候廟扃行禮。忽于是月二十九日
蒙
皇上宣召閣臣及臣等六部科道、英國公至
乾清宮，示以偶患鼻衄，幸學明歲舉行。臣等仰見
聖容清減，復思典禮煩勞，節明春二月期亦不遠，
隨咨各衙門，將應行事宜暫爲停止外，其衍
聖公及四姓博士族人等各言家鄉荒旱，急
欲告歸。臣等議待丁祭之后，方爲疏請，以聽

聖裁。而監臣蔡毅中業先言之。今已得
旨令衍聖公暫留。四氏子孫應加禮遣矣。惟是歸
者既以禮遣。而留者當恤其私。在衍聖公宜
頒從下程一次。或并給随
朝之米。月與之夫。在博士族人等。宜照儀注。各先
與以衣服等件。并行兵部填給勘合。送之還
里。其博士四員仍着令明春入京陪祀聽講。
以覲大典之成。其族人或一姓量取一二人。
或槩令免來。復滋勞費。是以優賢之中。兼寓
節省之意者也。再照臣部前所
進儀注。皆脩考舊章。率循職掌。如
欽賞衍聖公等冠帶衣服。一依萬曆四年會載之
例。例之所有者一毫不敢裁也。例之所無者
一毫不敢增也。若監臣所稱四氏子孫衣巾
之外。各加恩生之說。別無考據。故臣等與閣
臣商議。并未及此。今四氏子孫十餘人日向
臣部求如監臣言。
題加恩生。即大典舉行之後。恐亦無此冒濫。臣
等未敢盡以為然也。謹遵
明旨。酌儀具奏。伏乞

欽定。勑下臣部施行。庶事體歸一。議論不知混淆
矣。為此具揭。須至揭者。
天啟四年八月初九日。奉
聖旨。聖裔宜加優禮。衍聖公留京。下程廩米與夫
俱給與。其博士族人各給衣服。勘合來歲視
學。傳士仍取來京。族人俱免。四氏子孫既有
衣巾。有願給冠帶的。該部經給。不必復奏。
天啟四年九月初五日。
陝西司郎中于緯為視學奉
旨暫停。賢裔宜加等事。准禮部咨稱。衍聖公并給
随
朝廩米。緣繇到部。送司查得。随
朝廩米既經禮部照例選奉
欽依。移咨前來。無容別議。相應准給月支米一石。
其出京之日截日住支。本司未
敢擅便。理合稟　知。
天啟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禮部為禮儀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襲封衍聖公咨。據族人行人司
行人孔文謨。吏部辦事進士孔聞詩呈稱。

累朝視學大典、除
欽取族人之外、凡廁名 士籍者皆得乞
恩觀禮。今闕譔見任京官、闕詩見觀部政、懇乞咨
部題
請隨班觀禮。緣蘇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四年貢生
孔弘泉、顏弘乾廷試到京、各告稱陪祀、准令
行禮、等因在卷。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視學盛典、凡在
廷臣子無不矯首橋門、欣瞻勝事。况二臣衍派聖
源、際風雲而依日月、觀光之念豈獨後於他
人。似宜令其隨班行禮、以光
大典者也。既經該司查有前例、合無准令孔闕譔
孔闕詩列於五經博士之末、一體行禮。所有
欽賜紵絲表各一套、一併頒給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天啓五年二月二十日、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俞
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轉行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禮部爲禮儀事。該本部題照得天啓五年三
月初六日、恭遇
皇上躬臨太學、釋奠
先師、
命儒臣進講。所有應行禮儀、例該先期演習。合無
于三月初一日請
命司禮監官同內閣及執事官員俱赴
文華殿習儀。至期行禮。其習儀日期合無照例暫
免 朝參。等因。天啓五年二月十七日、太子
太保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俞等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崇禎元年二月、
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缺官事。切照
至聖先師孔子三十三代孫孔德倫、唐封褒聖候
於河南寧陵邑
勑建祖廟、
欽賜祭田。歷朝相沿、及今恩典如舊。正統年荷

英宗睿皇帝詔選儀封。嘉靖年、蒙
世宗肅皇帝准請祀官、
欽授六十代孫孔承寅世襲國子監學正、主守廟
祀。會典、憲章、縣誌、家誌再。據。承襲病故日久、
廟祀不可缺人。今據儀封族長孔弘望、闔族
生員孔尚行等公舉、該縣具申前事。等因到
府。准此、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襲封衍聖公府官屬人員、宜從
衍聖公保舉來用。欽此。欽遵。看得六十四代
孫儀封附學生員孔尚林謹持家訓、學行俱
優。查係嫡派、相應承襲。爲此合行移咨
貴部、煩照來咨事理、將孔尚林速爲題授前
職、給憑到任。知會該省撫按衙門施行。須至
咨者。
一咨吏部
崇禎元年三月十三日、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臣房壯麗謹
題、爲缺官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太
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咨開、竊照
至聖先師孔子三十三代孫孔德倫、唐封褒聖
侯、于河南寧陵邑
勅建祖廟、
欽賜祭田。歷朝相沿、及今
恩典如舊。正統年、荷
英宗睿皇帝詔選儀封。嘉靖年、蒙
世宗肅皇帝准請祀官、
欽授六十代孫孔承寅世襲國子監學正、主守廟
祀。會典、憲章、縣誌、家誌可據。承寅病故日久、
廟祀不可久缺人。今據儀封族長孔弘望、闔
族生員孔尚行等公舉、該縣具申前事。等因
到府。准此、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襲封衍聖公府官屬人員、宜從
衍聖公保舉來用。欽此。看得六十四代孫儀
封縣學生員孔尚林謹持家訓、學行俱優。查
係嫡派、相應承襲。合咨、煩照來咨事理、將孔
尚林速爲
題授前職、給憑到任。知會。等因到部、送司案呈
到部。既經衍聖公府照例咨會前來、相應題
請。合無將孔尚林襲授國子監學正、管理祀典。恭
候

命下臣部給憑行令到任管事。緣係欽官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遣太僕寺卿郭與
言
諭祭聖祖。
崇禎元年六月，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臣
孔胤植爲恭謝
天恩事。臣叨承
明命，主祀祖庭，欣逢
皇上沖齡纘緒，稽古崇儒。
龍飛九五之初，
綸音沛發，
特遣太僕寺卿郭與言詣闕里告臣祖
至聖先師孔子廟。荷蒙
天語褒揚，太牢尊禮，顔曾思孟，各祀霑
光重道之典，洵邁漢祖而逮過唐宗，亘古迄今，茂
以加也。茲，仰瞻
天使之賁臨，恩延遺胤，恭率族人以趨
謝，端拜
跪宸，伏望
皇上心傳 精一，學術緝熙，益究帝王之業，聿臻
禮道之統，
皇圖永固，
聖壽無疆。臣不勝瞻
天仰
聖，激切惶恐之至。奉
聖旨⑯。
崇禎貳年正月十一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清朝首錫之典，
聖裔特被之恩，懇乞
垂念先儒，俯從特選事。切照孔子六十三代孫
孔貞祚，原係四氏學廩膳生員，以天啟四年
先朝視學，以學行公舉，
召入陪祀，受
太官宴，頒紵絲衣二表裏，命勘合馳驛，禮竣，本府
疏奏乞

恩蒙
旨送監，以示優異。此我
朝幸學從來未有之典，本族何幸沾之。當時無所
措格，借途恩貢，此典原謂先聖廣恩靡，未與
其年恩貢序選次也。所據監事完日，即咨部
內除京職者。錄禮部比時覆本議定氏社戢
官，坐是本生尚希科第。廷筵至今已經五年。
乃者恭遇
聖駕臨雍，
欽取孔氏子孫觀禮。爲此，例該本府咨送本生前
赴
貴部，煩爲照依氏社戢官，仍求急選，以便
幸學之日候迎
聖駕，庶特恩可表，而先聖有光矣。須至咨者。
計開咨送
恩貢一名，年三十五歲，身中，面白有鬚，至聖
裔，係特恩，原未給文引。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衍宗派，以分昭
穆事。照本族舊有輩次，所以序長幼之倫，須
相生之義。咸錄本府掌握宗盟，選編善字。故
剛族守若晝一，踰久勿替。茲于胤字輩以下
尚字號，今編定吉字十字。參議族長並無犯
及
廟諱及我先輩宗長者，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
族長衆事，闔戶戶頭戶舉，即速遍傳族衆。自
胤輩以下遵照行去十字，挨次訓名，每名之
下，照名下一字訓字。除本府告示在詩禮堂
張掛外，其有遠居山僻，住在地境戶內各分
傳，以便依行。其已訓名者，即照行改正，勿得
參差，有乖宗體未便。十字開到于后，須至告
示者。
計開
興字起，毓字鍾，傳字振，繼字體，廣字裕，照字
明，憲字法，慶字澤，繁字羽，祥字瑞。
崇禎二年二月十一日，
爲兩侍
臨雍額，
天援擢事。切照孔氏世受
國恩，有加無已。咸賴我

聖朝重道崇儒、故臣族世恩世爵。如臣貞祚者於
先帝臨雍、召入觀禮、事竣乞恩、以臣係廪膳生員、
荷蒙
特旨送監、以示優異。當時該部定臣恩貢、擬選民
社、原荷
聖朝特恩、不得與諸貢同行而共叙者。迄今已經
五年、天啟之恩貢選矣、崇禎之恩亦徼恩選
矣。臣以積薪、不蒙拔擢、年華增悲、行李蕭[18]條。
是
先帝視學之恩、覃敷盈朝、而特優孔氏之
貞、不能及其苗裔也、是可令賈大傅聞之耶。困遊
燕邸、躊躇反覆、痛臣終無出頭之日矣。乃者
幸際我
皇上首舉右文、釋奠臣
祖孔子、臣復蒙
欽准入班行禮、恭隨趨蹌、恪瞻
雍穆、叨
賜宴賞。已沾逾涯之恩、寧敢爲無已之求。但
皇上念祖以及孫、祭臣兩與
大典、誠爲千載奇逢、

勑下該部、准於二月大選內准臣擢送、出放大馬、
用聊
皇上崇儒之恩、推成裕後之典。易曰利見
大人、豈有兩得舞蹈於
御案之前、尚儒冠風塵者。臣無門控訴、冒死懇陳、
天咫尺、曷勝隕越待命。
崇禎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國子監爲比例懇恩、續咨送部優選、以彰盛
典事。據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副榜貢生孔尚
標呈稱、切照副榜恩監、原係特典。標取辛酉
科副榜第四名、承恩進監。於天啟五年欣遇
先帝幸學、彼時從祀族人布衣孔彥乾等俱給冠
帶、生員孔貞祚等題授恩監、標亦蒙取在監
觀禮。事竣、蒙前任李大宗師推廣
聖恩、備咨將標送部、另爲優選、以彰盛典。守候至
今、恭遇
皇上雍[19]從禮族人孔弘毅等、生員孔聞儁等、各照
例受恩訖。諸生沐恩固不淺矣。況先幸學、
欽賜恩監之孔貞祚今已奉
旨該部優選。今標取在監觀禮、念標副榜在監、原

與生員恩貢者不同。且兩遇觀禮、實與祈逢
大典者爲階。況先次送部優選、已有舊案。今
有孔貞祚乞恩下部、可丐新恩。伏乞垂憐再
賞咨文送部、照例准咨優選。庶
國朝浩蕩之恩、廣施弗[20]、
聖祖崇荣之澤、普被無窮。等情到監。看得
辟雍原以崇禮
先師、則曠典亦宜推及後裔。況有孔貞祚等既蒙
優選、孔尚標合被恩榮。本監不得不爲轉聞
其可否惟聽
貴部頒爲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

禮部題、爲恭遇視學大典事。儀制淸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咨
稱、照得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蒙
欽取孔氏族人七人觀禮。今事竣回籍、所有族人
孔彦乾、孔彦鳳、孔弘毅應給冠帶、廪生孔聞
俊、孔貞芳、孔尚鎬、孔尚遜加以恩監。查照天
啟五年
幸學舊卷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查幸學典禮、及
天啟五年
視學事竣、該襲封衍聖公孔　奏請乞將族人廪
膳生員孔聞範、孔聞讀、孔貞祚三人食糧有
年、不願冠帶、將爲首者特與恩生、餘三人照
恩貢例入監。等因。該本部查准貢已經題停、
不便獨爲起例、惟有姑准送監、以爲情禮允
合。覆奉
欽依、將孔聞範等俱咨送監在卷。今該前因、通查
案呈到部。看得衍聖公孔咨送族人孔彦乾
等三人、乞要各給冠帶、廪膳生員孔聞俊等
四人乞要加以恩監。會典雖未詳載、但天啟
五年孔聞範等業蒙
恩准送監。此近例之可援者。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將生員孔聞俊等照例送監肄業。其孔彦乾
等容臣部徑自給劄冠帶、庶不失
皇上崇重先聖之德意、而名器亦非冒濫也。但
恩典出自
朝廷、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五日、

禮部爲禮儀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

先該本部題請

皇上欽定、擇於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卯時吉、

躬詣辟雍、釋奠

先師。例該差官行取襲封衍聖公、並孔顏曾孟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顏

曾孟族人各二人前來、至期陪祀行禮。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行准中書舍人手本回稱、中

書舍人梁招孟在任、堪以差委。等因到司、案

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填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前項應該陪祀各官、

并各氏族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恭迎

聖駕、行禮陪祀施行。等因。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九

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何　等具題、

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咨前去、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老成族人五人作速

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咨者。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本年十

一月初十日、准禮部咨前事、該本部題儀制

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

請

皇上欽定、擇於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卯時吉

躬詣辟雍釋奠

先師、例該差官行取襲封衍聖公、并孔顏曾孟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七人、顏

曾孟族人各二人前來至期陪祀行禮。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行准中書舍人手本回稱、中

書舍人梁招孟在任、堪以差委。等因到司、案

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填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前項應該陪祀各官、

并各氏族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恭迎
聖駕，行禮陪祀施行。等因。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九
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何　等具題。
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等因到府，合行曉諭。
爲此劄付本官，照依禮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務選老成曉暢族人二人，仍將
花名年貌申報前來，屆期聽候本府率領陪
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一劄付顏曾孟宗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顏光魯、曾弘毅、孟弘譽，准此。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照得崇
禎二年正月二十日恭遇
皇上首舉視學之典，以彰右文之治，猗歟休哉。已
蒙
勅下禮部查照儀註，先差中書舍人梁招孟自齎
咨文到府，該取四氏子孫到京，至期迎接
聖駕陪祀，並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曾孟族
人各二人。欽此。欽遵外，本府已馳驛上京，爲
此遵照來咨，秉公遴選本族老成族人七人，
各照勘合馳驛一体入都，務要嚴拜端恪，衣
冠濟楚，不負
聖上崇儒盛念、臨雍巨典。誠恐發行先后，至期參
差，擬合坐名預發劄付一張，註定入京日期，
務扣定程途，及時促裝，勿致失悞恭迎
聖駕，不便本府率領之任。須至劄付者。
一劄付族人孔彥乾、孔彥鳳、孔弘勳、孔弘毅、
孔貞芳、孔聞俊、孔貞一，准此。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本年十
一月初十日准禮部咨前事，該本部題，儀制
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
請
皇上欽定，擇於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卯時吉，
躬臨辟雍釋奠
先師，例該差官行取襲封衍聖公，并孔顏曾孟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七人，顏
曾孟族人各二人，前來至期陪祀行禮。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隨行准中書舍人手本，開稱，中

書舍人孫招孟在任，堪以差委。等因到司，案

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填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前項應該陪祀各官，

并各氏族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恭迎

聖駕，行禮陪祀施行。等因。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九

日，本部尚書燕，翰林院學士何　等具題，

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咨前去，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老成族人七人作速

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等因到府，備咨准

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劄行翰林院五經博士

孔尚達、顏光魯、曾弘毅、孟弘譽各查照遵行，

及推選本族素行老成族人孔彥乾、孔弘顯、

孔彥鳳、孔弘毅、孔聞俊、孔貞一、孔貞芳前來，

聽候起程。所據合用廩給，并各帶廚丁、莊京、

劉忠、李松、王志、趙進、張明、錢文等共七名口

根、陸路馬匹腳力、水路站舡，除具蹤批付族

人孔彥乾等徑赴

都察院討給勘合外，合行移咨

貴司，煩爲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一咨山東承宣布政使司，與巡撫同。

崇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禮部爲臨雍大典，謹比例陳情，懇祈代題，

乞

恩覲禮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行人司

行人孔聞籍呈稱，切惟

聖主右文，禮特隆於釋奠，朝野嚮化，念共切於觀

光。况係

先師之雲仍，益幸不世之際遇。職族達

欽命，倘得望

屬車之塵，職身近列京員，敢環橋之聽㉒查。

天啟伍年

先帝臨雍，職兄中書舍人孔聞詩、行人孔聞謤皆

以聖裔，特蒙

恩典，獲侍趨蹌。已前之成例具存，今茲之陳請非

創。懇乞查照舊例，俯賜代題，倘

皇恩弘一視之仁、則小臣慶千載之盛矣。等情呈
部、送司案查天啟五年二月內、該行人司行
人孔聞謤吏部辦事進士孔聞詩呈乞隨班
視禮。該本部代題准令列于五經博士之末、
一體行禮等因。題奉
欽依、欽遵在卷。今據前情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行
人司行人孔聞籍呈乞代題
臨雍觀禮。既該司查有孔聞謤等事例、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令本官照例于五經博士之末行禮、
并行工部預備紵絲衣一套、以便臨期須賞
施行。等因。崇禎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何　等具題、二十二日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轉行本官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一咨衍聖公
崇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禮部爲禮儀事。先該本部題
請

皇上欽定視學儀註、纂錄等因。奉
聖旨、視學儀註照洪武十五年例增定來行。欽此。
欽遵。臣等備查
會典、自成化元年以後、
歷朝視學講畢、百官俱蒙
賜茶。惟天啟五年臨期
內傳、照洪武十五年例以故
賜茶之典遂廢。今欽奉
明旨、諭令增定。其應否
賜茶、相應再
請、伏乞
聖明酌定、早渙明綸、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本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何　等具題、
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視學大典、諸臣還照
歷朝舊例賜茶。欽此。欽遵。臣等照例會同
內閣大學士李、　周、　劉、　錢
等、遵奉
明旨、查照歷朝事例、議疑儀註及應行事宜、開坐

上請伏乞
聖明欽定、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崇禎元年十二月十二
日本部尚書燕翰林院學士何　等具題、
十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查照、
本部題奉
欽依儀註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一咨衍聖公
崇禎二年正月初十日、
禮部爲禮儀事。該本部題、照得崇禎二年正
月二十日恭遇
皇上躬臨太學、釋奠
先師、
命儒臣進講。所有應行儀註、例該先期演習。合無
于正月十四日
命司禮監官同　内閣及執事官員俱赴國子監
習儀。至期行禮、其習儀月期合無照例
暫免朝參。等因。崇禎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部
尚書燕翰林院學士何　等具題、三十日
奉
聖旨、釋奠進講禮儀着于正月十四日、内監同閣
臣及執事官員赴文華殿演習、查照天啟五
年例行。欽此。欽遵、擬合通行。及查歷朝舊例、
併萬曆四年原題俱
請
命司禮監官同文武百官赴國子監演習。今奉
旨改于
文華殿習儀、除司禮監已經習儀外、所有文武
大小臣工并執事官員仍遵舊例、并天啟五
年例于十七日赴國子監演習、庶免臨期差
悞。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
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一咨
衍聖公
崇禎二年正月十一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清朝首錫之典、
聖裔特被之恩、懇乞
垂念先儒、俯從特選事。切照孔子六十三代孫
孔貞祚原係四氏學廩膳生員、以天啟四年

先朝視學、以學行公舉、
召入陪祀、受
大官宴、
頒綉衣二表裏、
命勘合馳驛、禮送本府、疏奏乞
恩、蒙
旨送監、以示優異。此我
朝幸學從來未有之典、本族何幸沾之。當時無所
措格、借途
恩貢。此典原謂
先聖廣恩、曠未與某年恩貢序選次也。所當監事
完日、即咨
部內除京職者。祿禮部比時覆本議定民社職
宜、坐是本生尚希科第、迁延至今、已經五年。
乃者恭遇
聖駕臨雍、
欽取孔氏子孫觀禮。爲此、例該本府咨送本生前
赴
貴部。煩爲照依民社職官例、求急選、以便
幸學之日候迎

聖駕、庶特恩可表、而
先聖有光矣。須至咨者。
計咨送
恩貢一名、年三十五歲、身中、面白、有鬚。至
聖裔係特恩、原未給文引。
一咨吏部正堂。
一手本行該司。
崇禎二年正月十三日、
太子太傅、襲封聖公孔
揭爲患病不能陪祀事。爵先具疏、奏
旨准假調理。今
皇上臨雍伊邇、爵恙未痊、實難陪祀、有負
欽召。洪恩極知罪孽深重、伏望
仁慈垂宥、容爵病可謝罪。倘爵少愈、得以勉力趨
迎
聖駕、與於觀禮、爵之幸也。爵不勝戰慄恐惶之至。
爲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
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崇禎二年正月十三日、　署司事主事楊景

明禮部儀制清吏司爲禮儀事。案查天啟五年三月初六日、

熹宗皇帝臨雍視學、元該　內閣傳奉

聖諭、分獻陪祀各官從人分獻官每員二人、餘各一人、俱開寫姓名、仍給年貌懸牌、以便查照。如不係開進姓名及給牌員役、不許一人捱進。欽此。欽遵在卷。今照正月二十日

皇上視學、所有分奠陪祀官隨從人役年貌相應查取、以便開送內府并本部移文給牌。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衍聖府、煩爲查照、并行四氏五經博士、將隨從人役年貌姓名照數火速開送、以便給牌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二年正月　十三日、署司事主事楊景明

禮部儀制清吏司爲禮儀事。恭照

皇上臨雍、例有賞賜、四氏五經博士衣服相應查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衍聖府、即將手本并五經博士應用補帶并觀禮族人若干名、備開履歷過司、以便轉行關領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二年正月十四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前去開稱、正月二十日、

皇上視學、所有分奠陪祀官隨從人役遵照天啟五年三月初六[2]

熹宗皇帝臨雍視事例、分獻官每員二人、餘各一人、俱牌寫姓名、仍給年貌懸牌。欽此。欽遵在卷。煩爲查照、并行四氏五經博士將隨從人役年貌姓名照數開送、以便給牌。等因到府。准此、隨行各博士取具各隨從人役年貌姓名、見在合行會送。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司、煩爲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計開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　伴官二員、

劉一奎年貌。　張應奎年貌。

陪祀族人五人、

孔彥乾有從人。　孔彥鳳、　孔弘毅、

孔聞俊、　孔尚曔。

博士孔尚達、　陪祀二人、　從人一名。

孔貞芳、　孔尚逊。

博士顏光魯、陪祀二人、從人一名。
顏伯忠、顏伯璿。
博士曾弘毅、陪祀二人、從人一名。
曾承祐、曾繼宗。
博士孟弘譽、陪祀二人、從人一名。
孟聞鉦、孟聞熙。
崇禎二年正月十六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恭照正月二十日
皇上臨雍大典、先該
貴部題
准議定儀注內一欵、二十一日文武百官行慶賀禮、襲封衍聖公率四氏子孫、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各上
表謝
恩。欽此。今照本府偶因痰症、不能就列、覲揚
大典、已經具本認罪請假、見在候
旨。所有謝
恩表文、合行差委博士孔尚達代賫叩謝
隆恩。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代題恭
進、請勿遲緩。須至咨者。
一咨禮部。
崇禎二年正月　十六日、
禮部爲禮儀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准本部儀制司手本開稱、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
皇上臨雍釋奠儀注內開、二十一日襲封衍聖公率肆氏子孫、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各上
表謝
恩。
上御皇極門
賜宴、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翰林院學士并簡討以上、祭酒司業學官、四氏子孫、及禮部太常光祿鴻臚寺執事官員與宴。案查天啟四年、先該欽天監擇於本年八月初三日
視學釋奠、亦用二十九日該司禮監題奉
熹宗皇帝聖旨、是、其慶賀之日免宴。欽此。欽遵。隨
該臣部查照萬曆四年
神宗皇帝臨雍、亦先免宴。該部查有孔顏孟三氏
子孫衍聖公祭酒司業官賜宴事例、覆奉

欽依孔胤植并四氏子孫、祭酒司業照例宴於禮部、着尚書林堯俞待。欽此。欽遵。其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翰林院學士并脩討等官以上及禮部太常、光禄、鴻臚寺執事官員俱免宴等因。在卷。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相應題請、伏乞

聖旨裁定、䝉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崇禎二年正月初十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孔胤植併四氏子孫、祭酒司業照例宴於禮部、尚書何如寵待。其餘各俱免宴。欽此。欽遵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至期、帶領族人孔彦乾等并傳士顔光魯等、于本月二十一日赴本部筵宴施行。須至咨者。　一咨

衍聖公。

崇禎二年正月　十七日、

太常寺典簿廳爲四氏祭服事。本寺案令據本廳案查祭服套數、移文工部、監督六科廊製造

衍聖公、四氏等祭服、以供

聖駕幸學祭祀之用。今准六科廊造送。今應照數轉解到廳。奉此、相應解送。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衍聖公　處、煩爲查照後開套數、分給供祀施行。須至手本者。

計開

衍聖公、穿祭服一套、　靴笏全。

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尚達、顔光魯、曾弘毅、孟弘譽、祭服四套、鞋襪全。

冠帶族長孔彦乾、穿祭服一套、鞋襪全。

洙泗書院學録孔弘顯、穿祭服一套、鞋襪全。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臣孔　謹

奏、爲懇辭衣宴事。爵以患病、不能陪祀觀禮、今題奉

禮部具

旨俱蒙

恐懼不安、罪有千萬

皇上俯准辭免、容臣恙瘳謝
恩。臣不勝瞻
天仰
聖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孔胤植行取覲禮、偶病未遐、衣宴着祇受、不
必辭。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賜宴於禮部儀註
欽賜筵宴衍聖公、孔顏曾孟四氏子孫、祭酒司業
等官於本部。是日早
朝畢、待宴大臣及各與宴官俱穿大紅錦繡服色、
至本部露臺上。鴻臚寺鳴贊贊禮、行一拜三
叩頭禮畢、登堂、以次相揖。次博士次四氏族
人見。兩跪兩揖畢、簪花登席。教坊司作樂、七
行、湯三品。宴畢徹席、仍於露臺上行一拜三
叩頭禮畢、仍登堂以次相揖。次博士見、次四
氏族人見、如前儀。當日赴
鴻臚寺報名、次日早謝
恩。

崇禎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孔
奏爲敬陳罪狀、乞假調理事。臣居
賜第齋戒、恭候川祀
萬壽聖節。乃臣偶感風寒、痰火陡發、至
誕辰不能趨
朝呼
嵩、有失誠敬、罪莫可逭。臣心恐俱不安、謹具疏奏
奏陳。伏望
皇上鑑宥、准假調理、痊可面
恩認罪。臣無任激切悚惶之至。
二十九日、
奉
聖旨、准暫假調理、不必認罪。該部知道。
崇禎二年正月　二十五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恭遇
視學大典事。照得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蒙
欽取孔氏七人觀禮。今事竣冊籍、所有族人應給
冠帶生員、加以恩生、此舊例也。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天啟五年

幸學舊卷施行。須至咨者。

計開

族人孔彥乾、　孔彥鳳、　孔弘毅

以上應給冠帶。

廪生孔聞俊、　孔貞芳、　孔尚遜、

孔尚𤧐。

一咨禮部

崇禎二年正月　　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恭逢

大典、照舊例請給勘合、以光陪祀事。據本府族人

孔彥乾等七人連名呈稱、乾等遵奉劄文、准

禮部咨、查取乾等自曲阜前來、恭候

皇上幸學陪祀。今已事竣、伏查天啟年

幸學事例、蒙賜陪祀族人勘合、填給夫馬、應付歸

里。今乾等蒙取陪祀事、例相同、懇乞行會兵

部、照例給賜勘合、以光大典。等情到府。據此

看得

聖朝優渥隆恩、追崇

聖祖、有加無替。今

幸學大典、

欽取族人陪祀、雖爲舊典、實係美觀。今孔氏族人

陪祀事畢、請給勘合、委與天啟年事例相同、

相應准行、再照

聖朝恩典、孔氏族人給與冠帶、廪貢俱准送監。其

啟行似難盡一、合無請給勘合二道、送府填

給、尤爲族人恩便。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施行。

崇禎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給。

禮部

題、爲恭遇

視學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咨稱、照得崇禎二

年二月二十日、蒙

欽取孔氏族人七人觀禮、今事竣回籍、所有族人

孔彥乾、孔彥鳳、孔弘毅應給冠帶、廪生孔聞

俊、孔貞芳、孔尚遜、孔尚𤧐加以恩監。查照天

啟五年

幸學舊卷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查

幸學典禮、及天啟五年

視學事竣、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奏

讀、乞將族人廪膳生員孔聞範、孔聞謨、孔貞祚三人食糧有年、不願冠帶、將爲首者特與恩生、餘二人照恩貢例入監。等因。該本部查准貢已經題停、不便獨爲起例。惟有姑准送監、似爲情理允合。覆奉

欽依、將孔聞範等俱各送監、在卷。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衍聖公孔胤植咨送族人孔彦乾等三人、乞要各給官帶、廪膳生員孔聞俊等四人乞要加以恩監。會典雖未詳載、但

天啓五年孔聞範等業蒙

恩准送監、此近例之可援者。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將生員孔聞俊等照例送監肄業、其孔彦乾等容臣部經自給劄冠帶、庶不失

皇上崇重先聖之德意、而名器亦非冒濫也。但

恩典出自

朝廷、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緣

奉

聖旨、孔聞俊、孔貞芳、孔尚逖、孔尚皜准入監讀書。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照得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恭遇

皇上臨雍大典、先該禮部查照儀註、奏奉

聖旨、遣差中書舍人梁招孟賚咨到府、

欽取孔氏老成族人七人、隨經本府准照咨文事理、秉公遴選孔彦乾等各給劄付、行取去后。今據家庭舉事孔弘顒呈稱年老路遥、恐隆冬嚴寒、不能依期到京。查有孔尚遜學優行正、年青貌秀、堪以頂補、恪供盛典等情、到府。據此合行給劄。爲此劄仰本生、即便遵照劄付事理、星馳前來頂補弘顒名缺、至期祗迎

聖駕、陪祀觀禮、毋得遲悞未便。須至劄付者。

一劄付族人孔尚遜。准此。

崇禎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爲兄原襲五經

博士孔胤桂妻王氏比例請封。奉

聖旨、王氏着封孺人、

欽頒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國家褒揚之典、首重女貞。若夫志勵栢

舟、克光聖緒、貽榮所以風世也。爾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嫂王氏、德門毓秀、儒閥

作儀、孝事姑嫜、願代有籲天之感、守堅伉儷、

靡他切從地之思。閫政肅清、氷心映徹、無忝

宣文令範、允標頳水高風。是用封爾爲孺人、

錫之勑命。綸章生介石之輝、閭里增婺星之

燦。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臣孔胤植謹

奏、爲懇乞天恩、照例觀禮、以符舊

制、以廣

皇恩、益隆

聖學事。臣於本年七月初五日、有行司[26]行人魯近

遲齎捧禮部咨文、爲遵奉

聖諭事。內稱奉

聖旨、聖廟繕修已有旨了。釋奠日期、該確察速議

具奏。儀註仍詳加議擬、遵旨進覽。衍聖、博士

應陪祀者、照例行取赴京。其四氏族人免行

取。欽此。欽遵、隨該臣率領博士、併族人等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一介草茅、兩荷

欽召、即擬束裝就道、匍匐前進、豈敢復有所

請。第臣察得嘉靖十二年蒙

世宗皇帝重幸太學、[27]

欽召臣曾祖孔聞詔等、併族人孔諱等五人、顏、孟

各二人赴京觀禮。臣讀之不勝慶幸、不勝扼

腕。臣慶幸者、臣何幸而疊逢

盛典。臣抚摭者、抚摭臣自𡚒嵘、而族人不能與焉。
然臣世受
國恩、凡遇
幸學大典、例有觀禮。何昔叨
恩而今獨異。臣展轉思維、臣心固萬不自安、亦何
以慰
先聖之靈。臣仰覩我
皇上敬
天法
祖、壘此觀禮一典、亦不肯獨靳臣族數人耳。臣今
選得學行兼優生員孔興訓、孔弘化、孔貞恒、
孔貞來四名。臣又慮及驛遞疲苦、不敢驛擾、
令其各捐已資、策㸑隨臣赴京。臣敬遵
明旨、未敢擅便、謹此披瀝奏
聞。伏乞
皇上察炤嘉靖十二年之例、容臣所
請、准入班行。其四氏族人臣不敢代爲陳懇、恐
瀆
宸嚴。殷舊
制符而

皇恩溥、益昭
聖學之光。臣等惟有世世仰沐餘榮矣。爲此具本、
專差奏差陳永安齎捧、謹具奏
聞。
崇禎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具　奏、二十八日、
奉
聖旨、該部察奏。
禮部爲禮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奏
前事云云等因。奉
聖旨、禮部察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該臣等看得、釋奠之禮、
累朝僅一舉行。嘉靖十二年、以
先師祀典既正、再
幸太學、又該本部題
准、欽取衍聖公及四氏博士併及老誠族人、稱盛
事矣。
皇上法祖崇儒、定爲三年一舉。凡爲
先聖之裔者、誰不思覲
日月之光、冀聆金玉之鑾。而臣部於老誠族人請

免行取者、非獨爲騙遁之應付維艱高年之
跋涉可念矣亦以
聖謨丕顯、望
恩者多、既
欽召之榮、四氏既已均沾、族人似難頻及耳。今孔
與訓等四名促裝而至、無煩郵傳之供、且徃
例可循、宜俻觀禮之列。因其來而與進、度亦
聖衷之所不靳也。院逕[28]衍聖公具奏、相應如其所
請、以廣
皇仁而光
大典。但恩自
上裁、臣等未敢擅便、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
八月十七日、奉
聖旨孔興訓等四名准照例觀禮。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爲懇恩咨部、照例
承襲、以便陪祀、以光
大典事。據已故五經博士曾弘毅長子曾聞達呈
稱前事。竊照達父于去年十一月赴京慶賀
萬壽聖節、事竣回籍、因奔馳勞悴、遂感寒疾、卧床
數月、忽於十四年四月初四日病故。聞達係
嫡長子、例應承襲。舊例、先襲職而後守制。今
家
聖恩、欽取陪祀、理合具呈、披瀝下情。伏乞速賜轉
咨
吏部、即爲題
請承襲、庶陪祀不致乏人、而於
臨雍大典亦有光矣。等情、到府。據此爲照、該本府
察得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弘毅因趨
賀染病、數月身亡、應該嫡子曾聞達承襲、以奉祀
事。舊例先襲職而後守制、第今
皇上臨雍在邇、例取顏曾思孟五博士[29]陪祀、然聞
達未經襲替、何敢與此
大典。所當亟於咨部
題授、刻不容緩者也。合無移咨
貴部、煩爲速行驗封司、察照舊例、即賜題授、
毋致臨期倉惶。庶四賢之裔濟濟班行、而於
臨雍之典不致有欽[30]人之慮。須至咨者。
崇禎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
錫袞謹
題、為禮儀事。照得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恭
遇
皇上躬臨太學、行釋奠禮於
先師廟。所有四配十哲兩廡該用分奠大臣官
員、除註籍及有服不開外、謹將各衙門送到
職名開坐上
請、伏乞
欽點八員、至期行禮。
計開
大學士張四知、　衍聖公孔胤植、
大學士謝　陞、　陳　演、
吏部李日宣、　兵部陳新甲、
刑部劉澤深、　都察院王道直。
奏[31]
聖旨、着點了的八員分奠。
陪、黄景昉、宋之普、房可壯、宋　玫、
朱兆栢、丘　瑜、孫從度、朱統鍒。
崇禎十四年八月初八日。

禮部儀制清吏司為禮儀事。案察天啟五年
三月初六日
熹宗皇帝臨雍視學、先該　内閣傳奉
聖諭、分獻陪祀各官從人、分獻官每員二人、餘各
一人。俱開寫姓名、仍給年貌懸牌、以便查照。
如不係開進姓名及給牌員役、不許一人擅
進。欽此。欽遵在卷。今照崇禎十四年八月十
八日
皇上視學、所有分奠陪祀官隨從人役年貌姓名、
相應察取、以憑給牌。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衍聖府、煩為察照、并行五經博士、郎將隨從
人役年貌姓名照數開送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四年八月初八日、郎中黄太玄。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為禮儀事。准
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前事、案察天啟五年
三月初六日
熹宗皇帝臨雍視學、先該　内閣傳奉
聖諭、分獻陪祀各官從人、分獻官每員二人、餘各
一人。俱開寫姓名、仍給年貌懸牌、以便察照。
如不係開進姓名及給牌員役、不許一人擅

進。欽此。欽遵，在卷。今照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皇上視學，所有分奠陪祀官隨從人役年貌姓名，相應察取，以憑給牌。等因，到府，准此，隨行各博士取具各隨從人役年貌姓名，見在合行會送。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司，煩爲察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計開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

伴官二員：劉國棟，年三十八歲，身長，面赤，微鬚。王春元，年四十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孔胤錫

從人一名

孟脉，年三十歲，身中，面麻，微鬚。

五經博士顏紹緒

從人一名

劉澤遠，年三十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曾聞達

從人一名

龍旺秋，年三十五歲，身中，面赤，無鬚。

五經博士孟聞玉

從人一名

武大峙，年二十八歲，身中，面赤，微鬚。

崇禎十四年八月初九日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孔胤錫等謹

奏，爲懇

恩比例，照例觀禮，以溥

皇上一視同仁事。臣等於本年七月初五日有行人司行人齎近邏賫捧

禮部咨文，爲遵奉

聖諭事，内稱奉

聖旨：聖廟繕脩已有旨了。釋奠日期，該部還確察速議具奏，儀注仍詳加議擬，遵旨進覽。衍聖、

博士應陪祀者，照例行取赴

京。其四氏族人免行取。欽此。臣等恭設香案，

闕叩頭謝

恩訖，謹遵

明旨，烏貫登程，不敢稍稽緩。第臣等察得嘉靖十二年蒙

世宗皇帝重幸太學，

欽召衍聖公孔聞韶、族人孔蕃等五人、顏曾孔孟
各二人赴京觀禮。隨該衍聖公孔胤植選得
學行兼優生員孔與訓等四名、各捐已資、隨
帶赴京、共有[32]懇乞
天恩、照例觀禮、以符舊
制、以廣
皇恩、益隆
聖學事。奉
聖旨、該部察奏。欽此。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踴躍。仰覩我
皇上仁如雨露、無一物不被其澤。念
先聖先賢一時叨祀、而若子若孫例當同榮、量
皇上亦不肯獨
加恩於
先聖之裔、而獨靳於先賢之後。此臣等所以函
於呼籲、以仰體
皇上勤學之聖懷、亦以慰先賢從道之悃誠。臣等
亦選得品望端凝、素履無玷者族人孔貞璘、
顏胤俊等四名、俱各捐已資、隨臣等赴京。爲
此披瀝陳懇、伏祈

皇上大廣一視之仁、察照嘉靖十二年之例、併衍
聖公孔胤植近日之
請、同列班行、俾得照例觀禮。臣等惟有頂戴
皇上一視之宏仁於世世矣。臣等曷勝惶悚戰慄
待
命之至。
崇禎十四年八月初七日、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臣孔胤錫、顏紹緒
初七日上、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察例具奏。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欽奉
聖諭事。竊照本年七月初五日有行人司行人魯
近遲賫捧
禮部劄付、
欽取顏曾思孟五經博士。內顏紹統新經病故、見
今親弟顏紹緒繼襲、見在咨部。曾弘毅亦經
病故、見今長子曾聞達替襲、見在咨部。孔尚
達病故已久、見任孔胤錫係本年六月新襲。
孟聞玉係見任。誠恐差謬、臨期不便、合用手
本前去

貴司、煩爲更正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爲遵奉

聖諭事。炤得本府蒙

皇恩、欽取陪祀於七月二十六日見

朝例有人夫八名、皂隸八名在府應用。合用移咨

貴部、煩爲轉行順天府速撥施行。須至咨者。

崇禎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禮部精膳清吏司爲欽奉

上傳事。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本部題本司案呈

內府遞出

上傳、衍聖公孔胤植、五經博士孟聞玉欽取到京、

着賜宴優待、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遞出到

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察得衍聖公孔胤

植、五經博士孟聞玉之以

釋奠

先師

召也。

皇上臨雍之次日、例得同文武各官

賜宴于

皇極門。崇禎二年正月、恭遇

皇上臨雍、臣部比例具題、奉有孔胤植併四氏子

孫、祭酒司業官、炤例宴于禮部、尚書何如寵

待、其餘各官俱免宴之

旨。是胤植等之蒙

恩賜宴、皆在

釋奠後者也。今奉

召進京、欣蒙

上傳賜宴優待、我

皇上之加恩　聖裔者、真出異數、爲曠古所未有。

相應恪遵、仍比炤

慶成宴內衍聖公與宴事例、備辦上桌品物、於本

月十三日設席于禮部待之。其待宴官例應

臣部尚書、今尚書臣林　先奉

欽遣在外、理合恭

請、另

命一員、仰襄

盛典。伏乞

勑下臣部、移會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臣草疏

甫畢、本月初一日內府又遞出

上傳、翰林院五經博士孔胤錫欽取到京、著賜宴
優待、該衙門知道。欽此。除奉到
上傳一道、另疏進繳外、胤錫相應屆期一同宴待。
等因。崇禎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具題、本月初
六日奉
聖旨、孔胤植及孔胤錫、孟聞玉欽取到京、着於八
月十三日設宴于禮部、侍郎王錫袞待。欽此。
欽遵、抄部送司、擬合就行、爲此合用手本前
去
衍聖公孔　處、即便遵照
明旨內事理、是日赴宴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一日、郎中李芳聯。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孔胤錫等爲懇
恩比例、照例觀禮、以溥
皇上一視同仁事。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前事、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孔胤錫等奏稱、選得族人生員顏胤俊、孔貞
璘等三人、各捐巳資赴京
請同照例觀禮等因。崇禎十四年八月初八日奉
聖旨、該部察例具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察得疏

稱三人、止有顏胤俊、孔貞璘二名、其一人未
載名姓、不便具覆、合行移察。合用手本前去
五經博士孔處、即將族人未載名者是何姓
名、作速開送過司、以便議覆等因。到院。准此、
合行開送。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司、煩爲照開姓名、　題覆施行。須至手本者。
計開
林廟舉事孔貞璘、　族人孔興謨、
生員顏胤俊。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禮部儀制清吏司爲
國學習儀巳竣、酌議未全禮節、仰祈
聖裁、以便遵行事。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司禮監秉
筆太監王德化等題前事、內稱、一、臣監記事
內開
上傳、賜大學士等官甜食盒兒、羊酒、今改賜衍聖
公等官字樣、仍請
上親傳鴻臚寺堂上官在門限外過中跪承
旨、自叩一頭、起、一揖退。鳴贊贊排班、鞠躬、各官行
一拜三叩頭謝

恩禮。一、陪祀各官以祭服更換吉服，服役不便隨入。今議，臨時臣王德化奏明，差內員持令箭引領各官跟役至集賢門外更換畢，仍令退逐遠避，似為妥便。等因。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奏內各款於禮儀有俾，既經面諭，又詳議妥確，以後俱照此例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除其餘款候載入儀注刊刻另送外，所有前項二款不入儀注，相應知會。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衍聖公府，欽遵知會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郎中黃太玄。

太常寺典簿廳為再屆催祭服事。准工部監督六科廊手本開稱，准本廳催取

衍聖公及四氏、孔氏族長祭服，圓領到差，察得先為前事，本差郎呈堂，又行催都水司，隨准都水司手本開稱，已移禮部主客司備察應造冠帶服色件數去後，屢次行催。至本月初六日，奉本部劄付，都水司案呈，准禮部主客司手本開稱，

衍聖公、博士，併講官等官各該給　賜衣服紗錠等件合辦事宜，照依儀注備辦。等因。到司。察得　賜衣等件賞期甚迫，合將紗帽、犀帶、玎璫等項劄廊照數造辦。其大紅織金等段，察水部備考，開載于

承運庫關支圓領，俱免成造。郎以紵絲羅絹經費賞房給賞，聽其自行裁製，呈部題奉

聖旨，欽此。劄行到差。該本差郎將紗帽五頂、犀帶壹條、玎璫帶四條造辦俱齊，見在惟候紵絲領出，即遵劄移送禮部給賞，並未見有成造祭服圓領之劄。今准前催，合將題奉

明旨，應造應領。

襲封衍聖公孔　等二十一員各賜不等，共織金紵絲羅衣共二十三套，紗帽五頂，犀帶一條，玎璫帶四條。等因。移覆到廳，相應移會。為此合具手本前赴

衍聖府，察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典簿張國治。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為長子授職病故，懇乞轉咨次子承襲，以便供奉祭祀事。據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今致仕顏光曾呈稱，前

事、切曾因手患痿痹、不能供職、具疏陳乞、奉
旨准令長子顏紹統承襲供祖廟祀事。回籍未及
三月、不意瘟災流行、于本年五月初十日染
病臥床、於十六日申時病故。生前並無子嗣、
理應先曾次子顏紹緒繼襲。今紹緒年長一
十九歲、夙習詩書、頗知禮度、應繼兄職。況本
年八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臨雍大典、見差行人
欽取陪祀、但
朝廷欽命不敢違曠、而祖廟之祀事又不容缺、理
合具呈。伏乞咨行該部、煩爲轉賜
題請、庶
聖駕臨雍不致乏人、而於先賢祀典亦有光矣。等
情到府。據此爲照、該本府察得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顏紹統青年俊雅、新領祀事、何突
染沉疾、倏爾身亡。天奪其年、何若此之速也。
但先賢祀事不可缺奉而
皇上臨雍大典又不可乏人、此當嗣咨襲者也。今
察得顏紹緒英齡儒彥、克閑詩禮、以弟繼兄、
此情理之所宜也。合無移咨

貴部、煩爲察炤、速爲轉
題、庶
朝廷臨雍陪祀不致缺人、而於先賢亦有厚幸矣。
須至咨者。
崇禎十四年七月　日。
太常寺爲禮儀事。據典簿廳呈准
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內開崇禎十四年八
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躬行釋奠禮于
先師廟所、有四配十哲兩廡分奠大臣。伏乞
欽點八員、至期行禮、等因。該本部題奉
聖旨、着點丁八員分奠。欽此。內
大學士張四知、　衍聖公孔胤植、
大學士謝　陞、　陳　演、
吏部尚書李日宣、　兵部尚書陳新甲、
刑部尚書劉澤深、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道直。移會到廳、案呈到
寺。據此合具手本前赴請
知、至期欽遵行禮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署掌寺事少卿提橋。

太子少保、襲封衍聖公府爲缺官事。案查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三十三代嫡孫孔德倫、
唐封褒聖侯於河南寧陵縣
勅建祖廟、賜祭田十四頃有奇。至明正統九年、
詔遷聖廟於儀封。嘉靖十四年、准請祀官、授孔承
寅世襲國子監學正、專主廟祀。餘無資俸。崇
禎元年、爵父據儀封縣申稱、承寅病故、廟祀
缺人、將六十四代孫生員孔尚林咨部題授
前職、歷代相沿、恩典無異、會典、憲章錄、闕里
誌載題疏、歷歷可考。恭遇我
清朝定鼎、首崇聖道、恩隆前代、廟祀典禮、悉各照
舊。學正尚林雖云享祀豐絜、無忝厥職、奈今
年老有疾、不能行禮。廟禮豈可缺人。爵係宗
子、祀典攸關、因查得會典內一款、凡襲封衍
聖公府官屬人員、宜從衍聖公保舉來用。今
選得六十五代孫生員孔胤齊、文行兼優、品
儀端愨、查係嫡嗣、相應襲補前職。爲此合咨
貴部、煩照咨文內事理、俯將孔胤齊速賜
題授、給憑管祀、庶聖廟駿奔有人、而我
朝新恩益彰矣。

順治八年二月十七咨。

吏部

題爲缺官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太子
少保、襲封衍聖公孔　咨前事內開、案查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三十三代嫡孫孔德倫、
唐封褒聖侯於河南寧陵縣
勅建聖廟、賜祭田十四頃有奇。至明正統九年、
詔遷聖廟於儀封。嘉靖十四年、准請祀官、授孔承
寅世襲國子監學正、專主廟祀、餘無資俸。崇
禎元年、爵父據儀封縣申稱、承寅病故、將六
十四代孫生員孔尚林咨部題授前職、歷代
相沿、恩典無異、會典、憲章錄、闕里誌載題疏
可考。恭遇我
清朝定鼎、首崇聖道、恩隆前代、廟祀典禮、悉各照
舊。學正尚林雖云享祀豐絜、無忝厥職、奈今
年老有疾、不能行禮。廟祀豈可缺人。爵係宗
子、祀典攸關、查得會典內一款、凡襲封衍聖
公府官屬人員、宜從衍聖公保舉來用。今選
得六十五代孫生員孔胤齊、文行兼優、品儀
端愨、查係嫡嗣、相應補襲前職。爲此合咨吏

部、煩照咨文内事理、俯將孔胤齊速賜題補、
給憑管祀、庶聖廟駿奔有人、而我
朝新恩益彰矣、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
看得、衍聖公咨稱、河南儀封縣 聖廟例有
奉祀學正一員、見在孔尚林年老有疾、不能
行禮、廟祀豈可缺人。今選得孔胤齊補襲前
職。查與會典誌書相合、似應照例補襲國子
監學正職銜、奉祀 聖廟。恭候
命下、臣部給憑、行令管事施行。
順治八年五月十五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是依擬用。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兵
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 爲
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拾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該本部
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隨
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部、相
應具
題前往、等因。本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將後開行取衍聖公併五經博士及
各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擬合移會。爲此合
咨貴府、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計開行取
襲封衍聖公孔、
世襲五經博士孔胤麟、 顔紹緒、 曾聞達、

孟貞仁、　仲于陛。
孔氏族人五人、
孔顏曾孟仲博士族人各二人。
右　咨
太子少保、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八年八月　　日、
禮部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
呈先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內稱、照舊例差官行取衍聖
公併孔顏曾孟仲等氏博士及老成族人、馳
驛赴京、迎
駕陪祀、等因。順治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着擇吉具儀來看。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欽此。隨行准行人司
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司、案呈到部、相應
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撥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部⑬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併孔顏曾孟
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顏曾孟
仲族人各二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
祀。其吉期儀註、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
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查照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五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八年八月初七日、
太子少保襲封衍聖公府、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准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部院夏　咨稱、順治
八年八月十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該本部
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隨

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部、相
應具題前往。等因。本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將後開行取衍聖公併五經博士、及
各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施行、等因、到府。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付
本官、照依禮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務選老成學行族人二人、仍將
花名年貌申報前來、届期聽候本府率領迎
駕、行禮陪祀。作速起行、毋得遲悞、致咎未便。須至
劄付者。
右劄付五經博士孔毓麟、顔紹緒、
曾聞達、孟貞仁、仲于陛准此。
行山東驛傳道取勘合。
太子少保、襲封衍聖公府、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准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部院咨　咨前事、開
稱、順治八年八月十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該本部
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隨
行、准行人司王天眷職名到部、相應具題前
往、等因。本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將後開取衍聖公併五經博士及各
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擬合移會。爲此合
咨貴府、煩爲查照施行。本月二十六日、又准
禮部咨前事各等因到府、准此。恭遇
皇上臨雍、欽召本府併五經博士及各族人馳驛
赴京、迎接
聖駕、行禮陪祀。欽此欽遵外、所有應用勘合、例於
山東驛傳道取用。擬合移取、爲此合手本前
去貴道、煩爲查照給領、應用施行。須至手本
者。
計開閲領勘合一道、火牌七張。
襲封衍聖公孔、

族人孔尚燃、孔胤洪、孔尚琨、

孔胤砌、孔貞直。

五經博士孔毓麟、

族人孔興煥、孔尚經。

五經博士顏紹緒、

族人顏伯潤、顏光秀。

五經博士曾聞達、

族人曾聞道、曾弘仕。

五經博士孟貞仁、

族人孟聞真、孟聞芳。

五經博士仲于陛、

族人仲應敏、仲應甲。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行禮部咨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准

禮部咨前事、開稱、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内稱、照舊例、差官行取衍聖公併孔顏曾孟仲博士及老成族人、馳驛赴

京、迎

駕陪祀等因。順治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擇吉具儀來看。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欽此。隨行催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塡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併孔顏曾孟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顏曾孟仲族人、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祀、等因到府、欽此欽遵、除本府遴選學行兼優老成族人五人外、隨飭行孔顏曾孟仲五經博士、各舉各族學行族人各二人、申送前來。本府率領、依期迎接

聖駕、陪祀行禮。今將

欽取陪祀本府併五經博士及老成族人姓名年貌、擬合開送。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計開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

族人生員五名、
孔尚燃、年叁拾捌歲、身中、面赤、有鬚。
孔胤洪、年叁拾歲、身中、面白、微鬚。
孔尚稱、叁拾貳歲、身中、面赤。
孔胤徵、年叁拾歲、身長、面赤、無鬚。
孔貞甫、年肆拾歲、身中、面赤、有鬚。
五經博士孔毓麟、
族人生員二名、
孔興煥、年叁拾貳歲、身中、面赤、微鬚。
孔尚經、年叁拾壹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顏紹緒、
族人生員二名、
顏伯淵、年叁拾柒歲、身長、面赤、微鬚。
顏光秀、年叁拾歲、身中、面赤、有鬚。
五經博士曾聞達、
族人生員二名、
曾聞道、年貳拾歲、身中、面麻、無鬚。
曾弘仕、年貳拾捌歲、身中、面麻、無鬚。
五經博士孟貞仁、
族人生員二名、
孟聞真、年叁拾肆歲、身長、面赤、有鬚。
孟聞芳、年叁拾叁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仲于陛、
族人生員二名、
仲應徵、年貳拾捌歲、身中、面赤、微鬚。
仲應甲、年貳拾柒歲、身中、面赤、有鬚。

順治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行禮部咨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臨雍大典服制宜先甄辨事。切照爵恭遇
聖駕臨雍、業奉
聖旨、遣行人司行人王天眷行取到京陪祀。爵已於本月十九日進京。雖
視學尚無定期、而陪祀服色不可不豫爲甄辨也。爵備查闕里誌、前朝舊制、爵陪祀祭服及孔顏曾孟仲五家博士祭服、悉太常寺備辦、候屆期服用。今我
朝定制、頂戴雖有品級、而朝祭服色未經
欽定。再查舊制、孔顏曾孟仲陪祀族人、悉用舉人服色入雍陪祀。前爵咨行　貴部、查復舊典、

蒙行東、至今尚未回覆。今
臨雍伊邇、急不能待、　懇乞
貴部備查歷朝舊典、肇開
聖代新恩、爵及孔顔曾孟仲五家博士應用何等
服色。或太常寺備辦、或爵等自行制造。並孔
顔曾孟仲族人或用舉人服色、或用生員服
色、統希畫一、以便遵行。又查舊制、爵陪祀之
日、有屬官二員、五家博士及族人年老者有
從人一名、跟入扶用、臨期各給牙牌一面、以
便稽查。今我
朝尚無定制、亦乞　詳示、作何鑄予甄別、以便跟
隨。爲此合咨　貴部、煩將咨內事理備查施
行。須至咨者。
順治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孔子六十六代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
公孔興燮謹
奏、爲循例籲　恩、以光曠典事。切照臣蒙
欽召、隨即欽遵、偕孔顔曾孟仲博士孔毓麟等及
族人廩膳生員孔尚燃等、齊集
闕下。該禮部傳奉

聖諭、命臣暫且歸里、另期行取。臣謹遵
諭、於本月拾五日　陛辭旋里外、抑臣竊有
請焉。伏查舊例、族人生員陪祀者俱准送監讀書。
今
聖駕尚未臨雍、已添舉人十五名。[35]是雍中諸生未
值
幸學、業已預沾廣額之
恩。而臣族諸人俱係聖賢子系、且千里向往、更與
輦轂輻輳之雍生不同、尤宜首先沾恩、以光
曠典者也。　伏乞
聖明垂念諸生竭歷趨誠、冀恩倍切、
敕下禮部比照
盛京鄉試恩例、先將生員孔尚燃等十五人准
以恩生預送入監讀書、恭候
聖駕臨雍陪祀。是亦我
皇上優崇聖裔之典所不靳也。臣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　奏以
聞。
順治八年十月十四日上、十五日下、奉
聖旨、禮部議奏。

禮部覆本
奏爲循例額
恩以光曠典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孔子六十六代孫、少保兼太
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奏前事、內稱、切
照臣家
欽召、隨即欽遵、偕孔顏曾孟仲傳士孔毓麟等及
族人廪膳生員孔尚燃等、鱗集
闕下、該部禮傳奉
聖諭、命臣暫且歸里、另期行取、臣謹遵
諭于本月十五日　陛辭旋里外、抑臣竊有
請焉、伏查舊例族人生員陪祀者俱准送監讀書、
今
聖駕尚未臨雍、諸生何敢妄與、但以
盛京鄉試、因
聖駕臨雍、已添舉人十五名。是雍中諸生未值
幸學、業已預沾廣額之
恩。而臣族諸人俱係聖賢子糸、且千里向往、更與
輦轂輻輳之雍生不同、尤宜首先沾恩、以光
曠典者也。伏乞
聖明垂念諸生趨歷趨誠、與恩倍切、
勅下禮部、比照
盛京鄉試恩例、先將生員孔尚燃等十五人准以
恩生預送入監讀書、恭候
聖駕臨雍陪祀、是亦我
皇上優崇聖裔之典所不靳也。等因。順治八年十
月十五日奉、
聖旨、禮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該臣等查得前朝天啓五年、崇禎二年、十
四年舊例、幸學釋奠
先師孔子畢日、凡孔氏等族人以生員陪祀者俱
准送監。今衍聖公孔興燮援例奏
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者也、等因。本部具題、十二月十
七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來文、及奉
欽依事理、轉行孔顏曾孟仲族人一體遵奉施行。
須至咨者。
順治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順治九年　月　日、

禮部爲遵

旨舉行臨雍大典事。儀制淸吏司案呈、該本部具

題、

天子臨雍釋奠及先經行取衍聖公等赴京陪祀。

彼時因有事未暇舉行、傳衍聖公暫且歸里、

另期行取等因。順治九年七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其臨雍釋奠着擇吉具奏。欽此。除行欽天

監擇吉外、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張九徵

職名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塡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併孔顏曾孟

仲五博士及孔氏族人伍人、孔顏曾孟仲族

人各二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祀。其

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七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查照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伍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九年　月十　日。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

臨雍大典、比例祈恩、咨題觀禮事。據世襲國子監

學正孔胤齊呈前事、開稱、竊照

聖主崇儒禮、特隆於釋奠、朝臣嚮化、念共切於觀

光。况係

聖祖之胤、益幸不世之遭逢。齊入朝

嵩呼、固與顏曾孟仲博士無異。環橋觀聽、宜與顏

曾孔孟仲博士相同。今

皇上躬臨辟雍、釋奠

聖祖、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顏紹緒、曾

聞達、孔毓麟、孟貞仁、仲于陛皆以聖裔賢胤、

特蒙

恩取、恭候趨蹌。已行之成例見在、今玆之祈恩非

創。懇乞查照博士陪祀之例、咨部具題、倘蒙

皇恩普一視之仁、則微臣慶千載之盛。等情到府、

據此爲照。該本府看得、恭遇
皇上肇舉臨雍之典、凡屬聖裔胤、莫不慶千載
之遭逢、而與觀光於日月。查得孔胤齊係奉
祀朝
賀官員、昨又蒙
恩賜宴禮部。今既比例呈請前來、相應允從、以普
皇恩、而光特恩者也。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咨文內事理、希將孔胤齊照世
襲五經博士例、仍將本戶族人行取一人、俯
賜
題取、一同觀禮施行。須至咨者。
順治九年二月初六日。
禮部爲
臨雍大典、比例祈恩、咨題觀禮事。儀制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
公府咨前事、內稱、據世襲國子監學正孔胤
齊呈前事、開稱、竊照
聖主崇儒、禮特隆於釋奠、朝臣嚮化、念共切於觀
光。况係
聖祖之祀胤、益幸不世之遭逢、齊入朝

嵩呼、固與孔顏曾孟仲博士無異、瓊橋觀聽、宜與
孔顏曾孟仲博士相同。今
皇上躬臨辟雍、釋奠
聖祖、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顏紹緒、曾
聞達、孔毓麟、孟貞仁、仲于陛、皆以聖裔賢胤、
特蒙
恩取、恭候趨蹌。已行之成例見[38]、今茲之祈恩非創。
懇乞查照博士陪祀之例、咨部具題。倘蒙
皇恩普一視之仁、則微臣慶千載之盛。等情到府、據
此爲照。該本府看得、恭遇
皇上肇舉臨雍之典、凡屬聖賢裔胤、莫不慶千載
之遭逢、而與觀光於
日月。查得孔胤齊係奉祀朝
賀官員、昨又蒙
恩賜宴禮部。今既比例呈請前來、相應允從、以普
皇恩而光特典者也。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咨
文內事理、希將孔胤齊照世襲五經博士例、
仍將本戶族人行取一人、俯賜題取、一同觀
禮施行等因。咨部送司、奉堂批司查例說堂
送司、奉此查得舊例

臨雍、在京聖裔、皆得觀禮、獨學正祈恩行取族人
之例、本部案冊未載、不便題取、合行咨面衍
聖公、自行査例、具題可也。案呈到部、擬合就
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順治九年三月十四日。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遵
旨臨雍大典事。順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准
禮部咨前事開稱、儀制清吏司案呈、該本部
具題、
天子臨雍釋奠及先取衍聖公等赴京陪祀。彼時、
因有事未暇舉行、傳衍聖公暫且歸里、另期
行[9]。等因。順治九年七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其臨雍釋奠着擇吉具奏。欽此。除欽天監
擇吉外、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孫九徵職
名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塡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併孔顏孟曾
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
孟仲族人各二人、一同馳驛前來、不誤期行禮

陪祀。奉
聖旨、是。等因到府。准此、除本府欽遵外、所有取到
陪祀五經博士及各族人姓名年貌、擬合開
送、以便臨期本府率領迎接
聖駕陪祀。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知會施行。須至咨[10]。
計開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
族人生員五名、
孔尚燃、年叁拾玖歲、身中、面赤、有鬚。
孔胤洪、年叁拾五歲、身中、面白、微鬚。
孔尚瑀、年叁拾叁歲、身中、面赤、微鬚。
孔胤劭、年叁拾壹歲、身長、面赤、無鬚。
孔貞㫖、年肆拾壹歲、身中、面赤、有鬚。
五經博士孔毓麟、
族人生員二名、
孔興義、年叁拾歲、身中、面麻、微鬚。
孔尚經、年叁拾貳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顏紹緒、
族人生員二名、

顏伯澗，年叁拾九歲，身長，面赤，微鬚。

顏光秀，年叁拾壹歲，身中，面赤，有鬚。

五經博士曾聞達，

族人生員二名，

曾聞道，年貳拾壹歲，身中，面麻，無鬚。

曾弘仕，年[41]年貳拾九歲，身中，面赤，無鬚。

五經博士孟貞仁，

族人生員二名，

孟聞真，年叁拾伍歲，身長，面赤，有鬚。

孟聞芳，年叁拾四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仲于陛，

族人生員二名，

仲應敘，年貳拾玖歲，身中，面赤，微鬚。

仲應甲，年貳拾捌歲，身中，面赤，有鬚。

順治九年九月初三日咨　禮部。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

臨雍大典，比例乞恩，咨題觀禮事。據世襲國子監

學正孔胤齊呈前事，開稱：竊惟

聖主崇文，禮特隆於釋奠；朝臣向化，念共切於觀

光。况係

先師之祀，胤益幸不世之遭逢。齊入朝

嵩呼

萬壽，固與五經博士無異，環橋觀聽，宜與五經博

士相同。今

皇上躬臨辟雍，釋奠

先師，世襲五經博士孔毓麟等皆以聖裔賢胤，

率領族人陪祀。齊以聖裔，而職列國學，世守

聖祀，族人雖不敢娩休，齊以似應同列觀禮。

况舊例

臨雍，京職聖裔皆得觀禮。已前之成例可據，而今

茲之乞恩非創。懇乞

宗主俯准，查照舊例，博士併孔門籍等咨部

觀禮，庶

皇恩得以均沾，則微臣慶千載之盛等情到府。據

此爲照，該本府看得，孔胤齊職列國學，今

聖駕臨雍，又不得追隨趨蹌之末。况住列聖裔京

官孔聞籍等皆得乞恩觀禮，故齊始具詞上

懇也。今據前因，相應會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咨文內事理，俯將孔胤齊逮

賜，照例題

請觀禮、俾胤齊行以隨班觀禮。廠
皇恩普被、而闔族均感矣。須至咨㊷。
順治九年九月初九日。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
新朝臨雍盛典、近臣念切觀光、謹引成例、懇乞咨
部代
題、一體陪祀事。據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孔
胤樾呈前事、開稱、切惟
聖王肇統、首舉臨雍之禮、薄海知歸、咸欣文治之
隆。樾際
聖作物覩之期、綰半綸而依禁近、幸源遠流長之㊸
守一線以附宮墻。覩茲
盛典、念切分榮。查得明朝天啓五年、族人行人孔
聞譞、中書孔聞詩皆以聖裔、身列京員、咨呈
禮部題准、隨班觀禮。崇禎二年、行人孔聞籍
復緣前例、呈部題准、照聞譞、聞詩一體陪祀。
在昔年之成例具存、固爲可引、况
新朝之巨典初興、忍甘自外。爲此具呈、伏乞詳查
往例、移咨禮部、轉懇代
題、俾樾得照聞譞、聞詩等例、追隨博士族人之
間、一體趨蹌、同觀俎豆。則
朝廷崇文之盛、踰越百代、臣子觀光之慶、綿永千
秋。等因到府。據此、該本府看得、
聖駕臨雍、千載曠典、凡我執經、莫不環橋聽講、况
爲聖裔乎。查得族人孔胤樾前巳奉
旨更名、既係先聖苗裔、豈可躬逢盛典、而自外觀
光之理乎。况有舊例、行人孔聞譞、中書孔聞
詩、行人孔聞籍皆以京官乞恩、蒙准觀禮。因
有往例之援可㊹、故樾具呈相請也。今據前因、
相應移會、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舊例、俯將胤樾題
請觀禮、俾得隨趨蹌之末、而闔族均沾無涯之榮
矣。須至咨者。
順治九年九月初四日。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
新朝臨雍大典、微臣同係聖裔、懇恩比例咨
部、一體觀光事。據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孔
自洙呈前事、開稱、切惟
聖皇嗣治、崇舉隆儀、世澤遐敷、聿追共本。邇恭㊺
朝廷辟雍幸學、博士族人追隨行禮。舊例、聖裔凡

京官在仕籍者，皆得分榮陪祀。族弟胤樾已
蒙咨請 禮部，引例代
題。切念自洙雖隸浙籍，實係宋封文宣公孔玠
之後，傳祖孔汝燁，自衢遷嘉，十世而至自洙。
家祠碑記，歷歷現存。同係
聖祖苗裔，義不忍以自外，均屬
聖朝臣子，願倍切于覲光。爲此具呈，仰祈查照譜
牒，對明支派，咨 請禮部代
題，一體陪祀，則
朝廷弘一視之仁，宗族有均榮之慶。等情到府，據
此爲照。該本府看得，孔自洙籍不隸於山左，
而自洪係宋文宣公孔玠遷衢後裔。查稽譜
牒，實有孔玠遷衢一枝，是支派雖別，而源流
則一。既自稱爲
先聖苗裔，自應同一陪祀分榮。况往日開譔之
舊例可援，而今胤樾之乞恩可比也。今據前
因，擬合移會，此合咨
貴部，煩將孔自洙照例題
請觀禮，庶
皇恩普被，而闔族均沾矣。須至咨者。

順治九年九月初九日咨 禮部。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遵
旨臨雍大典事。本年十月初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開稱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 咨
送五經博士孔毓麟、族人生員孔興煥。今咨
送族人生員孔興義到部，送司姓名前後互
異，相應咨查。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府，希速查明，咨覆過部施行。等因到府。准
此，該本府查得孔興煥去歲咨開前來陪祀。
今值
欽取之時，興煥偶得虛疾，已經物故，恐虛
大典，故另選老成生員孔興義前來頂補。今准前
後緣由，咨覆
貴部，煩爲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順治九年十月十二日咨覆 禮部。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禮儀事。
照得本府恭遇
臨雍大典，
欽召來京陪祀。所有隨從本府辦事人員署典籍

事張應泰、署司樂事劉國棟，皆係品級職官、已經隨
朝辦事外，又有跟隨五經博士各家人役姓名年貌，擬合開送，以便臨期跟隨。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計開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辦官二員、
張應泰，年四十八歲，身中、面赤、微鬚。
劉國棟，年四十五歲，身長、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顏紹緒、從人一名葛寅，年四十九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曾聞達、從人一名龍旺秋，年四四十九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孔衍麟、從人一名馮一龍，年四㊼十五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孟貞仁、從人一名陳良璽，年三十九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仲于陛、從人一名蔡進，年三十五歲，身中、面赤、微鬚。

順治九年九月十二日。
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孔自洙　呈，為
新朝臨雍大典，微臣同係聖裔，懇　恩比例咨
部，一體觀光事。切惟
聖皇開治，崇舉隆儀，世澤遐敷，聿追共本。恭遇
朝廷謁期，幸學博士族人追隨行禮，舊例，聖裔凡
京官在仕籍者，皆得分榮陪祀。族弟胤樾已
蒙咨請禮部引例代
題。切念自洙雖隸浙籍，實係宋封文宣公孔玠之後，傳祖孔汝嶧自衢遷嘉，十世而至自洙。
家祠碑記，歷歷現存，同係
聖祖苗裔，義不忍以自外，均屬
聖朝臣子，願倍切于觀光。為此具呈，仰祈查照譜牒，對明支派，咨請　禮部代
題，一體陪祀，則
朝廷弘一視之仁，宗族有均榮之慶。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右　呈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九年九月初九日。

禮部爲遵
旨臨雍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　咨送五
經博士孔毓巘、族人生員孔興煥。今咨送族
人生員孔興羲。到部送司姓名前後互異、相
應咨查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部、希速查明咨覆、過部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九年　　月　　日。
禮部爲禮儀事。照得奉
旨、順治玖年玖月貳拾貳日卯時
幸學。所有應行儀注、會同
內三院公同議定刊刻、相應咨送。爲此合咨前
去、煩爲查照儀注內事理施行。須至咨者。
計咨送儀注陸本。

右　　咨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九年九月十八日。
禮部爲

新朝臨雍盛典近、臣念切觀光、謹引例咨部代
題、一體陪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
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稱、惟少保兼太子
太保襲封衍聖公孔咨稱、刑部廣東司員外
郎孔胤樾、世襲國子監學正孔胤齊、刑部山
東司主事孔自洙同係聖裔、比例一體觀光。
等因到部、案查舊例、行人司行人孔聞籍及
吏科給事中孔聞詩隨班觀禮、俱係禮部代
題、准令列于五經博士之末、一體行禮。等因在案。
該臣等看得先聖苗裔刑部廣東司員外郎
孔胤樾、世襲國子監學正孔胤齊、刑部山東
司主事孔自洙、
臨雍觀禮、既與舊例相符、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令本官、照依列于五經博士之末行
禮。併行該衙門預備衣服、以便臨期
頒賞施行。等因。順治九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來文、及奉
欽依內事理、行令各官至期觀禮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孔子六十六代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
聖公孔興燮謹
奏爲
幸學禮成、往例可援、謹籲
特恩、以優近臣事。日者
聖駕幸學、優錫過隆。臣因推
皇上眷顧聖裔之心、凡舊例之所有者悉爲
皇上陳之。臣查天啟伍年視學之臣、族人中書孔
聞詩曾以京官陪祀、蒙陞考授吏科給事中。
崇禎二年視學之後、臣族人行人孔聞籍亦
以京官陪祀、蒙陞考授南吏部主事。今臣族
人進士孔胤樾、孔自洙皆見任京職、奉
旨陪祀、政與前臣事例相同。伏乞
皇上勅部特二臣比例加恩、酌議遷擢、則
朝廷弘一視之仁、於京官有倍優之典。臣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
順治九年十月初三日上、初四日奉
聖旨、吏部議奏。
孔子六十六代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
公孔興燮謹　奏爲祀典久缺、遵
詔保奏、以廣
皇仁、以綿聖澤事。照得爵祖宰治中都、教化大行、
後人因於是地設聖澤書院一處。歷朝隨設
世襲太常寺博士一員、以主祀事。例應爵三
子承襲。於順治元年十二月內、山東巡撫方
大猷題
請在案、部卷可查。但因爵在沖年、子嗣暫未、故主
祀無人、所以祀典廢缺。茲有前任五經博士
孔胤鈺、因違例請卹、奉
旨革職。當日請卹、原爲求榮、非有贓私大過、可以
蔽錮終身之條。況我
皇上躬親大政、欽奉
恩綸、一切廢官詳開緣由錄用。一時濟濟起用、諸臣
咸沾
浩蕩之恩矣。俯查博士等官係爵屬官、例應爵保

奏。是各省諸臣既可以邀
恩而慶彈冠、大聖苗裔似亦可以叩
天而沐恩膏也。伏乞
皇上憐念聖裔、赦其小過、
勅下吏部將孔胤鉦補授太常寺博士、代理淳書[48]
院祀事。俟爵有子之日、仍歸爵子。庶祀典不
致廢缺、而
皇恩可以永佩矣。
順治九年十月初三日上本、初四日奉
聖旨、吏部察議具奏。
禮部爲
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
恩查例送監、以優聖裔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孔子六十六代孫少保兼太
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　奏[49]前事等因。
順治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查得天啓五年孔氏
族人生員入監三名、曾孟各一名。崇禎二年、
孔氏族人生員入監四名、顏孟各二名。今本
府具奏孔氏及五經博士族人生員一十五
名、因何與舊例送監人数不符、有無定例、相
應移查。爲此合咨貴府、煩查族人陪祀舊例
始自何年、孔氏併五經博士族人陪祀應否
盡送入監、及仲氏族人舊案無載陪祀生員、
果否一併送監、逐一詳開過部施行。須至咨
者。
右　咨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九年十月初九日。
後禮部咨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
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
恩查例送監、以優聖裔事。本年十月初九日、禮部
咨前事、開稱、本部送禮科抄出孔子六十六
代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
奏前事等因。順治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着查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查得、天啓五年孔氏
族人生員入監三名、曾孟各一名。崇禎二年、

孔氏族人生員入監四名、顏曾孟各二名。今
本府具奏[51]孔氏及五經博士族人貢一十五
名、因何與舊例送監人數不符、有無定例、相
應移查。爲此合咨貴府、煩查族人陪祀舊例
始自何年、孔氏併五經博士族人陪祀應否
盡數入監、及仲氏族人舊案無載陪祀生員、
果否一併送監、逐一詳開過部施行。等因到
府。准此爲照、爵查得族人陪祀歷代皆有、而
生員陪祀者始自明朝。查得天啓伍年生員
陪祀者孔氏止三人、顏曾孟止一人。崇禎二
年生員陪祀者止四人、顏曾孟各二人。餘皆
族人中間或有年荒途梗遇病遭故者、因此
人不足額。但
臨雍事竣、族人則賜冠、生員則送監讀書、此舊例
照然可稽。今我
皇上開創之初、首隆斯典、擇吉議禮、甚爲誠重、爵
何敢輕褻。深恐族人未讀詩書、不諳禮儀、又
恐人數不全、有負
大典、故照部咨慎選老成素嫻儀文者生員十五
人前來接

駕陪[51]。至于辛卯順天鄉試、因
幸學尚邀
恩加中壹拾伍名、况爵族人素蒙
皇恩之所加厚者、或于浩蕩之中不靳此雨露也。
至于仲氏生員、查得仲博士襲自明崇禎十
六年、未經
幸學、故無舊案。今既與孔顏曾孟一併
欽取、又同係賢裔、相應一體送監、詎可五爲異同。
今准前因、謹將前後緣由開載、合覆
貴部、煩爲查照咨文內事理施行。須至咨者。
順治九年十月十二日。
禮部爲
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
恩查例送監、以優聖裔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孔子六十六代孫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　奏前事、
等因。順治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查順治八年該衍聖公孔
奏

請生員未及陪祀入監。該臣先題。查得天啟四年、崇禎二年、崇禎十四年生員陪祀、俱准送監讀書。今衍聖公援例　奏
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旨、是。欽遵在案。今該臣等看得、臨雍
盛典、凡孔氏族人生員顏曾孟後裔陪祀者、俱准入監。此舊例也。惟仲氏入監、舊案無載。隨經
臣部移查、據衍聖公回稱、仲氏子孫在
幸學之後、崇禎十六年方授博士、故無入監舊例。今應將生員孔尚爝、孔胤洪、孔尚瑀、孔胤劭、孔貞旨、孔興義、孔尚經、顏伯潤、顏光秀、曾聞道、曾弘仕、孟尚真、孟聞芳、應照例送監。其仲應敏、仲應甲既經衍聖公咨明在案、相應一併移送同沾
聖恩者也。等因。本部具題、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是、依議行。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襲封衍聖公孔。

順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皇上幸學。二十三日、上謝
恩表本日　禮部筵宴。二十四日、
午門前頒賜衍聖公並孔顏曾孟仲五家博士、陪祀五家族人每人滿冠一頂、滿衣一襲。

禮部爲請
旨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本
部題前事，內稱，康熙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准工
部咨稱，國子監衙門內處所已經陸續修完，
相應移咨禮部知照。等因前來。查康熙六年
八月內兵科給事中吳國龍題，爲恭請隆舉
辛學之典等事，奉
旨：館穀與大典，禮儀理宜舉行。前已命該衙門修理
聖廟國學，俟完時，着該部擇吉具奏。欽此。隨
移咨
部將
聖廟國學修理完日，知會臣部，以憑擇吉具奏
在案。該臣等查得
世祖章皇帝親政後，于順治九年臨國子監致祭
先師孔子廟，行取衍聖公，併孔顏曾孟仲等五
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族人
各二人，馳驛赴京，到日陪祭，
御彝倫堂，
命國子監祭酒司業講書，在案。今修理
孔子廟已完，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併子思顏
子曾子孟子子路等五經博士，及孔氏等族
人，各馳驛赴京，到日陪祭。其詳察禮儀，選擇
吉日，另疏題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康熙八年正月二十八
日
題，二月初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
照本部題奉
旨內事理，仍選取老成族人五人，作速馳驛前來，
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衍　聖　公。
康熙八年二月　初三　日。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請
旨事。康熙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蒙
巡撫部院劉　案驗，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
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稱，康熙八年正月
二十一日，准工部咨稱，國子監衙門處所已

經陞給修完、相應移咨禮部知照、等因前來。
查康熙六年八月內、兵科給事中吳國龍題、
爲恭請陞舉
幸學之典等事、奉
旨、館雍釋奠大典禮儀理宜舉行。前已有
旨修理聖廟國學、俟完日知會臣部、以憑擇吉具
奏、在案。該臣部等查得
世祖章皇帝親政後、于順治九年臨國子監致祭
先師孔子廟、行取衍聖公併孔顏曾孟仲等五
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族人
各二名、馳驛赴京、到日陪祭、
御彝倫堂、
命國子監祭酒司業講書、在案。今修理
孔子廟已完、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并子思顏
子曾子孟子子路等五經博士、及孔氏等族
人、各馳驛赴京、到日陪祭。其詳察禮儀、選擇
吉日、另疏題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康熙八年正月二十八
日
題、二月初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
照本部題奉
旨內事理、即將後開行取衍聖公併五經博士及
各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案
仰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備奉
旨內事理、即將後開行取衍聖公併五經博士及
各族人一躰應付、馳驛前去、至期迎
駕、陪祀施行。仍先將起程日期詳報本部院、以憑
咨覆、毋得遲違、等因到司。蒙此、擬合移會。爲
此合咨貴府煩爲照依咨案、備奉
旨內事理、希速馳驛前去。并知會後開世襲五經
博士及族人、一併馳驛前去、至期迎
駕陪祀。希先將起程日期移文過司、以憑呈報。
撫部院咨覆施行、須至咨者。
計開行取
襲封衍聖公孔、
世襲五經博士孔毓瑛、 顏懋衡、 曾貞豫、
孟貞仁、 仲于陛。

孔氏族人五人

孔顏曾孟仲族人各二人。

右　咨

襲封衍聖公府。

康熙八年八月　二十四　日。

回布政司咨

襲封衍聖公府爲請

旨事。康熙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准

貴司咨前事、等因到府。准此、除各博士慶賀

萬壽俱即先經起行赴

京、本府業即知會、令各遵奉、選取族人隨行外、

本府因在守制、例不入

賀。兹恭遇

皇上臨雍、奉

旨行取陪祀、欽遵在案、見在選取族人移取勘合。

謹於三月初七日率領選取族人起行。今准

前因、擬合移覆、爲此合咨前去

貴司、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康熙八年二月　二十九　日。

行人司爲請

旨事。照得本司於康熙八年二月初九日接到

禮部劄付本官、遵照本部

題奉

旨內事理、馳驛前去山東兗州府、欽取衍聖公孔

及五經博士孔顏曾孟仲、並孔氏族人五人、

孔顏曾孟仲族人各二人、作速馳驛前來、勿

得遲延、等因。本司于本月二十八日到境、親

謁

聖公府、將

禮部

題奉

旨內事理面致訖、事竣回

京、應討起程日期、并劄內事理、給賜回文、以便

覆繳。爲此移文

貴府查照施行、須至移文者。

康熙八年二月　日。

回行人司文

襲封衍聖公府爲請

旨事。康熙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准

貴司移文前事、等因到府。准此、除各博士慶賀

賀
萬壽俱即先經起行赴
京本府業即知會、行令遵奉、選取族人隨行外、
本府因在守制、例不入
賀。茲恭遇
皇上臨雍、奉
旨行取陪祀、欽遵在案、見在選取族人、移取勘合。
謹於三月初七日率領選取族人起行。今准
前因、擬合移覆。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貴司、煩爲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康熙八年三月　初一　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請
旨事。康熙八年二月十七日、准行人司移文前事、
內稱、照得本司于康熙八年二月初九日接
到
禮部劄付本官、遵照本部
題奉
旨內事理、馳驛前去山東兗州府、欽取衍聖公孔
及五經博士孔顏曾孟仲、並孔氏族人五人、
孔顏曾孟仲姓人各二人、作速馳驛前來、勿
得遲延、等因。本司于本月二十八日到境、將
禮部
題奉
旨內事理面致訖、應移取起程日期、並劄內事理、
給付回文、以便復繳。爲此移文貴府、查照施
行、等因、到府。准此、本爵欽遵
召旨、謹以奉到移文、隨經轉行各翰博知會、併選
取族人起程外、本爵即束裝、于三月初七日
起程。除將起程日期業已移覆行人司、并山
東布政司轉報外、但本爵見丁父憂、祗以
君命是遵、祖廟事重、馳驅就道、不敢遲延。然展轉
思維、趨蹌俎豆之間、實不自安。今本爵行將
入
京、祀期迫近、除各博士與爵族人等遵依一體
陪祀外、至本爵應否
朝見陪祀、不得不預祈
明示、以便遵行。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咨文、速賜
奏請
題

請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禮　部。

康熙八年三月　初六　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欽逢

臨雍盛典、近臣念切觀光、懇賜咨

部、代

題一體陪祀、以襄鉅典事。據內國史院中書舍

人加一級顏光敏呈前事、內稱、竊照視學乃

朝廷之盛舉、觀禮實臣子之殊榮。恭遇

皇上臨雍講學、凡在班行、無不雀躍快覩。職忝復

聖後裔六十七代孫、承乏蘭省、思欲咫尺

天顏、趨効奔走。但查往日事例、凡遇

臨雍、聖賢後裔有見列京職者、俱由大宗咨送

禮部、代

題陪祀。用是不揣卑微、薰沐上請。伏乞大宗慨

賜咨文、僕感不朽等因。又據恩取歲貢監生、

候選縣丞孔尚義呈前事、呈爲懇恩咨

部、

題請俯允聖裔觀光事。恭遇

皇上臨雍講學、職係

至聖六十四代孫、考定縣丞、在京候選。幸遇

臨雍、願祈隨班觀禮。往例、聖賢後裔有見列京職、

與在京守選者、俱由大宗咨送

禮部、代

題陪祀、一體觀光。職不揣卑微、薰沐上請。伏祈、

大宗移咨各等因到府。據此、該本爵查得舊

例、

聖駕臨雍、凡屬聖裔賢裔出仕、見列京職、與在京

守選者、俱得咨請具

題、俾其追隨各博士族人之間、一體趨蹌、同觀

俎豆。舊例具在可查。內國史院中書舍人顏

光敏既係復聖後裔、併候選縣丞孔尚義係

至聖裔、躬逢

盛典、呈請陪祀觀光、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舊例、將顏光敏等

題請觀禮、庶

皇恩普及、而聖賢後裔均沾矣。須至咨者。

右　咨

禮　部。

康熙八年三月　初七　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懇恩觀禮事。據候補運同
孔貞來、原任江南寧國府知府、因公受累降
一級在
部候補。卒遇
臨雍大典、例應觀光、懇乞大宗據呈咨
部等因、據此爲照。本爵查候補運同孔貞來、
係
聖祖六十三代裔孫、見在
部候補。卒遇
臨雍大典、呈請觀光。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例、與爵先咨內國史院中書舍
人顏光敏等一併俯賜
題
請、俾隨各博士班行之末、陪祀觀光、則闔族沾榮
無極矣。須至咨者。
右　咨
禮　部。
康熙八年三月　初九　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懇恩援例、咨請觀禮事。據
四氏學學録孔貞燦呈稱、甲職際遇
臨雍大典、查誌書有前隆慶庚午取三氏學學録
孔克晏陪祀、天啟四年取學録孔以順陪祀、
即順治九年有學正孔胤齊蒙咨觀禮。職名
額國子監名銜、係
先聖後裔。載在誌書、前例可考。懇乞大宗恩准
援例咨
部、得與觀禮等因。又據國子監監生孔胤璐
呈稱、爲懇恩轉咨事。竊照生於本年已經三
省總督白秉
題送監讀、欣值
皇上臨雍、允係監生、例得隨班觀禮。况生係
聖裔、自應入廟覲俎豆之光。伏乞大宗推恩咨
部、俾生得入廟觀禮、無任榮感等因、到府。據
此、該本爵查得四氏學學録孔貞燦官居國
子監名銜、係
至聖六十三代裔孫。併例監生員孔胤璐、係
至聖六十五代裔孫、新已援例送監、自應隨班
行禮。但據稱、既係
聖裔、躬逢

辛學庵典、各呈請陪祀觀光。爲此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舊例、將孔貞櫟、孔胤琚、俯賜
題請觀禮、庶
皇恩普及、而聖賢後裔均沾矣。須至咨者。
右　咨
禮　部。
康熙八年四月　初一　日。
禮部爲請
旨事。儀制清吏司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本部
題前事、內稱、該臣等于康熙八年正月內題
前事、內稱、今俗理
孔子廟已完、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赴京、到
日陪祭。其詳察禮儀、選擇吉日、另疏
題
請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隨行欽天監選擇吉日、及差行
人司司正陳調元行取衍聖公等去後、今俱
已到京。欽天欽監選擇吉日、
聖駕行釋奠
孔子廟、于本年四月十五日丁丑吉。查得順治

九年釋奠
先師孔子、分獻四配十哲、東西兩廡、及啓聖祠
位、遣内院六部等衙門官員致祭。祭畢、
御彝倫堂、命滿漢祭酒司業講易經書經。曾奉
諭旨、次日王等以下文武各官俱齊集、先行禮、續
行聖公祭酒等率領各監生各進一表行禮、
在案。今
皇上釋奠
先師孔子、照欽天監所擇四月十五日釋奠、釋
奠畢、
御彝倫堂、命祭酒司業所講易經書經內某篇。內
院定議、其分奠官員姓名另疏開列具
題、釋奠禮儀等項俱照順治九年例遵行可也、
等因。康熙八年四月初三日
題、本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
照本部
題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衍　聖　公。
康熙八年肆月　初七　日。
禮部爲請
旨事。准襲封衍聖公孔　咨稱、未滿父服、本爵應
否
朝見陪祀、請預定　等因前來。查衍聖公孔毓圻父
故一年有餘、今
皇上臨雍講書、禮儀不比平常祭奠禮儀相應、仍
隨
皇上行禮、次日率五經博士進
表可也等因。康熙八年四月初八日
題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相應移咨。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本部
題奉
旨內事轉行五經博士并各族人、於十四日齋戒
一日。併知會五經博士曾貞豫一躰照例行
禮可也。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須至
咨者。

右　咨
衍　聖　公。
康熙八年四月　初十　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請
旨事。本年二月十六日、准
禮部咨前事、內開儀制淸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禮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康熙八年
正月二十八日
題、二月初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
本部
題奉
旨內事理、仍選取老成族人五人、作速馳驛前來、
至期陪祀施行等因。又准行人司移同前事、
移稱本司于康熙八年二月初九日接到
禮部劄付本官遵照本部
題奉
旨內事理、馳驛前去山東兗州府、欽取衍聖公孔
及五經博士孔顏曾孟仲、併孔氏族人五人、

孔顏曾孟仲族人各二人、作速馳驛前來、勿
得遲延等因。本司於本月二十八日到境、將
禮部
題奉
旨內事理移知。欽此。欽遵、除本爵選取學行兼優
老成族人五名外、隨劄行孔顏曾孟仲五經
博士、各舉各族學行兼優族人各二名、申送
前來本爵率領依期進京。但本爵及五經博
士曾貞豫俱見丁父憂、業具咨請
明示。續奉
貴部議覆本爵相應仍隨
皇上行禮等因。奉有
俞旨、欽此。欽遵、今將欽取陪祀本爵並五經博士
及各選取老成族人姓名年貌、擬合開送。爲
此合咨
貴部、煩爲知會施行。須至咨者。
計開
襲封衍聖公孔毓圻、
族人生員五名、
孔興詢、年二十歲、身中、面赤、無鬚。
孔尚喆、年四十二歲、身中、面赤、微鬚。
孔興誠、年一十九歲、身中、面赤、無鬚。
孔尚銓、年二十四歲、身中、面白、微鬚。
孔毓珠、年二十一歲、身長、面麻、無鬚。
五經博士孔毓瑛、
族人生員二名、
孔興璟、年三十六歲、身中、面麻、微鬚。
孔興範、年三十一歲、身中、面赤、微鬚。
五經博士顏懋衡、
族人生員二名、
顏紹徽、年三十六歲、身中、面赤、微鬚。
顏伯珣、年三十歲、身中、面白麻、微鬚。
五經博士曾貞豫、
族人生員二名、
曾聞廸、年三十二歲、身中、面白、微鬚。
曾聞進、年二十五歲、身中、面白、微鬚。
五經博士孟貞仁、
族人生員二名、
孟印蘭、年三十歲、身中、面白、微鬚。
孟貞璣、年二十八歲、身中、面麻、微鬚。

五經博士仲于陛、
族人生員二名、
仲承烈年三十歲身中面赤無鬚。
仲鐀緒年二十九歲身中面赤無鬚。
右 咨
禮 部。
康熙八年四月 初十 日。

幸學次日謝恩表

孔子六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毓圻等。康
熙八年四月十五日恭遇
聖駕臨雍釋奠先師召臣等四氏子孫赴
京觀禮、
恩賚備至謹奉
表稱
謝者。臣等誠懽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盛朝有道特隆祀
聖之文、
至德無方丕紹尊經之化式輝煌乎俎豆動觀
聽于圜橋自古攸崇于
今爲烈茲益恭遇
皇帝陛下
出震撫圖、
向離正位。
遠承謨典克符祖述之心傳、
近接諸曦允闢憲章之道法。茲當
秉籙乘乾之始肇舉
臨雍釋奠之儀黍稷惟馨羹墻是踐繹書而達
政事斯探出政之原講易以見天心、迺矚敬
天之要萬世之彝倫攸敘一時之禮樂維新。臣等
感被
國恩慎循祖訓敢忘循墻俯僂慶逢陪祀光榮。
伏願
教學典勤聖不自聖而愈聖、
徽猷日懋安益求安而永安。丕顯丕承、九有清
而金甌鞏固、千年千世萬邦協而玉燭長調
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康熙八年四月　十六　日。

禮部

題爲頒筵宴事。該臣等查得順治九年臨雍之禮，賞賜衍聖公麟緞朝服一領、貂鼠帽一頂、滿漢祭酒司業各蟒緞袍一領、五經博士孔氏等族人助教等官每人各緞袍一領。監生每名銀一兩，典吏每名銀肆錢。其衍聖公及執事內院、禮部、太常寺、光禄寺、鴻臚寺、國子監等官筵宴一次在案。今恭遇皇上臨雍之禮，衍聖公等筵宴之處照九年例賞賜，俟命下之日，行令各該衙門預備可也。奉旨：此時豈可戴貂帽，著給得勒蘇涼帽。餘依議。

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卯時，

皇上幸學，於本月二十六日，

賜宴于禮部大堂。

命內大臣輔國公班布爾善、內三院大學士魏裔介、對喀納、杜立德、圖海、李霨，并六部尚書、左右侍郎、九卿、科道、都察院等官陪述，日俱穿朝服赴宴。

聖公輸進儀門，禮下轎，禮部迎接露臺，一同拜

闕。鴻臚寺鳴贊，贊畢，登堂依次相揖，次博士見，一揖。主席居左，客席居右。宴畢散席，仍于露臺上叩

闕謝

恩畢，陪宴官送至儀門。

孔子六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毓圻謹

奏，爲循例籲

恩送監，以弘造就，以光曠典事。本年四月十五日恭遇

聖駕首幸太學，遵照順治九年事例，遣官行取臣毓圻偕孔顏曾孟仲各博士臣孔毓瑛等及族人廩膳生員孔興詢等入

京陪祀。臣查舊例，族人生員陪祀者俱准送監讀書。今我

皇上臨雍御講，典禮維新，臣等族人既蒙欽召陪祀，觀集成均，伏乞

皇上特錫恩造，俯將臣等族人廩膳生員孔興詢

等
敕部查照舊例、准與送監讀書。聖賢苗裔均沾
優崇曠典于無極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康熙八年五月　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察例議奏。
孔子六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毓圻謹
奏、為覲禮幸蔽殊榮、邀
恩懇有成例、懇乞
敕部酌議、以優聖裔、以光曠典事。竊惟
臨雍御講、禮樂輝煌、昭一代崇儒重道之風、正聖
裔咸蒙
國恩之日。惟我
朝之曠典、較今古而尤隆。茲者恭遇
皇上駕親幸學、聿光
聖教、臣以趨陪之末、得覲
天顏、曷勝感戴。伏念向來遇茲
盛典、凡聖賢後裔得與陪祀者、咸得沾
恩。今臣等族人、如復聖裔見任內國史院中書舍
人加一級顏光敏、至聖裔原任寧國府知府
因公降一級候選運同孔貞來、四氏學學錄
孔貞燦、候選縣丞孔尚義、廩例監生孔胤璐、
俱已欽遵
俞旨、隨臣等行禮觀光。是誠我
皇上加意聖賢之苗裔獨優、而臣等生平之榮遇
也。臣查闕里誌、開載有中書舍人孔聞詩、曾
以陪祀、准考授吏科給事中、行人司行人
孔聞籍亦以陪祀、准考授吏部主事、學錄
孔弘顒陪祀、擢授國子監學正。監生觀禮者
有孔懋得曾賜出身優擢。至我
世祖章皇帝幸學、刑部員外郎孔胤樾曾以觀禮
優調禮部。今臣等族人顏光敏等、或見任職
官、或見候補選、或見係廩監、查與往例相符、
伏乞
皇上敕部酌議、照例加恩、則聖賢苗裔咸沐
國榮、而
朝廷右文之盛典、益光千古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康熙八年五月　二十九　日奉
旨、該部察例議奏。
禮部爲循例籲
恩送監以弘造就、以光曠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本部
題覆襲封衍聖公孔毓圻
題前事、等因。康熙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奏、六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察例議奏。欽此。欽遵。于六月初四日到部。
該臣等議得、襲封衍聖公孔毓圻疏稱、臣查
舊例、族人生員陪祀者、俱准送監讀書。今我
皇上臨雍、御講、典禮維新、臣等族人既蒙
欽召陪祀、伏乞俯將臣等族人廩膳生員孔興詢
等
勅部查照舊例、准與送監讀書等語。查順治九年
十月內、臣部
題覆襲封衍聖公孔興燮爲
臨雍創舉、典禮維新等事一疏內稱、
臨雍盛典、凡孔氏族人生員孔尚憖等十五名應
送監讀書、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依議行。欽遵在案。今衍聖公孔毓圻將族
人孔興詢等奏請援例送監、等因、與例相符、
相應將衍聖公等族人生員孔興詢、孔尚喆、
孔興謨、孔尚鎔、孔毓琢、孔興爆、孔興範、顔紹
巖、顔伯珣、曾聞迪、曾聞進、孟胤蘭、孟貞琥、仲
承烈、仲纘緒、照順治九年例送監讀書可也、
等因。康熙八年六月十三日
題、本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
照本部
題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衍　聖　公。
康熙八年六月　二十一　日。
吏部
題爲覲禮幸被殊榮、邀
恩原有成例、懇乞

勑部酌議、以優聖裔、以光曠典事。吏科抄出孔子
六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毓圻
題前事、奉
旨該部察例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衍聖公孔毓
圻疏稱恭遇
皇上幸學、聿光聖教、凡聖賢後裔得與陪祀者咸
溥沾恩。我
世祖章皇帝幸學、刑部員外郎孔胤樾曾以觀禮
優諭禮部。今臣等俟人顏光敏等查與往例
相符、乞
勑部議照例加恩等語。查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幸學、有陪祀見在刑部員外郎孔胤
樾、刑部主事孔自洙、已經臣部覆准、調禮兵
二部在案。彼時俱係論衙門挨次陞轉、已經
將孔胤樾、孔自洙陞調禮兵二部、見行事例、
各部院衙門官員俱係一同較俸陞轉。今
皇上幸學大典、其聖裔陪祀各官既經衍聖公孔
毓圻
題請前來、相應將內國史院中書舍人顏光敏、
遇應陞主事同知缺先用。候補運同孔貞來、
應遇運同缺出先用。四氏學學錄孔貞燦京
縣陞補別缺、今應加一級。候選縣丞孔尚義
遇縣丞缺出先用。監生孔胤璐、臨送到部之
日、考職後照考定職銜應選之缺先用可也。
奉
旨、依議。

皇上幸學儀註

禮部謹

題、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

皇上在

孔子廟行禮講書禮儀。

皇上十四日在宮齋戒一日。和碩親王以下、多羅貝勒等以上在部院衙門、滿洲蒙古漢軍侍郎等官以上、及武官都統精奇尼哈番以上、漢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及內院翰林官七品以上、各在家齋戒一日。工部十四日將

皇上御幄設于

文廟大成門東傍、南向設立

皇上御椅一張。彝倫堂內正中設黃御幄、設

皇上御椅。鴻臚寺官設經書黃案一張于堂內、傍設講書案二張于堂內兩傍、相向安設。國子監祭酒將所講經書十五日設于桌上。是日早、和碩親王以下、公等以上穿朝服、于午門內齊集。滿洲、蒙古、漢軍、漢文武齋戒各官先赴

文廟丹墀下兩傍相向排立。其未齋戒王等以下文武各官俱穿朝服在午門外齊集。畢、禮部官

奏請

皇上出。

皇上具禮服陞輦、各樣鹵簿大駕全設。出時午門鳴鐘、齋戒王等以下、公等以下在內金水橋兩傍排立、候過、隨行去。在午門外齊集索者跪候

駕過。

皇上至

文廟東成賢街、國子監、滿漢祭酒司業率諸監生等于成賢街左邊跪候、過。

皇上至櫺星門、在門外降輦、由中門至大成門入

御幄少息、由大成門中入。進時、先入排班官員立候

駕過。

皇上陞中階、進設

孔夫子位殿內正中立、王貝勒等入兩傍門。陞東西階、殿外臺上排立、各官在臺下排立。引

禮官引
皇上行二次跪六次叩頭。諸王貝勒等併陪祭的
官、釋奠行禮的各官亦二次跪六次叩頭。作
樂、供帛跪在
皇上右傍獻帛。
皇上接立、望上鞠、遞與供官。供官跪接起、供于位
前。畢、供酒官在
皇上右傍跪獻酒、
皇上接立、望上鞠、亦遞與供官。供官跪接起、獻于
位前。畢、送
神。
皇上行二次跪六次叩頭、各官俱二次跪六次叩
頭。畢、
駕出、進幄少歇、坐。諸王貝勒出大成門外候
皇上詣講書彛倫堂。釋奠行禮的各官、衍聖公、五
經博士、祭酒、司業、教官、監生先赴太學門內
堦下兩傍排立。排整畢、禮部官
奏請
詣講書彛倫堂。
皇上換其常服、在櫺星門外升輦。來時、王貝勒等
後隨至彛倫堂太學門、將入、兩傍排班。文武
各官、衍聖公、祭酒、司業、學官、諸監生俱跪候
送過。
皇上陞彛倫堂、陞座。諸王貝勒等在堂內、各官在
堂外臺下兩傍排立。聽鴻臚寺贊禮官贊、衍
聖公、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
諸監生在臺下三跪九叩頭。立。
皇上諭坐。諸王等叩頭、坐。文武各官、都統、大學士、
尚書、精奇尼哈番以上、及衍聖公俱分翼入
彛倫堂、叩頭、坐。侍郎等官在彛倫堂外臺上
叩頭、坐。祭酒、司業官、監生仍于原處立。鴻臚
寺鳴贊贊講經滿漢祭酒、從東邊門入、滿漢
司業從西邊門入、俱北向立。鳴贊贊起案、執
事官將東傍經書案擡至正中黃幄門前安
置。
皇上諭講書官坐、滿漢祭酒在東邊案前、滿漢司
業在西邊案前、各就案叩頭、坐。滿漢祭酒講
易經、滿漢司業講書經。四品以下內院官、執
事官、五經博士、學官、諸監生俱在行禮處排
立聽講。聽講畢、鳴贊贊起案。執事官二員舉

經筵于原處安設。祭酒、司業俱出，于原班排
立處立。禮部一官入，于彝倫堂内東傍西向
跪、
奏請傳
旨。鳴贊贊跪。祭酒、司業、學官率諸監生跪。禮部一
官在中外簷下東傍西向立，宣
俞旨。宣畢，聽鳴贊贊祭酒、司業、諸監生就跪，三次
叩頭，二次跪，六次叩頭。贊退，出兩傍門，成賢
街在西大路排立。
皇上飲茶，賜諸王等以下各官俱飲茶。畢，禮部官
跪
奏禮畢。
皇上陞輦，出國子監門。來時作樂，在成賢街大路
排立的祭酒、司業、斈官、諸監生跪候
駕過。其不赴陪祭各官仍在
午門外跪候
駕過。諸王貝勒等隨至，候
皇上還宫，衆皆退。
次日進
表禮

禮部謹
題，
皇上幸
孔子廟行禮講書。是日早，鹵簿大駕全設，衍聖
公、祭酒奏
表，照常置于黄案上。和碩親王以下、輔國公以
上穿朝服，于常朝處齊集。民公、侯、伯以下、滿
洲、蒙古、漢軍有頂帶官以上，各監生等俱穿
朝服，于常朝處齊集。禮部官
奏，
皇上具禮服出宫，陞
武英殿坐位。内大臣下内院、禮部、都察院、鴻臚寺
官先不贊，行三跪九叩頭禮。續聽鳴贊贊和
碩親王以下文武各官行三跪九叩頭禮。叩
頭畢，王等以下公等以上各歸原班立。衆官
亦歸旗下處立。續聽鳴贊贊衍聖公、祭酒、司
業、斈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諸監生等俱排
班跪。鳴贊贊奏
表，宣表官將衍聖公奏
表從案捧于

殿簷下門外東邊、西向跪。宣續宣祭酒奏
表。宣畢、鳴贊贊叩頭、衍聖公、祭酒、司業、學官、五
經博士、五氏子孫、諸監生等跪、三叩頭。再聽
鳴贊贊二次、跪、行六次叩頭禮。王等以下衆
皆各照坐處坐。飲茶畢、
皇上還宮、衆皆退。

欽頒下程

羊一隻、　鵞二隻、　白蠟燭二十枝、
酒一罈、　麥麺四十斤、　油鹽醬茶各二斤。

欽頒祭胙祭菓

皇上釋奠畢、本日國子監監丞奉
命送
牛一隻、　鹿一隻、　供菓二擔。
禮部堂上
賜宴二次。

校記

①擊：當作「繫」。

②講、：當作「請」。

③衰敬：疑有誤字。

④奉狀：當作「奏狀」。

⑤「崔志瑞」下疑脫「題」字。

⑥闕：當作「關」。

⑦戴：當作「載」。

⑧奉有：疑當作「奉旨」。

⑨繹奠：當作「釋奠」。

⑩不護：當作「不獲」。

⑪「奉聖旨」下文意未完，當有脫文。

⑫顏先魯：當頁前條作「顏光魯」。

⑬經送：後文作「徑送」。

⑭再據：據下文當作「可據」。

⑮承襲：據下文當作「承寅」。按，即孔承寅。

⑯「奉聖旨」下文意未完，當有脱文。

⑰筵：當作「延」。

⑱肅條：當作「蕭條」。

⑲「雍」上當脱「臨」字。

⑳「弗」下當有脱字。

㉑「初五」下當脱「日」字。

㉒此句語序有誤，疑當作「敢聽環橋之査」。

㉓疑：當作「擬」。

㉔「初六」下當脱「日」字。

㉕經：當作「徑」。

㉖行司：當作「行人司」。

㉗聞詔：當作「聞韶」，見本書卷七「六十二代聞韶」條。

㉘院徑：疑誤，或作「既經」。

㉙五博士：當作「五經博士」，脱「經」字。

㉚欽人：當作「缺人」。

㉛奏：當作「奉」。

㉜具有：疑當作「具奏」。

㉝俾：當作「裨」。

㉞本部：據本卷後文八月二十七日禮部咨文，當作「本官」。

㉟據後文「禮部覆本」所引，本句有脱文，後條云：「今聖駕尚未臨雍，諸生何敢妄冀，但以盛京鄉試，因聖駕臨雍，已添舉人十五名。」可資參考。

㊱部禮：據右引，當作「禮部」。

㊲據後禮部咨文所引，「胤」上當脱「祀」字，作「祀胤」。

㊳據前孔胤齊奏疏，「見」下當脱「在」字，作「見在」。

㊴據前禮部批復公文，「行」下當有「取」字，作「行取」。

㊵「須至咨」下當脱「者」字。

㊶年年：當衍一「年」字。

㊷「須至咨」下當脱「者」字。

㊸「之」下當有脱字。

㊹援可：疑當作「可援」。

㊺遇恭：當作「恭遇」。

㊻洪：當誤。

㊼四：當衍。

㊽「澤」上當脱「聖」字，作「聖澤」。

㊾奉：當作「奏」，見下文禮部批復。

㊿奉：當作「奏」，見上文衍聖公府咨文。

51「陪」下當脱「祀」字。

52「六十三」下當脱「代」字。

53「案」下當脱「呈」字。

54欽天欽監：下一「欽」字當衍。

闕里誌卷之二十三

表章

漢孔融薦禰衡表。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①、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②。惟岳降神、異人間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唐太子弘請脩廟表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關之想。况泣麟曾躅、歌鳳遥芬、被縟禮于昌辰、餙窮榮于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統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爲其增緗。尚齒尊賢、邁鴻名于萬古、興亡繼絶、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王梁陰、路指斥川、途經闕里。廻鑾駐蹕、式監唐禹之姿、闢纘凝旒、載想温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聆眺、雩壇相圃、欣覩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覩軒屏、具列門徒。想仁孝於顏曾、溯深景慕、採風猷於竹帛、與殺顯蒙。所以敢輕塵聞、庶加褒贈。天慈

下濟、無間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恳、
重茲于請。臣竊謂宣尼之廟、重闕規模、桂奠蘭
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琰莫題、
言猷靡暢、訪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
幾應物、極人倫于已墜、聯禮樂於既頹。祖述勳
華、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
可使汾川遺碣、獨擅于無慙、峴岫餘文、孤標於
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增輝、事資
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遼海清夷、兵無致
發、山東豐稔、時屬常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
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
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常規、言慙通理、塵瀆聽
覽、追增竦戰。奉
勅旨、依
請。

辨正孔湞表

臣妾任氏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
化穗以成芒。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
變清而爲濁。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
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湞、乃五十一代襲封
衍聖公孔元措之耳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
孔之周之冢嗣。生長從于稚齒、提挈至于成人。
有美維髯、遺印在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
版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興議、詞訟
無休。吾道於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所必
殞裂、泣涕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嘗圯族、抱闔
門之戚戚、望天閽之悠悠、所積痛憂、何繇控愬。
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冤。茲者伏遇上天
眷命、
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
今作中原
聖天子。乾坤浩蕩、一新汙俗之餘、日月煇煇、照被
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
實係生民之望。千七百歲、厥聞愈彰、五十三傳、
其直如矢。自相沿于百代、曾莫紊于一朝。至于
賢與不賢、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後仍嫡、見天
心付與之分明。方當
朝廷甫定之秋、適闕士論向公之日。伏惟陛下俯
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
傳之職。有教固無類也、是覽然後用之。上可以

立皇朝繼絶之良規，下可以尊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奈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螻蟻，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慄之極，匍匐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

明衍聖公謝賜三臺銀印王帶表

孔子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彦縉，景泰二年欽蒙

皇上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者。

臣彦縉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建中立極，本治教于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于宗子。天心鑒悦，寒族增光。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于天下，憲章周化，心猶歷於魯東。太學爲昭代之賢關，既承臨幸，大宗爲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綬三臺，琢美玉而腰圍一帶。盧以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韡韍而先之以鳥紋，錫酒牢而加之以白粲。恩施溥博，俾同宅俊之賢，禮待優隆，不比草茅之賤。是皆因本而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符雨露之沾濡，同乾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臣縉質本凡庸，忝繼先師之緒，學無禆益，濫承顯爵之封。象賢深愧于前人，崇德欣逢于盛世。頌揚莫既，感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隆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皇圖于悠久。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衍聖公襲封謝表

孔子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弘泰，欽蒙皇上大德，以臣兄弘緒休致，命臣襲封衍聖公。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上表稱謝者。伏以

上聖膺圖，道有宗而民會極，斯文在世，水行地而

日當天。顧惟墜緒之弗興、允藉、
宸慈之軫錄。光榮有自、祗懼弗勝。恭惟
皇帝陛下德邁禹湯、治隆文武。每旰胥而勤政、恒
寤寐以求賢。謂孔子之教、根本於三綱、循帝王
之規、日親乎經史。近而形諸
禁掖、
宮闈睦、孝養隆。遠而冐于海隅羣、生遂、萬物育。
有其功、顯爲其事、用其術、恩顯其人。爰率
祖宗之舊章、載賜③
賜襲封之盛典。伏念臣弘泰孱焉寡昧、叨爾愚庸。
闕里宗門、幸託尼山而衍慶、簪纓世業、叨崇
昭代以增崇。雖因不腆、自罹于刑辜、寵彼
鴻恩波及于後裔。臣敢不慎威儀、敬言動、尚闡蓋
乎前愆、披肝膽、竭忠誠、期仰荅乎
洪造。河清海晏、祀
聖壽於萬年、禮序樂和、④廊文明於四表。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加樂舞籩豆謝表

孔子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弘泰、伏蒙
皇上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闕里、昭告
先師孔子增加樂舞籩豆之數。臣嗣守宗祊、恭逢
盛事、不勝踴躍歡戴之至、謹率族人奉
表稱
謝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皇朝稽古右文、隆海宇升平之治、
聖主尊師重道、增廟庭祀享之儀。
詔旨濡傳、儒林欣忭。蓋茲伏⑤遇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
齊聖廣淵、日
御經筵、妙契乎易書詩禮春秋之典、
天付神器、遠宗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傳。
治已臻而猶若未臻、
道已至而猶若未至。緬想先師之功烈、
詔同饗帝之儀文。
綸音渙發、于
彤庭告先文廟、香幣遠頒于闕里、輝映魯林。濯

灌太牢、
尊禮實符于漢祖、煌煌
御製褒揚遠過于唐宗。服袞冕而用宮縣、夫子若
儀如在、加籩豆而增佾舞、
聖廟禮樂維新。玉振金聲、儼冠裳之肅肅、神歆人
悅降福祿之穰穰。亘古莫加、於今爲盛。臣弘泰
叨承
明命、主祀廟庭、仰瞻
天使之賁臨、光延遺胤、恭率族人而趨
謝、端拜
嚴宸。伏願
允執厥中、益光帝王之學、協于克一、聿臻理道之
純。得
天命、得人心、表四方而建極。如岡阜、如山阜、祝
萬壽以齊
天。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幸學謝表

孔子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弘泰等、弘治
元年二月初九日、恭遇
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陪祀
恩賚有加、謹奉
表稱
謝。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
大體隆儒、遠推恩以下逮於百世。弘至治以六
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之隆。
九重之恩禮有加、三氏之子孫何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精一
學、游緝熙。肅至孝于
兩宮、協
重華於
列聖。
御明堂而布政、萬事維新、
坐宣室以受釐、百神受職。謂致治有本原、莫先
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攸舉辟雍之儀、

用廣作人之効。以
天子而師儒臣之道德、屈
萬乘以貴數仞之宮墻。玉瓚黃流、乃祼乃獻、皮弁
素積、載舞載揚。金奏鎛鐘、宜宮商角徵羽之節
奏、王顏粹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綱纚
采以展儀、祭酒瞻
冕旒而進講。大臣陪
黼座、佩玉鏘鏘。諸生環橋門、冠衿濟濟。述百王
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常之丕基。俎豆生光、縉
紳增氣。駢蕃
寵命、錫章服以衣被諸儒、諄復
訓詞、降綵綸以獎勵多士。按古禮以載施於今
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昆。光被魯鄒、澤流洙泗。
臣等叨承世業、仰荷
國恩、愧乏象賢之資、濫受周功之賞。爰居止魯、享
厚味也可慚。鶢鶋在梁、被美服兮不稱。自槃爲
幸、報賜何階。伏願
惟天惟
祖宗永保
皇明之祚、有氏有社稷、常尊爲儒教之宗。奎壁輝煌、

乾坤清泰。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衍聖公襲封謝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聞韶、弘治十
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
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於
明廷。禮正大宗、封爵克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盛、
俯慚接武之難。負重孰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禀純粹、
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
訓。隆師重傳、窮六經制作之原。崇德象賢、具百
代彝章之美。粤自前漢肇牲牢之祀、後周極茅
土之封。逮及
本朝、益增舊典。銀章玉帶、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

于、祭備八佾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豊館餼之儀、代則謹承傳之序。弟兄繼
命、事同宋世之蒙庥、父子沾
恩光徧魯山之橋梓。矧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聞韶早厠黌宮、粗通章句。執籩豆以行禮樂、非曰能之、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
伏冀
皇風雍穆、至治馨香。侶視三公、世世居東而享德、
嵩呼
萬歲、年年拱北以來朝。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重建闕里廟成謝表

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七年正月修建
祖廟告成、欽蒙
御製碑文、遣官祭告者。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見。是蓋政關治體、好本民彝、凡在斯文、式均慶戴、若乃餘波賸澤、沾被子孫、其視恒情、何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
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鬱攸示戒、煨燼無遺。
伏遇
皇帝陛下
天啟
聖衷、道符先揆。厥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
勅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於新制。足以妥靈昭祐、崇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
奎章膺藻、降自重霄、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邑之粢犧、特
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聞韶甫襲官封、方嬰服制、念
君命重於家事、而祖廟尊於父喪、易服以迎拜
天顏而敢後趨
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
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世道

之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承實人文之化。徒深祝
頌、曷罄名言。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視學謝表
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等、正德元年三月初四
日恭遇
聖駕親臨太學、釋奠先師、
欽取臣等三氏子孫赴
京觀禮。
恩榮備至、儒道增光、謹上
表稱
謝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庠序明倫、教必先于太學、廟庭釋奠禮
必重于
先師。乃一代之宏模、誠百王之彝典。惟同率土、榮
臣私門。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堯葉煥發、
舜哲重華。精一承心法之傳、
謨烈謹憲章之守。
青宮頁
教盡刪述之精微、
皇極尊居、建中和之制作。
知治必本道、非聖莫明、
講政乃在人、繇學而出。眷斯文之有自、念當務
之爲先、爰於
君正之元、肆講
臨雍之禮。
法輿夙駕
遥聞。
顒若有孚、聳圜橋之觀仰、
恭維不顯、昭百辟之儀刑。
光被宮墻、春回俎豆。懸音上徹、淑氣潛通。物以
簡爲誠、但取籩豆之修絜、禮用和爲貴、式瞻
登降之從容。
隆師儒

展拜之尊、
重道伸坐講之敬。書闡唐虞之奥旨、易敷造化
之鴻功。
天位高而聰則明、
王心一而言乃大。萬物快雲從之覩、四方同風
動之休。臣等遠托雲仍、邇聯
日表。駿奔敢後、周旋以有事爲榮、象德從先、夙
夜惟無忝是懼。幸冐
帡幪之末、靡敢忘犬馬之微忱。伏願
五典弘敷、寰宇盡可封之俗、萬年引考、
邦家永不拔之基。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嘉靖三十五年、衍聖公尚賢襲封謝表。伏以道
重眞儒、懋錫表章之典、賞延奕世、載切　綸綍
之榮。殊恩光被于私門、崇報聿隆於曠代。簪紳
共慶、俎豆生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紹百王而撫運、日新玄德、綏
五福以康民。闡洙泗之微言、箴敬一、懋唐虞
之盛治、極建中和。追六經刪述之功、隆萬世師
崇之典。憲章祖述、念臣祖以何稗、崇德象賢、荷
聖恩之薦及。　丹書焜燿、竊懸續服之能、赤組清
華、滐抱循墻之懼。臣敢不勉承祖武、用副
國恩。學禮學詩、祗服趨庭之訓、惟忠惟孝、永輸報
王之忱。伏願戩穀延禧、緝熙凝命。得其名、得其壽、
萬年，覃文教以申麻。作之君、作之師、四海⑦海寵
綏而篤祜。俱有謝表、文不備錄。
萬曆四年
神宗皇帝幸學釋奠先師、
欽取三氏子孫陪祀觀禮、衍聖公尚賢等謝表
伏以
聖人作而物覩、萬方荷德教之敷、輔禮崇而道尊、
千載廣文明之會。盛典式彰乎
帝治、洪恩普逮于儒宗。覩　國有光、承家何幸。恭
惟
皇帝陛下神聖當天、聰明首物。啓師臣而闡德、涵
百王道法之精、御講幄以橫經、總六籍圖書之

秘。功兼述作、治邁古今。茲當風清俗美之時、益懋稽古右文之化。爰循故典、載舉鴻儀。躬爲秉以臨雍、偉矣壯宮墻之勝、儀再拜而釋奠、賁然增俎豆之輝。禮既備于尊崇、澤復流于苗裔。駿奔而子孫咸在、驛 召而顏孟是偕。講易講書、冠帶預橋門之聽、 賜茶賜坐、絲綸承黼座之温。振代偉觀、一時盛事。臣等箕裘粗紹、詩禮未聞。荷

列聖之表章、絃歌在魯。奉

九重之新命、禩將于京。幸陪八廟之咨詢、敢替循墻之俯僂。伏願 緝熙聖學、丕振儒風。作君作師、篤祐寵綏于萬世、同文同軌、聲名覃被于八荒。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謝襲封公爵表

孔子六十五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毓植、天啟

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欽奉

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毓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道尊先覺、

朝廷首重乎師傅、爵列上公、纓組遠垂於世。及穡

聞

新命、膺

寵自天、猥荷

殊恩、措躬無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御講幄以橫經、探六藝圖書之蘊、

咨師臣以明德、造百王道法之精。

治既高邁於唐虞、

心復遠承於洙泗。源源本本、務令世衍以常流、

繼繼繩繩、遂使

聖真之不墜。臣毓植質儕樗櫟、學愧箕裘。祗附

六十五代之支餘、系爲

聖裔、謬叨百千萬年之世賞、

錫以玄圭。揣分踰涯、捫心知愧。敢不念菑畬堂構之業、克紹 家風、庶幾承詩書禮樂之傳、永堅

國幹。伏願
學隆離照、
慮徹黍陛。繹臣祖八行政舉之言、常親方策、致
大傅子孫黎民之保、坐撫太平。則作
君與作
師而兼隆、
卜世與
卜年而並永矣。臣觚植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天啟五年三月初六日
視學謝表
伏以
仙仗下層霄、挾郁圜橋之盛、
鴻恩沾湛露、榮生璧水之光。
自非
堯舜之重逢、何得魯鄒之再振。儒紳舞蹈、藝苑輝
煌。
恭惟
皇帝陛下
英資天縱、
妙理淵涵。
訪道風塵、亟崆峒之遂駕、
凝精圖史、親承河洛之真傳。
經筵盡頫曾思孟之書、緗帙與彩雲縹緲、
日講皆修齊治平之旨、芸編雜香篆氤氳。不徒
並駕於
帝騶王馳、抑且
留神於賢關聖域。謂古今道範、久統會於數仞
之宮墻、而海宇士風、每轉移於
尚方之輦轂。當茲
東籙承乾之始、丕舉
辟雍釋奠之儀。五色雲中、雙鳳夾爐香而飛下、
九重天上、六龍護
衮冕以親來。黍稷非馨、唯是肅將於
明德、包茅入貢、還期降灌於
重玄。百辟駿奔、

一人虎步。遂陟杏壇章布、仰瞻雲漢之昭回、幾
多楓陛冠裳親炙
天顏之咫尺。牙籤載啟、遡洙泗於語言文字之中、
翠幄高臨、儼尼山於羹牆之際。道已存於
目擊、多士如撥雲而見天、聲自入於心通、
聖明似以石而投水。臣等學邁過庭、詩禮爲斷墻
而召周。班踰百寮、捧文綺無常補袞、竟率四姓、
對揚羨有媿調梅。伏願
純衷日朗、
曠度天空。接鵷班鷺序之時多、御蛾黛貂璫之
會少。
講學親賢之頃以實事不以虛文、
用人行政之間以公心不以私意。東西南北、如
七十子之景從、長幼尊卑、非一居州之在側。
六典傳心宗孔孟、
國祚偕道脉同春、
一中垂統祖唐虞、
天運與人情共泰。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表稱
謝以
聞。
崇禎二年二月
視學謝表
伏以
玉輅遙來、
五位璧廱雍之典、
翠華至止、
一人修釋奠之儀。圜橋之觀聽聿新、聖域之儀
型如昨。光生棫樸、慶溢章縫。恭惟
皇帝陛下、
德並仁姬、
符超英漢。
崇儒重道、平臺之晉接時勤、
典學親賢、講幄之蒙求逾切。
衍精微於虞陛、儼然十六字之真傳、
懋緝熙於周庭、允矣百千王之懿矩。經文林而
曳組、凌德岫以披襟。訓脩齊治平、總不出明新
之訓、而東西南北、更無如思服之誠。欲轉士風

以回世風、須踪
身範而端道範。廻緣敬
天法
祖之旣舉、遂爾宮墻俎豆之時親。輝七曜于中
階會見
帝車之指合三靈于太甲、適逢華蓋之躔。肅肅和
鑾瑞藹遷從偎合、騑騑駟牲、卿雲先傍
褰衣浮。
明德盛而黍稷惟馨。
七鬯虔而羹玄有格。
皇躬休豫、衆執趨蹌。幸大典之告成、更彝倫之
親御。溯道脉於洙泗、淵源統會六經、變心法於
典墳、闡與寘通百世、河呈綠字、爰知
帝祚之隆、洛獻丹書、默啟
聖聰之格。臣等素遵庭訓、雖聞學禮學詩、世沐
國恩、恥復亦趨亦步。敢率顏曾思孟之裔、共沾玄
黄筐篚之
頒。恍接跡于夔龍、乃覲光于
堯舜。伏願
合宮問道、
衢室凝神。詩畀鮮終、念當思乎永譽、易稱資始、
義尤在于體元。每于
萬幾之餘、時切十寒之警。畀後先旣附、逮泰茅
以同升、雖犂咲帷牆、必夬莧之盡決。庶
聖不自聖、益占道岸誕登、而
新又日新、佇見黎民於變矣。臣等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視學謝表

伏以

龍飛二稔、首隆視學、文運已光於一代。祚綿十四、載厘舉行、道化逈邁於百王。六經之

聖語從新、

九重之

恩賚特厚。茲盛恭遇

皇帝陛下

親政親民、

勤道勤學。

御皇極而威儀天下、

坐平臺而日覽萬機。

聖慮淵宏、恐文未洽而武未戢、再舉辟雍之禮。

天心厭亂、知民自安而物自阜、益昭

聖學之光。以

天子而師祀陪臣、屈

萬乘而賁臨數仞。

仙仗飛來、若

玉皇之雲朶、

鑾輿迅發、恍金鳳之風騰。

黃旃皮弁、乃祼乃獻、

玉瓚玄裳惟武惟揚。禮官捧絲采以展儀、祭酒

望

帝冕而進講。大臣陪

黼座、振玉珮以鏘鏘、諸士環橋門、列衣冠而濟濟。臣等恪遵庭訓、深慚聞詩聞禮之未嫻、仰

蒙

欽召、謹矢亦步亦趨之弗當。

錫玄黃以在篚、圖丹報以無從。

恩及四姓微裔、喜紀

一朝盛事。伏願

欽文崇武、永綏緝熙之雅化、法

祖承

宗、亟奏蕩平之偉業。奎壁光而

帝道遐昌、乾坤泰而海宇晏安。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襲爵謝恩本

孔子六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興燮謹奏、

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爲境內病故大臣事、內開臣父孔胤植病故、既經山東撫按會報前來、相應將臣承襲衍聖公封爵、管理祀事等因。覆奏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臣遂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遵訖。切照臣父孔胤植無祿、卽世荷蒙

皇上俯念聖裔、准臣襲封公爵、臣感激

天恩、捐糜無地、惟有跧伏闕里、仰祝

聖壽於無疆矣。臣不勝感戴戰兢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奏差陳裔達齎捧、謹具奏

聞。

順治五年四月　日上、奏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謝祭葬疏

孔子六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興燮謹奏、

爲恭謝

天恩事。竊惟臣父生沐殊榮、未克圖報、迨身歿之後、復蒙

聖恩

遣官

諭祭九壇、開壙造葬。該臣祗遵、於本年四月初一日歸葬於祖塋訖。此誠異數之殊恩、普及泉壤之枯骨。詎惟臣父啣結不盡、卽臣生生世世感戴

皇仁於無涯矣。爲此具本恭謝、專差奏差陳裔達齎捧、謹具奏

聞。

順治六年六月　日上、本月初五日奏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謝　勅諭本

孔子六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興燮謹奏、

爲敬陳

謝悃事。臣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恭接

勅諭責道、俾臣禀遵

聖諭、鈐束族屬。臣即率領闔屬官員及宗族人等
開讀、欽遵依外、伏念臣一人儒裔、荷蒙
勅諭下頒、備極諄切、敢不正己率屬、遵依
聖訓、以仰副
恩綸於萬一耳。臣不勝感激戰兢之至、理合披瀝
陳
謝、爲此具本、專差奏差陳齊遠齎捧、謹具奏
聞。
順治六年六月　日上、本月初五日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諭祭　聖祖謝　恩疏
孔子六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毓圻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叨蒙
勅命、守祀祖庭、欣逢
皇上躬理萬幾、稽古重道、
特布綸音、
遣光祿寺正卿加一級楊永寧詣闕里致祭
先師孔子。於四月十九日臣欽瞻
天使賁臨、躬率所屬官員宗族人等、謹設香案、郊
外迎接、祭竣。竊以
恩詔遐頒、追崇道統、
皇上典禮煇煌、軼越千古。臣躬親
盛舉、敢不拜颺
休美、益慶昇平。謹望
闕叩頭謝
恩、伏祈
皇上睿鑒。爲此具本、專差奏差胡應龍賫捧
謝以
聞。
諭祭謝　恩疏
孔子六十七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毓圻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惟臣父襲封衍聖公孔興燮於康熙六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病故、該臣援例請卹、移
咨禮部具
題、奉有
俞旨、禮部備行。山東布政使司委署糧道運使魏
裔魯於康熙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至臣家、依奉
諭祭行禮。臣舉家感戴、當即焚香望

闕叩頭謝

恩。今於本年九月初三日，臣扶父柩前往祖林，

開壙安葬訖。伏念臣父生受

國恩，發膺

卹典、祭葬

特錫帑金，殊榮下及泉壤。不肖臣感頌

皇仁，即子孫世世亦啣結于無極矣。爲此具本恭

謝，專差奏差胡應龍賫捧，謹具奏

聞。

康熙八年九月　日。

校記

①祖葉：當作「祖業」，見孔融《北海集・薦禰衡表》。

②灰：當作「仄」，見右引文。

③「載賜」下衍一「賜」字，當删。

④廊：疑誤，或當作「廓」。

⑤蓋兹：當作「兹蓋」。

⑥法輿夙駕遥聞：此六字應爲二句，每句四字，當脱二字。

⑦「四海」下衍一「海」字，當删。

⑧「亟」下當脱一字。

闕里誌卷之二十四

銘誌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南陌、可杖屨往來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①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②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③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以而④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⑤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始稅⑥、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儕、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

諸黄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遣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7]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雅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左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戣、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吏部侍郎韓愈撰。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時是[8]、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

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朝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⑨爭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長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前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朱州刺史京兆韋咤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⑩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吏部侍郎韓愈撰。

宋守御史中丞贈太尉孔公後碑

公諱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其世系之詳、史冊記于國、封爵傳其家、名教所宗、海内胥仰。公天性英異、在髫年則舉止莊重、言不妄發。咸平中、舉鄉進士、爲兗州首冠。明年春、御前擢進士第、時祥符五年也。釋褐彭原主簿、時年二十七。州守勍易之、後郡獄屢疑議、老吏惶服、彭原秩滿。祥符九年、詔擢爲大理寺丞、知曲阜主祠事。不以私恩害公義。故武恒美公爲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公稅廩虛實、公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美怒、按其邑、一一脩舉、美不能責。解邑、遷殿省丞。入朝、上章陳祖廟制度卑陋、不稱、乞加脩崇。優詔可其請、命公躬主後事、不日而成。乾興元年、遷太常博士。天聖元年、詔入爲左正言、知諫院。公不避權倖、在諫院七年、封章論事、斬陛盡規、忠言啟沃、無所隱避、奏章燬滅。天聖八年春、内出雙頭牡丹、詔兩制館閣賦歌詩以進。公作古賦奏御、引曰、臣非翰閣、不得預於諫

道正辭、臣之職也。大肯陳君臣正道、條補當職。
上覽之嘉賞、翌日有詔直史館、又判三司理司。
尋爲北朝國信使、僞名延壽。至是改今諱焉。至
木葉山、虜王命宴、遣臣就席、侑公酒以小玉琖。
公辭以不飲。侑者旣傳君旨、又曰、飲此則氣和。
公曰、不和無害、但天性不飲耳。虜君臣皆相顧。
使還、以除公左司諫、充龍圖閣待制。朝廷見諸
錄對虜主有不和無害之說、言事者繼進、以謂
正獨機會、彼當有辭。陛見日、上問之、公曰、契丹
爲黑水所破、勢甚衰、但無見朝使臣、俾館候者
預搆語言、挑探強弱、使臣一不敢對。臣恐以此
輕中國。上大悅、由是群誚不能進。判流內銓、勢
利絶私請、孤寒得善地、爲當時所稱。天聖九年、
出典汝陽、以武卿在單父也。亭侯寮遍奉二親
甚懽、朝野榮之。汝陽庶務澄肅、奸猾去境。一日、
兵隸繫千餘輩、云私渡黃河、公亟命釋之。公自
判奏曰、頃者河決南燕、分流及鄆、有司禁渡、利
於誅求。今水復故道、號爲乾河、夫衆之田、限以
南北、民情自便、曾禁未除、責之嚴科、寔非聖意。
優詔從之。九年、復判流內銓。旋命公使北庭、賀

冊禮、復命、轉兵部員外郎、在職。天聖十年、出知
許州、圭田素厚、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四月、就
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會內蝗饑、公
慮濟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聞上。父子室家
相保者、惟南都焉。纔十一月、召入權御史中丞、
朝論肅清、權勢引避。是年、皇后郭氏將出爲金
庭教主、公亟率諫官御史十人袖疏伏閣請對。
時后已有成命、上命內侍　近臣就東上閤門引
公等赴中書、俾丞相宣諭。公曰、某等外聞中宮
動搖、未詳德音、願面見陛下。上已歸禁中、不得
已、見政事堂。時丞相與公對立堂上、丞相曰、禁
中事、中丞不得知、或不便於聖人、臣子非所安。
公曰、人臣視天子與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
不和、可以諫止、未聞爲人子者順父出母。禁中
事不當知。丞相又曰、漢唐以來亦嘗有廢后。公
對曰、方今太平天下、待丞相如皐夔、日望致君
如堯舜、漢唐廢后、何足取法。丞相不能對。公拂
袖、引諫官御史出。明日晨謁、將至右義門、有吏
持勅赴馬前、已除諫議大夫、知泰州。臺吏押行
出都門。時諫官御史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

朞謂所之⑪曰、孔公方正名、天下所共知。非背攖鱗之際、事在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誣、應若宿搆、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景祐二年四月、移知兗州。公佩本郡⑫符、歸故鄉、專以鎮靜敦厚風俗爲務。八月、有詔就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祕近臣有進百首詩者、嘗相奏可與直學士。上曰、此百首詩不如孔道輔一言。故有是命。時貳卿新毁秘書監、夫人進封仁壽郡君。公自府解諸曲阜、一舍之間、旌旗鼓吹之迎、引後先、⑬嘗幼懽呼、遮擁行路。至則爲壽燕樂于私第、榮遇之盛、則有徂徠石守道先生恩慶堂記具焉。又以孟荀楊王韓五子排邪說、翊大道、像設於祠堂西偏、公爲之記。觀其文、亦足以見公之心。至寶元年、兌項逆節、朝廷思得備貌大臣端本澄源、拜公御史中丞。公拜命受職、知無不言、無所回避、奸邪側目矣。上巳許大用、素忌公者畏其同列、一夕事變、且以治獄有附會明日罷御史中丞、知鄆州。二年十一月、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赴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賕敗、辭連知樞密節度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以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併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宜爲辯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公盡瘁感疾、行至滑之韋城驛、以不起聞。諸孤扶護旅櫬、歸葬於祖林祖墓西南偏。公娶尚氏、淑令有文、進封郯國夫人。子二人、曰舜亮、曰宗翰、並中進士第。女三人、長適殿中丞李貴中、封壽光縣君。次適王氏、次適張氏、皆早卒。孫七人、若升、若谷、若古、俶、傳、恍、恂、皆仕。嗚呼、公平生以忠孝節義自任、介然卓立天地間、一旦被讒、讒佞奸織喜相慰勞、非茫蒼天、無言而默識。賢如楊震、蕭望之、猶不免當時謗、分犯群邪衆惡、難遇仁主、猶不得安其位、行其道、終於牖下、復何恨焉。辭陳公之說、折節待遷、手斷妖蛇、不足爲公道者、此不復書。公在位時、諸子尙幼、故平生風迹不能盡記、惟宗益知之寔詳。然常恨世無直筆、天下銘撰皆爲勢利所屈、不惟欺人耳目、抑亦自欺肺肝。幽有鬼神、安得無過。今所論次、直欲質諸高厚、表於方來、殆勢利以傳信。謹爲銘曰、

聖人之後、不必皆賢。唐堯虞舜、嗣續須然。君子之德、未必俱全。子游子路、科等分焉。偉哉孔公、賢德咸備。自性達物、以誠求志。剛粹言大、靜方宜地。節義不𠠍、忠孝自遂。長於圖治、勇在除奸。文能靖國、武可摧山。視虜於掌、憂國在顏。孰知天意、使去人間。謂天生賢、爲宋左右。胡其多難、跋前躓後。謂天祚聖、爲孔裔胄。胡其不延、摧英隕秀。人謂至難、公獨爲易。羌胡可誅、麟鳳可致。志今在泉、功不見世。神明共知、良史勿記。史筆是非、人情好惡。在昔難平、于今孰保。公塋祖林、神物來護。忠骨英聲、長耀千古。

工部郎中張宗益撰。

金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拯、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秘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値兵火[14]隔絶。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詵。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無嗣。其弟揔、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穎警悟、及長、力學自強。通秋春[15]左氏、尤喜讀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諸人無敢輒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一日、顧瞻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生爲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携斧斤之具、入東之蒙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廡、尼山廟兩處、鄆國夫人殿、及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廚、計五十餘楹、彩飾圖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祀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滋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餘里、及晚治縣、無一日稍闕。差科甚均、詞訟無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長皆屬意。諸材當首人、犒驗物力差當、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絹、凡丈尺小戶、舊合併全疋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糴粟、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賊攤虜、貸

討工脩築、公戒董役者曰、愼勿折廬舍、壞塚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塚墓有壞、當以巳俸完之。二者既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塋穴、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厚瘞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葬畢、是夜夢衆人來謝、内一人稍前云、嗟哉、暮雲之弟及。既竊、遣人搜求、又得十餘副。復夢來謝。公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眞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巳、厚於賓祭、周、恤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傳之女孫、後封魯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卽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倚。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此而已哉。

翰林學士党懷英撰。

元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記

朝列大夫、濮州尹致政孔思誠以書幣𢌿父祖二世德業之狀、命文潤文於石、以著其不墜厥緒之質。文潤謹按素王世紀、思誠、宣聖五十四代孫也。公之曾祖諱元用、字俊卿、當金季政亂、播越南遷幾二十餘年。時天兵歷境、公以林廟爲重、乃率孔族暨族姓以降。其大帥太師國王承制、封拜以公世襲曲阜縣令。公有文武才、復拜其子之全、仍令其邑、授公兵柄、攻取益都、累有勝捷、歿於王事。曾祖妣聶氏、封宜人、婦德爲宗族楷範。一子卽之全、字工叔。金巳前襲封公元措來歸、同謁武惠嚴侯、公因讓曰、以賢以長、責在吾叔。元措乃許曰、子父子保全林廟、當世其邑。武惠允之、仍居邑宰二十餘年。公、先考諱治、字世安、一字先巳、孝友仁厚。公謙廉明、文章政事爲一時稱首。弱冠從翰長鹿菴遊、同門李孟、閻、徐恒以斯文相諸議。年登二十、盤尹鄒邑。雞鳴而起、坐以待旦、勤於庶務、聲著朝廷。其待同僚、愛百姓、咸盡其道。時潛齊楊君師表于魯、公退食、執弟子禮、得知親之。益損齊楊公繼之、復從遊、盡仕優則學之道。相下處士任公持正嘉其才德、以女妻之、其内助居多。壽四十一、先公卒、贈東平群⑯君。再娶畢氏。一子一女、皆任氏

也、子即朝列公也。女適長垣尹張執中、封恭人。
公於二弟、甚相友愛。中統四年、公始權祀事。嚴
潔典禮、惠睦宗族、待欸之家、百室之半。至元三
年、公謂權祀之職、匪事功何以塞繼述之責。聞
于上、賜白金五十兩。重脩啟聖王殿、葺書閣、搠
環廡以石易木、殿楹再親、築垣闤廟、百堵皆作。
至元六年、罷灑掃戶、凡廟庭大祭、維豊維潔、咸
備于巳。三十餘年、給國家南征之後、以才幹聞。
年五十三告老、以男思誠襲替世尹、陞公奉訓
大夫、知單州事。將行、戒其子曰、無妄怒輕笞楚
人。邑長者如汝之父兄、幼者如汝之子弟、可不
慎乎。其知單州也、興學校、延名士、以成士風。時
憲府貴公按問、有倫有要、人自以為不冤。至元
二十八年、擢公奉直大夫、知嵩州事。首新儒學、
三皇廟、正彝倫、明禮法、建醫學、濟斯民、扶仁壽。
導江張公湏損齋楊公碑刻悉焉。元貞改元、公
見成宗皇帝于上都。時大臣奏至聖文宣王孔
夫子之嫡孫其祖元用以軍功没於王事、是開
國立功之臣。洎權奉祀事三十餘年、有德有文、
可襲封爵。上可其奏、仍賜垡尉塋從其原、特授中
議大夫、衍聖公、以祖庭儀等之制、飛章于朝、賜
尚珍署田五十頃、復給灑掃戶、重脩禮殿、從公
請也。作堂私第、名以詩禮、示不忘過庭之教也。
辛泉楊公大書之、紫山胡公記焉。大德十一年
冬十一月九日、公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七秩
有二。冬十二月望日、葬公于宣聖墓西北、任氏
祔焉。濮州尹朝列公由鄉縣以師表國學、復授
安慶推官。尋知息州、丁内憂不赴。繼拜僉江南
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以朝列大夫濮州尹致
仕。公之所履皆有能名、其忠孝廉勤、皆先公教
誨之力也。公娶翰林應奉任君之女、振文處士、
公子也。再娶畢氏、牛氏、馮氏、封魯郡君。孫男三
人、長曰克欽、牛氏出、授從仕郎、承襲世尹、權奉
祀事。娶東野嘉議公女孫。女孫五、長適廣東廉
使楊倬、次適本縣儒士呂恪、次適蘄州路府判
馬侃子元晉、次適王泗水簿馬克仁、次適禮部
尚書李庭寔孫士良。其子孫端潔純整如此。我
公德業茂矣。文淵謹考世紀、自子思子敘正
傳、漢唐以下、安國、穎達而已。我朝隆盛、天生數
公者、赫然聲烈著於兩間。保林廟以佑鄉民、好

學不倦以求道統、力踐大義以新廟庭。延能述續累世之忠孝、達能銘述先聖之心法、以欽承有國右文之典。故爲之銘、昭示後世、彰我聖人溥嗣之恩渥於無極云。銘曰、

天生夫子、師表百王。慶流萬古、奕葉隆昌。天朝受命、休有烈光。素王之裔、帝錫純艮。扶文拱武、以保魯疆。象賢世邑、以死勤王。猶與乃祖、公爵是承。孝思惟則、天子來寧。嗟若先考、聿新聖宮。濟人利物、以孝移忠。纘述祖道、朝覲帝容。帝若日意、[17]汝襲祖封。賜田復戶、命爵上公。文宣之澤、萬類含春。永遵心蹟、祺祝壯辰。天淸地肅、正我彝倫。續玄請諜、以貽後人。

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蔡文淵撰。

故襲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孔公神道碑

公諱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曾祖元孝、祖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18]父浣、贈通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母李氏、追封魯郡夫人。公生至元四

年七月。天資穎秀、甫齔讀書、已識大義。導江張先生須爲三氏教授、公授業焉。講求義理、薄詞章、尊德行。家貧躬耕、雖祁寒暑、不懈于學。先生深器重之。甫年十有七、禮部公棄世、衰葬以禮。奉母以孝聞。大德七年、遊京師、國子祭酒耶律公有尙謀薦辟之、以親老固辭。至大元年、太夫人臥病、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及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三年喪畢、三氏教授舉茂才、授范縣儒學教諭。延祐二年、調寧陽學。先是、兩邑校官率以廉薄、不能受職。公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皆輓留不忍舍。三年、族人合議以公嫡長且賢、宜襲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決。平章政事李韓公偕禮部力主之。會仁宗皇帝問孔子之裔、追今幾世、襲封爲誰。李公具以對、仁宗親閱譜、若曰、以嫡應襲者思晦也、復奚疑。且以前襲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印四品。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正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鑄三品印。公自以宗祀責重、恒懼弗稱、從事之

際、必敬且慎。初、廟燬於兵、後雖苟全、而榱角圖墻未備、乃竭力營度、率復舊規。金絲堂壞、儲將祀餘貲葺新之、不足、補以己俸。繪飾從祀塑像、補完祭器禮服。請于中書、置江南郡縣書籍。尼山毓聖之地、廟毀而碑存、居民月耕祭田且百年矣。稽諸典故、言於部使者、命鄒縣長洙陽令往驗之、復田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有八石。因請置尼山書院。三氏學田三千畝、在沛縣之刀陽、爲豪民所據、檄州與沛縣歸侵疆。州官受賕敗其事、公往復辯議、再歲克定。鄒縣子思書院舊有錢百緡、貸於民、取子錢供祭祀、久則并負其本、移憲司徵之。前代封聖父齊國、母魯國、公言于朝、宣聖封王、而父爵稍公、願加褒崇。有旨加聖父啟聖王、母于夫人。公府勅止設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司之者、金穀無任出納者。以是爲言、遂置典籍司樂管勾、凡三人分掌之、祿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印、掌書祿視寺監。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秉亂害宣聖子孫幾盡、其後欲冒稱。公以爲不早辯、則眞僞久益莫究。彼於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列于族、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絕之。家譜石刻既燬、因參究考廣記諸書、重刻焉。元統元年、寢疾、閏月乙巳薨于寢。異香滿室、郡[19]鶴百餘翔于上、又見神光自東南隕於舍北云。已酉、葬祖塋西二百步。娶張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一人、克堅、爵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女四人、適李德明、孫大用、喬元善、馬元用。孫男九人、希學、嗣爵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顏、希尹、皆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孫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四人。公端重簡默、動容不苟。嗜學誨人、本乎眞誠。於宗族尤隆恩義、嘗曰、吾蒙祖宗遺澤、殊流同源、可不念諸。或不自給者、周之。子弟皆籍于學、教養不怠。女兄適裴氏而貧、迎養甚謹。女弟末疾、且不慧、起居必待於人、每親爲盥沐。性尚清素、踈財好義。嘗市物、隨所需直酬之。或謂彼市道之人、胡不議其值而後償。公曰、吾以誠心待人、其忍欺余哉。所居就襲封舊廨、不敢作終、不搆私室。其薨也、家無尺寸之遺。公暮年多疾、未嘗廢書、作字端楷可法。故三氏子孫與凡四方受業仕而有聞于時者、多公造就。薨之

日、莫不哀之、會葬者以千計。後十有七年、贈中
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克堅以江浙行省左右
丞汪公澤民守兗州時所述行狀、屬林廟學正
夏以忠來、俾素論撰先德、篆銘神道之碑。素不
敢以固陋辭、則序而爲之銘。銘曰、微子之胤、篤
生聖師。歷聘侯國、式扶民彝。維文肅公、五十四
世克昌。其家宏廓、震厲導江張氏、學探本源。授
業三氏、遊道之圃。有粲群經、出自屋壁。芟闢蕪
辭、毋俾蓁塞。濮有范縣、兗之寧陽、教行下邑、絃
誦琅琅。睠茲大宗、猶秉周禮。襲封上公、明斷天
啟。超進華秩、匪公之榮。右文貴德、天下化成。公
在魯邦、士有標準。胡不遐齡、耆碩斯隕。緊子暨
孫、丕承寵光。節惠易名、錫命煒煌。爰述始終、刻
名闕里。與國咸休、宜受多祉。

翰林學士臨川危素撰。

明故國子祭酒孔公墓誌銘

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
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
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
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眞
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
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學極博精、尤善春秋左氏
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元重紀至元之年、上
疏請脩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
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
五千緡勒石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
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賜二品銀章。
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兒薦公明習禮學、
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
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事、盛服穆然、登降有容、
觀者以爲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材宜近侍
左右、拜中書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
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
挈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集賢
直學士、希學爲秘書卿、遣使者即藁城起之。公
至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遷關
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焉可棄

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盗可平也。如公言、盗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之士避亂、多集郡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木兒納思齊賂、將命張良弼禦之。及中丞袁渙⑳詩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祇㉑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

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迎公入朝、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歸、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於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遂至下邳新安縣、卒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林去孔子墓二百餘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極孝、遇族人有恩、與人交不爲掩覆之計、一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夫人九子、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季也。女二人。孫男十九人、長曰訥、次曰諱、詢、謳、誠、讓、訴、誘、訔、謨、諷、評、謔、譏、譽、譓、訏、詮。曾孫男四人、長曰鑑、次曰鐸、曰鈞、曰鏜。曾孫女四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於京師、

上寵賜之甚厚。以袁渙狀來請曰、先君殁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後世、入其謂何。濂嘗護識公㉒、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天生大聖、爲萬世師。廓幽聪潛、用施日輝。功如堯舜、位則不有。歆且公惠、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衮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教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爲秩宗、左禮

右樂格於幽明、上下允若。曰亂逆遘、宗社震驚。
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
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如貔。盜道南夷、
公寔敵之。關陝之間、將驕胥蠱。彼謀不臧、以水
止潰。公謂元戎、世方典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
言臧不從、㉓是臧是爲。禍將逮身、云何弗歸。聖書
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敷、聖人之道。士宇日蹙、
位其可居。退脩于家、琴瑟詩書。
皇明御極、取聖爲則。陟降
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誠。云誰致然、聖
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
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續垂聲、後嗣是式。
翰林學士、兼太子資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故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聖五十六代孫
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于正寢。越三年、
爲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訥以服闋入覲。禮官
引見
華蓋殿、
上問以宗族蕃衍、子姓賢否、訥表對動合禮度、即
命館于太學。翌日、召嗣襲封衍聖公、
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前左司員外郎
王璲誌其先公墓誌銘示予、曰、不肖孤負荷先
德、忝嗣厥世、
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
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納諸壙中、墓道碑石
尚未有刻。先生職司文衡、舍先生其誰托哉。敢
固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
封爵卒葬月日以著之。按公諱希學、字士行、宣
聖五十六代孫。妣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
明敏好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
歲、侍御公始起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
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
文詞典雅。每賓客燕集、談笑揮灑、輒以成章、皆
出人意表、觀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隸、
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憂及闕里。公
誓不汙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秘書卿、
仍襲封爵。歲戊申秋、
皇明祚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謁行在、
上清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

嘉納之。自後歲入覲于京師，賜予稠疊，
恩禮益隆。每正旦，
上受萬國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如至，中使慰勞，
錦饌下及皁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動，
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圮壞，所廢浩
儀，公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
於豪民者五十頃，禮器禮服、樂舞儀式，以次備
舉，煥然一新，卒復舊規。年四十七卒，遣大夫
士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訃聞，
朝廷遣使禮祭。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葬于孔林之
酉。公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世家，贈魯郡
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明女。
卒，皆祔葬。子男二人，長曰訥，董氏出也。次曰諤，
孫氏出也。女二人，長適淮南衛楊鎮撫子楊恩，
次在室。孫男一人，曰稱，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
爲長，次希説、希範、希進、希燕、希鳳、希顔、希尹，爲
替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爲東魯家法。余記弱冠
遊太學，師事助教陳仲聚先生，而公之父侍御
公寔同齋舍者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
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公主太常，公侍
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余於今獲領太
學，而公之子訥已襲封爵，則知公者莫余若也。
請銘，奚敢辭。銘曰，
聖澤汪洋，皇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稱昌。才蘊
乎中，鑑其琳琅。胤冑芳葩，惟德是將。
皇明啓運，奄有萬方。崇文右教，盛際虞唐。適脩衰
典，先我素王。公襲其封，世奉蒸嘗。惟聖子孫，表
表昂昂。歲時來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夙夜匪
康。祖庭百儀，遍復其常。曾山蒼蒼，泗水湯湯。鬱
然孔林，爲公之藏。有子才良，丕承
寵章。襲誥維新，雲漢輝煌。存沒有光，樹碑道傍。千
載不忘。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同脩　國史宋訥撰。

五十七世孫襲封衍聖公神道碑銘

公諱訥，字言伯，姓孔氏，世家魯曲阜。前資善大
夫襲封衍聖公希學之子，元中奉大夫襲封衍
聖公、國子祭酒克堅之孫，嘉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思晦之曾孫。寔宣聖
五十七世孫也。公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謹，

不以貴自驕人、士大夫喜與之遊。樂善好施、遇孤寡不克婚葬者、雖傾貲濟之無難色。又能詩、工篆法、人得之者皆傳誦誇美相貴重、華聞益彰。洪武癸亥、居父憂、以闋哀赴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見、
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氣與聖人子孫。遂賜膳
光祿、命禮官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庖廪、復賜衣物鈔錠、充牣館舍。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服除、丙寅正月朝京師、既見、
上大喜、即命禮官卜日授爵。於是以二月二日拜
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勑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贊嘆光榮。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于學廟、以拜
命告、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初行誥詞、吏部奏用資
善階、
聖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首。厚其廩餼、下及侍從、此又古未有也。公天性仁孝、待宗族克盡禮意、奉祭祀極其嚴敬。至

於廟庭脩作、朝夕程督、竭其心力、不以爲勞。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竟以疾終、得年四十有三。以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葬祖林、祔考墓也。夫人陳氏、繼尚氏、王氏。子男四人、公鑑、公鐸、公鈖、公鐘。公鑑襲封衍聖公、後公二年卒。女五人、俱適賢士。公鑑之子彥縉今襲封衍聖公、公之冢孫也。曾孫一人、曰承慶。公殁後二十年、墓無文、彥縉將樹碑墓道、以昭先德、來請銘。其詞曰、
維道之高、維德之厚。金聲玉振、以昌厥後。歷世五十、而又七葉。偉矣聞孫、克紹先業。宇量恢恢、威儀怗怗。明詩習禮、光華煒煒。天之所與、族之所宗。保佑申錫、格于
宸衷。榮名尊爵、超軼顯融。寵恩異數、維聖之崇。佩仁服義、如守憲律。終始惟一、庶有徵式。山東龍蛇、賢人之嗟。溘爾長逝、德音孔遐。祖林之源、楷木蒼蒼。若斧若堂、昭穆相望。維公之兆、祔考宅幽。既封且固、世德作求。延昇後昆、慶澤斯流。刻詞樹碑、永昭厥休。
朝議大夫、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國史總裁胡儼撰。

承事郎曲阜縣知縣孔公墓表

故承事郎、曲阜縣知縣孔希範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歷官十有七年、以目青致仕、踰年而終、享年六十有五。既葬之五年、其子詢寓書奉狀來徵墓文。公字士則、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克堅之子、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諱思晦之孫、累贈通奉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浣之曾孫。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妣張氏、元濟寧路總管子仁之女、封魯郡太夫人。公天資穎秀、器宇魁岸。自少侍中奉讀書成均、精勤博洽、已爲人所器重。元季兵亂、侍中奉歸闕里。入

國朝、王師下中原、有

詔即闕里起中奉公、侍行。當是時、

朝廷褒崇先聖、於中奉特加恩禮、而公之兄希學仍襲封衍聖公、族人復以賢推、欲薦公之曲阜。公曰、先聖德澤均被後胤、吾兄弟豈得獨專其美。於是讓其從叔父克欽、克欽卒、又讓其從兄希文。希文卒、既而族人卒薦公、遂拜世職之命、寔洪武二十八年春二月也。公爲政、直道而行、於宗族於鄉人、不以私廢公、不以恩掩義。遠近之間、小大親疎、咸懷其惠。邑嘗有豪猾誣細民代戍邊者、其人上下關節、民被鉗制、受誣不能自直。公嘆曰、吾爲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乃具本末辯於上官、由是細民得直、而罪其豪猾。其他効尤者遂斂跡。初、五季時、有外孔氏嘗冒聖緒、因亂肆毒、幾絕孔氏。至其子孫、亦假託世冑、覬覦徭賦。公曰、是亂吾宗也、今不明、後世莫知矣。乃力斥其非、絕不與通。因以宗譜重刻石廟庭、本支原委、粲然別白、千百世之下、雖有昧目、不能紊也。四代祖考墓瘞之碑闕、公皆建立、上以昭先德、下以貽孫謀、其志勤矣哉。凡族有喪不能舉、邑有窮獨死無後者、往往具棺斂以葬之。人有孤子女、貧無以嫁娶者、又給資裝爲之嫁娶。今襲封衍聖公彥縉、公之從曾孫也。初在稚穉而孤、公保育調護、俾克成立。歲時祭享、皆主於公、而事無大小、不避愛憎、一切視爲己任。由是內族族姻、無不順適、賓禮往來、各得其宜。

至於督脩廟宫而著其功能、鑿復士田而增其嵗廩、衛先陵而申樵採之禁、贅公府而杜請謁之私、凡於宗家、無不盡心焉。乃以永樂十年十一月初八日終於正寢、是月丙午、葬祖林之原。孺人畢氏有賢德、克相其家、後公五年卒、其葬也祔于公墓。子男三人、曰詢、曰誠、曰誾、誾早夭。女四人、俱適賢士。孫男八人、公貞、公英、公欽、公艮、公綱、公恕、公禮、公溫。孫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公之心純而正、行潔而方、才敏而周、政通而和。孝友忠信、出乎自然、高儀雅量、不見畛域。而又文以詩書、節以禮樂、雍容揖讓於其間、信乎神明之裔、卓然不可及矣、而遺愛之在人者、詎可泯耶。謹論次其德善、用表諸墓、以告來者。國子祭酒胡儼撰。

五十八代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公諱公鑑、字昭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而世為嫡、自高祖至考、皆襲封衍聖公。考諱訥、妣夫人陳氏。子男三人、公其長也。生而岐嶷、稍長端厚簡重、不妄言笑、而嗜問學、讀書窮理、日進月益。其器識宏遠、儕輩莫及也。持身以禮、而事親至孝。親歿哀毀、屢絶復蘇、終喪不一踰於禮度。歲時薦祭、竭誠敬如生養者。既襲封衍聖公、益慎儀則、恂恂下鄉里。襲封之又明年、以疾終、壬午四月五月也、年纔二十有三。遠近聞者無間識不識、咸共悼惜。

太宗皇帝勅臨御、遣使賜祭。公娶胡氏、孔顏孟三氏教授進士胡復性之女、有婦道。二子彥縉襲封衍聖公。彥縉與余同

朝久、間泣謂余曰、惟先公之行之實、不愧古人、而棄代于今二十有六年、墓石未有刻詞、願徼惠執事、庶貽不朽。嗟夫、孔子明先聖之道、立教萬世、而禮為大防。天下之人、其言與行、有一弗迪於禮、不可以名士、矧為孔子之後者哉。聖人嘗為其子、不學禮無以立。如公者、真不忝孔氏之後哉。惜乎年之不永、而世莫睹其所至也。故撮其行之可以範俗者、表諸墓道。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表。

故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公孔氏、諱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
列聖之治天下，所以綏萬邦、和兆民者，不用他術，惟
宣聖之道是用。尊其道而及其子孫，是以若是
其厚也。公世家曲阜，公早孤，母胡夫人教育之。
天性孝友，不妄言笑，未嘗慢戲佚遊。人有忤言，
言不與校，或言相媚悅，亦不爲異，屹然端重如
成人焉。甫十歲，
太宗皇帝召使襲爵，觀其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喜
謂侍臣曰：眞神明之裔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
既歸，日取宣聖之書讀之，而尤篤志於論語。凡
嘉言善行，所以脩己治人者，不少忘於心。曲阜
知縣公鏞者，公之季父也，公於事無巨細，皆咨
决焉。由是才識益高，聞見益廣，度量益寬，而有
容。不可以毀譽動，而亦無愛惡於人，人以爲有
長者風。輕財重義，出於自然，親黨有吉凶事而
禮不能備，公爲相成之。孤女及時而未行者，則
備資裝，相攸使有歸。今監察御史張子韶、劉安、
順天尹王賢、兵部侍郎王偉，皆其所擇婿，而人
以爲宜室家者。凡其所行，合於誼，多類此。是以
上自
朝廷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皆敬愛公。其入覲，得
乘傳，班列文臣首。洪熙中，賜第於東安門北。宣
德、正統以來，禮之尤厚。
皇帝視學，特召公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來
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
異數也。公受恩而歸，即上表謝，告宣聖廟而大
會宗姻，以彰殊遇。宴享未終，得風疾而卒。景泰
乙亥十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洪武辛巳三月
十二日壬子，年五十五。訃聞，
上深嗟悼，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而厚賻郵焉。
公配夏氏，子曰承慶，皆先卒。江氏，子曰承吉，亦
先卒。郭氏，子曰承澤；牙氏，子曰承源。女三，長適
山東都指揮使吳勛之長子越，次適兗州護衛
指揮鮑玓之長子克恭，其一幼未行。孫二，弘緒、
弘泰。長子承慶既卒，孫弘緒當立，即驛召來
京，俾襲封衍聖公，而恩禮篤至，所以錫賚者，一不
異於公昔時。弘緒歸，將奉葬于祖林先考墓次，
謂神道之碑宜有銘，而以請于余。余又何以彰
公之美哉，然不可辭也，乃爲序而銘之。銘曰：
文教之興，大聖以生。天實相之，後有孫曾。自周

以來綿綿其胄。暨公之世、五十有九。於昭聖神、
煥乎文章。月月有恒、道德之光。惟
明寔賴于治、疏爵襲封、
列聖之制。位秩之高、章服之華。厚德殊恩、乃錫乃
加。公之侯侯、克念舊武。胡不百年、以篤斯祜。魯
林之原、封樹在焉。雨露潤之、鬱其蔥芊。神道有
碑、負以龜趾。刻詩勒銘、焜燿無已。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泰和王
直撰。

贈襲封衍聖公孔君神道碑

君諱承慶、姓孔氏、宣聖六十代孫、以嫡派世家曲阜縣之闕里。自其父彥縉、祖公鑑、曾祖訥、以上、俱以宣聖恩襲封衍聖公、配皆夫人。景泰六年、君之父卒、計聞于
朝、君雖冢嗣、而先五年卒矣。詔即日驛召其長子弘緒至京、襲爲衍聖公、時冠帶秩視一品、并贈君襲封衍聖公、配王氏封太夫人、亦自弘緒推恩也。既而弘緒痛惟先德無以表示後世、乃案工科左給事中同郡孫昱所狀君平生、求書于神道碑。君母夫人夏氏、江西布政使司參政瀞之女也。君生自幼端重、篤於問學。年甫十一、遭母夫人之喪、秉禮嶷如成人、而孝以奉父暨諸母、皆能得其懽心。遇諸弟妹無間、毋之同異、一以友愛爲務。至於敬長慈幼、賑貧恤孤、施於族姻鄉黨、無不各盡其情。稱之者殆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矣。至於自奉儉約、自處謙下、則又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於書無所不欲講求、其義尤銳志於壁經。嘗從前教授清江裴侃、學錄族祖克晏、及今教授徽州江永清授業、朝夕淬礪、雖盛寒暑不廢、雖勤於進取者不能過也。宣聖嘗稱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以君好學、而年又幾於顏、以卒如此、安知不復見嘆於其祖於地下也哉。君喜吟咏、所作多有新意、集若干卷、名曰禮庭吟藁。先是君父欽因衰老、上請以君襲封如已、會君祖母太夫人喪、不果。至是乃蒙贈典、益加厚云。享年三十有一。其配則今順天府尹寧陽王君女也。子男二人、弘緒以卒之年十二月、塟君祖林之側。銘曰、

巍巍孔宗、儒道所寄。肇自宣聖、四方仰止。功在六經、澤被萬世。世承有自、爵襲無替。由昔至今、

爲代兄幾。臻爲六十、彥縉之嗣。生禀不群。資性淳美。志重族姻、行先孝弟。博學多才、人稱無異。璠璵魯玉、瑚璉夏器。昔重當時、今見闕里。爲國之珍、爲家之瑞。天界胡厚、神奪孰應。壽比於顏、小其一歲。古今殊時、死生常理。不泯者存、若其何媿。祖林之原、山水清麗。況有依歸、安其何旣。煌煌美爵、及于賢子。於乎孔君、死猶不死。

光祿大夫、少保、戸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廬陵陳循撰。

贈衍聖公孔公夫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太史公記魯哀公十四年四月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至六十代孫承慶配王氏卒、祔葬于側。子弘泰馳書京師、問銘于大學士劉珝、珝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子孫必爲器以銘、禮也。禮、國人爲之。茲魯無君子乎、而千里外而問銘焉、無非所以彰其親之善、愼之至也。珝豈敢憖不贖之文乎。爰誌曰、公諱承慶、字永祚。曾祖諱、祖公鑑、父彥縉、無不衍聖公者。曾祖妣、祖妣、妣、無不夫大者。夫人王氏、父諱賢、致仕順天府尹、寧陽人。公生於永樂戊子三月七日、夫人生於永樂己亥二月二十日。公出於大聖人之後、長於大聖人之里、耳之所聞者聖訓、目之所覩者聖善。十一歲遭母喪、自知秉禮不易、旦夕哭泣。本族人尊尊卑卑無慮數百、皆曰、此兒遠大。稍長、奉諸母諸弟、行皆得其歡心。其於六經子史涉獵殆盡、獨嗜詩、有禮庭吟葉若干卷藏于家、睨世之富貴後身若將浼已。鄉族有衣食不足、婚喪不舉者、周之以爲常、一時賢稱歎敬。孔宗之有公之行實如此。夫人少讀女教諸書、善於筆札。且天性孝友、嚴慈女工家務如素習、然井井有法。孔王二家相去二舍許、相聞有素、一言而媾締矣。旣歸、以事京兆之孝事舅姑、以治文母之家治夫家。事舅姑之黨、禮稱其所以事舅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禮嚴而友寵。睦子慈子之黨如子也。夫喪舅喪、一遵家禮。守節三十年、不御膏沐。魯之女婦、前乎夫人者自嘆曰不及、後乎夫人者咸取以爲法。夫人之行實如此。公以景泰庚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三十一。後三十二年、爲成化辛丑、夫人以正月人日卒、春秋六十三。訃

聞、朝廷遣行人汪一鄉氏諭祭、進士王寅塋[28]墓。卜是
歲十二月二日合葬、前去祔葬于側、是也。子二
長弘緒。彥緝卒、未襲、驛
召至京、命襲爵
賜誥、贈公如例。封夫人爲太夫人。次弘泰、亦襲焉、
儀二子者翊皆及識之、允稱其孔聖家兒也。銘
銘曰、
孔門五十有一世、胤嗣繩繩引無替。禮庭頭角
逸凡庸、有淑者媛其伉儷。家藏詩句貽神爇、人
許才華瑚璉器。本宗族屬恩禮周、進賓貧窮同
一覩。昭彰聲譽四方聞、座右奄有鵩鳥至。夫人
傷盡未亡身、三十餘年堅節義。懿規內範女中
師、二郎並是雲間瑞。高堂盛福老逾安、泉下卿
卿成久遲。
大廷卹典已均覃、幽顯哀榮良有自。聖澤綿延天
地長、萬古虹光照清泗。
資政夫人、[29]太子少保、戶部尙書兼　文淵閣大
學士青齋劉珝撰。

前衍聖公南溪孔先生墓誌銘

南溪孔公之病也、其子聞韶馳書京師、請致醫
藥。予爲延醫遣价、兼程以往、比至巳猝濩越月
而訃至矣。初、公以聞韶議婚于予、東莊公實代
行之。東莊之喪、公以銘見屬、甫八閱月、而聞韶
以公銘請。嗚呼、予何能爲情哉。公諱弘緒、字以
敬、南溪其所自號、宣聖六十一代長孫也。父承
慶早卒、鞠于母王夫人。景泰乙亥、祖衍聖公彥
縉卒、公特方八歲、
景皇帝遣使驛召之。陛見之日、賜冠服於東角門、
俾襲封爵。公進止應對、如老成人、
帝見公垂髫、命中官卽廡下剃之、俾歸遺其母。
親賜玉帶、以其軀尙小、去其二銙、授之俾藏焉。又
賜金關書印、其文曰謹禮崇德。復念公幼穉、特
勅其於祖少詹事公恂共治塋事。仍降
旨戒其族人共加保護、如有恃强挾[30]長、肆爲凌害
者、許具實以聞。令懸之公堂、永爲法守。又
命吏部特簡教授一人誨之。皆異數也。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公入覲、
上召見便殿、親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賜白金
五十兩、綵幣四襲。自是每歲入賀
萬壽聖節。

上聞，公賜第洙隄，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
較獵，皆從、
親祀
郊壇，亦預分獻。成化乙酉、
憲廟視學，賜坐彝倫堂聽講。退率三氏子孫表謝、
復
賜宴及冠服。
親耕籍田，亦預宴焉。公在官十有七年，奏給三氏
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蠲孔氏田租十之七，皆
前所未有者。庚寅，公坐事失爵，下廷臣議，以爲
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據宋若蒙若虛故事以
請、
請
命其後仍歸其子。弘治戊午，巡按山東御史一言
奏公遷善修行，宜加拔拭、
請復其舊爵。
今天子命以冠服家居。己未，宣聖廟災，會東莊在
朔，公躬率從衆奔走拯護，素服廟哭，疏食百日，
如居喪儀。及
朝廷命官修建，公雖不預經費，與其弟贊畫爲多。

工且就而東莊卒，公哀痛頓劇，凡災事畢爲綜
治，始以憂悴致疾。比聞詔承
召襲爵時，新廟已成，既禮，與歸陳所
賜勅及麟服、玉帶、金幣諸物于庭。公曰：此吾祖之
澤、
聖天子之賜也，汝慎守之。巡撫都御史而下皆來
會，公力疾迎送，乃益劇，比終不亂。公孝敬天至，
太夫人疾，必跪進湯藥，居喪骨立。與東莊友愛
殊篤，凡田廬財穀，未嘗以盈朒介意。東莊間語
歸爵，輒曰：吾以少爲群下所誤，今吾子未壯，安
可遽及此。人兩賢之。家居三十餘年，每對客談
詠，畧不及功利事。其爲人内明外達，抱謙秉直，
見者無不意滿。睦處宗族，厚遇鄉里，子雖甚愛，
不廢譴訶。聞韶始受
命，公卿大夫士皆稱其靜重簡默，足承世澤。方視
事公府，即裁佃夫、廟戶、領外供億及代耕牛種，
請免孔氏賦貸官逋，蓄積穀以贍族之貧者，皆
公教也。於是族里懽動，翕然稱其爲賢。而公
遽不幸以歿。嗚！天何阨之久而伸之末，竟且速
其奪如此哉！聞韶以誌請于

朝、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以閏四月朔日啟李夫人之壙而合葬焉。李、公之元配、太師文達公女也。繼熊氏、兗州護衛百戶馘之孫。再繼袁氏、山東按察司副使端之女。其貳室江氏、爲濟寧衛指揮僉事耘之孫。子七、聞韶其長、次聞礎、聞善、聞義、聞政、聞忠、聞孝。女五、長適濟寧衛指揮鄒玉之子祁、次適贈太保尹恭簡公之孫中書舍人繼祖。銘曰、

繼嶽在東、聖靈所鍾。國有元祀、家有大宗。越在先朝、茂膺顯封。袞冠長裾、緋有祖風。中更事端、遵晦養蒙。優游桑榆、命服在躬。胄子既爵、新廟既宮。物虧則盈、數變必通。剛族其間、善始令終。林以是姓、藥以穆從。龜筮既吉、子孫其逢。於昭恤恩、一代兩公。我銘雖殊、於義則同。死者可作、生無怍容。後百千禩、庶其知公。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撰。

節婦孔媛傳誌

孔氏媛、名德卿、其 宗、世爲曲阜人、宿州分教諭之仲女、宣聖五十八世孫也。生而性姿聰麗、女工經史無所不通。年十八、爲之擇婿、得同邑王綸歸之。入其門、孝敬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閒。甫二載、未有出、而綸忽感時疫、沉綿危殆、[31]乃謂媛曰、吾見不起、[32]第汝年幼無依、吾目且不瞑於地下。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毋我恨、我必不負於君也。已而綸歿、媛抱綸尸、一號痛頓絕、絕而再甦、復自縊於紛所。姑最愛媛、見而急持救之、得不死、泣謂之曰、吾兒之死、痛不獲已、吾痛之已不可忍、汝何苦欲往從之、俾我痛復加痛。汝何不念我之衰老至是耶。媛哽咽而訴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默知其求死不能、無可奈何、即不飲食、語言昏昏然、如醉如夢以待盡。既數月、亦不能即死。姑密[33]令家人輩更相防守、且多方開慰勸誘之。媛討莫遂、乃飲食語言如常。綸葬有月、媛亦經營當爲事。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旦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亦不應。語家人輩抉戶而視之、死已久矣、其貌猶如

生。姑覩裝歛之，與縊同殯，以㞐焉。時年二十六，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嗚呼，自彝倫之不明，人皆不知死節者之可尚，而有識者無不爲之憤惋而徒羨也。會媛之族叔諗者知媛之始末爲甚道，將摭實咨啟於邑大夫，轉而聞於朝，俟其旌表宅里，爲世楷範，以厲風俗，吾　芳於無窮，則是媛之死雖一世之短，乃萬世之長也。嗚呼媛乎。媛不負於天，天肯負於媛乎。嗚呼媛乎。

賜進士魯人劉子鍾撰。

二女衍聖公宗婦墓誌銘

嗚呼吾女，其竟至此極也。吾女年十八，嫁于孔氏。嫁十有一年，比歸寧，已病，纔兩月，遽歿于此，痛哉。吾家故多難，繼娶于贈太師成國莊簡公之女，今封一品夫人朱氏，生二女及一子兆同，皆夭，惟吾女一人。吾女眉目清湛，儼然玉立。意其非凡貌，凡諸貴家多議婚，盡却之。弘治丙辰，前衍聖公南溪先生有子聞韶，方冠，屬其弟衍聖公東莊先生來議于京。陳都憲玉首請曰，宣聖六十二代大宗子也，簡雅而文。予謂族大非耦，且以遠故未應。太學周公朝宗輩十人懇予不置。予要以三事，曰：吾女尚幼，必三年後成禮，禮必從儉，孔氏子必令讀書。皆應曰如約，乃許之。庚申，東莊以聞韶至，納徵之日，少師守靜焦公寔相禮焉。吾女素孝謹，戀不忍別，其兄兆先憐而送之。既至，奉舅姑食必親饋，繼嫡姑袁夫人暨其姑江夫人尤愛之。東莊卒，聞韶既襲公爵，而南溪又卒。吾女居喪哀毀，屏服餙，相祀勤恪。處諸娣姒，和遜有節，接媵戚無驕色，僮僕數千指，馭之皆有恩。端居一室，雖名園別墅，未嘗一至。屢娠弗子，自置媵妾，人以爲難。比字　男，[3]輙不育，其得疾亦以此。恒念違遠父母，涕泣無虛日。或慰之曰，夫人爲聖門宗婦，爵重族盛，宜莫與比，復何憾。吾女曰，貴富非所敢望，但不獲恒侍膝下，死不瞑矣。雖百方觧之，不能得。甲子，重建闕里廟成，予奉

敕代祀，留其家十餘日乃返。其母亦嘗送之還。後愈益戀慕。比歸，雖病，強笑語慰予。及卒，吾母麻太夫人哭之甚哀，有歲制棺，輙以予之，含歛皆如禮。時聞韶適有疾，請暫寓京療治，

上命醫診視、遣中使賜酒肉蔬米諸物。及以喪告、
請再假數日、
上爲惻惻、特遣禮部官祭于殯、行人祭于家、仍給
驛護喪、令有司治塋事。吾女紬于生母人、未給
封告、而得此、蓋異數也。吾女性頴慧、其母口授女
孝經及名物之書、意領、鈎荅、皆畧能默記手寫。
家信作蠅頭字、或爲韻語、多思歸之詞、聞者悲
之。念兄之孤女手製衣、裝歲再三致、至買女婢
給之。其歸寧凡七、至其死及潘氏嫂之喪、繼弟
兆蕃之廕爲尚寶丞、從弟兆延之爲義官、皆會。
既病亟、兩請予致崔氏女爲永訣。屬纊之際、父
母及夫皆在焉、蓋其恩誼篤至、若亦有隂相默
會者。獨念其二姑弗獲終養、爲終身恨。嗚呼痛
哉。未至前一月、其母嘗夢一雞列爲二、上有子
分二字、嗚呼、豈非天哉。吾女年二十八、生成化
癸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德庚午十月二
十三日、其喪踰誕辰五月乃行。其夫卜以明年
辛未四月初六日塟于孔林南溪墓之右。予以
不德致罸、既銘二子、又銘吾女。年加老、情緒益
弗堪、衔哀泚筆、有不能盡敘者。禮部郎中崔翙

傑以友婿、故俾爲補狀、以備家乘之闕云。銘曰、
孔氏世爵、惟大宗子。亦有宗婦、式相廟祀。代六
十二、婦氏雖[35]李。巖巖闕里、生則歸之。欝欝孔林、
死則棲之。歸獲其配、棲得其所。
聖靈在焉、永庇終古。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經筵事、
國史總裁西涯李東陽賓之父扙淚書。
明誥封太夫人衍聖公南溪先生繼配袁氏墓誌
銘
太夫人姓袁氏、河南蘭陽縣人。父端、以進士累
官山東按察司副使。母楊氏、封恭人。副使公居
山東時、太夫人猶處子、隨之官。年始十八、莊雅
閑靜、識者知其爲貴人。父母鍾愛之、難於擇對。
曲阜
先聖六十一代孫衍聖公南溪先生夫人李氏卒、
大聖人後、宗婦治家相祀、實難其選。時工曹王
政李公鎹於副使公爲鄉人、謂太夫人實天作
良匹、遂請于按察公、許之。既歸南溪公、克閑婦

逌上下交賀，翁姑咸喜。閭里春秋享獻非常，夫人主薦豆羞，必敬必戒，相祀惟謹。家衆以萬指計，夫人馭之，咸恩畏威，南溪公因無内顧憂。宗族疎戚遠邇愛憎非一，夫人内則懿範，罔不儀刑。南溪公義方訓嚴，太夫人乃申戒諸子，謂國家崇德象賢，優禮世世，汝輩宜圖報稱，以光厥祖，毋自縱逸，隳厥宗。以故諸子咸務學秉禮，有聞于時。南溪公卒後，孀居三十餘載。正德丁卯，以子貴授封太夫人。嘉靖辛丑九月十二日，以疾卒于正寢，距生成化丁亥，壽七十有五歲。子男七人，長聞韶，襲封衍聖公；次聞禮，翰林院五經博士；次聞善、聞義、聞政、聞忠、聞孝、聞善等，俱先太夫人卒。女四人，長適都指揮鄖祐，次適尹恭簡公孫長史繼祖，次適劉指揮子元昌，次適東甌王子。聞韶等六子俱江夫人出，聞義及長女姜氏出，仲女張氏出，夫人撫之皆如已所生。孫男貞幹等四人，孫女二人，長許聘戶部尚書蒲汀李公子國子生孝元，次適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從祖。太夫人之卒也，衍聖公方入朝賀，歸在道聞訃，兼程還，與弟博士君據禮治喪。

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將扶太夫人柩，啟南溪公之封合塟焉。乃特[35]南京吏部右侍郎許公成名所爲狀，介蒲汀先生來請銘。衍聖公於鑾爲鄉人，又與蒲汀公有連。冢宰公非妄許可，太夫人之事信，法宜銘。銘曰：

坤貞之秀，洛士之英。不侈不驕，懿德性成。上配元公，爲時俊傑。婦道母儀，克閑大節。天子推恩，錦誥鸞封。優游遐祉，耄耋是從。胡天不憖，盡焉長逝。勒辭貞珉，以光百世。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傅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國史總裁華　勅充行邊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都御史經畧九邊軍務北海翟鑾撰。

明故襲封衍聖公成菴孔公生母江夫人墓誌銘

嘉靖庚寅正月十五日，衍聖公成菴孔公生母江夫人卒，將葬，走書京師屬予銘。予與成菴公交甚驩，夙惟夫人賢，夙又孔氏之母，誼不可辭，乃據太常少卿劉君汝忠狀，叙而銘之。按狀，夫人

姓江氏、先聖公南溪先生二室也。祖諱耘、濟寧
衛指揮。父諱洪。夫人生有異質、父母雅愛之。爲
先聖公喪其夫人李氏、艱於擇偶、聞夫人賢、遂
聘焉。夫人既歸、因攝家政、怡容惠心、恪遵紀度。
相祀宗廟、凡豆登蘋藻滲瀡之薦、無不殷潔。事
夫子婉而恭、善諷諫、凡進退詞氣、無不恪愼。庭
幃雍肅、內外群僕嫺無間辭、偲偲焉惟恐夫人
之弗專內政也。既而先聖公娶袁夫人、夫人既
抑寅畏、事無巳出、即袁夫人咨之、言弗隱也。命
之所弗後也。袁夫人安焉。性儉素、自奉甚約。慈
惠喜賙予。工女紅、華而不靡。遇宗姻降而有節。
先聖公訓諸子嚴、夫人相之亦嚴。嘗命諸子曰、
爾先聖人後也、
國家崇德象賢、世表上公、以維王道。夫苟纖微弗
度、則弗若祖矣。弗若祖、則弗若君矣。愼哉、毋庸
縱逸、其若而家訓、乃報
國恩已也。諸子拜受焉、以故無弗踰德者。初、弘治
甲子、先聖公薨、夫人哀毀篤至、積有鬱疾、竟以
是卒。距生天順丁丑九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
四。成菴公告哀于　朝、

天子恤之、特賜祭葬、蓋異數云。子男七、長聞韶、即
成菴公。次聞禮、任五經博士。次聞善、先夫人卒。
次聞義、三氏學生。次政、次忠、次孝、俱□。女四、長
適都指揮鄔祚、次適尹恭簡公孫長史繼祖、次
適劉元昌、次適　東甌王長子。孫男四。卒之年
十二月十七日、葬於祖塋之次、從先聖公之兆
也。嗟乎、予讀江夫人之狀、而信其可銘也。夫人
之於人有三異焉。凡婦之偶嫡者、無能宰家政、
即又弗獲其心。江夫人歸、則適先聖公無內配、
既宰家政矣。一値袁夫人、又以柔遜獲志、遂終
其身、成內治焉、不賢而能之乎。
國家崇飾教化、褒尊孔氏、世紹厥封。使先聖公不
獲夫人、無冢嗣、爵因及他子弟矣。廼夫人舉七
子、成菴公竟膺顯祿、以繼大聖人之後、殆天以
夫人授孔氏、豈偶然也哉。
國制、毋以子貴、而生母有嫡者不得與封誥、卒亦
不得祭葬。
聖天子因心錫孝、廣恩悼賢、念成菴公母　非若人
等也、特
賜恤典、以樹慈烈。謚

明所未有、可不謂難乎。故曰予讀江夫人之狀、
而信其可銘也。
銘曰、燁燁孔氏、世弘厥宗。
天建神胄、錫之上公。男惟南溪、幾乏厥嗣。維天授
之、使夫人有子。維子之賢、含光纘緒。奕世其昌、
惟夫人不死。
天冊婷婷、賁于玄宮。於乎夫人、秉德考終。死也哀
榮、[37]坎而封。其隱其隧、於昭有赫。維夫人莫只、維
永終譽、以承其夫子。嗚呼懿哉。
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春坊
太子右諭德、兼
經筵
日講官河間李時選。

明故襲封衍聖公成菴孔公墓誌銘

先聖孔子修明帝王之道、以詔後世。繇漢以來、
世主既崇祀之、又爵其裔孫一人、使主祀事。曰
褒成、奉聖、文宣、代殊其稱。至宋始封衍聖公、然
猶兼領他職、或止署爲郎。其秩視上公、品高位
重、專宅闕里、以恭奉廟祀、惟我
朝之制爲然。其所以崇寵之者、視前代爲至。弘治
末、衍聖公弘緒以疾請代、於是成菴公以世嫡
承襲。公諱聞韶、字知德、
宣聖第六十二代孫也。年弱冠、
召至闕下、美風儀。
孝宗皇帝面賜玉帶、麒麟服、人咸榮之。時少傅西
涯李公名重海內、登公于門、歸以其子。一時傾
動朝著、有冰玉之稱焉。正德改元、視學、
召公爲分奠官、
命坐彝倫堂聽講。
賜茶、仍
賜宴禮部
賜衣帶寶鏹。丁卯入
賀、
賜御製廻文詩。庚午、復入
賀、屬疾、
命醫胗視、
命中官領賜上尊珍饌。夫人以歸寧卒于京邸、
詔道官諭祭、歸其喪、賻給甚厚。
皇上兩視學、皆驛召公觀禮、而常賜外加賜金織

麒麟緋服一襲及冠帶各二、以示優異。公每値
萬壽聖節、則奉
表入
賀。比歲患疾、艱於拜起、然尤力勉以來。毋庸復來、
上溫旨慰之、免其朝賀。踰年疾遂劇、卒于家。嘉靖
丙午之二月十一日也。訃聞、
詔賜祭葬如例。公生成化壬寅八月十八日、享年
六十有五。元配李、故相文正公之女。繼配衛宣
城伯瑺之女、封皆夫人。男子二人、長曰貞幹、今
襲封衍聖公。次貞寧、五經博士。女子一人、許聘
尚書李公廷相子孝元。孫男一、 尚賢。孫女二。
公性質敦重、不苟言笑。識達世故、施于有政、厥
績爲多。嘗請蠲孔氏祭田租、
詔從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學錄一員、典教事。
鄒故有子思子祠、特授公弟聞禮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世其職、使主祀事。皆從公之請也。闕里
故有誌、殘缺、請于文正公輯之、以成鉅典。劉賊
之變、疏請城闕里、而遷曲阜縣。創義倉以歲給
三氏子孫之貧者。事繼母袁夫人及生母江以
孝稱、居喪一準禮制。而友愛其五弟尤至、弟皆

先卒、撫其孤如子。敬禮士大夫、來謁闕里者皆
款接盡懽焉。將以明年四月三日葬孔林家塋
之次、貞幹等屬予銘。銘曰、
維孔有家、寔肇洙泗。聖有遺澤、施于世世。崇德
象賢、纘組攸嗣。爵之上公、粤
明制。洵美成 公宗聖主祀。溫溫其恭、淑慎爾止。歲
朝
京師、肅有恆禮。享有牲醪、居有
賜第。鄒人來觀、
宣聖之裔。曷不復來、盍云其逝。
皇有異恩、軫䘏彌至。焯德賁休、刻銘以誌。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
總裁袁郡嚴嵩撰。

明誥封衍聖公可亭夫人張氏墓誌銘

自先師夫子之封其親墓、曰不可無識也。而其
趣延陵季子之墓、亦曰賢者不欲其泯泯於宿
草也。是故誌銘之興也、有其義矣。其宜爲者賢

者也、貴者也、有鬬數者也、無間於婦人也。衍聖
公先師之裔孫也。其夫人卒、乃以翰林檢討梁
君紹儒狀來請銘。予有鄉曲之誼、矧夫人聖系
所託、其尉可辭。按狀、夫人姓張氏、
昭聖太后弟故建昌侯延齡之女。母崔氏、駙馬都
尉、京山侯元妹也。夫人生於貴戚、儀性端淑、恪
遵姆訓、讀孝經列女傳、能通其義。先衍聖公成
菴聞韶爲厥子今襲封衍聖公貞幹聘爲配、及
笄歸闕里、賓
先師六十三世孫冢婦也。既成菴公久疾、太夫人
衛氏不遑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夫人、內外井
井、家人咸宜。成菴公薨、今公嗣封、夫人相祀事
惟謹。奉太夫人甘旨、覲饋常得怡顏。辛亥歲
萬壽聖節、公入　賀禮成、聞夫人疾亟圖歸。訃且
至、公悲曰、毋失色養、家失壼範、吾母曷勝內顧
之戚乎。促歸。比再至、亦匆匆輒辭去。夫人所繫
之重槩可知已、是烏可無銘。夫人卒於辛亥七
月二十五日、距生正德辛巳年、僅三十有一。卜
以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祔楚孔林祖兆。
朝廷遣行人　方正修諭祭、中書舍人文希儒營其
楚事。子男一、尚賢、聘嚴少師介翁孫女也。女一、
即許聘梁內翰子■。銘曰、
於惟夫人、戚里淑女、闕里冢婦。古今望族、乾坤
有數。顯顯大家、克閑禮度。無射孝思、有齊祀功。
夫愛安貞、宗稱修嫮。溘焉早逝、孰惻其故。徵嗣
玉出、丕承聖祚。與天罔極、寧不知沸。孔林佳兆、
懿靈載祔。
命使臨封、銘茲安厝。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德平葛守禮
撰。

明故衍聖公可亭孔公墓誌銘

嘉靖丙辰、衍聖孔公以入賀
萬壽來京師。先是已遘疾、久未愈、時秋暑益隆、或
勸之可踈勿行。公曰、其可愛身而忘君乎。乃携
其冢嗣尚賢以隨、力疾前進。至則未及拜慶、疾
增劇、以八月八日卒于　賜第正寢。
上聞驚悼、　詔問致疾何由、殞何亟也。命禮卿臨
祭、凡祭九壇。即命尚賢嗣其爵、給驛扶櫬以還。
遣行人何煃護送。尚賢年方稚、
勅山東撫按諭孔氏族人善視之、丕治喪。

皇上崇念聖裔愍禮優至如此。公、先師孔子六十
三世孫。諱貞幹、字用濟、可亭其號也。祖諱弘緒、
考諱聞韶、俱襲封衍聖公。祖妣李氏、太師文達
公女。前妣李氏、太師文正公女。今母衛氏、宣城
伯璋之女、俱封夫人。公歷世外內賢鉅相成、茂
哲夙就、動容率禮。項上疏言、族屬繁、家範日弛、
往往違度干紀、無以仰稱
朝廷崇重至意。
上特賜勅命公督率族長督束、而重戒其不率者。
君子謂公得正家之法。平居愼默而和易、遇賢
士大夫、執禮恭甚。雖被爵上公、循循如儒生、可
謂不忝於大聖之後者矣。生正德己卯十一月
七日、得年僅三十有八。元配張夫人先卒、茲塟
與公合。子男一、即尚賢、聘吾子之長女。女一、許
聘翰林檢討梁紹儒子。卜以明年二月十八日
塟公于孔林祖塋之次、尚賢以梁君所爲狀來
請予銘。予與先成菴公及公兩世雅相契好、以
予求婚、遂許聘焉。成菴之塟、予既銘之矣。茲補[40]
數年、而銘其兩世、能無悲乎。然奚忍弗銘。銘曰、
恭以致其身、匪忝乎尻。義以正其家人、匪曬乎

親。胡弗永其齡、嗟乎可亭。其生也順事、而沒以
寧。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　華盖殿大學士、知　制誥、
國史總裁袁郡嚴嵩撰。

明襲封衍聖公成菴公繼配累　誥封衛太
夫人合塟墓誌銘

至聖先師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成菴公
之繼配、嗣襲封衍聖公可亭公之母、今襲封衍
聖公龍宇公之祖妣衛太夫人卒。越數月、龍宇
公將奉
恩諭納柩於　聖林祖壙、乃遣使敦幣、持翰林編
修公君家臣所爲狀來乞余銘。余自歸里弟、謝
郤文字久、顧惟衣冠之士皆以誦法
孔子、恩[41]報其德、欲爲後人必親焉而不可、廼余獲
在鄉近、重以姻雅、又習知太夫人賢、爲得以僭
辭。謹據狀而爲之誌。誌曰、太夫人出衛氏、祖穎
爲
英廟功臣、封宣城伯、世爵、卒謚莊勇。父璋嗣伯、蒞
官有聲績、加　秩少保。配嚴氏生太夫人。自幼端

凝、寡言笑、事親孝謹。雖生貴室、恆究意女紅織
紝、暇則涉觀史傳。少保奇之。成菴公甫娶太師
李文正公女。文正在朝、成菴公朝　京、李偕歸
寧、殂于
賜第。弟邇宣城第、故閨女賢、又公卿籍相贊之、乃
敦禮聘求爲繼室。既婚、益尙端厲。及歸闕里、不
以貴重矜、事袁江二太夫人至敬、處衆妯娌以
禮。宗治家政、井井有紀、　廟享家祀、罔不躬絜。
上下翕然稱之。成菴公豐養樂施、太夫人佐以
節約。逮可亭公纘襲、御下嚴則恒以寬爲誨。至
後冢婦張夫人蚤故、可亭公復旋逝。時龍宇公
方幼、上下杌陧。太夫人壹志嫡孫、無少眷溺、少
愛意撫翼保持、殫盡心力。間白于諸司、擇延師
誨、陳請
欽命、取入國學習禮。餘祀不以衰墜、繁[42]太夫人之
功、至今朝野嘖然嘉之。自適成菴公、主家政、暨
乃子乃孫紹封、迄今六十餘年。每歲上公入
賀
萬壽聖節、與
聖駕臨雍、奉取觀禮、往返數月。太夫人御家肅然、
家衆殆千餘指、罔敢越度。每值大喜慶必齊虔、
嚴與肅拜。遇
國卹、哀悴盡禮。性嚴重、動止有法、左右莫敢惰弛。
雅不尙華靡、自成菴公逝後、即屏去華飾。生辰
節慶、孫子奉觴爲娛、輒戚然誠以盛滿、鄉族傳
慕焉。故事、世爵既襲、凡夫人并於同封。嘉靖庚
子巳
封夫人、今
上即位、龍宇公援　詔乞請、得
允加封爲太夫人、蓋異數也。萬曆乙亥七月初七
日以疾卒、距生弘治丁巳七月二十四日、享年
七十有九。子二、長貞幹、即可亭公、襲封衍聖公。
娶張氏、
孝敬皇太后母弟建昌侯延齡女。皆先卒。孫男一、
即龍宇公尙賢也、襲封衍聖公。娶嚴氏、故少師
分宜嚴公嵩之孫女。曾孫男三、俱幼。次子貞寧、
翰林院五經博士、娶李氏。女一、適故禮部尙書
濮陽李公廷相男知府孝元、封宜人。太夫人既
卒、　甲辰、龍宇公具疏上　聞、蒙
賜塋祭如禮。卜以萬曆丙子正月十二日、扶柩之

祖林、敵成楷公之壙而合窆焉。吁嗚[13]、富貴考終、
榮哀備兼、而有德可述、是可銘也已。銘曰、
先聖立教、撑乾柱坤。四方之化、嚮于聖門。聖門宗
嫡、化聿其首。闡國化基、重惟宗婦。有淑且懿、克
配上公。持尊以禮、居貴以沖。相夫及子、烝然以
流。孫幼以孤、保全弗墜。爵系綿昌、厥功是賚。壽
耋重封、天寶佑之。歿有遺榮、
皇恩隆卹。玄宮永藏、萬禩有苾。
賜進士、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尙
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
實錄總裁濟南殷士儋撰。

明故六十四代聖裔誥贈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
龍宇孔公暨配張氏合葬墓誌

山頹木壞、而後趨庭之教爰及文孫。迨子上子
高、子順、子魚之屬、抱厥心矩、守而弗替、所謂洙
泗之間斷斷[14]如也。漢高帝封子魚之弟騰爲封
嗣君、其子忠爲褒成侯、然以博士世不世侯。至
孔次孺、以太中大夫授太子經、爵關內侯。侯關
內三世。仍褒城後復爲褒亭。至奉聖、崇聖、紹聖、
褒聖、代有互更。周大象二年、稱鄒國公。唐玄宗
仍其公號、而系曰文宣。其稱衍聖公、則宋至和
二年封宗愿始也。繇宋迄今、無改其世爵。而賢
者、漢有均、六朝有鮮、有乘、六季有仁玉、宋有宜、
金元有總、有思晦、勝國有克堅。克堅歷官禁近、
至國子祭酒。我
高皇帝待以三恪禮。子希學、首朝京師、蒙　顧問。
自希學八傳而至公、　先聖六十四世孫也。諱
尙賢、字象之、別號龍宇。父貞幹。母張氏感異夢
生公。生即敏慧、汎覽經史、輒成誦。晨昏定省、準
內則行之。
世廟三十五年、襲公爵。居恒自矢、遠不負　祖訓、
上不負　國恩、下不負所學。累朝祿賜、擬於
徹侯、而逌逌屏去聲色、澹若寒畯。與人交、推誠
待之、情恕理遣、多長者之風。事
三朝、兩遇　臨雝盛典、皆以　特召至、領奉璋峩
峩之班。
神宗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賓禮遇之。
命坐賜茶。纓紳交羡焉。　留京師賜第、不聽歸、惟
杜門讀書而已。復[15]笥賅洽、叩之若鏞鍾、　朝章
國憲、當事者時一取衷焉。研思聖學、以明明德

爲宗。毋許人曰、心體本自湛然、昔氣蒙之憧憧
四出。惟以明還明、明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
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暢其旨者、惟
王文成、其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本無不明也、有
善有惡意之動、明或流於不明也。知善知惡是
良知、明自常明也。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明還明
也。罔者爲之憬悟。於戲、此豈徒衣租食稅、守先
世蒸嘗、而於見聞之統茫無津梁者哉。余弦
先聖之後、以旁系亢宗者、風槩有文舉、淹雅有德
璋。至唐之憲公、爲貞觀名臣、圖像凌烟。宋龍圖
學士正色立朝、人主嘉其忠。一則因乘輿幸學
講孝經、上釋奠頌、一則治兗三年、化被齊魯。斯
文未喪、職在後人、皆能發五德之光、壯兩楹之
色。若慕効貂冠蟬翼、與五侯七貴衆後相高、出
而講拳踘蹴、繁鮮陳伎、居然親其平陽也。人而
駿奔俎豆、問誰氏之子孫、有不踧然汗浹、恍入
地之無從哉。如公者、其於羹墻常與、未知何如、
然能讀其遺書、尋牖光隙采、以仰承中天之照、
則儿
聖德邇蔭、　天寵昭奐、庶幾當之無愧乎。公以天

啟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殁於邸第、距其生爲
嘉靖甲辰年七月初二日、得壽七十有八。訃聞、
上予祭九壇、益以聞喪一壇。遣禮部尚書滋事中
書舍人護靈輀、行人董兆域、
榮襄備焉。公始娶嚴氏、繼張氏。子二人、皆張氏出。
長胤椿、
欽賜冠帶、未襲爵而卒。聘殷氏。次胤桂、翰林院五
經博士、亦先卒。聘王氏。今以從弟之子胤植爲
後、襲封衍聖公。女二人、長適泰興王長子、次適
東原王長子。襲公爵者卜以崇禎四年六月十
二日奉張夫人柩與公合塟於孔林之次、而走
書屬銘。余爲銘曰、
聖道輝輝麗日月、子孫千姓紛羅列。何必一氏稱
後哲、統承先世稽宗牒。明禋代守歆蠲潔、以茲
累代箕裘接。三恪不與群工頡、朁裾罔敢相踰
越。更老之席芳體設、爰思得姓區類別。至聖苗
裔尊無埒、獨有真性洪濛結。此性直與三才揭、
覗藏鬅髮成馬鬣。檜栢陰森護冊穴、神何遊兮
朝
帝闕。更有紹庭宜降陟。

賜同進士出身、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
經筵
日講、
實錄纂修官、前右春芳(46)右庶子、掌坊事、以左諭德
掌司經局事、管理
誥勅撰文吳郡姚希孟譔。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六月十二日、男 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胤植立。

明故六十五代贈衍聖公震寰孔公墓誌銘

謹按狀、公諱胤椿、字懋齡、震寰別號也、
至聖六十五世玄孫。父龍宇翁、母張氏。父襲封衍
聖公、母封夫人。公兄弟二人、公居長、次公早逝。
公生時、龍翁甫弱冠。公生而岐嶷、顧視非常、龍
翁眷愛特異、時擎掌上之珍、幼即目為天下士。
稍長、遂恒置之膝下、耳提面命、無異當年過庭
訓也。以是一趨一步、居然孔氏家法。雖產神明
世冑家、而錦儒窩中、曾不異藿藜寒素。抑且神
情朗朗、晋大夫百間屋、胸次汪汪、黃叔度萬頃
陂。居常不苟言笑、一遇士文人墨士可與語者、遂
皷頰而前、刺刺不休、真足語言妙天下、世罕儔
匹。公及壯、而龍翁已期頤矣。翁以歲覲
聖壽、憚于跋涉、適會 朝命欽留、因居都下、不克
歸。于是屬公恪守廟林、清修祀事。公一一是遵、
不疎毫髮。禴祀烝嘗、無弗舉、舉之而卜吉卜潔、
種種不違舊式。亦即以龍翁之(47)即以事先者而
事之、而倍加毖慎。豈非詩之所(48)謂君子有孝子、
孝子之不匱者乎。
龍翁愛其類己、因比當 朝戚畹例奏
請、欽依冠服長子麟袍犀帶、統攝族屬。公念龍翁
遠任京師、日日差人省候、曾不旋踵、蓋不異家
庭問視時也。四時供獻弗缺、豐盛特異、蓋不異
家庭服養時也。此亦豈故飾之也哉。而純孝是
其天性云。時遭龍翁督過、不變夔栗、愈加恪慎、
乃
先聖所謂勞而不怨者非乎。族中有冠者婚者、喪
不能舉者、公一一賚助、不遺餘力、而族中賴之
舉火無慮數十家、而河潤何啻九里哉。其弟傅
士公早逝、僅遺弱息二人、公撫摩鞠育、愛如己
出。及笄、為之相攸、幾遍齊魯、乃一字泰與王

長子一、字東原，王長子。辦治粧奩、各輸薪金，且于弟之長逝時，飲血數斗，痛不欲生，而友愛之篤有如此者。後于萬曆四十七年省親京邸，承顏怡志，聽夕靡寧。卒至奄奄成病，抱痾歸里。行到直隸青縣官署中，遽焉朝露，嗚呼痛哉。公生于隆慶五年八月初八日，卒于萬曆四十七年十月初九日，享年四十九歲。元配

武英殿大學士殷公諱士儋女，無出。天啟五年，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以兄早卒，未襲公爵，奏

請、蒙

熹宗皇上勅贈衍聖公，殷氏誥封衍聖公夫人。公居闕里，余居蘭陵，雞犬相望，蹤相接也。余且少侍公函丈，時聆謦咳。其弟封襲公又與余同拜冊墀，共伏青蒲數載矣，然亦何啻累世通家乎。知公詳，乃僭爲誌而銘之。

銘曰：

斯文綦蕪，　千有餘年。　公維聖裔，

克紹厥傳。　心體躬行，　立德立言。

哲人再作，　有光杏壇。　泮洋洙水，

峩峩尼山。　佳城永奠，　實此立泉。

吏科給事中眷生宋鳳翔頓首拜撰。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六月十二日，　弟胤植立誌。

皇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輔
垣孔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內
弘文院大學士、加二級、奉
勑總裁
世祖章皇帝實錄、前東閣大學士、內翰林秘書院
學士、加二級、
經筵日講官、
聖訓、順治大訓、通鑑全書副總裁、管理
誥勑、戊戌甲辰會試主考、文武
殿試讀卷、乙未戊戌教習庶吉士、丁亥會試同
考、國史院侍講學士、春坊中允兼編脩、檢討、
年家眷侍生高陽李霨頓首拜撰。
太子太保、內國史院大學士、加一級、前吏戶刑
三部尚書、吏兵工三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吏戶二科都給事中、浙江典試、戊戌壬辰甲
辰
廷試充讀卷官、甲辰丁未兩科文武會試總裁、
渠梁進士杜立德頓首篆蓋。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內國史院學士、今候補、前
內弘文院侍讀學士、國子監祭酒、加一級、左
春坊庶子、諭德、贊善、內秘書院編脩、奉
命纂修順治大訓、通鑑全書、戊戌科會試同考、庚
子科武會試主考、纂明史副總裁、眷弟張士
甄頓首書丹。
上御極之八載、肇舉臨雍之典。先是、
俞禮臣遣行人司陳請詔元乘傳召今嗣封衍
聖公率四氏族觀禮來京師、涓吉四月之望
駕幸國子監釋奠
先師。禮成、
上顧嗣公韶年秀發、
召近御幄詢家世、奏對稱
旨、退而宴勞錫賚視故事加等。嗣公既感荷
異數、益思彰顯先德、仰繩祖武。以尊考輔垣公
之未葬也、手狀行事、介其姻家學士繡紫張
君徇銘於予。固謝不獲、命乃括其概而誌之
曰、公諱興燮、字調五、輔垣其別號也、
先師六十六代孫。考曰對寰公、母曰陶夫人。公
生十二齡而孤。以順治五年襲封衍聖公、以
順治七年加太子太保、以順治八年加少保

兼太子太保、以頒、君十三年遇
覃恩授階光祿大夫、
錫誥如制。以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卒、距生丙子二月十一日、得壽三十有二。當
順治中、
世祖章皇帝崇儒重道、恒以表章聖賢爲念、而於
其後人尤隆
眷注。故公每入
覲、必蒙
召見、淸燕從容、俾獲展對揚之誠。後飭秩宗、凡
典例所載宴享儀華之儀、俾所司供之必豐
渥、以爲常。又
溫綸時下、期以稷躬率族、循禮急公、爲聖牒華
胄光、所以獎訓而風厲之者甚厚。公亦克自
礪、以承
恩眷。當時治尚精明、綱擧目張、群下惴惴、而公
以小心謹畏聞。終
帝之世、寵靈無替、良有以也。
今上卽位、公歲時入
賀、蒙
優禮如曩時。無何嬰疾不起、訃聞、
天子軫悼、
勅宗伯議卹典、遣官
諭祭造葬、一准彝章、遠邇榮之。狀稱公幼而穎
敏不凡。稍長、受經學、不以世胄自驕貴、有磨
礱深湛之志。執對蒙公喪、易戚中禮。事陶太
夫人、曲盡色養。睦族敦倫、振乏絶、造人才、戒
休董威、井井有緒。飭宗支、束臧獲、身以恭儉
先之、咸範於軌物。率由祖訓、而加詳焉。蓋其
素履之善如此。嗚呼、公以聖胄、著賢聲、中道
不祿、殄瘁之嗟、豈惟士林哉。公元配一品夫
人馮氏、爲原任太保兼太子太師中和殿內
秘書院大學士涿鹿公諱銓長男荆州總兵
官都督同知諱源淮女。繼呂氏、待封一品太
夫人、爲故明工部左侍郎諱鳴珂之孫、大理
寺卿諱邦燿姪女、官蔭諱邦熠女。子三、長毓
圻、襲封衍聖公、聘故總督直隸⑲山東河南等
處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張公諱鉉錫女。
次毓均、應襲內弘文院五經博士、未聘。俱呂
出。次毓匣、應蔭太常寺博士、未聘、副室張出。

女三、一字內國史院學士張公諱士甄男光
鏞、一字禮部尚書沙公諱澄男汝洛、俱邑出。
一幼未字、張出。卜以康熙八年九月初三日、
葬於祖塋之兆次。銘曰、
君恩如天、聖澤如淵、以拓以綿。幾閱千春、堂搆彌
新、纘戎維人。輔垣承之、貂璫
昌期、
天休日滋。恩以宣猷、孝以無憂、百祿是遒。五等既
崇、弘化法宮、物望攸同。嘉謨布敷、方壯而殂、
士失楷模。
朝典煌煌、榮哀備彰、再賁幽藏。大行大名、甃石佳
城、以永厥聲。
康熙歲次己酉季秋朔。

維雍正元年歲次癸卯、甲寅月辛巳朔、越祭
日己酉、
皇帝遣通政使司右通政楊汝穀、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仰惟
先師道冠百王、教垂萬世、自生民而未有、集羣
聖之大成。朕自沖齡、即勤向往、念
皇考親承道統、既先聖後聖之同符、暨眇躬仰契
心傳、知作君作師之一致。茲當嗣位之始、宜
隆祀享之儀。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時和
歲稔、物阜民安、淳風徧洽乎寰區、文治永光
夫前緒。尚其
歆格、鑒此精誠。
維雍正元年歲次癸卯、乙卯月辛亥朔、越祭
日癸丑、
皇帝遣通政使司右通政楊汝穀、致祭於
少昊金天氏曰、自古帝王繼
天出治、建極綏猷、莫不澤被生民、仁周海宇。維我
皇考、峻德鴻勳、媲美前古、顯謨承烈、垂裕後昆。朕
以眇躬、纘膺大寶、當茲嗣位之始、宜修享祀
之儀。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時和歲稔、物

皇民安。淳風徧洽乎寰區，厚德長敷於率土。

尚其

歆格，鑒此精誠。

維雍正二年歲次甲辰，正月丙子朔，越二十

二日丁酉，

皇帝遣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煦，致祭於

少昊金天氏曰：自古帝王體天立極，表正萬邦，

愷澤遍於寰區，仁風及於奕禩。朕丕承大統，

遥契羲徽。兹於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恭奉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

德大成

仁皇帝主配享

圜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永賚修和之

治，益昭安阜之庥。鑒此精誠，尚其

歆格。

維雍正二年歲次甲辰、正月丙子朔、越二十二日丁酉、皇帝遣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煦、致祭於先師孔子曰、仰惟先師德參兩大、教洽羣倫。紹千聖之心傳、備百王之道法。朕遥瞻闕里、念切景行。兹於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主配享圜丘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丕著皇風之汾穆、益昭文治之光華。朕鑒精誠、尚其歆格。

校記

①具：當作「且」，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三《孔公墓誌銘》。

②右丞：當作「左丞」，見右引文。

③莒：當作「筥」，見右引文。

④以而：當作「而以」，見右引文。

⑤使使：據右引當作「等使」。

⑥始税：右引作「税始」，「始」字從下句。當是。

⑦谷桂：當作「容桂」，見右引文。

⑧當時是：當作「當是時」，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六《孔君墓誌銘》。

⑨爭：據右引當作「命」。

⑩如：據右引當作「姑」。

⑪之：當作「知」。

⑫群：當作「郡」。

⑬嗜幼：當作「耆幼」。

⑭兵大：當作「大兵」。

⑮秋春：當作「春秋」。

⑯群：當作「郡」。

⑰意：當作「噫」。

⑱公：當作「父」。

⑲郡：當作「群」。

⑳「及」字上，宋濂《文憲集》卷一八《明故國子祭酒孔公墓誌》有「公」字，當補。又，「袁澳」，上引書作「袁渙」。

㉑祀：據右引當作「犯」。

㉒護：據右引當作「獲」。

㉓是臧：右引作「不臧」，是。

㉔此段銘文自「惟德是將」以後至篇末，四庫本《西隱集》卷七《襲封衍聖公神道碑》頗多異文，茲錄於下：「大成纘緒，木鐸振響。繼述以孝，垂裕無疆。幼遭聖際，名流萬方。堂陛奏對，秩然有章。闡明治亂，始自陶唐。公襲其封，儲瑞發祥。惟聖子孫，表表昂昂。喜動天朝，禮錫孔彰。報效未伸，蚤夜匪忘。志期成績，業復其常。魯山蒼蒼，泗水湯湯。乾坤毓秀，有子才良。早服遺訓，文著巖廊。吐辭煥發，炳炳煌煌。御製頒賜，存沒有光。碑立道左，地久天長。」

㉕爲：當作「謂」。

㉖界：當作「畀」。

㉗夫大：當作「夫人」。

㉘塋：當作「營」。

㉙夫人：當作「大夫」。

㉚疆：當作「彊」。

㉛危始：當作「危殆」。

㉜吾兒不恨：按前文言孔媛出嫁二年「未有出」，及其夫將卒無子，不當言「吾兒」云云。疑作「無兒」。

㉝蜜：當作「密」。

㉞「字」上當脱「一」字，見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九

○《亡女衍聖公宗婦墓誌銘》。

㉟雖：據右引當作「惟」。

㊱特：當作「持」。

㊲「坎」上當脱一字。

㊳粤明制：此句爲四字銘文，當脱一字。

㊴「總裁」上當有「國史」二字。參後《明故衍聖公司亭孔公墓誌銘》所載嚴嵩繫銜。

㊵補：當作「甫」。

㊶恩：當作「思」。

㊷「繁」字誤，疑作「繫」或「緊」。

㊸呼嗚：當作「嗚呼」。

㊹斷斷：當作「斷斷」。按，「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見《史記・魯世家》太史公曰。

㊺復：當作「腹」。

㊻右春芳：當作「右春坊」。

㊼即以：與句首文重，當衍。

㊽郎謂：當作「所謂」。

㊾直穎：當作「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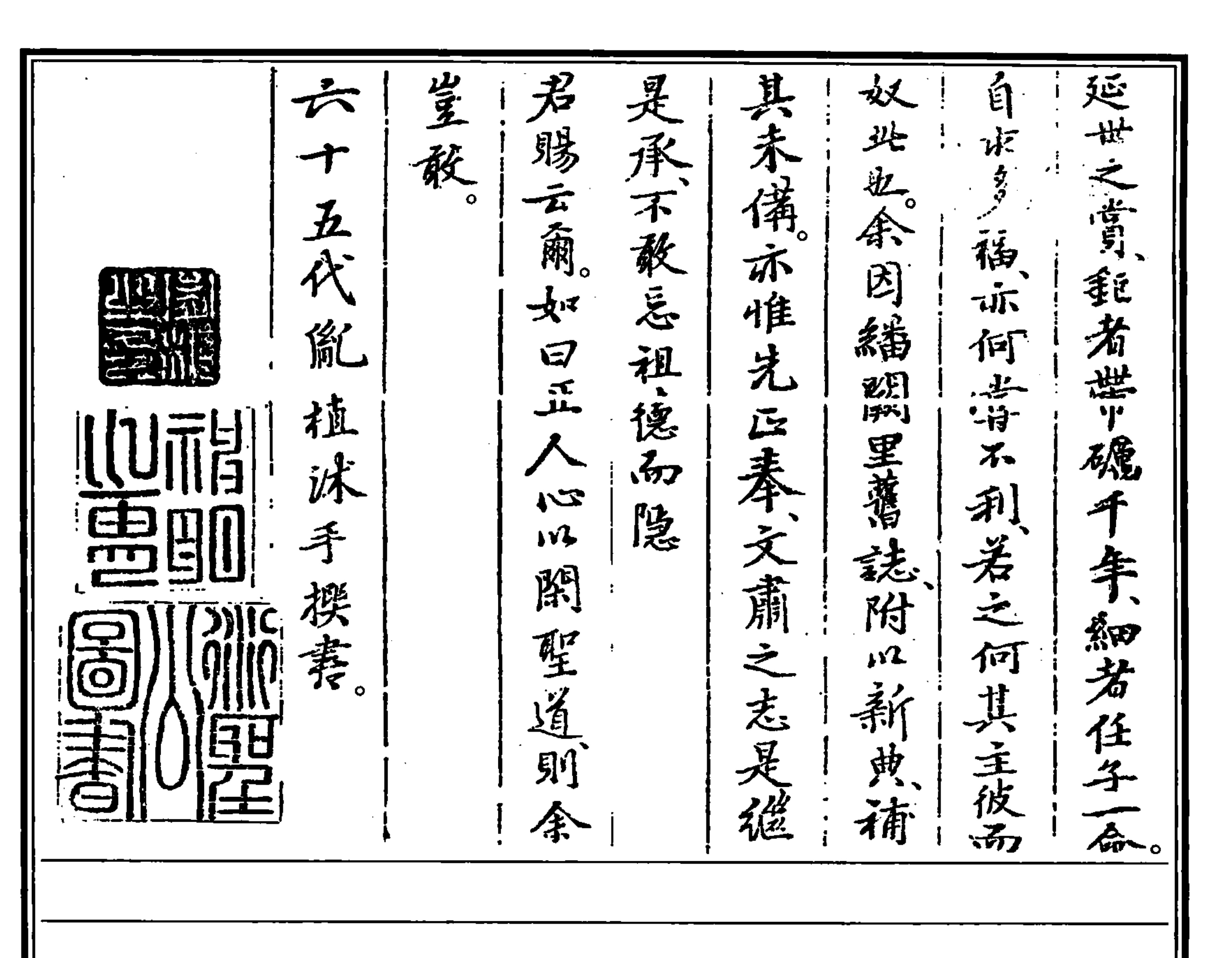
闕里誌後序

余不佞，文質無所底。少從諸生家治章句之學，非其好也。顧獨顛印今古，慨然世德之對越非遠，乃貿貿罔念厥紹。每一懷想，耿耿若覓。萬曆庚申春，先公世父無祿即世，余承之，叨沐
國恩，奉
先聖宗祏。歲時享祀，劫凭莫慝，恒兢兢據唾之業，卜是懼。頃瞻廟貌，歲久日圮，議爲脩葺。歲乙丑，會
先帝臨雍，承
召赴都，分獻陪侍
講筵，
恩錫茶坐。覩
聖容之晬穆，追閭天于尺五。禮竣，復蒙衣帶上尊之　賜，渥矣。隨具疏請脩祖廟，
上以時方軍興，謙讓未遑也。今幾十年所矣，遼海未靖，秦寇復熾，

普首鴟張于黔南，叛將喙伏于鯨海。竊念為國世臣，不能借寸籌以仰佐廟謨，少効敵愾之蓋，敢藉口于武備必有文事乎。日夕即有堂搆之慮，亦以義自裁，姑置之矣。里居間讀家乘，因感于大定間郡倫鄆國夫人殿，監修小吏侵沒其直，破廣為狹，剝崇為卑。五十世先正奉公遽然曰，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為職，誠不得以專建，雖然，亦以五教不力歟。乃躬率廟丁，載斧斤，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嶮巇，冒風雨，得松栢之中椽橑者以千數。時節度劉公瑋，判官趙君天倪廉貞而幹，協衷合贊，後先有成。噫，正奉公所值者大定之時耳，當南北兵革之餘，山中材木繁殖，禁網踈闊，而又得劉趙兩賢以共濟，故宮墻禺新，煥然改觀。今時際承平，山林隸于虞衡，不則土民自占，一莖一株，咸有攸司，安然得椽橑之材而

伐之、以為營繕助者。為之権巻而嘱。又覩五十四世先文肅公時、尼山廟毀碑存、居民冒耕祭田且百年矣。公稽諸典故、言于部使、命鄒沭兩令往覈之、復田百四十畝、收其租以供烝嘗。因請置尼山書院。暨三氏學田三千畝在徐州沛縣之刁陽、為豪民所據、檄州與縣歸侵疆。州將受賂敗其事、公往復辨議、再歲乃定。公之重業世業、鋭意恢復、可謂勤矣。由公至今二百餘歲、嘗遣使疆理前所復

之侵疆、其間佃戶與豪强互為奸利、詭侵沒者什百于前。惟是賢長吏睠念根本、侵疆可復、先祀不匱、肯如秦越視之、而恙教任之。或利其租入以自奉、獨且柰何哉。風會洸下、聖澤漸湮、蚩蚩四民、無肘膜拜、惟福田利益之是覬。甚且詮非聖之書以誣人惑世、人人意中有一西方聖人、元始天尊也。嘗試思之、聖賢之道、其精可以治身理性、而忠孝廉節之德著為、固不言福利。即以福利言、士明一經、取青紫如拾芥、而



延世之賞、鉅者世襲千年、細者任子一命。自求多福、亦何嘗不利、若之何其主彼而奴此也。余因緝闕里舊誌、附以新典、補其未備。亦惟先正奉、文肅之志是繼是承、不敢忘祖德而隱君賜云爾。如曰正人心以闡聖道、則余豈敢。

六十五代胤植沐手撰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一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67
SS号=12315539
DX号=000007486229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